张宪文 主编

39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㊴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下）

张生 吴凤照 费仲兴 编

人民出版社 集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F.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德国代表通知其政府说，“暴行和犯罪行为不只限于个体，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是日本人。”日本军队，在后来的报告中，被称为“野兽机器”。

——东京审判判决书，第7册《东京审判》，第607页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

——中村弥咲《南京大屠杀证言——想说的全说出来》，第10册《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第20页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第13册《拉贝日记》第138页

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到枪杀或刺杀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至美国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5日），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第318页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⑨千行到底杀口法庭审判

张生　吴凤照　费仲兴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2册/张宪文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214-12792-1

Ⅰ.①南… Ⅱ.①张… Ⅲ.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4753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册)**
主　　编	张宪文
责任编辑	何民胜　王保顶　等
封面设计	陈　契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 304毫米　1/32
印　　张	1 308.25　插页288
字　　数	37 67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792-1
定　　价	8000.00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本册说明 …… 1

上

一、江宁区调查 …… 1
（一）原江宁镇调查 …… 1
（二）原铜井镇调查 …… 92
（三）原陆郎镇调查 …… 142
（四）原东山街道调查 …… 188
（五）原上坊街道调查 …… 257
（六）原横溪镇调查 …… 308
（七）原丹阳镇调查 …… 352
（八）原陶吴镇调查 …… 398
（九）原谷里镇调查 …… 447
（十）原东善桥街道调查 …… 509
（十一）原秣陵街道调查 …… 550

中

（十二）原百家湖（殷巷）街道调查 …… 605
（十三）原方山街道调查 …… 672
（十四）原禄口镇调查 …… 721
（十五）原铜山镇调查 …… 798
（十六）原湖熟镇调查 …… 844
（十七）原周岗镇调查 …… 903
（十八）原龙都镇调查 …… 939
（十九）原淳化街道调查 …… 967
（二十）原土桥镇调查 …… 1014
（二十一）原汤山镇调查 …… 1080
（二十二）原上峰镇调查 …… 1128
（二十三）原麒麟镇调查 …… 1171

下

二、浦口区调查 …… 1243
三、玄武区调查 …… 1501
（一）后宰门街道调查 …… 1501
（二）梅园街道调查 …… 1508
（三）新街口街调查 …… 1512
（四）玄武门街道调查 …… 1518
（五）锁金村街道调查 …… 1518

（六）孝陵卫街道调查 …… 1523
四、白下区调查 …… 1526
（一）月牙湖街道调查 …… 1526
（二）大光路街道调查 …… 1527
（三）五老村街道调查 …… 1528
（四）洪武路街道调查 …… 1529
（五）止马营街道调查 …… 1531
五、秦淮区调查 …… 1533
六、建邺区调查 …… 1567
七、下关区调查 …… 1580
八、栖霞区调查 …… 1582
（一）尧化街道调查 …… 1582
（二）栖霞街道调查 …… 1586
（三）龙潭街道调查 …… 1590
（四）马群街道调查 …… 1594
（五）迈皋桥街道调查 …… 1598
（六）燕子矶街道调查 …… 1608
（七）仙林街道调查 …… 1618
九、雨花台区调查 …… 1633
（一）西善桥街道调查 …… 1633
（二）赛虹桥街道调查 …… 1640
（三）雨花台经济开发区调查 …… 1642
（四）梅山街道调查 …… 1645
（五）铁心桥街道调查 …… 1646
（六）宁南街道调查 …… 1648
（七）板桥街道调查 …… 1648
十、六合区调查 …… 1654

（一）雄州镇调查 …… 1654
（二）葛塘街道调查 …… 1655
（三）竹镇镇调查 …… 1658
（四）长芦街道调查 …… 1668
十一、溧水县调查 …… 1684
（一）溧水经济开发区调查 …… 1684
（二）柘塘镇调查 …… 1688
（三）永阳镇调查 …… 1691
（四）晶桥镇调查 …… 1693
（五）和凤镇调查 …… 1709
（六）石湫镇调查 …… 1715
十二、句容市调查 …… 1716
十三、其他零散调查 …… 1733

缺页

二、浦口区调查[1]

1. 鲍知信口述

鲍知信(小虎子),男,属虎,1926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80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7日上午

调 查 人:屈胜飞、吕敏、戴黛、杨荣庆

日本人来时我们住在农村,我们很怕。我老家在六合北门福营。有一回我们那儿的人大意了,六合那儿有八百桥。鬼子来了,地方上有信号。一天柳集(六合北门那边)有消息到了,说鬼子要下乡,我们就跑了。天亮了,鬼子没来,我们觉得没事了就回家睡觉,结果枪响了,鬼子扫机枪,死了一个地方上的人,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只知道姓卞。我那时

---

① 此次浦口调查时间为2006年暑假,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暑假、2005年暑假调查的延续。调查团由校园网公开招募的南京大学各院系志愿者组成,成员包括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级本科生王舒驰,2004级硕士生沈丹、李琳琳、吕敏、戴黛、管华敏、陶仁人、王东进、屈胜飞、易振龙、邱伟、胡凌、杨荣庆,2005级硕士生董为民、刘东东、马超俊、何小平、孙香梅;中文系2004级本科生董祝捷,2003级硕士生段丽惠;行政管理系2005级硕士生张守涛;社会学系2005级硕士生单大圣;文科强化部2003级本科生蒋钰和生命科学院2005级硕士生周添。张生担任调查团团长,姜良芹、任玲玲为副团长,杨骏为协调员。调查区域为南京市浦口区的泰山街道和沿江街道。调查原件藏于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本次调查得到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南京大学团委、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资助。

才12岁。富农家农忙的时候雇我放牛。清明上工,秋收就回家了。

鲍知信(左)

跑反就跑过一回,我们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山的,从北门出城有十几里路,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当时躲在山上,那时我大约十一二岁。后来就有地方来维持了,维持会成立后我们就不跑了。鬼子要钱、要粮、要酒就找他们要。维持会会长都是地方上的安靖头子。什么叫安靖呢?上海黄金荣就是安靖头子,指地方上有实力的人。没见过鬼子下乡抢粮,一般是地方上的二鬼子(汉奸),当太阳落山了,他们穿着黄衣服,装日本人抢地主的东西。

我在六合城的时候被踹过一脚,我当时十几岁,以前我没进过城,这是第一次进城,所以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城。他们看我是小孩,就踢了我一脚,汉奸坏透了,我们喊他们"二鬼子"。进城要查良民证,里面要夹着钱给他们看,如果不夹钱,二鬼子就把证扔到日本人面前,日本人准踹你。良民证像便条,有证明进城,没有就进不了城。小孩没有良民证,至少要十五六岁以上或个子高的才发,保甲开条子盖章。没有的话就说你是新四军。八路军背着包,是过路的,新四军是地方上的。

我家是用黄土掺的草,盖的土坯房子,就怕屋漏,一下大雨就倒霉了,土坯潮湿了,房子就会塌。农村大都是茅草房子,只有地主才有瓦房。

2. 曹玉成口述

曹玉成，男，1939 年生，属兔

调查地点：浦口区宁港一村 7 幢 1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下午

调 查 人：杨荣庆、戴黛、吕敏、屈胜飞

曹玉成

浦镇南门大厂那儿有日本驻军，包括日本宪兵和家属。一天，一个中国中年汉子，大概四五十岁，身高一米七以上，不知怎样触犯日本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看到日本人牵了一条狼狗，把他整个臀部全部咬烂撕掉了。当时我在津浦铁路玩，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时我四五岁，大概是春末夏初，大概是 1945 年日本投降之前。那时我穿着单衣，拖着木屐。后来那个人怎样，我就不清楚了。日本人好像喜欢小孩，他撵我，我就跑。

还有一次，日本人正在投降的时候，我看到日本婆子和日本兵在驻地附近扫地。

3. 陈光远口述

陈光远（身份证），外人叫陈祥辉，男，1920 年生，属猴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 33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陈光远

我今年 87 岁，属猴，老家是江苏宿迁。日本人来南京时，我不在南京。日本人到我老家时，我就趴着在麦地里躲着。当时我 17 岁。

我看过日本人，还跟日本人打过仗。维持会要去我们庄扫荡，八路军就挖路，挡日本人和日本车。我们庄在夜里有人站路岗。

我在老家学的是厨师，15 岁学厨，22 岁出师后在老家当厨子。学厨时住在别人家。

在老家，乡长吴新友，又称“吴胡子”，他家住我们南边 50 里路。八路军在家里开会，甲长是国民党的，甲长就不出门了，共产党人当小组长，我当第四保甲长。后来，全民选举第四保村长。共产党一来，国民党就不出头了。开大会，就选我当村长。十家为一甲，一百多家为一保，我们那村里有几百家。当村长时，我不记得我多大了。

当村长很麻烦啊，共产党、国民党都要找村长要粮要钱。共产党带信给我，叫我去开会。

我们村跟日本小鬼子打仗，打了几百发子弹，不知道多少日本人来的，他们是天亮来的，扫荡我们村，打了对枪，就是两枪，从北往东去。村里没有人伤亡，看到鬼子流下的血。我们是东道口（音）第四村。日本人

就来扫荡这么一回。

我到浦口时二十多岁了，在浦口火车站当搬卸工。因为国民党抓壮丁，二十来岁的就要当兵，所以我就从家里出来到了浦口。我浦口去过，上海也去过。浦口来了两三个月后，去了上海，过年才回浦口。

4. 陈隆盛口述

陈隆盛，男，1929 年 7 月生，属蛇

调查地点：张英荣家（浦口区宁港一村 7 幢 105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上午

调 查 人：杨荣庆、戴黛、吕敏、屈胜飞

陈隆盛（中）

我是山东潍坊人，老家在潍坊昌挹县龙池公社。我 1946 年 3 月参军，当时 18 岁。1949 年 4 月 23 日随解放军打过长江来。解放后转业在南京公安局浦口分局工作，当过刑警大队队长，现在离休在家。

日本人 1943 年去我们那儿的，共呆了三年。

我父亲叫陈凤傲，四十几岁的时候被鬼子打死了。当时大约是 1944 年，我 13 岁的时候。正月十五那天，鬼子进攻我们庄。当时大人小孩牵着牛，牵着驴，纷纷逃难。北方天冷，河水都结冰了。我们往水上跑，鬼子用机枪扫射，我父亲被打在冰洞里，死在河里。

我们那个庄，有一次被活埋了四十多人。那时大约是1943年，在昌挹县的一个窝子里埋的，有的是反绑着的。日本人在平地上挖个窝子，这四十几个人下去的就下去，不下去的也被推下去了。我在现场走过，人被埋得不深，狗过来吃死尸。狗都吃红眼了，见活人从旁边走过，都想扑上来吃人。

还有一次，我们庄上的一个井里都被日本人填满了被杀的老百姓。

日本人抓住老百姓以后，只要翻译说这人是坏人，就把负责人杀掉。有用刺刀刺的，有的让跪在地上，把头砍掉；还有的把人活埋在土里，只露出胸以上部位，日本人用刺刀往胸上一戳，血就喷上天了。老百姓死得多啊。

当时日本人的据点很多，每个庄都有。八路军、地下党经常去骚扰他们。鬼子据点的炮楼有几十米高，我十三四岁时曾经给鬼子修过炮楼。那炮楼离我家五里地。修炮楼是早上去晚上回来，自己带窝窝头去吃。日本人经常让老百姓去修炮楼，拉铁丝网。

当时我家里种地，种些麦子、小米（谷子）、豆子、高粱之类的，收成不是太好。我们平常吃麦苗、树叶、野菜等，山芋干子和山芋叶子也都吃，平时没有白面吃，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用白面蒸馒头、包饺子吃。

我哥哥陈隆飞1942年当兵，打日本人，当过团长，1944年牺牲。我那时也参加了“青年团”，破坏鬼子的铁路。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那地方很多人都当兵了。家里有兄弟四个的要当兵，独子的也当兵。我哥哥牺牲后，我成了独子，也参军了，那是1946年3月。参军后，先是发枪，发黑色的便衣。到正式部队就发黄色的粗布衣服。我当时在九纵，一共有十四纵。

在山东，国民党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军全面后退，等国民党落脚之后，我们再包围他们，让他们没得吃。1947年5月打孟良崮时，我在三排二班当炮兵，一个炮弹有二斤半重。我们把国民党军队困在山头，白天我们一枪不放，晚上吃过饭后再打他们。国民党军队晚上的战斗力不行。他们没得吃，只好偷山芋吃，甚至把自己的马也杀了吃。国民党派飞机空投食品，都落在我们这边，一个个铁箱子、木箱子里装有面包、饼

干、罐头之类的食品。他们后来在食品上绑了炸弹，落到我们这儿时，我们一去抢，就会被炸死。我们上了一次当就不再上当了。在孟良崮打了七天七夜，死的人很多。我 1947 年时负过伤。

潍坊和济南解放之后，接着就是淮海战役。我们在徐州碾庄打的。我那时是班长，我们公安局长当时是连长。我曾在九纵五班，是炮班；后来我到了九纵四班，是重机枪班；到了淮海战役时到了步枪班。

渡江战役时，我们三野在六合划子口过江，二野在靖江过江。当时一只小木船坐一个班，12 个人，每一船发两斤棉花，船被子弹打漏时，可以用棉花堵漏洞。我们这边过江，国民党宣布逃跑，他们的军舰开过，浪飞得老高。我们这边用炮轰，机枪扫射。

攻进南京后，我也进了总统府，插旗子的是我们连干的。我们没到上海，在南京城外结束战斗，一〇〇师的三个团留守南京。我们连分到浦口公安局、下关公安局、水上公安局各一个人。我 1952 年 10 月正式转业入派出所，干过民警、派出所长和刑警队长。

我母亲叫陈魏氏。

5. 陈念芝口述

陈念芝，男，1926 年生，属虎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 23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我老家在淮阴县码头镇头扎。日本人到时，我还小，日本人用飞机炮弹炸码头镇上的街，炸得够呛，炸死几个人，最少七八个人，猖狂得不得了。时间记不清了。第一次用飞机炸，第二次就进攻，进攻没死几个人。第三次去了四个日本鬼子，在马头镇逮了四个青年，我那时小，也不怕他。我哥哥害怕，躲起来了。日本人把两个青年绑在头扎的庙里（每一个扎都有一个庙）。后来日本人把两个青年运上船，带到乾江（原来是淮阴县城）。另两个在湖边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日本人捅的时候两个青年没有完全死掉，两个青年下水了，在湖里扒着岸。日本人在湖对

面架着机枪把他们扫死了。日本人说他们四人是坏人，说是毛猴子（指新四军），随便找理由抓的。当时就四个日本人，带着一挺机枪、三支步枪，老百姓见了后，掉头跑了，没人敢动。

陈念芝（中）

马头镇有个湖，湖的那头是泗阳县，泗阳县那边都是草房子。日本人问中国人，那边有没有毛猴子，有个人说没有，就坐船过去了。他刚上船，对过日本人打了三四枪，日本人用机枪扫，对面房子都烧光了。

我们在淮阴实在活不下去了。老母亲、哥哥、嫂子、侄子乘小船来到南京。当走到宝应，说要办良民证。带的豆饼吃完了，买青菜糊，抓一把米，上面放青菜，下面蒸点米，给我侄子吃。哥哥、嫂嫂、母亲办良民证，跟现在老百姓的身份证差不多，上面有照片，中国警察发的。

1943 年我来到南京。在南京看到更惨的事情。一件是冻死一个人，放到外面院子里；另一件是放狗咬死一个人。这些是我亲眼看到的。冻死一个人时的温度，起码在零下五六度，还下着雪，日本人过一会儿就用水泼在那个人身。那个人也是老百姓，院子是新街口北边的一个院子，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这个发生在 1943 年的冬天。那个被狗咬死的在卫岗。在从中山门出去从右面走，那儿有一个专门训练狼狗的地方。那个地点长着很高的草，还不让人去动，可老百姓又不知道。有一个老头，大概 50 多岁，顶多 60 岁，穿的衣服旧一点，拎个扁担，拿把刀，拎着绳子。日本人训练狼

狗，把中国人当活靶子。日本人放出一个狼狗咬老头。老头爬，浑身是血，真惨，中国人看到没有不掉眼泪的。那是在1944年的夏天。

我们来南京是奔着我二叔来的，二叔在莫愁路人家店里做营业员。我们在南京收破烂，收玻璃、牙膏皮这些东西，收一点卖一点。我们另外租个小间房子，几个人住在里面，不分男的、女的，地点在王府巷后面，不跟二叔住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家炒豆腐渣吃，没有开水喝不下去，母亲叫我向二叔要一分钱冲开水。我到莫愁路找二叔。我说，二叔啊，我妈叫我向你要一分钱冲开水。二叔说，我哪有钱，我没有钱。我回到家时母亲问，我眼泪哗哗流下来。

我本人在南京被打过好几次。日本人打一次，中国人打两次。中山路校门口原有一个日本人营地，以后改为火葬场了。我们三个小孩就在那儿玩。马路边有条沟，埋在下边有东西。大人在底下掏，我们就在上面捡外快。三个日本人来了，大人逃了，我们小孩不知道，还在玩。三个日本人一手抓一个，抓到后把我们放在院子里。院子里有棵大树，日本人把我们三个人朝那儿一绑，往我们胸口各打一棍，棍有鸭蛋粗，我们被打得真够呛。门口有一水池，日本人把我们一个个推到水池里。那时我们没有被绑起来，要不就死了。我会水，那个最小的不会，我就慢慢拉那两个。大概在水里五六分钟后，听到有日本人小汽车，我就在水里拍打。从汽车里下来一军官，他们日本人讲话，我也不懂。日本人讲完，小汽车开走了，日本人就把我们拉上来了，我们都已经湿透了。然后，我们赶快跑回家了。那时为二三月份，我最多十四五岁。另外两个小孩的小名是小毛、小络(音)。小毛已经死了。

被中国人打，是走中山门没有走好，被打了一次。在中山门站岗的，有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警察。日本人在城门里坐在凳子上，中国人在外面站着。检查都由中国人检查。

五台山那次，也被揍得够呛。那时混得稍微好一些，帮人家拉绳子摸鱼。当时南京兴拉绳子摸鱼，就是在绳子上放一块砖头。大人摸鱼，我们小孩叫卖，大人让卖几个钱，我们就卖几个钱。五台山有个派出所，以前叫警察局。有个警察问，小孩卖多少钱，我就说多少钱。那个警察

听了就啪啪打了我几个巴掌。他说我叫卖得太贵了。大人要找他，那个警察坏，几个警察拉他。

我到浦口大概是 1944 年，当时十八九岁，在铁路上做临时工，就是现在的养路工，是经淮阴老乡介绍的。好好干，混口饭吃，一天的工钱刚够维持生活。钞票不当钞票，当时的钞票叫储币，以后叫金元券，再以后叫关金。那时，跑风跑得厉害（指物价飞涨）。比如说我收到钱买米，进一个店叫卖 2 毛 2，看看米不好；再进另一个店卖 2 毛 4，看看米也不好；就再进第三个店卖 2 毛 8。当我再进第一个店买 2 毛 2 的米，已经没有了，已经涨到 3 毛了。一个月需要多少粮食，就干脆买够一个月吃的。钱贬值了，就到下关回民桥买几个大头，就是银元。买大头能够保值。有大头、小头、农洋（音）、战洋（音）、船洋（音）。我们当时在新街口看到一群人跑，就知道是贩大头的，警察来抓。

我哥哥也是收破烂。现在的收破烂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收破烂如果收到好的，好的能卖几折。现在只要能卖的，就都是破烂。

6. 陈赵氏口述

陈赵氏，女，1919 年农历三月初五生，属羊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西巷 6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杨荣庆、戴黛、吕敏、屈胜飞

日本人来时，我 19 岁左右，跑反到海州待了两年才回来。我十五岁出门，是冲喜的，日本人来的时候我都有小孩了。日本人强奸、杀人、放火，什么都干。

我有一个叔伯哥哥被他们杀死了，他叫赵昆山（音），当时有 30 多岁。我哥哥在码头上扛包，他们说他是小偷，把他从浦口抓到江南去，没过几天就杀了，用刀杀的，我们连尸首都没敢收。那一天共杀了 80 口子，还有湖北人，也是码头上的，也被抓去杀掉了。我哥哥在和平街住，这是我三哥哥，四哥哥烧煤球卖。

我们当时在帮鬼子弄饭，有一个小孩叫小四子（音），到这边（鬼子住

的地方)来玩,鬼子赖他偷皮鞋,要杀他。我和另一个人去求情,我说,他还小,是来玩的,不是小偷。这时小四子已经被绑起来了,大刀都拉好了,浑身被皮带抽得皮开肉绽。我们十几个人一起跪下来求情,说:"太君,做做好事,放了他吧。"后来就放了。小四子是我邻居,后来住在东门,现在不知道了。

陈赵氏(左)

我们旁边住的一个男的,姓王,我们都叫他"二姐夫",日本人说他偷东西,把他从家里逮过来,绑上,灌凉水,灌过了又打,让他招,后来就用刀砍死了。他当时有40多岁,多好的一个人,老实上进。二姐后来在南门住。

Longhui(音)巷的三个女人上街买菜,日本人说她们偷炭,把她们逮起来,灌凉水,强奸,糟蹋死了。其中一个女的还有小孩,才生把,她男人跪着求也不行,哭死了。我们去看过,披头散发的,我们求情也不行,日本人说:"八格牙鲁,死啦死啦的。"

还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姓史/石(音),我们叫他大馒子(音),被鬼子用开水烫死了。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日本人拽住他,说他偷东西,把他逮起来毒打,灌凉水,之后,在码头街上摆了一口大锅,烧开水,把他扔进去烫死了,他家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妈哭得要命。

我们去海州之前,还有一件事。鬼子来时,在一个草堆里杀了90多

口子。当时这些人听说鬼子来了，都躲到草堆里去。有一个叫大萝卜（音）的，把脚露了出来。日本人一看露个脚，把他拖出来，他还往草堆里挤，结果拽出了90多口子。日本人用刺刀一个一个戳死了。有一家儿子叫汉生（音）被戳死了，他老子被戳了膀子，倒在那儿装死，鬼子走后，他妈在那儿哭，鬼子又回来了，把他老子戳死了，她妈的腿被戳了。我们用板把她抬回家，用布裹着香灰包上，后来就好了。这些都是我们邻居。

我一个侄子被鬼子戳死了，用刀一刺，两头翘起来。他妹妹被鬼子强奸了，投湖死了。我当时二十几岁了，已经从海州回来。他们的爹是我叔伯哥哥，我哥和我嫂子见儿女都死了，就用被褥把自己围起来，点火把自己烧死了。

还有一个叫窦友刚（音）的，也是码头上干活的，日本人说他是小偷，把他的手反绑着，脚捆起来，放在一个大筐里，用粗绳子吊起来，放进江里，提起来，再放下，三弄两弄，绳子断了，连人带筐钻灯鼓里去了，淹死了。鬼子还拍巴掌说：挺好，挺好，哈哈。日本人不让捞，没有收到尸体，就扎个纸人买个棺材埋了。

日本人对自己人也狠，有的鬼子得病了，到医院看不好，就在河边烧（码头街附近的后河）。用铁丝网拦着，挖个坑，放上柴火，把他们推到里边烧，烧得鬼喊。烧完了就摆在那儿，再烧人的话就再铺上柴在上面烧。

我家三四代都在码头上做事，现在的港务局以前叫“十大班”，有一班、二班、三班……一共有十班，每一班都有一些人，我父亲在五班，前面说到的大馒子的父亲在四班，我家门哥哥也在四班，码头由中国人管理，都是街上人选的。我老头子也在五班，是抵我老公公的名的。

他们就在码头上扛包，白天扛包，晚上分账。日本人来了之后，一天不管扛多少包都是三毛五。我家有五口人不够吃，我没办法只好卖奶，挤奶卖，一块钱一杯，一天卖一杯，卖给乡长喝。我姐姐见我卖奶，急得哭。我姐在浦镇大厂给日本人弄饭，每天也给三毛五，是别人介绍的，我姐姐也介绍我去，在浦镇小厂干。现在的港务局食堂（码头街附近），以前叫安民会，安民之后，鬼子也不杀人了。我在里面给日本人做事，一共有20多个女的，有的弄饭，有的打扫，有的烧水。我老头子不在码头上干了，也去鬼子那儿弄饭。我们在一块干活，但装作不认识，不能让鬼子

知道我们是夫妻俩，要是被鬼子知道的话就要被杀掉，他们认为夫妻俩会合伙偷东西。有时鬼子也要拖我们女的睡觉，我们二三十口子都抱着求饶，闹得不得安宁，他们也就放过我们了。

当时用“鬼票子”，像烧纸一样，一块钱能买十几斤米。但我们不买米。我们在鬼子那儿给他们弄饭，日本人吃饭装在马桶里，一桶一桶的，吃不完就给我们。我们二十几口子轮流摊着，一给一大碗，还没吃完又接上了。

我们挣的三毛五一般就给小孩子花花，买买菜，一般不买米，也不买面。买一些青菜、辣萝卜、芥菜之类的，鱼不贵，两三毛钱一斤，挺便宜的，但哪有人买啊，卖鱼、卖肉的到处喊也没人买。日本人也买鱼，不抢鱼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高了他也不知道。有小孩骂他，他听不懂，也哈哈笑。后来鬼子投降了，用石头砸他，他也不敢吱声。

我们给日本人干了四五年，我老头子又找了别的事情做，我也不干了。他跑生意，跑布和西药生意，在这边买，到海州、山东那儿卖。卖布是卖给做衣服的，到山东、海州卖给店里的。我们自己一般不做衣服，衣服破了就打补丁。

7. 高元忠口述

高元忠，男，85 岁

调查地点：张英荣家（宁港一村 7 幢 105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上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杨荣庆、屈胜飞

我是山东临沂人，1951 年来浦口的，在港务局工作，今年 85 岁。

日本人来时，我跑反到荒山野外，那时还在临沂，顶多十五六岁。日本人回去了之后，我们回家。他们再来，我们再跑。年轻妇女抹脸抹灰，打老太髻，打扮得越丑越好。我没亲眼见过日本鬼子杀老百姓。日本人把粮食扒出来，放火烧。他们也烧房子。

当时，我家有父母、两个弟兄、一个妹妹。家里种地，有自己的地，也租别人的地（打的粮食四六分）。种地用自己的种子，种花生、山芋、高粱、黄豆、麦子、谷子（小米）、黍子、蚕子，靠天吃饭。收成不好，都是山

高元忠(右)

地,靠天吃饭。

1943 年,我出来在山东聊城参军,因为在家待不住了。我哥哥也出来了。当时日本人住在聊城,具体人数不知道了。

我跟日本鬼子打过仗,是在 1944 年,参加了共产党三十五军。在打日本人时,我曾受过伤,被子弹打中。

那时天天出操,跑步,吃饭唱歌。每个团、连都有侦察班,用来侦察日本鬼子的情况。我们那时打游击,这儿打一仗,走了,那儿再打一仗,又走了。日本人一般有据点,一窝窝的,我们打了就走了,打不过,也撤。我们跟日本人打仗时,没有拼过刺刀。拼刺刀是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大部分在山东打,有南马路村(音,在聊城)。我们没有根据地,平常住老百姓家里。有时住了马上就走,防止他猫你。我们受伤了,由后勤部队照顾,后勤有医院,在山窝里,也有卫生员。我们打仗时用步枪,是发的。我们缴获的枪,都要上交。我们平常吃小米粥、窝窝头。下面有个炊事班,他们到老百姓家去,自己不做饭。

日本投降后,我在徐州参加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马上南下进攻南京、上海。棉衣、被子都脱了,因为背着沉。大顶山、二顶山由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们从乌江、江阴两边进攻,他们顶不住,就撤后。那时就有炊事班、炊事员自己做饭了。

我们坐筏子过江，一班一个筏子，一班有 12 个人，坐在筏子上。我们是晚上过去的，国民党火力不大。当时有老百姓帮忙划筏子。我是在乌江上的岸，半个小时就到岸了。过江时，一个人叫李金州开一筏子（小汽尕）过来，上面有五六个人。李金州是个工人，在筏子上烧饭的，才十三四岁。当时，我们穿着黄色的衣服，左右臂有八路军、新四军，左胸有符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里边是番号，姓名、年龄都有。

我一直打到上海。我 1951 年转业，先在上海招商局当警卫，后来再到南京港务局。当时是安排的。这儿山东人多，港务局的老干部很多都是山东人。

8. 郝达礼、历恩霞口述

郝达礼（夫），男，1928 年生；历恩霞（妻），女，1934 年生，属狗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 40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郝达礼、历恩霞夫妇

郝达礼

在浦口，有一次日本鬼子炸药被偷了，那是个冬天，日本人就怀疑老

百姓把炸药给偷走了。那时天冷啊，湖里都上了冻，人都能在上面跑来跑去。这个湖是以前改造铁路时挖的。成年二三十岁的都逃跑到南京城里了，日本人就叫小孩下去摸炸药，不摸就打，用刀刺。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以后，日本又来电报，说炸药没运上车，以后就把人放了，没有打。

那边的新炭场有个集中营，是中国的俘虏兵，四周都是电网。那边有个湖。他们挖一个坑，死一人就往里扔。小时不敢去，是听别人说的。我曾经在那儿开过追悼历史会，不知道几几年了。

日本飞机扔炸弹，房子都没有了。日本人来之后，就在那儿建了马场。就在过天桥靠墙头边。当时我还是住在和平街。日本人投降后，反动派来了，他们也安民，老百姓在那儿搭“滚地龙”，就是把大毛竹劈开来，圈起来，搭在地上，竹子上面盖芦席。解放后，马场上才建起房子。

我老家是苏北宝应的农村，跑反时就到老家去了。住了一年不到，我们就回来了。那时我们从水路走，摇小船，风大，还不敢快，最快也要15天。我们一来时，日本人一见人就抓，后来就好了。回来后，我在日本的码头做苦工，2毛钱一天，日本人说是“两个工”，是日本的票子，后来成立宪兵队，军法很厉害。参加宪兵队的都是日本人。以后成立乡、保、甲长，保长居多。保长一成立，就给你良民证。成年人都有良民证，小孩没有。良民证上盖保长的章，不记得有没有日本人的章了。如果你想过岗，就需要良民证，就是现在的“路单”。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出城了。

我在这儿长大。当时有父母及6个兄弟姐妹。在日本人进来前，我们都跑反了，安民时再来。我们回来后，做苦工，房子自己想办法。我们当时不敢住在这儿，住在那儿，现在叫浦镇。我们小时候吃青菜皮子。在浦厂的日本人不吃二顿饭。

历恩霞

我父亲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父亲在江上划船、摆渡江。那时没有饭吃，有一天，我父亲在船上看到从上面漂木头下来，想捞起来卖点钱，被日本人看到了，说他是小偷，把我父亲抓回去打，放狗咬，又灌凉水。我父亲回家后没钱看病，最后吐血死了。那时我才8岁。我妈因为没饭吃改嫁了，把我妹妹带走了，就剩我和我小弟。我小弟才一点大，几

个月没有奶吃，就磨点粉喂他吃，他现在住在南京山西路。

父亲死后，我二奶奶收养了我和我小弟。二奶奶在这边摆渡，日本人有时候也上船，身上挂着刺刀。我害怕，就躲到船上最里面。日本人来的时候，路上到处都有，东头空地都拴着马，我们叫他们“老毛子”，他们过河不给钱的。日本人不让渡船上点灯，经常过来抢东西吃，见到小丫头漂亮就拽。

日本人投降之后就不怕他们了，他们也老实了，铁道那儿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不管我们。

我 18 岁嫁人，住到这边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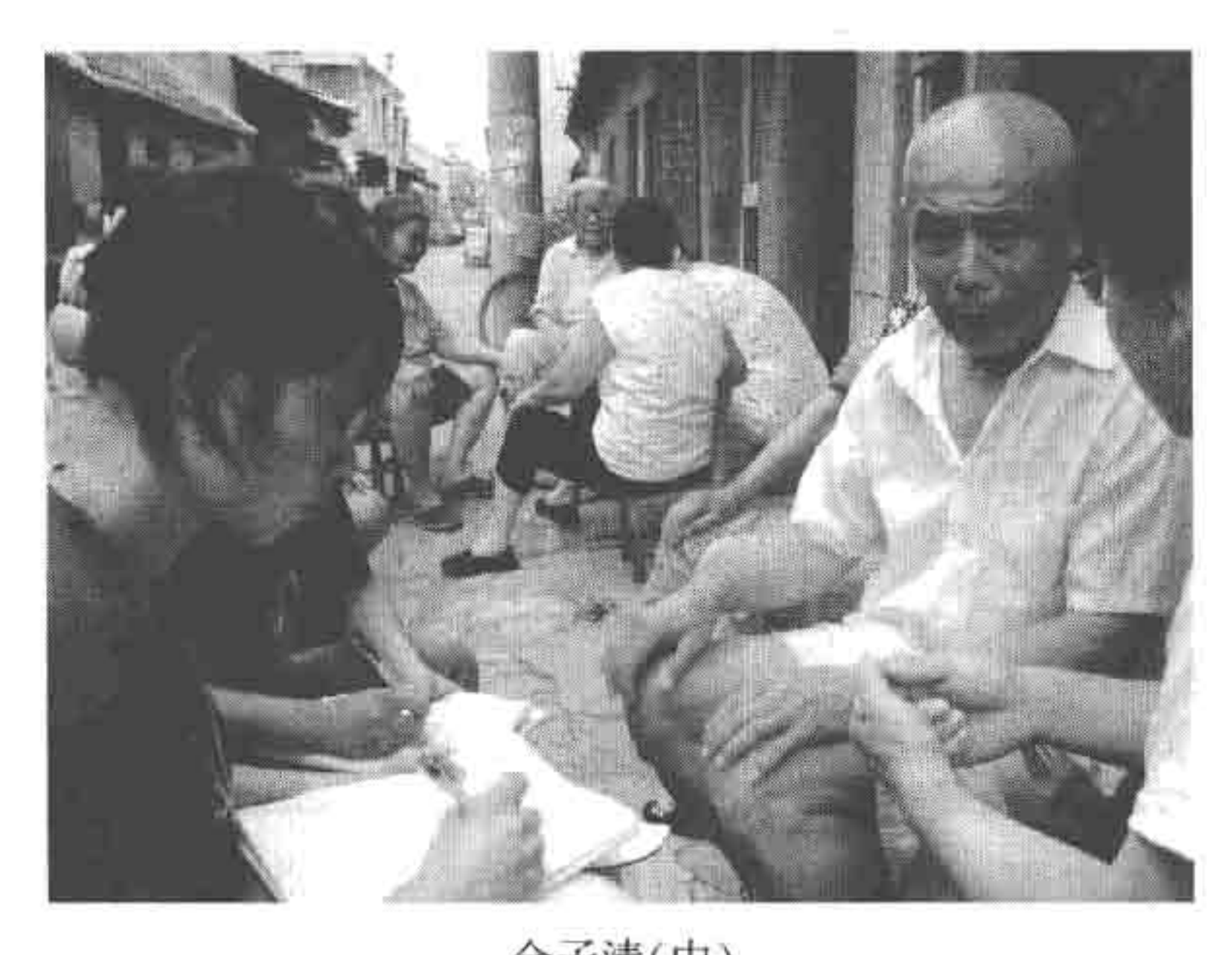
9. 金子清口述

金子清，男，80 虚岁，属兔

调查地点：浦口区河西街 3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上午

调 查 人：屈胜飞、戴黛、吕敏、杨荣庆



金子清（中）

日本人干的坏事多了，他们到中国来，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什么都干。

我小时候在六合农村城西乡，16 岁来浦口学理发，就在天桥那儿（现

阳沟街天桥)，天桥是后来才建的。

我学徒的时候，日本人就在浦口。有困难户过不下去，偷日本人东西，被逮着了，日本人就用烙铁烫，或者打死。

日本人去理发店理发，也给钱，要多少给多少。日本钱是圆的，像铜板那么大，中间有个洞。日本人说剃头叫“sa ma zi”(音)，刮胡子叫“kang fu si ni”(音)，这些话听多了就知道了。给日本人剃头不害怕，也不为难。

现在的浦口铁小、幼儿园那儿(码头街上)，日本部队以前就驻在那里。门口有站岗的，有一次八路军把站岗的搞死，把枪拿去了。

10. 李景德口述

李景德，男，1916 年生，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浦铁一村 4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4 日上午

调 查 人：屈胜飞、戴黛、吕敏、杨荣庆

李景德(左)

我老家在山东。有一年山东蝗灾，第二年水灾，我们一家人没办法，我父母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出来要饭，当时我才 8 岁。我们来到南京，住在午朝门的一个桥洞里，外面还下着大雪。没有饭吃，要饭也要不到。我哥哥 18 岁了，挑着红茅草去卖，三天也没人要，卖也卖不掉。当时的

武定门(光华门拐角)那儿都是侉子(山东人)种的地。后来实在要不到饭,只好爬车去上海。我五天没吃饭,饿得小眼都没有了,那时我10岁左右。在上海还是要饭,在那儿待了五六年。其实还是想回老家种地,但是没有路费,回不去。后来终于回去了,但是老家没地,只好又回来。

我18岁跟我舅舅生活。他当时在澡堂看大门,七块钱一个月,老板包饭。我去北门桥上一家侉子开的饭店干活,三块钱一个月,管饱饭。早上吃一碗稀饭,有小菜子;中午有一样青菜或豆腐,吃干饭;晚上还是稀饭。干了六个月后,我舅舅怕我吃苦,不让我干了,又介绍我在他所在的澡堂干活。那个澡堂是三个老板合伙开的,一个是瓦匠头子,一个是木匠头子,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澡堂老板给我五毛钱一天,我的工作是帮客人把鞋拖子摆好,客人出来时给他们披上浴巾。那时候的一毛钱可以洗一把澡、泡一壶茶,还有手巾拿着,冬天还有东西披着。雅座是五毛钱,在沙发那么大的洋盆里洗澡是一块钱。最高级的是五块钱,洗完澡出来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喝茶,两个人一个茶座,只有当官的人才有钱享受。后来有日本女人在那儿洗澡,中国男人嫌晦气,不愿在里面洗。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22岁,当时还在澡堂干活。日本鬼子来的时候,烧的烧,杀的杀,南京遍地是死尸。当时住小楼房的都惨得很,都遭殃了,在学校里(汇文女子中学,下同)的就保险了。北门桥那儿一个酱菜店被烧光光,酱菜弄得一塌糊涂,平房都塌了,就那个澡堂子没塌,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澡堂子没塌。澡堂对面有一个估衣廊也被烧了,火着大了,日本人又找人来救,也让我去救,我趁乱走了,回到家里。后来没事时,我们爷俩就站在门口,我当时留着平顶头,要是光头的话,让日本人看到就没命了,他会说你是当兵的,当时当兵的都是光头,没有留平头的。如果你手上有茧、头上有箍(士兵带帽子留下的痕迹)也不行,日本人也要杀你。在门口的时候我遇到了我后来的丈母娘。当时她牵着我10岁的二弟弟程福林(我的二舅子),抱着虚岁3岁、周岁2岁的三弟弟(我的三舅子),在找她丈夫,也就是我老丈人程伯龄,说他三天没回家了。为什么找他呢,是这样的,是我岳母告诉我的:当时他们家人口多,没地方住,我大舅子(当时12岁)和二舅子(当时10岁)跟着我丈人在鼓楼医院下坡那儿的司法院里住,我丈人当时是警察。后来鬼子来时,他

们跑反到地方上住。当时警察都跑到司法院里去，日本鬼子进去后发现里面有枪，就把这里面的人都逮住了，正巧我丈人回去拿他们的粮食和被子，也被逮住了。只有一个河北省的姓韩的警长从后面跑了，过了一年他来到我家，告诉我岳母说："程大婶啊，老程没有了，你别想了。鬼子把这批人押走了，在江东门那儿用机枪扫死他们，又用汽油烧尸。"

现在的南京市儿童医院那儿叫阴阳营，国民党退的兵在那儿被日本人用机枪残杀，惨啊。

门东门西死的人也多(城外叫扫帚巷，城里叫剪子巷，在夫子庙那儿)。

我丈人一家以前住在糖坊桥(新街口原国民党的大世界戏园子那儿)，后来搬到广州路豆菜桥那儿住了。国民党那时候盖的房子跟现在不一样，当时两层小楼房没有楼梯，一般搭着木梯子上二楼就行了。鬼子来时，我家属(当时 20 岁，是我丈人的二女儿)和我小妹妹在二楼藏着，上面放上马桶，送饭上去给她们吃，所以她们没有遭辱。当时我表姐夫在学校里(安全区)住，我表姐夫托人介绍我们去学校。我去接我家属的时候，她们下来了，我家属身上披着袄，穿着破烂棉鞋，脸上抹着锅灰，看得我和我妹妹都笑了。然后我带着她们去我住的地方，快到学校的半路上，来了三个鬼子，一把抓住我家属，我家属大叫一声，我妹妹机灵跑走了。鬼子说："哼，你抹脸！"鬼子看到我还跟着，他们就走了。当时我家属没有受到伤害。

在学校里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底粮没敢动。说句实在话，美国鬼子还是好的，一天给我们吃三顿老米粥，老米粥厚得很，大锅煮的，是美国人救济的，每个人还发几个萝卜干子。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看到有中国人吃不完还往茅厕里倒。住的时候是人挨人，不分男女。在学校待了不少日子，在那期间我家属都怀上了孩子。

在安全区，稍微平静时，我去给人家干杂活，我小姨子当时十几岁了，去洗衣服。我当时四毛钱一天，要米的话就给四斤米，但是谁都不要米，当时一斤米才八九分，要米划不来。等吃饭了，剩下来的给我们吃，带着篮子和桶，把干饭和菜带回家吃。

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和美、日谈判，后来就安民了。我们出去后，听说我们有一家姓赵的邻居，两个儿子被打死了，剩下一个老妈妈和两个

儿媳妇，当时大儿媳有孩子，二儿媳没孩子。为什么叫赵大线呢？因为那地方的南京人都搞织绸，纺织厂，纺丝线，纺好了再用机子织绸。他们家以前就专门织绸缎的，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家人都死光了，也没机子了，就不干了。当时那儿的几家都没了。

安民之后，我什么都干，卖菜，卖刨冰等。

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幸亏我的命保住了。三山街那儿被鬼子烧了，从国民党时期到共产党时期一直没办法建起来，到现在大建设时候才建起来。为什么叫三山街呢？那还是在朱洪武时期，那儿有三个山头，中华门建不起来，沈万三用聚宝盆才把中华门建起来，所以现在中华门有三个门。五四年发大水，中华门塌了一角，砸死很多人，那时我还在此地干，我还去帮着救人。

我二十七八岁时又回了老家，当时日本鬼子还没投降。我在地方上的商店里站柜台。我老婆有病，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那时八路军要求妇女要干妇女队，男人要当民兵。国民党进攻时，八路军以县大队为头，区公队跟着，商家也跟着，打到哪儿，地主的地都没收，油坊都归公，愿意干的留下。当时毛泽东领导，没有私人的东西，连人都是国家的。不让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干，其他人想不干的还不行。我在四九年解放后又从山东回到浦口，住到现在。

我哥哥参加共产党，后来是离休干部，现在去世了。

回访李景德

回访地点：浦口区浦铁一村 41 号

回访时间：2006 年 7 月 5 日

回 访 人：屈胜飞、戴黛、吕敏、杨荣庆

我老家是山东滕县。

我记得日本人进城的时间是 10 月左右，那时快冷了。当时挹江门被守城的国民党兵用沙袋子把城门关上了，用沙袋子垛起来的。南门失守了，牛首山也失守了，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兵就往后退。这边还有国民党兵，就用机枪扫，结果发现是自己人，死了不少人。城门打不开，国

民党的兵也不知是怎么撬的，撬了一个缝，就往里面挤，挤出一个是一个，死得多啊，长江上死的人漂得像鸭子似的，满了。

学校里（汇文女子中学，下同）住满了人，金陵大学也住满了。从新街口一直到汉西门，北头到山西路，是美国人规定的保护区，当时警察发了袖章，上面写着“保护难民”，但没有用，日本鬼子猖狂得很，不甩（南京方言：不理会）美国人。日本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暴君，惨无人道。

学校里躲的什么人都有，里面有妓女。鬼子当官的开车来了，问：“这里有妓女吗？”里面人说：“有，有。”一喊就出来了，跟着车就走了。日本人到学校里不敢乱来，日本人会问：“有没有妓女愿意自愿跟我们走？”之后还会把这些妓女送回来。日本人来学校的时候有中国人当他们的翻译官。

汇文女子学校在干河沿那儿，在珠江路的十字路口，当时那儿有一条河，河通北门桥，那儿不是有浮桥、卫桥吗？这条河当时通秦淮河，现在已经被填上了。汇文女子学校是美国人办的，它的对过还有一处，路西路东都有。当时我在学校里没见到美国的总负责人，见到的基本都是穿着白大褂子的美国女人，都是学校里的老师。你要去金陵大学里住，见到的也是金陵大学的老师。当时的美国领事馆在五台山的那个口子那儿。

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不敢出来，谁也不敢出来。逃到外边的更倒霉，一家人跑反到外乡、老家，等回来一看，就找不着门了，这儿都成平地了。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只好去给日本人做工。一个老头子去排队找工作，鬼子一看到他，“啪”的就给他一个嘴巴子，脚一踢，说：“不要你。”日本人也不要小孩做工。

关于当时的尸体处理情况，我认为基本上是敷衍了事。收尸是有人收尸，幸好当时是冬天，要是夏天的话就臭死了。红十字会是国际成立的，负责收尸。红十字会打个旗子，看到死尸就收走了，看不见就算了。当时红十字会给穷人看病不要钱，也不要挂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第二年，我在方家营修马路。为建一个大塘，挖了一个大乱坟岗子。我们在乱坟岗子取土的时候，一刨就是一麻袋，再一刨又是一麻袋，里面全是骨头，麻袋都要烂了。

当时中央饭店对过的利济巷有鬼子的慰安所。日本鬼子打韩国、打东北时把韩国妇女掳来当妓女，就是慰安妇。这些女人曾经跟着日本人

去了云南，回来后老了就落在南京了。当时那儿还有个小铁道，从下关到总统府一直到南门，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一般人去下关都要坐这条小铁道上的车子。当时我也在四条巷住过几天，那地方开了几个窑子，有扬州人开的，也有日本人开的，从四条巷一直到常府街有好几处。

安民之后，我从学校出来，还卖过油条，但是不好卖。当时开小店的，花生米、瓜子都摆在那儿没人买，豆浆也没人买。没办法，当时钱不流通。安民之后才发了良民证，一个小片片，上面写着姓名、住址，但是没有照片。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不需要户口，跑到哪儿都没人管，当时家家都有水井，吃井水不花钱。

我记得总统府旁边有个机械厂，当时外面挂了个牌子，叫“水清部队”，总名字叫“和平救国军”。我当时听说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治死的。在南京，大家不说汪精卫是汉奸，在外面才说他是汉奸。汪精卫没有和日本人签字，所以说他是好的。汪精卫是怎么受伤的呢？湖南路那儿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院子里照相的时候，有人从照相机里打了一发子弹，汪精卫中弹了，当时中国医疗条件不好，子弹一直没取出来。和日本人签字的时候，日本人让他去日本治，结果打针的时候被打死了。

我还记得，湖南路那儿有国民党的司法院，鼓楼那儿有国民党的外交部，对过是铁道部。国民党走时烧了外交部，外交部房子的砖是美国运过来的，是耐火砖，烧不坏，最后只剩下空架子。铁道部和海军部没有被烧。

11. 李敬芳口述

李敬芳，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口公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1937 年，我家在码头街开理发店。在日军快到南京前，警察在街头巷尾说上海已经失守了，大家快跑（赶紧跑），我家就在日本鬼子来到前跑反到汤泉地区的陈家浅。我们当时住在农民家，那些农民非常好，吃住都不收钱。日本人只有一个人曾经去过那儿一回，当时吃过中饭，我

们老远看到了鬼子就跑。他挥一挥枪就打，他说："小孩，来，来。"我走过去，日本人给我一个小钱币让我玩，小钱币的中间有眼（小孔）。然后他又指指鸡，大人一看就知道他想要鸡，就逮了15只给他。

李敬芳（中）

在大屠杀完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我们家回到浦口。之前我们先在南门住了一段时间，查看一下浦口情况后，再来到浦口。当时到浦口时，和平街的楼房还有码头街全部都被烧成了炭，和平街西头到南门一段河边上都是尸首，没裹没包，后来是老百姓自动来埋尸首。我们到浦口后重盖房屋，还是开理发店。浦口的码头、火车站也开始有人做苦力工人，搞运输，主要是苏北、山东、安徽、湖北和湖南人。

汪伪政府时，日本宪兵总是打人。他们在我父亲理发店里理完发后不给钱还打人，他们还抓人关起来，灌凉水、辣椒水。有一次，日本从南到北运送一批军火在蚌埠被偷了。当火车开到浦口时，发现少了军火，日本人怀疑是浦口有人偷军火，日本宪兵就在浦口挨家挨户翻军火。当时湖上结冰，日本宪兵在上面敲洞，把人放下去，被放下去的人就乱说："是他，有他，还有他。"日本宪兵就乱抓人。嫌疑人都被关起来，被拷打虐待，受尽酷刑，我当时趴在窗户上看到他们（日本人）用烙铁烙人，烧得火红火红，烙在嫌疑人身上青烟直起，臭味四溢。最后在蚌埠破案，嫌疑人才被放掉。

汪伪政府时，我父亲的理发店用的是中央储备银行的纸券，百姓叫

做储备票子，凭票生活买卖。当时在码头干活是干一天算一天工钱，工资比较低。日本刚到时用的是日本票，上面写有“大日本”字样。也有硬币，中间有孔，用的是昭和纪年。

我小学毕业时，码头正招工。当时我虚岁才十五，不够十八，日本人不要。日本人说小孩你回去，过两年再来。我就私下嘀咕，过两年你都垮台了，我还再来?！当时日本人听我这句话后，知道不是好话，当时脸就变色，厉声说：“小孩你说什么?”旁边的中国人听到后就催我赶快走，说日本人要揍我了。第二次码头又招人，我和同伴就相互约定虚报年岁，你二十，他十九，我就说是十八，然后就参加了考试，时间是 1945 年 6 月份吧，天还热。当时考的是小学算术，通过后在南门铁路医院体检，也合格了。通知我们 7 月份上班。7 月份我们去上班，日本人训话说，你们不用上班了。我们就闹，都考试体检合格了，为什么不让上班? 没工作怎么生活? 经过一番争执，日本人又让我们上班。我们是 8 月 1 日开始上的班，当时情形已经变了，没过几天日本就投降了。原来他们知道自己不行了。怪不得不让我们上班呢！当时码头工人的工资是一年加一次，先工作的工资比后工作的工资高。所以像我们刚上班的拿到的工资很少，我们这种工作一开始是擦车夫，一段时间后做司炉。

汪伪时，浦口只有一所私立育才小学。是中国人创办的，那时日本人下文件，说小学要学日语，由中国人教，但那时大家都不愿意学。

12. 梁有泰口述

梁有泰，男，1926 年生，属虎，81 岁

调查地点：浦建村 18 幢 104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调 查 人：吕敏、戴黛、屈胜飞、杨荣庆

我老家在山东。民国 20 年左右上大水，淹了十几个县，我们坐火车到青岛，后来逃难到青浦，离上海大约 70 里地，这儿有一个老渡口。封锁线那儿有人贩米，抓住就要被戳死，晾在那儿。路口到处是机关枪，很多贩米的都是兴化、泰州、扬州的穷地方人，天天都死人，有几百口子(几

百人)，日本人戳人像戳豆腐一样。日本人没有米吃，老渡口这儿的船只要有五斗以上的米，就得充公，船上的人就要被戳死。在老渡口，一天杀到晚，河水都红了，就烂在河上，也没人问。我那时十来岁，这些是亲眼看到的，记得很清楚。那时有坏蛋在站岗，叫“保安队”，他们不干人事，他检查过一遍，日本人说不行我也要检查，就又检查一遍。我才不给他们敬礼呢。我在老渡口这儿生活了一年多吧，大概有十二三岁左右。

梁有泰

在青浦的时候我们家做早餐。我父亲做瓦工，抬砖头、干杂活之类的，一天挣五升米，阴天下雨没办法就吃自家种的南瓜，那时候日子苦。后来我们想回老家，但到了浦口这儿回不去了，一走几十里地都是土匪，水旱码头也都有土匪，火车只通 90 里地，回不去了，就在这儿卖早点，卖包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刚来的时候，这儿都被炸平了，以前是个马场，这前边都是芦苇荡，阳沟街、大马路、和平街这儿都没人了，我们在阳沟街盖了房子住下来。

我 19 岁来浦口，在阳沟街菜场卖早点、卖小包子，有牛肉包，有菜包子。我们来的时候日本人已投降了，日本人枪都交了，出来买东西都用皮鞋、褂子等衣物来换。我在车站卖包子时，火车上满满都是日本人，车站有米，见到抓起来就生吃。火车过轮渡时，有小孩上去拿西瓜皮扔他们，他们也不理。

我曾经在东北当过反动派的兵。为什么要当兵呢？当时没有生意，生活艰苦，没办法才卖壮丁，壮丁的价钱是16担米，到丹阳去领，还被同去的小贩给拐走了，什么也没得到。那时我大约二十五六左右，坐船到山海关。先去葫芦岛训练不到一年，练好了就参加一个名叫“62师”的新六军，是反动派的队伍。他们被打垮了，我们到锦州北大营补充。在锦西作战，我在地堡里。林彪的野战军把我们包围了，在外面的都死了，班长也死了，一排人就剩下我自己。八路军冲上来说：“我们优待俘虏，你是卖壮丁的，是被迫的。”投降以后，果真优待俘虏，三天杀一只猪吃，七天七夜里，飞机很多，不停轰炸。吃好以后，脑子也换过了，离家近的就可以回家了，后来我跟着林彪打天津、北京、济南。我老家是根据地的，过了济南就让我坐火车回老家了。

13. 马江氏、马德才口述

马江氏（母），女，1917年生，属蛇；马德才（儿），男，1936年阳历8月23日，属鼠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东巷57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上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杨荣庆、屈胜飞

马江氏

马江氏

日本人来时我家住江心洲，我小孩（马德才）当时才 3 岁，会走路了。我家里种田，有 12 亩地，种的是自己的田。

日本人来时，杀得人多了，我都见过，现在记不清了。我们家跑反到江北桥岭（音），待了两个月，收麦子的时候回到江心洲。回来的时候，周围房子有的被烧掉了，我家的三间草房还在。日本人后来也不打农民了。

我以前一直住江心洲，现在刚到浦口，是拆迁过来的。

马德才（前）

马德才

我记得当时日本人坐着橡皮船，经常靠边找吃找喝的。家禽都很听话，一听马达响，就跑到芦柴堆里去。后来，日本人都是三五个一块出来，枪口上装着刺刀。

江心洲当时有日军驻扎，长江两边都有日军。堤坝上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坑，像农村的大粪坑，现在叫防空洞，里边有人端着枪。

我五六岁的时候，给地下党当过联络员。

我家穷，是雇农，有一天早上，我父亲从江心洲挑柴火到水西门去卖柴。到了城门口，鬼子二话不说把两捆草挑得满天飞，我父亲也被逮起来了。白天关了一天，晚上怕他们逃跑，剃了十字头。被抓去的还有很多人，日本人让他们晚上扛枪炮子弹到江宁县东山，沿途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搞死。出中华门到江宁，路上全是死尸，我父亲一下歪倒在死尸

堆里，日本人的大靴子从旁边经过，踩着了也不敢吭。天亮了，我父亲回来了，讲给我们听的。当时我 6 岁，日本鬼子快投降了。我父亲回家之后就害病了，没治好，四六年左右去世了，我当时 10 岁。

14. 宋凤英口述

宋凤英，女，1921 年生，属鸡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西巷 4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下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宋凤英

我老家是湖北黄陂，我婆婆家在邓家湾。

我 17 岁出门，坐花轿在路上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四个姑娘在前面跑，鬼子在后面追。到河边，我们把裤子卷起来跑，河水齐腰深，我们手拉手跑到对岸，鬼子穿着大靴子，不敢过河，我们才逃过一劫。我是新娘子，和我丈夫互相不认识，我回不了家，就坐在那儿哭，人家看到了，告诉我丈夫，他就把我带回家了。

15. 苏庭贵口述

苏庭贵，男，83 岁

调查地点：泰山街道浦口市民广场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苏庭贵

日本人在下关用机枪扫射江面，当时我十四五岁。江面上都是国民党的兵，从上海退过来的，从南京到浦口来，在江岸上都是。没有船过来，江里只有三条小船。那时天有点冷，农历九十月份，我系着围巾。我家在小河南，离江边有两里路。这是我站在江边看到的。江面上的尸体没人处理，没人埋，都腐烂了，江水发臭，一发水就把尸体冲走了。

日本人来前，我们家在阳沟街卖鱼。从农村里买鱼过来，再卖。日本人来了，蛮多有钱的人跑反到农村，没钱人跑到山里。当时我家里有三口人，我父亲、哥哥和我。我家那时穷，做小生意混日子，没有跑反。

安定下来后，我们家还是做卖鱼的生意。日本人为难我，压迫我干活，我在码头运粮食、运子弹。日本人吃的粮食是他们自己用船运来的，就卸在码头上，不要我们的粮食。安定后，发放良民证，别在胸前，没有照片，由维持会发放。维持会由当地人组成，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日本人经常杀人、打人，我亲眼看过，不管什么人经过大坝头，日本人开枪就打。我还见过日本人到农村抢东西。

做生意有好几种票，有国民党的票子、维持会的票子，后来一直用日本的票子，也只能用日本的票子。用日本的票子能买到东西。汪精卫的票子称为“储币”。日本人投降时，价格忽高忽低。有洋钱、储币、金元券、日本票子。老百姓最喜欢用美国的票子，因为值钱，用 5 块金元券才能抵一个美国的票子。

解放以后，我在码头出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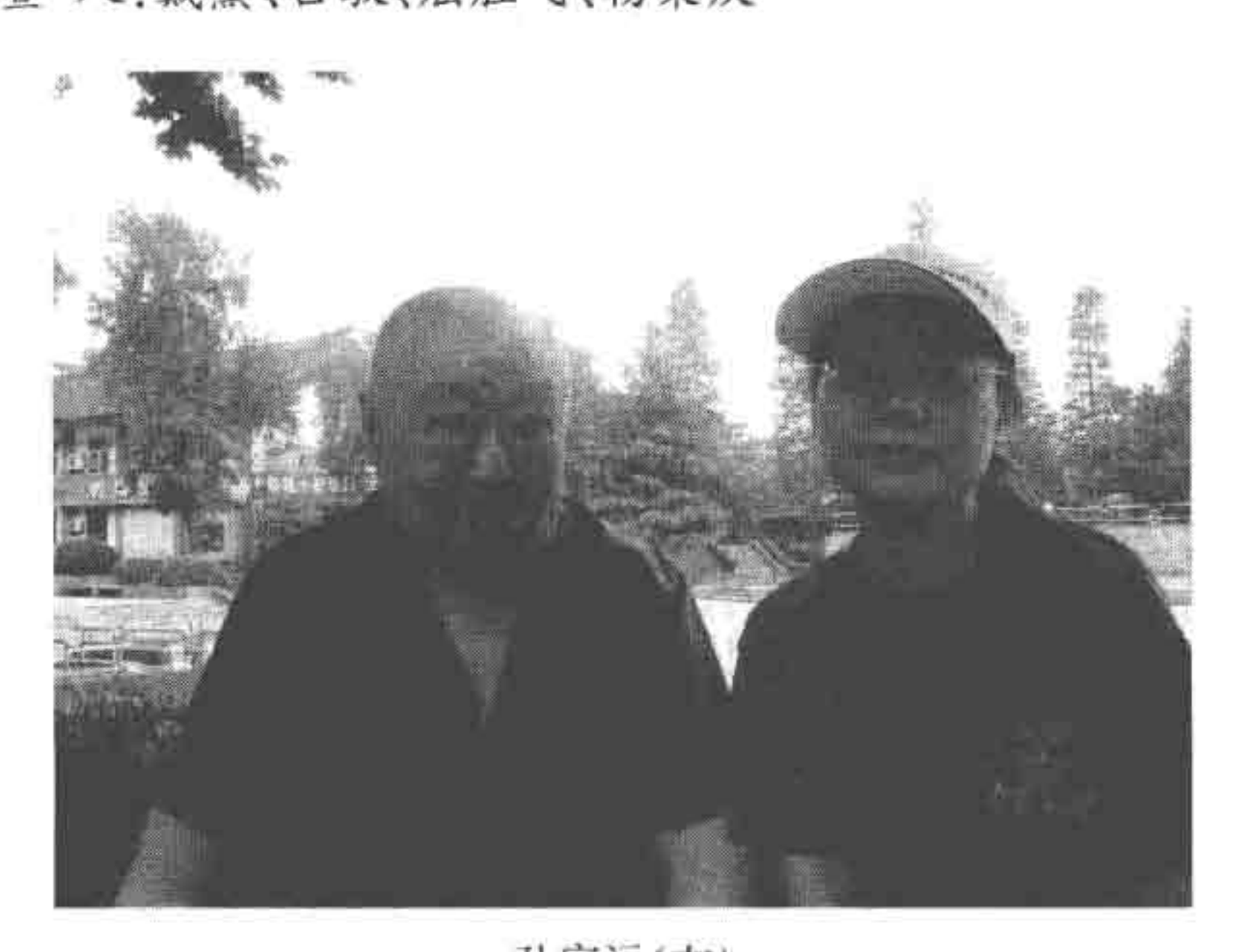
16. 孙家沅口述

孙家沅，男，1923 年生，属猪

调查地点：浦口区浦口市民广场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孙家沅（左）

我叫孙家沅，父亲叫孙立生，母亲彭英，老家是六合张营草堂（音）人。日本鬼子快投降时才过来（浦口），在这儿做生意：摆地摊，卖酱油，来这儿时已 20 多岁了。来的时候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大河和芦苇荡。

在六合老家，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逃难了。回来后，土匪很多，我家有枪防土匪，汉奸就向日本人报告，说我家有枪，通新四军。把我叔叔

孙立松拉到日本宪兵队，关了 42 天，受尽酷刑，被吊起来打，打得不成人样，真是惨无人道啊！

后来我们找翻译说情，连同一起被诬陷拷打的 20 多人才被放回来。枪被没收了。我叔叔属牛，比我大十岁，我当时十六七岁。当时还有四个滁州人也被抓过去。

日本人还强奸妇女，有一个小姑娘，被他们抓住了，姑娘死不同意，就被他们从下身用刺刀把姑娘戳死了。几个老太用芦席把她卷起来埋了。过了三年，需要重新埋，挖出一看尸首还是好好的，跟生人一样，没有腐烂。这是我当时亲眼看到的。这是在六合胡营发生的事情，离我家不远，她的哥哥叫胡文科（音），她的名字我不知道。

日本人杀人的事多了，我记不清了。

在六合，鬼子住在城里，二鬼子（伪军）住碉堡，一般是隔一个地方有一个碉堡。我们在农村，日本人经常下乡，抢鸡抢粮。我们讲良心话，好多都是二鬼子干的，二鬼子一般是城里的无业游民。

有一天早上天没亮，日本人一来就围了庄子搜查，二鬼子见东西就抢。鬼子让我给他们背子弹，在半路上把我放回来了，也没有打我。

当时进城要鞠躬行礼。你要不鞠躬，就打你。城门一般有两三个鬼子，警察有三四个，是中国人。进城要检查良民证，良民证像现在的身份证那么大小，外面用玻璃纸包着，贴照片，用钢印压起来。上面有名字、住址、民族等项，白底黑字，是印刷的。用毛笔填写。一般由乡长办理，拿到区里专门机关发放。有人有关系的话就好办。一般十五六岁以上才能办。

17. 唐寿华口述

唐寿华，男，1930 年生，属马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粮站对面 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我当时住在现在的下关回民桥菜场。大概是 1938 或 1939 年，那时

我七八岁，我们家跑反到瓜洲，待了几个月。跑反前，我家做小生意，有父、母、六个姊妹共八个人。姐姐出嫁，大哥被姨娘带走了。因为我大姐夫在瓜洲，跑反时就过去了，住他们地方。在瓜洲住了两三个月，钱用光了，只好回来了。

唐寿华

回来后，我们乘船到现在的人力加工场，当时是和记洋行的难民所，就在现在的下关宝塔桥。我们看到江边到处都是死人。当时，美孚洋油商与和记洋行的难民所，日本人不骚扰。这两个难民所都在下关。难民所内烧大锅粥给难民吃，不过当时我太小，记不清楚了。我们在难民所待了三四天。难民所像个大仓库。

等稍微平静点，我们再回到回民桥。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房子还在。南京城安静后，我家做小本生意，卖水果。回民桥当时有条河，以前是码头，生意还好。1947 年，我才 17 岁，我到铁路上工作，在南京西站，是经人介绍的。当时有熟人，就可以进去。我在南京西站待过行李房，卖过票。解放后，我调到上海北站，1953 年在上海当过列车员跑广州、跑北京，1958 年要求回南京，后来一直在浦口车站，现在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日本人出来找花姑娘，随便敲门。以后，日本人在下关大马路开酒馆，里面有妓女，都是日本带过来的，专门招待士兵，强奸就少了。日本

人有好有坏。南京大屠杀都是高丽棒子搞的，进南京城的都是高丽棒子①。我见过高丽棒子，有络腮胡子，服装与日军的一样。

回来后，经常看到日本人打人，但被打的人，我都不认识。日本宪兵怕日本警察，一见面就老实，说“そうです”。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就老老实实的，说“はい”“そうです”。

我小时候读过日语，还有语文、数学、历史。小学毕业时是1943或1944年。我小学毕业后，没有考取鼓楼区二中，就上了十二中。在十二中读了两年初中就回来不读了。初中没有学日语，学英文、数学等。现在只会念A、B、C、D了。十二中一开始叫“圣公会”，后改成“道胜中学”，再后是“十二中”。圣公会是基督教办的中学。礼拜天做礼拜，我们也不去。圣诞节时，圣公会藏鸡蛋，让我们去找。现在我不信基督了。

我对汪精卫有印象，当时还以为他是好人，陈公博、周佛海也有印象，当时也以为是好人。陈璧君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我见过她的字。于右任我见过，宋庆龄我也见过。蒋介石与宋美龄过六十岁，在新街口的励志社（现在是工人文化宫）过寿。

18. 堂明珍口述

堂明珍，女，1922年生，属狗

调查地点：菜市中街81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9日星期四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日本鬼子来时，我在泗洪县，这是老头家。我今年85岁，来这儿六十几年了。

日本人用坦克车到我们那儿，飞机扔炸弹。日本人来扫荡，来了走，走了来，来回走动。我们就跑反，一条路，左一拐右一拐的。我们从泗洪跑反到泗县亲戚，我娘家是在泗县。日本鬼子不去泗洪了，我们又回去。

---

① 经初步考证，无资料证明有朝鲜籍日军参与南京大屠杀。但调查中，多位受访者提及“高丽棒子”，有待进一步查证。

日本鬼子又来泗洪了，天天来，不跑就要死了，我们就跑到浦口，公公、婆婆都来了。在浦口有亲戚。那时，老头一个人干活，几个人吃，不够吃。我与老头挑草卖，当时有个大女儿，二三岁，她今年也有 58 岁了。跑反时没有孩子。草用秤称，我们天天买粮食烧饭吃。解放后就好了，老头在运输公司拉板车，拉到 60 岁退休。我在家里带小孩、服侍公公婆婆、做饭、洗洗补补，衣服都是家里手工做的。解放后回过老家，娘家还有人。共产党来南京时，我们躲到农村去了。

堂明珍

日本人来时，我家有老爹、老奶奶（公公、婆婆），家里做小生意，炸馓子、卖挂面。

老家时见过日本人抢东西、杀人。我们院有个老太没跑，日本人用刺刀刺她，但没有戳死。那人我不记得了。那时我 20 多岁。

鬼子不常去泗洪县城，那儿有解放军，就打，他们也害怕。八路来我娘家，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老八路，我们来救人救命的。我们烧饭给他们吃，擀面皮给他们吃。他们穿着灰色的衣裳，绑着腿。

19. 汪振华、陆维英口述

汪振华（夫），男，1927 年生，属兔；陆维英（妻），女，1931 年生，属羊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正街53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下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汪振华

日本人杀人放火，坏事做得多了。

日本人进中国时我才11岁，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乡下。有一次十几个鬼子到了我们庄上，我们大小出门迎接，送老母鸡给他们，日本鬼子吃过喝过才走。我当时小，不知道害怕。日本人比较怪，你要是光明正大地看他，他不管你；如果你偷偷摸摸、探头探脑的样子，他就不饶你。一次，我们庄有一个人想看看日本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伸头被日本人瞧见了，挥手就是一刀，没有死，日本人就追着他跑，不停地挥刀砍，一个空刀没砍着他，一棵碗口粗的树竟然被砍断了。

汪振华、陆维英夫妇

有一次，日本人逮了十一个人，让他们全都跪在圩埂上，要枪毙他们。当时农村有乡长，给日本鬼子不停地磕头，说：太君，太君，他们不是坏人。日本人这才放了他们。如果不是乡长，这十一个人全部都要被枪毙。日本人临走时又带了不少老母鸡回去。

日本人经常来村子里抓鸡吃。有一次让我给他们逮小鸡，农村喂鸡

不容易，我不愿意逮，就把鸡撵跑了。日本人就说：你的坏啦坏啦的。我吓得赶紧逮了几只给他们。他们让我拔鸡毛，鸡还没杀就活生生的地拔毛，我下不了手。手脖子没劲了，不小心跑了一只，日本鬼子就说：你的良心坏啦坏啦了的。我当时十几岁，能跑，又把跑掉的鸡抓了回来。

当时在河口的地方有船，要是被日本大部队逮着了，日本人就让他们搭浮桥，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

陆维英

我老家是宿迁的，日本人来时我七八岁。我家住在江边圩埂子上，一天有接新娘的轿子从圩埂子上过，结果日本鬼子来了，抬嫁妆的、抬轿子的都跑了，新娘在轿子里没跑掉，被鬼子逮住了。挑开轿帘，日本鬼子花姑娘、花姑娘的乱叫，要对新娘非礼，姑娘不从，被鬼子用刺刀从下身顺腿往上用刺刀一挑，新娘被剖成了两半。

以前的规矩是不打送信的，不管是新四军还是国民党。一天，有个送信的，在圩埂上骑着自行车，日本鬼子看见了让他站住，他吓得不敢停下来，日本鬼子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还把他的嘴割了。

日本鬼子特别坏，我们家住在江边圩埂上，日本人的汽艇一来，我们就跑，他们找不到人就在我们的面里拉屎。日本没投降时经常这样做。

20. 向荣口述

向荣，男，1926 年生，属虎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 37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上午

调 查 人：杨荣庆、戴黛、吕敏、屈胜飞

我老家在扬州临泽。当时，我父母带着我在江浦瓜埠做生意，卖竹篾子做的鱼卡，一年里，冬天在外面，春天才回家。我家里只有老太在家。有一次，我们还在外面的时候，日本人到我们村，我们村的人都跑到芦柴荡里去了。鬼子把村里的房子都烧了，我家的三家房子和两间厢房也都被烧了，我们回去之后只好重建房子。

向荣

后来，我父母生病去世了，我跟着我岳父来到浦口，在饭馆里帮工。那时大约是1940年。我在的饭馆小，日本人不去我们那儿吃饭。铁路边的红房子那儿(大马路附近)，有日本人的大使馆。日本人从东北运兵在浦口铁路下车，再上船到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去打仗，这里就是个中转站。当时便衣(汉奸)很多，横行霸道，配有盒子枪，打死人也不要紧。有一次，一个汉奸喝醉了酒，枪走火了，差点打中我岳父。老百姓进去日本大使馆后就出不来，听说里面有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刑罚。大使馆的日本宪兵管着日本士兵。当时汪精卫是伪主席，听说是日本人把他治死的。

有一件事情是我听说的。当时，日本人的一辆列车停在这附近的调车房，发现一些子弹被偷走了，就找便衣(汉奸)。日本人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应该知道的。便衣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便衣因为这件事被日本人弄死了。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大概是冬天发生的事情。

那时，日本人那里还有“爱路区”，是保护铁路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有人在站岗。

21. 徐克庭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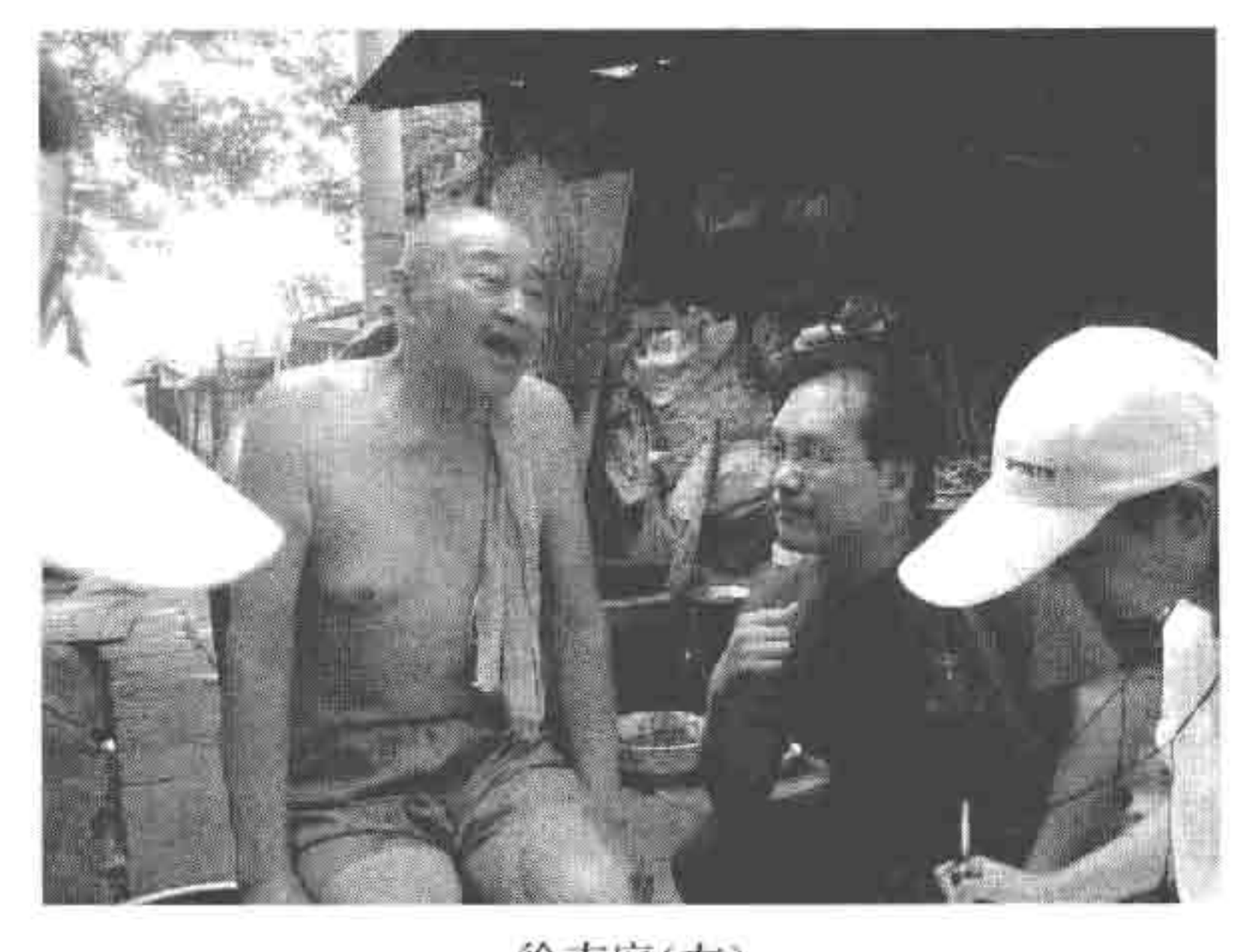
徐克庭，男，1928年生，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胜利巷1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我是此地出生的，以前住医院（手指前方）。

日本人还没过来，就开始扔炸弹。他们扔在前边巷子里的一个学校里，是小学。夜晚扔的，面对面看不见人。当时炸死一个人。但我没见过。那时我小，十到十一岁。我不认识他。我家第二天就回老家了，去了安徽萧县，投降之后再过来，在老家待了八年。

鬼子来之前，我家做生意，我父亲卖猪头肉，生意还可以。当时一天拉五六十次警报，白天拉，夜晚也拉。听到警报后，人都不敢走，躲到河那边（手指后方）的芦苇里，直到解除警报才回来。河里原来有小船，划着船过去。警报拉得瘆人，就像消防队救火的声音差不多。一听见，头皮都麻。鬼子炸浦口时，我家有父母、哥哥、两个妹妹、三个弟弟。



徐克庭（左）

刚到老家，日本人就过来了。我们自己的房子都被烧了，就租别人房子住，都是熟人，本村人，给人家几个钱，一块钱大头。盖吧，哪有材料，干脆在集镇上做生意，开饭馆。集镇叫李石林。生意好不好，维持生活还是凑合的。家里的房子都是草房。

我们回到老家八年，一天到晚跑反。日本人据点离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三里路。日本人老来，高兴的话，白天来，不高兴的话，夜晚来。我们那儿有瞭望哨，一有动静就敲锣，大伙知道日本人来了，就赶快跑，躲在庄稼地里。那里没有警报。

鬼子来村里，一要鸡子，二要鸡蛋，第三要酒，然后还有强奸妇女。有些女孩子长得漂亮，就在脸上抹上灰。日本人不通人性啊！他们也抢粮食，不付钱。我们都跑了，有些没有跑掉在家的，日本人说话不懂，就拿鸡蛋、鸡子给他。

我哥哥参加地方杂牌军，跟日本人干。因为汉奸通风报信，我哥哥作战死了。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有一个姓张的，是个老头，岁数大，病在床上不能起，日本人提起刺刀就把老头刺死了。他是我们村的，我回来之后亲眼看到尸体。那时我十一二岁。

路上走路的人，日本人就拿他们当靶子打，都打死了。日本人心多狠哪！这是靠我们村的。我当时跑不及，不敢躲，一躲就被当作毛猴子（就是指共产党的队伍）。

我差点被日本人杀掉。日本人给我一个琉璃瓶子，叫我去弄酒。我也不懂他讲什么，只能指手画脚。他就把刺刀抽出来。多亏村长赶到，村长就带他到酒店里，给他灌满一瓶，还带上两只老母鸡。当时是一个鬼子，手里带着小钢炮，老百姓当时吓破胆了，没有反抗力量。他带的刺刀是日本士兵带的那种，不是军官佩戴的军刀。这是我到家后过两年发生的。

汉奸队，就是维持会，跟我们讲："你们千万不要搞枪，搞枪的话就要你们命。"维持会都是中国人，给我们讲这些话，我们赶快拿鸡蛋、肉给他吃。

全家（哥哥不在了）一块来浦口后，我在码头上当装卸工。那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共产党打南京时，我就在此地。国民党二十八军把人都撵走了。没得吃，没得喝，我们给国民党军队的炊事员一块钱，他给我们饭锅巴，可以凑合一天。

共产党渡江时，有老百姓帮忙过河，几个人扛木筏子过去，我们也给他们帮忙。那时还不知是共产党，等一来到跟我们一讲话，都是山东人，他们穿着黄色的粗布衣服。我们拿水瓶开水给他们喝。他们讲，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写了几个字——“华支”。

解放后，我还在码头上工作，一直到退休。

22. 张克清口述

张克清，男，1917 年生，属蛇

调查地点：泰山街道浦口市民广场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张克清

我老家在安徽灵璧县双沟（音），小时跟母亲要饭出来到浦口，那时我十几岁。父亲平常卖煎饼等，码头有货就在码头干活。当时我家有父、母、两个弟弟和我，共 5 口人。

日本人还没来南京之前，我去中山陵干临时工。日本人撂炸弹，用飞机炸，一俯冲栽头，就撂炸弹。那次我的嘴唇受伤了，用药水抹了一下伤口，是公家提供的药。在中山陵的临时工是帮国民党开的公家厂送东

西，哪地方打电话要什么，就送去什么。那厂生产桃、梨、西瓜，就是跟现在的农场一样。轰炸时天不冷不热，大概为秋天。临时工的工钱是一个月一块钱，顶多干了一年，工作是中山陵园有熟人介绍的，那儿管吃管住。受伤后回浦口，接着就跑反到江浦了。当时轰炸很多，一拉警报，就证明鬼子要来，大家就躲。那时还在造防空洞。紫金山，还有下关狮子山都是空的。紫金山上都是军队，狮子山上有老百姓。

日本人来时，我家住小河西街。每个人见了鬼子都跑，我们跑反到江浦县老山，日本人不敢进山。我们在老山别人家住了年把，住宿不要钱，那时在乌江砍柴火卖，换钱买粮食过日子。

从老山回来后，我在码头抬煤炭、扛包，肩膀被压肿了。当时没办法，要吃饭的。工钱只够吃的。抬不好煤炭，日本人就打人，用枪打，用刺刀刺。日本人打过我一回，因为煤炭倒错了。我被打之后就跟父母一起回安徽老家了，日本投降后才回来。

鬼子来之前用洋钱。日本人来之后，国民党的票子、日本人的票子，都用。汪精卫时印纸币，不值钱。有孙中山像的那个银元值钱。

我见过蒋介石。

23. 张少泉、崔学桂口述

张少泉（夫），男，1911 年生；崔学桂（妻），女，1912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 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张少泉

我 18 岁结的婚。25 岁的时候，在浦口，国民党消防队扔炸弹。那时长江是轮渡，没有桥。日本人在下关把人绑起来放在河里，拿枪扫。日本人来，我跑反，跑到海州县。过了 5 年，又回来浦口，住在南门纱厂。那时我 30 岁。码头街有个姓李的人，开火车，现在七八十岁，跑反，躲在地窖。解放后，我在砖瓦厂工作，用来造南京长江大桥。

张少泉、崔学桂夫妇

崔学桂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已经结婚了。我 13 岁到他家(张少泉)做童养媳妇,18 岁结婚。我们在大马路开米店。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才 7 岁,现在都 72 岁了。日本人逮到女人就奸淫,之后就杀掉,我们家的米都被日本人抢光了,米店也被扒了,我们就跑反跑到海州,什么东西都没带,只带了几个零钱。那时候还有洋钱,银的,上面有人头。

24.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1927 年生,属虎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巷子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调 查 人:屈胜飞、吕敏、戴黛、杨荣庆

我家住乌衣(属安徽滁县管)。日本人来时,我 10 岁,剃光头,穿男孩衣服。有一次我看到日本人在农村的西瓜棚子里,把一个小女孩糟蹋过之后,从下到上挑死了。我当时躲在地里,不敢动。我最恨鬼子了。他们一来,我们就跑。有一次我妈没跑,钻到稻田里趴着才躲过去。农

村有床。那头有人站岗。日本人糟蹋过之后想叫你死就死。

张秀英

我们跑反时跑到合肥肥东，没有遭过难，安民之后就回到东葛（属江苏）青山大队。日本人说我们中国人有毒，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在东葛有一次日本人抓住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没牙，日本人强迫老太太舔日兵的阳物。这是我在东葛亲眼看到的。

25. 张怡陵口述

张怡陵，男，1931 年生，属羊

调查地点：浦口区和平街 46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吕敏、杨荣庆、戴黛、屈胜飞

日本人来南京之前，我家在南京中华门外板桥。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就回山东老家了。父亲以前在实业银行做炊事员，安民之后来到浦口，在铁路上修路。我在南京内桥出生。我老家是山东滕州，跑反时在那儿待了一两年。之后才来浦口。

我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日本人有好也有坏的。高丽棒子最坏。他们和日本人穿的衣服基本都一样，一般用日语讲话，通常是络腮胡子。我

张怡陵(中)

当时9岁或10岁左右,在矿上办的医院里扫地、倒垃圾、擦药瓶子,一月30斤碎米,还有黑豆,真正的日本人不坏。一个叫××的日本女人在医院当家,什么都听她的。小时候,日本人的车子一来,我们问他要喝过的汽水瓶子,他也会给我们。高丽棒子最坏,是第一批进中国的,中国人一见他们就跑,酒一喝了什么事都来了。日本人投降时我十三四岁。

26. 张英荣口述

张英荣,男,1932年生

调查地点:宁港街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6日,星期一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我老家在津浦铁路旁,当时归江浦县。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跑反到安徽巢县。我是1944年冬来南京,到的是秦淮区,当时叫南京市三区。我当时是当徒工,做厨子。日本人投降后我就不干厨子,转行了。

南京市中医院原来是国民党市政府。以前,金陵路上有邮局,一仁

巷有储备银行，瞻园旁边有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投降后，变成“中国宪兵司令部”。

张英荣(中)

那时，日本人没什么凶相了。他们买东西拿钞票买，有储备银行的、南京银行的、四川银行的。他们一般一个班出来，带着枪、狗。1945年投降前，他们把枪支交叉放在地上。只要到三岔路口就蹲下来看地图。

当时的大姑娘、小媳妇穿老太婆衣服，用锅灰涂在脸上。

我听人说，老家那儿烧小瓦房，日本人是用硫磺弹打到屋顶上。时间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

我有一个同事，名字叫查富奎。他的膀子被日本人打残废了。就是在1937年进城那时。后来被老百姓收养。你们去秦淮区的双塘派出所可以找到他。

1937年时，城里的房子被烧的不多。

日本投降后，一个通知下来，日本人在铁路边，用石头砸他头上，也不理。我们在街上玩时，围着日本人，他走不掉，他把包拿开来，把糖果拿出来，往后扔，我们一追就逃了。

27. 张元海口述

张元海，男，1921 年生，属鸡

调查地点：浦口区浦中路 2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号

调 查 人：吕敏、戴黛、屈胜飞、杨荣庆

张元海（左）

日本人刚到临淮关（现在属安徽凤阳），离街上有五六里路，有两家人在草房子里避着，是徐广明娘俩和李鸿友一家。晚上去了十几个（日本人），骑着马。徐广明他跑了，趴在农村圩沟子里面。日本人本来不知道徐广明躲在圩沟子里面，李鸿友对日本人说：我们这儿有五个人，还有一个在圩沟子里。他就喊：出来吧，他们不怎么我们（意思是不会伤害我们）。谁知徐广明一出来就被攮（方言，“刺”的意思）死了。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名叫“大船子”（音），他是李鸿友的儿子，日本人让他跪倒，一下子砍掉了他的头，一开始没流血，过了一会儿，血就喷出来了。李鸿友也被攮（方言，“刺”的意思）倒了。还剩两个老太和一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李鸿友的老婆，还有一个是徐广明的母亲，小孩叫三元子。这些我们是听李鸿友的老婆说的。我们和他们是邻居。我们在日本人来的时候跑到了淮河北。

还有一个叫赵贵友，我们解放后在一起干活，都在港务局二区。我听他说，以前在南京老虎山江边这儿，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两千人，被日本人用

机枪围起来。日本人呜噜呜噜在讲，讲的什么人们也听不懂。就见日本人一摆旗子，机枪扫射。赵贵友身上溅上血，倒在地上装死，日本人检查时用脚踢，他忍住没动，逃过去了。他后来退休后在东门，因为拉肚子死了。他说这些事情是在日本人刚到南京时发生的，那时日本人的船在江上来来去去。

我是1953年调到南京的，日本人到临淮关时我们跑到淮河北去了，回来后看到房子都被捣个洞，日本人不走路偏要在房子上捣洞，从洞里面穿过。我们回来时日本人住在hong bu(一个地名)，走过他们住的地方要敬礼(摘帽子点头之类的)，不敬就要打嘴巴子。这个时候我19岁，她(张的妻子，1926年生，属虎，名沈龙华)1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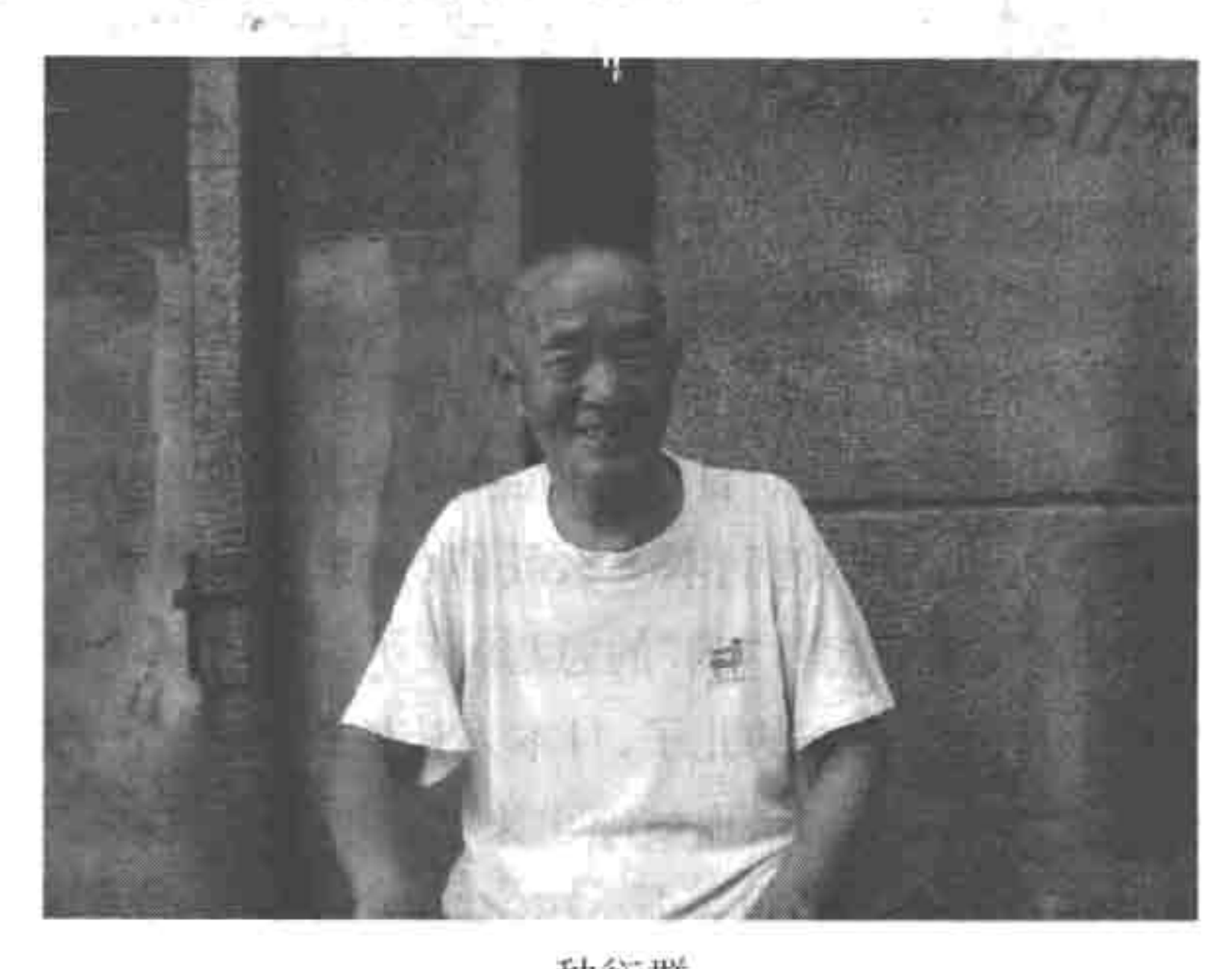
28. 种衍群口述

种衍群，男，1931年生，76岁，属羊

调查地点：浦口区河西街178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30日下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杨荣庆、屈胜飞



种衍群

日本鬼子进中国的时候我9岁①，我是出生在南京下关，我家住下关

① 口述人原表述如此，应为6岁。

宝善街。当时我家有六口人，有父亲、母亲、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我有五个叔叔，我父亲是老大。

日本人来之后，我们全家就跑反到山东老家，大约一年半之后，又从山东回到下关宝善街。我父亲先回来打探消息。他从山东挑担子，一路走回来。在过江的时候，站岗的日本人拿着刺刀吓唬我父亲，我父亲只好又回到东门，隔了一夜才过江。我父亲被日本人吓出病来了，后来他回到山东，不到个把月就去世了，那时我大约 10 岁。

我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着我们从山东回到下关宝善街。我们家从宝善街搬到小河南（浦口），又搬到河西街，一直住到现在。父亲去世后，家里只能依靠哥哥讨生活。哥哥起先在下关唐山路那边的日本人开的洋灰厂做工，后来又到浦口码头扛煤炭，扛大包。我跟着哥哥过活。

日本人在此地时，这儿附近一到晚上就没人，这边比较荒，没有城墙。日本人晚上巡逻，一般都是三到四个人。巡逻的时候逮着人就打。我们晚上一般不敢出来，老远看着他过来就把门关上了。我当时年纪小，家里又穷，只好在码头上拾破烂，拾煤炭。港务局那边有日本人站岗，我们要偷着跑进出，捡一些烧过的煤炭，也叫“二炭”。一次能捡一小包，出来的时候看日本人不在了，才偷着跑出来。小孩捡煤炭被逮着了也不要紧，但不能捡他们没烧过的炭，否则会被杀掉。一小包煤炭能卖上几毛钱。一般使用日本票子，不用其他票子。

我见过日本人杀人。有一次，鬼子的枪炮子弹在蚌埠那儿被偷了，到浦口的时候才发现。日本人怀疑是浦口的人偷的，好多人被抓了。用一大瓶辣椒水从鼻子灌进去，灌满之后用杠子在肚子上来回压。有的人熬不住，只好胡乱说，这儿附近有乱坟堆，他就说把军火埋在乱坟堆里了。日本人到乱坟堆挖，结果没有找着，当时就把人打死了。日本人那次打死好多人。那时我有十一二岁。

日本人也有好的，他们喜欢小孩。有的日本兵出来巡逻的时候，也会买些小玩意给小孩玩。我见过，但他们没有给过我。

我叔叔和哥哥当时都在码头上干活，干一天给一天的钱，工钱只够买二斤绿豆面条，还不是白面面条。当时码头上有两个帮派。一个是侉帮，也就是山东帮，一般由山东人组成；另一个是湖北帮，由湖北人组成。

山东帮一般在码头上抬煤炭，湖北帮在码头扛大包。两个帮一般互不干涉，但有时也打架，争码头，也就是争饭碗。打架时，山东帮使用杠子、铁锹，湖北帮使用扛包的手钩，所以湖北帮一般打不过山东帮。湖北帮有“十大班”，不是湖北人也可以参加湖北帮。

国民党统治南京时的票子叫“关金”，就是现在的“美金”。

国民党炸日本人时，我们在后面挖了防空洞。轰炸一般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一来就是半个月。我们晚上袜子、鞋子都不脱，一听警报，撒腿就跑。

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我 17 岁左右，当时我还没什么工作。解放军过江时，下关电厂有地下党，从对岸过来一个火轮子，把解放军接过去了。在南京这边没有直接打，主要在徐州打的。我们一开始听说共产党实行共产共妻，见了八路军（解放军）有些害怕，后来就不怕了。

解放后，我 1950 年参加工作，在南京化工厂（现在的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工作，现在退休了。我现在有五个孩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29. 周红梅口述

周红梅，女，1920 年生，属猴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胜利巷 3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上午

调 查 人：杨荣庆、戴黛、吕敏、屈胜飞

周红梅

我是解放后才来浦口的，我老家在徐州砀山（现属安徽省）周寨。周寨离丰县三十五里，离砀山县城三十里，位于两地的中间。日本鬼子在我们那儿杀了不少人。我们寨子前边有一个庄子，属于徐州丰县，庄子里有一户姓唐的有钱人家，家中有十辆大车。鬼子在唐家杀了三十七口人，那是四月里杀的，当时麦子还没割。日本鬼子走过之后，过了很多天，尸首还没有腐烂。大家都说日本鬼子的刀奇怪，杀人都不坏尸首。那个时候我大约十二三岁，还没出嫁。

日本鬼子连牲口都糟蹋。我们庄上有两个人被他们害了。当时日本鬼子住在砀山城里，他们一出来，附近的村庄都互相报信，大家都跑了。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她藏在巷子里一间推磨的屋里，被日本人找着了，她被轮奸致死。还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留在家里没有跑，也被强奸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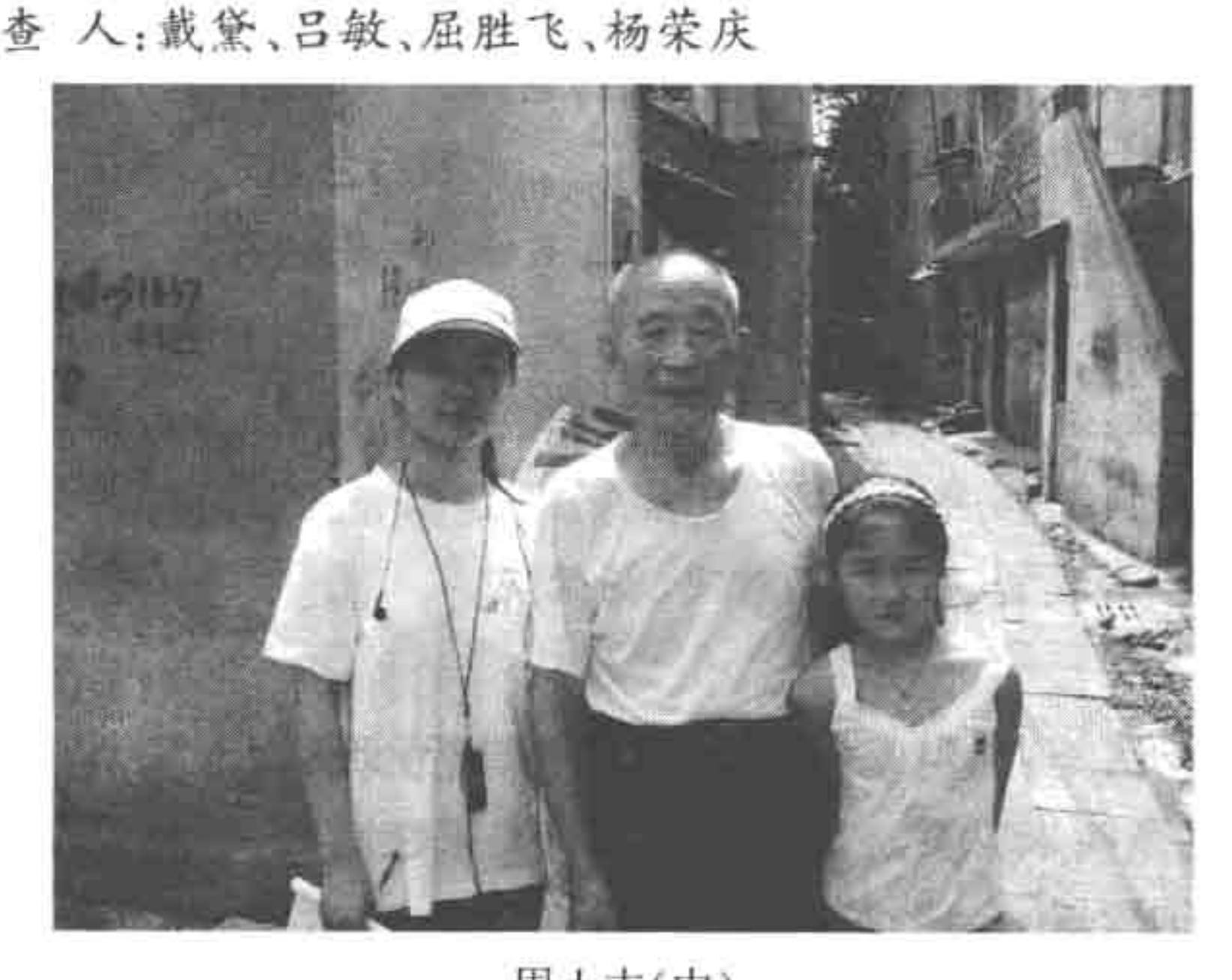
30. 周士志口述

周士志，男，1927 年生，属兔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西巷 4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周士志（中）

我老家是江苏泗阳郭集乡郭庙县。大概1938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日本人来到我们村，那时人都跑了，有一个瘸子，姓王，他因为腿瘸没有跑，结果日本人用带刺刀的枪挑他，把他挑得一块一块的，挑死了。那时，老百姓死个人，连鸡都不如。

日本人从东北过来，都是南朝鲜高丽棒子，日本人很少。他们与日本人区别不大，都称为日本人。

汉奸、二鬼子下农村，赶猪牵牛，见什么捞什么。过去有大刀会、小刀会。小刀会也是个反动组织，小刀会练的时候总会把纸吞下去。中国汉奸一个队（现在叫连）过去，小刀会把他打死几个，日本人就把我们村几十里路都烧光了，见一个杀一个。小刀会有次要和日本鬼子打，那天正好刮风，有沙，睁不开眼。小刀会联系不上，都跑了。老百姓倒霉了，大家都跑到河的另岸去了。小刀会没有枪，都是大刀、红缨枪。

一九四几年，那时我十八九岁，我们县城电线杆上每天都有人头，说逮到土八路了，其实都是老百姓。

日本鬼子住在县城。有一天，一个日本鬼子下乡抢东西，不带钱，跑十几里路赶猪赶羊。老百姓呆啊，老实，不敢动，大家都怕遭殃。

我在老家种地，十八九岁时种地，种地主的地。老板出种子，收成四六分。

我是1949年来浦口，在船上，跑到退休。

31. 朱长彬口述

朱长彬，男，1926年生，属兔

调查地点：浦口区码头街30号老区委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7日下午

调 查 人：戴黛、吕敏、屈胜飞、杨荣庆

我今年81岁，浦口人，日本人来时家里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我父亲叫朱家页。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浦口，就是现在的商场所在地（码头街附近）。那时这附近都是芦苇荡，日本人的飞机“呜、呜、呜”飞过来撂炸弹，警报一响我们就坐小船到芦苇荡里去了。日本人在这边

朱长彬

杀人放火，我们一家跑反到六合长芦。日本人到过六合新集。有一个叫郑则昭（音）的人，他是新四军，跟日本人对着干。长芦那儿有个庙，有一次遇上日本人，他们用机枪扫射，我们躲到坟堆里才躲过去。

在六合呆了几年，“和平”的时候才回到浦口。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是做生意的，卖猪肉，回来后还是做生意，自家杀自家卖。回来之后没和日本人打交道，看他来了，都躲着他让着他。

32. 丁道发、徐月兰口述

丁道发，男，73 岁，属狗；徐月兰，1936 年生，71 岁，属猪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北站社区大马路北楼 307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丁道发

我父亲是湖北人，据我祖母讲，是在湖北黄陂县的丁家湾，我祖母排行老七，人们都称她为七婆。当时家里穷嘛，为了用牛耕地，就和六婆吵了起来，结果把六婆给打死了。怎么办呢？我爷爷就带着我父亲他们离开湖北，走了四个月来到南京。具体是哪一年过来的就不知道了，我只

丁道发

是听我父亲说他是八岁到南京的。

当时的浦口是非常繁荣的，津浦铁路从天津一直到这边，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火车站，蒋介石、毛泽东和美国总统都来过的。浦口车站养活了多少人呀！这是一个交通要道，火车每天来往都很频繁，现在这个大马路还是原来的宽度，没有动，但路中间的电线杆没有了。原来路面是用鹅卵石铺的。街上最多的是饭馆、旅店。现在的大马路这一片在当时是非常繁华的，是中心地带呀！

当时的码头也很出名的。大家为了混口饭吃，相互斗争呀！有两个大的帮派，一个是湖北帮，全都是湖北人，没有外人呀，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帮里面。一个是三江帮，主要就是连云港、灌云、灌南还有盐城等地的人。这两大帮派就经过斗争，谈判，达成协议，把码头分成十个班，第 1 到第 5 班是三江帮的人，第 6 到第 10 个班是湖北帮。这两个帮就联合起来，合称十大班，十大班内部很团结，一致对付外来的帮派。

曾经有个山东帮，在现在的港务处那边，就是 13 号码头。也开始搞运输，领头人叫金贵财，是山东人，带着一帮人就在 13 号码头落了脚。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从山东那边弄了一大批山东大汉过来，他

们都是会武术的。在浦口、浦镇(那个时候叫两浦地区)到处摆场子。有一天,战斗开始了,金贵财就带着人到码头(就是现在港务局那边),在来之前金贵财就在码头买了 20 口棺材。但是这十大班在码头相当团结,讲义气,后来才听说在里面还有地下党。他们事先有了准备,最后打赢了。山东那边来的人都是教头、教士呀,不是一场就能打赢的。湖北帮是最有战斗力的,当时湖北帮的小脚老太婆也上去了,她们怎么打呢?就烧开水往那些人上浇。死了不少人呀!那也是没的办法呀,大家都要吃饭呀!解放后,金贵财第一个就被枪毙了。

外地人是不能进入到这个班里的。外地人要干活怎么办呢?可以买一个名额,叫"打替班"。就是原来做工的人假如今天不能上班的,就可以让外地人代班,每天拿的工资三七分,外地人拿七,他拿三。这不是随便就能顶替的,要发一个袖章的,才能上班。当时每天工作结束后就发工资。

这十大班主要就是干体力活,民船过来不是要上货、下货吗?就由他们干这些活,也包括铁路上的货运。解放后,这十大班就不存在了,全部合并为装卸公司了。

我记得是 1943 年吧,当时我 8 岁,和一些小朋友在一起在江边捡柴禾。4 个小男孩,2 个小女孩,在江边看到日本人住的地方有许多啤酒瓶(老伴补充:当时还没有啤酒,估计是汽水瓶吧),在边上还有许多木材堆在一起,我们就过去抽柴禾,一下子把瓶子给弄翻了,声音很大。日本人过来了,把我们都逮住了,带到四号仓库,叫我们跪在地上,一人被他们踢了两三脚。后来又拿出六个草包,说"小孩死啦死啦的!"要把我们扔到江里。

当时有个翻译叫张事公,原来以为他是中国人,后来我哥哥到台湾后,碰到他,才晓得他原来是朝鲜人。他日语讲得很好,人长得很漂亮,娶了一个老婆,就是我们浦口本地人。住在这个东三巷,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我们的家长就向他求情,磕头作揖的。他就跟日本人说了,一直到 9 点钟才把我们放了。

在我读书的时候,跟日本人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我是在育才小学上学的,里面有日本小朋友,我们开运动会时,中国小朋友和日本小朋友腿绑在一起,参加竞走比赛,还是很友好的,也没有什么嘛。当然,日本

统治者是不好的。这个学校校长叫廖师赣，胡子留得很长的，一家人都是搞教育的。他信天主教，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他就带着我们做礼拜。解放前去了美国。

4 月 23 日浦口解放，4 月 24 日南京解放。但在打徐州的时候，通讯就中断了。我怎么知道呢？我母亲有个干儿子，叫罗志明，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奶水吃，就是吃我母亲的奶水长大的。他个子高，戴了个红帽子，在车站搬运货物。据讲，有一次他搬一箱荷兰人的西药进车厢，他人不是高嘛，把药箱扛在肩膀上，一下子撞到车顶上，把西药给打碎了，犯事了，就跑了。到台湾后在中国石油公司当管理，后来回家结婚，当时是 1947 年，我哥哥在下关的道胜中学念高中，正好放暑假，他就跟我哥哥说，台湾四季如春，就把我哥哥带了过去。结果淮海战役后，通信就中断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来。后来我哥哥到台湾大学念中文系，又在《中央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口才好，字也写得好，人又比较聪明。但干了几年，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受气！人际关系比较复杂，那边也跟我们这边一样，要调查你的身世。后来又当了宪兵，宪兵不是一般的兵呀，是特殊兵，素质要求比较高。

刚刚解放时，我刚好上初二，在大仁中学，就是现在的白下路邀贵井 2 号。当时放暑假，就坐车到安徽蚌埠去。当时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我就报名参加了治淮干校，考上了，又到滁县专区参加复试，被录取了，半年后就毕业了。学校的校长姓马，书记叫陈雷，又叫陈雨田，后来他就是中国驻澳大利亚全权大使。

1953 年毛主席提出“精兵简政”，我当时有个弟弟还小，我哥哥又在台湾，我父母就希望有个孩子在身边照应照应，这么多年下来，他们认为江山坐不稳呀。我呢，就响应号召，回来了。1955 年我又考入南京机床厂，它前身是国民党时期的拖拉机厂，当时叫“花瓶厂”，说明它漂亮呀！里面的机器全是进口的。这个厂生产的机器主要是仿苏的，曾经出口到 30 多个国家。我在里面工作了五年，1959 年 9 月 14 日，我添了个大孩子。当时我已经是南京市篮球协会委员，国家一级裁判，南京市一些重要的比赛都要我去。我有两次机会到北京去，就因为政审没通过，我的

材料上有这么一句："此人海外关系不明"，就把我给退回来了。

当时北京有个高级无线电校，我也考上了。我都准备好了一个木头箱子，结果早上 8 点钟，派出所通知我，你不要去了。我也不问为什么了，肯定是海外关系吧！

我的父亲解放后就进入到装卸公司了，后来这个公司又并给了长江航运港务局。后来我才知道，国家规定，从长江到江边 50 到 80 公尺范围归长江航运港务局，之外就归铁路管。这个长江航运港务局所在地在武汉。

1959 年我负责南京市重点工矿企业篮球赛，都是像南钢那样的大企业，我父亲所在的港务局也参加篮球赛了。那个时候打篮球都是靠技术呀，港务局都是大老粗，成绩太差。港务局的领导都认识我，就对我说，你到我们港务局来吧。我就开玩笑说了一句："好呀，你们要是有能力就把我调过去好了！"结果呀，他们通过南京市第二公交（负责水上交通的）请南京市政府向南京机床厂发了调令。当时的主任姓马，就找我呀，说你要调离我们单位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呀？我说我还不知道呢！一句玩笑话就把我的工作给调动了。后来这个马主任做了南京市市长。

虽然调到了一个新单位，但我们政治上受到了冲击，入党也不行。我们党的政策是给予重用，不得提干。对有海外关系的、历史问题不清的人的材料不是放在单位的劳资科，而是放在公安局，有专人负责管理。

后来又要把我调到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就是新街口那边的南京市总工会。那个楼是蒋介石过 60 岁生日时建的，叫介寿堂。解放后就改成南京市工人文化宫。我跟这边领导比较熟悉，就没过去。

改革开放后变化很大，以前的很多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浮夸风。我大孩子验上飞行员了，政审没通过，我二孩子验上了潜水员了，也是政审没通过，后来我三孩子验上了海军航空兵，我就牢骚满腹了。过来调查的时候，居委会就说了，父母是父母的事，跟孩子没有关系。这才通过。思想上没有负担了。从内心上讲我很热爱我们党，是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开放以后，腐败让人痛心，但党是好的。我们感到语言自由了。

那以前怎么办呢？就是工作要踏实。我记得全国总工会搞了个

"千台时运动",就是一台机床一个月要运行 1 000 小时,我是江苏省南京地区第一个突破记录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许家屯(后来调到香港,又到美国,去年才死),他作报告时专门提到我的名字。《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是头版头条呀!但新华社记者下来要采访我个人时,就全推掉了。厂里人就说这个人海外关系不明,不能采访。我们搞好了,是无产阶级家庭培养的,搞不好,就是混进无产阶级队伍。落实政策后,就好多了。我哥哥是台湾开放探亲后就回来了,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家正在搬迁,我哥哥看了很寒心。临走的时候,量了我的腰围,给我寄过来两条裤子。我现在还保存着,做纪念吧!我哥哥的孙子叫丁志城,是台湾地区羽毛球单打冠军,也是东亚地区羽毛球冠军,我的大孙子上个月刚过 20 岁生日,刚从江苏(篮球)四队调到二队,在南体上大二,过生日的时候,在大桥饭店风光了一把,南体的院长和书记都过来的。

徐月兰

徐月兰

我们这个地方解放前叫丰余里,原来都是草房子。日本人住在车站、码头、小河南这一带。我们这个院子里有个人叫窦有志,个子相当高,做临时工,家里孩子特别多,是从外地逃到这边的。当时扛包的穿的

是“搭肩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作服，当时不是盐包从船上运下来嘛，有的盐包就会破了，当时的盐是盒子盐，就漏到地上了。他舍不得，就用草帽捡了一帽头，藏在搭肩布里，日本人看见了，就用两个草包把他扎起来，他人高呀，再用草绳把他捆起来，当时江边有个浮桥，日本人就把他吊在那里，一会儿把他吊得高高的，一会儿又把他落下，上上下下地戏弄他。那个绳子很细，后来就断了，窦有志就掉到江里死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可惨了！大人、小孩都在欢呼“投降了”、“投降了”！大人、小孩都用石头砸他们，日本兵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敢动。

我们家就和日本兵住的地方一墙之隔，老人们回忆说，日本兵残忍呀！他只要漂亮的兵，要是脸上有麻子，缺胳膊少腿的，就活活烧死了。日本兵惨叫呀！

造纸厂、小河西那一片人，都是老侉子，都是解放前后过来的，都是北方人。

和平街那一带，主要是淮安人。小河南那边，主要就是苏北人，侉子也比较多，码头街那边湖北人比较多。

在车站那边，天津人比较多，因为过去火车头大多停在那个地方，司机一下火车就能回家。以前这边不是津浦铁路吗，司机大部分是北方人，就逐渐就把自己的家属带了过来。

33. 窦有刚口述

窦有刚，男，1914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夹河新村 13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山东滕县，家里无田无土，没办法生活，才逃荒过来的。4 岁我父亲就不在了，母亲跟了别人，我大爷，就是我奶奶的大儿子，25 岁来就来南京了，他给英国人磨洋工，挖土，夯铁路路基。当时还没有铁路，只有一个 5 号码头，这个码头从前是归津浦铁路管的，仓库现在还在，现在只剩下 9、10、11、12 四个仓库了，当时仓库里都是放粮食和杂

货。我 8 岁时和奶奶一起来这里，我大爷没有儿子，我就跟他一起过了。当时奉军反动派、孙传芳、张宗昌、蔡廷锴用招商局的船把兵运到武汉打共产党，谁知道过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变卦了，把兵直接运到北方去了。

我 12 岁那年腊月快过年了，雪下得很大门都开不了了。当时码头大小工什么都干，也抬煤炭，也扛大包。原来蒋介石的时候码头归铁路，后来解放后归港务局管。

窦有刚

我 20 多岁的时候，鬼子扔炸弹在洋街炸死很多人，当时日本的侦察机飞得很低，日本的侦察机是一种小飞机，有两个翅膀，上边一个下边一个，我们叫小飞艇，就是民国 25 年吧。我们都很害怕啊，反正听天由命吧，我们那时候还在码头干活。日本进中国时是冬天，都上冻了，我没有衣服穿，穿了一件夹袍子外面套了一件棉袍子。日本人先在南京走雨花台、汉中门直奔河西，汉西门是老门，汉中门是新门。日本人在雨花台那边用的是排炮，把中华门的城墙都炸了一些洞。唐生智留了七十七师团、七十八师团、八十一师团，他临走之前就告诉师长们，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自己坐飞机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被老蒋枪毙了。[①] 3 个师团在中华门打了两天两夜，最后支持不住，就逃回去了，四邻八乡都有。

---

① 口述人原表述如此，不确。

跑反时我们跑到六合。从江浦过来，到浦厂、点将台，当时点将台那里有条河，一直通到六合，我们两家花 40 元钱买了一条小船，一共七八口人到了六合。头一天我们跑到东门，那里有个钟表厂，我们跑到农村去，当时想到了农村就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鬼子就去了。他们是一大早去的，天也有些冷了，去了两个鬼子，还有一个听差的，扛了个旗子，上面有红疤疤。当时一个凹子里不少人家呢，十几二十户呢，加上我们这些跑反的，一共 100 多口人呢。鬼子让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老头和男的一起，老太、小孩和女的一起。头一个就把一个二十七八岁姓李的男的衣服脱了，只剩下背心，他们看到上面印了一个“8”，就说他是八路军，一脚把他踹到地上，枪毙了，还把他父亲也被打死了。鬼子带的那个听差的，把我叫过去，让我把衣服脱了，看看我肩膀上有没有扛枪的印子，这边看了看那边。一个鬼子说我是蒋介石的兵，我听懂一点，就做手势，说我是个干苦力的，扛包的，抬煤炭的，种地的。检查完鬼子就把我放了，让我把衣服穿上，还在我膀子上画了一个圈，意思是好人。他们把那些死人架上木柴给烧了，那味道难闻死了。我当时想，我们这么多人把他俩踹也踹死了。

我们一看不行，我、大爷大妈就赶紧走了。走了一夜，才走到文山集。到那个地点，混了一天又走，走了四天走到雷关集，四天走了 50 多里路。我一挑子挑了半口袋米、半口袋面还有两床被子，家里的桌子、茶几都不要了，要逃命了。我大爷大妈年龄也大了，走走歇歇，走到雷关集，走不动了，新四军在那里。我们在外面呆了差不多三个月，听来来往往的人说安民了，就回来了。回来住在下关三岔河那边，一个姓王的让我去 13 号码头扛大包，我有劲嘛。原来是商办的，鬼子来的时候是他们的，过江码头是国家办的。日本人来了以后兴储备票子，当时一袋二等面一块五六毛钱，一等面一块七八毛钱，一袋 44 斤。在码头上干活，一天 5 毛 5 分钱（日本票子），换成中国票子一块钱都不到，一个礼拜发一点点盐。

很多码头工人偷东西，不偷没法活啊，我也偷过。偷东西也要想办法，鬼子也有好有坏，这是做工的鬼子，不是扛枪的。鬼子喜欢吃点心和一些甜东西，给他一个豆沙包，他最喜欢吃，你等到下班的时候偷一点东西，他会假装没看见。当时每个箱子里装得东西很多，不止一样，我们都是用钩子钩，钩到毛巾算毛巾，钩到汗衫算汗衫。窦有志偷了两口袋（衣

服口袋)盐,被日本人看到,用绳子绑起来,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道他个子大,绳子断了,就掉江里了。还有一个杜广武,也偷了,他个子小,没事,又被放回去了。

其实一般的日本人还好,高丽棒子最坏,在前线杀人放火,日本人在后面安民。日本人最烦的是小偷小摸。当时前方强奸妇女的多,后方没有。我跑反时在东门看到过。

安民以后我也去南京城里玩过,在渡江码头过江。当时的渡船叫"紫金丸",每次渡江的费用是5分钱一次。我到过夫子庙、新街口等地方。过了江就到了挹江门,挹江门那边有日本人检查过往行人。从挹江门到夫子庙、新街口都有公共汽车,汽车公司叫新华汽车公司,坐汽车每次要几毛钱,当然也有马车,每次要3毛钱。

我30多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快要投降了,我那时在铁路上挂钩。日本人也做生意,开营业所(就是我们说的公司),他们把东西运到什么地方也要给钱。那是我在铁路上干活,用旗语(红旗子和绿旗子)指挥火车头把火车开进哪个仓库。有一天我上夜班,每天夜里12点吃夜餐,都是糯米团子蘸着糖吃。吃过以后休息,2点半起来挂钩。当时领班的是日本鬼子,平时我们主任、领班吃过饭总是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那天晚上都趴在桌子上,一点威风也没有了。我们工人有休息室,里面也有被子,我就问其他人,领班的是怎么了。他说也看到了。快两点的时候,我们再起来。浦口公园那里有个河叫洋河,一溜儿河边全是中国当兵的,新六军。我想这是干什么的。我就问当兵的,他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问这边有鬼子没有,我说铁路上有,运转室有七个鬼子,加上翻译。浦口车站有个宪兵队,都是有枪的鬼子。他说,你们要好了,我们是打鬼子的。又说不要惊动小鬼子。我连蹦带跳地回去告诉其他人。宪兵队晚上打电话告诉了铁路上的鬼子准备投降,鬼子一个人都没有笑容了。过江码头那一溜儿都是日本人的宿舍,天亮了,投降了,鬼子都低着头走路。我看着也怪惨,宪兵队的手枪都一样一样摆在地上,新六军过来接收。我们那个领班的鬼子带我们六个挂钩的,这个人特别老实,对我们也不错。新六军没有打日本人,不知道干嘛来了。新六军不给我们打日本人。挹江门北边有一个绣球公园,日本人建的,这边的鬼子全

部集中到那里。

打前线的鬼子叫大兵，走华北，到沈阳集合，乘船回国。

“爱路区”（汪精卫成立的）最坏，日本人的宪兵队叫“宪左”，汪精卫的叫“宪右”，一正一副，日本人是正的，还是日本人说话算数。我们在铁路上一个月 66 块钱（储备票子），这能买什么东西呢？不够用。一个月发一袋米，50 公斤，2 个月一瓶酱油（日本人给的补贴）。一年一套工作服，4 个月一双鞋子，日本人的黑鞋子。我们一个季度休息 48 小时。我们挂钩班当时的翻译姓丁，扬州人，是个大个子，人还不错，瞒上不瞒下，私底下对我们说，干活要活，不要死眼皮，日本人不会长久。我当时想，都这样了，还能不长久。我原来住和平街，1955 年搬来这里。当时在新马桥有个姓颜（音）的，把康熙字典卖给八路军，被日本人查到，没出车站就被日本人枪毙了，当时小麦已经长了很高。我亲眼看到的。

当时的俘虏兵都在三井洋行新开的码头上抬煤炭，俘虏兵都给洋行干活。

我 1972 年从港务局退休的，现在一个月拿 1000 多块钱。有 3 个儿子 4 个女儿，二儿子不在了，我现在生活挺好的。

34. 杜玉秋口述

杜玉秋，女，1931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铁一村 31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王东进、管华敏、陶仁人

我原来是徐州邳县官湖镇人，50 年代才来到浦口，所以我只能谈一些我在邳县见到的情况。日本人到邳县时我们家有 6 个人，我父母，哥哥姐姐妹妹和我。我姐姐是个残疾，身体不好。听我父亲讲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女人们都用锅灰把脸抹黑。躲到芦苇荡里不敢出来。当时日本鬼子骑着大马过来。有一次日本鬼子里的高丽棒子来到我们村，我父亲哥哥妹妹躲到外边去了，我母亲、我姐姐和我，因为我姐姐残疾没来得及躲起来，高丽棒子没有杀人，将我母亲手上的银戒指抢过去了，还抢走了我家的两只

老母鸡。他们告诉我们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高丽棒子走了以后，我父亲回来了，带领我们赶紧逃跑。当时我姐姐坐在一个独轮车上，我哥哥在前面拉着，我父亲在后面推着，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驮着一些粮食，我妹妹抱着两只鸡跟在后面，我母亲挑着一个担子，往外面逃。后来我们家来到了离我们家十几里远的小郑庄，在这个地方安居了下来。小郑庄属于城乡结合处，日本没有到这个地方来。

杜玉秋

有一年收麦子的时候鬼子进庄了，我们吓得发抖，都跑掉了。有一个城里来的年轻的妇女叫作小梁，因为害怕没有地方躲，就跑到了我家躲到了我家的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后来有两个鬼子正好来到我家，手里都拿着刺刀，发现了小梁。两个鬼子一个个子比较高，留着大胡子，另外一个有点矮，有些胖。这两个鬼子就把小梁给强奸了。这是我们后来回家时看到的。事情结束以后，小梁的婆婆就责怪小梁：你跑就跑远点，你怎么能躲到床上呢？你这不是让鬼子更容易糟蹋了。听了婆婆的一番话，小梁就离开了我们村再也没回来，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后来我们到城里去，见了鬼子必须给他鞠躬，立正并喊“太君好”，不这样鬼子就会放洋狗咬你。有时也有一队鬼子也拿着刺刀，刺刀上挑着一个太阳旗，到村里扫荡，就像电影里一样。每次我进城时都不敢过去，

总从其他地方绕过去。

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在干沙河那边堆满柴禾，在上面浇上汽油，点上火，把那些受了伤，缺胳膊少腿的日本伤兵，两个人抬着丢到火堆里。说着“回国”，送这些伤兵回国。那些伤兵叫着：“太君，我还能报国呀，我还能好呀！”但日本人并不理他们。日本人在把伤兵扔到火堆里时，又把这些伤兵的门牌号码和家庭地址记下来，然后把这些寄到他们家里，说他们牺牲了。日本人对自己人都这么残忍。这是日本人快要投降时候的事。

日本人坏呀，我们北方都用石磨碾粮食，日本人在磨眼里拉屎，你说像话吗？还有呀，80 多岁的老太太也被他给强奸了，有个孕妇被日本人强奸了，过后，用刺刀把她肚子内的小孩子给挑了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不管大姑娘、小姑娘都用锅灰把自己脸抹黑了，把头剃光了，日本人要找“花姑娘”呀！日本人做的坏事太多了，恨之入骨呀！就跟现在电视里一样一样的！

还有件事我告诉你们，有个姑娘被鬼子给强奸了，建国以后这个日本人又来到我们村里找她。她当时嫁到另外一个村子了，在队长的带领下，没让她丈夫知道，他们见了面，但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这个日本人就走了。我们都说，应该把这个日本人给杀了，我父亲说：“这还应该来吗？把我们中国人给侮辱了，不杀他就是好事了，他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人们对他都恨之入骨。

还有一次一个鬼子要强奸一个女孩，把这个姑娘按到床上，这个女孩的哥哥很机警，就用钉耙从后面把这个鬼子给打死了，然后把这个鬼子的尸体拖到地窖里藏了起来。日本人少了一个人，自然就要找呀，就来了很多鬼子到村里找。村长用鸡蛋、老母鸡招待这些鬼子，说没来，没看到。日本鬼子没有发现什么，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鬼子到村里时，带着刺刀而不是枪，后来我们也开始反抗，一两个鬼子就不敢下乡了，如果他们来，我们就把他们给打死。

为了防止“毛猴子”（日本人对八路军的称呼）袭击，鬼子就命令老百姓把附近的高粱地里的高粱全部给砍掉。

当时日本鬼子还抓民夫，叫他们修路，不给钱，还打他们，用鞭子抽他们。

35. 葛照永口述

葛照永，男，89 岁，1919 年生，属马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河西街 4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连云港海州，爸爸当时在这边干临时工，我两三岁时和妈妈来到浦口码头这边。日本人没来我就在南京了，一开始是撂炸弹，炸的血像淌水一样多。日本来时我跑反到安徽明光，安民时候回来了。日本人干的坏事可多了，杀人放火，奸盗行淫，什么都干。日本人不让中国人说话，说话他们也听不懂，气起来就打人。我当时干临时工，扛大包，抬煤炭，就在码头那边，一天 4 毛 8 分钱，买大米只够一天吃的，不可能有剩余，有一点干不好就打，有的就直接撂大江里了。有人在码头干活时偷东西，被逮到就会没命的，被扔到江里去。当时不偷不行啊，不偷日子过不去。我当时就被日本人放狗咬过，我浑身都被咬烂了，我睡到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就让它咬。当时这里没有房子，都是芦柴洲，有野藕，没的吃了就拿个锹去挖野藕吃。安民时候看到不顺眼的也杀，大马路那边的大街上有妓女，妓院里面没有中国妓女。他们强奸妇女，农村妇女不敢走路，不敢到此地来，农村妇女一到此地来就被鬼子拉着噻咕噻咕（日语睡觉）。河边那边不是有大坝吗，上面有站岗的，你要向他敬礼，说太君好，他想打你就打，想撂大江就撂大江。高丽棒子比日本人还坏，他们不讲自己是高丽人，讲是日本人，他们比日本人高一些。杀人放火，一到农村就放火烧房子，鸡鸭都来家抢杀着吃了。现在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死也死过了，杀也杀过了，你当时再恨他也得给他讲好的，不讲不行。

36. 侯学英口述

侯学英，女，85 岁，属狗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夹河新村 22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徐州邳县的,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的炸弹炸了三个洞。我来南京的时候 20 多岁了,大儿子也有三四岁了。当时邳县被水淹了,逃荒逃到这里。我和我老头子以及大儿子一起过来的。日本人坏啊,日本人到处逮花姑娘,我们都不敢出来,都躲在地洞里。鬼子都扛着枪,排着队过去,一趟一趟的。鬼子让我们趴在沟边上看,日本人开着坦克车,中央军被日本人用机枪打死很多。

侯学英

我老头子到南京后,就是在码头上扛大包。日本人进中国,最坏的还是高丽棒子。

我现在有 2 个儿子,3 个女儿。

【老人女婿补充】

高丽棒子都是日本人的雇佣兵。

日本人投降时,日本人就把一些随军妓女和家属装在一个大麻袋里,弄个绳子扎起来,使人从外面看不清楚,然后卖给当地人。当时新炭场的老潘曾经花一个袁大头买了一个。后来他们俩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文革"时这个日本婆子带着女儿回日本,改革开放以后,又回来过一次,还

带了很多东西给老潘。这个日本婆子的哥哥好像是一个警视厅厅长，他们一起过来看过老潘。现在他们家生活可好了，老潘的儿子在南京从事中日间贸易，把一些日本的东西运到这边来卖。他那边有人嘛。老潘家原来就住在这边，现在在城里买了房子，已经搬到那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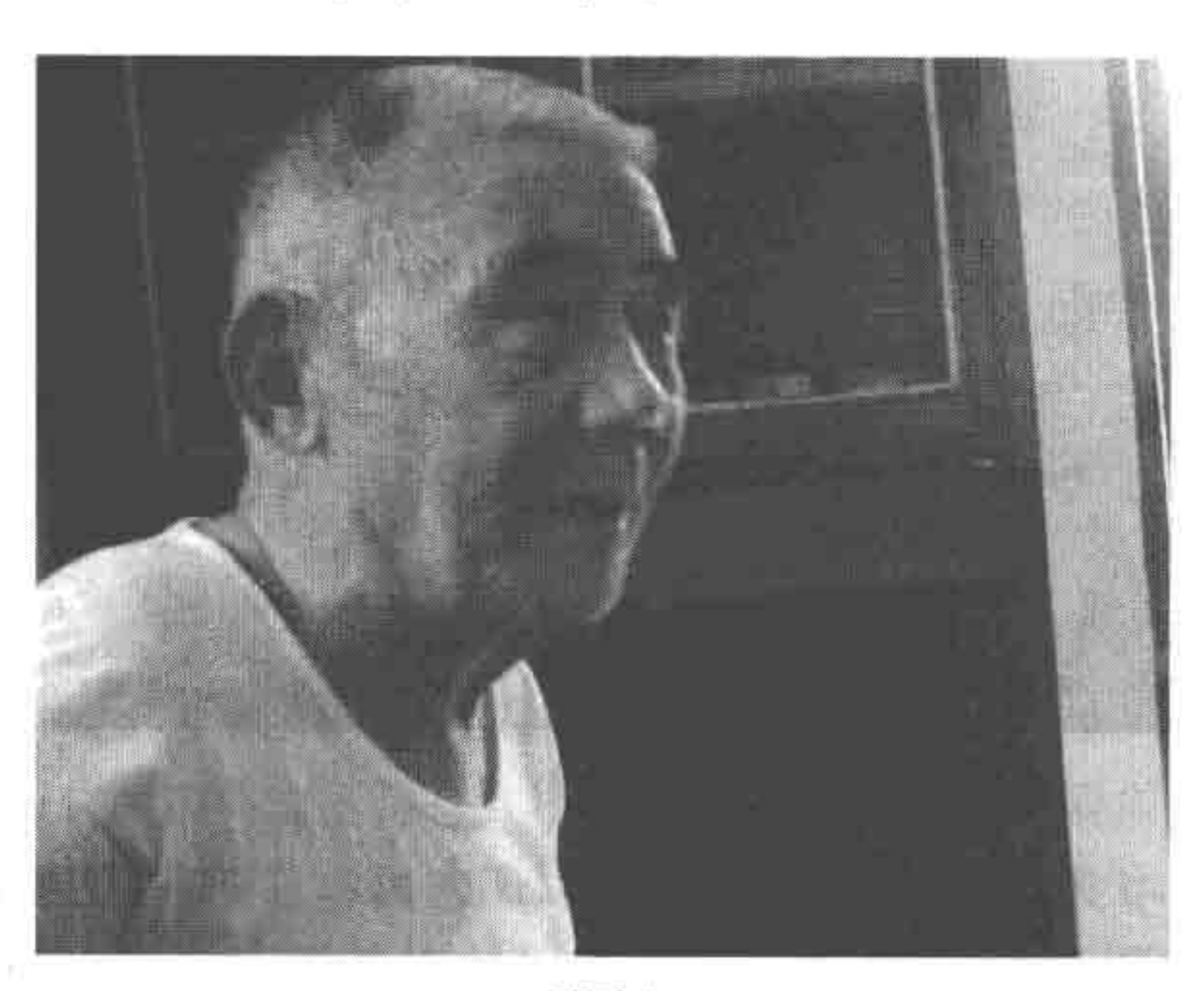
37. 刘同文口述

刘同文，男，90 岁，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顶山街道南门小圩埂 3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刘同文

我是 1937 年 3 月份到南京的，亲眼看见日本人杀人的。

我老家是淮阴市洪泽三河闸人，日本人在那里杀了不少人。他们把中国人排起队来，用机枪扫射，那些人全都是老百姓，不是当兵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十七八岁了。离我们那里十里的地方有个叫江坝的，我在那边被日本人给逮住了，用刺刀对着我，我害怕呀，怕也没办法呀！他们先看看我的手，当兵的用枪嘛，看我手上有没有枪磨的茧子，又看我的肩膀有没有背子弹袋的印子，说我是毛猴子，就是说我是八路军、新四军呀。

日本人抢老百姓的东西，可惨了！把老百姓的鸡、猪呀，连老百姓的盐都抢走。好多妇女被强奸了，有个老太太，被奸污后，日本鬼子用棍子从下身捅，活活被捅死了。可耻呀！万恶呀！我们当时都不敢看，把眼睛闭上，低着头。日本兵还检查老百姓，看穿的是不是力士（音同）鞋，说是西南兵，是毛猴子。

有对老夫妻两口子，日本鬼子逼着他们脱掉衣服睡觉，叫老太睡下边，老头睡在上边，他们不肯，就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了。我当时躲在圩堤下面，鬼子没看见。

在洪泽呆不下了，就到南京找我一个姨娘，就一直在浦口了。当时是从六合西门河圩过来的，看到日本鬼子毛骨悚然呀！

到了此地后，也受了日本人不少罪！当时南门有个车站，日本人那边有站岗的。看见他，要向他敬礼，要叫“太君”。你要是不注意，就会放洋狗出来咬你。日本人叫它咬耳朵就咬耳朵，叫咬鼻子就咬鼻子。作孽呀！

当时我从安徽滁县那边买些绿豆、玉米呀，到南京来卖。我刚从车站票房里出来，日本人也不问什么，对我拳打脚踢。所以我现在提起日本人是恨之入骨呀！我们中国人跟他友好什么，他是我们的敌人呀！

我听别人讲呀，在江东门那边死了好多人呀，好多老头老太被日本人一刀给戳死了。

我当时就在这边卖菜卖鱼，做帮工，住的就是茅草房子，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江边上有个俘虏营，关的全是国民党的兵，有几千人，那些当兵的可怜呀！让他们抬煤炭，上大铁船，从码头到大铁船有很多台阶，不注意的话，脚一滑，就掉到江里面了。每天就是用一个大筐装的饭往那边一蹲，冬天也是这样。零下几十度，还把冷饭放在筐里，吃也好不吃也好，吃的有米、杂粮呀，没有菜呀。可怜呀！你要是不吃的话，就用刺刀把你戳死。有个俘虏兵是个排长，当时俘虏营外边围是用竹子编的，这个排长和外边一个卖大饼的熟悉了，卖大饼的给他一把刀，鬼子当时不是有炮楼监视嘛？晚上这个排长摸进去，杀了几个鬼子，但有个鬼子没死掉，就打电话到浦口车站，军队就开过来了，用机枪扫射，当时还下着雨呢，俘虏兵死了多少呀！那个排长也被打死了。日本鬼子是万恶滔天呀！

一般的妇女是不能见日本人面的，要是被日本人看到后就被奸污了，被奸污了之后，还要把她杀掉。

到后来，日本人投降了，就老实多了，这边有个工厂就不生产了，专门生产大刀，杀了很多人呀！当时华北的冈村宁次坐火车到南京来，在9月9日签字投降了，举行了受降仪式。华北的鬼子坐火车到南门车站就停了下来，当时有个姚司令就上了火车，到车厢里，把日本人打了一顿，还抢了他们东西。后来国民党正式部队到了，把南门车站给包围起来，规定凡是拿日本人的东西全部交还给他们。蒋介石下命令不准打日本人，把他们运到大铁船上送走了。

当时汉奸不是太多的，但有个姓毕的翻译万恶滔天，日本人就听他的。他只要说哪个人坏，宜园山（音）上，在山下刨坑把这些人活埋了。到现在还在呀！这个毕翻译弟兄几个都是汉奸，还吃海洛因。

当时住的就是茅草房子，房子太小了，坐在床上烧饭呀！住在这边的人都是挑鱼卖菜、打鱼摸虾、拉黄包车的。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受的苦呀，眼睛都睁不开！吃豇豆、绿豆、玉米，也有大米，不过不多。我每天夜里两点钟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上老山去砍柴禾，回来卖。只有一件衣服，脏了，洗洗再穿呀！哪像现在哪个人没有几十件衣服呀？我老伴呀，就去摸螺蛳，把肉挑出来，上街卖。我上街去卖菜，也有日本人过来买，也给钱，但不能还价，他给你多少钱就拿多少，要是不听，就拳打脚踢。

我也到市区里卖菜，那边生意好。有时候，我给店里带几盒香烟，赚点脚力钱吧！有次就被日本人给查住了，说我把香烟给新四军吃，就把烟给没收了，还拳打脚踢。用手把你肩膀一抓，屁股一撅，就是一个跟头，用脚踢你，穿的是翻毛皮鞋，一脚下来，谁受得了呀？又不敢动。

日本人在浦口下码头有九间仓库，是个粮厂，当时中国人穷呀，就有人过去偷。被逮到后，日本人就用辣椒水灌他，用水龙头往他鼻子里灌，从鼻孔往内灌，呛都呛死了，再用麻袋把他装起来了，扔到江里去。

在金汤街那里，有个妓院，是日本人开的，有中国妓女，她们也是穷呀，没有办法就去做酒保。日本人常带些公粮来，要是不满意的话，就是拳打脚踢。

高丽棒子最坏了，坏就坏在这伙人身上，他们奸盗行淫，无恶不作。

他们比日本人长得高，打仗时，他们冲在第一线，给日本人充当炮灰。他们强奸、抢劫，日本人是晓得的，也是允许的。

安民以后就好多了，但好是好些了。但中国人不能抬头呀，看见日本人就得点头哈腰呀！

日本婆子穿和尚一样的衣服，走路一冲一冲的。吃饭时跪下来把饭举到头顶给人吃。

我也到浦厂干了三天活就不去了，浦厂原来是英国人开的，制造客车和火车，被日本人给占领了。我为什么不去呢？工资是有的，但不够吃的，日本人不问什么原因，看你不顺眼，上去就打，受得了吗？

解放后我一直做小生意，1956 年在南门菜场卖鱼搞水产，1977 年退休，退休后在居委会干了十几年。我是相信共产党的，我经常跟老太讲，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今天呀！现在的生活跟过去比是一天一地呀！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呀！

我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二儿子在省级机关（省测绘局）做财务处处长，只要不出差的话，每两个星期就回来一趟。我这个房子就是他装修的。

你们年轻人好好干，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党为人民，你们前途远大，你们一定要做好事，坏事一点也不能做。

38. 刘勇志口述

刘勇志，男，90 岁，1917 年生，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河西街 23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是 1942 年 11 月份到南京的。到南京的时候刚好下大雪了，我老家是山东滕县的，离薛城 18 里路，在薛城西北。我在家给人帮工。此地有我们老家的人回去，就问我："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呀？"我就回答"一块钱一天"。他们就说一年才三百六十块钱，还不够南京一个月赚的多。我不相信，说别吹牛了。他们就说，不信你可以跟我们去呀。就这样我

过来了。我哥帮我凑了两百块钱，一百块钱买票，就来到了南京。一开始也不知道跟谁干活，后来老乡带我去干活，才找到工作，就是到码头干活。

刘勇志

干了一个半月，赚了两千多块吧，近三千块钱。我请人给我哥带了一千块钱，确实比呆在家里强呀！

日本人看见谁调皮，就灌他辣椒水，1945年鬼子投降了，我刚好生病回家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干完活，我喝了一瓷缸冷水，喝凉水给冻着了，浑身发抖，肚子胀大了。怎么得了呢？就坐车回家了，都说没救了。后来碰到一个先生看了以后，说这有什么呢？两个月就能好，吃了他开的一副中药，拉了一天，尽拉稀水，第二天就好了，过了半个月就又回南京了。

不上班就没有工钱，上班你活干得多，钱就拿的多。挣多少是多少。过了三四年国民党来了，他们对老百姓不好。

三江帮和湖北帮打架，我没参加，日本人不知道帮派，他不知道我们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老伴补充：我老头子老实，胆小，什么事都不敢做。）

39. 骆炳生口述

骆炳生，男，72 岁，属猪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口公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1945 年夏天，当时南京天气特别热，日本人投降了。当时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为总统①。那个时候从下关到浦口日本人确实不少，我记得当时浦口车站 1 号站台排满了日本兵，准备把他们运回国。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仁慈的，让他们自己做饭，他们坐的是篷车，比较守规矩。主要就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国人叫日本婆子）。当时由国民党的警察看着，我们叫他们是“糊涂队”。

也有日本婆子不肯回去的，有个日本女的是个随军妓女，在浦口新炭场跟了一个叫老潘的工人留下来了。老潘大高个子，心软，家里又穷，靠抬煤炭过日子，找不到老婆，就要她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这个日本婆子每天把饭菜做好后，就跪在门口，等老潘回来吃饭，自己又不吃。搞了好几次，老潘不愿意了：既然嫁给我了，就不要按日本的风俗了，就按中国的风俗过日子嘛！慢慢地才改了过来。后来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个日本婆子很有文化，她老家是日本东京的。她哥哥、姐姐还在。大概在“文革”前吧，要回家探亲，当时的外交部特批“同意”。当时我在浦口码头碰到她，问她去哪里？她说要过江，带女儿回家。过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她哥哥、弟弟给了不少东西，大概有金戒指呀，好衣服呀……具体到底有多少东西，我就不大清楚了。又过了一年多，又要回去，带着一个女儿，回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后来和老潘还有书信来往。

日本人在投降之前在新炭场干了不少坏事。大同街有个马场，是日本人养马的地方。日本人 1944 年逼着俘虏兵抬煤炭，许多人实在受不了了，就跳长江逃跑，日本人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不少俘虏兵。

---

① 口述人原表述如此，不确。

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呀！日本人投降后，没有东西可以吃，有两个日本班长抢老百姓东西吃。我亲眼看到，就在下关国民党海军部对面（四号码头），被一个日本军官抽耳光，打了几十个都不敢动。

当时日本人杀了不少中国人，不得人心。所以许多小孩子在他们投降后用石头砸他们，或者把他们做的饭给打翻了。我当时就跟他们说，要国民党警察在的时候再动手呀！因为日本人会报复呀！我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兵把一个小孩子弄到火车里，这个火车里全是日本人，进去了还有命吗？我亲自去报告的。我就跑到国民党警察那边，跟他说："先生，那边有个小孩被日本人弄到火车里了，赶快去看看。"才把这个小孩放了出来。

40. 邹秀英口述

邹秀英，女，69 岁，（骆炳生之妻）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口公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听我婆婆（外婆）讲，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就是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的。日本人来了，大家不都害怕吗？就跑呀，当时他挑一个筐，日本人在他前头杀了一个人，他害怕呀，一下子跌了一个跟头，跌得蛮重的，半天爬不起来。他要是就趴在地上不动，说不定就能活了下来！但刚好日本人过来了，他想爬起来逃命呀，就一下子被日本人用刺刀给戳死了。地点就在水西门城外那边。

我听前面的人讲呀，在河西赛公桥那段，日本人杀的人特别多。把那边的小塘给填了起来，填平了，坦克车就能从上面开过去了。在茶亭、莫愁湖那边杀人特别多。

41. 孙秀英、孙德田口述

孙秀英，女，74 岁，1933 年生，属鸡

孙德田，男，80 岁，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阳沟街社区大坝头 4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滕县的,我父亲 16 岁时来到洋码头干活。母亲在码头街生的我,跑日本反时我已经 6 岁了,当时跑到南门湖里洼(音),跟我爸妈在一起。我爸耳朵聋,听不见。当时我外公、我舅妈的妈妈也在。就听见有人喊"日本人来了",就开始跑,跑到哪里呢?上山,山上不是有农民的草堆嘛,就躲在里面。里面有小孩他要撒尿,他要是不动就好了。结果呢,鬼子上山解手,没带武器,一下子看到草堆在动,就拿了个竹片子,又喊其他鬼子过来,对翻译说我们是中央兵,把我们全掀了出来,都站在那里。像你们这么大的人,全被鬼子给杀了,有的人挨了一刀没死的,再挨两刀。我舅妈的哥哥挨了一刀,没死,他跑了,往山上跑,山上不是有毛竹嘛?毛竹桩子一下子把他绊倒了,日本鬼子又刺了几刀才死了。我舅妈和她妈妈用被子把他给埋了。我们当时还小呀,小孩是不杀的。怎么不害怕呀?这么残忍,怎么敢看呀?

强奸的事就不能提了!有个姑娘藏在地洞里,被鬼子在地洞里给强奸了,奸过后又叫她喝冷水,唉!这个不说了,不说了!当时,不是烧锅嘛,大姑娘、小媳妇就用锅灰把自己脸给抹黑了。我们当时房子都是用芦柴扎起来的,后来就用芦柴编了个夹墙,让妇女站在里面,后来,鬼子也精了,就用刺刀刺这些芦苇墙,不少人就这样被刺死了。

我父亲为了生活呀,就在码头上扛大包。扛盐包不是会漏出了一些嘛?我父亲就把它捡起来,他耳朵聋,听不见,不晓得鬼子过来了。鬼子来到他背后,拍拍他,说:"小杜拉(日语,小偷)死啦死啦挺好的!"把我父亲绑在码头上。就有人喊我小名:"大春,你们家聋子被鬼子抓住了!"我妈、我、我妹就哭着过去了。(老人情绪激动,含着眼泪,不停用手抹眼睛。)鬼子说叫我父亲去"黄浦江",就是把我父亲扔到大江送死。我父亲比较聪明,就说呀,你不用把我绑住了,我自己去黄浦江。他就一个猛子跳下去,鬼子只要看见他一露头,就开枪。他躲在小火轮的屁股后面,没把头露出来。鬼子走了以后,火轮上的都是中国人,就把我父亲给救了起来,还给他一套衣服。

还有一次下过雨，枣子给雨水泡大了。我父亲就想把这些枣子捡回来给小孩吃，还没等捡起来，就被鬼子抓住了，关在 9 号楼，用铁丝绑起来一天一夜。（老人再次激动，眼泪开始流出来。）我母亲当时在码头给日本人缝盐包，一听到这个事，就跑过去跪在鬼子面前："太君，不行啊，我们家小孩一个个还这么小。"后来鬼子把我大（父亲）放了。我大脖子上被铁丝勒出深深的印子，我们都哭着对我大说："大啊，以后就是饿死，你也不要去码头上偷东西了。你已经被鬼子抓住两次了，以后再被抓住可怎么办啊？"从那以后，我父亲就没有再到码头扛包了。

我父亲是 53 岁时死的，当时还有 3 个妹妹，我是老大。我 9 岁时就开始在码头上苦钱，从码头上买点盐，然后把盐装在袋子里拿到东门去卖，从中赚点差价。我 6 岁的时候日本人来的。当时我们家后面都挖有防空洞，我胆子很小，一听见拉警报，我就抱着被子叫我妈妈走。夜里拉警报就跑，躲在我家后面的芦苇荡里，鬼子撂的照明弹，把天空照得跟白天一样亮，当时我都吓死了。在中心小学（现在的）那边原来住的全部是鬼子。鬼子快投降时，一些鬼子乘机把车里的一些盘子茶壶之类的东西偷出来卖给中国人。我见到他们这样，在心里骂："狗日的，你也在这里卖盘子小茶壶啊。"当时三岁的小孩打他们，他们都不敢还手。

日本进中国打头的就是高丽棒子。朝鲜是战败国，日本人让他们打头阵。他们坏得很，奸杀烧，什么都干。鬼子轰炸的时候，炸弹把当时火车上下来的人炸得肉酱子迸的满墙都是。车站扔了两三个炸弹，都没响，飞机天天来，一天来两遍，我们河西也扔过一个，也没响，后来被国家挖走了。小河南邮政局对面有个大来旅馆被炸了，墙上全是肉糊子，地上被炸出一个坑，很多尸体都被扔进去。大马路那边有个妓院，南京市区中山桥、二板桥（现在都拆掉了）那边也有个妓院，小河南那边也有个妓院，也有日本婆子，她们穿的衣服后面都背有一个小包，穿木头鞋，夹脚趾头的。

新炭场有个俘虏营，让俘虏兵干活，抬煤炭。日本人安民以后就不杀了，过去的时候要鞠躬，不然的话就要打耳刮子，用脚踢人的小腿，穿的都是翻毛皮鞋。

日本人在的时候，我们哪有吃的啊，一般都是苞谷、豆饼。码头上的临时工一百家里九十九家都偷，不偷没的饭吃，偷了东西卖，被逮到，就

随他了，死的多，活的少。逮不到，就走运了。

怎么偷呢？工人干活要穿“搭肩布”嘛，把布铺开来，把盐撒在上面，再把搭肩布卷起来，围成腰箍，系在身上，再穿个破棉袄出来。还有呀，我妈不是给日本人绞盐包嘛，我妈就偷过盐，夹在裤裆布里带出来，那时候盐贵，偷了来卖的。

豆饼怎么偷呢？不是有卖东西吃的嘛？卖东西的把大饼什么的装在小匾里面，就把豆饼放在小匾里面，放在头上顶了出来，

怎么偷煤炭呢？每天下班后，不是要把箩筐带回家嘛，就把焦炭藏在筐里面绑住，再在外面弄个洞，用个什么棍子之类的把炭从外面扣住，就这样把筐背在肩上带出去。

外面收煤炭的多了，只要你有，立马就能卖掉。

汉奸是有的，都是翻译。有个扛包的，有个妹妹，原来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妹妹小我一岁，小名叫凤姑，他家不是穷嘛，她人也小，就给日本人端茶扫地，后来日本人走了，她也跟着走了。也不知道是自己下来的还是被人给甩了的，她跑到台湾了。前几年，她还回来，站在大码头好长时间，我不是和她是邻居嘛，她又过来找我。

码头上湖北帮最厉害，他们心齐，只要有个人说话，其他人都听他的。你讲的话不算数，他说了才算数。还有个山阳帮，就是淮安帮，谁好了就跟谁。

我 17 岁结婚的，我们家没有儿子，我是招的女婿。我妈当时跟我讲，你给我磕个头吧，你不能跟我一辈子，你就跟他吧（指着一旁的老伴）。我老头子 12 岁来浦口的，我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一共七个孩子，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我第二胎，是个双胞胎，两个儿子，我心好呀，从来没跟人吵过，我们家媳妇从来就没跟我红过脸。

42. 汪秀英口述

汪秀英，女，88 岁，属羊，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河南街社区义勇街 4 号—1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蒋宝麟

1953067

我们家是从徐州过来的，日本鬼子到南京的时候，我才 15 岁。当时我住在大坝头，我们家都在铁路（车站）工作，我祖父扛麻袋，穿草鞋，在铁路工务段，我家老头子在浦口车站工作。他们爷俩都在铁路工作。

我是娃娃亲，我姑妈，两个表哥和表嫂都住在 5 号门。我来这边才几个月，日本鬼子就进中国了，我们就跑反到徐州老家了。怎么上车呢？我们家爷俩不都在车站工作嘛，当时车厢里都是国民党兵，我们是从窗户里爬了进去的，坐火车到了徐州的。

汪秀英

鬼子没来之前，就已经开始撂炸弹，在南门车站那边，炸了一个大坑，死了很多人呀！

当时在雨花台、江东门，死了很多人，那边有两个万人坑。日本人把中国人排成一排，有工人、农民、小孩、挑工、卖菜的什么都有。让中国人在坑边转圈，坑里面架上木柴，浇上汽油，一边用鞭子抽打中国人，要是有人倒下了，就用刺刀戳死，再撂进坑里烧掉。

我老头子就是死在徐州的，徐州当时也被鬼子给占领了，汉奸把他给抓住了，就在柳泉（音）车站，现在已经废掉了，鬼子就说他原来在车站工作，怎么跑回来了？就把他给折磨死了。

当时鬼子在徐州扫荡时，大姑娘、小媳妇就躲到麦田里，当时麦子不是多嘛，结果呢，有小孩子哭，鬼子听到了，就把人给全部逮住了，把妇女

强奸了，强奸过后，又把她们给杀了。衣服全部脱光了，用钉子把她们钉在墙上。小孩子要是哭的话，就一刺刀把他给戳死了，要是小孩子没见过刺刀，看到刺刀闪闪发光，要是笑的话，鬼子就会把小孩子留下来玩。一死就是多少人呀！

43. 王文发口述

王文发，男，86 岁，属马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口公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王东进、管华敏、吕敏、戴黛

王文发（前中）

我叫王文发，老家是安徽的，10 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来到南京。当时我母亲在三岔河一带给人家做雇工（保姆），我在汉中门学徒。我师傅是织毛巾（当时叫手巾）的，当时在汉中门有一个门面房，家里两个小织布机（手工的）。师傅和师娘住在一起，家里有两个小孩，都比我小。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5 岁。日本人来了以后，抓了很多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兵，日本人先将他们关到仓库里，也不给他们吃的，然后把他们赶到其他地方，莫愁湖、水西门、汉中门都有，用机枪把他们打死。逼他们从死人堆里爬过去，但爬出去就被机枪打死，日本人在死人堆两边架有

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后来红十字会的人过来，在莫愁湖那边将他们的尸体挖坑掩埋起来，现在水西门，汉中门那边还有很多大坑。这些是我15岁时在汉中门那边的河对过看到的。当时女的，小孩、老年人在脸上抹灰躲起来，不敢出头。只要是个女的，哪怕是个老太婆，日本人都要的。日本人才来的时候不抢，就是不能见女的，女的不敢出头。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在我师傅店里学徒，我师傅对我很好，就像我父亲一样。当时我在南京无依无靠，逃到哪里都不行，当时我师傅的店一直开着。后来我师傅眼睛瞎了，我就背着一个大篓子到南京城里到处卖毛巾。日本人在城门口检查有没有当兵的，看他们头上有没有帽痕，腿上有没有绑腿印子。我头一回进城时，被日本兵从后面踹了一脚，说是我没有喊"太君"。当时进城都必须喊"太君"，我喊了之后才让我进去。我当时还小，日本人不太查，年纪大一点的要搜查。当时我的生意不是很好，买毛巾的一般都是老百姓，是擦脸的毛巾。

我出师以后就不织毛巾了，我和我母亲来到三岔河。当时要找工作必须给工头彩礼，我花了10块钱和一些东西买了一个名字在三岔河上班。后来我又在搬运公司工作，生活一直很苦，搬运公司后来改为港务局。此后港务局又有人把我们带到浦口，当时是一个队一起过来的，一个队有100多人，我后来就在浦口安了家。我出师以后和我师傅一家很少联系，后来他们家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刚解放时每个月有八块钱补贴，不够的话工会还有补贴，当由于家里人多，我有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生活还是比较辛苦。建国以后生活开始好起来。我现在身体不怎么好，有高血压和脑血栓，但每个月有1 000块钱退休工资，看病有医疗卡，生活挺好的。

44. 夏开兰口述

夏开兰，女，89岁，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河西街232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仪征的，我姐姐家是看邵圩盐场的，怕有人偷盐。我们靠

夏开兰

盐场过日子，后来盐卖不掉了，盐场就关了，没的办法了，我 17 岁就来到南京，十八九岁时日本鬼子来到此地。提到轰炸，我都吓死掉了，白天晚上都轰炸，晚上照明弹一扔，可亮了。当时我们东边有一家四口人都死了，老婆婆、儿子、媳妇，当时这个媳妇已经怀孕了。鬼子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芦苇荡里，炸弹扔下来要是火烧起来，我们就再跑。当时害怕啊，跑到地洞里。鬼子是天冷的时候来的，我二十一二岁时跑的反，一路走啊，走不动，我脚上起了几个大泡。跑到农村里，那些农民看我们可怜，让我们在火边烤脚上的泡啊，把泡烤干了再走。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三年，现在还有来往，他家现在在服装城那边住。路上见一些中央兵退过来的，他们也想逃命啊，和日本人碰头了，死了一些人。中央兵退的时候没的办法，就朝南京跑，日本人在后面追，中央兵就拿木头门趴在上面放到水里渡江，日本人不敢过江，就不追了，中央兵都躲到南京去了。有一些藏在老百姓家里，穿老百姓的衣服，鬼子来找，问这是谁，老百姓就说是我们家里人，鬼子就走了。我们跑反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像衣服呀埋在地洞里，日本人看到就扒出来烧掉。

在农村强奸很多，有一个旅馆老板的太太 40 多岁，脚不大，跑不动，被日本人抓到，在稻田里被强奸了。当时不是冬天嘛，稻子收了，不就是

空田嘛！有一个老百姓经过，鬼子让这个老百姓强奸这个女的，他不肯，日本人上去就是两个耳刮子，再逼着他强奸。后来这个旅馆老板找到她，那个女的就哭呀，男的就安慰她："不哭了，不哭了，这个我不怪你！"还有我听说把妇女逮到八卦洲，让她们脱光衣服在地上爬，旁边有火盆，还用手拍她们的屁股，就像赶小猪似的，强奸个半死再杀掉，这都是我听别人说的。跑反回来我老头子腿瘸了，在浦口给人剃头。我老头子老实，不敢看，一拉警报就吓跑掉了，他47岁就死了，我要饭把三个孩子养大的。（老人此时老泪纵横，不时用手抹自己的眼睛。）我1957年进造纸厂看草堆，在那里干了有30年，退休不少年了。

我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今年71岁了，三儿子去年死了。

45. 向星楼口述

向星楼，男，82岁，属牛，1925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河北街155号

调 查 人：管华敏、陶仁人、王东进

向星楼

我老家是山东滕县的，我3岁的时候就到南京了。当时日本鬼子还没到南京我就来了。是跟我父母逃荒过来的，挑挑子一路过来的。过来以后就做小生意，打烧饼卖。我14岁就给日本人干活了，16岁就到火车

上做司炉了，18 岁就开始下煤炭了。

后来日本人撂炸弹，死了很多人。在东门那边，血流成河呀！泰山庙那边也是。我们跑反到离这 50 多里路的雷关集（隶属安徽），我父亲就是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当时刚好是正月初一，哪有心情过年啊？都出去跑反了，我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东门那边日本人强奸妇女，过后又把她给杀了。男女老少他都杀。

金贵财和湖北帮他们打架是 1948 年，十大班专门扛包，金贵财原来在 13 号码头，他人不是太多，但请了些教士，又买了 13 口棺材放在码头上。金贵财他是封建头子、特务，工人干活，他不干活，但拿工资。

当时不仅有湖北帮、三江帮，还有海州帮（注：连云港）、侉帮（就是南阳帮），湖北帮只有 180 个人，他不想打垮侉帮。打架时，把金贵财两个教士给打伤了。有个叫刘向和（音）的，能扛 600 斤，被金贵财给打死了。他人个子高，棺材装不下，就用草包把他给包起来，埋掉了。我也跟金贵财打过架，他个子不高，在 3 区木材码头那边。他也是个汉奸，骑个马到江浦那边去抄八路军。

有个叫窦有志的，他拿了日本人的一点盐，就被鬼子给吊了起来，后来绳子断了，他掉下江里死掉了，就在 28 号码头那边。还有个叫杜广武（音）的也被吊了起来，但他个子小，没死掉。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拿中国人开玩笑。

当时抬大土的，就是徒工呀，一天干活能拿到 4 毛 8 分钱（日本票），可以买到半袋洋面，一袋洋面 50 斤。一袋洋面 1 块 2 毛钱，是日本票。要是抬煤炭的，一天就能有块把钱，能余一点下来，买米买面或者换成大头都行。

十大班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可以“打替班”，但要三七分、或者四六分、或者二八分，只要干得好的话，一天可以赚到 5 斗米（75 斤米），一个月下来可以拿到 20 多个大头。

46. 杨桂英口述

杨桂英，女，属羊，1931 年生，76 岁

调查地点：浦口区顶山街道浦新街社区居委会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杨桂英

我是苏北人，滨海人(属盐城市)，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开行的，就是做些粮食生意，像大豆什么的。后来我父亲死了，粮食行被有势力的人给抢去了，在老家就没办法生活了，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上海投奔亲戚了。后来我母亲就在一家纱厂上班，我哥哥在玻璃厂里上班。就住在棚户区，日本人打上海时，我母亲被日本鬼子扔下的炸弹片把头部弄伤了，就没办法呆在上海了，就被遣散回滨海了。当时我才三四岁，具体也不是太清楚了。我一个哥哥也跟着回来了。

日本人在我们家呀什么事都做！连三岁的女孩子都奸污。后来女的都剪了平头，用锅灰往自己脸上抹，打扮成男人的样子。有两个小姑娘，十四五岁，没来得及逃，就被鬼子奸污了。当时我们那有座桥，有日本人在那边守着，那时候我们农村里的妇女都用手巾把头扎起来，日本人看到女的，就用她们头上的手巾把她眼睛蒙起来，拖过去奸污，奸污后，就用刺刀把毛巾挑开，再用刺刀从下到上刺进去把她给挑死了。

后来我的母亲身体不是太好，又没得钱治，因为血崩就去世了。我哥哥就参加八路军了，当时家里穷呀，连发丧费都没有呀！我才 15 岁呀！就被卖到戏班里学京剧，那个才苦呀！五更头就要起来拉胡琴，对着墙吊嗓子，冬天天冷，手都冻麻了！不练不行呀！师傅把你绑在板凳

上打呀。后来，我受不了这个苦，就逃了出来。一路上跟着逃荒的人，就靠讨饭就到南京来了！

当时是1944年，就在山西路那边做小生意，去拿印子钱做本钱，卖箩筐。1944年以后，强奸的事就少了，基本上就是放洋狗咬人了。那个时候日本要败了，他已经不敢了。

后来1947年跑到浦口这边（现在住的地方），认识了我家老头子。他比我大十几岁，就留下来了。听他们讲，当时这边有地下党，主要住在龙江。他们和我们这边卖油条什么的都很熟悉，关系很好，日本人把地下党抓了过来，用洋狗咬他。还有就是把人抓过来了，让他自己挖坑，然后站进去，把土埋到胸部，血不就往上涌吗？然后就用刺刀扎。

后来怎么和我哥哥联系上呢？建国后，不是要写家庭关系吗？我当时在家里还有一个亲姐姐，跟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我就写信给她，把我的地址写在信上，她就把我地址给我两个哥哥寄了过去，又把我两个哥哥的地址告诉我。我大哥在部队里面做军医，知道后当年就过来看我了。我大哥在部队做军医，后来在部队做医院院长，我二哥在哈尔滨建设银行。我就靠我两个哥哥的帮助，到60年代日子就好过多了。

47. 杨国文口述

杨国文，男，91岁，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河南街社区有权巷26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星期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蒋宝麟

我是16岁就开始拉黄包车的。日本鬼子来南京之前，就开始撂炸弹。具体是哪一天已经记不得了。当时我才20多岁，警报“呜呜”地叫，飞机一会就来了。三门街那边被炸了个大坑，比我这个房间还大。死了不少人，满地都是血，还有被溅到墙上了。在大马路边上原来有个沟，一条小河，没有人家。当时鬼子撂炸弹时，不少人趴在河边上，炸弹把泥都给掀了起来，炸了个大坑，又死了20多个人。火车站没有被炸到，炸弹全部被扔到外面了。

杨国文

日本人进浦口的时候，就听见日本人的炮声，有 20 多个从江对面打过来的炮弹飞到浦厂墙头时，就没劲了，没有爆炸。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还是拉黄包车。我看见日本人就害怕就跑，日本人就把我的车子给掀翻了。有一次，日本人招呼我过去干活，把他从大江边拉到三岔河，结果只给我一斤发霉了的山芋干。当兵的坐车要么是给大麦片，或者是给几根烟呀！从来没有给钱的。当官的一般给钱，当小兵的不给钱。有一回，有个日本人喝醉酒了，背个日本刀，我就害怕了，他也会说中国话，就拿刀甩，叫我死啦死啦的。我就说，不行，我们是苦力苦力的，有几个小孩，要米西米西的，他就没杀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拿我开玩笑，逗着玩的。

车站上有站岗的，你要向他们敬礼，要说“太君好”。有的人不晓得，他们就会用脚踢你。你要是被他们打倒后立马爬起来，他们就还会踢你，非把你打倒不可。你要是就倒下来，他们就不会打你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快要走了，就有人去抢日本人的被窝东西。日本人就火了，用刺刀在这个人背部划了个口子，中央军就用铁夹子把伤口给夹住了，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还是死了。

妓院在南门那边，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两个靠在一起。日本婆子穿的衣服跟中国人不一样，屁股后面有个小包。

也有强奸的事情，我也是听人讲的，把妇女脱得一点布丝没有，让她们趴在地上爬，哈哈笑，再把她们给强奸了，再用刀把她们给捅死。

城里动不动就有死人，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高丽棒子最坏了，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做的。给他干工，干活要带小跑，你要是走得慢的话，他就会用毛竹扁担打你。

当时拉车一天也就块把钱，从东门拉到西门，只有 1 毛 5 分，有钱的给 2 毛，但给 1 毛 5 分的多，给 2 毛钱的少。日本人给的话，就是 5 毛钱（军用票），给的是不少，但当兵的一般不给钱，而是给香烟什么的。给钱的人少，不给钱的多。当时一块钱可以买三升半的米，每天还要给车行 5 毛钱的车租。

日本鬼子投降了，坐大船回国了。有不少日本婆子留了下来。鬼子把日本婆子装在麻袋里，排成一排，让光蛋（即光棍）去抓，抓到哪个就是哪个，这是不要钱的，要钱谁要呀？留下的日本婆子不是太多的，我附近就有三四个，有个日本婆子跟了个剃头的。现在都不得见了。这些婆子都懂汉话，她们把饭菜做好后，跪下来送给丈夫吃。

48. 余广发、曹文花口述

余广发，男，91 岁，属龙；曹文花，女，86 岁，属鸡

家庭住址：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夹河新村 350 号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轮渡桥社区夹河新村 35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老家是山东的，18 岁的时候，在老家呆不下去了，就来到南京，和我五叔一起生活。到南京以后，刚开始因为我年纪小就在轮渡桥拾煤炭，后来我叔叔慢慢带着我，20 岁时开始正式抬煤炭，总共抬了八年。当时抬煤炭，如果走得慢，日本鬼子就用一个长竹竿打我们。早上开磅和晚上收磅时，如果慢一点，也会挨打。

有一年的冬天，我家属从山东带着两岁的儿子过来了，天冷了，我没有棉袄穿，只能向包工头借了一件破棉袄。她们也冷呀，上班时，我

余广发

就拿了一块焦炭，大约一斤多重，夹在胳膊下，藏在棉袄里。下班时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把我用铁丝反捆了起来，都陷到肉里了，把我带到鬼子住的地方，将我绑在一个水泥柱子上，把水泥柱子抱在怀里。铁丝都陷入了肉里。然后日本鬼子有用水龙头对着我脸冲，气都不能喘过来。天气很冷，我冻得直发抖。当时有一个天津的小李，在日本人那里做听差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恩情。在日本人用水龙头冲我的时候，小李在日本人背后给我做了个手势，把手指弯了一下，意思告诉我可以把头转一下，我后来把头稍微转了一下，让水龙头对着我腮帮子冲，我这才缓过气来。后来我老伴向我们的包工头曹老板求情，请他向日本人讲情，把我给放了，但没有用，此后又去找一个姓姚的老板，也没用，他告诉我老伴可以去找一个叫程玉勇的便衣。我老伴给他磕了好多头，跪在那边爬，跟人家说了好多好话。程玉勇才跟日本人说，这才把我给放了。这是我吃日本人亏最大的一次。挨日本人打那就数也数不清了！

我抬了八年炭，一直到了1943年我开始到铁路上工作。

当时和湖北帮他们打架的时候，我也参加了。都是擀面杖粗的棍子成捆成捆地运往码头，打死了好几个人。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不在了，

他们不知道。

曹文花

我老家也是山东的。当年鬼子扔炸弹的时候，我住在小河北那边，都是草棚子，住的都是外地人在车站做生意的，日本人一扔炸弹我们就回老家了。那时我 17 岁，跑反回了山东老家，19 岁又回来了。那会子鬼子已经不杀人了，就是逮到人就打。见了鬼子必须点头问好，不点头的话就叫回来，逼着你点头才放你过去。我是 19 岁和家属结的婚。现在有 4 男 4 女。

49. 张存兰口述

张存兰，女，91 岁，属龙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东社区浦中路 9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父亲老家是徐州的，逃荒要饭到南京浦口的。我听他说，他过来的时候可早了，当时铁路还没修好，铁路车站大楼才刚盖。过来后就在码头上混饭吃，再做点小生意吧。还能吃饱饭吧！

我 11 岁的时候，父母就死了，后来就到这家做童养媳，他家是开饭

张存兰

店的。当时可受罪了，什么活都得干呀，我 13 岁的时候，就站面案了，就是揉面，做面食！我是 20 岁结的婚。

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日本人过来了，日本人往下撂炸弹，人的胳膊腿都被炸飞，挂到电线上了。我们就害怕呀，躲到芦苇洲里去，还有高枪炮，把火车打了很多洞眼，轰炸大概有一年多吧。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跑反，我们跑到天长县了，在路上又碰到土匪，把棉袍子、大褂子都给抢走了。我们就一路要饭了，当地人听说日本人不是洋人嘛，他们犯羊(洋)，所以只要日本人到那家看见有羊，就把那家人全都杀掉，所以当地人都把羊杀了，用羊肉汤下面条。他们看见我们就可怜我们，都给我们吃的。有一次我要到了一大碗羊肉汤面条，刚走到路上，看见一条大狼狗，我就害怕呀，就把一大碗面条倒在地上给它吃了。

大概过了半年多吧，听从浦口来的人说，那边安民了，我们就回来了。房子被日本人给烧了，没地方住，我们就搬到东门了，住了有八年，鬼子投降了，就又回来了。回来以后继续做生意，就是开饭店。搭个布棚子，摆个面案，卖包子、糊辣汤(就是用面勾的汤)。在洋街上，就是现在的轮船码头那边，生意好呀！来吃包子的人有码头工人呀、坐火车的、乘船的，南来北往的人。

当时用的是洋面，三块钱一袋，用的是洋钱(就是大头)，大头还是有

人用的。日本人他不敢吃，看看光笑他不吃。他要是吃的话，先让别人尝，他怕别人下毒呀。有一次，有个日本人过来买包子，买了四个包子，他多拿了两个，我看见了，就说“小偷死啦死啦的”。他还是只给了四个包子的钱。

日本人好喝酒，只要喝醉酒了，就要找花姑娘。他们不敢上大街找，街上有日本宪兵管着，是不是日本宪兵我就不知道了。就到下面去找，我们一看到他们来，就把大门闩起来，从后门跑掉。跑到大街上，他就不敢追了。

日本人有站岗的，边上有狼狗趴在地上。有一次我从他边上走过，我不晓得给他点头，他就把我叫住，不让我走，我吓死了。后来有人走过来，向他点头，他说“开路”就让他走了。我也这样做了，他说“巴格牙鲁”，就让我走了。

要是过江到南京去，就要戴袖章，还有那个种牛痘的条子，才让你过江。

当时一毛钱（储备票）三个包子，码头工人一顿要吃十几个，糊辣汤要喝两三碗。

抬煤炭的一天只能赚一帽头的米，大约斤把吧！只能吃一天。要是孩子多的话，一顿就干掉了。都是破鞋破袜的，哪有衣服穿呀？扛包的赚的钱比较多。

在码头上干活的人都偷东西呀！不偷怎么活呢？都是北方逃荒过来的，可怜呀！扛大包的，他们有组织（十大班），他们有钱。抬煤炭的，没有钱，要是今天累了，不干活，就拿不到钱，没得吃。两个人抬一个大箩，一筐煤要有二百五十斤。

他们要是没有钱的话，就先赊我的包子吃，等晚上再给我钱。有的人不是偷日本人的煤炭嘛，他把煤炭拿过来，我也不给他钱，他也不给我包子钱，让他吃一顿就行了。北方人都憨、忠厚，都会按时把钱还给我的。有时候，我见他们没钱，也让他们吃一顿。十大班的人晚上在电灯厂那里发工资，我就等在门口跟他们要钱。抬煤炭的二三十个人集中在一起，老板直接发工资给他们。发的工资只够卖一帽头米，就是他下班后，不是没有东西装米嘛，就直接把买的米放到戴的草帽里。

高丽棒子打过仗后，就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比日本人要高，有胡子，骑大马。

有一次我在带我大女儿，她当时才六七岁。保长叫我给去日本人抬大土，因为要照顾我女儿，我就不肯去。被日本人给扇了三个耳刮子，只过好去了。那天正好下着大雨，日本人就把我女儿带到他们搭的帐篷里。当时日本人都喜欢小孩，我女儿的腿上因为我吃香烟不小心，给烫伤了，日本人看见后还给我女儿抹了些药，并且还拿糖给她吃。晚上我下班后，就去那边找我女儿，日本人问我："这是你家的小孩吗？"我说："是。"他们就让我把她领回家。后来过十来天，日本人就叫我们去抬一次，当然如果自己有事，也可以花钱雇那些外来的人替你去，那些人都很穷。

在东门那边有个妓院，还有一些日本婆子。当时也有汉奸，那些翻译都是坏东西，他们带鬼子去家里翻，可坏了，他让打谁就打谁。他们一般都是本地人。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日本话，比如香烟叫大百果（音），鸡蛋叫大百狗（音）。

50.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93 岁，属虎，1914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浦园社区宁港一村 18 栋 10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原来老家里没有地，呆不下去了，就逃荒到南京的。我到南京时，已经 20 多岁了。我们家，三个兄弟，还有我一个，俺大、俺娘。当时有个表婶住在滁县的乌衣街，我们就在那里安了家，我父母在外面帮工。那时候我大孩子已经三周岁了，我老伴在外面帮工，我在家带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日本鬼子过来的时候，我们跑反了，日本人在乌衣街杀人放火，有一个姓陶的地主，被杀了三口人。日本人在他们家 70 多岁的老管家的头上撒尿，完了一枪就把这个老管家给打死了。老管家的两个儿子陶老大和陶老三就想过去把他们父亲的尸体抢回来，还没抢到就被鬼子发现，他们俩趴在田埂上一抬头就被打死，那枪打得可准了，一家子就死了三个。跑反时，我的两个女儿躲在草堆里被鬼子点火烧死了，所以我们就

张秀英

逃荒到南京了，老伴给日本人帮工，我在家带孩子。日本人下乡扫荡，我们就躲起来，在屋里挖个地洞，人躲进去，上面用粮食什么的盖住，等日本人走了再出来。当时很害怕啊，日本人一来就躲，日本人那么厉害。日本人来之前用飞机撂炸弹，小河南那边扔过，本来是想炸火车站那个大楼和旁边那个电灯厂，但都没有炸到。

强奸的事那就多了，我都亲眼看到的。我也差点被他们强奸，我当时正好来月经，鬼子把我的裤子扒下发现后，就生气，怪我没告诉他们，就用枪托捣我，用皮鞋踢我，然后用一个小刀刺我，我用手往上这么一挡，结果我的左手食指就被日本人给打伤了（老人伸出自己的食指）。现在不疼了，但现在手指不能弯了，基本丧失功能。

当时我老公在码头做工，每天有几毛钱的收入，那时东西便宜，基本够生活。我就在家带孩子，给我老公送饭。当时码头上不是有炮楼嘛，9 号楼、4 号楼都是，有鬼子在站岗，你要向他鞠躬，要说太君好。那天有个鬼子检查时把我的良民证拿去不给我，当时没有良民证不行，去哪里都要查的，他还说："你是我的媳妇，我是你的丈夫。"我说："太君，你错了，我的丈夫在码头做工，我是给他送饭的。"他听了，就把我从 9 号楼一直拉到码头，要拉着我下大江，我吓哭了，叫着："我的儿啊，学礼（老人的儿子叫李学礼）啊，这回你可要没娘了，你娘让日本人拉大江了。"他见我哭了，就把我松开了。

他是吓我的。他呆在中国时间长了，也就懂中国话了！

当时有个叫窦有志的人，给日本人在码头上干工，偷了个柿饼吃，被日本人逮到了，在2号码头，被日本人用绳子吊起来，放到江里，再拽上来，再放下去，来回几次绳子断了，他就掉江里淹死了，他老婆后来得神经病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都快要吓死了，哪里还敢打人啊。公家不许老百姓打日本人，要是让的话早就打了。回国之前，日本人把日本婆子给扔在这里了，留在此地的有好几个，二区就有个工人娶了个日本婆子。

解放后我当过大马路军民会主任。1958年大跃进搞工厂，我在万里红工厂当厂长，这个厂主要做木器，就是打家具什么的，厂里有好几百号人，现在这个厂已经倒闭了。后来我就从这个厂退休，现在每个月有800多块退休金。我现在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三个孙女、三个重孙。儿子经常来看我，生活很好，还有一个保姆，保姆对我很好，我有福啊。

四五年前我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去过日本，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小朱馆长（朱成山）带我去的。在那边住了12天，到过东京、大阪等城市，是坐飞机去的。在那边每天要作一两个报告，主要讲日本人的罪恶事实，听报告的都是成年人。当时我穿了一个小棉袄。日本那边不是很冷，比我们这边暖和。我在日本作报告时，也有人（右翼分子）在外面游行反对我们。松冈环是个好人的头头，今年8月15号她还要来看我。

51. 郑贵秋口述

郑贵秋，男，87岁，属猴，1920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泰山街道港务社区新华街89栋202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 查 人：陶仁人、管华敏、王东进

我是湖南长沙宁乡县人，住在大山沟里的农村里，我父亲给人帮工，给人家杀猪、卖肉。后来父亲老了，回到乡下，乡下也没田没地，也砍些柴火去卖，当时我才两三岁。七八岁时我父亲去世了，就和母亲一起过，到后来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我母亲就改嫁了。当时我们姊妹四个，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改嫁时把我和妹妹带过去，两个哥哥大

郑贵秋

的才十一二岁，靠要饭维持生活。继父家条件也不好，有 3 亩菜园子地，种些菜卖，我继父是个瓦匠，给人家盖房子。

我 17 岁时国民党抓兵，每家有三个儿子的抓一个，有两个的也抓一个，有钱的人家可以请人代替，代价是 10 石米。我就是给一个姓彭的地主家顶替的，10 石米先给 3 石，等入伍后只要是和鬼子作过一次战，跑了，就可以当作死了，把被顶替人的名字消掉后，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给剩下的 7 石米。

1938 年左右我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兵了。1939 年就去打鬼子了。当时有一个新兵队，新兵都要在这里训练三个月再分到正规部队。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浙江省绍兴、温州一带，属于第三十一战区八十六军六十七师，顾祝同是司令，六十七师有三个团：一九九、二〇〇、二〇一，我在特务连，特务连有 150 多号人，直属师部，跟师部走。当时三十一战区有一万多新兵，哪个部队缺额就将这些新兵补充进去。

当时我们在萧山一带跟鬼子打仗，子弹都被打完了，我们特务连原来有 150 多号人，到最后只剩下 3 个人。被鬼子困在衢州城里，不能出来。我记得当时是 1940 年 6 月 6 号，4、5、6 号衢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6 号七八点钟就有 40 架飞机过来了，把一个山头都给炸平了，当时我们的子弹库都埋在交通壕里，鬼子的飞机就沿着交通壕轰炸，把我们的子弹都给炸了。夜里 12 点钟，我们开始扒墙突围，师部、工兵连、特务连

按顺序出城，到了5点多钟我们连才全部出来。当时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刚刚下过雨，路上又全部是死人尸体，不好走。护城河水流得很快，河里漂的尽是死人。

我们当时躲在护城河沟下边，把水草顶在头上，闷在河里。7号上午8点多钟，日本人吃过早饭后，到河边洗衣服、洗碗呀，当时不是刚下了几天大雨嘛，水流很大，把盖在我们头上的水草给漂走了，这样头就露了出来了，鬼子就看到我们了。我们就先动手开枪了，开了三枪，打不响，不是下了三天大雨嘛，子弹又泡在水里，枪膛里全都是泥，只好把枪撂到河底。结果，鬼子全都过来了，他们把河两边的水草全拉走，这样河两边全都清楚了，结果我们19个人全部被逮住了。鬼子问我们哪一个是为首的军官，我们都不肯交待，结果有个军尉，相当于班长，是炊事连的一个小头头吧。就说自己是头，结果被鬼子带到河边，一刀把他的头给砍了下来，那头啊掉在地上还乱蹦，那个血呀喷多高的！

我们剩下的18个人就被带到一个村子里，关在一间房子里。下午3点钟的时候，又把我们送到城里去了。第一天没有什么事，第二天就让我们去抬死人（日本兵），鬼子们没人了，就让我们抬了，四个人一个门板，给他抬了三天。先把打死的日本人抬走，放到一个院子里按号排起来，再烧掉。日本人来之前就发过誓，人死了也要把骨灰带回去。日本兵身上都有两三个小盒子，系在皮带扣上，就是骨灰盒呀，把他们骨灰放进去，他们要把这些送回去。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就是伤兵呀，都把他们给送回去了。第四天又让我们抬中国兵的尸体，不再排号了，直接抬到一个大院子的游泳池里，就没有人管了。

一个礼拜以后，他又让我们去修马路，日本人不是有吉普车嘛，要过去，还要把路上的坑用土平起来。干了个把礼拜，这里没事了，就说让我们去当和平军，其实是假的。他们把我们送到芜湖，那天是夜里12点到的，那里也有一个俘虏营，里面有七八百人，很多俘虏跑的跑，死的死，鬼子把那些要逃跑的都杀了，还指着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去了以后主要是抬煤炭，在那里抬了不到一年，后来煤炭不从芜湖走了，我们就来南京了。中间还帮日本人盖了一个碉堡，由我们7个人负责，修的时候跑了一个人，碉堡修好后就把我们送到南京来了。1942

年三四月份又把我们送到南京三民码头，就是这里了，三民码头属于三井洋行，就在这边装大船抬煤炭。当时日本人装煤炭的船有一千多吨，一船要装一个礼拜，都把煤炭、铁矿等运到日本去。每天我们拿着两个杠子一根绳子就去上班，给日本人抬煤炭。

当时我们俘虏营有 11 栋茅草房子，就在纪念碑那个地方，整个俘虏营大概有 5 000 多号人。俘虏营里烧菜的，烧窑的，喂猪的，修修补补的，埋死人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负责抬死人，每天大概有几十个人病死。11 栋房子里的 9 栋、10 栋都是生病的，9 栋里有个医务室，但很少看见给人看病，10 栋就是那些刚生病的人，11 栋住的都是今天住进去，明天就死的人。9 栋、10 栋里的病人都睡在地上，哪有被子盖呀，旁边有 2 个碗，一个碗里装饭，一个碗里装菜，碗里装的都是剩饭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管你吃不吃，苍蝇多得不得了，这些人怎么能活啊。

有一天我们一下子抬了 38 个病死的俘虏，这是最多的一次，最少的一天是四五个。当时鬼子带着一个法医去看生病的人，当时都没有名字只有号，法医用一个表量一量，一看这个人不行了，就让我们用两根绳子一根杠子抬走。撂到坑里，当时还有没死的人脚还在蹬呀，38 个人当中就有四五个没有咽气的，当时在坑那边有好多野狗，我们头一天埋的只有四五个人，马马虎虎用土盖一下就走了。第二天再去，那些人的尸体就不见了，都被野狗给吃了，那骨头吐的到处都是，我们抬的时候，它们就在那边，我们一走，它们就来了，那些野狗一共大约有四五条，整天在那边等着吃死人尸体，都养成习惯了。

我们早上 5 点出去，晚上 6 点多回来，晚上回来，洗洗澡就睡觉了。两边都有带电的铁丝网，跑不掉，吃也吃不饱，晚上讲话都不能，受（“受罪”的意思）死了，不把我们当人看，有病就是死，每天都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吃的都是山芋饭，蚕豆饭，每人一勺子。有一个叫陈兆强的，他是俘虏营的头头，是个汉奸，他吃得好，日本人吃什么他吃什么，有时比日本人还好。解放后“三反”“五反”的时候被枪毙了。

我们没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暴动了一次，但没有成功。我们到这边以后，又暴动了两次，也没有成功，跑的少，死的多。当时我们晚上都把草鞋穿好了，准备冲出去，结果日本人知道了，连宪兵队都来了，之后，就

开始抓人杀人，死了不少人。宪兵队一共有十来个人，还有假鬼子，也是俘虏来的，帮日本人做事，里面也有朝鲜人，他们对我们还好一些。本来在东门那边有新四军要接应我们的，但没联系上。

到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四百人了，也只是大体上知道吧。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投降了，就发现鬼子枪也背不起来了，也不叫我们去干活了。俘虏营门口的大铁门也开了，鬼子们也不问了，没有人管事了。我们就出来了。后来再过去看，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日本婆子了，等第二天再去看的话，日本婆子也不见了。

后来出来之后，就一直抬煤炭。1958 年的时候，我被调到港务局的翻拆机组，1963 年支援九江建设，去了三个月。1978 年才从港务局退休。我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也有日本人过来看我，有个访问团过来看我，大概七八个人吧。我这边还有他们的照片和名片呢！（老人取出照片，名片是日本“铭心会”的松冈环。）她每次过来，都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跟我讲话，一年来四五次，来的时候带些礼物像手套、袜子呀，还有两三百块钱什么的。

国民党跟日本鬼子打，共产党新四军也打鬼子，他们是联合作战。解放战争我没参加。现在国民党的将军都给平反了，像师长、旅长、团长什么的都平反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还没平反。现在有的人，跟我们一样，也打鬼子，退休了拿的钱比我们的还多。

请你们帮我问问，我是 1938 年抗日的，现在当官的都平反了，当兵的为什么还没平反？我们现在还背着这个黑锅，说我们是俘虏兵，要不是这个，我们也是老革命呀？

现在俘虏营里的人活到今天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每次日本人过来就说我是最光荣的人，要好好活！

52. 陈国珍口述

陈国珍，女，75 岁（属羊）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龙山七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我老家就一直都住在这边的，当年我们这边的山比现在还要高，树也比现在的粗和密。这边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我家里主要是种地的，因为爷爷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所以我的父亲是上门女婿，老家好像是南京高桥门那边的。我父亲力气很大，长得也很魁梧。而且我父亲是一个急性子，脾气很躁。但是我父亲很勤劳，很会持家，他到了我们家就在路边（就是当时的浦六路）开了一个豆腐坊，旁边还养了十几头猪，主要靠磨豆腐剩下的豆渣来喂养。由于父亲磨很多豆腐，因此他就让四个外地的老头（大概四五十岁）从我们家把多余的豆腐挑出去卖，不仅可以在我们家吃一顿午饭而且还可以赚点钱。因此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人缘一直都是很好的。由于父亲的辛勤操持，我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当时一家最多养一头猪而我家当时却养了十几头，而且磨豆腐也可以补贴一些家用，因此当时我们家里中午还可以吃得上一顿干白饭。当时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姑母，有两个弟弟。

陈国珍（中）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当时 7 岁（虚岁），两个弟弟一个 4 岁另一个只有 1 岁。那个时候我们听到日本人来了，因为我们这边靠着大马路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这边的很多人连夜拖家带口往永丰方向跑，因为那个地方相对安全点（周围都是水）。当时我们这边所有的人都是往那个方向跑得，只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看家。很多人舍不得离

开家，再加上半夜里，手忙脚乱的，只是随便带了一点东西就跑了，很多人都哭着喊着，小孩子放在筐里由大人用扁担挑着走，大一点的孩子就跟着跑，跑不动了就由大人背一会。我的两个弟弟就是被父亲挑着过去的，我当时已经能够跟着跑了，跑不动的时候就由大人背了一会。到了那边我们住在一个老亲戚家，我们一家八口在那边主要吃在亲戚家，但是我父亲感觉有点过意不去，而且也快要到年关了，很多人在这边没什么吃，父亲很急，而且我们这边的习惯是过年的时候都要杀一头猪，况且我家里豆腐坊边的猪还在猪圈里没有弄走，所以我父亲就想回去牵一头猪回来过年用。所以在一天晚上等大家都睡了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出门了，他怕家里人担心，所以当时只有一个在我们家卖豆腐的人知道我父亲回到家里。当时我父亲到了家里用绳子套了一头猪拉着往逃难的家里赶，到了差不多还有两三里就到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地方）碰上了一队日本兵，大概五六个，听说好像是来巡逻的。那些日本人认为我父亲是“黑头”，我父亲吓得向他们磕头，周围还有一些留下来看家的老头老太，因为我爷爷经常去那边玩，所以大家都认识我父亲。所以那些五六个老头老太也一起向日本人磕头，说我父亲是“太君，好良民，好良民”，并且说把猪给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父亲，还是用枪打死了我父亲。后来还把猪牵走了。那里的一些老人看我父亲被打死了，大家都知道我爷爷没有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女婿，因此其中一个老头连夜跑到我家来告诉我爷爷说：“陈老太爷，你别着急，你女婿出事了！”听到这个情况，家里的大人都哭开了，小孩子也吓得哭了，当时我母亲和奶奶就要哭着喊着跑出去找我父亲，但是我爷爷就说：“你们哭也不能把人哭回来，而且天也马上要亮了。”在这个时候，那个来报信的人说他们可以先找个东西先把尸体盖起来，因此大家才没有出去。过了两夜后，爷爷买了一个棺材，吃了晚饭后叫上那四个在我家卖豆腐的人，一行五人去了父亲出事的地方，我父亲当时还躺在路边，身上盖着一些草。因此他们就把父亲搬进了棺材，然后就赶了回来。棺材就放在了路边，连给父亲埋一下都没有来得及。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后爷爷才让人把父亲送回老家安葬了。

过了一两个月后我们就从永丰那边又回到了老家，在老家这边鬼子也经常过来，我们不怕一群鬼子只怕三五个鬼子过来。当时鬼子（这些鬼子都矮矮胖胖的）走起来的时候翻毛皮鞋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当时每家轮流负责看，只要鬼子一出现就通知大家，大家就跑到山里去躲起来，来不及跑的就躲在自己家里的地洞里。跑的一般都是年轻的妇女和男生，而且一般小男孩也是会被带着躲起来的，大家躲在山里洞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小孩子会哭，虽然日本人听得到但是还是不敢进去。其他留下来的老人和小孩基本上都是小女孩，为了这些小女孩的安全，有的给他们抹上锅底灰，而且还要戴上家家都买的黑色的帽子，这些帽子只要家里有女孩的都会买的，这种帽子套起来只会露出两只眼睛。这些老人和小孩子只要看到鬼子来了就要向他们磕头，他们才不弄你。有一次有四五个鬼子路过我们这边的大马路，当时有一个王老太太（大概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从外地逃荒过来就住在那边的一个棚子里，被日本人用刀剖开了肚子，人躺在地上，肠子都留了出来，死得真是惨。等鬼子走了后我们就由老人带着我们过去看了，平时这个老太对人很好，况且还有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儿子，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很可怜。等我们过去，老人看到了地上有套子，说肯定是日本人留下来的避孕套，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被日本人糟蹋了。当时老人就说肯定是日本人在强奸了她后发现她腿上的溃烂，认为她有毒就被日本人杀害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她很可怜，虽然大家都没有什么钱，但还是凑了点钱买了两张芦苇编的席子把她裹起来埋了。后来她那个儿子回来后发现母亲不在了，还知道哭。以前有母亲在的时候还有母亲给他做饭，但是现在母亲也不在了，他又不会种地，因此没有多久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父亲死后，我们搬回老家，因为没有劳力，所以我们家里只种了一点地，家里豆腐也没有再磨了，况且家里的十几口大缸都被日本人打破了。种不上地因此爷爷只能做一些小生意，从外边买一些麦子回来在家里用石磨磨成面送到东门大街那边卖给那些做包子、烧饼的店家。我姑母就是负责牵驴子磨面的，爷爷负责在外边进麦子，我母亲只是做一些家里的杂活。这些小生意也赚不到什么钱，以前每天还可以吃一顿干白饭，后来只能吃一些里面加了胡萝卜或者南瓜饭，吃到最后我弟弟只要看到

南瓜就哭，再也吃不上白花花的干饭了。我的小弟弟也在7岁的时候得了麻疹，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我19岁的时候嫁到了葛塘，后来听说这边要分地，弟弟就让我回来，人多可以多分点地，所以就从那边回来了。到现在都已经过了50年了，现在儿子都已经50岁了，孙子在南钢上班。

53. 高志华口述

高志华，男，85岁

调查地点：六合区大厂西厂街新吴家洼27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高志华(左)

我以前工作的工厂是由范旭东创办的，但是到了日本人要来之前，范旭东逃走了，在逃走之前就把厂里的设备都藏在厂里的一个山里，后来日本人在1938年占领了厂子，当时有一个老储(音)，当时他参与了设备的掩藏，但是等日本人来了后他就向日本人告密，说出了掩藏设备的地方，因此日本人把设备拿了出来重新开始投入生产。以前这个工厂就是生产合成氨(做肥料的)的，后来日本人也是生产合成氨的，煤是用火车从北方运来的，硫铁矿是从马鞍山那里运来的。我们当时

一天大概生产五六十吨肥料，每天都运走没有留下。

我是17岁也就是1938年进入厂里工作的。我是在厂子占领后被日本人招进厂里工作的，当时我们这边很多人都去了。由于我当时年纪还小，鬼子没有让我干重活，只是做一些打扫等杂活。但当时我的工资也是最少的，当时我4毛一天，最高的5毛，偶尔也发一些肥皂、盐等东西，但是机会很少。其实主要是这边我们没有地可以种，否则这么少的工钱实在是不够。年纪大点后我就参加了重活，到了现在的化工机械厂打铁。当时一个炉子有两个人打铁，一个人烧炉子，其中烧炉子的人是日本人。有一次把铁打坏了，那个烧炉子的人把这个怪罪在我们身上，就用双手甩我耳刮子，打了很多次，吓得我再也不敢去了，后来我就偷偷跑到生产车间工作。当时日本人时期我们这边是两班倒，每班工作12小时，只有到了换班(早班换晚班或者晚班换早班)的时候才有可能休息一下，其他时间都没有可能休息。家里的事情只能靠父母支撑，我根本没有时间管家里的事情。后来我也听说哥哥的岳母在老家那边(离我现在这个地方大概五六里路)牵着牛就被日本人打死了，还有后来我妻子的父亲在丁家山那边的村里的房子都被烧了，而且父亲被日本人认为是黑头，被吊起来打。后来才通过其他人的保证被保了出来，在家里还躺了很长一段时间。鬼子在撤走之前把厂里的硝酸设备偷运回了日本，后来又被国家要了回来。

鬼子走了之后，国民党1946年回来又接收了厂子。我也在里面干，到了1948年的时候，因为有段时间断煤，厂里停工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好了。不过国民党的时候，我们是三班倒，每天只要工作8个小时。

解放后，我也在厂里工作，做过值班长、车间主任，后来又到了供销科工作。到了1984年才在供销科的岗位上退了休。现在老两口子生活在一起，三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都不在身边，但是还是会经常回来看看。

54. 刘文贵口述

刘文贵，男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京新社区四组224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7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刘文贵

我是1939年跟着我的父亲来京新村开荒的，我们一家就我们两个人过来的，当时我才十几岁，在家里排行老四。其他的兄弟和母亲一起呆在安徽老家。我来到南京之后经常看见鬼子从江对岸过来，一般是三五个人一起，就从江滩上过来。大家看到日本人都跑，我就往芦苇荡里钻，日本人不敢进芦苇荡里，他也怕中国人，在我们老家那边就经常有单独出来“挣外快”的鬼子在地里被老百姓打死了。鬼子来一般都是抢吃的东西，像鸡和鸡蛋。如果他们在房子里发现有当兵的东西，马上就烧房子。他们要找女人，所以妇女看见鬼子就要赶紧跑。有一次鬼子从江滩上来，这边有一个妇女马上跑，因为她穿着皮鞋，又是练过跑步的，所以跑得很远很快，躲了过去。在老家那边因为听说有新四军，所以日本人经常扫荡。“二鬼子”也到村里来，他们很可恶，找人要钱要吃的，鬼子只抢吃的不要钱。我来南京之后听村里的人说，当时鬼子进南京城，许多国民党兵从江对岸涉水过来，被日本人打死在江滩上，也有的人是在江边陷到淤泥里死的，我亲眼看见很多很多尸体堆在那里，后来有万字队的人来收尸。

55. 倪翠萍口述

倪翠萍，女，81岁

调查地点：沿江镇桥北社区桥北新村的花坛边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倪翠萍(前左)

我老家是在南京朝天宫附近的黄泥巷，在日本人来之前的轰炸使得我们家逃到了上清河地区的叔叔家，当时大概是11月份，日本人是12月13日到了南京的，当时我11岁，家里有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和我。当时在上清河地区老百姓都是住在外边搭的棚子里，这主要是当时政府的规定，因为住在房子里点灯的话就有可能把日本人的飞机引过来轰炸，所以政府把我们都赶出来让住在外边空地搭的棚子里。我家所有人住在一个四周是水中间有一个空地的地方。鬼子当时是12月13日就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见人就开枪，我父亲跑出去看就被打死了，我母亲见我父亲被打出去看也被打死了。我婶婶当时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被日本人强奸死了，我叔叔为了救婶婶也被打死了。我当时看见父亲母亲被打死了出来看的时候被日本人打了一枪，在肩胛骨的位置，当时我就痛得没有什么感觉了昏死过去。现在的手还使不上劲还有点发抖。

后来我和奶奶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奶奶进了庙里，我被舅舅舅妈接到了他们家里(他们家当时就在我老家不远的地方，大概是王府巷附近)。由他们照顾，因为舅舅、舅母家里也非常困难所以没有钱给我治病，因此我只能躺在床上靠自己扛，后来还得了麻疹，发烧发得我两眼昏花，我的表妹也因为发烧被烧瞎了眼睛。我在舅舅家里整整躺了三年，有一次躺在床上的时候日本人进来搜查，发现了我就用刺刀在我耳背后刺了一刀，现在的刀疤还非常明显。在床上躺了三年后我的身体好了，然后我就出去工作了。

刚开始是帮人家做家务洗碗拖地等，后来还帮人家纺过纱。到了 19 岁就嫁到了现在的双龙村。现在双龙村也被合并进了现在的桥北新村。

56. 宋加仁口述

宋加仁，男，84 岁（虚岁）

调查地点：京新社区六组 31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宋加仁（右）

我老家是在南京六合地区，家中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六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由于在老家很难生存下来就跑到现在的居住地开荒生活，当时我大概十五六岁，当时这边主要是芦苇地，要把芦苇砍掉才能种地，家里主要靠种地为生。

后来到了 20 岁的时候，我应征到了日本人的工厂上班，这个工厂叫南化公司。在那里每天工作 8 个小时，每个月 30 元钱（当时可以买 15 担米）。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把敌人用火车运来的石头用筐装起来一筐一筐地抬到锅炉里去。工作本身倒是不累，但是锅炉里的烟熏得眼睛很痛很难受。当时厂里生产的主要是化学东西，生产好了直接就打包装车运走了，听那些工作人员说是要运到山里生产化学武器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来看到日本人痛打了一个工人，吓得再也没有敢到厂里上班。这个工人主要是因为工作中耽搁了一会就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打，主要是用扁担打那个人的后背，整个后背都被打烂了，人也被打瘫了。看到一个人被打瘫，吓得我

当时再也不敢去工厂里上班了。当时在工厂里还知道当时锅炉里的金子做的筛子被日本人弄回到了日本，当时厂里的一座小山被日本人探测到里面有宝贝，后来被挖开后，的确发现里面有一个金子做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一个宝贝，也被日本人弄回国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还在六合的时候亲历过日本人屠杀老百姓的情况。那是在一个晚上，我刚好在那边干活，突然日本人来到长武街（谐音），在街的两头架起两挺机关枪扫射，吓得房子里的人全部跑了出来，刚好就有很多堵上了日本人的枪口的，死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其他还有很多人通过旁边的侧路跑掉了。我当时就是在侧路的巷口，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就被机枪打穿了肚子，肠子都流了出来，很快就死了。日本人当时主要是认为这是一个大街，里面肯定住了很多“马胡子”，所以就来杀了。但是那里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

我从厂里回到家里后还是靠种地过活。当时日本人也经常下来，一般一个星期过来一次，主要是找吃的东西，包括鸡鸭猪牛等。日本人来时，很多人就把重要的牲畜牵上跑到山里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来不及的就只能躲在自己家里的地洞里。日本人也经常过来搜查，主要看人的手，如果有老茧的他就认为你是“马胡子”，要严加盘问，轻则被打，一旦你逃跑就要被射杀。当时在江边很多叫化子，日本兵过来就按照手上有没有老茧来判断他们是不是“马胡子”，但是当时的种地的人谁手上没有老茧啊，所以很多叫化子都被当成了“马胡子”被枪杀了。甚至有一次上午很多人从好多不同地方的人被日本人集体赶到了江边，在这些人里希望通过互相指出“马胡子”。但是因为大家很多都不互相认识，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马胡子”，所以在晚上就把我们都放了。当时日本人看到小孩还非常客气，还给糖吃，但是只要看到年轻的就首先认为你是“马胡子”，当时有一个人在江边看到了路过的日本兵船，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日本兵射杀了。

当时日本人当中还有很多朝鲜人，他们主要是做翻译的，就是这些朝鲜人向我们解释了“马胡子”就是坏人的意思，而且他们也经常向路过我们村的时候日本兵解说那些是村民，然后很快日本兵就会离开的。朝鲜人没有什么抢劫，除了偶尔路过一些小店的时候会抓一些小吃的东西如瓜子、花生之类的东西。

57. 谭炎海口述

谭炎海，男，1922 年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京新社区四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谭炎海

我是年轻的时候从安徽老家过来的，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又跑反了。我看见长江上有很大的国民党的兵舰，被日本人打沉了，死了很多人。有一次日本飞机空袭，飞得很低，直接拿机枪扫长江上的渡船，打死很多船上的老百姓。日本人进村子的时候大家都躲起来，钻到自己挖的地洞里，地洞上盖着柴禾，日本人分不清楚。当时基本上家家都有地洞，还有很多人捡到了枪。后来在我老家那边，汪精卫的部队管着鬼子，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

58. 吴存宝口述

吴存宝，男，192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复兴村三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吴存宝(中)

我祖籍安徽无为,由于在家里人口多无法维持生计,跑反到了现在的复兴村所在地讨生计,当时所在地有很多从无为跑反过来的人,由于这边有很多空余的地,它们可以从地主那里租种土地。虽然地租是四六分(地主拿六),但是仍然比在安徽老家过得要好,一家老少还不缺吃喝。当时村里的人住得很稀散。但是在 1937 年冬月听说鬼子要来了,村里很多人都出去跑反了,跑反的主要方向是老家——安徽无为。当时我家跑反的有哥哥、嫂嫂和他们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和一个妹妹,当时留在家里的还有父母、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父亲当时留下来主要是为了不放心家里的东西和那些租的地。当时我只有 13 岁,从复兴这边跑到老家路上要 6 天时间,全部只能靠步行而且要快速跑,小孩子也要自己跑,所以当时非常累。小侄子和侄女就更是辛苦,两个脚板都跑酸了。而到了老家由于没有房子只能住在本家,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至第二年听说"解放"了,由于在老家实在没有生计就又从老家回到了复兴村。在回来途中经过江浦时碰到了两个站岗的日本兵,为了不被日本兵伤害还向日本兵敬礼喊道"太君大大的"。

再次回到复兴村后,看到了大量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还躺在地上没有人去收拾,到处都是,但只是零零散散的,应该是逃跑的时候被杀死的。回来以后村里没有一个被杀,只有一个被杀了,他是一个外地人,由于在路边

捡了一把国民党士兵死后留下的枪，再加上日本兵来时没有及时跑到芦苇荡里，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我没有亲眼见过日本兵杀过人，但是听过一些，主要从无为回来后有了维持会，杀人的情况就没有了，但是抢劫、放火是很经常的事情。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只要日本人一来大家就跑到芦苇荡里躲起来，因为每次下来的日本兵都很少，大概两三人，所以日本兵也不敢闯进芦苇荡里，生怕被躲在里面的老百姓偷袭，所以每次只能在逃跑了的村民的房子里抢劫一番。大家经常碰到这种事情也就都习惯了，抢就抢，房子被烧就烧，以后还可以再盖，命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已经四世同堂了，家里有四个儿子，现在跟着大儿子住。现在住的地方也就是当年他们家的老房子所在地。

59. 徐家庆口述

徐家庆，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沿江冯墙村孙家洼 52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号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董为民

徐家庆（中）

1937 年我 8 岁的时候日本人过来我们这边了，我父母亲就带着我和一个 5 岁的弟弟和一个 3 岁的妹妹逃到了龙王山脚下靠近永丰镇的赵

家庄，在那边靠租人家的地种地为生。我还有一个叔叔就留在老家孙家洼的地方种地，祖母也跟着叔叔住。日本人的飞机有时候会到那边轰炸，我们听到浦口发出的警报时就把牛赶到树阴下躲起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冬天阴历11月份左右，日本人那个时候大概来了半个月，我王姓邻居的舅爷来找我父亲去一个被日本人占领的浦口的油库搬油。那个油库里的豆油是国民党运来的，鬼子来了没来得及运走就留在浦口了。当时我父亲他们三个（父亲、舅爷、姓曹的）天黑以后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奶奶不吃不喝在江边找了很长时间，当时江边有很多尸体，但是就是没有找到父亲的尸体。奶奶伤心过度，身体也垮了，很快也去世了。那以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人家地也不租给我们了，我们连地也没得种，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后来，3岁的妹妹也生病死了。

10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又回到了孙家洼，她一个人抚养我们。那个时候鬼子还在这一带。母亲还让我在私塾读了两年书。我13岁那年就扛着木犁种地了，木犁很重，我几乎扛不动，但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弟弟没能有机会读书。14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从此以后我们弟兄两个就跟着叔叔过活。叔叔对我们很好。那时我们仍然是靠种地过活。当时自己家有3亩地，又租了人家两三亩地，就靠这五六亩地生活。租的地一亩要交掉140斤的租，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能收三四百斤一亩地，收成不好的时候连交租都不够。

那时候鬼子经常到村里来干坏事，一般是两三个鬼子一起。他们老是在下午吃过饭后两三点钟过来，在村子里找鸡和猪抓回去吃，也找年轻姑娘。听说鬼子要过来时，村中的小伙子和姑娘都跑到龙王山躲起来，村子里就只剩些老头老太。鬼子就强迫百姓抓他们自家的鸡给鬼子带回去吃，如果动作慢了鬼子就用枪托打他们，还用脚踢他们的屁股。我还听叔叔说，然后让老百姓把抓来的鸡挑到日军的驻地去。他去江边找枪的时候，看到江边到处都是死人，他都吓得不敢看。

我20岁那年，靠着家在永丰的外公的帮助成婚了。解放以后，我在村子里当过民兵营的营长，也当过会计，1959年的时候还入了党。90年代的时候还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当了好几年宿舍管理员，2002年的时候

退休回家了。

60. 徐如坤、徐家沂口述

徐如坤，男，1929 年生；徐家沂，男，1934 年生

家庭住址：沿江冯墙村孙家洼

调查地点：沿江冯墙村孙家洼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徐如坤（左二）、徐家沂（左三）

我们的老家就在冯墙村孙家洼，从出生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那时村里人差不多都是靠种地为生的，一个家庭种几亩地，生活比较艰难。当时村里有二十几户人家共六七十人。

1937 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六合一带，从 6 至 12 月份差不多天天过来轰炸，通常是六七架一起。在日本人来之前国民党在村外修有一条比较宽的石头铺成的马路，从浦口到六合的，我们称为浦六路。我们经常在这条路上看到很多被日本兵杀害的国民党的尸体。

日本人有时候也进村扫荡，他们奉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通常日本人进村之前会有人发出一些警报，我们就从家里跑出来，躲到

村那边一条河的对岸的山里去。但是家畜如猪、鸡等带不走就会被日本人抢去吃了，他们经常抢鸡和鸡蛋吃。日本人在村里见到人就杀，他们杀人是没有理由的。一次，一个村民赶着一头猪在路上走，碰到了日本人，他们不由分说就把他杀了，现在那个老人的女儿还在世。除了这些，日本人还干了很多坏事，他们还浇汽油烧房子，他们简直是不讲道理的，以干这些坏事为乐。现在我还能够听得懂几句日本话。

61. 尤仁才口述

尤仁才，男，1912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复兴社区六组 39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尤仁才（中）

我是 10 岁的时候由祖父带着从安徽老家来复兴村这里开荒的，我的父亲已经过世，老家生活很苦难，所以来这里开荒糊口。一起来的还有老祖母、老叔子和哥哥，不过他们都不能干活，生活依然很苦，不过勉强能吃饱。我是第一批来复兴村开荒的人，在这里种了六亩地，每亩产 300 斤小麦，还种玉米，粮食东拼西凑，要加利息还。在这里有副业，就是打柴和芦蒿进城卖，一般一次进城挑五六十斤柴，可以换五到七斤米，但

不常进城。

我 19 岁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我就跑反回了安徽老家。当时能听到江阴要塞在打炮，声音很大，就知道鬼子要过来了。当时还能看见日本飞机过来轰炸南京，炸南京那边重要的厂子。飞机从西北方过来，是不定期的。飞机飞得很低，三架飞机为一组，一架稍高，最少的一次有九架，最多的时候二三十架。我到了老家之后听说鬼子在南京杀人。

我是第二年阴历三月回到复兴村的，已经见不到鬼子杀人了，平时害怕鬼子，所以都躲着。听说鬼子在山里杀了人，但是看见江边上很多国民党兵的尸体。听说当时国民党丢了很多枪在这边，很多人捡了卖给新四军，一把枪卖三块钱。新四军很好，你卖他枪，他还给你做饭吃。听说罗庄有个人捡了把枪又扔到水里，被鬼子看见，命令他把抢捞起来，然后就用这把枪把他打死了。

鬼子偶尔会进村来抢东西，当时村子里有老人站在村外边放哨，听到鬼子来的风声，大家就赶紧躲起来，在劳作的人直接躲在芦苇荡里，在家里来不及逃的人，比如女人，就躲在地洞里。地洞是自己挖的，上面盖些芦苇和柴，日本人不熟悉，发现不了。鬼子进村主要是抢吃的，为了开心就杀人放火烧房子，吓人玩。我们很害怕，都躲，也分不清鬼子的真假。

日本人也怕中国人，芦苇荡里不敢去，平时都躲在碉堡里，不出来，离复兴村最近的碉堡就在山嘴子（今泰山新村一带）。鬼子要撤退的时候来村里，强暴了两个小姑娘，一个 13 岁，一个 15 岁，她们因为觉得小，鬼子不会强暴她们，所以鬼子来的时候就没有躲起来。

62. 尤仁荣口述

尤仁荣，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复兴村 6 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我祖籍安徽无为，六岁随父亲来到现在居住地讨生活，但在到了的当年父亲就去世了。家中除母亲外，祖父母也尚在，剩下的都是小孩子，没有得力的劳动力，生活维持不下去，很多时候都是靠乞讨过日子。过来以后给人家种地，但是除去要交掉的租税，另外扣掉种子，所剩下的粮食只够维持两个月的生活。如果借人家的粮食，借一担要还一担半，借人家一块钱要还一块半，所以一般逼不得已不问人家借东西，差不多都是出去以乞讨为生的。当时这个村子一共只有十几户人家，有四五户都要出去要饭吃。

尤仁荣

在我 15 岁那一年的冬月十三，听说鬼子要来了，于是一家人，有母亲，祖父母，弟兄四个，一个妹妹都又重新跑回无为老家。祖父母和一个得了血吸虫病的老叔子还有一个姐姐没有回去。虽然鬼子还是时常会过来，但是有地洞可以钻，但是还是比较麻烦。在跑回老家的路上，听一起回老家的同乡说以前一起过来南京在江边开荒种地的两个尤家的叔叔（当时是四五十岁）被鬼子杀死在长江里面。在回乡的路上，晚上累了我们就借住在别的村里，村民一般都很善良，路过时他们给我们提供食宿，还给我们花生瓜子之类的带了路上吃。在第二年的阴历四月份，我们又迁回复兴村了。回来时，整个村子差不多都被烧了，被烧房子的土墙还在，于是我们又砍了芦苇重新盖房子。在村中倒是没有看到被鬼子

杀害的人。当初鬼子过来时，也有人没有迁走，就躲在家中自挖的地洞中，当时差不多家家都有地洞，一般挖在家里或草垛中，大小以家中的人口定。

我回复兴村后在村子中多次撞到鬼子，被他们虐待过。比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如果我看到他们不脱帽行礼，他们就会骂我没礼貌，就打我，掀我眼皮，很痛。还有，他们把拖把浸满了水放在我头上，脏水滴下来堵住我的呼吸，我大口吸气，肺都被撑大了，看着我痛苦的样子，鬼子乐得哈哈大笑。当时鬼子大概四五个一批地进村，当然还有跟着他们的假鬼子、黑头鬼子。他们一个月至少进村一两趟，看到鸡狗之类的就一枪打倒剥了吃。鬼子进村时，地方上的农民会有警报，如在很高的树上吊一把伞，如果伞掉下就表示鬼子来了，看到的人会互相通报。这个伞也由专人看管，主要是一些没有生产能力的老人来负责看管，由几家老人轮流看管，看管的人要非常机警灵敏，一旦鬼子来就要作出反映。在鬼子要撤走的那一段日子里，村里的人放松了警惕，我们村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被多个鬼子糟蹋了。鬼子和那些假鬼子、黑头鬼子还有地方上的土匪还干了很多坏事，我们这边的人因为他们遭了很多罪。

63. 朱玉春口述

朱玉春，男，80 岁（虚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京新社区三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日

调 查 人：马超俊、王舒驰、蒋钰

我 1935 年与父母一起从老家无为来到一个叫决子洲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京新社区）。当时还有两个弟弟一起过来的。当时现在所在地属于一个大的芦苇地，方圆大概有 4 万亩，当时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大概开发了三四百亩，当时一共有 40 户人家。附近的复兴村大概也有六七十户人家开发了也只有 500 亩左右的土地。而且大家都是住在同一条垄上。

朱玉春(前)

我看到日本人过来主要是冬月十三的时候，那天我们家船出去，路上遇到国民党封江就绕着走到了现在的新化的地方，晚上突然看到江面上很多国民党士兵用木板等一些东西从江对岸漂了过来，当时人非常多，到了岸上他们问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跑，但是当时我们也是刚到这边，对西边山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没有怎么向他们说什么。到了第二天下午四点半左右日本人就追了过来，有两条兵舰和三架飞机。当时路上有很多前天晚上跑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在跑，于是兵舰用两侧的大炮向江两侧开炮，飞机则在四周盘旋扫射。我们家当时也跟着国民党士兵一起跑到了现在的陈家洼的地方，后来又向一个老大娘打听消息，因为当时很多老人都跑出去打探消息回来告诉大家，后来就听到一个老人说在东门的地方鬼子见人就杀，于是我们又吓得跑到了现在的复兴三组(也就是我叔叔家里)。在那个时候家里有点钱的人家都跑反到老家去了，我家里没有什么钱就没有跑走，而我叔叔家也跑到老家去了，于是我们刚好可以住在他家里，而且他家里还雇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大娘负责看家。当时从东门大街那边传来消息说，只要在门外挂起来一个日本人的旗子，日本人就不会烧房子，而我们当时又没有日本旗，很多人家里只能用一块白布挖掉中间的一块再贴上一块红布来代替日本旗，然后挂在屋檐下。到了第三天大概下午1点钟左右，鬼子从东门那边追到了当时我叔叔家住的地方，当时隔壁一家姓吴的也跑反回了安徽老家，他家请了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山东人负责看家，他之前捡了国民党士兵丢弃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时他正在石磙

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找虱子，没有注意到鬼子到来就被鬼子打死在那里了。当时很多跑反人的家里住了很多受伤的没有能力跟大部队逃跑的国民党士兵。有的人躺在床上休息有的就在火边烤弄湿的衣服，当时他们没有任何武器在身边。当时鬼子就来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在屋檐下挂日本旗，所以日本人一来就用斧子把他们都杀了，然后还把房子都烧了。

在复兴村里呆了一年多，叔叔他们从老家又回到了复兴村，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京新。回来后看到当时有很多老百姓都在扒尸体，因为当时很多国民党士兵口袋里都有钱，而且地上也有很多丢弃的枪。找到钱是最好的，而捡到的枪送到新四军那边每枝枪大概三块钱。当时我家附近有个老头娶了一个湖北老婆，他老婆把扒尸体捡到的钱放在匾里在屋外边晒，被土匪看到了，不仅抢了他们的钱而且把老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弟弟，然后还有一个合租的剃头的师傅一起反锁在房子里一起烧死了。

鬼子来了后的第二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当时的麦子差不多已经十五公分了，某天下午差不多三点的时候一个鬼子来到了京新，就是现在京新五队所在地，一个王姓妇女没有来得及跑，被鬼子拖到芦苇地里强奸了。

由于我们这边基本只能一年一熟，等麦子收了就没有什么好种的，就家里靠一条船搞点运输。当时我们家的船有十吨，跑运输的方向也主要是来回安徽与南京之间，但是当时只能在刮东北风的时候才能从南京这边出发去安徽那边，有的时候是运人有的时候是运货的。到了 1948 年 8 月我和父亲到了安徽，就又不让人走。当时共产党封江了，所以当时父亲一个人回来了而我就留在了安徽，专门负责找一些当地的农民训练，而且后来还对解放军进行了一些训练。当时在那里的待遇相当于乡长的待遇，每个月五斗米，相当于现在八十斤米。在安徽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到 1949 年 2 月份时，大量的解放军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而且不断地进行渡江之前的训练，后来渡江战役开始的时候我做舵手，然后还有四个水手，三个划桨的然后还有一个摇橹的，船里还有 36 个解放军士兵，所以每条船上共有 44 人。当时一晚上我来回送了四趟。等到胜利后我领到了一个证。船在回来后遇到大风被打烂了，后来政府又给我配了一条船。解放后我在 1953 年当了村长后来又当了村支书，然后调到沿江卫生所当党委书记，到 80 年代退休。现在一个月还可以拿到

1000 多的退休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64. 蔡广清口述

蔡广清，男，90 岁

调查地点：沿江镇兴化社区四组 1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胡凌、邱伟、孙香梅

蔡广清(左)

我老家在六合，人多了，地少了，解放后开荒过来的。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 22 岁。冬月十一来的，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天冷。日本鬼子从上海登岸打过来的。这边日本人来时的情况我都是听这边人讲的。在六合江面上也能看见。国民党军队死多了，长江里水都红了。江面上，国民党的部队，趴着木头游江过来的。日本人两艘军舰，一大一小，从六合那边的滑子口(音)上来。用机枪打江里的江边的国民党兵。有命的跑上来，没命的被打死了，这个是我在六合亲眼看见的。国民党的人在乌龙山打炮，打日本人的兵舰。国民党的炮也厉害。离家里有二十里远，房子被震得响啊。三炮头，逼得日本兵舰往后退。这一退，国民党部队少死了不知多少人。日本人来村，一般十几个人，前面村子的人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跟着跑，烧死的人多啊。日本人来了，你不敢看啊，

不跑反，就被打死了。日本人出来找花姑娘。我隔壁有个姑娘就被抓到了。二鬼子也坏啊，日本人来了，跟着混，要钱不给，就砍人啊，还烧人。解放后被政府镇压了。我们那边庄子很大，有个人在庄子里被鬼子堵到了，他把鬼子的枪都打掉了，门一关，从后面跑掉了。鬼子没追到。他没死，其他人倒霉了。后来鬼子来报复，见到人就打。有个儿子和他老母被杀了。要打死儿子，母亲求情，让儿子不要动，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砰，把母亲也打死了，一下打死了两个。现在这个人的老婆还在呢，他们和我一个乡的，就住在六合瓜埠乡。她没被杀了是因为她当时藏起来了。我们村周围都是水，鬼子来了，我们就坐船跑。我被抓了两次去替他们做工，抬木头去把他们营房围起来。中午让回去吃饭，我就跑了。他们随便抓人干活。鬼子投降就惨了，小孩子打，他们都不敢动。他们也没有东西吃了。

65. 戴翠兰口述

戴翠兰，女，88 岁

调查地点：新化十二组 39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邱伟、蒋宝麟

戴翠兰（左）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十五六岁。那时候我住在六合县，现在的红星乡(音)。天气不冷不热。我们躲地洞，钻芦苇荡，年轻人都要跑，年纪大的人不用跑。我亲眼看过鬼子，那天我躲在我家房子的小阁子里面，我害怕极了。我家里有就个人，我父亲死的早，只有我妈妈带着我们。我大姐鬼子来前出门了。孩子太多了，日子苦，秋天没粮食吃我们就捞菱角吃。我妈妈养不活我们，就把我妹妹送给别人当闺女去了，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当童养媳苦啊，天一亮不能洗衣服，得下地去干活，等天黑了才能洗衣服。老婆婆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日本人来了奸淫妇女。我们那里就有两个妇女被鬼子抓到了。一个反抗不让强奸，就被鬼子杀了，另一个随着他们了就没死。那个被杀的我认识，姓王，就住在我干妈妈的家旁。

66. 郭思文口述

郭思文，男，76 岁

调查地点：金陵公寓 05 栋 104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郭思文

日本人是冬月十三来的，我们家冬月十四就跑反了。我那时只有七八

岁。这样,我还能记得东门小桥那里全都是死人。之所以能记得是冬月十三,因为那时候要过年了,所以我们小孩子都盼着能吃点好东西。日本人来了,全搅和了。跑反那天上着大雾,我大妈妈带了七八斤米,我们一起往北边跑。我们走到现在的管巷口上面,我大妈妈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一袋米也撒掉了,也不敢去拣。在东门石桥那里,到处都是死人。也不知道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那时候太怕了,根本就不敢看仔细。我们到了王家渡以后,还不错,找个亲戚家,弄点饭吃吃。第二天我父亲又托人带信来说,日本人又到王家渡了,叫我们继续跑。我们就跑到了现在的汊河。到了那里后,白天我们都不敢出来。老百姓都挖地洞,钻在地洞里。用筛子,再在筛子上面摆上草皮摆上土,盖在洞门上。你不把洞门盖上那日本人不就看见了吗,不就要来杀人吗?到了晚上出来了,一看啊,汊河街上啊,日本人骑高头大马一路上放火过来了。火烧得很高,我们很远都能看到。我们家上人就跟我们讲,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赶紧进地洞,他们马要是过来了就不得了了。我们就再进地洞,不进地洞的话给他发现就没得命了。日本人不像中国人的,日本人他是不讲理的。在地洞里很害怕,不敢出一点声音,连哭都不敢哭。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稍微平静下来。有人带信来说可以回家了,再不来家连房子都要被烧光了。跑反回家后,发现我们家东西都被人搞光了。家里成立了维持会,有很多汉奸,中国人自相残杀,给日本人跑腿,整天欺压敲诈老百姓。老百姓倒霉哎。比如说你上街买东西,从他跟前过一下,你得交两毛钱税。不给他马上就打你。就像拦路抢劫。当时就是乱套了,欺负老百姓,乱套了。

我们家里面那时候啊,说穷也不穷,说富也不富,生活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那日本人来过以后就不行了,渐渐不行了,生意没有生意做,买卖没有买卖干。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十几间房子,家里面开了个旅社啊,赶集的买菜的玩马戏的啊到我们这里住啊,给个一毛两毛,这样子我家一天能弄个块把几毛钱的,基本上就能够维持下去了。鬼子来过以后,我们前头的房子还有,后头的三间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了。后来就有人到家里来敲竹杠,问你要钱,你要是不给他钱,他就跟日本人说你是土八路,日本人就来抓人,抓人怎么办呢,你就要托人哎,托人再花两个钱再保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哎,老百姓怎么讲啊,就是受屈辱,受侮辱,就这么个道理,就是打官司打不了,告官告不了。你们出来搞调

查，我这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跟你们小青年说空话，一点效果都没有，是吧，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真的感觉嘛，就这个杀人放火，这个我们亲眼所见的。不知道原因，他就是杀人放火。刚才不是讲嘛，我们跑到龙山的街上，看那边一堆火把房子烧起来，你知道干什么的？你还敢过去看啊？日本人过来怎么回事情呢？粮食给日本人控制，不给老百姓吃，老百姓没有储粮，帮他做工，一星期给二斤大麦面，这就是事实，对吧？

汉奸那是纯粹卖国求荣。他想抓哪家就哪家，想敲哪家竹杠就哪家竹杠。他说你通八路，然后抓你，这个我们都看到。我们家就有被抓过的，是我们家婶婶。抓去以后怎么办呢？要花钱。关三天，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商量，把她保出来。过后罚了三斤煤油。他借口就是你家来人你没报告，你家就是通八路。这些事都是大屠杀那一阵子过去以后，平静了以后发生的。那时候都怕日本鬼子。他们打中国人。这是我亲眼见过的。比如他们坐黄包车的，好点的还给点钱，不好的你要找他要钱他就打你了。

67. 郭文高口述

郭文高，男，90 岁

调查地点：沿江镇兴化社区八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孙香梅、胡凌、邱伟

我家原来住在六合的玉带镇。那时候家里很穷，国民党在我们家那边抓壮丁，我哥哥是驼背，我弟弟小，所以只有抓我去了。我就逃到江浦种田。后来又到了现在的大厂镇。日本人来时是冬月十一。我当时 22 岁，听说日本人杀年轻人，就早早跑反走了。跑到龙袍镇，我姨夫在那边，所以我有吃有喝。后来也不行了。这样跑反断断续续三年才停。我父亲和我哥哥没走。听他们说日本兵来时从北边往南厂门走，打死了 11 个人。都是年轻人，小孩老人没什么事情。那时南化化肥厂住着日本人。后来安宁了，有维持会了，我们才回来了。当时有安庆帮，是替日本人做事的，什么坏事都做。组织非常大，有的人可以收到三四千个徒弟。他们逼老百姓报

郭文高

捐报税，抢东西，白天知道谁家有钱，晚上就去抢了。我那时非常穷，所以他们也敲诈不到我什么。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日本人被八路的探子杀死的那一次。那时已经是鬼子来的第二年夏天了，阴历七月。我那时租卸甲店的一个叫陈家刚的地主家的地种。有个八路的探子化装成卖西瓜的，两个日本鬼子去吃西瓜，被打死了一个，跑了一个。之后日本的大部队来了，在我们这里抓走了三十几个人。因为鬼子是在我们这里被杀的，所以只在我们卸甲店这里报复。我一听人说日本人被杀了，所以早早就跑了，要不我肯定也被抓了。这三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晒，不给他们水喝不给饭吃。等到他们都没有力气了，再拴在一起，把他们赶到南化码头一起推江里去了。南化码头就在前面，现在还是码头。这些人里我认识两个人。一个叫张学树，他的绳子松了，水性又好，所以没有死。活下来后我碰见他，他说他命好，要不是绳子散了，肯定也死了。还有一个叫陈家林，他死掉了。陈家林是老实人，种田的，他老婆也很老实。以前日子就穷，后来就更穷了。他有个儿子住这边，现在也抱孙子了。

68. 黄学文口述

黄学文，男，90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金陵公寓凉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黄学文(右)

那时候我 22 岁,住在桃园村,日本鬼子来我们这边是冬月十三。做了很多坏事,东门街上杀了很多人。三个日本兵到我们村,逮二三十只鸡,对年轻人他们查得严,街上的人,跑反跑到农村被抓到的会被杀。看到日本人杀人了,我们开始跑反,青年人被逮到就枪毙了。日本鬼子中午来,晚上走,他们晚上不敢来。我一直跑到安徽,觉都不敢睡。房子被烧掉。我亲眼看到过他们杀人,就在黄家洼。人都害怕啊,我们过了年二三月份才回来种田。回来了这里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是帮日本鬼子干事的。后来日本鬼子经常来村里要鸡要猪,送到东门小学,现在的十七中,让农民送过去,给个单子,没单子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到就打,有良民证,没的话就被抓,三天没人来保就会被带走。我们家里有十三口人,安徽有亲戚,没亲戚的人跑了也没办法,只能回来了。晚上日本鬼子不敢出来,害怕游击队,他们对地方不熟. 这边跑反的人多,有的带小孩子,有的扶着老人,一天到晚心慌。日本鬼子看到不顺眼的就会杀掉。看到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躲地洞里了。他们把人剥光了,看是不是兵,手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子印子,有的话就杀掉。国民党的兵早都跑了,打死的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天天劳动,手上当然有老茧子了。日本人来时,

在东门街上杀了很多人，东门小石桥的河两边，有很多死尸，有国民党的兵有老百姓，天冷，第二年才收。后来安宁了，有维持会了，日本人就好一点了，但是日本兵喝醉酒就杀人。我亲眼看到过三次杀人。第一次是冬月十三那天，杀了三个人，就在我们村口。跑反到我们村的人，被杀了，都二十多岁的。遇到小伙子看他们的手，是不是有茧，看是不是拿枪的。第二次是在东门，外地人不懂，害怕他就跑。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鬼子怀疑，他说他是坏人他就是坏人。那年冬天直到过春节才下雪，冬天是干冬。别的地方杀的人更多，看人不顺就杀。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铁路工人，他穿白汗衫，上面有字，就被怀疑是士兵被杀掉了。日本鬼子当时住在现在十七中的地方，看到年轻人他们就打，还伤害妇女。以前有日本人在营房门口站岗，你走他门口走你要行礼，要是不行礼或者行礼迟了，日本人就会打你，用砖头砸你。他们就是喜欢捉弄中国人玩。

章叶是维持会会长，把人组织起来，照相，领良民证，没证就不行。我们跑反回来后，房子被烧了。根元大布店，当时很有名哦，老板叫吴一康，铺子被抢了，房子被烧了，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变成穷光蛋了。后来还是亲戚借了他一点钱，他又做生意了。房子是日本人烧的。安宁后，农民又开始种田了，有人做生意了。那时农民种粮食看天，吃菜多，粮食少，人过得不好，过得好的是帮日本人干事的，都是汉奸。有个汉奸，叫张老三，有六个老婆。这个人那时候收徒弟，和他徒弟闹翻了，就去投新四军了。新四军收了他。回来后被徒弟打死了。那时候帮日本人干活的人都坏。这种人都是坏家伙，老百姓都骂他们。他本人干的少，徒弟坏事干的多。有钱人天天都害怕哎。那时候帮日本人干事的人都坏哦，没的一个好的。以前有一个赵老四，后来解放，老百姓告他，才被枪毙。他干的坏事多哎。到晚上他们抢老百姓东西。比如有人白天卖个猪，他们晚上就来要钱，不给就打。我们桃园有个叫熊成兴，白天卖了个小牛，钱还账还掉了，晚上他们过来要钱，他没得钱给他们，他们就把他母亲给打死了。这是朱三徒弟干的。我过去还去北边徐州连云港那边贩花生来这边卖，二鬼子设卡收税，要到家了在筛王桥那里，我身上钱交光了。二鬼子就叫我留一袋花生在那边，我回家拿钱赎。等我去赎时 120 斤花生就剩 80 斤了。你也没有办法啊。日本人后来不常杀人了，除了喝了酒他杀人。

有个人叫王松桂，他去东门街上找亲戚借点粮食回去吃，回来时走到罗庄那里，罗庄在东门过了河没多远。他看到日本人就跑，日本鬼子拿枪就打死了（即第二次杀人）。农村人看到日本人害怕，听说日本人杀人打人哎，他能不跑吗？那个时候大概是冬月十三过半个月这样。王松桂个子高，有四十岁，人蛮好，长得漂亮着呢。我们一个村子的人，他去亲戚家借东西吃，回来被打死了。当时没人敢抬，晚上他家里人才敢去抬，我跟着去看的。他家人都要哭死了。抬来家搁在家里，第二天日本鬼子又来了，家里人跑反了。日本人看有死人在屋里，就连死人带房子都烧了。日本人厉害哦，无恶不作哦。后来他家里更穷了，老婆子可怜哎，男人被打死了。这种事情多了。我那时跑反白天到安徽，很近，过了河就是。晚上再回来，枪响了再跑。日本人晚上他不敢出来。

我最害怕的一次是日本人搜我身。就是冬月十三那天下午，日本鬼子来了三个人。冬月十三，那天是好天，太阳晃晃的。我们那时候还没来得及跑走。搜了我的身还杀了三个人。三个人我都不认识，都是外面跑反来的。我记得那天吃过晌饭了，大概两三点钟，天气很好。刚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来得及躲。他要找手有老茧的人，说是扛枪的，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村那时有七八户人家，他们把我们赶到村口集中起来，几十个人都站在一起。日本鬼子有怀疑的人就抓出来。一共有五个人被抓出来的。日本兵叫我们把衣服脱光了，检查看有没有当过兵的痕迹。有一个是瘸子，他们就放了他。搜我时我父母妻子还有小孩抱着他们大腿跪着求，鬼子看我是本地人，就放了我。有三个人是跑反过来的，是单身汉，没有人给他们求情，就被杀了。他们要被杀时没有大声叫。我当时被吓得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大白天就像晚上一样。我只听到有枪响，听站在前面的人说日本兵还用刺刀从背后往前面戳，血直冒。当时二十几岁的人不多，要是多的话杀得更多。我们那里养鸡多，鬼子让我们逮了二十只鸡带走了。我们当地人没多少人被杀。那天村上还有三个妇女被强奸了。从那以后，村里没人了，都跑反了，白天没人敢在。我就是十三晚上跑反的，那天晚上月亮非常亮。这是在桃园村，别的村不知道。跑的时候，白天在外面躲，晚上年轻人回来，拿东西，找粮食。一直躲了几个月，过过年春天了，要回来种田了，地方上又有维持会

了，我们才回来。但是白天还是不敢多出来。

还有一次在芦柴洲，日本兵不知什么原因杀了一个人，可能是怀疑他。

我姐姐的老公公也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日本人来时他家住在靠山西路那个地方。当时我姐夫和姐姐都跑反走了，只有老两口在家看家。我姐姐的公公姓简，死时四十多岁，在南京靠卖豆芽为生。日本兵来他家把他带走了，和其他人集中在一起杀了。

国民党很多兵游长江过来，日本飞机丢炸弹，用机枪扫，打死了很多国民党兵。第二年春天跑反回来，去放牛的时候能看见许多尸体，芦柴洲那边就有很多。都是冬天杀的，维持会喊人去埋。国民党兵怕死，没有用，都是抓壮丁抓去的，不懂打仗。有人在东门街上看到，三十几个拿枪的国民党兵被四个日本兵包围起来，枪被缴了。共产党不怕死，日本人都怕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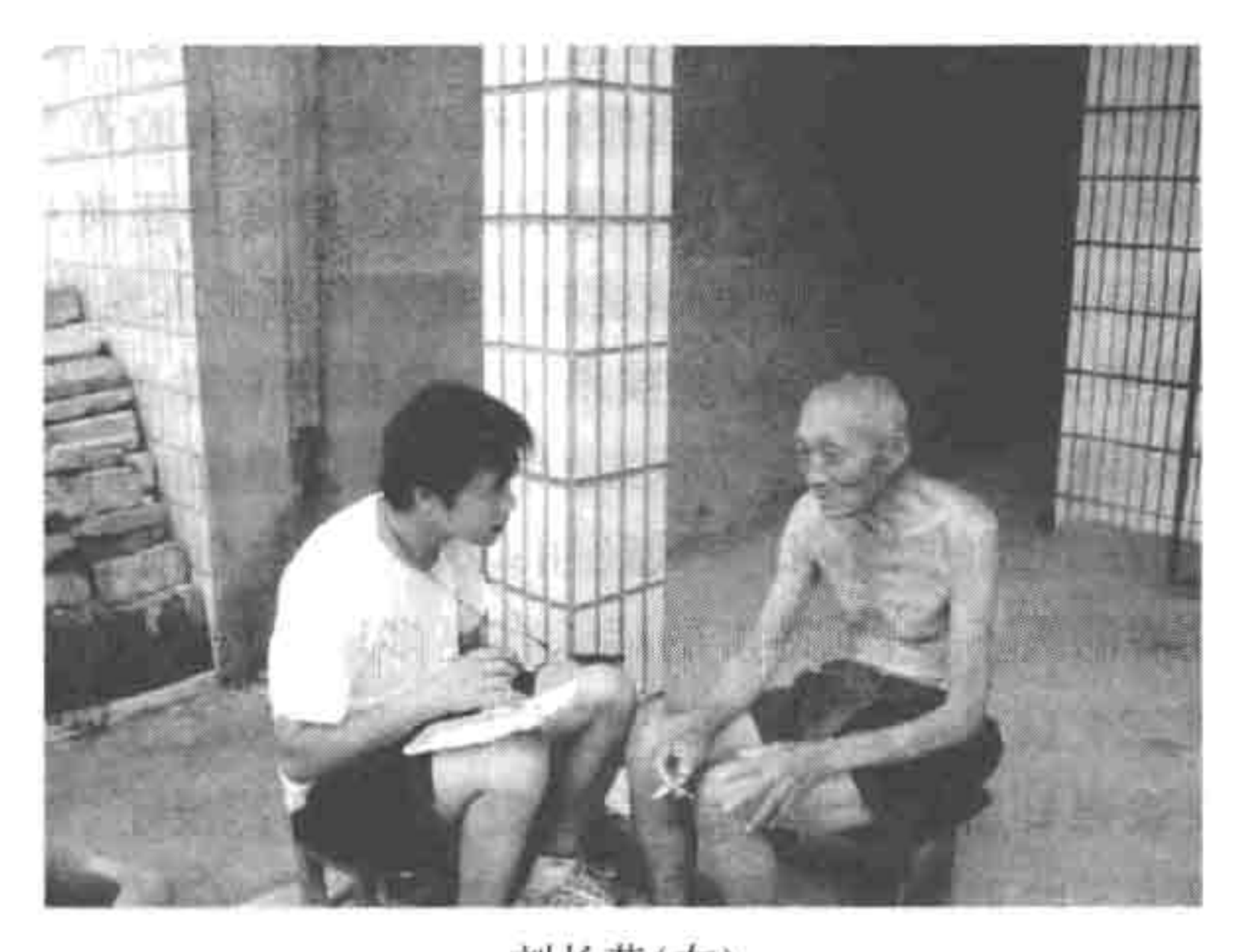
69. 刘长荣口述

刘长荣，男，80 岁

调查地点：新化十三组 46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下午

调查人：邱伟、蒋宝麟



刘长荣（右）

鬼子来时，我住在六合的龙袍镇。鬼子来的时候我就躲起来了。我

看到过鬼子打炮，我吓得躲到草堆里。在龙袍八一公社那边日本鬼子杀了很多人，有的人家七口被杀了六口。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有大刀会，老师是一个姓霍（音）的人，他们打日本鬼子。他们有红旗子，头上还裹着红布。我大哥就是被大刀会逼着参加的，如果不参加就要砍头。我大哥叫刘长富。日本鬼子来打大刀会了，他们放臭烟炮，把太阳都遮住了。大刀会的人都被迷昏了，在地上爬，有的往稻田地里爬想躲起来，日本鬼子上去用刀戳。杀了有一百多个大刀会的人，我哥哥也被杀了。后来他丈母娘来把他尸体收回家去了。我嫂子是一个残疾人，我大哥是上门女婿。他老丈人家那时候有点钱。当时带日本鬼子去打大刀会的是一个叫陆德叶的人，老百姓后来把他家都烧掉了。这个人后来就跑掉了，六十多年没回来，他家一个人都看不见了。有的人说他跟着日本人跑了。

70. 刘永树口述

刘永树，男，83 岁

调查地点：新化二组 8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孙香梅、邱伟、胡凌

刘永树

我是六合人，今年 83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4 岁，住在六合县新河

乡，我 1954 年搬到这边来。鬼子是 1937 年十月初十来六合的，离过年还有两个来月。日本人来了还得了啊，三光政策啊，杀光、抢光、吃光，不得了啊，我们属于漏网鱼哎。鬼子来村子里，很多人跑反，跑了有两百里路远。鬼子来之前六个月就有飞机来新河乡扔炸弹，炸死了我们村很多人，六个月以后，日本人从镇江过来了。我当时 14 岁了，有力气，帮忙抬尸体。当时可怕了，南京这边芦苇荡那边死了很多人，尸体堆了有五层高，江边都是尸体，我当时过来捡枪的，来找了三次，捡了五支枪。有很多人都过来找枪。日本鬼子来村子里，都是五个人一起来，带个翻译官，一共六个人，出来打鸡、打猪、找花姑娘。我隔壁有个 15 岁的小姑娘，姓徐，徐坤仁的女儿，被五个日本鬼子糟蹋了。徐坤仁也在场，都哭死了，日本人在边上哈哈大笑，当时没人敢拦啊。日本人走了以后，我跟老徐商量，和我隔壁的干连子（音）两个人把他女儿抬到东门街上浦镇医院，治了三个礼拜才治好了。日本人一般不打不杀本地的小孩子，叫小孩子带路，去打鸡打猪，找到鸡蛋，一个鸡蛋敲两个洞，一口就喝掉了。日本鬼子也叫我喝鸡蛋，不喝的话他们就要打人。我恨死日本鬼子了，恨到骨头里头了哎！我家有两间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掉了。鬼子在我村子里杀人，姑娘给他搞过以后，眼珠子被挖出来，乳房被割掉。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我隔壁夏得州（音）的老婆，23 岁，那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来了五个日本兵，她来不及跑了，躲在家边上的竹林里，被鬼子用枪吓出来，后来就被糟蹋了。她丈夫回来以后把她埋掉了，没的办法啊。卞正和是我的妹夫，我堂妹妹 14 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了，怕日本鬼子来啊，那么早就嫁掉了，什么礼都不要，就送给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日本刚来的三个月，大屠杀，十月来的，冬月、腊月、正月里三个月，见到人就杀，杀了 30 万人，三个月里面，老百姓都要跑反的，还要跑得很远，有的人钻山洞，挖地道藏起来。腊月三十那天，要过年了，八九点钟开始准备饭菜，有青菜、猪肉、驴肉，猪和驴跑反的时候都带走的，饭碗刚端起来，鬼子就来了，来了五个人，他们以前就经常找我带路，这次又来找我了，叫我带他们去天鹅流（音）村打游击队，游击队躲在那里被他们知道了。我不带路他们就要烧房子的。我把他们带到那里，翻译官就叫我回去，才走了半里路就打起来了。我躲在边上看，看见一个日本兵被打伤掉到沟里去

了，那时候游击队长徐康升（音），是个苏北人，以为日本人死了，就下沟去捡枪，日本人枪好啊。结果被日本人一枪给打死了。游击队有500来个人，队长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结果五个日本兵跑了。第二天，游击队正在烧香磕头准备埋队长，日本兵来了1000来个人，游击队的就跑过江跑到安徽去了。天鹅流有200多间房子被日本兵烧掉了。我本人也吃过日本人的苦。我哥哥刘永森被日本鬼子抓到了，他不肯讲枪藏在哪里，我前一年不是捡了五支枪吗，当时我们村有好些人家里都藏了枪的，我哥哥就被鬼子吊起来打了，一件白褂子都打成红褂子了，我父亲刘福如被二鬼子打吐血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不能动。我特别恨日本鬼子，就想打死几个鬼子出气。我17岁那年等到了一个机会，正月十几号的时候，从新和乡那边的一条河上过来五个鬼子，他们住在东门街万字会里面，也是过来打鸡、找花姑娘的。他们要从村边的大埂子上走才能进村，我跟我妹夫卞正和躲在埂子边上的芦苇荡里，开枪打死了三个鬼子（我五支枪有两支给了游击队了，自己还藏了三支）。第二天鬼子来报复了，还来问我是谁杀的。他们以为是黑头杀了他们的人。

我眼睛是要解放的时候受伤的。那时候国民党就要失败了，共产党已经打到这边来了。有一天，我和几个人看到天上飘过来红烟子，我就看，后来眼睛就被迷到了。那些烟子是国民党为了杀死新四军而放出来的毒烟。我们那里有不少人都被毒到的。国民党也承认是他们放的毒烟。后来他们还过来统计过，一共72个人。当时表格子都已经填过了，说是要交到中央然后给我们赔偿的。但是还没送到中央，国民党就失败了，跑台湾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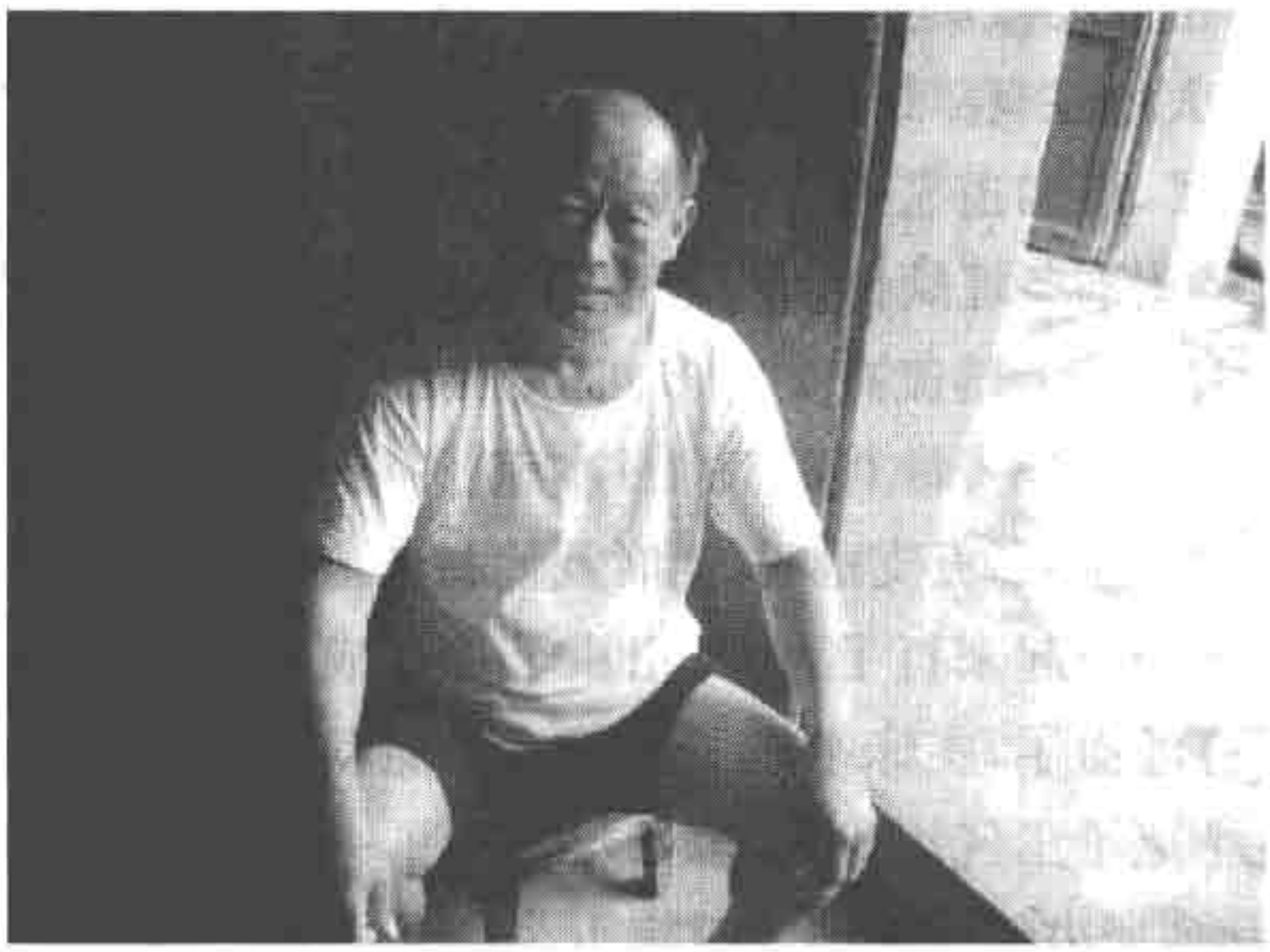
71. 王念成口述

王念成，男，70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路西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5日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王念成

南京大屠杀 37 年的时候，我两岁。听上辈人讲，许多国民党兵游江过来。那时候没的桥，有的游有的扒着木板，江上死尸逮逮的，被枪杀，冻死，淹死的都有。有日本兵驾着小艇在江上用机枪扫江上的人。城里的许多人逃难渡江。许多人也抱着门板，木头，浮木漂在水上，有许多人藏在墩子里，墩子被打穿了就沉了，百姓就淹死了，有很多死尸浮在江面上。当时老百姓都去江边拣死尸的东西。有拣枪，子弹，衣服。有的拿枪和子弹换钱，有的捡了枪做土匪，抢老百姓钱。当时村里人多往北边逃，到山上躲起来，也有人躲在地洞里。但当时老百姓的觉悟不高，有的不会反抗，头颈伸出来让日本人砍。另外，村里的汉奸也有，害自己的同胞。他们给日本人干活，向村里人要钱，替日本人跑腿。日本鬼子有时候三个五个，有时十几个的，到村里找鸡吃，也找姑娘，找不着，看到人不顺心就砰咚一枪，枪一响，人就跑不掉了，想把你弄死就弄死。

72. 王素珍口述

王素珍，女，87 岁

调查地点：新化十一组 25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邱伟、孙香梅、胡凌

王素珍(左)

我老家在六合。鬼子来时我 18 岁,我已经结过婚了,我婆家在汊路(音)那边。我婆家有我公婆,我和丈夫,还有两个小叔子。我是八月里嫁过去的,年底鬼子就来了。我婆家有八九亩地,养鸡养猪,一头牛,一头驴。我娘家也有八九亩地。我娘家姓王,婆家姓朱。在家里面时,日本人做坏事,喜欢来找妇女。那时候我们都跑芦苇里藏起来了。他们开枪打。有打到人的。我们那一船先走了,他们没打到,她们后跑的人被打到了。被打到的人我认识的。枪打到了,打肉里去了,哭死了,喊死了。一船被打到好几个。被打到的都是妇女。没有被打死的,怎好的,我记不清了。这样跑反持续了几个月。有被抓到的妇女,住得离我们不远,年龄比我大。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怕哦,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没亲眼见过鬼子,他们来了我就跑掉了。当时有男的站岗,来了就通知我们。

鬼子都是坏人,他糟践妇女,被他们抓到了不得了。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坐月子的妇女,听人说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她跑不及了,就跳水里蹲起来。她就是我们门口人,姓朱。那时天冷哦,是二月里,要是腊月里就冻死了。那时候鬼子来了找花姑娘,叫中国男的帮着找,要是找不到就打。杀倒没杀他们,只是打,没的话我不能瞎讲是吧。他们还来要鸡蛋吃,我家那时养了十只八只鸡,每家都给的话就有很多了。

73. 吴秀英口述

吴秀英，女，90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新化村十一组 32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吴秀英(左)

我老家在安徽无为县，22 岁入的党。那时候受地主气啊，我跟我大爷说："大爷啊，你天天说共产党，党在哪啊？"我大爷说："党就在你眼面前。"当时不知道，我大爷就是共产党，他介绍我入了党。后来鬼子来了，他逃跑到江南，死了。

我以前的男人是新四军，被鬼子抓到了，鬼子把老百姓和当兵的，赶到芦苇荡，用机枪绞，扫死了，血都淌成像水一样。我 17 岁就嫁人，大儿子当时才两岁。我小叔子好赌，他赌到腊月里，他点火柴把房子烧着了，我差点烧死了。男人当兵死了，五爹爹是地主，他儿子是甲长。他不给我地，我气啊，就去找党了。

江书记晚上领我们开会，那天月亮非常亮，被我五爹爹看到了，五爹爹会揭发的。我们吓得就躲在旁边的稻田地里。过去开会是上不通父母，下不通妻小儿女啊。有次开完会我去送信，遇到鬼子站岗，他们让我把耳环给他，说："把这个给我你就是大大的，不给你就是小小的。"我给

了，那是婆婆给的陪嫁。他们就让我过去了。信盘在头发里面。到了找不到人给，我就又跑回来了。鬼子要来了，保长开会，让我们交待，我不承认，叫我们自首，那不是卖党嘛。和我一起开过会的一个地下党跟我说："大姐啊，你赶快走，鬼子要来扫荡了。"这个地下党的父亲就是鬼子的保长。我就逃跑了，到南京来了，到了复兴大队。来了没饭吃，我就讨饭了。日子怎么过啊，受罪啊，讨饭过日子。

刚来南京的时候，我卖过稀饭，在大桥那边，卖给逃荒的人。还贩纸烟。大桥那边有鬼子呢，隔着锥子山（音），水边还有鬼子。晚上我就睡土墙下，机枪打不透。鬼子那边打枪，我吓得就跑，板凳，桌子扔在那边，晚上我就跑过去捡。鬼子看到了就用枪打，机枪就打在水上，嗞拉嗞拉的，吓人啊，我命大啊，没打到。人家都说我胆子大，还敢去拿板凳。日子过得苦啊，孩子多，讨饭受罪啊，孩子哪天生的都记不得了。

74. 徐传英口述

徐传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新化八组 18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徐传英

鬼子来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住在六合龙袍镇滑子口(音),我的家就在江边上,在大埂子下面。那时我家穷,家里姊妹多,我父亲是一个木匠,给人打棺材。日本鬼子坐着黑船来的,咚咚咚响。日本鬼子有五个人,从船上下来了。我看到了,就喊我妈妈:"妈唉,日本鬼子来了!"那时候冬天,下着小雨。我三弟弟刚出生。她就把小毛孩揣在衣服里,趟着水到芦苇荡里面去了。鬼子不敢去芦苇荡里的。鬼子到我家后就用枪到处戳,戳到木匠的工具就响了,鬼子就说我们家是坏人。我们当时怕死了。又戳,戳到了马桶。过去都用马桶。我父亲就把马桶打开,跟鬼子说:"我老婆做月子死了,你看里面还有血呢!"他们就走了。那时候鬼子好打人,但是小孩子他不打,还给东西吃呢。那时候他们给过一种用竹叶子包的粽子。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地主,他姓郑,他有个儿子是医生叫郑发亭(音),他把他家周围用石灰划了线,在里面和鬼子打。后来鬼子来打他了,他就跑了。

我还能记得当时中央军逃跑的时候就是从我们门前大埂子上面走的,我们就在坡子下面看的。那阵子打仗的时候,有很多国民党兵趴在木头上漂江过来,还有人在江里喊救命。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很可怜的啊,他是一个小孩子。鬼子来了,他躲到草堆里面,鬼子就用枪把他戳死了。他是个男的,八九岁。我们村口有一个张老太,鬼子一来了她就用脸盆敲,敲三下就不敢敲了。她会喊:"小孩子啊,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你们家要是有地洞就钻地洞啊!"那时候家家都有地洞,有一张床那么大,一人深。那时候大人跑反都跑到芦苇荡里,鬼子不敢去芦苇荡。那时候大人都把小孩子扔了,因为小孩子要哭啊,他一哭鬼子不就找到他们了吗?把小孩扔了家里大人心里难受啊,都哭啊:"孩子啊,我刚把你养下来就不要你啦!"我妈妈就把一个儿子摔了,扔河里去了,淹死了。扔的时候他才13天。那时候都不能谈了。(哭。)我出门那天,我妈妈还和我说:"我们家遭这么大罪,一定是你那个被扔掉的弟弟来报复了。"我们隔壁村里有一个妇女,没跑及被鬼子抓走了。每天鬼子把她带走,然后再送回来,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有一个鬼子在村里被杀了,鬼子问她是谁杀的,她就被吓跑了。

75. 杨步义口述

杨步义，男，81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新化村十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杨步义（右）

我老家在安徽肥东，国民党抓壮丁，十七岁逃来南京，到地主家帮工。二月开始帮地主干活，冬天没活就搬柴火卖。

我来南京时已经是四几年了。我们这边的小姑娘受过鬼子的苦啊。我没看见，听别人讲的，在前面复兴村。鬼子一来村里，我们就跑了，往山里跑，冯墙那边的山，现在的开发区，青年都跑的。日本鬼子不讲理，我们恨他们不得了。进村里抢，能吃的就拿走。听说日本鬼子在老江口杀了不少人，就在现在浦口造纸厂旁边，杀的人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当时有很多人去看。

二鬼子坏啊，欺负中国人。我给他欺负过一回。当时就我一个人去砍柴火。下午在老江口，二鬼子人多啊，有六七个人。他们说我路走错了，不让我走大路，让我走小埂子，就用脚踢了我后背两下。能不疼吗？但疼也不敢说啊。

我帮一个叫徐孟水（音）的地主干活。他人挺好，吃饭时他都喊我们

上桌子吃。他说来话长了。他之所以成为地主，是因为当年翻尸体翻发家的。鬼子来的时候，杀了很多人。他到江边翻尸体，把死人的钱呀枪呀拣去，然后有钱了再去买地，就这样成了地主。

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押他们从街上走。中午从大厂那边过来的，往南京送。从我家那边走的时候，我恨啊，就打了一个鬼子两拳，往胸口打的，他还往我笑笑。打的人也多，日本鬼子欺负中国人啊，想起来伤心，其他倒还好，但他们糟蹋小姑娘太恨人，恨死了。

76. 杨山田口述

杨山田，男，80 岁，

调查地点：新化村上坝组 1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调查人：胡凌、邱伟、孙香梅

杨山田

鬼子来的时候我只有 9 岁。当时住在六合县黄粮乡（音）的太平大队。以前叫什么堡，记不得了，现在叫太平大队。家里有父母亲和一个哥哥。我父亲当时是铁匠，他就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我当时在家亲眼看到了。

鬼子是下午三四点钟来村里的。我家当年住的离现在的太平马路

没有多远，那时候也是公路，是六合往仪征去的。日本鬼子就是从这条大公路上下来的到我们村里的。那天打死了三个人，连我父亲在内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我父亲当时看他们从公路下来了，就想跑到附近一个池塘边躲起来。鬼子过去枪一端就把他打死了。后脑勺被打中了，当时就死了。我们都要哭死了，心里又怕。当时我母亲也在家，我们没跑，鬼子就没打。当时尸体都不敢收，也没有钱买棺材，是当地的红十字会帮着埋的。另外两个人都是外面跑反来的，我不认识他们。鬼子枪法准啊，两个人跑了有两里路了，鬼子一枪一个。他们尸体也是红十字会埋的。鬼子是先打死我父亲后再打他们两个的。日本鬼子打死三个人后就走掉了。以前我父亲打铁，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后来他被打死了，铁就没法打了。日子就苦了。鬼子后来也下来，下来了我们就跑了。一开始下来的多，后来有游击队了他们也不敢常下来。但是二鬼子多，他们都是当地人。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在我们那里抓壮丁，我就跑到南京这边来了。鬼子投降的时候我去过南京城，在白下那边，我看见日本鬼子被一车一车地运走。老百姓站在路边喊口号。

那时有很多妇女被日本鬼子欺负过。妇女跑不掉了，被他们逮到了就被他们那个了。我知道村里有两个，就住我们隔壁。当时已经是日本鬼子到六合的第二年春天了。鬼子是中午吃饭时来的，下来找吃的。她们没有跑得及，被抓到了，她们就惨了。没有人敢拦的，拦了他不打死你吗？她们都是二三十岁人，都已经结过婚了。村里人后来没有另眼看待她们。这样的事情，记清楚了心里肯定不好受了。

77. 于长英口述

于长英，女，85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路西村学府路 5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5 日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十几岁的事情我还能记得。那时候穷，可怜。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我大概 15 岁，家里兄妹 5 个，那时候只要听说鬼子要来了，大

于长英

家都往外逃。我亲眼看见过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个子高，穿着大靴子，走路声音很响，进村，打人杀人抢东西很狠。那时我们家没的田，租人家田种。日本人来的时候抢粮食，抢东西吃，猪呀鸡呀，抢的时候还打人，到处找姑娘，谁不告诉他，就打。他们杀犯错误的人，他说犯错你就犯错。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人。就在前面东门菜场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砍头场，许多人在那儿被杀，也有许多村民围观。日本鬼子冬月十八来的，枪毙是看到过的，砍头不敢看。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被杀的。经常跑反，枪一响就跑。看他们杀人很怕。鬼子叫你做事，做不好，就打。小孩子不跑反，小孩子不懂事，能帮他们忙啊。比如让小孩子带着找花姑娘。听人讲小孩子做事做不好他们也打也杀。那阵子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回来以后就平静了，但日本还来杀人，不像以前厉害了。平静以后我们还是很怕，后来他们进城了。现在想起来还害怕。那时候受罪哦，没的吃没的喝。

78. 张瑞江口述

张瑞江，男，90 岁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金陵公寓 14 栋 0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张瑞江

我在南京了住四十年,后来这个厂从汉中门迁到浦口这边了我才过来。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集庆门。日本鬼子在打到南京之前,先用飞机丢炸弹。因为它先炸国民党在江上的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怎么怕。后来开始炸城里了。先炸了这边的八府堂。过去八府堂那里住的都是贫民,小矮房子。还有一个八府堂小学,里面有一棵大树。一个炸弹丢来,炸在学校旁边,把外围的居民,都是很穷的居民哦,还有学校的学生,把人炸飞了,一起挂在树上。我当时过去看了,有人的膀子,有的腿,有的衣服都挂粘在树上。那时我只有 9 岁,是和大人还有我一个舅舅一起去看的。我们害怕啊,回家后就吓得往老家跑反了。我老家在苏北高邮。跑的时候,不像现在交通方便。要从南京西站坐火车到镇江,从镇江过江坐公共汽车到扬州,再从扬州坐船到高邮。那天我们跑的时候,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跟着火车炸。还没过了龙潭,飞机开始炸了,飞机炸的时候呢,火车司机一看不对劲,他就吓得把装客人的车厢丢了,自己跑到隧道里躲起来了。乘客的车厢没的躲,炸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起下火车,躲在山边的麦地里。那时候麦子还很矮呢。那时候还没到冬天我记得,我那时候还穿着夹衣呢。后来我们步行到镇江的。我的爷爷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家。他那时候在酱油店打工,给

人家送酱油。日本人进南京城的时候呢，他没走，看见了。回来的时候，听他讲，日本人进城的时候，上海路、宁海路，当时是美国红十字会的难民区，城里的人躲在里面，愿意去就去. 我爷爷当时没去，他舍不得家。他那时候八十几岁了。他说日本人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胡子已经白了，年纪很大了，日本人就让他把日本旗子挂在墙上，弄个小桌子摆那块儿，再点上洋蜡烛，供那个日本旗子。说你不干，就死啦死啦的。日本兵还用个军刀，逼在他脖子上来回试。他脖子上的皮子都破了。我们回来还看到脖子皮上的疤。

后来我们又跑回来了，南京又安宁了，鬼子跑别的地方打了。南京不像刚开始那样。我们回来听我爷爷说，还是怕人的。刚来的时候，有跑不及的小孩，日本人看见了，就用枪戳，挑在肩上，吓人啊。那时候，小姑娘、妇女都把锅底的灰抹在脸上，像个鬼一样。要不日本人过来找花姑娘。我爷爷看到他们抓人，把人集中起来，就用机枪扫。这是我爷爷出去找粮食的时候，看到有抓人的，他就躲起来看到的。那时候找年轻人，说你是支那兵。在我们集庆门那里，有一个鸭池塘，有防空洞，警报响了，隔壁人都躲起来。那时我们家隔壁有个老太太，都八十多岁了，日本人来了，就把她衣服脱的了，把她乳房啊弄起来，拿她开心。像这样是最害怕人了。这是我回来后听我爷爷讲的，他当时在家看门的。老太太是我们邻居，离得非常近。听我们爷爷讲，难民区的人要吃的，才回来找粮食，一般他们是不敢出来。那时候老百姓出来找粮食，都是一家一家找，反正都没有人。日本人到下午的时候出来，找花姑娘。那时我们集庆门那里有很多织云锦的机房，一间一间的房子多，都是大户人家的。他们有钱啊，跑掉了。老百姓就到他们家里找粮食吃。有一次有一个四十几岁的男子汉进去找粮食。他进去后，看到厢房里有日本兵。没地方躲，没有办法了，他就躲到门后面。门后面有一个斧头。日本人进门不是要伸头看吗？他就一斧子把他杀了。他就把这个日本兵拖到院子里，扔在井里了。日本人看少了一个，出来找也找不到。以后好点了，4 点以后就不敢出来了。每次出来都是一阵子，一个人不敢出来。中国人就白天躲起来，晚上出来找粮食，到跑反的人家里找粮食。有钱人走的时候不带什么粮食，带金银首饰什么的走。那时候城里已经没的什么人了。

美国红十字会用大卡车负责收尸，往江东门运，挖个万人坑，把人往里扔。南京说死了三十万，实际上是五十三万。南京少了三十万，这是政府的数字。听人讲，国民党的军队的兵，为了逃跑，把老百姓的门板拆下来，抱着跳江里，被日本人打死了很多。日本人来的时候，不管看到什么人，用刺刀捅，他用枪打得少。中华门外的人杀的多，中华门这边的人少。

南京后来安宁了，我们才回来。跑了大概两年不到。我们跑反也是跑到农村，鬼子到那里去时，只在城里面，一般不敢下乡，那时农村有游击队。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躲麦田里面。那时候麦子已经两尺多高了。我们吃饭也在麦田里。日本人枪法厉害，当时村子里有个人，爬到树上看日本人。离的好远啊，离的有一里多路，被日本鬼子看到了，一枪打死了。吓死人了。我们吓得饭也没敢吃就跑。当时有小船，我们又躲在芦苇里，在里面睡觉，白天连饭也不敢烧。爷爷带信说，南京好些了，我们才回去。当时我舅舅坐民船回南京时，看到江面上到处都是死尸，先坐船回家。下关那里江边上的死尸多啊！船从扬州过来，在靠笆斗山的地方，现在叫上元门，看到全是死尸。

我回来了以后感到人少多了。太平路这边全是日本洋行。在大行宫往夫子庙看，看不到什么人。因为人死了很多，还有一些没回来。我跑反回来还算早的。有些难民营的人胆子大的回来，胆子小的还不敢出来。记得当时日本人叫红十字会的人动员南京人回家。我跑反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跟婆婆、舅舅走的。父亲有事回高邮走得早，知道鬼子来了，就在那边等，没回来。我们跑反的时候走得早，看到八府堂被炸，就走了。南京有的人别的地方没亲戚，没地方走，像我们有的邻居和我们谈得来跟我们走。有的人没地方去，就只能去了美国红十字会设的难民区。上海路，宁海路这边是难民区，周围用铁丝网拦起来。要不是有难民区啊，南京人就死光了。有钱人走得早，他有钱啊，到别的地方有的吃。穷人跑了也没的吃啊。我们有地方回去，还有几亩地。

我回来的时候，日本兵很少了。像我们一个区就一个班。那个时候做生意的日本人多。有的还带着家属来。他们对小孩好，对年轻人就不好，怕是当兵下来的。投降的时候，日本人就惨了。那时候我已经十几

岁了。怎么惨法呢,那时候呢就叫日本兵打扫南京,清理南京。一个班,一个排到各个街道打扫,清理。老百姓可以说,这边没扫干净,那边没扫干净,他们就去打扫。日本兵也和我们一样了,没的吃了。老百姓恨啊,打也没的用啊。他也怕人打,所以都是集体在一起。在南京没有人管他了,没的吃了。中国老百姓把吃过的骨头扔在垃圾堆里,他们就打扫出来,用水洗洗,再放他们吃饭的扁扁的饭盒子熬点汤喝。

我听在日本洋行里干活的人讲,日本人说第一次进城的不是日本人,是高丽人,打头阵的,是从朝鲜抓来的。他们想,都是要死了,快活一天是一天。和我说这话的叫王及堂。他就住我们隔壁,他爱人比我大一岁,叫高桂英。王及堂在日本洋行工作,听洋行里的日本人说的。五年前他爱人住在山西路,我去看过她。洋行老板说刚进城的人是高丽人,不是我们的事,是高丽人的事,推责任。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日本人占东三省,大人讲说他们拿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打中国人。小学的时候呢,老师教唱歌:"日本人他不讲理,三个铜板×××,小朋友们快快来,打倒日本出口气。"以后我就没上过学。日本惨的还有,现在朝天宫,是日本人的火葬场。他们向前推进,死的日本兵不断从前方运下来,然后就在朝天宫火化。朝天宫有一个很大的大烟囱,就是来烧日本兵的。死了的烧了不要紧,有的还活着,缺腿,断膀子,重伤的,也烧了。我十来岁,走过那边门口,亲眼看到的,看过两回。日本伤兵被从卡车上抬下来,哇哇直叫啊。门口有卫兵,我离几百米吧,没多远能看到。解放电影院,以前日本人在里面看,中国人不能进去。安宁以后,日本军队纪律好些,汉奸、地痞流氓、二鬼子坏,带日本帽子,敲诈人家,吃饭不给钱。

79. 朱春英口述

朱春英,女,81 岁

调查地点:新化村十组 25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查人:胡凌、邱伟、孙香梅

鬼子来时我住在六合的马集。我小时候赶毛驴子,让有钱人骑着,

我就跟着后面跑，到地点了骑驴的人就给三毛四毛钱。日本鬼子来时，我才十一二岁。他们来时刚过过年。他们来了我们就跑，不跑被抓到了就倒霉了。我第一次见到鬼子，他们只来了几个人。那时候青年都跑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子。我正在放牛，他们过来了，我拽着牛都吓哭了。他们还拿糖给我吃。那天来他们没做坏事。后来来的人多了，我们都吓跑了。不跑不行啊，他们糟蹋妇女。

朱春英

当时跑反时是正月里，我妈妈有病，我们把家里的牛也带走了。不带走牛就被他们杀掉吃了。当时我家有四口人，我还有一个弟弟。我们跑反到了竹镇，四个月才回家。在外面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做饭吃。我们村里都是老头子在家看门，其他青年人都跑了。日本人还在我们村里住的呢。靠马路边的村里妇女有被他们逮到糟蹋的，我们村里没有。当是我们都非常怕，鬼子都拿着刺刀子。安民后回来了，我也见过日本鬼子。我那时十二岁，戴着个小帽子。他还摸摸我头，还掏出糖果给我们吃。我们当时都怕，都不敢吃。鬼子在我们村里住了很长时间。还住过我们家的呢，就在我们家堂屋里，用稻草铺地。家家都有鬼子住。一直住了三个月。这些是老头子老太太在家看门看到的，然后我们回来了跟我们讲的。鬼子走了后，村里的老年人跑到我们跑反的地方把我们喊回去的。回来后我们发现，鬼子把我们家花生炒了吃了。

80. 朱守斌口述

朱守斌，男，74 岁

调查地点：新化二组 3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孙香梅、邱伟、胡凌

朱守斌

我老家是六合的。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很小，我只是听上辈人讲鬼子杀了很多人。后来我们从六合来到了燕子矶。鬼子打南京的时候，在燕子矶杀了很多人。当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鬼子，就跑到重庆去了。鬼子到了南京就乱杀人，看到人就打。就在前面东门街鬼子来时杀了很多人。有一个叫曹义巷，打死了很多人。这是我听当时老人讲的。我老家在六合长芦的水家湾（音），我听上人讲，鬼子经常找鸡子吃，找花姑娘。后来我们搬到燕子矶种地来了。有一次，我坐船过江，日本鬼子看到有一男一女一起过江，就让他们把衣服脱了，让他们抱在一起，拿他们开玩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81. 朱玉文口述

朱玉文，男，81 岁（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沿江街道新化社区九组 194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邱伟、胡凌、孙香梅

朱玉文

日本人快打过来的时候,我在安徽宿州。我在宿州的时候日本人就来轰炸了,他来炸铁路和桥,炸过了以后我们去看啊,去拣那个弹片,那时候小啊。没有炸死人,白天有警报。那时候一天炸两三回,鬼子就快来了,我们就跑回老家了。我们坐难民车(火车),不花钱,回到了山东老家。我们老家在沂蒙山区滕州,靠京浦铁路,东边是山区,西边是平原,村子里能看到火车。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去老家边上的沂河天主教堂学校读书,上学路上就能看到有日本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到了教堂那上学了,跑反的难民就多了,聚集在那里。这时候,日本人就到了,教堂的神甫是个德国人,姓盖,出去跟日本人谈,日本人就没进来难民营。我们都呆在教堂里不敢出来。我在难民营住了几个月,从家里带来煎饼,带点粮食,就在里面搭个帐篷,支个锅,做饭吃。难民营就像一个小镇子,还有人卖东西做生意。我还能记得我得了麻疹,神甫曾经跪在面前为我祷告,后来就好了。日本鬼子也去过我们村。我爷爷在家里没跑反,他是族长,年纪大。日本人去时就是他去接待他们的。维持会建立以后,我们已经不像以前怕他们了。因为他们害怕游击队,日本人把我们村里人种的高粱全都砍了。他们喜欢吃鸡,经常到村里要鸡子吃。安宁后都

是乡保长在村里收了送过去。当时还有“二鬼子”，住在城里，他们坏，比日本人还坏。

我16岁的时候到过南京，那时候父亲在这边种田。我在南京八卦州这边入了万字会，是日本人来后一些官僚富豪有钱人搞的。万字会是一个慈善机关，日本也有这种会。那时候日本不是在南京杀了很多人吗，这个万字会就负责掩埋尸体。我入这个会后，平时就在周围一带逛，看哪里有穷人需要衣服啊，粮食啊的，就给他们送过去。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入了会，所以才能到济南的教会学校学习。我17岁的时候到济南读书，大城市里见的日本人就多了，有良民证，见到站岗的日本人要鞠躬，日本人也会回礼。你要是不鞠躬你就要倒霉了，他会打你。那时候种鸦片和抽鸦片的人很多，济南有很多土膏店。农民也种鸦片。我在老家时没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一说，但南京是国都，日本人杀了很多人。我们老家那边杀的人不多。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住在我们家门口，被日本人戳死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六七十岁了。他当时在种地，日本人来时他躲在沟里。他伸出头来看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用刺刀戳死了。日本人怀疑他啊，因为他偷偷望。

我在南京时，记得大厂有一个永利铔厂，以前是一个姓胡的民族资本家建立的，后来替日本人生产了。有不少中国人在里面做工，如果你不老实日本人就把你搞死。

82. 陈学金口述

陈学金，男，87岁，属猴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李家凹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我今年87岁，属猴，原来是住在泰山新村的，搬到这后呆了50多年了。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实施“三光”政策，好狠啊！解放之后毛主席统计说死了24万人，其实不止24万。统计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有公社了，解放的时候我是副队长。实际上日本进中国的时候，中国那个惨啊，他

们杀人放火抢劫奸淫，人要是一句话说得不对当场就是一刀或者一枪，这些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杀国民党兵。在东门街的泰山庙附近，就是现在的菜场那里，日本人把俘虏来的国民党兵关了有两屋子，大概有一百多人，日本人像赶猪一样，把他们赶出来，用刀砍掉他们的头，再把尸体扔在旁边水塘里。那里面还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老婆，日本人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绑在树上，让她看着那些国民党兵一个一个被砍头，最后鬼子一人一刀地把她刺死了，是拿枪上的刺刀刺的。那个女的不停地惨叫，最后也没力气叫了，死得可惨了。畜牲啊，那些东西不是人养的！我家当时就住在泰山庙附近，所以亲眼看到了这些。那时候我们小，才十几岁，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害怕，就在旁边看。

在泰山庙附近长江边上有国民党挖的壕沟，我看到那里面有好多死尸，都穿着军装，都是被日本人用刀砍死的。那里面很多尸体没有头，光有个身子，头都不知滚到哪里去了。我家附近没有老百姓被杀的，东门街那里很多老百姓都跑了，被杀的都是国民党兵。很多兵是抽壮丁抽来的，刚到部队一两个月日本人就来了，他也不懂怎么逃怎么躲，老兵懂新兵不懂，可怜啊，那些小伙子就因为穿个军装就被杀掉了。鬼子来了你不能跑，你跑的话他举起枪一下子就把你打倒了，眼力很准。我们小孩他不管，他就会喊“小孩”，他不杀小孩。虽然我那时候也有十七岁了，但个子还只是中等个子，并不像是一个成年人。

日本人进攻南京的时候先是来飞机轰炸，三个一排，一来就是几十架，天天都来轰炸。飞机轰炸的主要是南京城里的重要地方，比如电厂、军事学校等等，因此我们家附近并没有遭到轰炸。

当时我们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还有我。在我十七八岁那年，冬月十三那天，两个日本鬼子扛着枪到我们家门，把我上衣扒光，又看我手掌上、肩膀上有没有茧，因为当兵的手上拉大拴，会有茧，肩膀上扛枪也会有茧，还看额头上有没有帽檐的痕迹。他们看完后又来一个日本兵，挎着东洋刀，到我家里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最后才让我穿上衣服，拍拍我的头说“小孩”，然后就把我放了。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是蒙古人、朝鲜人，个子很高，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后来来的才是日本人，都是中等个

子的、小个子的，这些是日本鬼子走了之后国民党说的。

日本人扒过我的衣服后我们就跑反了，跑到了离家十多里路的地方，就是后来永春公社那边，直到二十几天后听到了平定的消息，我们才回去，等回来的时候我们家的草房已经被烧掉了，所以我们只好住在地道里。我们住在这边的时候日本人偶尔也会过来，他们来了就不行正道，尽做坏事，要鸡，要鸡蛋，抓花姑娘。他们找花姑娘是常事，那时候的妇女可怜啊，弄得脸上都是黑灰，惨啊！有些人还躲在夹墙里。真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平定了，就不再做什么坏事了。

日本人还利用中国人压迫中国人。有一个二鬼子当了鬼子的大队长，抓到二十几个铁道游击队派过来破坏铁路的小伙子，一个不剩全都杀掉了。二十几个人里面领头的那个人，头被割了下来，鬼子用铁丝穿过它的耳朵，把它挂在东门的城墙上示众，这些我们都看到了的，一直到发臭了才拿下来。城门旁边有一家餐馆，人头挂出来以后，没人敢去了，只好关门歇业。

83. 侯福如口述

侯福如，男，82 岁

调查地点：大桥村十二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日本人来了的时候，家里的女人都走了，跑到乡下去了，我们家的人都跑到舅舅家去了。小孩子在外面要饭。

1938 年春，我亲眼看到了日本鬼子杀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我的姨奶奶跑反回乡，房子空了出来。一天，我们家老头子（爸爸）怕姨奶奶的房子被跑反的人烧了，叫我去看一下那房子，我就去了。还没走到她家，旁边就又人对我喊："日本鬼子要杀人了，快躲起来，不要过去！"然后我被那人拉到了他家里，从他家窗户里我看到了杀人的一幕：十二个人被鬼子用从家里搜罗来的绳子反绑着，连成一串儿，鬼子用刺刀戳，一人戳一刀，戳两刀……再用脚把他们踹到沟里。日本鬼子那个狠呀！当

鬼子杀完人走了之后，我让邻居把那些尸体运到了江边。日本鬼子走了之后，听姨奶奶家一个王姓邻居讲，鬼子在杀那十二个人之前也到过他家去搜查。这时正好姓王的男人在家，被搜查出来，要杀他，这时他的儿子冲了出来抱住他爸爸的腿，不让日本人杀他爸爸。这个姓王的男人也跪下来哀求说，我们是本地人。姓王的老婆满脸抹上锅灰，披头散发（故意弄得难看，防止日本人抓花姑娘）地出来求情，说他们是本地人。后来日本鬼子觉得他们不是跑反的人，就走了。

侯福如

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到南京的时候，当他们打上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地道。基本上家家都在挖。一般一个地道要挖十几天。我们这儿家家都挖地道的，而且靠得近的各家的地道是相通的。后来，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小孩和妇女就躲藏起来。

鬼子来后的第二年三四月，我大概 15 岁。一天夜里，鬼子顺流而下，在我们村子上了岸，并顺着道摸到了我们家。那时我和我们家老头子正窝在墙根睡觉，鬼子进来一把掀开我的铺盖，喊道："苦力！带我们去找花姑娘！"老头子只好给鬼子带路。老头子边走边喊："你们开门啊！皇军要找花姑娘！"各家的妇女听到喊声都连忙躲进了地洞里，于是鬼子没能逮到一个花姑娘。老头子又带着鬼子来到了张家，拍门大喊："张××，快开门！皇军要找花姑娘！"张××的女儿和儿媳妇赶紧也躲到了地洞里，但一个姑娘慌忙之中被门槛一绊，跌落了一只绣花鞋。鬼子闯进张家，不见花姑娘，却用电筒扫到了那只绣花鞋。气急败坏的鬼子拿起绣花鞋就猛抽我们家老头子嘴巴，边抽边骂："你良心大大的坏了！花姑

娘大大的有！就是被你吆喝走的！”说完就要杀我们家老头子，老头子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拼命求饶。这时张××冲过来跑住鬼子的枪，脖子顶着刺刀，喊道：“太君，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两个鬼子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阵，就放过了老头子。但一个鬼子走前突然回头用刀背狠劈了老头子的头一下，血马上就流了出来，伤口那个深啊！后来我们家老头子一年多都没能爬起来干活。

后来，听说南京的中华门要防粮，我家老头就去中华门挑粮。有个邻居叫吴老五的人家里孩子多，让我家老头脱几件死人衣服给孩子穿。我家老头去挑粮的时候，看到城里满街都是死人，推开一家的门一看，有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死在锅台上，推开另一家的门一看，又有好几个死人。看到这些以后，我家老头就吓得没敢脱死人的衣服。

侯福如口述（续）

调查地点：大桥村十二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那些国民党兵逃到了江心洲就以为到了江北了，没想到从江心洲到江北之间还隔着十里宽的大江。那些国民党兵过不去了，就吃老百姓的东西，当时老百姓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吃，老百姓吃玉米黄豆，那些兵也吃玉米黄豆，连那些留着做种子的玉米都生吃了。那些兵连猪食都吃，玉米种子也被他们吃掉了。当国民党兵上洲来的时候问老百姓要衣服穿，要不到衣服的就把帐子、被子披挂在身上，很笑人呢。我父亲就说，披着帐子被子的人一看就不是老百姓，肯定会被鬼子认出来的。我隔壁的孙家老太，在家煮了一锅猪食，里面都是人不吃的东西。这时候进来了几个兵，用手捞起猪食一闻，就说：“哎呀，好吃。”几个人狼吞虎咽地用手捞着就把一锅猪食给吃掉了。他们的枪就扔在锅台旁边。老太就和他们说：“先生们啊，你们的枪扔在这儿我害怕，你们带走吧！”那几个兵就把枪带出去，刚出去就扔在门口的水塘里。当时枪扔得到处都是，干坏事的人拾了很多枪。

最后那些兵自己想办法，到小江沿找来了三条大木船，用十几条牛拖，加上人又拉又推，才把这三条大木船运到大江沿，这些都是在夜里面干的，一夜拉了三条船到大江沿。这几条大木船是南京跑反的人租来的，跑不及了就把船丢在这边。有10万国民党兵逃到江心洲，有的把人家房子都拆了来做木排，有的找不到材料就拿那个玉米秆子扎成排，想撑过江去，结果很多玉米秆子在江里面沉掉了，散掉了，人就淹死了。日本人当时在新炭厂江面上有兵舰，用机枪打那些江里面的国民党兵，空的木排和玉米秆子漂下来他都扫一下，人就更不用说了。那三只大船也摆了不少人过去，是在夜里摆的，白天不敢摆，一条船一夜不停只能摆两趟，摆渡的地方就在我家门口，我亲眼看到他们摆渡的。我家门口的两个老头子，都是我的邻居，都是参加摆渡的，可惜他们两个都过世了，要不我可以领你们去看。摆渡的时候很严格，排队上船，有军官在岸上盯着，船上装的人数是固定的，多一个都不给上。我亲眼看到一件事：一条船已经装满了，不准再上人了，这时候一个兵跳上去，军官让他下来，他不肯下来，军官就掏出枪把他打死了。那个军官说："多你一个人不要紧，但船要是翻了我们一船所有人都会死。"这个军官指挥摆渡指挥了三天三夜，后来他也走了，临走的时候把手枪交给一个下属，说："我走了，这个事情就托付给你了。"这个下属又指挥了三天后也跟着船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又把枪交给了一个小头目，但是那个小头目就管不住了，他也不好意思掏出枪打人，结果就翻了一条船，剩下两条船。两条船摆了几天以后又弄翻了一条船。只剩一条船的时候，有一些人回南京的上新河往芜湖那边跑了，还有一些人继续摆渡到江北，人就慢慢地、慢慢地少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一条船大概能装三百个人，国民党兵在那里摆了十几天，一开始是三条船，最后就只剩一条船了。那些船有桅杆但不敢打出来，怕被鬼子看见了用机枪扫。国民党兵在洲上的时候鬼子一直没上来，直到第二年春天三四月份鬼子才上洲来。老百姓住在乡里面，鬼子刚开始也不敢来，他们也害怕，慢慢慢慢地才到我们这里来。

还剩最后一条船的时候，没有什么当兵的在摆渡了，于是就有一些要回家的老百姓和一些胆大的做生意的人坐这个船摆到江北去。当时

是一块洋钱摆一个人，摆渡的人摆了十几天就挣了不少钱。当时洲上枪扔得到处都是，然后就有人拿着枪来抢船。一个人刚把船抢来摆渡了几天，另一个人就拿着枪对着他把船又抢走了。当时一块洋钱可以买不少东西，我曾经从上新河挑盐经过江心洲到桥林镇去卖，一担盐拿来的时候是七八块钱，转手出去的时候能赚一倍，卖到十四五块钱。

84. 侯家盛口述

侯家盛，男，1933 年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临江村十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侯家盛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6 岁①，家住南京上新河，日军刚开始进攻南京时我们家搬到江心洲。我爸爸是拉黄包车的，有一天晚上回来时说："日本人进攻南京了，我们赶紧走。"于是我们家带上衣服碗筷和几十斤米，雇了一条渔船，连夜过了小江到了江心洲。当时江心洲有一个姓李的人，跟我爸认识，他跑反了房子空出来，我们就住在里面。

① 口述人原表述如此，应为 4 岁。

日本人攻城的时候我们都听见枪声了，就在江东门那里，离我们的住处大概也就五六公里吧，枪声持续了两天左右，我们躲在地道里都不敢出来看，直到第三天枪声平和点了，我们才敢出来看看。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站在埂上往江里面一望，200 米宽的江面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头，都是退却的国民党兵。他们上岸以后，躲在芦柴洲里。当时天气很冷，他们上岸以后到老百姓家里拿衣服穿，把被子、帐子都往身上披。第一天没事。第二天日本人坐汽油筏子上了江心洲，还带了翻译。日本人向躲在芦柴洲里的士兵挥动白旗，还让翻译喊话说出来就不杀。有些人相信了跑出来，被日本人用机枪打死了。剩下的人就都不敢出来了，继续躲着。又过了两天，这些兵才出来，在大江沿上了大船，往江北去了。两三天以后，保甲长让每家都出一个劳力，大约有八九十号人，去江滩收尸。我父亲也被找去埋尸体。他们在长长的棍子前面绑一个铁钩子，勾住死尸的锁骨，两个人拉一具尸体，拖到野塘里挖土埋掉。我就在旁边看，那些死人多穿着灰色的衣服。我看了一会儿感到害怕，不敢看了。后来乡里统计，埋掉的尸体有一两千具。从南京逃到江心洲来的士兵估计有四五千人。

住在江心洲的时候，江里有时候漂着各种东西，我父亲还划着盆去捞过面粉。那是在晚上，日本人不会打。后来捞上来的面粉盛满了一个大缸。原来上新河那一带有粮行，日本人来时老板都跑掉了。米、小麦、面粉都没有人管。住在江心洲的时候，我父亲还回上新河挑过米。那时候已经没有摆渡的船了，我们家有个小排，就坐那个过江。在江心洲住到 1938 年春天，我们就搬回上新河原住处了。1942 年、1943 年的样子我们家到泰山镇来开荒，就一直住在临江村。

我们住在江心洲的时候，日本人经常上洲来。他们过来要鸡、要鸡蛋，还找大姑娘。大姑娘都躲起来了，凡是年轻女子，都在脸上抹灰。日本人来主要是找吃的。

我家来临江村是 1942、1943 年的样子，当时是买业主放垦的地，我家花 200 块龙洋买了 50 亩地，业主是常玉清，当时他是南京市长。买地之前我们家在上新河那一带种地还做点贩米的小生意，从桥林镇贩过来，一次能贩一千斤。买地的钱是这样积攒下来的。

后来利民公司和大有公司火拼，大有公司全靠日本人的势力，成立了自卫团，有枪有军装，利民公司争不过他们，让给他们3000亩地，我们家也就漂掉了30亩地。等于用200块龙洋买了20亩地。没办法，日本人谁敢惹啊！

有一次，日本人上我家来，拿走了我吃饭的一个小瓷碗。我很喜欢那个小碗，就一直追着日本人到江边。他们要上船了，一个日本人示意我不要再追了，还拿出两袋用纱布裹着的饼干送给我。

85. 侯玉政口述

侯玉政，男，83岁，属鼠

调查地点：沿江镇李家凹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侯玉政

日本人是冬月十三进的南京，进来之后把就老百姓通通用绳子绑起来。冬月十五，日本人就开始大屠杀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看到，是听城里逃出来的老百姓讲的：就在江东门燕子矶那里，鬼子从上午8点开始铰人，一直绞到下午五六点钟，一米多高的小孩也不放过！江边从下关到燕子矶死人成堆，味道大得不能靠近。很多国民党兵、老百姓游到江

里，抱住江里面的灯鼓，但被发现以后，日本人一边用机枪绞一边用飞机扫射，飞机扫射我没有看到，但江里的尸体是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江里的人死得那个歹（多）啊！死的人有老百姓，有国民党兵，那个惨啊。我家那时候住在江边，靠近芦苇滩的地方，所以江边的事情我都能看见。

后来，很多老百姓到江边上去翻死尸，找钱。因为很多南京的有钱人也逃过来，他们也死在江里，漂到岸边，江北的老百姓可以从这些死尸身上翻到钱、手表、金戒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国民党撤退后，国民政府发行的钱还是可以用的，五块钱可以买一石米呢。当时也只有的胆子大的人才敢结伴去翻死尸，这些人确实翻到了不少东西，有的还翻出枪来的，翻出枪来后有时候卖给人家，有时候用来保家。

翻出来的枪一定要藏好了，不能给日本人发现。日本人一旦发现谁有枪，就会杀死他。一般人家都不会让日本鬼子发现，但也有人被发现的。我就见过三个人被鬼子杀死了：一个是冯墙村一个姓康的，他翻出来的枪被发现了，鬼子一枪就把他打倒在塘边，死掉了；一个姓袁的，是袁发生的父亲，背着枪被鬼子发现了，也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小名叫做八，一子的挎着枪，赶着两头猪被日本人发现，也一枪被打倒，死掉了。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他还躺在路上。

第二年开春，大概二三月的样子，日本鬼子陆续到我们龙门来了，到了龙门来了以后不得了了，杀人。妇女、小姑娘被日本鬼子逮住就没有命了，逮住了就瞎搞。我家老太婆她们就躲地洞里头，日本人来的时候是不定期的，所以，有时候来不及躲藏。我家老太婆家门口就有一个姑娘被鬼子逮到糟蹋了。日本鬼子一来就是四五个。鬼子进村的时候，来得及躲的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一躲就是一天，直到饿得不行了才从山上下来，来不及躲的就藏进地道里。

他们杀的人很多，一公尺起码杀两三个人，就在现在的老马路那儿。有南京逃过来的老百姓，有国民党兵。日本人杀他们不是用枪而是用刺刀活活地杀人，我看到有些尸体身上被刺了好多刀。听六合那边人讲日本人一直杀到他们那边。

第二年上半年，日本人来了二十多天的样子，在金庄那儿有四个国民党兵翻墙躲到地主家院子里，被两个鬼子发现了，那两个鬼子就喊话，

让他们把枪摔出来，他们只好把枪摔出来了，等这四个国民党兵从地主院子里出来以后，鬼子就用妇女包头的手巾蒙着他们的眼睛，一刀一个地把他们砍死了，四个都死了，头都掉下来了。这些是我们在东门街那边看见的。那时候东门街有很多小店，店老板都跑掉了，有人就到那里去拿东西，我们跟着去看，所以亲眼看到那四个国民党兵被杀的。因为我们只是小孩，所以日本人看见了也不管我们，只叫了一声“小孩，八格呀路”，让我们走开。当时我们挑一捆柴火约一百二十斤，卖来的钱只能买两斤米或一斤油。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家在南钢那边种地过活。日本人用了很多二鬼子，让中国人害中国人。地主老财给二鬼子送钱，二鬼子就跟鬼子说他们是好良民，不杀，我们穷苦人家就倒霉了。东门街有个二鬼子叫朱福武，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派了二十多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来破坏日本人的铁路，被朱福武发现了，交给警察要枪毙他们。警察里面有我们地下党的人，给那些小伙子说好了，枪一响就趴下装死，过了一会他们起来的时候被朱福武的女儿发现了，给他爸爸说，为什么人死了还能爬起来。朱福武就去叫日本人来，日本人就用机枪把这些小伙子都绞死了。我当时去东门街那边卖柴看到他们一排被绞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东门街王仁和家开一个杂货店，他们全家人在日本人来之前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了，只留下他的父亲在家看店。日本人来了，看王的父亲细皮嫩肉，面色红润，硬说他是国民党当官的，支起一口很大的行军锅，把水烧开了，抓着老人家的头往开水里按，还把锅盖盖上煮，惨啊！最后死的时候眼珠子像桃子那么大。我是听王仁和说的。

老百姓不敢惹日本人，总是想着办法讨好他们。有人把印有日本国旗图案的袖章戴在胳膊上，见到日本人就鞠躬，日本人就不杀了。

86. 贾凤英口述

贾凤英，女，79 岁，属龙

调查地点：桥北村四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下午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贾凤英

我今年79岁，属大龙的，土改的时候嫁到现在的住处。我父亲家里兄弟六个，有一个姑姑，三个伯伯，一个小叔叔，我父亲排行第五。我父亲是以卖劈柴为生的。鬼子来的时候我才八九岁，跑反到安徽老家。那时我三伯三妈在上海路附近开了个小店，那里正好被划成难民区，所以他们就没有跑反，留在了南京城里。我听他们说，鬼子对躲在难民区里的人说："找工作给你们干"，把那些人骗出来，在汉中门那里绞死了多少人啊。好险我三伯三妈没有跟着出去，要不也活不了了。

日本人狠啊！好狠啊！我小叔叔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的。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年把两年，我们家住在汉中门，有一天几个日本兵开着汽车到了我们家门口来问路，其中有一个很高很壮的军官，留着络腮胡子，腰上挎一把好长好长的东洋刀，胸前斜扎着皮带，还带着把盒子枪，叽里咕噜地问路。我小叔叔一听不懂他说话，日本人就拔出刀来，拿刀背狠狠地砸他的背，砸了好几下，我小叔叔当场就吐血了。当时我奶奶、我小婶、我父亲还有我都在旁边看着不敢出声，急得都哭了也不敢上去拉呀。后来我小叔叔跑了，跑到一个茶馆躲起来。茶馆老板是个好人，就让他藏起来了，日本人来了问，老板说没来没来，日本人才走的。要不是这样，我小叔叔当场就被打死了。那时候只能看中医，没有西医，也看不起。我小叔叔看了年把两年，干不了活，也没看好就死了。后来我小婶一个

人带着三个孩子卖劈柴过日子，好惨好惨，日子过得很苦，我父亲也帮忙接济一点，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很小就死了，小婶后来也死了，就剩一个叔伯弟弟由我们家抚养，跟我们家来往。

日本人怀疑我二伯伯是共产党，又说他是国民党，就把他抓到牢里，又打又吊，我二大妈找人疏通，花了好多钱才保出来，也因此欠了好多债。我二伯是个学生，手上没有拿枪的茧，就被放出来了，但是家里面的生活从此变困难了。后来我二伯放出来之后，在亲戚朋友帮助下开了一个柴禾行，做了好久才慢慢把债还清。

我父亲、我哥哥也都无缘无故地被日本人打过耳光。日本人也有好的，会给小孩糖果吃，但除了给糖果之外也没干过什么好事。

那时候在汉中门四眼井住着一个二鬼子，是个哑巴，娶了三个老婆，经常牵着大洋狗让咬哪个就咬哪个。他是个大高个，有时候穿黑，有时候穿黄，有时候穿得跟日本人一样。二鬼子坏，比日本人还凶。我们看到他都赶紧躲开，不敢跟他说话。

我妈当时穿得破破烂烂的，脸也不洗，害怕给日本人看到。那时候日本人看到穿得好的人就认为是坏人，要抓走杀掉。

87. 梁玉珍口述

梁玉珍，女，87 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颐养楼 2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

日本鬼子来了，家里的女人就跑到株洲去了，我和我婆婆去的。我们结婚两个月就跑反了。日本人的政策就是三光嘛，杀光、抢光、烧光，跑反的时候有粮行可以买粮食，不用自己带。一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年之后回来的。一开始生活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钱价就涨起来。不过总体还是不如国民党在的时候。

日本人在的时候，你看见日本人要脱帽鞠躬喊“太君”，不然就会被打，啪啪扇耳光。日本人到处抓人，问你是不是当兵的。日本人带家属

来后，抢花姑娘就好一点。投降的时候，八路军还给那些日本军和他们的家属水喝。

宋永大(前左)　梁玉珍(前右)

日本人轰炸的时候，天天呜呜地响，我亲眼看见一对做小生意的夫妇躲在墙根底下，炸弹炸塌了墙，被压死了。鬼子抢粮食，全部抢光，什么不抢啊！

88. 宋永大口述

宋永大，男，88 岁

调查地点：南京市老年公寓颐养楼(203 房间)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

我 1937 年跟我父亲一起进(浦厂)浦镇车辆厂，开火车。跑反时我们跑到离这里 20 多里的王家渡，后来被日本人抓回来开火车。看见铁路两边全是死尸。当时日本人在的时候，一个月给 30 元(军用票)，我父亲一个月是 33 元，我妻子没有工作，我的工资可以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当时一角钱可以买八个鸡蛋。但日本人占领一两年之后就不行了。物价慢慢涨了起来。当时南北物价不同，北方便宜，南京贵，我就常

常从北方带吃的回来，可以节省一些，我从蚌埠带过大白菜什么的。

我曾被日本人的宪兵队关了起来，日本人说我故意中途停车，让别人抢东西。我被关了一天，只给一个饭团吃。

我是地下党，我弟弟加入游击队抗日，后来被日本人打死牺牲了，我母亲哭得眼都睁不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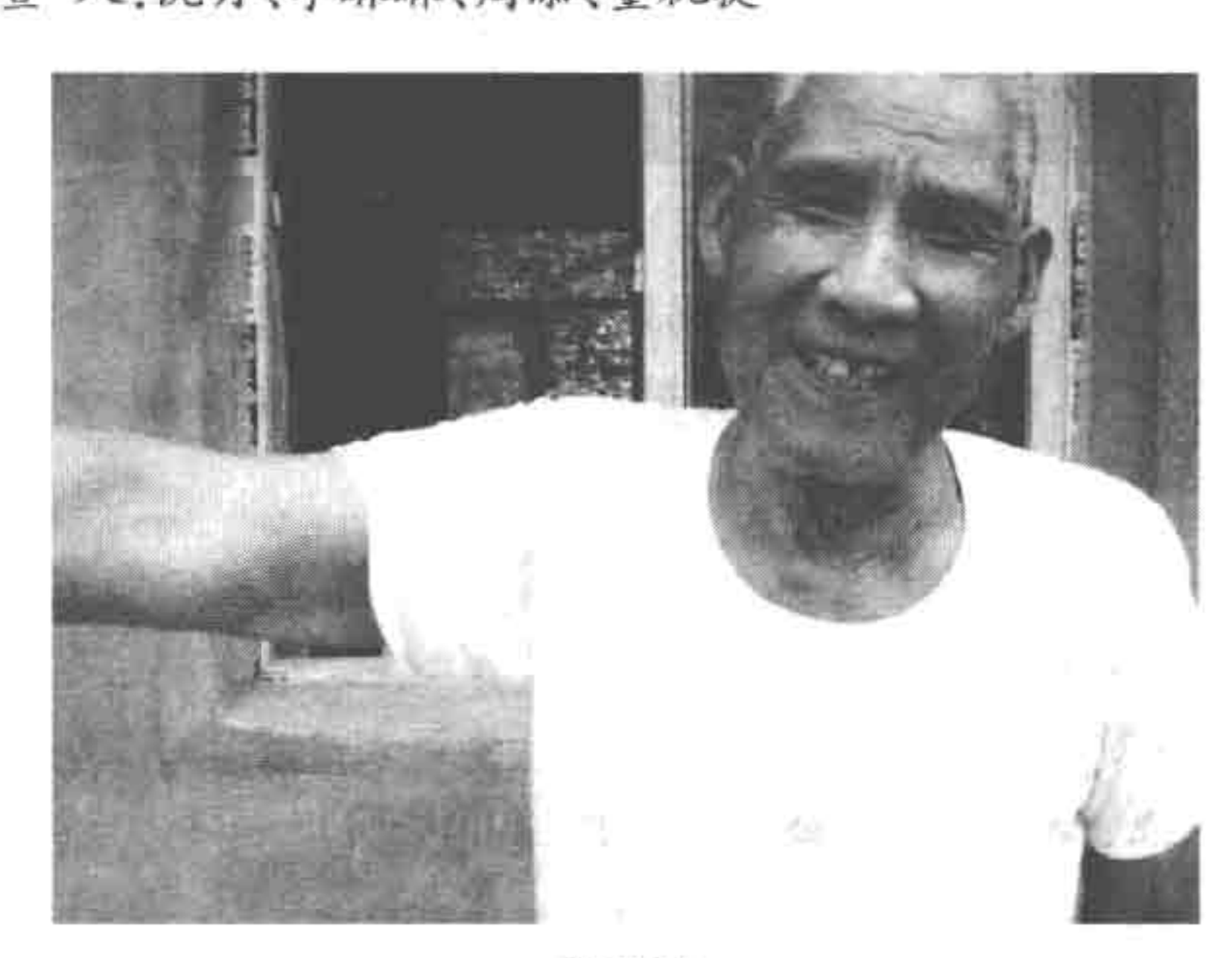
89. 孙东城口述

孙东城，男，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大桥村十四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孙东城

日本人来南京的时候我住在模范马路，以种蔬菜为生。那时候日本飞机天天扔炸弹，我们小孩子就躲在墙边看。那时候房子都是烂泥巴糊的。国民党用高射炮打日本飞机，飞机中弹后变成一个火球掉下来，中国人看到后都拍手欢呼，飞机坠毁的声音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晚上日本飞机也会来轰炸，机头部能反光，探照灯照在上面就能看见，高射炮就跟着打。

冬月十一下午 4 点，日本人开始进攻中华门，到十二下午 4 点，日本

兵就进了城。我当时躲在宁海路难民区一个英国人住的大院子里，门口插着英国旗，看着日本兵进城。一开始是骑兵冲，然后是坦克开进来，最后是步兵。晚上开始烧，南京城里通红的，新街口烧得最厉害，天都映红了。日本人烧、杀、抢都全了。

有中国士兵脱掉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也躲在难民区里面，日军进去搜，查看他们的肩膀和手，看有没有扛枪和拿枪磨出来的老茧。有的做苦工的老百姓肩上和手上也有茧，日本人认为是士兵，这时候外国人就用中国话解释说："老百姓，难民"，"苦力苦力的"，"挑担子压的"，"种田的、劳动的"。还有一些老百姓在轰炸时受了伤，被日军误以为是伤兵，外国人就解释说"炸的"。这些难民就这样逃过了杀害。那些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他们住在难民区外面，有事的时候过来，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住在哪个国家的房子里，就归哪个国家保护。日本人一般不敢随便冲进难民区，他们对外国人还算客气，外国人不怕他们，叫他们要保护老百姓。如果没有外国人保护的话，中国人都要给杀光了。我们不敢乱跑，怕出去就被日本人杀掉了。占领多年后还有人被杀的。女同志拿锅底灰和点水抹在脸上，用黑布把头包起来，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我在难民区住了半个月，里面人特别多，大人小孩都有，住得很挤。一家只有一小块地方，我们就拿小被子和草铺在水泥地上，躺在上面，当时只能顾命了。难民区里学生和做生意的都跑掉了，但是水电一天没断。刚进难民区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带点米，带点小菜，支个锅烧饭吃。三天后就安民了，金陵大学里面发放稀饭，很稠，一天两顿，上午九点半，下午四五点，一个铜板可以打一小锅，够五六个人吃的。

安民以后日本人把老百姓叫到金陵大学里面开会，让翻译告诉大家：以前给国民党干什么事情，现在还让你干什么。于是以前当过兵、当过警察的，纷纷跑去报名，结果日本人用卡车把他们拉到雨花台，用机枪通通打死了。有一个人在难民区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也被骗过去了，机枪响起来的时候，他假装中弹倒在死人堆里，把血抹在脸上身上，一动都不敢动。日本人机枪扫射之后，把人翻过来，看见没死的，就用刺刀刺死。他等到晚上七八点日本人走了，才跑回难民区告诉我们这些。他说："上当了！千万不能说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

安民了日本人就叫大家照相，办市民证。刚照完就可以拿到照片，然后贴到市民证上。有了市民证就可以在市内通行，没有的就不能出城和进城，而且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新四军，因为新四军没有市民证。

有一天我刚走出院子，看见门口一条小街上有中国人在抢劫另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日本兵看到，就一枪打死了。听说日本人最恨小偷，碰到就一枪打死。

难民区解散了以后我就回模范马路家里继续种菜。日本人会抢猪、牛、鸡，让老百姓把皮扒掉，把肉送给他们。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安民后，元旦早上 6 点，我挎着篮子去三牌楼买菜，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喝醉酒的鬼子，拦住我不让走，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往右他也往右，就是想跟我打架。他打我一嘴巴我也打他一嘴巴，他踢我一脚我也踢他一脚，就这样打了两个小时。鬼子下手重，穿皮鞋踢得也重，我眼睛都被打肿了。后来又过来一个鬼子，带着上了刺刀的枪，我看到就赶紧跑了。一个当时看到我打架的邻居后来到我家说吓死了，因为那时候敢打鬼子的人被认为是新四军，左邻右舍都会被抓，房子也会被烧。

日本人来了以后挣不到钱，给日本人干一天扫地、挖地这样的苦工，中午不管饭不给走，晚上 5 点放回来，只给日本票四毛钱。那时候日本票一毛相当于汪伪储票一毛二，那时候半斤大饼一毛多，四毛钱不够一个人吃一天。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七八月份，我们家的地给日本人要去了，说是要盖堆东西的仓房，如果不走就放火烧，也不给钱，也不安置。我三爷爷在浦口扛大包，我也去扛，就这样到了江北。

90. 杨杰山口述

杨杰山，男，83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临江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杨杰山

我叫杨杰山，户口本上名字也叫杨杰，属猪，今年 83 岁。我老家在安徽，1931 年因大水迁居，迁到南京。在南京我们曾住在雨花台、丁家桥、三牌楼等地。9 岁那年，爸爸和我家老大（大哥）在下关煤炭港扛包。1937 年，日本人来时，我家有七口人，父母，兄弟四个，还有大嫂，我排行老三，住在盐仓桥那边的城门外，住的是草房。1937 年四五月份，国民党说要开始战争了，让老百姓搬出去，城墙外的房子和人都要搬走，这样有利于战争。政府当时也没对搬迁的居民做出任何安排。就这样，1937 年 11 月份我们搬到了八卦洲双棵柳。那时我刚上小学六年级。家里靠种地为生，我家共种了 20 多亩地，生活还可以对付。

日本人在农村杀人的情况很少，我周围的人都没有被杀。日本兵不管老人、小孩，青年人都躲了起来，年轻女子更要躲，一般都躲到地洞里去。那时有年轻女子的人家都挖地道的，但我家因为老的老、小的小就没有挖。当时没有日本兵驻八卦洲。日本人不一定什么时候来。日本人来了，就到处搞鸡、猪等吃的东西，并抓人当运输工人，把鸡、猪运回去。

我家 1937 年农历 11 月曾经收养过一个国民党兵。这个兵叫做李承明，安徽南徐州双沟镇大园圩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很有学问的。他家也以务农为生，他是被国民党抽壮丁才去当兵的。1937 年我见到他

时，他约 20 岁，我不知道他的部队番号，只是知道他们的总头子叫唐生智。听这个当兵的说，日本人将掠来的国民党兵绑在一起，就在现在金陵船厂里，就在江边，江滩上，架机关枪打，把他们全部都打死。当他前面一个人被打死后，子弹擦过他的耳朵，但没有打死他，眼睛旁边上留了疤。前面的人死后，尸体压在他身体上，他便不敢动了。因为，只要你动就会被杀死的。日本人用机枪打完之后，还要在周围不停地巡视，看见有动的人就再用刺刀刺死。有时还会把尸体上洒上汽油，用火烧，将没有死的人烧死。当时因为那个当兵的被上面的尸体压着，没死，但是大腿上被刺了一刀，身体也被烧伤了。晚上日本人走了后，这个当兵的爬到江边，看到江边有木船，他就喊救命，木船把他带过江，带到八卦洲附近的江边上。他便爬着找人家收留他，爬了一天多，也没有找到人家收留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怕被日本人发现，还有一个是多养一个人加重负担。我家是忠厚人家，乐于做好事，收留了他。他来到我家时，没有穿军装，可能怕被人家看出来，不收留他吧。他说被日本人抓去的中国兵十个也活不了一个，只有大概百分之五能活下来。他是 1937 年农历 11 月到我家的，1938 年底回老家的。当时他到我家时，医疗条件差，我们用鸡蛋给他治疗。用小铁锅把鸡蛋黄熬出油来抹到伤口上治疗烧伤。刚开始，伤得很重，我母亲来照顾他，后来，我跟他住在一块，一般由我来给他搽鸡蛋油。他一个多月不能下床，腿半年多才好。我们家和他感情挺好的，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从来也没有什么矛盾。我们家人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他教了三个学生，一个姓范的，一个姓黄的，还有我。他教我们珠算，教我们读古文。1938 年底，那个兵的伤全好了，就回家过春节了。他走的时候是我们给的路费。他回家后一个多月后，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1939 年，我家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开荒。

杨杰山口述（续）

调查地点：泰山镇临江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我叫杨杰山，户口本上名字也叫杨杰，属猪，今年 83 岁。

李承明哥哥叫李承业，李承明出城的时候看到他哥哥进城。他们两人都来不及多说话就分开了。听李承明说，那些国民党兵出城的时候把绑腿的带子结在一起，系成一条很长的带子，绑在城门垛上，人顺着带子爬下来。那些士兵顺着带子下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手都被磨得血肉模糊。

当时不紧张的时候，南京的城门都交通，一紧张城门就关起来了，是国民党关的，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是从哪边来的，其实日本人是从南边来的。日本人从南边来的，从芜湖来的。北边是走江里来的，是兵舰飞机。那个时候就乱跑了，城里往城外跑，城外往城里跑，都是军队了，没有老百姓了。

李承明和李承业兄弟两个没有一起跑。李承明到我家以后挂念他哥哥，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哥哥有没有回老家。他心里面想他哥哥很可能是死在南京了。李承明回老家以后，给我们家写过一封信，信里面没有提到他哥哥，我想那时候他哥哥应该还没回家，否则他不会不提的。

你问我李承明是怎么样被日本人抓到的，是这样的，靠下关盐仓桥和金陵船厂的地方有一个国民党军的营部，很多兵被押来以后关在营盘里，李承明是在打仗的时候被日本鬼子俘虏了，然后被赶到金陵船厂江边上用机枪绞。

91. 杨益慧口述

杨益慧，男，8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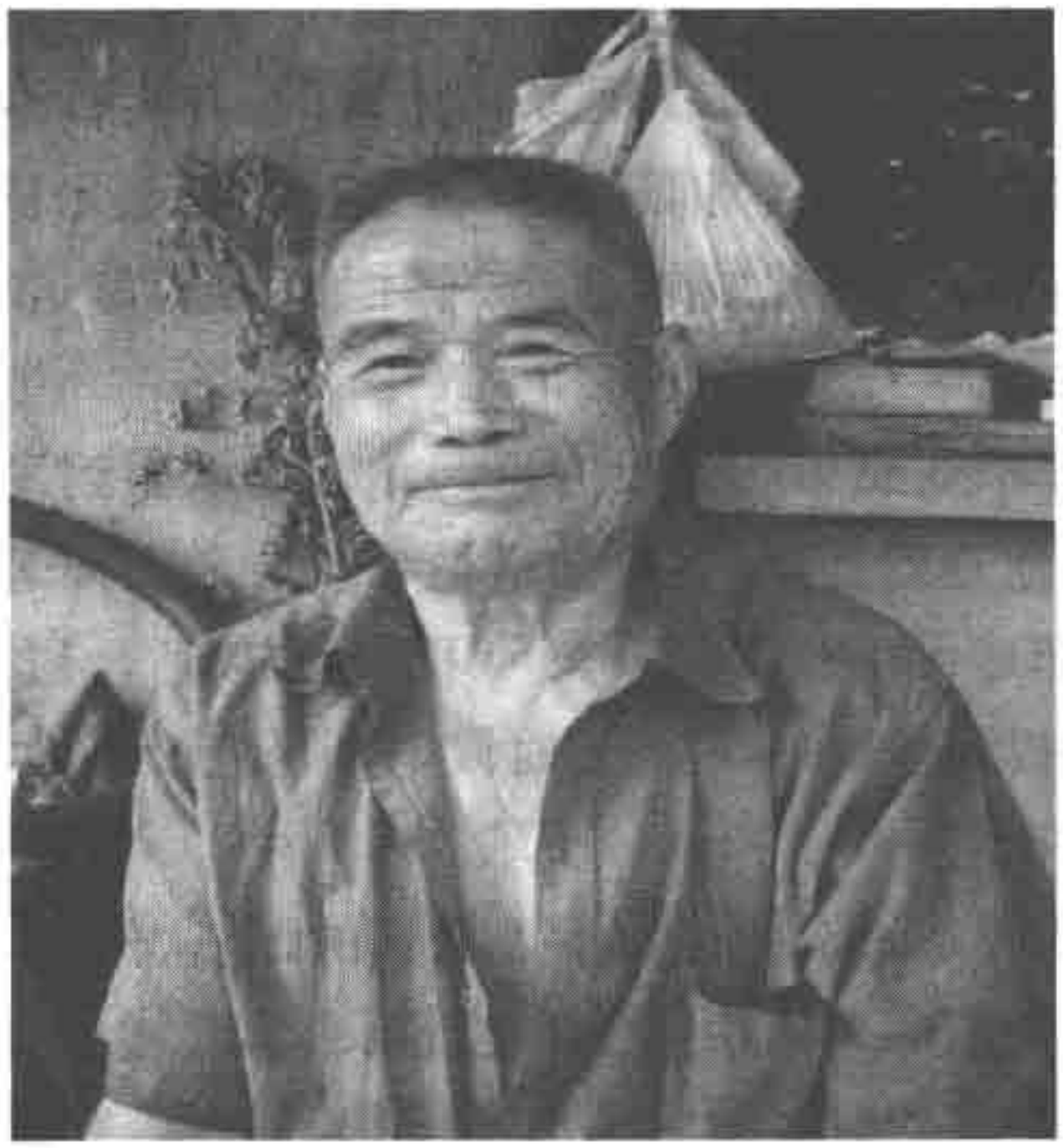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泰山镇临江村十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日本人打南京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八卦洲双棵柳，我刚刚十二三岁大。那时候，我们中国武器邋遢啊，民国二十六年下半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在草鞋峡屠杀了好多国民党兵，这些是我听一个逃出来的国民党伤兵

说的。这个当兵的叫李叶胜，他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人把他们抓到江边，用机枪扫射，杀了好多人啊！机枪扫过后还用刺刀捅，放火烧。那个兵的大腿就被捅伤了，他夜里抱着木板游到八卦洲来，我们家收留了他，给他吃给他喝，帮他治伤，他一边养伤一边教我们读书，我们就不用给他工资了。后来他养了一年多，差不多养好了就回山东老家了。



杨益慧

后来日本人要投降的时候我们住在三牌楼。我聋了一二十年，脑筋都记不得喽，要不可以说得更多。

92. 张秀珍口述

张秀珍，女，89 岁，属马

调查地点：临江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我原籍江苏邳县，十几岁时逃荒至此，鬼子来之前住在浦口小河北，

鬼子来的时候跑反躲到船上，“和平”以后搬到东门租房住，后来又搬到临江村现在的住处。

张秀珍

鬼子来时我二十出头，跑反的时候白天躲在芦柴洲里，晚上回船上睡觉。我、王麻子的老婆、平家的姑娘三个人躲在一起。我老婆婆给我们送饭吃。

刚“和平”时我 22 岁，那时候鬼子还上家来找花姑娘，我们 20 多岁受罪了，藏着躲着，不敢穿好衣服，都穿破的，脸也不洗还抹上灰。鬼子来的时候女人都藏起来，鬼子找不到就打家里男人，说他把花姑娘放走了。

“和平”以后我搬到东门石桥附近租房住。我家附近泰山庙里神像都让鬼子砸了。我躲在桥上看到桥对过麦地里，靠近坟地的地方，日本兵用刺刀杀人。日本兵把那些人的头用蓝色褂子蒙起来，让那些人跪着，用刺刀戳进胸，接着往后一带，人就后仰倒地了。日本兵每天都要在那里杀两三个人。后来我害怕，不敢看了。那些被杀死的人，有家人的过来收尸，没有家人的就算了。我跑反回来时看见桥上有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有一天夜里我们妯娌两人出来推煎饼，看见石桥上有光，一蹦一蹦的，像小灯一样，我以为是有人拎着灯走路。后来光灭了，我们才知道是鬼火。

王麻子的老婆跟我一起躲鬼子的，“和平”之后，有一天上码头，不知何故被鬼子打了一顿，她胆子小，给吓死了。她年纪轻轻的才十八九岁，也没有病，就这样给吓死了。王麻子那时还没小孩，过几年自己也病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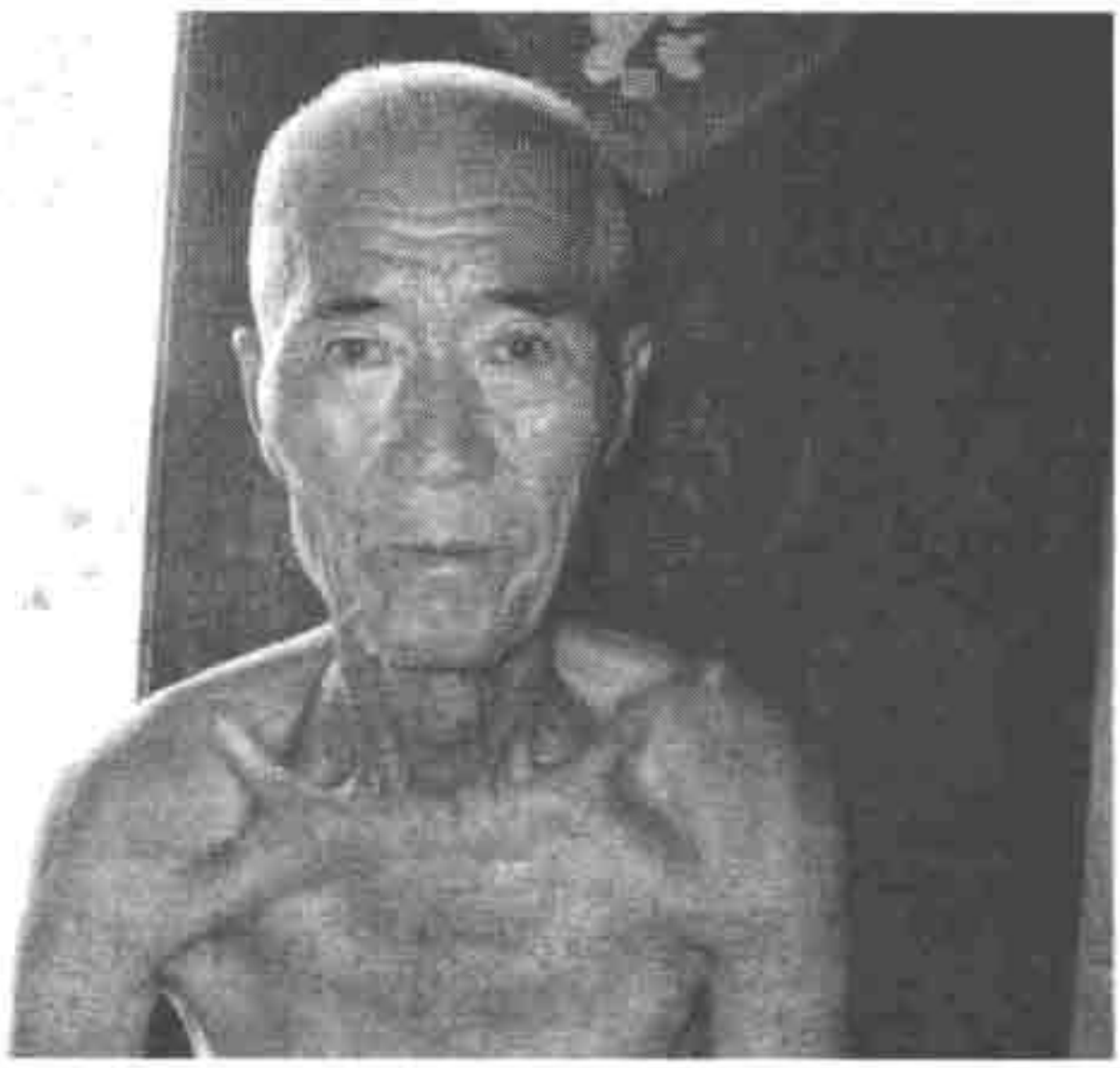
93. 张玉才口述

张玉才，男，82 岁，属牛

调查地点：泰山镇临江村八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上午

调 查 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张玉才

我老家是安徽的，头年日本人来了，第二年三月我们才到芦柴洲开荒的，当时我们家有五口人：爸妈和我，还有一个兄弟一个妹妹。我听八卦洲的亲戚讲，国民党军从南京撤退的时候，江里面都是死尸，反正他们跳江也是死，不跳也是死。走狗比日本人还坏，汉奸坏透了，汉奸跟着日本人来的，好吃的他吃掉了，好喝的他喝掉了，汉奸还要对日本人说：“这家是坏人。”这就是中国人害中国人啊！

我有一个亲戚住在八卦洲，我听他说，他们好多人靠死尸发了财，江边上有死尸漂过来，他们就翻死人的衣服，里面有大头，这是胆大的才干

得了的事情。

开荒的时候我们很困难，那时的日子很苦，吃了早上的没有晚上的。我们开荒的时候日本人也不来找我们麻烦。

94. 房桂升口述

房桂升，女，1927 年 12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林场村 42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房桂升

我叫房桂升，今年 79 岁，是土生土长的林场村人。我们家当时住在筛王桥，奶奶父母加姐妹四个有七口人，由于父亲是个瞎子，家里生活困难，把我们姐妹四个人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我呢 9 岁就在这家。在过去当童养媳是最苦最苦的事情。

日本人来以前，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南京，飞机来的时候先是听见城里那边拉防空警报，接着就是飞机飞过来轰炸，但主要是轰炸城里，这时就听见打高射炮，打得天上一团团的烟，我看见过一架日本飞机被打下来。

日本人来是春天以后的事，我们家跑反，跑到安徽一个月后才回来，

走的时候没有见过日本人，回来时候才看到日本人的。这里是津浦铁路的沿线，天天能见到日本鬼子。我由于是童养媳去了以后没几天，就被婆婆家的人送回来看门。我恨日本人，我父亲就是让日本鬼子杀死的。那时童养媳是很苦的，我父亲是个瞎子，干不成什么事情，要不怎么会把我送去当童养媳呢。他让我父亲给他们找花姑娘，可全村的女人要么跑了，要么躲起来了，哪里有什么花姑娘。我父亲说没有，他们就把我父亲杀了，杀的时候，我奶奶就在我父亲面前，日本人就是当着她的面用刺刀把我父亲杀死的。后来妈妈就转嫁了。

见到日本人来了，我们老百姓的做法就是在地上挖个洞，人躲在里面，上面放一个马桶。当时村子附近有个津浦铁路，以前新四军经常来扒铁路，把日本人弄得很惨，日本人就叫村里人看铁路，不出事还行，要出事老百姓就遭殃了，村里人都遭了殃。有一次我们家老头和其他七个人去看铁路，出了事只剩下我老头一个，同村的另外七个人都被打死了，真是造孽。但我们不恨新四军，因为新四军是打鬼子的，当时村里还有20来岁的人去扒火车，搞盐，送给新四军吃，因为新四军缺盐吃嘛。

日本人什么都抢，主要是抢猪、羊、鸡、鸡蛋、花姑娘，不抢粮食。日本人是沿着津浦铁路过来的，那时我还是小孩，回来时，听老人们说，筛王桥是一条街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有个姓彭的老师，他的老婆就是被火烧死的。有个姓张的人，夫妇两个在街（东门街）上做生意，后来跑反。当时跟姓张的在一起的还有个姓樊的人，他们在庄子上被日本人逮住了，到了大洋桥（就是外国人修的桥，所以叫大洋桥），两个人被日本人放出来的狗咬死了，咬死后被推到河里面，后来尸体被人捞了上来。

日本人在我们村强奸妇女有好几起，她们以后的生活过得很苦，一般都是家里有后代搞得比较好的生活就好，后代不行的过得就很差。也有一个通过自己与日本人搏斗逃过一劫的。一个大姑娘，20多岁，她未婚夫是红军，她很漂亮，块头很大，由于在家照看老婆婆没有逃走被日本人逮住了。一个日本人把她摁在我家门口折腾了一个小时，那姑娘一个劲地反抗，裤子都没有被扒掉。那个日本人最后没办法走了。这个姑娘的未婚夫走了就没回来，她后来改嫁了，结局还好。没有躲起来的女人被糟蹋的，我们村就有个女人生下了一个小孩，那个女人前几年才死

掉的。

当时日本人经常强迫我们去津浦铁路旁边挖防护沟，我的手都快挖断了。日本人自己在现在的林业所那个地方挖山洞，准备在中国飞机过来轰炸时躲轰炸。他们不让老百姓进里面去挖，自己挖，他们也不穿裤子，就用白布裹着屁股，在里面挖，他们也不让老百姓进去。

日本人走的时候（投降）还用化学药品害中国人，我脚上的水疱就是证据。那时是夏天。他们把化学药品洒在草地上，人踩在上面，脚就会溃烂，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我们是农民，一天到晚蹲外头扒地，耙猪草。我就是这样被感染的。当时好多人都得了这个病。刚开始时是没有症状的。日本人走那年我 17 岁，刚结的婚。过春节后，也就是我 18 岁的时候突然起了水疱，开始发烧，溃烂。烂腿的时候不能干活，臭死了，还引来苍蝇。刚开始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坏事。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的新六军中有医生。我娘家的舅母带我去看。军医说是日本人撒的烂药，有的人烂一两年就好，有的人没有八九年是不会好的，有的人一辈子都好不了。我就是其中的一辈子都没有好的一个。我刚开始时烂了八年，一年后伤口处臭得要死，很疼，肉一块一块地往下掉，现在还在犯。伤口处都会留下很小很小的水泡，这些水泡就是下一次复发的种子。烂腿的时候，有人说得这个病的不会生养，婆家的就准备不要我了。婆婆就打我，我也不准备走。一直到解放后好几年才好。前几年我在下关医院看病，医生问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索赔，我说自己没有文化，怎么索赔呢！我记得患有同样症状的有小地主婆周艺和他的小叔子李汉东，还有一个张的妇女。我的儿子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遭的罪。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他们日本兵还哭呢。

95. 胡秀英口述

胡秀英，女，86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林场村 15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日本鬼子坏死了,日本人刚来的那一会我们还年轻,日本人来时吓得要死。村里老头老太太在村口一望见日本人来就会给村里报信,我们就会躲起来。日本人不讲理,老百姓都比较害怕,但进村的鬼子也就几个,他们见到手上有伤,有茧子的就说你是坏人就把你杀死。日本人杀人,还捅老百姓。我听说过村里有一个日本兵杀死了。也找花姑娘,特别是刚结过婚的女人。这时村里的人为了躲日本人家家都挖地洞,日本人来男人都躲到外面去了,女人小脚跑不动都往往往地洞里躲,我也躲到了里面,所以我也没有见过日本人。上面这些都是日本人刚来时候的事情,他们杀人比较少,放火比较多,当时都是草房子,一烧就是全没了。后来安民了,就不敢乱搞了。

96. 嵇兴荣口述

嵇兴荣,男,79 岁,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东门街盐卤巷 1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嵇兴荣

我叫嵇兴荣，今年 79 岁，在此地长大，原来是泗阳人。日本人来时我 11 岁，家里只有母亲和我。其实我还有父亲（在此地学包烟丝）、哥哥（同父异母），不一起住。我 6 岁母亲送我到私塾读《四书》，也不贵。虚岁 15 岁到下关复兴机器厂当学徒，这个工厂是造压面机，织布机的，是中国人开的。老板管你三顿饭。那时到下关不容易呀，先要步行 15 华里到浦口，再在浦口花 5 分钱坐轮渡到下关。当学徒拿不到工资，后来我就出去做小生意，什么都干，卖花生，卖瓜子，还有就是炸烧饼、油条。1946 年，铁路上招工，经朋友介绍我就去了浦镇铁路，成了浦镇铁路员，一个月 30 块法币。

日本人来之前有飞机轰炸，我们这边会用高射炮去打，附近宝塔山上都有高射炮，现在都倒了。有打落的，只见飞机冒了一下烟就栽下来了。我记得鬼子是冬天来的，他们长得跟中国人一样，戴着帽子，穿着军装，黑皮鞋，当时也有高丽棒子，我分不清高丽棒子和日本鬼子。日本人来之后，我母亲带着我跑反到河对面，河没的名字，待了一天又跑到乡下（文山集）。我们跑反了十几天，那时就跟着老百姓吃，中国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好的。后来没有什么吃的，又没有钱，就回来了，也不管安全不安全。跑反回来后，就跟妈妈一起卖烧饼油条糊口，我们全家只有两只碗。那时日本人也下乡抢鸡、鸭、猪，但主要是抢富人家的，穷人家也没什么可抢的。不过当时富人都跑了，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家对面的以前就是开书店的，人又奸又滑，当时就跑到了四川，他家弟弟现在还在四川。新迁到我们这儿的倒不多。

日本人来之前就有很多中央军渡江过来，还有大炮，后来没走掉的都被日本人杀掉了。现在菜场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池塘，里面死了 48 个穿着军装的中央军士兵，据说是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的。日本人杀人不眨眼，他要看到老百姓像中央军就把你杀掉。中国人死了很多。我还记得当时有一次，两个民船夫被日本人逮到，在船上搜到子弹，日本人就把他们绑在树上，浇着汽油烧死了。那时日本人住在老十七中那个地方，旁边是个商人的仓库，装有粮食的，后来鬼子一把火把仓库烧掉了。

有人说日本人对小孩好得很，我觉得也不怎么样。日本人也招工去给他们干活，但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了。

日本人一般吃大麦仁、大米，都是从日本国内运来的。那时还发良民证，因为鬼子会在马路上，桥上，街上，城门口设岗查你的良民证，没有的话就认为你是新四军。冤死的人很多。安民后出现很多汉奸，那时有二鬼子当县长，当队长，他们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欺压老百姓，耀武扬威的，骑着马在大街上耍威风。日本人刚来时，日本人见人就杀，二鬼子还拿着旗子在街两边欢迎。日本鬼子抓到游击队员就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宣化巷的城头上。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害怕。老百姓都跑去看。

日本鬼子投降前，我正陪我老妈妈在苏北老家。八月十五返回，记得那天是下午，而且中央军正好进城，老百姓都在街两边欢迎。晚上中央军跟新四军在泰山庙打仗，那时我们躲在防空洞里面。

我母亲 86 年去世，父亲 58 年去世，哥哥前年（2004 年）去世（90 岁）。

97. 金德海口述

金德海，男，83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高大房巷 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金德海

日本人来时市民国二十六年冬月，我 12 岁，那时是冬天，天气不是很冷，快过年了。记得那时从南京过来跑反的女人还在外面草堆上、牛棚里生孩子呢。日本人来之前天天派飞机来轰炸，但主要是南京那边，江北的老百姓都不怕。飞机有时三个一阵，有时六个一阵，有时十二个一阵，有战斗机，也有轰炸机，战斗机保护着轰炸机。当时这边也拉警报，有三种警报：紧急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那时有汉奸在地上发信号，告诉日本人的飞机炸哪里，国民党的部队也会去抓这些汉奸。国民党也有用高射炮打飞机的，点将台那里有个炮台，宝塔山那边也有一个。白天我们只能看见日本飞机俯冲轰炸南京，我们的高射炮打到天上是一团子白烟，晚上我们看到先是七八个探照灯照到一架日本飞机然后高射炮再打，很可惜当时中国军队的炮太差劲，很少有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即使在江里也有国民党军舰在打飞机。南京那边炸得最厉害的是长白路的八宝塘(音)。那是一个娱乐场所，里面尽是说书的，玩把戏的，唱大戏的，玩杂技的。当时炸弹扔下去江北这边玻璃都震得响，这边偶尔也会扔下炸弹。

我记得那时南京城里有小火车，从南京西站到秦淮河的武定门，日本人来以前我坐过。当时南京城里有钱人早跑了，剩下的都是穷人。他们听说难民营收容他们，都往那边躲。难民营可能是德国人和红十字会办的，我也记不大清了，那时不是德日同盟，日本人总得给德国人点面子嘛！这些都是从当时的《救国日报》上了解的，这家报纸可不错，什么话都敢说。当时唐生智率领十万人死守南京，并没有安排后路，后来日本人过来，就门板、木板扔一江里，士兵依靠木板过江，但那时江上有风，木板很容易被打翻。而且后面还有日本人的追兵，他们在后面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扫死了很多人。就是到了江这边他们能够活命的也很少，他们根本不知道这边的地形，当时沿江那边江滩有很多淤泥而且很深，人一踩上去就陷进去出来了，被活活淹死。江边都是芦苇荡，日伪时芜湖人还过来割芦苇，侥幸爬上岸边的人由于芦苇阻延时间，逃不了多远就被日本人追上杀死了，真是兵败如山倒，惨死了！宝塔山、平山都挨着江，两座山下都有一个摆渡，那时我们还小，看见摆渡口的船附近有很多国民党兵的死尸，也有老百姓的，不过很少。江北附近靠芦苇地方的老

百姓经天天去江边翻死尸，翻枪支，翻钱物，找到了枪支，便成了后来的土匪。那时候老百姓觉悟低，那么多死尸在江边被野狗、野鸟吃，也没人管。唉！

我父亲16岁到此地，老家是河对面的六合，日本鬼子来时，我家有五口人，我们弟兄四个。我父亲是个剃头的，后来我大兄弟、二兄弟都干这个，我那时候在米店当学徒，日本人来之前，大哥就结了婚，鬼子来之后，二哥结了婚。跑反的时候，二哥经常回来看房屋，那时街上这里死一个，那里死一个，死了很多人。等过了年，安定些了我们就陆续都回了家。我们跑反到了离六合县城约三里，城西有个叫葫芦套的地方。我见到了刚来的日本人不是满洲国人，就是高丽棒子，长着大胡子，戴着东北人的那种大皮帽子，穿着黄呢大衣，也有说中国话的，但很少。当时这边有个商会会长，问日本人为什么在中国烧杀抢掠，胡作非为。那个日本人说，这是天皇允许的，是为了威慑中国人。谁敢反抗日本人啊！当时日本人有两三个、最多四五个，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随便杀人放火。现在毛纺厂那边旁边有个塘，有一个排的国民党部队，排长见到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把机械枪架在岸上，把一排的国民党兵赶下塘，然后用机枪把人打死了。日本鬼子刚来时，也有老百姓拿着旗子欢迎，但不是为了讨好日本人，而是为了免受他们的伤害。那时日本人也强奸妇女，一般都是轮奸，见了日本人就没命了。姑娘们为了躲日本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有的跑反跑掉了；有的躲到乡下去了；有的把头发剪短甚至剃光头把脸弄得乌七八糟的；有的在家里挖地洞，白天或日本人来的时候躲进去，再在上面放上马桶，晚上才敢出来；有的躲在家里面的夹墙里。我知道的慰安所有几处，一个是在高大房巷，是由维持会招募的从其他地方逃过来的无家可归没的吃喝的女人，还有的带着小孩，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有口饭吃，又可以使日本人不去祸害当地的妇女；有一个在当时的大东旅馆；还有一个是离此地不远的郭家饭店。浦口大马路那边也有一个，里面都是日本婆子，是后来才来的。在这些个里面最主要的是高大房巷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家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时日本人经常开着卡车停在我家门口，然后进高大房巷找花姑娘。日本人刚来的时候下乡主要是抢鸡、鸡蛋，杀猪。当时天冷，在我们这块日本鬼子为了取暖主

要是把每家的门板、窗户拆下来烧火取暖，他们走后几乎每家的门窗桌子板凳都被烧光了。我们家的房子在路边，我们跑反后被国民党兵征用了，日本人来一看军队住过就一把火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干干净净，我们家回来时不得不住在其他人家中艰难度日。

日本来的时候，从南京过来的国民党的败兵在逃跑的时候丢了很多枪，日本人和老百姓抢着捡。日本人只要德国造的好枪，老百姓不管这些，拿上枪就钻到山里面当土匪。浦口那边有个地方叫龙王山，当时有很多树，很多土匪躲在里面，我们都叫他土匪窝。他们白天不出来，晚上才出来祸害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由于他们是本地人，对大家都知根知底，所以很多富户都深受其害。我们家附近就有几户被土匪害惨了，他们来了就向你要吃要喝，还学日本要花姑娘，你要是不给他们还严刑逼供，最后是人被打残了，也一贫如洗了。土匪的这些趁火打劫的行径激起了公愤，我们大家决定齐心协力打击他们，有一次我们还真成功了。我记得那次土匪来在一间草房里吃喝玩乐，正在美得听小曲休息呢，几个胆大的老百姓把他们的两个哨兵给打死，然后在房子一圈里撒上煤油点着火，一个也没跑出来，全烧死了。土匪也有打鬼子的，不过一般老百姓是不敢的。因为如果死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就会把这里烧光。

那时街上还做有生意的，很少。白天下乡躲起来，晚上才回来，一些乡下老百姓白天上街上把门撬开来偷东西。日本人见有人剃了光头，而且头上有戴军帽的痕迹，他就会以为你是中央军，把你抓起来杀害。安民后，日本人曾经招一批华工到东北去。我家附近有个叫姚正保的人，当时有三四十岁，就去了。后来也没有回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俘虏营这地方也有，但主要是在南京。当时日本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在现在浦厂医院那边驻有一个警备队司令部，还有一个保安团部就在东门大街上，日本人驻在浦口的宪兵队也经常过来抓人。他们杀害的无辜多了去了，我记得当时有二十四个无辜的老百姓被日本人和伪军当新四军和国民党杀了。

日本投降我是知道的，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浦一仓库，现在叫泰山镇小学。日本人来以前是本地商会的仓库，来了以后一直作为他们的粮仓使用，记得日本人投降的那天早上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毕恭毕敬地走过

那块，下午过的时候日本人对我们毕恭毕敬的。我看见我们的人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有的人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反抗，这才知道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日本投降以后，新四军跟国党兵打了一仗，新四军失利退走了。后来国民党的第七军从江浦西边过来，是广西军，接管了这个地方，后来又来新六军，再后来是黄伯韬的部队。当时黄伯韬的司令部就在现在东门街上的同康大药房，那里以前是个米店，后来黄伯韬把门口店面占了。当时住在后面院子的是店主里的伙计们，我们出出进进，每天都能见到黄伯韬。

98. 李长秀口述

李长秀，女，87 岁（由女儿张翠兰转述）

调查地点：铁桥居委会后河沿街 107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李长秀（右）

日本人来时我 19 岁，是在六月十八。他们根本不讲理，烧杀抢掠什么都干。那时我很害怕，来不及穿长裤就直接往山上跑，躲到树林里，要没有这片树林当时这附近几家人就都死光了。当时我们家在浦口和江浦交界花旗（音）的地方，家里原有 12 口人，之后就跑散了，再也没有聚

到一块。我们家住在铁路边，家里被日本人祸害得很厉害。我们家以前有四间瓦房，三间草房，回来后，全被烧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抢鸡、鸡蛋、鸭、猪、羊，但他们不要米。我亲眼见过一个姓苏的人被日本人戳死。妇女只要被日本人抓住就完了，我们村没有被日本人抓到的。平时干活时都有人放哨，日本人一来就让妇女们躲起来了。

有一次，日本人的电线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剪坏了，日本人就进村搜查，结果在我们家搜到了一把钳子，就认为是我们家的人干的。于是他们开始烧房子，他们把一男一女用水闷死。我们家的老奶奶没跑掉，他们把我的奶奶吊起来，用火烤她的腋窝，拷问谁剪掉了电线。

99. 李洪俊口述

李洪俊，男，82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林场村 29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李洪俊

日本人刚来时我在圩子里，但最凶的主要是二鬼子，朝鲜人，高丽棒子，他们红头发，红胡子，后来才好些。那时，日本人十几架飞机晚来上轰炸，很厉害。还有汉奸他们在地上放信号弹或者用机枪朝天打，告诉

日本人炸的地方，非常可恶。日本人在南京干的事情多，日本人一般不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津浦铁路边上。他们会到村里弄鸡弄狗，也找花姑娘，但女人都躲起来了，他们七找八找也找不到。这些事情都是高丽棒子干的。

100. 李兰口述

李兰，女，76 岁，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黄姚村左所大街 22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日本人来时我们家在现在林场村附近，那时我 8 岁，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由于家里穷，我的一个妹妹送了人。鬼子来时我妹妹（送人的那个）跟我妈妈在老山地下躲了一天，没吃没喝的，晚上回家，后来就找不到了。日本鬼子穿的就和电视里的一样，头上戴钢盔和披脸帽子，穿黄衣服、黑皮茄克。日本人来时年轻人、中年人不是跑了就是躲在地洞里，那时候为了躲日本人家家都有地洞。只留下老头子、老太太和小孩在家。日本人也找花姑娘，主要是年轻女人，没有年轻的他们就找老太太。那些年轻姑娘躲在地洞里朦朦胧胧地听到日本人说要找花姑娘。为了躲避日本人的伤害，年轻女人都抓一把灰抹在脸上，一些小孩也把灰抹在脸上，这样鬼子不敢碰你，他怕你有病。

鬼子刚来时我们听不懂他说话，他就说你装死，用枪托打你，后来有了汉奸鬼子来时带着他们就方便多了，我们虽然挨打少了，但被他们抢的东西更多了。他们主要抢鸡、鸡蛋、羊、猪，很少抢粮食。那时候我们村里有人放哨，日本鬼子一来就拉警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年轻人就跑了，妇女们就躲到地洞里。他们来的时候一般是四五个人，一两个不敢来。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吃素的，我就听说过日本人被打死的事。他们来就是找吃的和花姑娘，你稍有不顺从，就烧你家房子。鬼子来时留下来看家的老头老太太送鸡、鸡蛋给日本人，给二鬼子说好话。否则他们会乱翻，乱砸，乱抢。

保长和二鬼子可坏了。保长经常敲人竹杠，他儿子家如果有事，比如满月什么的，他会送个红条到你家，要人出份子（给钱），如果没有就得给粮食。如果家里有人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就得出些钱给保长，请他去日本人那里说好话把人给保出来。日本人让保长找苦力给他们干活，保长就去村里找人，我就去干过。经常是有什么干什么，男的修工事、修路；女的也干，不过很少，一般都是洗洗东西、挑挑担子什么的，一天的工钱是只发半斤蚕豆而已。

101. 李振华口述

李振华，男，78 岁，属蛇

调查地点：后河沿街平 4—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下午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李振华

我叫李振华，今年 78 岁。日本人来以前就不分白天黑夜派飞机轰炸，每次有好几十架，南京城里经常拉防空警报，我们都听得见，他们的飞机是沿江来的。不过主要炸南京城区，鼓楼，新街口一带，也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轰炸的。我们这边的芦柴洲现在叫红太阳的地方有个用树叶盖着的地方有高射炮阵地，经常会打到日本人的飞机。后来日本人快来的时候这些

兵把炮扔下都跑了。那时，一拉警报，我们就到山后山洞里躲起来。

日本人来到此地是民国二十六年阴历冬月初十。我们当时听说许多人从南京那边跑过来。那时我还小，才 8 岁。还跟日本人玩过，有时也给我们糖果吃，有时吃着吃着嘴里还会发出“啪啪”声，后来我们都不敢吃了。日本人不要衣服，就烧、抢、奸。妇女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没跑掉的被逮到后就被强奸了。我们街上就有一个老太太被日本人给强奸了。只要没有跑掉的年轻人都被杀掉，老人小孩一般不杀。如果日本人看到穿着老百姓衣服的国民党兵，看着不顺眼的老百姓，你就会遭打，甚至被杀掉。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抢鸡、鸭、猪、羊，他们很少抢大米。日本人杀人时远的就用枪射击，近的用刺刀戳。我亲眼见过在东门毛纺厂附近地区有一个池塘（现在已经被填平了），两个日本人杀过三十个多个中央军士兵。真是兵败如山倒，这些士兵是从江那边跑过来的，他们是抱着大木头、门板游过来的。日本人让这些士兵互相捆绑好以后，几个人站成一排，然后用枪把他们打死，并把他们的尸体推倒在水塘里。

后来本地做生意的人成立了一个维持会，日本人以后就不再上门抢东西，他们想要什么就找维持会，维持会的人就找小商小贩去收东西。维持会就是维持治安的，就是让日本人不要来抢老百姓的东西，不要来强奸妇女的。日本人住在现在十七中那个地方，原来叫浦一仓库，里面存储日本人的粮草、军火。泰山庙（现在叫泰山寺）下面都挖空了，日本人把飞机、火车藏在山洞里（日本人挖的）。刚来时会强迫老百姓去干苦力，有时还会给老百姓几个钱。后来安民之后就没有怎么强迫了。我们也见过几个日本婆子，但比较少。

我记得日本人投降是七月初十，当时天气很热。我们上午还在跟日本兵玩耍。下午两点钟，就看到日本人坐在泰山庙旁边的街道两旁，枪支都捆绑好了放在一边。他们摸着小孩的头说：“我们的死了死了，你们在大大的。”我们就知道了日本投降了。新四军与姚敬寒的部队晚上在泰山寺干了一仗。当时新四军由罗炳辉带领的，有几十人，先到浦一仓库看有什么东西，然后到了泰山庙，对了一下口令，发现不对，就跟姚敬寒的部队干上了。当时国民党兵有一个连，下面有三个排，大概有一百

人左右，把新四军的部队击退了，后来是国民党的新六军接管了这个地方。姚敬寒的部队就跟土匪一样，到处抢东西。新六军是正规军，住在山上，没有骚扰老百姓。再后来是国民党的七十四军接管了新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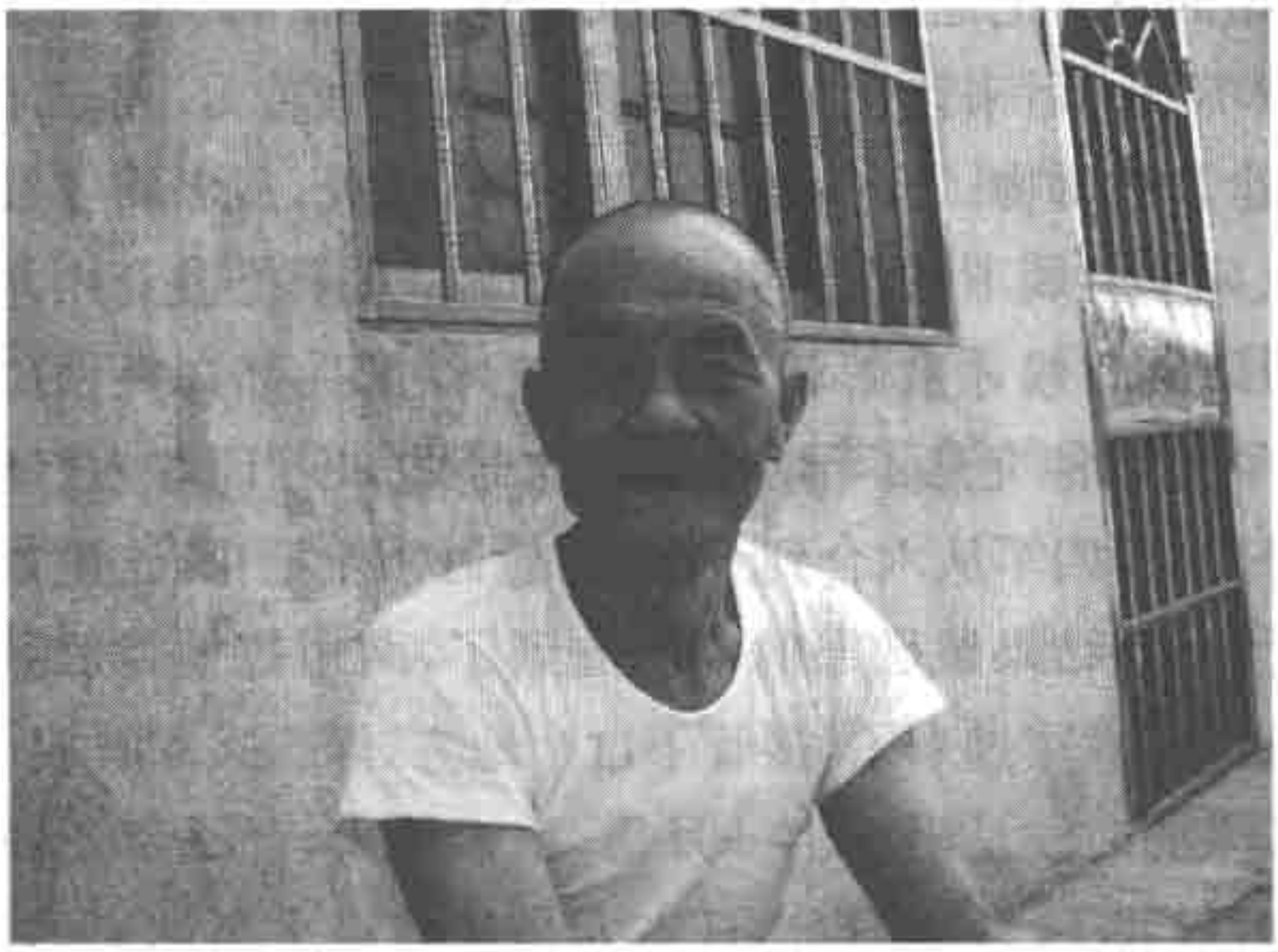
102. 刘国山口述

刘国山，男，1924 年阴历八月初九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林场村 14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刘国山

日本人过来前，我们当时住在南京对面长江边上浦口火车站旁边，靠捡破烂为生。日本人来以前，日本飞机经常白天晚上地来轰炸，炸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随便乱炸。我父亲就被日本飞机炸伤过眼睛。浦口火车站、附近的房屋都被炸光了，人也都跑光了，实在没法活了就躲到附近一个叫九圩的村子里。我们家里有六口人：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日本人进南京的时候，我们在江这边看见很多人从那边过来，有难民也有国民党兵，那个真是惨啊。有坐船过来的，有的抓个木板、木头等等，凡是能漂起来的都被用来逃命，也有坐着木盆过来的，有很多人过

来，上岸后跑了。也有许多人没跑掉，成千上万的掉进江里淹死或者被日本人杀死了，很多都是国民党兵，尸体也没有人敢收。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有好几百也没人管，最后还是日本人押着国民党俘虏兵埋在我们村附近一个塘子里的。人很多，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走路经过时那臭味还能闻到，很难闻。

国民党兵跟日本人打仗不行，当时我这块有个泰山庙有一个连的国民党的部队，被三个日本鬼子缴了他们的枪，成了俘虏兵，进了俘虏营。我曾经跟我父亲去给他们送菜，跟他们交谈。俘虏营在九圩村村前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场子，周围有铁丝网，上面有电。日本鬼子不杀俘虏兵，刚开始的时候把他们关在里面死不死活不活的，一天三个馒头，吃吃不饱饿饿不死。后来让俘虏兵在火车站里面做苦力，用筐子跟火车装煤卸煤，装运其他货物。有一半的人被累死、饿死，或者得了病日本人不给治就那么死了。剩下的没有死的都被日本鬼子拉去开山洞。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才被解救出来。那时俘虏兵都在大顶山的山底下山洞里，下午4点钟突然不干了，后来吹号才知道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人投降后，新四军从六合到十七中，想占领十七中，这时姚敬寒的部队也往十七中赶，结果姚敬寒的部队先到了，两边打仗，被姚敬寒打败。后来国民党的新六军过来了，接管了这个地方，俘虏兵才解放。

日本人来的时候是阴历十一月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抢东西，找花姑娘，那时候我13岁，记得。日本人是从浦口火车站来的，我在家里没有跑，日本鬼子一般不伤害小孩，所以我没跑。日本人不会中国话，但听得懂你骂他的话，比如日你妈等骂人的话他都听得懂。二鬼子多，也最坏，但刚开始二鬼子并不多。日本人刚来时，叫老百姓把红布（膏药旗）挂在膀子上，后来安民了发良民证。也有土匪当汉奸的。日本人常常把大米和着麦片吃，还有咸鱼、罐头菜，这都是自己带的，后来都买老百姓的，他们一般住在浦口。他们主要抢老百姓的鸡、鸡蛋、猪、羊，一般不抢粮食。日本鬼子太坏了，他们杀了很多人，有的一家都被杀光了。我的父亲就是被日本人弄死的，有几个土匪偷日本人的东西，经过我家时把东西落在我家门口，被日本人发现了，硬说是我父亲偷的，把他拖出去弄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了。这以后我们还小，没的生活，我母亲只好

改嫁到(1938年上半年)浦口的东门,解放后才搬到现在的林场村。我的两个邻居就是被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日本人来的时候找花姑娘,强奸妇女,上自八十的老太太,下自十几岁的小姑娘都不放过。年轻的妇女把头剃了,女扮男装,我亲眼见到一户人家的媳妇躲在床底下,被四个日本兵揪出来强奸,她老公公出来求日本人,被日本人朝胸部开了一枪,都打穿了,还好人没死,后被救活。我也亲眼见过日本宪兵杀人,一个日本宪兵骑着自行车,背着一支枪,在圩埂上走。圩埂下面住着一户人家,这家男人拿着打渔盆正准备上圩埂,看见日本人来了就想躲开,日本人喊他上来,他还跑。日本宪兵举起枪就要打,这家老婆带四个孩子看见了,吓得都跪下来向他求情,他才骑着自行车准备走。这男人又往圩埂上跑,日本人看见了,认为他不是好人,就是一枪,打中男人的头部(眉头附近),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看见的,不敢吭声,亲眼看见这个男人死掉。那时日本人一看到中国人跑就打枪,因为他觉得你不是好人。

日本宪兵对日本兵违反军纪的行为也有处罚,但也只是体罚,我亲眼见过日本兵受罚。犯了事的人背靠墙伸开胳膊站三个小时,或者两个犯事的跪在地上互相打脸,等到打累为止。

刚来的是时候都是日本人,后来就有东三省,蒙古人,高丽棒子,日本那些当官的都带老婆过来,不过刚来时没有,两年后才过来。日本人来四年后,每家都害疮,后来才知道是日本鬼子撒了药,我们被苍蝇蚊子咬了以后都害疮。

103. 刘克忠口述

刘克忠,男,83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黄姚村东门街107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我叫刘克忠,今年83岁。日本人来时,家里有四口人,兄弟两人。当时父亲给国民党当货车司机,那时他跟中央军去了重庆。日本人跟中国长得一样,戴着头盔,穿着皮鞋,两个电线杆子就站着一个日本兵,老

刘克忠

百姓都把门关着，呆在家里不敢出去。日本人刚来时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才住在营房里。鬼子也烧房子，他们用的三八枪中有一种点火的东西，对着草房发一枪，就着火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把几万的中央军士兵赶下长江(浦口)，这些中央军都穿着灰皮装，长裤子，天气很冷，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中央军的尸体塞满了长江，很难闻。后来，我母亲带着我跑反到安徽滁县，从南京到滁县的公路上都是百姓的尸体。日本人用尸体作标语。几个月后，从滁县回来，家里的草房子已经烧没了。那时日本人占领了浦厂，正好招工，我就去了。我那时 15 岁，每天早上五六点带着一个牌子进厂，晚上七八点拿着牌子出厂。中午就吃自己带的饭菜，不准出来。那时日本人给我们每月 15 块钱，干活时做得少的，他会用棍子打你的腰，我就被打过。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日本人造火车头。那时见到日本人，就必须低着头喊“皇军”，不喊的话，他就要打人。日本人也有给小孩糖吃的。

为了消灭新四军，日本人经常抓老百姓，给他们灌辣椒水，灌汽油。铁路上就有被抓的，让他们供出新四军的下落。那时有很多扬州的剃头的人当汉奸，也维持着治安。日本人也找花姑娘，有一户人家跟人家相亲，见到日本人来了，哥弟两个背着小姑娘沿着河跑，被日本人打死了。另外也是一个姓范的人家，也是哥哥背着妹妹跑，被日本人打死了。

104. 某老人口述

某老人，男，81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黄姚村左所大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日本人来时是民国 26 年，我们家当时有四口人，我们家没有被日本人伤害的。日本人来以前经常派飞机来轰炸，南京经常拉防空警报。日本人来时是冬月，当时来的时候，也不仅仅是日本人，还有高丽棒子（现在的朝鲜人），络腮胡子，他们经常被日本人当敢死队使用，所以他们比日本人还凶残。当时蒋介石中央军也抗日，在我们这边驻有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来时跟他们打了两天两夜的仗，后来撤走了。日本人他们来的时候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他们干的坏事怎么说都说不完。日本人来了以后，杀猪、宰羊、弄鸡和找花姑娘。当时是冬天，我们老百姓也穷，除了吃的没什么好抢的，我记得他们除了抢，干得最厉害的是烧东西，他们把每家的门窗、桌子、板凳都烧光了。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家不住在江边，但是南京杀了三十万人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事情蒋介石也知道。听他们说江里漂来了很多尸体，他们在江东门那边杀了很多人。日本人是从中华门那边坐船过来的。日本人来时有钱人

都跑到重庆去了，我们白天只能躲在周围村子里，晚上回来弄点吃的，看看家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那几年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小绵羊，日本人晚上一般不敢出来，晚上出来喝酒找花姑娘一般都会被中国人杀死。我认识一个姓寇的女的，她们家有三口人，夫妻俩和一个女儿。她们家当时是卖麻油。日本人来时她们一家跑反，躲到林业公司那边，被日本人逮到，女儿被抢走再也没回来，丈夫在后面追被日本人打死了。她们一家人除她以外都被杀死了。

在日本人的工厂里面日本人对中国工人管得很严，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在他们工厂里就是南门浦厂那边原来是造火车的，里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周围有好几个炮楼。中国工人不能反抗也不能偷东西。一旦有不好的表现就会被抓起来毒打，有的人甚至被狼狗活活地咬死了。我 12 岁刚进厂时，傍晚下班，是要被搜身的。有一个姓冯的人拿了点东西被日本人抓到了，日本人把他绑到门口的柱子上，找了一根很细的铁丝穿了一块几十斤重的铁块拴在他的脖子上大约有一两个小时，后来被他的家人抬回了家，不知道是死是活，估计凶多吉少。

105. 夏秀英口述

夏秀英，女，79 岁，1927 年生，属龙

调查地点：泰山镇东门大街下官林巷 152—1 号里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我叫夏秀英，今年 79 岁。日本人来时，我 12 岁，当时住在下官林巷。日本人来时是冬天，快过年了，记得那年还穿着大棉袄。那时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四个，有六口人。老家是溧水。父亲是做染布生意的，后来日本人来了就卖糕点、糖珠子、稀饭。

日本鬼子来之前派飞机过来轰炸，但主要是炸南京和浦口火车站，在我们这边也就是在天上转个圈，三个一组，一组在前面打头，后面跟着一阵一阵的。警报经常在浦厂那边响起，然后我们就躲在防空洞里。日本人来后，我们就跑反，我当时比较大了，就跟父亲、哥哥到安徽乡下去

跑反，去过很多地方。大营集，大营集不行，又去雷集，后来又去乡官集、过堂集等地方。留母亲、老妹妹和二妹妹在家里。那时有很多南京过来的老百姓住在乡下的亲戚家里。我们在乡下没钱，就住在牛屋里，因为牛屋里没人睡，后来还住过草堆，但有人说日本人会烧草堆，我们就不住了。牛棚里条件很差，我们身上都害了疮，本来不愿回来，但又不愿在那受罪，于是跑反一年后就回来了，那时 13 岁。跑反回来的路上，泰山庙后头，火车站，码头，到处都是尸体，泰山庙后头的池塘里（现在没有了）堆满了死尸，当时我都吓死了，父亲让我们不要怕，街上也不成样子，到处是死尸体。回来喝绿豆汤，用明矾洗了才好的。

那时日本人有长着络腮胡子，也有说是高丽棒子。那时亲眼见到河里塞满了尸体，有老百姓，也有穿黄军装的。那时街上干银行的，开典当行的，都遭了殃了，都让日本人给抢了。日本人住在现在十七中那个地方，有人站岗，老百姓一般也不敢去。在街上见到日本人要喊“太君”，否则他就打你。日本人说他们好还是好的，我父亲有一回见到日本鬼子，鬼子跟我父亲讲话，父亲听不懂鬼子的话，鬼子就拿起一块砖头要砸我父亲，突然砖头变成两半，日本人迷信，把砖头一扔，就不砸了，走了。

安民后，日本人才好些。那时日本婆子到菜场买肉只要瘦的，不过买东西还是规规矩矩的。日本人抓壮丁去给他们干苦力。有一次，我父亲去做生意，回来跟我们说，浦厂医院那一块杀过很多人。二鬼子就是保安团，在铁道上帮日本人管铁路。日本投降后，被人报告，相继受到了惩罚。

原来国民党在此地，日本人来时，国民党就投降了。日本投降时，中央军跟新四军（从六合过来）还打过仗，国民党还派过飞机来轰炸泰山庙和我们这块的宝塔。

106. 严齐华口述

严齐华，女，82 岁，属牛

调查地点：泰山镇黄姚村左所大街 40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我叫严齐华，今年82岁，属牛。日本人来时我才13岁。家里有姐姐（当时16岁）、妹妹、弟弟、父亲、母亲六口人。那时我住在安徽来安县，我们家那个时候正住在河边，是农民。我是19岁嫁到这儿来的，那是日本人还没有走，日本人来中国有八年。日本人来之前，飞机经常几十架一批过来轰炸南京，飞机三个一队，呈三角形，一阵一阵地飞过来，炸了不少时候。经常听到警报，警报之后就看到飞机过来了。也有国民党的高射炮打飞机的，主要是在南京紫金山（狮子山）一带，但从来没有看到飞机被打下来。日本人来的时候是天冷的时候，国民党的逃兵到处跑，也抢老百姓的东西。那时我妈曾捡到一条国民党士兵过我们村边的河时丢的棉裤，把它烘干之后我们穿。所以我记得是冬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采访时间）。

严齐华

我们当时就听说过南京大屠杀。我听王保材母亲讲过一个事情。王保材的父亲是此地人。他母亲姓姚，她丈夫（姓王）死了之后，把他带到了南京，后来改嫁给南京一个姓毛的生意人，就住在了南京。当时南京被炸成了不成样子。日本人组织了难民营（按：原话如此），让市民都住进去，给他们吃喝，进去后，又把他们带到洼地用机关枪给射死了。我听王保材母亲讲的，当时难民站在低的地方，日本鬼子站在高的地方，围着用机枪扫射。但姓毛的没去，所以没死。他们一家后来跑反，带着两

个双胞胎女儿和一个儿子(王保材)到本地来了,那时王保材两岁,什么都不懂。我还听他们说日本人在中华门、江东门、下关码头杀了很多人。

日本人来我们这边是春天的时候,日本人来了也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后来就由中国人带着,由他们翻译。他们到处抢猪、鸡,见到花姑娘就逮,瞎搞。那时我们邻居家有一个14岁的(比我大两岁)小姐妹,跟我一起长大的姐妹,没有跑掉,就被日本人乱搞(强奸)了。我告诉我婆婆,婆婆跪在地上求日本人,被日本人按在墙上,吓死了。不久,小姐妹死了。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被日本人逮着,糟蹋之后,就跳河死了。那时村里有一个童养媳,长得丑,鬼子找不到人就把她带去了。后来维持会就经常派她去。去得多了,日本人就不要她了。

日本人刚来时主要是在南京城,乡下没有,所以很多南京、苏州的老百姓都跑到了我们乡下。这个地方的国民党士兵都跑了,日本人在离这儿20里的地方扎了一个营房。日本人往往是三个顶多四个,有汉奸带着,带着小枪,日本人通常隔几天就来一次。那时快过年了,他们就到老百姓家里抢东西,烧房子。房子如果没有人维持,就会被烧掉。那时有人组织一家发一个白旗子作信号,日本人来了,就甩旗子,大家看到了就逃跑,往往是天不亮就跑。记得我家那时候住在河边,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经常躲在粪堆、锅底下、装粮食的瓮子里。记得一次两个日本人没有走大路来,是偷偷划船来的,我们家靠近河边,我们没来得及跑,妈妈刚把我和姐姐藏好。我妈还没藏好,日本鬼子就进来了,我妈吓死了,我妈就抓了一把灶灰涂在脸上,躲在锅底下没被发现。我们听大人们讲,日本人刚来的时候经常祸害(杀)小孩。我舅妈(20来岁)家在隔壁,她刚生完孩子不能下地就留下来了,舅舅跑了,日本人进来了看到她生完孩子,叽叽呱呱,说了什么也没明白,还给了她几块钱,吓死她了。

有一次,四个鬼子正在强奸一个姑娘,结果被新四军打死了。第二天,日本人派了十二个人来报复,烧房子,杀人,一直闹到晚上。报复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日本人有一个营房在大洋桥(现在称小桥),这天有八个人送猪、羊等到日本人的营房。送完后,几个人就回村。那时日本人还未回去。其中一个说,我们走小路吧。另一个人说没事,我们给他们送东西,是好良民,要走就走大路。结果碰到了这十二个日本人。

鬼子就用刺刀戳他们，死了七个，推到了河里，另外一个没有被戳到要害，但也顺势滚到了河里，所以没死。因为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的邻居，所以这件事我记得。

我还记得一件事，大概是日本人来后一两年。当时我跟我父亲在苇里干活，远远地看见鬼子在往这边走。那里正是新四军出没的地方，结果被新四军用枪打死了。尸体扔在田里头，衣服都被扒光，一件也没留着。但尸体放在田里不安全，日本人会来报复的。于是村里雇了两个不怕死的，给了他们几个钱，把尸体放在破船上，送到日本的营房。船走到我家(河边)父亲正在吃晚饭，吓得要死。那两个人把尸体送到日本营房后，还都回来了，日本人还说他们是良民。

那时有维持会，鬼子来了，家家的门都开着，否则鬼子就会烧房子。基本上每家都有人守着。当时我父亲就在家维持，维持会就是给日本人弄鸡，弄猪和酒的。日本人来时，汉奸会让我们拿着日本旗子欢迎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打你了。刚开始，我们一直在躲，没有见到日本人。在当时有很多中国工人在日本来以后他们宁愿当乞丐或者做小买卖也不去工厂里干了。比如姓毛的(前面说的王保材的继父)在工厂里干活，日本人来了之后占领了工厂。安民之后招工，姓毛的不干，所以才把一家迁到这边来的。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不给日本人干活的是浦口的一个姓李的人。那时人很穷，安民后，有些人不得不去给日本人做苦力。

我见到他们是一两年后，日本人头大，颈短，穿着皮靴，噔噔作响。那时已经安民了已经不杀老百姓了，但我们也遭了不少罪。安民后日本人经常叫我们修铁路、挖地洞、修工事，祸害我们。那时我怀了小孩，有一次一个人在家，被日本人撞见了。他们说："姑娘的，干活去。"我说："不行，我有小孩了。"一个鬼子上来就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最后我没去，但我公公、小叔子被他们带走了，太惨了，给他们干活真是活受罪。干一天才给一斤干面粉，回家后就弄给全家人吃。我也不想说了。那时，给日本人做事的人都在怠工，有日本人在，就认真干，不在，就瞎干。那是我亲眼所见，几个苦力在抬铁轨，假装力气小，抬不动，日本鬼子八个人上去就抬走了。

我小叔子比我小两岁，卖香瓜。日本人吃了瓜不给钱(已经安民了)，我小叔子就骂了一句"八格牙鲁"，日本人很生气，就打了他并且把

他带走了，还给他灌辣椒水，差点死去了。后来是通过同族的一位姓姚的一位保长才保出来的，要不然真的死掉了。那时日本从从国内调了很多20来岁的年轻人过来，他们吃麦片，拉肚子。我们老百姓有时吃煎饼，他们喜欢吃煎饼，就用大白果香烟跟我们换煎饼吃。那时还有点纪律，他们也不敢白白向我们要。

107. 余堃庸口述

余堃庸，男，86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黄姚村左所大街215号（原东门电影院）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余堃庸

我叫余堃庸，今年86岁。日本人来时我12岁。日本人来时，家里有六口人，还有父亲，母亲，我叔叔家的一个侄子，两个侄女（我叔叔去世了）。我先是住在江浦县曹营，前年拆迁才到这边来的。我记得日本人是冷天来的，是冬月十九。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大钟，钟响了就有警报，人就会躲起来。日本人来时，我们从曹营跑反到杨柳庄（后来的永丰公社，现在永丰乡）。那时是我父亲带几个孩子跑反，留母亲一人在家。早上走，晚上回来，再弄点吃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那时飞机天天

来炸，街上都没人，都跑到别的地方了。家里有几个老头看门，我记得热天的时候就轰炸。三个一队成一个三角形，一阵一阵过来。那时也有高射炮打飞机，我亲眼见过一个飞机往上一冲，就栽下来了。那时南京城区的都往农村跑。日本人来的时候，几个一起到村里。我们都跑了，躲在芦苇荡里，那时水多，日本人只走大路，不敢进芦苇荡。那时日本人住在浦镇南门。十七中以前是商家仓库（浦一仓库），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了。日本人也烧房子，跑反回来的时候，好几十户的房子没了。他们抢猪、羊、鸡，但他们不会杀猪，只是把猪割开，切一块肉，剩下的就扔掉了。我记得土地庙那边有个叫李二的人被日本人打死了。有一个人在响水桥被日本人烧死，曾家塘那边也烧死了一个。

108. 袁桂兰口述

袁桂兰，男，84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高大房巷 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袁桂兰

我叫袁桂兰，今年 84 岁。我们家当时有七口人，母亲很早就去世，父亲、继母、我和四个兄弟。日本人来南京时住在沿江村，我当时 14 岁.

当时吓死了，跑反时腿都在抖，根本跑不动。那时我们躲在防空洞里，日本人来以前经常派飞机轰炸，主要炸南京城，我们这块没有被炸过。

南京大屠杀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日本人当时在南京杀了很多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们家当时就住在江边，附近有两个渡口。当时我见过很多国民党兵从江那边往这边来，真是兵败如山倒，他们有坐船过来的，但很少，大部分是靠木板、木头游过来。日本军舰在江面上扫射打死很多人，有些人跑过来登岸了也死了。因为当时江滩有很多很深的淤泥，他们即使登岸也陷到淤泥里边死了，活下来的很少。在渡口附近的趸船边有很多人从南京码头漂过来的国民党兵的死尸，也没人敢掩埋，只好曝尸荒野，任由野狗、野鸟吃。我亲眼见过乌鸦吃他们的眼睛，真是惨死了！

我们家就是受害者。我的二叔一天拿着枪追土匪，在路上碰见了日本人，吓得赶紧就把枪给扔到路边池塘里，撒腿就跑。日本人在后面“啪”的一枪就把他打死，把枪捞起来走了。我二叔的妻子被日本人强奸过，二叔死后他们家就靠二婶种田支撑着，也没有其他人帮他们，当时的人都是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其他人。后来他们家慢慢也好起来了。我还知道日本人来我们村强奸了一个妇女，之后那个妇女身体就垮了，不久就死了。

109. 张承鑫口述

张承鑫，男，84 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东门大街 87 号里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我叫张承鑫，今年 84 岁，是本地人。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五个孙子，一个孙女，也有重孙，现在是四世同堂。当时家里开小店，做小买卖。日本人来时，我 15 岁。他们没到此地时我们已经跑反了，是冬月初一跑反的。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来。那时路上都是从上海、无锡、苏州过来的人。我们是商人，父母带着我跑反到东葛围渡舅舅家，家都丢了，不

要了。那时舅舅已经没了，有三个老表，离此地有40里路。

日本人冬月十一到的东门，第二天就到了东葛。晚上父亲跟一些老头子还去东葛街上看日本人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来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高丽棒子，也有说是二鬼子的。父亲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还有舅舅家的人跑反，自己留下来看门。有些人家没人看着，房子就被烧，吃也没得吃。我们先划船到河对面，趴在田埂上，然后连夜跑到先帝庙。先帝庙一带住了很多跑反的老百姓，我们住了几个月。第二年的二月份回来的。那个人多哦，人山人海。那时日本人不敢去先帝庙，离我们这儿有80里。因为那一带有黑头（土匪）。后来听说三个日本人到了村里弄吃的，找花姑娘。那时已经安民了。附近老姑娘（赵慧英的哥哥赵连升）在家被日本人拉走了，后来找不到了，连尸体都没有了。有人说是被日本鬼子用狗给咬死了，再推到江里头。他妈整天在门口喊他的名字，很可怜。

桃花坞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修大桥铁路时，挖了很多大坑，里面有人的骨头，绑人的铁丝还在，穿的皮鞋还有衣服，都是被日本人枪毙的。

跑反回家时，家里什么都没的了，门板也没有了。我家附近有一个卖馄饨的，母子两个来不及跑就被日本人推到茅坑里去了。那时日本人用大栅栏把街封住，派人站岗，早上把栏子打开，晚上关上。见到鬼子还要喊“太君”，向他们鞠躬，否则就打你巴掌，还用脚踢你。鬼子还随便拿地摊上的白瓜，想拿就拿，有时还会把抢来的白瓜再卖给老百姓。日本人当时住在现在在东门小学这个地方。刚来时，让老百姓弄东西。

投降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是小孩打他也不敢吱声了，后来也有老百姓去东门小学去拿他们的东西。日本人吃的是大麦仁子，也吃大米。

110. 张少堂口述

张少堂，男，78岁，

调查地点：泰山镇左所后街20号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张少堂

日本人来时大概是阳历 12 月，阴历十一月，天气很冷，首先占领南京，然后从南京用大炮往这边轰。那时我家里有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五口人。我家最早是在河对面的六合县，后来在泰山庙下小街（现农贸市场）。日本鬼子来之前，天天派飞机来轰炸，白天晚上都炸，主要在南京、浦口一带。我们这边地方小，而且住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不常来。不过南门也有飞机炸火车头，也有高射炮打飞机。那时我们小，晚上还跑出来看。

那时听说日本人厉害，我们就往西北方向跑，跑到离这里四十余里的文山集（属安徽）的太庙里。我们是日本人从那边打炮过来时候连夜走掉的，跑反大概十几天，干粮也吃完了，就回来了。那时我家有三间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原因是这样的，我家房子又大，又干净，中央军退兵过来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走的时候把水壶、衣服都扔在我家里，日本人来的时候，看到中央军的东西，就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当时小街上有一百多户人家，富人家早就跑掉了，都跑到苏北去了。我们拣了间空房子住下。后来听说下关中山码头电厂那边死了很多人，街上都堆满了死尸，其中有中央军士兵，也有老百姓。我亲眼见过日本人杀人，那时我还小，在东门左所后街关巷子那边，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扛着一箱物品，两个日本人在后面用枪一打，那人便倒下了。日本鬼子在后面还哈哈大

笑。那时也有维持会跟着日本人走，听日本人的话，带着日本鬼子抓人，也组织老百姓拿着旗子欢迎日本人。

日本人强奸妇女，我本家有一个大娘，当时四十多岁，就让日本鬼子糟蹋了。年轻姑娘都在地上抹一把灰在脸上。屋子后面挖有地洞，这些姑娘都是早上带上干粮躲进洞里，晚上再出来。离我家不远有个高大房子巷，那时维持会搞了个妓院，就是慰安所，却是本地姑娘在里面，是鬼子来之后一年多。我那时还小，还经常在门口玩。日本人住在十七中附近，那地方原来是个电厂，后来东门街的商人把那块地买下来了，专门储存粮食，跑反回来时我们还去那儿扒过粮食。日本人也下乡去抢老母鸡。

日本人投降时，中央军跟新四军晚上还干了一仗。姚敬寒的部队当时就住在泰山庙里，后来是新六军，再后来是张灵甫的七十四军，最后是黄伯韬的部队。当时黄伯韬的司令部就在现在东门街同康药房。日本鬼子也抓劳力，我家附近有个叫周兰芬的人，20 多岁，被日本人抓走。听说被抓到江西去做苦力。后来也没回来，也不知道死了没有。

111. 赵慧英口述

赵慧英，女，77 岁，1929 年生。

调查地点：泰山镇东门大街 104 号里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何小平、刘东东、单大圣

我叫赵慧英，今年 77 岁，是本地人。日本人来时冬月，还没有过年。父亲在我出生九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有七口人，一个哥哥、嫂子，还有三个姐姐。那时我家是做生意的，就是类似于裁缝，用机器做肚兜，穿着暖和，卖给洋人，穷人都舍不得穿，还有帮人做鞋子。

日本人来之前用飞机扔炸弹，但我们这地方小，人也少，一般也只是在南京城区扔过炸弹。东门街这儿没有一户人家有地洞的，谁知道他们会来得这么快呢，所以家里都没挖地洞。那时人就躲在马桶底下、锅底下，姑娘就再挖一把灰抹在脸上。鬼子也烧房子，附近几户人家的房子

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刚来时，鬼子就挑老百姓的好房子住，就是那种干净的大瓦房，通常是两三个人一间，也不怕老百姓去害他们。日本人戴着帽子，穿着军装，黑皮鞋，噔噔作响，腰间别着东洋刀，一尺多长，跟电视里的差不多。

赵慧英

我哥哥是被日本人杀死的，连尸体都没能找到。他是三房惟一个男孩，长得一表人材，脸很白，很漂亮，当时 28 岁（落泪，说不下去），照片也没得了。我家几个叔叔都是老光棍，后来死了。我没有爹，又是老小，哥哥对我可好了。那天还是早上，我们还睡在床上，老远就听到日本人的皮鞋的噔噔响。我哥哥和嫂子，还有一个女儿，睡在床上没来得及跑。三个日本鬼子背着东洋刀闯进了屋里，他们认为我哥是打游击的。当时我母亲在街上喝茶，我跑出去找我妈，等跟我母亲一起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说话。后来就把我哥带走了。保长、甲长都不敢出来。我妈急死了，整天整天哭，胃又不好，天天坐在门口哭喊："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在哪块呀，你来家给妈妈看看呀？"后来听说哥哥被杀死了，有人说是被黑狗咬死的，但我们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妈妈喜欢男孩，因为男孩可以干活。哥哥被杀之后，就把机子卖掉了，我就上茶馆去卖花生，那时可怜呀。妈妈就在家里头补补衣服，给人装装棉袄。后来也死了。

那日本人刚来时在大街上讲话，你也听不懂。刚来时见人就砍头，

不敢看。长江边上有尸体，八卦洲那边到处是尸体，吓死人了。当时，日本人糟蹋姑娘，所以老百姓都把黄花闺女赶快嫁出去。我大姐就是这样嫁出去的。大姐夫就在南门街一带，年纪比我大姐大很多。那时只要嫁出去就好了。大姐也没得孩子，后来抱来一个。刚去世。女青年被他们逮着就瞎搞。我二姐就曾经被强奸过。细节我不想讲。后来她嫁给一个老头子，没有儿女。那时大姐出嫁，哥哥被杀，母亲又有胃病，所以二姐就留在家里做饭给我们吃，也就没有出嫁，结果被日本鬼子糟蹋了。

那时也有高丽棒子，长有络腮胡子。日本人有时也会憋出一句中国话“好样的”。那时大户人家都跑了，我们没钱，有几个钱还要买米烧稀饭，哪有饭吃呢，吃吃就没了。乡下又没有熟人，所以没地方跑。鬼子刚来时闹得很凶，哥哥遇害后，没有办法，母亲就带我们去跟亲戚跑反，当时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有杨家岭子、文山集、王家渡，那些地方是平原，老百姓都是种田，他们也不在乎我们吃一点。跑反时，我们就吃稀饭。我们在乡下跑反了一年多才回来。我嫂子带着孩子回到了浦口娘家，过了很长时间才在当地又嫁了人。后来也没有见到过嫂子，也不敢见我嫂子，见到她就会想到我哥哥，还有我母亲，就忍不住流泪。我哥哥的惟一的一个女儿听说那时送人了，现在听说在四川成都。鬼子也经常下乡，那时我们在杨家岭，鬼子会下乡逮鸡，逮鹅，逮到后把头一扭，就喝血。

日本鬼子对小孩子还好，见到小孩，有时候会给棉糖，一抓一大把，说：“小孩，米西米西。”小孩看了害怕，鬼子就剥开纸塞到小孩的嘴里。后来安民了，经常招人给他们干活，主要是挖河通水。我就曾经给日本人煮过饭，去的地方就是现在林场，干过两个月，每天来去，中午还有饭。日本人跟我们吃的差不多，他们吃的是那种大麦仁子，滑溜溜的，是他们自己带的，后来还会分一些给百姓。有时候他们也吃无锡大米，很白很白的那种，比我们吃的好。那时就有二鬼子，他们住在乡里，经常晚上才出来，我想是他们怕人认出来。那时日本人还好，看到有些干苦力的饭吃完了，就给他们盛。日本人浪费粮食很厉害，他们吃剩下的，就直接倒掉。干活的时候一般是以吹哨子为标志，哨子一响，就要干活，如果不干，对我们小孩，就刮鼻子，对妇女就说：“媳妇，干活。”在林场干活时，有

一次我们休息吃饭时发现了一个穿军装的中央军士兵。我们把他的衣服扒下，塞到稻草堆里，要是被日本人发现就不得了了。还想办法找了破烂的老头子穿的衣服给他换上，给他吃了一些东西，还给了他一些饭带在路上吃。那时一般人还吃糠，我在林场煮饭时，还会把米偷偷拿来给老百姓。

当时有些日本人住在十七中，那地方很乱，一般人也不敢去。日本人有时见到妇女说："媳妇，给我洗衣服。"那就只好给他洗了。他们也会分大白果香烟给中年人吃。安民后，当地保甲长会发良民证。上街时，有人会查良民证。那时也见过日本婆子，住在十七中那边，走路时候还啪啪作响。

日本人走后，我们一家日子也过得很苦。我不是农村人，也经常得去文山集一带跟人拣豆子。

112. 蔡春林口述

蔡春林，男，79 岁，属龙

调查地点：金庄小商店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

蔡春林

那时我们家是种田的，我给人放牛，也下田干活。家里有十来口人，有奶奶、父母、哥哥、姐姐、妹妹十几口人，我是最小的。那时，我们家自己有七八亩地，但不怎么够吃。鬼子来时，我有十来岁了吧，他们是冬天过来的。当时知道鬼子要来，大家都跑了，只留下些老年人。鬼子过来时，父亲四十几岁，带着我们跑。有一个伯伯没跑，留下照顾奶奶，其余都跑到永丰那边儿圩子里去了。那边有我一姑妈，我们在那边躲了几个月，当时大人有先回去的，我们小孩子躲得时间长一些。

日本人是不讲道理的，杀烧抢掠什么坏事都干，给日本人打前仗的那些朝鲜人最坏。日本人还强奸妇女，他们不是人的，被强奸的那些人多是没跑掉的，没有办法。还放火，抢东西，猪啊鸡啊什么都抢，我们这儿一队有家姓李的，他家就被鬼子给烧了。当时见过鬼子，都穿黄衣裳，皮靴子，带帽子，也不矮，还胖。有东洋刀，长枪，两撇胡子。他们到村子里有时十个八个，有时就三五个人，有步行也有开车的，很凶，见到他们就怕。

鬼子过来这边儿之前，有飞机轰炸，能看到国民党之前发射的信号弹。在复兴那边江上有个大渡船，整个就是被鬼子炸了，船上的兵死的无数。我还听说，就在这边大路边，不知是一个还是两个日本人，当场杀了四个国民党兵，就挨着塘边，是用刀砍的。兵败如山倒，他们不敢反抗的。

我们这儿还有个姓袁的被鬼子打死。当时各地有土匪，他是去打土匪的，带着捡的国民党败兵的枪。结果回来时，看到两三个日本人，他就把枪扔到了水里了，但还是被鬼子看到了。日本人让他去捞，捞上来就用他的枪把他给打死了。

解放后我也一直种田过活。

113. 冯解氏口述

冯解氏，女，87 岁，属猴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 11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易振龙

鬼子来之前，家里种地，有 20 多亩地，八九口人。妹妹四个和还有一个弟弟，我排行老二。家里有四间草房，困难得可怜，收什么吃什么，用的钱是没得的。

冯解氏（前右）

我是 18 岁结婚的，是农历的九月份，结婚三个月鬼子就来了，我们就跑反了，跑到了我娘家那里。这边那时候有一条马路，碎石头路，我家靠近路，鬼子多，我们害怕。我娘家在永丰的圩里，车子过不去。我们躲到圩子沟里，一天不上来，天黑才上来。

过了年才回来，那时平定了些，但也有鬼子来。一般十几个人，开着卡车，穿黄衣服、大皮鞋，戴鬼子帽，带很长的刀，后面背枪，走路快，你跑不过他的。他们下来找花姑娘、黑头（土匪），把年轻人当黑头，抓住就打死。一听鬼子来，我们就赶紧跑反。有当地老百姓组织告诉我们，我们躲到龙王山石头缝里，天黑了才敢回来。也有躲到自己家里挖的地洞里的，用大缸盖着洞口。

原来南京有警报，这里便能听到。这里原来驻扎着蒋介石的部队，炮十团，他们走了一个多月，鬼子来了。那时警报高高低低不像现在，炸弹爆炸时轰隆隆的声音，有烟有火。到处能听到飞机的轰炸声，也看到过飞机。炸弹三个一连地掉下来，浦口的洋油厂就被飞机炸过。

鬼子当然杀人了。罗庄的袁长林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还没枪，是

被鬼子用袁长林自己背的枪打死的。还听人说，有个本村的老太，被鬼子推到水里，还朝她打了两枪。当时，她穿着棉衣，浸了水枪打不透，所以没被打死。鬼子走了后，她又顺着树根爬了上来。当时还听说过，南京死了很多人。江边死的都是中国人，大部分是当兵的，死的人多了，就像倒下的麦捆子。

妇女也有被强奸的。我们这有个地主老财让大伙出点钱，找了个妇女给日本人，那个女的可能是妓女。

头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都很乱，以后稍微好点。但村里还有二鬼子，也欺负老百姓。

解放后，我们也是一直种地。我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现在生活还行吧。

114. 冯士达口述

冯士达，男，88 岁，属羊（耳朵有些聋）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冯墙组 11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冯士达（左）

鬼子来时我 19 岁，现在我 88 岁了，属羊。我们家有五代人住在此地了，我祖父时便从四川到了这里，是抽壮丁来的。我记得日本人是冬

月十三来的，从江阴那边过来的。唐生智的部队没跑掉，被逮住了。江里、江边到处都是被鬼子打死的国民党兵的尸体。

鬼子来之前，我们家有 20 亩地，种什么就吃什么，有三间草坯房，冬月十三鬼子到来之前我就跑反了，向西边永丰那边跑，那边有山，鬼子去的少。我跑了两年才回来，不跑不行，日本人看见人就打呀。鬼子在我们村里杀了好几个人。袁长林当时跑反到安徽尧山那边打土匪，回来遇到几个坐汽车的日本鬼子，他跑不掉了，被鬼子打死了，袁长林当时带着枪，但是不敢反抗。龙山那边有个叫陈国强的，家里是卖豆腐的，跑反时，舍不得自家的猪，回来赶猪，被日本人看见了就给打死了。还有个陈篾匠，冬天里衣服穿得厚，浸了水，鬼子打了两枪，没死。为什么要打他呢？鬼子见人就打啊，不讲道理的。他当时是见到鬼子后，想跑，不小心掉水里，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幸好衣服厚，救了一命。

鬼子到处要鸡子，看见有鸡，逮住了，直接烤了就吃掉了。其他的东西，我没有见过他们抢过。他们主要抢吃的东西，别的东西带不走。日本鬼子还到处逮花姑娘，瞎搞！老头老太走不动的，留在村子里的，就用锅底灰抹在脸上，不然鬼子见了就瞎搞。鬼子找花姑娘的事多了，南京城里跑过来的妇女，没地方躲的，就蹲在地窖里，被鬼子逮住了，拉去就被鬼子给睡了。

村里人死得不多，国民党兵死得多。国民党兵也有跑到这里来的，他们不知道哪里有鬼子，也不知道往哪个地方跑，被打死的很多。他们向圩里跑就不会给打死了。国民党兵穿灰色的衣服，军官穿呢子衣服。成天看见很多死人，尸体没人埋，江边的埋不了，潮水上来了，尸体漂走了，被鱼吃的都有。

大概过了两三年，鬼子“安民”了。我那时 23 岁了，后来伪政府区长、保长开难民条了，没有难民条就不能回。难民条是布做的，别在胸前，上面有名字和政府的印章。上街戴上难民条就可以过去了，不然抓去就要被枪毙，说你是黑头。

日本鬼子来之前，我听见过飞机炸城里。我们这是农村，没有被炸。还有，当时的二鬼子很坏，村里人很恨他们，但不敢惹他们。我们也不敢打日本人，若有人在村里打死日本人，整个村庄的人都要被杀死，把房子

烧光。

我是鬼子来的那年九月十六结的婚，结婚没多久就跑反了，那时日本人还没来，国民党兵在这边有过戒严。我还听说浦口牛场那里有过日本婆子，日本人走时，有一个日本婆子的女儿，没有被带走，当时她还很小，后来嫁给了一个姓刘的人，现在还在世。

115. 伏宝树口述

伏宝树，男，79 岁，属龙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冯墙组 11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有 10 岁了，是那年冬月里来的。听人说日本人来了，大家就跑，跑到哪儿的都有，大家都害怕。日本人如果见到国民党的败兵，见一个杀一个，我就见到过很多国民党兵的尸体。

那时我们家里种地，有 20 亩地，家里有十几口人，有父母、哥嫂、兄弟有三个，我是老三，家里住的是草房土墙，家里基本上是收什么吃什么。

伏宝树

日本人杀人我没亲眼见过，但见过很多尸体。当时我家东门有条马路，是个碎石子路，那条路通到扬州，路上净是尸体，那些尸体都穿着国民党中央军的灰军衣。听见鬼子来了，我们也跑了，跑到了离这儿有 20 里路的圩子里，在现在永丰

那边，那儿没有公路，不通车，鬼子不去那儿。我们在那儿躲了有个把月，才回的家。跑的时候，年轻人都跑了，留下的也就是些老头老太，看看门。跑反的时候，就带点儿吃的，米什么的，别的也带不了。我父亲曾被日本人抓住过，他当过私塾先生，有些文化，就写字给日本人看，后来日本人就把他给放了。

那时鬼子下来，什么都抢的，抢吃的，看见什么带什么，奸污年轻妇女。姑娘年轻妇女什么的都跑了，每家都在家里挖个地洞，跑不掉的时候就在洞里躲起来，还把脸上抹上黑灰。对一般老百姓，鬼子杀得少，但要是你这个地方弄死个小鬼子，鬼子就把你这个地方杀光，烧光。

我们这边罗庄有个叫袁长林的，当时三四十岁，他是刚出去打土匪回来，背着枪，枪是在江边捡的国民党兵扔的枪。回来的时候，他对空打了一枪，鬼子听到枪声，就跑过来了，他看见鬼子过来，就把枪扔到了塘子里，鬼子看见他了，就拿起他的枪把他给打死了。

那时鬼子下村子里来，一般两三个，下来找吃找喝的。过了两三个月才好些，我们就回来继续种田，生活很苦，但吃是有的吃。那时也交粮交钱，地方上也有了组织，有保长、甲长，卖了粮交钱。当时出门是要通行证的，是纸的，有个人的照片，上面有名字，有章(是地方上自己搞的)。那时日本人要抓的是年轻人，小孩子没什么事的。

解放后分了田地，还是种地为生，种了一辈子的地，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吧。

116. 龚昌庆口述

龚昌庆，男，79 岁，属龙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冯墙组 117 号旁路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上午 10 点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我不是南京本地人，我家原来是徐州邳州市议堂镇龚湖村四组的。13 年前我来到南京浦口区，现在住在冯墙村 208 号。

日本人到徐州我们村子时，我大概 9 岁左右，记得是民国 26 年，可

能是4月份的时候，鬼子到了我们村庄，当时我记得快该收稻子了，还没收的时候。

龚昌庆

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村有国民党军驻扎，大概有一个师的人，满庄子都是国民党兵，有骆驼队，有小驴队。那时我们村有个天主教堂，是个大院子，有五六间房子，国民党的军火弹药都放在教堂里边。国民党兵驻扎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撤退了，紧接着，鬼子就来了。鬼子来的时候，我家有五口人，有父母和我们弟兄三个，我排行老二，我们有几亩地，平时主要吃小米，不够吃就出去讨饭，我自己就去讨过饭。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家也逃到了我舅爷家里，住了个把星期后才回来，逃难时能穿的衣裳都拿上，口粮能拿的拿上些，拿不了的只能算了。

我们庄子的人没有被日本人杀的，有被日本人强奸的，奸了好几个。鬼子路过麦地，看见有妇女就追上去了，现在这些妇女应该都过世了。我还曾亲眼在麦地里看见过国民党兵和日本兵的尸体。

听说邻近的土山镇上有30多人被鬼子杀死，都是些青壮年。据说当时日本人一共抓了有50多个人，日本人一个个检查，这些人手上有没有老茧子，结果鬼子就怀疑其中30多个人是国民党兵，他让这些人站成一排，其他人站成另一排。鬼子给前一排的那30多个人馒头吃，另一排没给吃。有个人本来在另一排站着，看见有馒头吃就站到前一排了，结

果刚吃完馒头，日本人就用枪把这些人全给打死了，那个跑过去吃馒头的人也被打死了。另一排的那些个人后来被放了，没有死。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了南京城里杀了很多人，我们村里还有两家人的房子被日本人给放火烧了。现在你问我恨不恨日本人？怎么能不恨呢？庄子里的人逃难回来都很恨日本人。我现在看到日本人还害怕，在电视上看到铁道游击队里的日本人，还是很害怕。

117. 郭培珍口述

郭培珍，女，81 岁，属虎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郭培珍（左）

我家是路西的，家里是种田的，有父母、哥哥嫂子、姐姐妹妹、兄弟，一大家子，自己家里有地。养的有牛，有鸡。日本人来时我 12 岁了，已经记事了，他们是冬月二十三过来的。来了之后，打鸡打猪，去家里要花姑娘。你要告诉他，花姑娘跑了，否则他就拿枪刺死你了。基本上到下一年三月才平定一些。当时我们人头稀，我们一个庄子才五家人。听说日本人来了，都跑反，跑到哪儿的都有。我们家就跑到安徽去了，我外婆家在那边

住，我们家人就跑去投奔外婆他们家，一家人都走了。挑着吃的米、烧好的猪肉。我姐姐牵着牛，早晨赶早儿走，走了一天，几十里路才到。

靠我们家东门前有路，我见到过鬼子，鬼子都有胡子，就那么两撇胡子。当时人都很怕鬼子，小孩儿也怕，跟着大人后面跑，在外边呆了有二十几天才回来，到三月里，鬼子才走。那时也有“维持会”了，鬼子不怎么来村里了。我们家那边有龙王山，鬼子也不敢去，那边也有躲起来打鬼子的人。

118. 何国名口述

何国名，男，77 岁，属马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龙山四组村口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调 查 人：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何国名（左）

我是属马的，今年 77 了，有三个女儿，现在跟老伴儿单独过。日本人来时我有 8 岁了，那时我们是一大家子人，人很多，弟兄五个，我是老小，我们家那时自己有地，几十亩吧，解放时划为中农。住的是小瓦房，有院子，那时还算生活得不错。

日本人过来时应该是春天了，二三月的样子。那会儿经常看见日本兵，马路上天天见，经常看到三五个，两三个在公路上送信的鬼子，他们

步行。当时鬼子有驻在浦宁镇上的，可能送信到那儿吧。老百姓看到日本人都怕的，年轻人都躲起来，妇女也都躲起来，有躲到地洞里的。小孩儿、老头儿他不管，日本人还有给小孩儿吃糖的，但大家还是都很怕，躲起来。

我见过日本人杀死的很多国民党兵的尸体，多得很。那时看见日本兵不能跑，一跑他马上就打死你了。我听说我们村里七队有被日本人打死的，姓陈，是赶猪的，在路上赶着猪，遇到鬼子了，他就跑了，鬼子一下就打死他了。还听说过八队有跑不掉被日本兵给强奸的妇女，不好讲，现在也应该不在了。日本人也用枪打鸡，打狗吃，也烧人的房子，具体哪家哪户的不记得了。

听说日本兵的头头说过“杀人放火，找花姑娘，不犯法”，所以日本兵很凶。后来大概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不敢了，也不怎么乱抢东西了。

解放以后我一直种田生活，还可以吧。

119. 李秀珍口述

李秀珍，女，80 岁，属龙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组 2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号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李秀珍

我们家是龙山那边的，我小时候家里种田，租人家的田，家里有两三间草房。一大家子人，七八个小孩儿，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我们平常就收什么吃什么，吃豆饼、野

菜什么的。家里穷，我七八岁时就给人放牛。

鬼子来时，我有 8 岁，家里大人都往外跑，就我没跑，小孩儿跑不动，躲在门后。大人跑都跑到圩里去。我偷眼看过鬼子，他们穿皮靴，有刺刀。鬼子还放火，把我们的衣服都烧光了。他们一来一阵子，拿着刺刀。到处抢吃的，我们家里穷，实在没的东西给鬼子抢，所以他没抢过我们家的。我听说过家门口（按：邻居的意思）就有人被鬼子给杀了，具体姓名记不得了。

放牛我放到 18 岁，就嫁人了，是包办的。没几年，他就当兵去了，自己一个人耕田刨地过活。那时苦啊，现在好得多了。

120. 刘正炳口述

刘正炳，男，83 岁，属鼠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龙山三组 347 号路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调 查 人：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刘正炳

我是属鼠的，今年 83 岁了。那时我们家里穷，弟兄三个，我是老大，租人家地过活，住的是草房子。

日本人是冬月十一过来的，日本人一来，我们马上跑了，年轻人都

跑，剩下的大多是些老头、老太。当时路上看到过不少的日本人，也见到过炮弹、炸弹，还有飞机丢炸弹。日本人还放火，八队放了两次火，一个庄子都被烧了。跑反时，我跟家里人跑散了，我带着两个兄弟跑。

我弟媳的父亲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就在现在龙山八队的地方。那时她还很小，哥哥也死了，其他亲人也走散了，她无依无靠的，成了孤儿，我就把她带回了家，后来嫁给了我弟弟。

当时我们就听说南京城里死了很多人，年轻人跑了，死得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日本人把中国的好东西都运走了。

121. 罗德生口述

罗德生，男，95 岁，民国元年出生，属鼠（耳朵有些聋）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罗德生

我叫罗德生，今年 95 岁了，鬼子来之前在浦口镇上杀猪，家里穷，但有点儿地，不多。我记得民国 16 年（老人回忆有误，应为民国 26 年）冬月初十，鬼子来到浦口。当时我 21 岁，已经结过婚了。听到日本鬼子来了很害怕，我就跑反，回了家里（现住址）。回来做点小生意，贩猪卖猪，

鬼子来了就躲到山里去。

那时候几乎天天见到日本人，鬼子杀人放火，强暴妇女，做了很多坏事。我听人说我们这儿的袁长林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他身上背着枪，那是在江边捡的，当时江边有很多国民党兵的死尸，能找到枪。日本人看见他，他就跑，日本人就从身后面开枪打死了他。还听说陈国强的父亲八爷子，赶着猪在路上，遇到日本鬼子，鬼子跟他要猪，他不肯给，日本人就用枪打死了他，就在龙王山姑嫂塘附近。还听说在梅花山，有几个人一起走，也被鬼子给用枪打死了。还有个厂子，什么厂记不得了，给日本人炸了好几回。

我们家这边的人都怕，大家都跑反，往山上跑。我们也是鬼子来了就赶紧跑，等鬼子走了再回来。日本人很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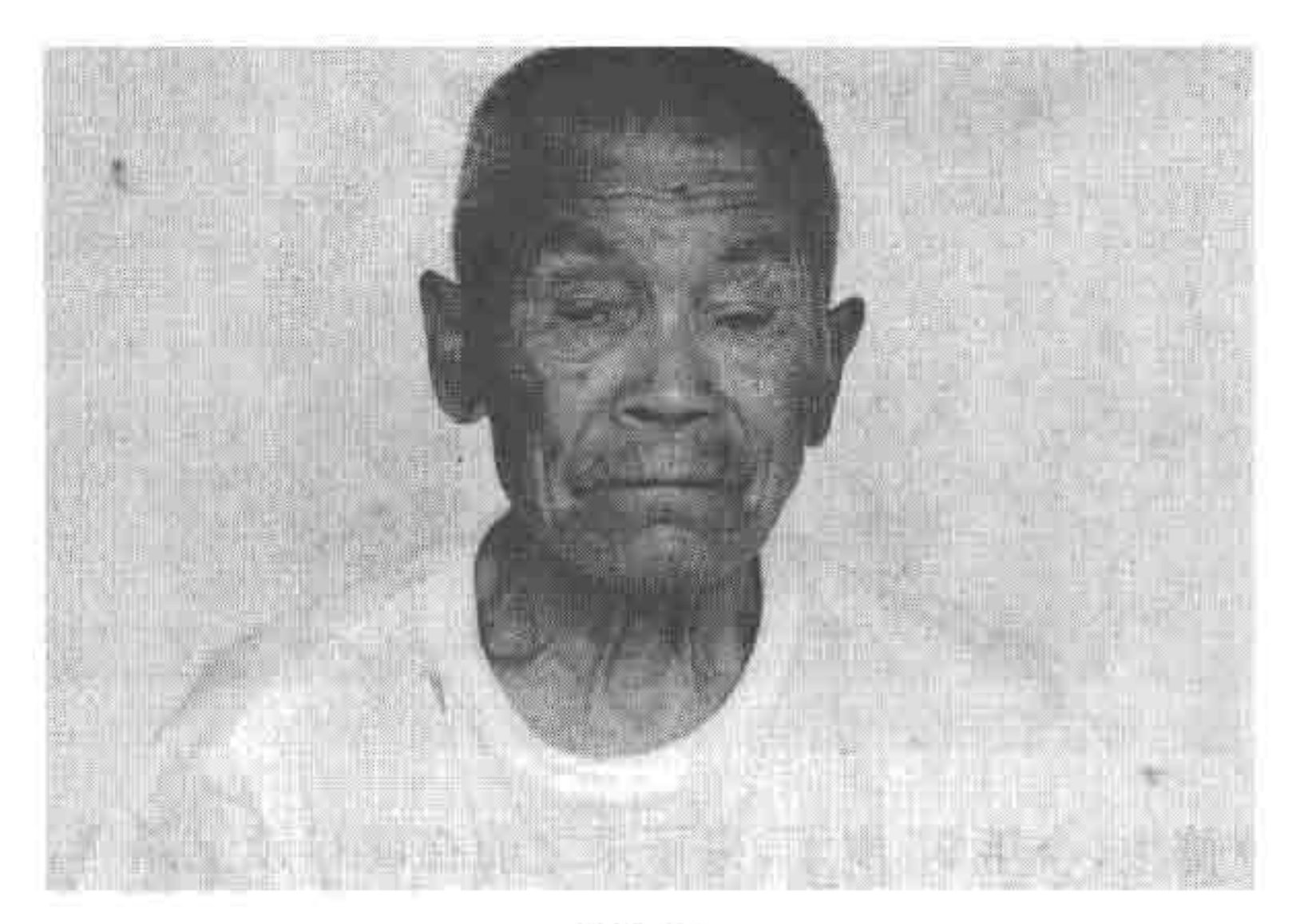
122. 骆洪生口述

骆洪生，男，81 岁，属虎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金庄组 10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



骆洪生

我老家是六合的。老家那边的地、路和圩子都被水给冲掉了，没办法活，我们家才来到这边梅桂营住的，离这里（金庄）有二里路，也没有

地。我们家有五口人，爹妈、我、还有两个妹妹。没田种，我父亲就卖菜，母亲大忙时给人帮帮工过活，很苦。我从小，十岁吧，就开始帮人家放牛。日子太难了！我父亲还有痨病，那个时候这个病是没得救的，我们人穷，更治不起这个病，只能捱着。父亲有病，更养活不起我们全家人了。我有个舅舅在南京住，是卖挂面的，闲时还给人修磨槽子，是个石匠。我们家在我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舅舅去了，在南京住了有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样子吧。听说日本人要来，我们就跑回梅桂营来了。记得鬼子来的时候，我才九岁，那时是春天。鬼子来了，大家都跑反，我们家也跟着跑了，跑回老家六合去了。这边农村是郊区，鬼子多，老家那边鬼子少。我舅舅他们后来也跑反回了六合老家。

那时看见鬼子就害怕，鬼子穿黄衣裳，戴那种小帽子，跟电视上一样，后面挂着两片布条，有的背着枪，有的不背。他们下来主要是搞吃的，抓老百姓养的鸡，还有狗；然后就是搞流氓，抓花姑娘，专找年轻的小姑娘，小妇女。那时这些女人就是跑反，也都要往脸上抹黑灰，要躲起来才行。日本鬼子太野，虽然他们一般也不打人，但看见他们就怕得很。一来就到处抢吃的，主要抢些鸡啊，猪啊，他们有时候抢了东西，烤个半生不熟的，直接就吃，野得很。还烧人家房子，在现在南钢那边，当时那边的人跑了，日本人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吃的，就把街上的房子全放火给烧掉了。

我们家跑反到六合，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才回来。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个到那边是投奔那里的本家。后来稍微安定些，我们就回来了梅桂营，回来后，鬼子也来，一来大人就赶紧跑到山里躲起来，到天黑才敢回来。鬼子来村里的时候，一般人也不多，三四个人，都是走着来的。那些躲到山凹里的年轻妇女，有被日本人抓住的，抓到就被奸污了，但抓到的不多。

那时我亲眼看到很多国民党兵把枪啊、炮啊这些东西都给扔了，路上都是。他们也要逃命，跑得哪儿都是。

日本人走了后，仍旧种些地，家里还是老样子，穷得很，我两个妹妹都给别人家养了，都是长到 16 岁就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妇，穷啊，养不起。解放后我们分了地，后来因为那边地靠着现在南钢，要用来建设，我们

1958 年就搬到金庄这边来住了。

123. 马有华口述

马有华，男，1931 年生，属羊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龙山三组 33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马有华(前中)

鬼子来时，我大概虚岁八九岁的样子。那是冬月，当时我见过鬼子，他们穿着《铁道游击队》里鬼子穿的那种黄色衣服，戴的帽子也一样，尖尖的，身上带着那种长刀。日本人来那会儿，我家有八九间草房，靠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边。有四石粮种的地，反正差不多够自己家里生活的。家里人多，有七八口人，大家子就靠种田过活。家里人有父母，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都还未出嫁。哥哥比我大三岁。家里还养猪养牛。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了。跑到现在永丰那里，差不多住了个把月才回来。那边偏些，日本鬼子不敢去，我们逃到那边住人家的房子，都是逃难，苦啊！没办法。跑反的时候大家都跑，最多剩下些老人。

日本鬼子一般六七个人来，带着狼狗，抢鸡抢狗，鸡用狼狗咬，狗用

抢打。打死然后就拖着带走了。我家就被他们抢过鸡。

我还听说过，我们村有个驼子，姓陈的，中年人，是贩猪的。有一天赶着猪在路上走，被鬼子用枪给打死了。鬼子在高连岗（音）也杀过很多人，蒋坝、马坝那边还曾被日本飞机轰炸过几次。

我们那时都很害怕，城里的亲戚跑到我们这，我们再跑到更偏僻的地方。在山里挖个洞，日本人来了就跑到洞里。除了老头老太都跑，带着锅灶、粮食跑，冬月过后差不多一个月才搬回来。后来就有伪组织了，很多人都是被迫的，自愿的少。

当时，我还听说过南京那个杀人比赛和浦口的战俘营，鬼子太残忍了，我很痛恨他们，到现在还痛恨鬼子。

后来新四军来了，杀鬼子。当时我们就听说新四军晚上杀鬼子。我们村就有些人跟着他们走了。解放后，我种过地，教过民小，还搞过文艺宣传。

124. 潘彩兰口述

潘彩兰，女，83 岁，属鼠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柏巷组 1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潘彩兰

那时我十几岁，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日本鬼子来了。我今年83了，属鼠的，16岁嫁人，家就一直住在这儿。家里是种田的，家里自己有些地，大概七八亩的样子，家里有三四个人，父亲、母亲、小妹妹，哥哥已死了。反正生活马马虎虎的，可以过下去，基本上是收什么吃什么，有的吃，算是不错的。

记得鬼子是冬月过来的，我们听说鬼子来了，也跑，往圩里（永丰那边）跑，那边有坑，可以躲。鬼子来了，怎么能不怕呢？鬼子来是要杀人的。跑反时，姑娘、媳妇都往脸上抹锅底灰，穿又脏又破的衣衫。日本人见到十几岁的姑娘、年轻妇女就抢，跑不得的就被糟蹋，他们不是人呀！当时大家都跑，这庄子的人都跑了，只留下些老年人看门，养的猪，养的鸡都给日本人抢走了。听说龙王山那边，有个八爷子，是卖豆腐的，跑反到永丰那边圩里，又回来赶猪，被日本人看见给杀了。在山凹那里，鬼子去没抓住人，又没鸡没猪，他们就放火烧了房子，我们村里也有房子被烧的。还记得有从江里漂过来的国民党兵，很多人，被日本人逮到了，用绳子绑了起来，用长刀，用枪把人给杀了，我们都不敢看。

后来听人说，日本人不杀老百姓了，“安民了”，平安些了，就回来了。鬼子呆在这儿，差不多有半年的时候。

解放后，也一直在种地，我有两个姑娘。

125. 芮家元口述

芮家元，男，72岁，1934年出生，属猪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金庄组104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30日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

我老家是六合的，鬼子过来时家就在六合。鬼子应该是1938年到六合的，整个六合县都有鬼子，鬼子过来时应该是农历十月份。我们家当时有九口人，祖父母，大伯大妈，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父母亲，还有我。家里有地，三石两斗种的地。吃还算够，我爷爷、大伯、父亲还帮人干活，

这样才能补贴些，过得下去。

芮家元（中）

鬼子过来时我还小，两岁，不记得事，但是我听我奶奶、父亲、姑姑多次都跟我说过。我的爷爷是被日本鬼子搁水里给闷死的。那次日本人是突然来村里的，我们家人没跑出去，妇女就躲了起来。农村是有草堆的，她们就躲在草堆里。地方就在我们老家门前谷场旁边。当时小鬼子看见爷爷，就问他要花姑娘，我祖父不肯领他们去，三个鬼子就用叉子把我祖父叉到水里，活活给闷死了。鬼子还用长刀砍我爹，我爹用鱼盆挡了一下，没被砍着，跑了，那次鬼子是没带枪，带枪的话，我爹肯定也就没命了。还问我的大伯，我大伯当时是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看门的，当时穿着工作服，把证件拿给小鬼子看，日本人没动他。我的姑妈、大妈、母亲、大姐当时都躲在草堆里，终于没给发现，日本鬼子后来就骑马跑了。我爷爷死了以后，家里日子差了很多。我爷爷还是偷偷埋的，营子里（村子里）的人帮忙，埋到三湾子去了。爷爷死后，我们家人很难过，当时连孝都不敢戴。爷爷没了，我大伯全家就搬到永丰了，我们带着奶奶，守着那三石地过日子，很难啊！现在我那个姑姑，我大伯家的大姐也都还在，她们亲身经历过这事。我姑妈家住在六合区新集乡袁谭村汪庄组，她叫芮兆英。

鬼子来了，大家都躲，躲到苇塘里，那边是水沟，芦草多，又比较偏，

鬼子要有船，有木盆才能过去，所以他们一般找不到那里。有两个苇塘老百姓去躲的多，一个在头桥那边，一个在苇汪那边。鬼子过来有时半天时间，有时就个把钟头，那时老百姓有些巡逻放哨的，一般都是甲长、保长，告诉老百姓鬼子来了，大家就赶紧躲到苇塘里，鬼子走了再回来，一般老头老太就不躲了，留在家里看看门。我们家祖父母有时就留在家里。鬼子不怎么动这些老头老太。

我还听说当时日本人在殷圩里，找到两个女子，被日本人给糟蹋了，其中一个是陈王氏，跟我祖母是堂姐妹，另一个是谁，名字想不起来了。他们两个中有一个跟乡长有亲，乡长就去把他们两个给保出来了。日本人真不是东西。他们还到处放火，葛塘那边就放过，其他地方也有，只是地方不记得了。日本人还到处逮鸡。我爷爷被打死那次，我们家就被抓走四五只鸡。日本人逮住鸡，一把把鸡头抓住，一折脖子，绑住就给带走了。

那时的国民党兵也是见到日本人就跑，大概五六岁时，我亲眼看到，在西厂门那边。当时我们当宗(祭祖)，国民党兵过来我们当宗的地方搞吃的，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跑了，当兵的都怕啊！

我是家里的独子，解放后，1953 年去当的兵，为了啥呢？就是为了咱国家。当时我们家去了好几个，叔叔、堂弟都一起参的军。我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 1957 年当兵回来，曾在南钢炼铁厂，后来回农村了，种地过活。现在看到日本人都很恨他们，他们在中国没干什么好事，净是些污糟事。

126. 汤学华口述

汤学华，女，70 岁，属虎

调查地点：沿江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号下午

调 查 人：段丽惠、张守涛、蒋宝麟

我今年 70 岁了，我老家是苏北建湖县，19 岁到了南京。我家那时有六七口人，两个姐姐，我最小。日本人过来时，我才出生两个月，很多事

都是我奶奶、我妈妈讲给我的。

我家那时是开豆腐坊的，打烧饼、摇面条什么，做点儿小生意的。家里是草房子。鬼子来时，父亲留在家里看东西。鬼子要抢我们家的东西和驴，父亲不肯给。十几个鬼子就拿他们的枪杆子打我父亲，打到腰上，腿上，打得很严重，身体一直不好，后来也没看好，60 岁出头就死了。

汤学华

鬼子整个是糟蹋人，他们还把屎抹在我家锅里。我家还被鬼子烧过两次。全给烧光了，这都是我后来听奶奶妈妈讲的，我当时还小记不得了。

127. 唐小武口述

唐小武，男，78 岁，属蛇（耳朵有些聋）

调查地点：沿江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 日下午

调 查 人：段丽惠、张守涛、蒋宝麟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才 8 岁，家是这里路西金铃村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家里共五六口人，有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嫂。大哥二哥都逃走了。后来大哥被国民党抓走了。家里当时没有地，是租人草房住的，租的是林学有的房子，他家是好人，我家租了他家三间大房子，田也是租

他们家的。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大人都跑了，我自己一个人，家里有地洞，藏了三个人：父母和大哥的老婆。日本人让我找花姑娘，带我去山顶。我说没有，都跑了。

唐小武

日本人来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来逮鸡，找吃的东西，找不到就烧房子。日本人隔几天就来村里一次。村里人跑反就是跑到山上躲起来，带着耕田的牛，老头老太的，都要躲到山上去，不好走，跑不到远地方，跑不起啊！家门口也有山，就躲到山上去。

日本兵当时就在南门火车站。日本人来了这儿没几个月，新四军就来我们这里了。新四军在我们这里买了一头大肥猪，给了钱。烧了猪肉，还没有吃完，上面来命令要撤退，一个新四军就把我带到东门去了，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去的。门口有个老太告诉我妈，我妈就把我拖了回来，那个新四军当时没有枪。

新四军这次撤走以后，日本人也不来打了。村里太平了一些，但大家还是不敢在家里，很多都躲到山里，躲到洞里。当时有人因为小孩子哭，就把孩子扔了。我们村里有两个孩子被扔到水里死了。新四军来之前，我自己的小弟弟，小名叫荒子，才有一岁多，就被我妈扔了。

我记得那时，朱三、朱四住在金铃村林立高（根据老人口音写出）的房子里。他们是当地的土匪，有枪，有钱，一共有三十多个人。日本人要

消灭他们。一天天刚亮，日本人就来了，他们好多人都逃走了，一些人就被打死了，朱三的徒弟在隔壁的陈庄被日本人打死了。我们金铃村，也有四个人当土匪了，有计文江、李小富，其他的人名记不起来了。他们当时没被逮住，后来就不干土匪了。

日本人用枪打死人是有的，我看过好几次。我记得应该是在新四军走了之后，有一次日本人从后山打枪，老百姓就跑，跑着跑着就被打死了，死了滚到水沟里，滚到塘子里的都有。当时有好几个人都被打死了。如果他们不跑可能还没的事。打死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人，都是成年人。日本人也不是有意打他们的，主要把他们当“毛猴子”（鬼子对新四军的蔑称）了。我为什么看到呢？当时我是在房子门口的墙根下玩呢，当时人小，也不知道怕。日本人对小孩儿也不怎么管。所以才看到的。

日本人来村里还到处找花姑娘，我们金铃村没有被逮住的，挨着的陈庄有女人被日本人逮到糟蹋的。当时我也是在那边儿玩儿看到的。当时那个女子结婚才没几天，姓陈，日本人过来，她没来得及跑掉，躲在家里，结果被日本人给拖了出来，就在她家门前，两个鬼子让她脱裤子，她不肯，一个鬼子就用枪指着她，要她脱，她怕了，就脱了，两个鬼子就把她给轮奸了。完了两个鬼子就走了，那个女子看见我，喊我不要讲，我跟她说能活着就是好的了。日本人是什么都干的。

日本人欺负老百姓多得很，中国人是抬不起头的。我记得当时日本人见到年老些的女人，是不动她们的，但是会吓她们，玩她们。日本人会拿刺刀在他们手指上比画着砍，如果你的手一动他们就砍下来，你不动他就不搭理你了。有一次林学有的母亲带着我去玩儿，就碰到这事儿，她吓得要命，没敢动，终于没事。还记得有个十几岁的小孩儿，男孩儿，在荒郊（一个村子，根据老人口音写出），日本人让他带路找“毛猴子”，男孩儿随便指了一下，结果日本人去找没找到，回来就把他的左腿用刺刀给砍了下来。陈庄的一个小女孩儿，有三四岁的样子，当时她裤子也没穿，光着屁股在玩儿，日本鬼子看到了，拿刺刀捅那个小孩儿的屁股，把小孩儿挑了起来玩儿，小女孩儿就死了。

烧房子的也有，但我们陈庄、金铃村没被烧过。

日本投降的人时候我有十几岁了，帮人家放牛，看见农村妇女拿粪

勺子往日本人头上砍，他们不动。我知道日本人投降了，三天不到，一个日本人都看不到了。过了两三个月，蒋介石来了，他的军队比日本人坏得还厉害。

日本人坏在汉奸手上，死不死、杀不杀在汉奸手里。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就改嫁了，她就把我甩掉了。1946 年的时候，我去当国民党兵，因为没饭吃，混口饭吃。1949 年被解放军俘虏，又参加了解放军了。现在因为土地征用，5 年前就来老年公寓住了。

128. 王斌口述

王斌，男，86 岁，属猪

调查地点：沿江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上午

调 查 人：段丽惠、张守涛、蒋宝麟

王斌

我老家是江浦西门外李家村王家凹子村的，我姊妹六个、弟兄四个，我是老大。家里有两头牛，两石多种地。

鬼子到江浦时，我大概 13 到 15 岁。听说鬼子来了，我们就赶紧往山上跑，有钱的，没钱的都跑。白天跑，晚上再回来，跑了一年多，也有躲到自己家里挖的地洞中的。但有的地洞挖好了，看着也没问题，可是那

土不实，有时自己就塌方了，我就听说我们村有两个人，都是才三四十岁，因为地洞塌了，被埋掉死了的。你说冤不冤？这不是日本人造的孽么？日本人到南京就是杀烧抢。

鬼子当然杀人了，我姑爹叫刘德山，就是被鬼子给打死的。那时有很多中央军死在田里。我姑爹当时家里穷，没什么衣服穿，又冷。他就跑到田里脱了一件中央军的灰军装穿。姑妈还喊他回家吃饭，要打柴，结果在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十几个鬼子，看见他就开枪了。他们以为他穿着中央军的衣裳就以为他是当兵的呢，便一枪把他给打死了。姑爹死后，我姑妈也没有再改嫁，拉扯着三个儿子两个丫头，砍柴火卖，要饭过日子，生活相当艰难。

我那时还听大人讲过，在南京江东门、中华门、中山码头等地方，鬼子从山洞里搜出了很多国民党兵，用绳子捆着，棍子拦着，一排排地站好，用机枪扫射。那时候死的人多了，我就看到过国民党兵的尸体，山上、路上到处都是。

鬼子强奸的妇女多了，我就亲眼看到过，有两三个女的被强奸。有一个小姑娘在路边玩，被鬼子逮着当场按倒就乱搞。也不知道是哪家哪户的，当时我们是跑反，我们小孩儿跑得快，在前面看到的。我还听说过我们对面的赵村，挨着我们很近。鬼子用枪逼着儿子强奸他娘，拿枪指着他儿子，枪都上膛了，没办法啊！他娘就喊儿子做，不强奸不行啊，不然就得死。终于做了，后来他儿子实在气，就去参加游击队打鬼子去了，他娘不知道怎么样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么？

我们村房子也有被烧的，东西也有被抢的，我们家过年杀的猪，腌的三个咸火腿、一个咸猪头就被鬼子给抢走了，抢走了你还不能吱声。还有一次，我们弟兄提着自己家养的三只鸡，到江浦县城去卖，结果就在城门根下被鬼子抢走了。

两年以后，稍微好点了，不那么乱了，发了良民证，是纸做的牌子，上面有照片，写着江浦县计合乡。那是汉奸搞的，坏就坏在这些汉奸手里。他们带着鬼子干坏事，他们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穿日本人衣服的，有穿国民党衣服的。当时我们村里真正穷的人都跟着八路军走了，剩下的地主老财也让汉奸带着鬼子，逼着交出钱米来。当时经常有新四军（当时

日军称呼他们毛猴子)，鬼子说有好多毛猴子不敢来了。

鬼子投降时也很可怜，一个竹竿都能赶几十个鬼子，鬼子两手抱着头，一动也不敢动。还有鬼子用一双新皮鞋就只能换一个馒头吃。

提到鬼子哪个不恨？直到现在还恨。

我女儿住在南京，我是去年搬到这的。

129. 王桂花口述

王桂花，女，78岁，属蛇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冯墙组117号旁路边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王桂花(左)

日本人来那会儿快过年了，都快春天了吧。我们家那会儿住在廊化百昌门村。家里有四五个人，姐妹两个，当时妹妹还小。我们家那时，自己家里有地，四五亩的样子，住的小瓦房，交了粮食后，马马虎虎也够吃的，反正粮食、蔬菜都是自己种的。

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跑反，我们当时的村子是大庄子，有几十家人。我们家父母带着妹妹跑，后来家里就挖了地洞，几家人共用一个地洞。日本人经常去村里，有时晚上也去，我们就躲到地洞里，他们找不到人。日本人很坏的，特别是刚来时，逮到人就打，逮到妇女就瞎来，大家

都很害怕，男子汉也很害怕，抓到他们要抓去做苦工的。鬼子来村里一般就找花姑娘，找吃的。他们出来的人也不多，几个人，穿黄衣裳，一般也不拿你的东西，就要吃的。你养的鸡他看见就逮，逮到了，头一折，烧烧就吃了，他们也抓过我们的鸡，抓了也没办法讲。

当时就听人说，日本人杀人不眨眼，南京那边被烧了，杀了很多的人。离我们家几十里路有个厂子（在南化那块）生产化学肥料什么的，日本人一来，厂子里的人就跑了，日本人就住到厂子里去了。大概在五月份吧，金庄还有被杀的，他儿子现在是开汽车的。日本人胡乱来了有个把月的时间，后来就不怎么来村里了。

解放后，我们也一直在种地，想起来还是很怕日本人。

130. 徐长城口述

徐长城，男，1936 年 1 月出生，属猪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柏巷 2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6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徐长城

我弟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一岁，还有一个姐姐。鬼子来那会儿，家里有土坯的草房，有几亩地，靠种自己的地过活，够自己吃的吧。

鬼子来了，我们村里除了老人小孩有留在家里的外，其他人都到处

跑反。我小时候就被家人带出去躲反，哥哥当时有十几岁了，也不敢在家里呆，都跑。一般跑到永丰那里龙王山，说那边有新四军活动，也偏，鬼子不敢去。

日本鬼子经常骑马过来，有时候即使看见鬼子一个人也害怕，要躲。在东门街那地方，就是现在泰山新村那块儿，有个桥岗驻扎着日本鬼子，牵着大狼狗，中国人都要检查。一般人们也不去，没的办法才去，过的时候都要低头，不敢放肆。沿江一带，江边上也死了很多人。

鬼子侵略中国，这是赖不掉的铁定事实。今年五一，我还特意去北京芦沟桥看了看。像东史郎这样的当时日本老兵都站出来说话了，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当然，要是有更多的东史郎就更好了。

解放后，1956 年我进了华东电子工厂。60 年入党，从学徒到工长，再到分厂厂长书记，一直到 1989 年退休。

131. 徐长金口述

徐长金，男，82 岁，属鼠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柏巷 5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徐长金

我们家里是种田的，自己家有十来亩地，有牛，有菜地，鸡、猪都是自己养的，粮、菜自己种了自己吃，日子过得马马虎虎，过年还能杀头猪，改善改善。当时家里有父母亲、妹妹、弟弟，我是老大。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村子的路口有国民党兵站岗，为了防汉奸，外庄人、小商、小贩都不让进来。主要那会儿，国民党有军队驻扎在这儿，大概是国民党不知哪个军的第三团，说是蒋介石的卫队，有不少军队在这边。那时有日本飞机来轰炸，警报一响，号兵就吹哨，我们就赶紧往山上跑。山上有我们老百姓自己挖的洞，防日本鬼子飞机的，躲到里边。这蒋介石的部队也有讲，也有防毒气的意思。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就撤了，他们撤了没多久，日本鬼子就来了。国民党当时一走，我们老百姓也跟着躲了起来，躲到圩里去了。

鬼子来时，我有九到十岁左右，大概是冬天腊月吧。我们都往永丰那边跑，为什么跑那边儿呢？说是那边有黑头（当地人称呼土匪），又偏，日本人也怕，不怎么敢去。跑的时候，牛、米、小孩儿都带着，附近老百姓除了个把年纪大的，走不动的看看门，其他的都跑了。我们是跑到圩里亲戚那边躲起来，过年的时候也没敢回来。

当时浦宁（音）镇上，就现在葛塘那边儿有日本兵驻扎。我当时见过鬼子，小孩儿在路上遇见鬼子，一般是不怕的，他们不怎么动，有时还给糖吃。他们到村里，有时三两个人，有骑自行车，也有步行的。穿的黄军装、皮靴，背着长枪，枪上装着刺刀，带着跟电视里鬼子一样的帽子。也有挂东洋刀的，一般是日本头头。他们有些也不是纯种的日本人，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也说中国话，还问过我："花姑娘有没有，鸡子的有没有？"我装作不知道。见到日本鬼子你是不能跑的，一跑他们就开枪打死你。我听说有个卖豆腐的，回来赶他家的猪，见到日本人，一害怕就跑。结果被日本人给打死了。你见到他不要跑，不跑兴许就没的事。经常有日本人过来问，什么花姑娘有没有？黑头有没有？你得告诉他没有。他们看见老百姓养的鸡啦，猪啦，都打死带走。鬼子刚来时很凶，带着一股凶气，后来就不敢了。过了有五六个月的样子，开始"安民"了，也发个证给你，像现在的身份证一样。这安民以后日本人下来的就少了，生活和国民党统治时差不多，粮食交给二鬼子（当地的汉奸），他们也坏，有时都

自己留下用。

我 9 岁开蒙，那时鬼子还没来。鬼子来了就不读了，兵荒马乱的，怎么读？安定后又读书，在家帮帮忙，一直都是种地。解放后还是种田，现在有两个女儿。

132. 徐凤英口述

徐凤英，女，79 岁，属龙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柏巷组 1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徐凤英（前左）

我今年 79 岁了，属龙的，鬼子来时我 6 岁。我老家在永丰，离这里有六里地，当时家里有十几个人，父母、叔婶，兄妹八个，我是老二。家里那时靠种地过活，租人家的地种。

鬼子来的时候，这边的人都跑到永丰去，那里有圩，很偏僻，鬼子不过去。鬼子来村里就要吃的，要花姑娘。那时候见的鬼子，穿黄军装，头戴帽子，后面拖两块儿布。他们一般两个人来，有时也开车来这儿，来了就要鸡，要鸡子，要花姑娘，很凶。

那会儿老百姓看见鬼子不能跑，要是一跑，鬼子就从后面给你一枪，

不讲理的。

在圩里躲得天数多了，有人说鬼子没事了，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133. 杨正华口述

杨正华，男，82 岁，1928 年出生，属鼠

调查地点：沿江镇老年公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 号

调 查 人：董为民、段丽惠、张守涛

杨正华

我老家住安徽滁州张八岭。当时家里有七八口人，姊妹四个，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生活艰苦，吃了早上不知晚上。1937 年春夏之际，鬼子到了我们那儿，我们就跑到了五六十里外的自来桥，要饭、拾破烂什么的，躲了半年多。

鬼子很凶很威风，高头大马，呢子衣，射击很准，百米之内跑不掉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我们见了他们就跑，所以接触很少。我们那边也有鬼子，顶多七八个人，修了个碉堡，保护铁路。他们对小孩子不怎么注意，对青壮年很注意，不管什么人犯了日本兵，就打就杀。他们还放火烧房子，我看到过他们放大火，有七八次。

日本人打中国，他们也伤亡惨重。他们就补充日本下层的人，讲的

话也就成了大东亚语，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语。我还听说过日本人从小孩起就教育他们侵略中国。老师在黑板上画个苹果，问好吃不好吃。小孩当然说好吃了。然后老师说这苹果产自中国烟台，要吃自己去摘。老师又在黑板上画美女，问好看不好看。小孩说好看，老师说中国浙江有的是美女，要自己去抢。

当时日本实行三光政策，要给中国颜色看。还听说过他们强奸妇女。我们一块儿玩的一个伙伴就和我讲过：张八岭那时有个财主叫陈句星，家里有两座炮楼。日本人来了，他就跑了，他家有钱有粮。小孩就去偷。我这个同伴也去偷，在他家炮楼看到桌子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衣服全部都被剥光了，赤身裸体，两手两脚都被绑在桌子上。桌子下面一摊精液。那小女孩硬是被鬼子强奸致死的。

1943 年成立了维持会，我就在张八岭火车站那打杂工，一直干到鬼子投降。那时年轻，识字又少，头脑朦胧觉悟低。当时就想：一个月发个两三块钱，能维持家里生活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计较了。从前受人欺负，现在国家强盛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1948 年徐州解放后，我就跑到了南京三牌楼这块了。南京解放后，我进了南京市工人政治学校，当时校长是刘伯承。后来两浦铁道部下了调令要建设内地，就把我们调去了，后来就一直在铁道上干。1981 年，从南京铁道分局退休，老伴走后，就住了这。我闺女就住这附近，照顾方便。

134. 余锡明口述

余锡明，男，1932 年出生，74 岁，属猴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组 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5 日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我是 1932 年出生的，属猴的，家里很穷，靠租地过日子，也就租两三亩地。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我是家里老大，家里还有弟弟。我们住的是破草房，吃萝卜干子、稀饭过日子。

余锡明(左二)

日本人过来时应该是 1937 年 12 月 17 日,那时是冬天。日本人过来,我们人穷,也跑不到哪儿去,日本人来就躲到山里几天,走了再跑回来。我们农民舍不得家,不管怎样觉得有个房子在就有个家。日本人过来,我们都很害怕,大人们也都说"赶紧跑",日本人一轰炸,都能听到警报,也看见过一两架飞机飞来,我们就逃到山里。不过这儿轰炸不多,主要目标可能在南京下关那边。跑反的时候,我们没什么亲戚可投靠的,也不带什么东西,父亲就用挑子挑着孩子,赶紧逃。日本人过来时,还曾经把我们家里的两头猪给抢走了,直接架火就烤了吃,那是我们家里很值钱的东西了,但日本人给抢了也没办法。

日本兵用的是东洋刀,月牙儿形的,刀很快。日本人过来后,我们用的钱也是纸币,印的人头像跟以前不同。日本维持会跟国民党一样要交粮,没什么不同。

我还听说,日本人过来时村里袁长林(袁发银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他是背着国民党兵扔下的枪,去打土匪回来,看见日本人就把枪丢在了塘边,但日本人看见了,就一枪把他打死了。当时都是乱糟糟的,日本人乱搞,也没有人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1945 年日本投降后,日本兵成了俘虏,大家心里都高兴。

我解放后参了军,当志愿军,到过朝鲜,参加上甘岭战役。1955 年回

国，在唐山进驻，1956 年退伍到南京下关区线路器材厂医务室工作，到 1981 年退休，现在有三个子女，靠退休工资生活。

135. 袁发成口述

袁发成，男，81 岁，属兔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 2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袁发成

我家里是种田的，自己有几亩地。家里人多，弟兄三个，还有一个姐姐。家里养的有牛。鬼子来之前，读过两年私塾，鬼子来后，又读了一年。我记得鬼子是冬月十三过来的，当时我有 11 岁了，已经记事了。鬼子来了，我们就跑反。当时我们村子靠着公路，那时候人头稀，我们一个庄子才五六户，都跑反。我们跑反到永丰圩里躲起来，青年人、妇女跑到芦苇荡里躲起来。

国民党本来就腐败没力量，兵败了就更无纪律没组织了。兵败前还是有纪律的，我们这边当时驻扎着一个团，团部有个负责买菜的国民党兵，强奸了本地一个 20 多岁的姑娘，被国民党军官押到那个姑娘家门口给枪毙了。我们还亲眼看见二三十个人抬着他的棺材经过门口。鬼子来的时候，这些国民党败兵到处乱跑，有能力的先跑掉了，其他的很多人，他们也不认识路，也没吃的，遇上日本人就被杀了。当时江面上、江滩边很多死尸，我们做梦都害怕。

遍地都是死尸，跟割的麦子一样到地上。还听人说，有三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士兵被抓住了，他们都还有枪，被带到我们村里的一个塘边子上，鬼子让他们跪下，他们就跪下，然后鬼子就用长刀，一刀一个地砍了他们的头，头都被砍掉下来了。等鬼子走后，是两个老太太用门板抬着他们的尸体，老头提着他们的头扔到了水塘子里去了。这是听老人讲的，当时我们都还在圩里躲着。没办法啊！日本人还用飞机炸过江上的一个趸船，死了很多人。

还听说龙山七队陈家凹那边有个姓陈的，是卖豆腐的，被鬼子打死了。当时他已经跑圩里了，又回来赶猪，结果赶着猪在路上被鬼子看见了，就给杀掉了。那时，孙家凹那边有土匪出没，我们这里的人就捡了国民党兵的枪去打土匪。我二叔就和村民们去打土匪。回来时，他在他岳父家里吃了顿饭，自己一个人晚点回来。身上背着子弹袋，看见一个鬼子来了，便把枪扔掉了。鬼子拔出刺刀，迎面走来。我二叔见鬼子没拿枪，他自己力气又大，便和鬼子打了起来，被鬼子砍了一刀。那鬼子又喊过来三四个鬼子，他们就开枪把我二叔打死了。

鬼子来村里人数不定，三四个，五六个。鬼子还曾让我带路给他们找花姑娘。那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 12 岁，在家门口被他们逮着了。他们让我跪下，两个鬼子抓着我的手，一个鬼子把刀搁在我脖子上，用刀背压着我，让我带他们去找花姑娘。我没办法，就带他们去山里，跑山口，跑了好几个，他们有些急，就问我哪里有？我就说："还要三个山口子才有。"翻过一座山后，遇到十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其实也算老了，在那里的几间草房子前。他们的狗对鬼子咬，就被鬼子用枪打死了。鬼子又问那些老头子要花姑娘，他们也说还要过几个山口子才有。于是，他们也被鬼子强迫着给带路。我用中国话和他们说："过了山口，你们就赶紧跑。"鬼子听不懂，到了山口，那些中国老百姓统统都跑了。鬼子气坏了，看看太阳也快落山了，于是就用打火机点火把草房子一下给烧了，那时他们就有打火机了。他说他们是坏人，就把房子给烧了，其实那房子也不是那些人的。鬼子就跟我一起又回来了，到了我家门口把我给放了，临走还给我一大把四方方的糖，说："米西，米西。"还剥了一块儿塞我嘴里，我吓得很，然后他们就不管我走了。后来房子被烧的主人还怪我，旁边的人就说，别怪小孩子，又不是他烧的。这之后我就不敢再在家里呆

着了，大人跑，我也就跑了，害怕呀。给糖吃也不敢吃，后来见到鬼子就赶紧跑。路西也给烧过。

差不多有一年多后，开始“安民”了，维持会也有了，就好得多了。就是“二鬼子”管事。

那时候，人们觉悟低，不敢反，当亡国奴很难受。现在生活好得多了，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日子过得还好。

136. 袁发生口述

袁发生，男，78 岁，属蛇(耳朵有些聋)

调查地点：沿江镇冯墙村罗庄组 2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段丽惠、张守涛

袁发生(前右)

日本人来时我 8 岁了，他们是 1937 年来的。我父亲(袁长林)才 30 岁就被日本人打死了，那是 1938 年正月初八。当时我们地方上有土匪，我父亲捡了国民党兵扔下的枪，也跟着去打土匪。他们回来时，他自己一个人跑我公公、婆婆(口述人的外公、外婆)家吃饭，回来时，在一个桃树林子边遇到日本鬼子，当时我父亲身上背着他捡的枪，他看见鬼子也不敢打，就把枪撂旁边跑了，日本人追上去，先砍了他一刀，“啪”的一声

又开了一枪，把他就给打死了，说他是坏人，我父亲才 30 岁啊！就这么着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当时我父亲被打死的地方离我家不远，我是亲眼看到他们杀死我父亲的，我是小孩儿，日本人也不怎么管。父亲死了，家门口的邻居，帮着我们用门板抬着，埋到山上去了。父亲没了，家里日子就更难了。我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种田过活，很苦。家里只有九斗种的田。我们兄妹五个，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弟兄三个，真的很难，有时根本没饭吃，从小我就帮人家放牛，没饭吃，经常搞些野菜填肚子。

1937 年日本人就有到这儿来的，我们这儿也有那时跑反的，跑到永丰那边。日本人整天来，不跑不行的。到 1938 年，才算基本上稳定了一点。日本人抢东西，强奸妇女的很多，我不好讲。当时日本人找不到人，就烧房子，多得很。那时妇女跑反都要用黑灰、阴沟里的泥水把脸抹得一塌糊涂，越脏越好。有从南京跑反到这儿的妇女，跑不掉，被日本人糟蹋的。路边死的人也多得很，死人根本不稀奇。当地老百姓等日本鬼子走了后，有把那些死尸拖到乱山坡埋的，也有来不及埋，被狗叼走的。

日本人还抢我们老百姓的东西。抢猪抢牛。我们家里养的猪也被抢走，是两头小猪，等着卖了补贴生活，换粮食吃的，结果被日本人抢走。鬼子有时开着小汽车到公路边，自己出去抓。鬼子来村里就是抢吃的东西，找花姑娘。通常在山上抓到猪就打死，抢走，这都是“正常现象”了。有一次日本人抢了两头牛，一头是我家的，一头是金姓人家的。在路上赶着走，遇到小汽车，牛一见小汽车，就惊了，我家那头牛就挣脱跑掉了，我又去将我家的牛牵了回去，另外一头就被日本鬼子给牵去了。

解放后，1951 年，我也是为了报仇吧，就参了军，到朝鲜去，应该是 1952 年到的。上甘岭战役也参加过。1956 年回的国，在唐山退伍，安排到北京地质部工作，主要在山东那边工作。后来为了方便照顾家里，便于照顾母亲，我就要求回家到南京工作。1988 年左右退休了。我大儿子也是军人，曾参加抗美援越，立过大功，比我功劳大。我二儿子在农机厂搞基建工作。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好，我的生活也好了很多。

137. 张洪喜口述

张洪喜，男，1936 年出生，属牛

调查地点：冯墙村冯墙组路边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9 号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张洪喜

我老家住浦口六谷道。那时，我家门口有个马场，好几千匹鬼子的马在那。马队在路上不管有人否都横冲直撞，踩死人也白踩。

鬼子不和老百姓讲理的。只要反抗，就没有好结果。邻居家有个姓蒋的，他会说几句日本话。鬼子敲门，他用鬼子话回了几句，就被鬼子用刺刀戳着到处游街，血到处流。还有一个邻居，被鬼子抓去不知道上了哪，再也没回来。

我父亲在码头扛包，藏了一点盐在腰里，被鬼子看见了，关进浦口澡堂子那地方，用狼狗咬。我父亲会水，跳下芦苇塘子才跑了。我爷爷也被鬼子抓住过，给鬼子在老江口看大门，后来和很多人一起跑了出来。

我还听说过，鬼子在火车站和码头那地方，用电网把老百姓围住，然后用飞机在上面炸，人死得多了。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南京大屠杀杀了中国人 30 万，其实不止。

但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孬种。我亲叔叔叫张文田，他就杀死过鬼子。那时，他十五六岁，和几个小青年做点小生意，换糖换衣服什么的。有一次，他们混进了鬼子营，正好看见一个鬼子自己出来解手。这个鬼子还

是个大队长，经常欺负老百姓。他们瞅准时候，把这个鬼子逮着了，把他的头埋在大粪池里，把他淹死了。这是叔叔回来后亲口告诉我的。

鬼子还没来的时候，有飞机来轰炸，在浦口有个电灯厂，那里有个警报器，鬼子飞机来了，警报就响，我们就赶紧躲到自己家里挖的防空洞里。鬼子来一段时间后就安民了，发良民证，塑料壳子的，上面还有照片。只要在这地方的大人都有，出入通行的时候都必须带着。

当然，鬼子也不绝对的都是坏人，也要分开，主要是上面当官的坏。鬼子当兵的也喜欢跟小孩子玩。他们把我们几个小孩抱在马上，还扶着我们，还吓唬我们说是要带我们走。

鬼子投降时，带着空枪走的。饼干、香烟扔得到处都是，我还捡过饼干吃。

1956 年，我当了兵，当过重机枪手、班长。1961 年退伍，现在跟女儿住在这里。

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也不行，事实都摆在这里，由不得他们不承认。

138. 赵必英口述

赵必英，女，87 岁

调查地点：冯墙村冯墙组 9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号下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我今年 87 了，当时家里五六口人，父母，姊妹四个，我排行老三。

鬼子来的那时候，我有十来岁。听说鬼子来了，大家都吓得跑了，我们跑到圩子里去了，那里远，日本人不去。当时大家都跑，就留下老头老太看看家，大人带着小孩儿一块儿跑。当时就听说日本人杀人，杀过很多人，还听人说日本人在江那边杀过很多人，但我自己没见过日本人杀人。我们跑反过了个把月才回来，回来时，不是很怕了，太平多了。当时也有城里人，别的地方的人跑到我们这的。还听人说鬼子有强奸妇女的，但我自己也没见过。吓人得很。

赵必英

我倒是见过鬼子，偷偷躲着看的，他们看不到我。鬼子穿着黄军装，拿着长刀长枪，枪上还有刺刀。他们一般十几个人一起过来，有步行也有坐车的。他们下来是不会干好事的，杀人、弄鸡吃、烧东西。我们村房子就有被烧的。

我是21岁出嫁的，就嫁在本村上，一直在种地。

139. 朱桂英口述

朱桂英，女，78岁，属蛇

调查地点：冯墙村冯墙组115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号上午

调 查 人：董为民、易振龙、张守涛、段丽惠

我们家也是种田的。鬼子来时，我七八岁。家里有五口人，爸妈带着弟弟跑了，留下我和奶奶在家里。

我家老头子没见过鬼子杀人，但我亲眼看到过鬼子杀人，就在我家门口，那时我家离这儿有几里地。那次有八个国民党兵被鬼子从老百姓家里搜了出来，其中还有一个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剃头的，不是当兵的。鬼子让他们在一个塘边跪成一排，用长长的东洋刀砍他们

的头，这几个人都被鬼子一刀刀砍了头。当时我们村子里的年纪轻的人都跑了，男的女的都跑了，留下些老头老太看家，还有些像我这样不到十岁的小孩子。我们当时都被鬼子赶到了塘边杀人的地方，鬼子指着那些跪着的国民党兵说："要是当兵，就死啦死啦的！"然后就把这几个人杀了。我当时被吓坏了，抱着奶奶还不停地发抖。后来等鬼子走了以后，村里留下的那些老头老太，就用门板把这几个死尸给抬到了后山上，挖了两个坑给埋了。

日本人来抢东西那更是平常的事，那时门也不敢关，鬼子要是叫不开门就放火烧。鸡猪牛羊，鬼子见什么抢什么。

以下浦口地区的调查和其他地区的调查除注明者外，均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进行，时间跨度较大。

140. 韩成礼口述

韩成礼，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西葛街道中心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日本鬼子在 1937 年 12 月至 1939 年 8 月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三次火烧西葛街房屋。第一次是在 1937 年 12 月间。第二次是 1938 年秋，张久发诱杀两个日本兵后的第二天，鬼子来到西葛进行疯狂报复，西葛街的房屋全被烧光。第三次是西葛青年闵登科等杀死 18 名鬼子后（1939 年古历七月十一），鬼子又一次报复，烧西葛街的房屋，前后三次大约烧毁民房七八百间。

1938 年春，有三个日本兵身背三支长枪来到西葛，像恶狼般地到处找花姑娘，终于在街上找到了张老汉的妹妹。三个鬼子一起扑上前去，抓住张的妹妹，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轮奸，奸后鬼子兵又残忍地用枪前的擦枪通条插入她的下身，张姑娘活活的被这群野兽凌辱致死。

141. 余庭芳，女，1923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双圩村二组余庭芳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冯国民

我爸爸叫余夕耿，是一个贫苦渔民。他 7 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我祖母三个月后哭瞎了眼睛。我爸爸从小搀着我的瞎奶奶讨饭度日，直到长大成人，才靠我祖父留下的一条破船沿河捕鱼为生。爸爸 20 多岁时跟我妈结了婚，几年中生下我们姐弟三个。全家六口人，讨饭的讨饭，打鱼的打鱼，日子过得很苦，但我们一家人还是相亲相爱的。

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本鬼子占领了东葛车站。这时我妈刚生下我的小妹妹才六天。一天上午，几个鬼子兵来到毛渡，村上人都逃跑了。我爸爸用几捆稻草把坐月子的妈妈盖好藏起来，他自己跑到圩心田中的一个地洞里躲起来。尽管这样，我爸爸还是被鬼子找到。鬼子用刀逼着爸爸带他们去找“花姑娘”。这时，村里的鬼子又找到了坐月子的妈妈。这群野兽不顾妈妈的苦苦哀求，仰天大笑，兽性大发，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丧心病狂地轮奸了妈妈。我那瞎奶奶听到妈妈的喊叫声，摸着跑过去，被一个鬼子兵一脚踢倒在地，顿时昏了过去，待她醒来时，妈妈已倒在血泊之中。妈妈断断续续地对奶奶说：“我……是活不……不下去了，三个孩……孩子靠您老照看了……”婆媳俩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

我爸爸带着鬼子兵没找到“花姑娘”，这伙强盗又到圩心的地洞，逼爸爸爬进洞去。当爸爸刚爬到洞口，鬼子兵举枪就打，爸爸倒在血泊中。奶奶听到圩心有枪声，知道不好，又跌跌爬爬地往圩心地洞摸去，可爸爸早已断气。已成泪人的奶奶呼天唤地，欲哭无泪，欲死不能，但她想到还要照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可怜的奶奶强忍着悲痛，好不容易又摸回了家……

爸爸惨遭杀害，妈妈病倒在床，两个月后她也离开了人世。妈妈死时我才 10 岁，可怜的瞎奶奶拖着我们姐弟三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只好到姓杨的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余廷山搀着奶奶，背着小妹妹四处讨饭，不到一年，奶奶饿死在姚子圩徐家海家的稻草堆里，弟弟余廷山八

岁就帮人家放牛，小妹妹也只好到外婆家跟外婆去讨饭，她七岁也做了人家的童养媳。

142. 郝长才，男，1929 年 10 月出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九组郝长才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杜正林

我小时候刚记事，日本鬼子特别凶狠，见人就打，特别是见到小妇女更是逞威摆能，村民见到鬼子来了，跑的跑，躲的躲，有的跑不了的就被鬼子一顿毒打。

143. 王旺兰，女，1920 年 11 月出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二组王旺兰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杜正林

1937 年 12 月份，我清楚地记得鬼子打浦口一带，我和丈夫挑一担木炭到城里卖，正好遇上几个鬼子，把我挡下。由于害怕，我丢下木炭便跑，其中有鬼子追我，我没跑几步便给鬼子追上，当时我没有劲跑，几个鬼子叽叽咕咕，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们便让我将衣服全脱掉，然后用水往我身上浇，冻得我直发抖。我喊你们放了我吧，他们不懂，然后用枪把子狠狠地捣了我一下，便笑哈哈地走了。

记得还有一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日本鬼子抓来十几个村民，鬼子叫他们把上衣全脱掉，然后手拉手站一排，日本鬼子用电电他们。最后鬼子用刺刀将其中一个村民的手砍断，当时的场景真是惨不忍睹。

144. 王有山，男，1927 年 12 月出生

调查地点：永宁镇车站村九组王有山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杜正林

我小的时候和几个小孩一起玩,正玩得起劲,旁边站几个鬼子都不知道,日本鬼子用刺刀往我们面前一横,我们吓呆了,各自往家跑,几个鬼子一人跟一个。由于不小心被树桩绊倒,我的肚子被树桩划了一个大口子,血往外直流,可鬼子看到哈哈大笑,还上前用刀又狠狠针刺了我一下,当时我就昏了过去,不知多久我妈妈才把我包扎好。

145. 张金福,男,现年 83 岁,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东葛村九组张金福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汪兴路

现有家庭人口老夫妻二人,无子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 13 岁,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三五成群时常进村烧杀抢夺,经常不分早晚进村对广大人民进行伤害。

早年,本人的家庭亲属受到的伤害较大。

146. 叶华文,男,现年 77 岁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东葛村中街组叶华文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汪兴路

我老伴去世多年,现一人生活,有二儿一女,都成家。

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年 7 岁。当时,我看到日本鬼子前后几次进村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夺。第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时只有三四人,这些鬼子进村后到农户家中,把老百姓的鸡剥皮后用油炸,分散着吃。

第二次日本鬼子进村后到处烧杀抢夺,用草把浇上煤油,浇农户的房屋,逐家对农户民房进行烧,烧到最后,没有剩下一间民房。再后来日本鬼子多了,于是靠公路沿线日本鬼子的汽车也多,排队从东葛到西葛,

日本鬼子开始又一轮进村，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抢夺，鸡飞狗跳。

日本鬼子进村后，我爷爷被日本人拉差送东西到全椒，父亲及家里的耕牛等全部带走，到全椒后又帮日本人干活，近一个月左右才回来，回来又生病。

147. 余秉文口述

余秉文，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复兴村八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7 年冬，永宁财主范甸席得知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便携家属老小，带上值钱的东西去外地躲避，家中只雇一伙计看门。日本鬼子进街后，抓住看门的伙计后，在街北头架干柴活活将其烧死，当时筋骨缩成一团。由于是外乡人，曝尸多日无人收殓。

148. 杨有义口述

杨有义，男，1933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永合村二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永宁镇地处铁路和公路沿线，交通便利，常见日本鬼子在东葛、虹桥间来来往往寻衅滋事，众百姓不得不随时躲避。1938 年春，两个日本鬼子又一次到永合抢东西，周围老百姓四处逃亡。我家兄妹多，来不及逃走，父亲便带兄妹几个在家中躲藏。两个日本鬼子见没有抢到东西，便开始点火烧我家的房屋，父亲见状，赶忙出来劝阻，被日本鬼子用粪勺把头打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四间房屋还是没能幸免，都被烧光。然后，日本鬼子又继续到别处抢东西去了。

149. 王子贤口述

王子贤，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7 年冬，日本鬼子来了，车站村村民大都跑到坡陡门的董郢子躲避。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村民朱家祥被鬼子用枪打死，一同姓妇女被鬼子轮奸。晚上，日本鬼子又返回，牛羊等被抢，几十间房子被烧，大火烧红了半个天。第二天，日本鬼子又去抢东西，找“花姑娘”，其中一日本鬼子被当地村民打死。

150. 朱永继口述

朱永继，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侯冲村大云九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8 年春，永宁地区从花旗到小庄子一带，常有日本鬼子出入。每次鬼子进村，周围老百姓便往山沟里跑，其中有一位魏××是北方人（落户在此地），在山沟里猫着腰跑，被日本鬼子发现并抓住，日本鬼子对其连刺数刀，直到刺死为止。无人收尸，是当地老百姓帮助掩埋。这一带老百姓的家禽家畜被日本鬼子抢光，房屋被焚烧一百余间，十多名妇女被奸淫。

151. 余炳学口述

余炳学，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侯冲村大云四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8 年春的一个早晨，侯冲村民高德立从永宁街前往毛坦桥，在祁圩埂遇上两个到永宁街扰民的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分青红皂白，举枪对准高德立头部扣动扳机，一枪打翻高德立脑盖骨，牙齿也被打落，当场死亡。

152. 王家富口述

王家富，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侯冲村三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7 年腊月，我哥哥王家友当时只有 18 岁，讲话口齿不清，腿脚行动不便。这天下午他独自一人在家看门，两个日本鬼子来到家中，问他这里有没有花姑娘，哥哥没有搭理两个日本鬼子，径直朝里屋走去，鬼子觉得没趣，端起刺刀追上哥哥猛刺。可怜哥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

153. 陈学达口述

陈学达，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张圩村陈墩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8 年 5 月的一天清晨，张圩村村民李勤邦、陈文英一道去永宁街赶集。当走到姚徐村的一块玉米地时，被几个从东葛下乡扰民的日本鬼子看见。在距离四五十米的地方，李勤邦被日本鬼子一枪击中肚子，他当即捂着肚子痛苦地对陈文英说："我中枪了，快不行了。"随后死在姚徐村的玉米地里。

154. 徐志洲口述

徐志洲，男，1936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永合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7 年冬，日寇见横桥被毁，于是拆了真相寺，用木料重新架桥，并用拆寺的木材烤火。26 岁的张长华中午去横桥拉毛驴，被日军抓住。日军要张为他们添柴烘火，张没理睬。鬼子叫他拆窗户，他不动手，叫他劈木头，他说劈不动。一日军对张说："你的，可以走了。"张长华刚转身，就被日本兵一扁担打中后脑，顿时倒地。鬼子见张未死，又连戳几刀，张当场身亡。

1938 年冬，日本鬼子到永合来后的第二天，两个日本鬼子到徐庄要糟蹋我的两个堂姐，伯伯、父亲见状上去劝阻，两个堂姐趁机跳入河中逃跑。两个鬼子也跳入河中追赶，没能追上。气急败坏的鬼子随手拿起鱼叉戳父亲，被父亲夺过折断。当时父亲和四伯准备用斧头把鬼子砍死，被奶奶阻止，怕连累全村老百姓。鬼子见父亲和伯伯手拿斧子，心中胆寒，灰溜溜地逃走了。第二天，十多名鬼子径直进村报复，进村就开枪把四伯打死，第二枪把父亲打死，然后就开始放火烧房子。叔叔徐学儒爬上房子救火，被鬼子一枪打到耳朵门，滚落地上，然后钻入涵洞，大冬天游过河跑了。房屋及家中的稻子、家具被整整烧了三天。

155. 姚明辉口述

姚明辉，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西葛街道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7 年冬，日本兵进入西葛街时，四伯父姚昌富因眼睛近视逃跑不及，被日本鬼子逮到，用刺刀连戳五刀，惨死村头。

156. 柯大子口述

柯大子，女，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8 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车站村民刘兴武的大姐在用篱笆搭成的锅屋烧锅，锅洞口发出亮光。日本鬼子看见亮光，一枪打去，可怜的刘老太被打死在灶下。

157. 李如兰口述

李如兰，女，1933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家椿、邹福东

1938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车站村村民李科山，跑反到外地后回家讨粮，在黄圩赵桥圩埂上被日本鬼子用刀砍死，身子在圩埂上，头被踢到圩里。

158. 刘仕富口述

刘仕富，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双圩村五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8 年春，日本鬼子到双圩村扫荡，山刘庄 200 多间房子被烧。我家的两头耕牛被日本鬼子抢走，因无家可归，无牛耕种，兄弟只好各奔东西，四处逃难。等第二年回乡后，田地里的草都长一人多深。

159. 柯厚英口述

柯厚英，女，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双圩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宗桢、殷大贵

1938 年春，我的妹妹小名小剪子，当时只有 9 岁，被日本鬼子糟蹋而死。

160. 王仕荣口述

王仕荣，男，1929 年 10 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西葛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彭祖培正在做生意，日本鬼子见人就打，彭祖培被打死。当时街上房屋被烧，家禽、牲畜被抢，具体数目已不详。

161. 郑记明口述

郑记明，男，1932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西葛村街东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据父母讲，日本鬼子打到全椒县，县政府迁到程家市。有一个鬼子失散了，被黄旗会的人知道了，把鬼子撵到市东头一个庙里，枪里只剩一颗子弹打死了黄旗会一名人员。

162. 唐则华、叶华文口述

唐则华，男，1929 年 3 月生

叶华文，男，1931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东葛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1937 年，日本鬼子侵略东葛车站，东葛镇被火全部烧毁。

163. 毛长友口述

毛长友，男，1928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车站村芦塘九队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芦塘房子被烧两次，有百十间房子。家里稻子、财产全部被烧。只有一家瓦房没有被烧掉。

164. 杨贵金口述

杨贵金，女，1933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东葛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当时因年龄小，只记得家中全被烧光、抢光。

165. 赵国良口述

赵国良，男，1934 年 1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永宁镇西葛村小同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1937 年，日本鬼子侵占西葛、东葛车站，我家中房屋 10 间被烧，稻谷 100 担。

166. 林如荣口述

林如荣，男，1917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江坂组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林正、林苏华

当年我大概 22 岁，一直住在林蒲村江坂组。我家里人口比较多，有 28 人，都住在一起，生活非常困难。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到处烧杀抢夺。我们就跑反，都躲到地洞里，只听见外面到处是枪声、哭喊声，鸡飞狗跳的，大家都吓得不敢出去，一直等到外面没有声音的时候才敢出去。出来后看到到处都是被烧掉的房子，几乎所有的鸡鸭鹅、猪等能吃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走了，还死了不少人。后来日本人长期驻扎在乌江街上，烧杀有所收敛，这时我们才敢在外面活动。当时日本人经常找我们干活，只要我们老老实实替他们干活，他们就很少打我们，后期我们就很少跑反，有些日本人甚至和我们在一块干活的，即使是这样，但我们还是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喜怒无常，还是会经常杀人抢东西。虽然他们没有怎么伤害过我，但我却亲眼看到过他们滥杀人。一次日本人下乡来，有一个叫林永树的人就跑反，日本人发现了他，就叫他出来，他因为害怕不敢出来，结果日本人直接乱枪把他打死了，当时吓得我们都哭了。现在想想这些事都还难过，太恨这些日本人了。

167. 江有粮口述

江有粮，男，1923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江坂组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林正、林苏华

我当时有15岁了。我住在江坂组，家里有10个人，生活艰苦。我记得当时日本人从桥林到乌江后，一路烧杀抢夺，见人就杀。我们全村人都跑反，没有来得及跑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他们抓去干苦工。等日本人走了，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家里面值钱的东西和养的鸡鸭都被日本人抢走了，我们一家人就出去找野菜吃，差一点就饿死了。每次日本人来我们都跑，但我还是被抓了三次。前两次是被当地的"二支队"抓去的，说我是什么奸细，把我打了个半死，才把我放了。第三次我记得是在9月被日本人抓去的，当时把我吊起来打，并且还把我关了几个月，后来才把我放了。当时我们的日子是多么的难过，日本人害我们，我们真是生不如死，即使现在听到日本人我都恨。

168. 许大红口述

许大红，女，1927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南云组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林正、林苏华

当时我大概13岁，从小作为童养媳到南云组来的，之后一直住在这里，当时家里有8口人，每天只吃稀菜粥度日，生活比较困难。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刚到这里时，到处杀人抢东西。当时我家后山里有地洞，日本人一来我们就躲到山洞里，之后日本人长期在这里住下来，相对比较安稳。现在我的年纪比较大了，当时的很多事情已记不清了，现在无法描述。

169. 江田有口述

江田有，男，1930年11月生；梁万胜，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燕洼组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调 查 人：林正、林苏华

（注：由于两人从小住在一起，一起玩耍，两人对当时的情景描述几乎一致，故放在一起调查。）

我们当时都10岁了，我（江田有）住在南云组，家里有6人，他（梁万胜）住在燕洼组，家里有8口人，我们两家都比较困难。虽然当时我们只有10岁，但对当时的事情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记得刚开始第一次是日本人跟国民党在这里打仗，当时日本的飞机到处乱炸，把国民党的部队打得到处乱窜，死伤惨重。之后日本人把国民党打跑了，就占领了这个地方。日本人刚来的时候，经常下乡来烧杀掠夺，鸡、鸭、鹅、猪几乎被他们抢光了，甚至有的妇女被他们逮去糟蹋，稍有不从，他们就杀人。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姓龚的老太在塘边杀鸡，被日本人看到，日本人就抢，她不给，结果日本人当场用枪把她打死了。那时候日本人一来，我们就跑反，往有水的地方躲，因为当时日本人没有船，所以我们往水里躲，他们一般情况下是不追的。但有时也会兽性大发，有一次，日本人下乡来，一个姓林的老头就跑反，躲到水里，结果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就叫他上来，他害怕不敢上来，结果日本人当场乱枪把他打死了，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因为日本人实在是太毒了，只要他们一下乡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反，生怕被抓到，但还是有不少人被抓到，我们听长辈说，有一次被日本人一下抓了八九个人，把他们抓到街上的一个礼堂里，然后全部把他们杀死了。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印象太深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170. 张忠良、梁万胜口述

张忠良，男，1930年生；梁万胜，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龚氏在家杀鸡准备给儿子吃，被鬼子发现，叫她过来，没过去被开枪打死。日本鬼子挨家挨户问村民要鸡、鸡蛋等。现在五一村姓赵村民家有3间房子（草房）被烧。

171. 张忠才口述

张忠才，男，1933 年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日本人侵占江浦乌江，大概是 1937 年 12 月，乌江林蒲房子全被推倒。

172. 江田有口述

江田有，男，1930 年 6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乌江镇林蒲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日本人在林蒲经常抢鸡、鸭、鸡蛋。

173. 胡雅芳口述

胡雅芳，男，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建设乡高旺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

1937 年 12 月 11 日，日本人用机枪在江滩扫射，国民党一新兵连 100 多人全被打死。国民党 100 多条民船装备全被日本人炸掉、烧毁，孙冲中心村 20 多间民房被烧。

174. 马德建口述

马德建，男，1931 年 4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石桥镇石村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日本鬼子在石桥筑壕沟，由各保甲派民工，每天都来几十人干苦工，分文不给。

175. 赵良美口述

赵良美，男，1930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浦口区石桥镇邵垅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胡学荣、宣长江、郭华林

当时我 12 岁，被鬼子拉夫子，扛木材、挖深井，一共有 20 多人，干一天无吃无喝。

三、玄武区调查

（一）后宰门街道调查

1. 李秀华口述

李秀华，女，1928 年 2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南京佛心桥 43 号 7 幢 107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孟爽、暴向、丁昊

一家人在逃难过程中，日军在半夜 2 点投放燃烧弹，母亲与李老太太因发现早，向北逃走，父亲和妹妹被困于火中，向南逃走的村民被日军早已架设好的机关枪射死。大火一直燃烧到早晨 4 点。日军于大火过后，将幸存的村民作为壮丁抓走。李老太太的父亲在大火中因烟势过大导致双目失明。隔壁酒坊也被烧，酒坊主张氏一家也未能幸免于难。李老太太曾目睹日军将一孕妇腹部剖开，将其婴儿取出喂狗。逃难过后回到山西路丁家桥处的家中，发现家中被日军洗劫一空，只剩空房一座。

2. 叶天祥、徐素英口述

叶天祥，男，1915 年 1 月 21 日生；徐素英，女，1914 年 10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后宰门西村 89—301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方曦、胡恒玲

叶天祥(左)

徐素英

当时家住在大树根 171 号,叶天祥在抗战前线,徐素英在南京家中。1937 年 12 月 13 日,叶父被日军连刺三刀,后未死,逃走时又被日军连刺三刀,叶的叔叔被日军杀害,叶的婶婶被辱后遇害,房屋三间四厢约 200

平方米被日军摧毁。徐素英带大女儿到当时女子大学躲藏，后因长期睡在水泥地上而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当时目击：日军非常凶残，经常打人，西家大塘处布满死尸。一户人家五个女儿全被日军拖走，不提供花姑娘的即被杀害。

3. 胡桂英口述

胡桂英，女，1924 年 1 月 26 日生

调查地点：富贵山 4 号 7 幢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孟爽、暴向、丁昊

胡桂英（右）

1937 年日本军队进驻南京，次日，在南京恶意伤人，十分残酷，肆意杀戮。当时我一直躲在别人家里，生怕被日军发现，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打死。我自己也受伤了，肩膀后面中了一枪，记得那时候天还很冷，还是穿的棉衣，躲在床下，本以为是太热了所以身上出了很多汗。等日军走后我从床下出来，把棉衣剪开，才发现肩部一直在流血，并不是出汗，只能把被血染湿的衣服包起来扔到河中，以免被日军发现。而后，一直在逃亡，因抬头时举手过头，手掌也被打中。当时，知道已经有五人被日军打死，我就只能趴在那些死尸身上，等日军走后才敢起来，才得以捡回一条命，自己身上全是血，肩部和手掌流血非常严重。自己受重伤然后赶

回家，母亲已经被日军糟蹋，奶奶卧病在床。父亲也因在门口的马棚劳作时被日军发现，随后被刺中了腰部滚入河中，受到细菌感染，无钱看病而死。9岁的弟弟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家里情况很糟糕，自己身上的伤也无法去医院医治，导致掌部经常疼痛甚至腐烂，自己只能用水擦拭，试图自己取出子弹，至今仍留下后遗症，手指经常疼痛，时常用香炉灰来止痛。经历了29天后，我已经瘦了很多，虽然未被日军打死而幸存，但生活非常艰苦，开始连行走都不方便。后来，逃难到难民营，住在东边，听说一13岁女孩被日军糟蹋而死，还有一人出去找吃的，但却再也没有回来过。自己当时也才15岁，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时候，下关人民统统被枪毙，都是一些受过伤好不容易逃到下关的人民，却在江边被日军用铁镣铐住全部推至江中。其中有一男子才21岁，家里小孩刚3岁，躲在一死尸下待日军走后才得以生存，由于受伤所以一直爬到一老奶奶家中，向其讲述了日军在下关的种种恶行，他到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妻儿。当年邻居家两老头正在家中吃饭，日军冲到家中将两老头全部刺死。在家门口曾看到五十六岁的刘老太被日军欺辱，然后惨死于日军的刺刀下，其小孩被人家带走，丈夫伤心至极，家散人离。当时离家不远的庙中死尸堆成堆，不断有死尸被运入其中，庙中死尸甚多。还曾看见日军对着一个小男孩直接刺死，非常残酷。日军撤退后，在南京城里杀人放火，无所顾忌。我家住的小茅草房被日军放火烧毁。当时南京很多楼房都是木头制成的，日军想尽一切办法烧毁中国所有的东西。在那时，我一直都是胆战心惊，一声枪响就意味着一条人命。年轻时经历了这么事，充满恐惧，至今记忆犹新。

4. 黄裕山口述

黄裕山，男，1920年2月10日生

调查地点：富贵山3号1幢103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3日，2007年6月9日

调 查 人：孟爽、暴向、丁昊

1937年，战争起初，我躲于观音庵中，两个哥哥躲于五台山难民区。

日军轰炸财政部(观音庵旁)时,观音庵被震毁,其后搬去难民区。父亲曾被日军砍伤头部,血涌如泉。

黄裕山(右)

第一批鬼子让写榜文,第二批鬼子来到难民区,当时那儿只有 19 人,鬼子让人们吃一种叫"糖巴果"的东西,刀架在脖子上,没有办法只有吃。吃了之后,小孩就跟他们走了。当时,只要鬼子见有花褥单,便让交出"花姑娘"。有一次,因交不出花姑娘,三个鬼子便用大刀削一男子的头皮,鲜血直流。因为没有药,只能用香灰代替,用布缠裹。半年后,伤口才好,但已经不再长头发了,1938 年 4 月份,因后遗症——脑震荡而死。

夏天,一姓朱的男子因戴帽而留有头盔印,鬼子见了,视其为中央军,便用脚踢死。还有一 40 多岁的高老人,当时一人在家,因交不出花姑娘,被鬼子打死在家。其家人因外出,二十天之后才知道,那时尸体早已腐臭。

有一次,在五台山难民区的时候,一万多人被日军抓到水塘边,跪在地上,被鬼子用机枪打死,死伤达几千人。

记得,有次一鬼子来时,一 40 多岁的妇女躲在竺家一大缸里,没有被鬼子发现,结果其丈夫被鬼子用刺刀杀死。另一男子张震宝,60 多岁,被鬼子用刀刺死。然后,用叉子将其扔进阴沟里。一个多月后,其家人才来收尸,当时,瓦房全被毁。

至今，我右手手腕处仍留有一五公分左右的刀疤。是鬼子用刀刺的。因为当时被问家中有无花姑娘时，说没有。结果被刺后，只能自己在家用绷带包扎，三个月之后才好。现在每逢阴天下雨，便会疼痛。

5. 吕广有口述

吕广有，男，1920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富贵山 4 号 4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丁昊、孟爽、暴向

我原是安徽人，幼时家贫，独自一人来南京打工，那时候居住在难民区。红十字会叫我们去江东门拖死尸，还说保证我们的安全，但我们仍然不敢，最后没去。当时家中有父母，哥哥，无人受伤也无人死亡。每天都只能躲在难民区的家中，不敢轻易外出，原来的家已经被日军全部烧毁。与其他亲戚也都失去了联系。目睹了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场面，现在还时时浮现在脑中。

6. 朱桂英口述

朱桂英，女，1927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富贵山 9 号 4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丁昊、孟爽、暴向

1937 年，我 10 岁左右。日军进城，抓年轻人。见一姓朱的，被鬼子在富贵山用刺刀杀死。还有一姓夏的男子，50 多岁，鬼子过来时，他正在吃饼，他妻子正睡于一草垛中，鬼子没有找到其妻子，便将他用刀戳死，并且将其三间草屋烧光。

当时，我家有父亲、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及我。后来，两个哥哥被送至乡下六合。我则与父母一起呆在南京，未进难民区。后来，鬼子又过来，迫于无奈，迁于六合。随后，日军也来到六合，且将乡下的稻草一烧

而光。次年，安民了，我们回到老家，房子早已被烧光，所有家具、什物都化为灰烬。没有办法，我老伴丁伯祥便开始卖汽水。某日，鬼子无事生非，因口角便将玻璃碎片摔到我老伴右腿上，后送至鼓楼医院。至此，留下后遗症。一走路，腿就很疼。后来，一家人都帮日军做苦工，每天都挣不到九分钱。我兄弟朱齐勇在帮日军做工时，自己还种点地。鬼子为报复，说我弟弟地里的萝卜种子是偷的他们的。然后，就把我弟吊起来毒打。后来放了之后，弟弟又逃到了六合。

当时，见左邻右居被毒打，及六七十岁的老太也被鬼子糟蹋，心里难受至极。那时，整条秦淮河都犹如血染。

7. 李宝玉口述

李宝玉，女，1926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后半山园 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丁昊、孟爽、暴向

本来我家在山东，战争之前，家里人口众多，有奶奶、父母、四个叔叔、一个姑妈、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日子过得比较富裕。后来跟着父母来到南京。大概 16 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当时，小叔叔是开汽车的，被日军盯上了，让他去帮日军开车。那时候鼓楼难民区是比较安全的，家中在珍珠桥还有一座小楼，汽车等全部被日军烧毁。战后，小叔叔帮着别人打工，以前家的附近就是农田，非常荒凉，家家户户都是种植蔬菜，整天从事劳作。曾记得有一姓袁的女子，为了躲避日军，只能剃了光头躲在山中，不幸被日军发现并将其强奸了，后来导致该女子精神过度紧张而疯，已经去世 10 余年了。常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回想起当时日军的种种屠杀场面，仍让人心痛，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血的历史。

（二）梅园街道调查

8. 朱秀英口述

朱秀英，女，1925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北京东路 71 号 12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张海彬、王川、李菲

朱秀英（左）

日本军队进城时，先用炸弹攻击，吃饭都不得安生，一用炸弹轰炸就往防空洞里躲。一日半夜，日军来时，我们一家五口及另一李家四口都住在中山门。在炸弹的声声轰击下，我们姐妹三个跟着母亲从中山门往新街口的难民区逃命，路上都是炸弹炸得汽车玻璃碎片，地上到处都是死尸，到了华侨路没有地方住，又没有能力盖窝棚，就用坏毯子，柱桩打在地上拉起来，睡在地上。记得，李家姑妈因没跑，躲起来后被发现杀死于麒麟门。其儿子早上起来上厕所时，被鬼子发现，于是便打算逃跑，被一枪毙命。

后来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过来难民区，跟年轻人说跟他们走就给他们工作还给工资，很多人被骗去后用汽车拉走枪杀了，就是万人坑。还有一个日本军官，让一个中国士兵站直了，用刀这边验验那边验验，看从哪边杀好杀，我姑妈和表弟被日本鬼子给杀死了。在路上还看到一个女的被刺伤大腿，血流不停，边跑边哭。有一次，日本鬼子看到我母亲手上戴的银首饰，本来不想给，不给就拿刺刀刺，只好给他了。

当时，还看到一年轻人，30 多岁，眼睛被鬼子挖出来，挂在脸上，鲜血直流。他倚在树旁，疼得直喘气。我母亲问他哪里的，他说是水西门的。然后，有好心人帮他用纱布包扎起来，把他放到墙角，用木板搭起来让他睡上面，还给他送了稀饭。后来，有两个鬼子见了他，问是不是中国兵，便将他刺死了。死了之后，尸体没处放，就只能放到阴沟洞里面，用木板压着。

那时，大使馆旁，有个女子大学。为了免于鬼子的强暴，那些女孩都剪乱了自己的头发，戴顶西瓜帽，扮男相。汉中路那，有个中国司令部。鬼子将中国兵抓过去，让其穿裤头，然后便用刺刀乱刺。

9. 刘风华口述

刘风华，女，1937 年 1 月 3 日

调查地点：玄武区珠江路 653 号 3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张海彬、王川、李菲

刘风华女儿(右)

当年，我很小，才1岁，一直在山西路军人俱乐部的难民营，由父母带着。1937年12月，日本人已经打到南京城了。听大人后来说，日军和汉奸拿着枪冲到我家中，父亲抱着我，父亲由于中枪被日军一直逼到了江滩上，最后被日军绞死。那时候海滩上尸体成堆成堆的，惨不忍睹。等母亲带着我回到家时，家已经被日军烧毁，弄得家破人亡，从此母亲带着我到处逃难，一直守寡58年。那时候，难民区里很多小孩都慢慢死去，都被用箱子成箱成箱的运走。当时我也身体很不好，还得了麻疹，也没什么吃的东西，多亏吃了一个雨后的小蘑菇才活了下来。有一次，日军从难民营抓人去屠杀，我被别人从日军手中抢下来才得以幸存。后来，我们被从难民营释放出来，再回到家中是一无所有，母亲当时才二十一二岁，刚结婚不久，父亲已经死去，家中好多东西都是新的，全部被烧毁了，母亲的父母也惨死于日军手中。记得，一个亲戚在锁门准备前往防空洞避难时，恰巧遇到日军，日军向她索要东西，夺走了她的钱包，将其中的钱拿掉，钱包扔在到上，她便捡起钱包却被日本人殴打，一直将她逼到防空洞，把她活活烧死了。我阿姨当时才14岁，担心被日本人强奸，往脸上涂锅灰，穿大褂，剃了男孩头。当时很多年轻女孩都是这样逃避日军的暴行。

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给人家做保姆，经常到河边捡芦苇当柴烧。快到上小学的年龄时，有一次路上遇到几个中国军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我向他们诉说了我的一切：年幼时爸爸被日军刺死，妈妈一直照顾着我，家中已是一无所有。一位好心的军人给了我一些钱，让我买东西好好吃饱。回到家，我将这些告诉妈妈，我们相信这世界上有好心人，正义感是存在的。想起，当时我们都只能吃素菜，经常生病，外婆常劝妈妈另找个人家嫁掉，但是妈妈不愿意丢下我。每逢节日，母亲总是以泪洗面，怀念父亲。解放以后，一直做工，维持生活。家中只有我一个孩子，母亲一直陪着我守着我。母亲95岁时去世，生前曾多次作过报告讲述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事。我以前也经常去参加那些会议，回忆当年的辛酸历史。

10. 李玉珍口述

李玉珍，女，1924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九华山 1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2007 年 6 月 15 日

调 查 人：张海彬、王川、李菲

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中华门城里璇子巷，全家 9 口，我是 3 岁被领养，奶奶、养母帮人洗衣服，养父打杂，属城市贫民。日军来前，经常空袭，每听到警报，大家就像老鼠一样乱跑躲避，有的躲在中华门城堡，有的躲在防空洞，有的来不及就躲在桥下。老三就是在中华路菜场的防空洞里被炸死。

李玉珍(左)

当时城门关着，日军用大炮轰城门，听到头顶上都是炸弹飞过的声音。当时没有经济条件逃难，只好留在城里。那时日军进城抓壮丁，把男的都抓走了，我的父亲、大哥、二哥都被抓去了，其实日军抓去就直接用机枪扫射屠杀。我三哥躲在防空洞里也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年轻女人们都用锅灰抹得一脸黑，人不人鬼不鬼的。

有一次，两个日军敲门，进来看着我，养母给我使了个颜色，我见情形不对就从后门跑掉了，那时我才 14 岁，吓得躲在废墟里不敢出声，身子还在外面，听到日军从附近经过。那儿还趴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他

轻声对我说:不要动,夜里再走。半夜才回到家里,家人以为我死了,还说家里房子都差点被烧掉,日军找花姑娘,家里人骗他们说没有,他们不信,还用刺刀对着小弟弟的心脏威胁。我先是圈在约一米长左右的床柜里一个月,后又躲在夹墙里,都是下半夜出来活动活动。

养父老实,心肠好,人称"二呆子",被抓去中华门屠杀,侥幸没死,白天躲在死人堆里,晚上一点一点往家爬,爬了好几天才爬到家,还带着一个被日军打断腿的四五十岁百姓,在家里养伤。

当时中华路上就是一个人人害怕的地方,日军把从难民区骗来的人拉到那屠杀,路边的死人都被猫狗啃得就剩骨头了。璇子巷附近有个鬼子司令部,在附近经常听到里面的惨叫声。

(三)新街口街调查

11. 王雯玉口述

王雯玉,女,1921年11月4日生

调查地点:邓府巷4单元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2日

调 查 人:裴迎梅、王春花、丁胜

1937年,日军敌机轰炸南京时,家住评事街160号。日军敌机的轰炸,造成市民们无安宁之日,当时17岁,记得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大家也认为今天是过节,日本军应该不会来吧,大家就没有顾忌什么,出来走动了,没想到日军还是轰炸了,立马接到空袭紧急警报。我带着外婆躲到防空洞里,敌军一阵轰炸后,死伤人数无数。防护团带着人开始扒人,我的叔叔、婶婶还有他们家三个小孩被从土堆中扒出后,七窍流血,惨不堪言,我的小姑奶当场被吓成神经病,后因服药不慎被毒死。一家六口死后,家长随便找了些棺材将他们捆在一起埋了。说着,王奶奶流下

了痛苦的泪)。汉奸们嘴里称作说要给百姓安居乐业,让年轻力壮的人出来,他们给饭吃,安排工作,结果走出来的青年被扫射而死。我的弟弟也在敌军轰炸时脑筋受到伤害,现不能正常生活。街道上、小巷里,尸体成堆。日本军活脱脱就是魔鬼,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我们一家共有六口人死亡,在那一段黑暗的时间里,连夜里做梦都叫"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没有一颗心里是安宁的。

12. 高学义口述

高学义,男,1924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小纱帽巷 3—21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裴迎梅、丁胜、朱峰、裴伟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一家住在老虎桥。我家有 4 口人,伯父家有 11 口人。全家人靠着父亲做云锦,织绸缎为生。生活平凡稳定。1937 年 12 月,日军进攻南京城,当时我 13 岁,日军的侵略扰乱了我们这个家,扰乱了整个南京城。我们一家人逃难住于难民区(现陶谷新村阴阳营),非常简陋,10 个平方大小的屋子挤着住十几个人,晚上打地铺。日本人时不时要进屋子侵扰,我们就顶住大门,他们就翻墙进来。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军翻过篱笆来找花姑娘,要皮袄、手表等值钱的东西,搞得人心惶惶的。妇女、姑娘们为躲避日军的侮辱,整天用锅底灰抹在脸上,白天都躲在地板与地面的空隙中,暗无天日。有一天傍晚,一个回族姑娘以为日军走了,就从地板下面出来,不一会儿来了几个日本兵,看见了这个 20 多岁的姑娘就要带走,在那个姑娘的父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下,后来日本兵带走了她家的鸡。还有一天傍晚,有一个汉奸在难民区住房旁叫唤,说无家可归的人站出来,可以送他们回家,难民们信以为真,谁知道日军把站出来的人十个一排排好队带到难民区大门口的池塘边,一阵机枪扫射。第二天清早去打水发现,池塘里的水都是红色的,遍地是尸体。当时我们很害怕,十几个妇女逃跑,看见红十字会的人,被带到美国的慈善机构,躲避了十几天。回到难民区,日本人

要求领良民证，检查手上有茧，头上有帽印，走路有军人气质的人就拉出去枪毙。我的父亲因为戴工作帽，头上有帽印，在领良民证的时候排队不整齐，遭到残酷的殴打。一两个月后，从难民区回到老虎桥，每个巷口都堆放着十几口棺材，是红十字会收尸的。家中所有的东西被掳走。我们的生活陷入一片黑暗。

13. 陈素华口述

陈素华，女，1929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尖角营 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王春花、方曦等

日军进城南京时，我当时才 10 岁。日军入京后的第一天，好像下雪，日军骑着大马来了，我们好多小孩还在村口玩，他们扔来糖果给我们吃。回家还说给父母听，说他们日本人蛮好的，父母说可能是毒药，当时我们还狡辩着呢。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来了，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见到东西就抢，见到房屋就烧，我和家人一起逃往难民区的亲戚家。嫂嫂当时没逃过被强奸了，在屋子里喊："妈妈！千万别走啊，我怕，我难过！……"

第三天的时候，日军就开始公开杀人了，人拖走，小孩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了撑起来扔掉，还强奸小孩的妈妈。（宁海路 21 号吧）好多妇女逃进了女子大学。第三天，有个汉奸带着日本鬼子开了有 33 辆车来难民区。汉奸在车上喊："我姓詹，我叫詹荣光，你们不要怕，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的我们给你们，你们跟我们上车。"很多年轻人都上了车。一个老太对小伙子说："不要出去啊，你看他们前面是枪后面是枪，哪会有什么好事啊，不能去啊！"走了有 31 辆卡车，后来听说这些人被拖到江东门那里屠杀了，有的用绳子捆起来浇汽油烧，有的被围起来用机关枪扫，有的被用刺刀刺死，有的被活埋……杀人无数，那时候，表嫂，两个表叔，堂哥，堂嫂被敌人杀害，表哥二十一二岁，妈妈跪在地下求饶，他们用脚踹，后来又用枪砸了三下，砸死了。他们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惨不忍睹……

家中全部财产被毁尽，价值无从估计。日本人当时还在我腿上刺了一刀，有刀疤为证。

我们那时没米没饭，就我和一个被强奸的嫂嫂，那时才 10 岁就去排队，有一次跌倒了，好多人在我身上踩过，全是血，有时要排五六个小时才有的吃，别人看我可怜，就给了我点日本人吃剩下的饭菜。

当时没钱上学，后来解放了，上了个识字班，现在好点了。

阴阳营 48 号对面的树林里有个万人坑，红十字会的把尸体放进去。女子大学的华小姐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有他在日本人不敢乱来。可是令人痛恨的日本人也闯难民营，抢钱，强奸。阴阳营 48 号后面有个很大的池塘，第二天起来后面的池塘上全漂的死人。

满街的小孩乱喊妈，好多路上有被强奸的女人，有的小孩被绑在树上，鬼子用刺刀刺死。满街都是东倒一个西死一个的军人尸体。有的人想回家看看，结果被日本人看见了就杀，不抵抗政策造成了大屠杀和自己军人的大量死亡。

在那段时间里，我虽然还小，但是亲眼见到了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见了值钱的就抢，见了年轻点的就杀，见了妇女就强奸，房屋烧光了，惨无人道……

14. 马如英口述

马如英，女，1925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吉兆花园 1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丁胜、朱峰、裴伟

我是回族人，之前家住在清真寺对面。我的奶奶有 9 个儿子，家庭困难。1937 年 12 月，日军坐着吉普车，进入南京城，在上海路上。在城内到处烧杀抢掠，看到妇女就拉走，我们都不敢出来。奶奶的 9 个儿子都在此期间分散了，没有了联系。我的父亲有 6 个子女，3 男 3 女，当时我哥哥为日本人做事，做得不好就用枪捅一把，有时还遭到毒打，由于没有医治而死去。当时家家要求挂日本国旗，挂不好就是一刀。我的父亲

马如英(右)

遭到日本人暴打,想进鼓楼医院医治,可是门口都是日本人把守,因此父亲也死去了。我们家的女子都躲到金陵女子大学,男子则躲到美国大使馆,尽管如此,我姐夫一家还是被抓走了,再无任何消息。当时社会非常混乱,日本人用绳子把中国人拴起来,排成好长一排,有些用绳子绞死,河水被鲜血染红。之后母亲带着我们幸存的几个孩子艰苦地生活。当时我持续很多天看到日军将被害者的尸体运送到万人坑,横尸遍野。由于尸体长期得不到掩埋,城里都漫布着阵阵恶臭,直到数日后方由红十字会掩埋。我的丈夫就是因为当时遭到日本人毒打后落下病根,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我恨死日本人了。

15. 胡祥秀口述

胡祥秀,女,1917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同仁新寓 3 幢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丁胜、方曦等

1937 年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第一天没什么动静,第二天开始就用刺刀刺,烧房屋,杀人。为了躲避灾难,我和丈夫及其他

胡祥秀(右三)

大多数亲人藏到了由美国人把守的难民区，而有许多因为留恋旧居而留下看守房屋的老人都遭到了无情的屠杀。他们当时看见有帽印秃头的就杀。“兵败如山倒。”十一月，天很冷了，却没衣服穿，老百姓被捆在大方巷，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池塘边上，被鬼子用机关枪扫射而死，满池塘漂着鲜红的血。有的四个人拴在一起，用刺刀刺他们骨头，刺得人揪心，都不敢看。有的人家三代男人都被杀死了，年轻的女性即使是怀孕的也拖去强奸，就连七十岁的老太也不放过。嫂嫂家房子被烧了，一家人死的的死，亡的亡。美国人华小姐在女子大学，不允许日本人乱来，保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还煮稀饭给我们吃，做的好事不少，如果不是她成立女子大学，可能有更多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下。在后宰门那点地方，老年人因为在家看家被发现就被杀了，因而死了老人居多。中央军没人组织，没枪没武器，没法反抗啊。

在大屠杀那段日子里，日本人以杀人为乐，将中央军俘虏及平民五人一组捆绑在一起扫射，把尸体丢到进香河里面去；以放火烧屋为乐，一把大火能烧上几天几夜；以奸淫妇女为乐，而且还做出让中国人相互奸淫及祖孙乱伦等变态行为，许多老年妇女都被直接杀害了。

（四）玄武门街道调查

16. 严德风口述

严德风，女，1933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西家大塘 4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裴迎梅、丁胜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我年龄较小，当时发生的事是听母亲、舅舅说的。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把老百姓赶出来排队领难民证。当时我叔叔是木匠，经常干活，手上有很多老茧，日军要是找到就会把他当作参军的枪杀了。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把他赶了出去，后来叔叔去了重庆，不知下落，家父也在屠杀时在宁夏失踪，弟弟当时生病，又没钱没药治疗死了，家里只剩我和母亲，生活非常困难。抗日结束后搬到丹凤街与外婆住在一起。后来那里房子被拆，搬到现居住的西家大塘，现在带着一个精神一级残废的外孙度日，生活艰辛，幸亏政府给予帮助走到今天。

（五）锁金村街道调查

17. 周绍华、周秀华口述

周绍华，男，1920 年 7 月生；周秀华，女，1925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锁金村六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方曦、裴迎梅、王春花、丁胜等

1937 年大屠杀,我当时 17 岁,家住城南(现门西太平巷)。家中有四口人,一哥哥一姐姐妈妈和我。妈妈做做帮工维持家计。日军进攻南京时,横行霸道,大屠杀时我和我姐被送到美国人的一栋房子里。日军看到妇女、"花姑娘"就拖走。害得她们东跑西窜。有一个小女孩,被日军拖去,好几天才回来,回来挣扎着,路都不能走了。后来我和姐姐去女子大学时,途中路过上海路的一个山坡时,看见前面不远处日军带着一帮子老百姓(帮他们扛东西)。我当时和姐姐慢慢往西退到一个树林里,和我一起走的还有两个人,看见日军了没敢动被发现拖走了,后来那一帮子老百姓被带到鼓楼二条巷排队被扫射而死。还记得,在去上海路经过一条宽巷的时候看见一日军用刀劈一个跪在地上的男子。他们查老百姓,如果头上有帽印的就带走杀掉。他们日本鬼子看见了房子就烧,幸好老母亲在家用水扑灭了。有一次我到中华门外,那有一条河,发现河里尸体成堆。中华门那边必须下来磕头才能进去,有一次我骑车从东门进西门出没下车,被日本鬼子追了好长时间,抓着肯定被杀了。中华门东,妇女们被带走捆起来被日军轮奸,还用酒瓶往女人阴道里插……惨不忍睹。日军还把中国人杀死后折下腿和头挂在树上……陶吴镇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去找花姑娘的日本鬼子,后来被日军发现,全镇房屋、人口烧杀而尽。我老伴是童养媳,屠杀时回到江宁娘家,我们家里无人员伤亡,因为家中贫困,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损失。

18. 张惠霞口述

张惠霞,女,1929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锁金村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方曦、裴迎梅、王春花、丁胜等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进城时,我当时 9 岁,我们一家有父母、爷爷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堂兄妹两个。住在珠江路和汉口路的房子里。家里开饭店和米店维持生活，日子过得还可以。日本人进城后见到18—30岁的男人就杀，见到女人就糟蹋。14日时，全家跑反，婶婶带两个小孩跑到她娘家去了，我父亲、叔叔、大伯留下照顾奶奶，母亲带着我三个弟弟躲到女子大学里，我跟着父亲、叔叔还有大伯在一起。日军带着刀枪来到我们家，当时说带有袖章的就不会被带走的（我叔叔、大伯有），但也不管用，日军把我爸、叔、大伯都带走了，后不知下落。然后我哭着去女子大学找我母亲，后来我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房子被日军烧成大洞，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事后，我们在尸体堆中找父亲和大伯的遗体，可是找不到了。他们从此就离开了我们。

张惠霞（右）

家里那时实在困难，我先后以拾废纸、包香烟等维持生活，我三个弟弟除了二弟有病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其他两个都分别被收养，母亲在生下最小的弟弟一年后去世，小弟也被收养，只有我、奶奶和二弟一起生活，全家都靠我赚钱度日，十分艰苦。后来，家里没有办法，要把我卖去做妓女，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到了妓院才发现。我害怕极了，哭着跑了回家。家里负债累累，生活苦不堪言。解放后，一切都好起来了。弟弟在政府的抚养下，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我结婚后把我的小妹妹也带在身边一起生活。奶奶抚养着二弟弟。我们一家都很幸福。

19. 程福保口述

程福保，男，1933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锁金五村 6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方曦、胡恒玲等

当时我家里有父母、13 岁的哥哥、9 岁的姐姐、2 岁的妹妹、伯父、姑妈和 4 岁半的我。父亲是个手工业工人，在上海税务局做门房工作。1937 年 12 月，日本人进城，有钱人都逃到了重庆一带，广大的穷苦老百姓只能逃难。

程福保

我母亲当时怀着孩子，我们全家往芜湖方向逃难。刚到车站，下车时，姐姐摔断了骨头。不得已只好回南京治疗。

之后，我们又准备逃往江浦县（现浦口区），哥哥背着妹妹，姐姐搀扶着母亲，年幼的我就跟着跑。父亲一个人挑着担子。到了江浦后是 12 月 13 日了。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民房，到处是遇难同胞的尸体，血流成河。

我们为了躲日本人的飞机，趴在河边。父亲看住的农家失火了，去抢救被子。在半路上被日本人发现，对着父亲就是一枪，父亲死了。母

亲拼了命地跑出去抱住父亲的尸体哭天喊地。日本人见状离开了。我们全家悲痛不已，草草把父亲掩埋了。母亲受到打击后，要跳江自杀。被当地老百姓劝说住了。没有父亲后的生活很困难，哥哥做小生意维持家庭。姐姐在电信局当话务员，供我上学。姐姐患上了肺结核，没钱医治，不久就去世了。

我外公当年在下关码头当运货工，于1938年初被日军踢到长江里淹死。

20. 徐铭梁口述

徐铭梁，男，1929年6月生

调查地点：玄武区锁金村三村

调查时间：2006年7月14日，2007年6月10日

调 查 人：方曦、胡恒玲等

1937年腊月二十八，快过年了（隔了几天就下雪了），日军进攻南京，首先骑兵进入中山门后步兵到，锁金村只剩下三十几户人家，他们基本以养蚕务农为主。我父亲和叔叔为躲避日军而逃走，我当时和祖父祖母躲在家中，祖母被辱，祖父家中有30斤黄豆，日军抢夺，我祖父（70岁不到）送黄豆去中央蚕桑第一公司时被日军打死，往家走了两百米才倒下……当时家中还躲着唐德金、唐德银兄弟俩。大概都60来岁，唐德银被日军用机关枪打死，他儿子被日军用刺刀刺了四五十刀。我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太平门把三十几个国民党兵打死，只有一个幸存者（广东人）。另有三个日本骑兵把八个难民砍死，有两个女孩，一个女孩12岁，一个14岁，剃成光头，被日军发现，顺着塘边往西跑因跑得快得以幸免。长江上汽油划子一直在巡逻，经常拦下难民杀害。还有，他们发现老百姓有帽印手上粗糙的就立刻杀掉。一个我认识的姓沈的阿姨大概30多岁，在太平门被守城的七八个日军轮奸。日军还用汽油烧死国民党部队近一个师的人。另外还看到一个女的被强奸。目击了好多好多不堪入目的情景，不能回想。日本鬼子太残忍了。

（六）孝陵卫街道调查

21. 杨太全口述，（邵文海补充）

杨太全，男，1930 年 5 月生；邵文海，1929 年生，同村

调查地点：玄武区康定里 13 幢 105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2 日，2007 年 6 月 18 日

调 查 人：方曦、胡恒玲等

杨太全

当时全家 10 口人，包括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本人自小为半聋哑人。开始是轰炸，持续了一个多月，稻田都被炸弹烧毁了。日军来时，全家跑反到江宁龙都，1942 年才返回家里。房屋共 3 间被炸毁。原先留在家里的爷爷被日军捅死。约 1942 或 1943 年，日军征地，居民抵制，曾发

生暴力，本人头部遭受鞭打，腿上被刺了一刀。

22. 贾宗军口述

贾宗军，男，1928 年 9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沧波门前街 7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张海彬、王川、李菲

贾宗军（右）

从日军向南京扔炸弹讲起：我当时住九华山，东边叫三华门，小学在洪武路上。那时候夏天上学去，走到大阴沟，飞机第一次开始扔炸弹，我被吓得跑回家，看到家里房子塌了，母亲和妹妹从床底爬出来。第二次我战斗机打掉日本 3 架飞机，（我方飞行员）最后牺牲。再后来，汉奸打照明弹示意哪里，日军飞机就往哪炸。炸了晨光机械厂等处。后来我们跑反，到江北东门镇，没几天日本人过浦口，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了很多人。何妈妈当时怀孕，她跑不动，被日本人抓住，给强奸了。后来东门镇被占领了，又跑到马庄，日本人看到一个种菜的人，姓朱，给刺死了。有一个逃跑的女学生看到日本人就躲在草堆里，给日本人找到，被一个排的轮奸。当时她才十三四岁。老百姓全跪在那求情，日本人还是把那个

女孩扔到池塘里淹死了。后来日本兵让我们男女分开排队，日军还用刺刀刺，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跳到池塘游到北边，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在水里。马庄有一个保长，躲在厨房，他妹妹被找到，给日军带到张家轮奸。后来大家一起跑反，我跑失散了，妹妹也丢了，后来父亲把我们找回来，在泗阳避难所避难。

四、白下区调查

（一）月牙湖街道调查

1. 刘庭玉口述

刘庭玉，男，1921 年 2 月出生

调查地点：月牙湖街道卫岗西 2 号 26 楼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李慧

日本人进南京城后，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我当时在老虎山跑码头，一天，我在船上卸芦席，上来几个日本人，要钱要东西，我能听懂日本话，就拿出货单给他们看，表示没挣到钱，结果日本人上来打了我几耳光，又用刺刀对准我小腿刺了一刀，我吓得只好把船上藏着的钱给了他们。日本人还不甘心，看到旁边船上有只鸡，就叫船老大把鸡送过来，船老大不依，日本人大怒，冲过去把船老大捆起来，往他嘴里灌水，等肚子灌满水后，几个日本人找来一平板放在他肚子上，一起站上去跳，船老大立即七孔流血，当场死亡。日本人拎着鸡继续到其他船上抢东西，船老大要是不给，码头上的日本人就用枪打死他。直到有飞机来炸码头了，我才得以逃生。

（二）大光路街道调查

2. 徐瑞口述

徐瑞，女，1928 年 1 月 31 日生

调查地点：御道街 30 号 8 幢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30 日

调 查 人：赵阳

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有七八岁。我家就住在下关宝塔桥，当时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老百姓集中在一起，用绳子把手捆住，排成一行一行的，大多数是青年男女，也有少数孩子和老人，日本人用机枪扫射，然后一片一片的人倒下去。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死人，江里漂满了尸体。老百姓有的为了藏身，在厕所附近挖了地洞，白天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在地洞里，靠吃花生、黄豆和炒熟的小麦维持生命，喝的就是生水。有的孩子体质弱，因为在地洞里的时间过长、空气太差，最后死在地洞里。

3. 高如琴口述

高如琴，女，74 岁

调查地点：光华东街 18 号 14 幢 405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马连湧

1937 年，我 4 岁，全家住中华门西门城内塘坊廊 39 号我外祖父曹金芳家中。12 月 13 日，日本军队攻打南京，南京沦陷，日本人进城后到处杀人放火，外祖父、外祖母和我们全家未来及逃走，顺着秦淮河河堤逃离，日本人从隔壁人家出来，3 个日本鬼子从我们身后对我们开枪，第一

枪打中我外祖母胸口，当场叫了一声就倒下死了。日本鬼子又开第二枪打在我左腿上，子弹从腿肚穿出。日本鬼子见打死了人，后来就走了，我们全家幸免逃脱，跑到城北上海路难民所。

（三）五老村街道调查

4. 王静波口述

王静波，男，81 岁

调查地点：五老村 29 号 304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李国萍

我家住长江路，1937 年日本鬼子侵略南京，我家从长江路逃难到华侨路难民区。院子里共住九十几家，每到晚上都把大门抵上。一天鬼子冲门，门被冲开，那天晚上带走 6 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我姐姐，13 岁，到第二天姐姐昏死地被人送来家。日本人对男的也不放过，检查手和头，看你是不是军人，年轻的被抓走当壮丁，修炮楼，喂马，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

5. 朱愈口述

朱愈，女，88 岁

调查地点：红花地 5 号 12 幢 502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28 日

调 查 人：潘亚芳

1937 年 8 月，我当时 18 周岁，上初三，住在陶家巷。8 月 23 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在边营 48 号，我姐姐（小学教师）、表哥、表姐被炸死，我

被炸成重伤，左手指、右肩、左大腿均被炸坏，有疤伤，右耳底震裂，失去记忆2年。

6. 孙素珍口述

孙素珍，女，1927年9月10日生

调查地点：小杨村4号208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孔雪静、程敏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城，当时我家住在四所村，父亲带着我和七八户邻居一同逃到下关。父亲外出找吃的，过马路被鬼子用枪打死，我躲在程王庙里逃出一命。

（四）洪武路街道调查

7. 姚洪生口述

姚洪生，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益乐村17号1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日

调 查 人：徐瑞光

我当时住大铜银巷4号之1，是逃难时住的亲戚家，25人住一间。1937年12月14日，我（16岁）与小舅（10岁）早上起来大便，我被汉中路上的五六个日本兵抓到新街口，看到马路两边都是死人。到了中央商场，日本兵用斧子劈开商店门，抢瓜子、花生、盐豆，用抢来的三轮车拖了两车，叫我和另外抓来的人拉到水西门，再转回左所巷（省中医院旁）。日本人不注意时，我们溜走了。

8. 张淑懿口述

张淑懿，女，77 岁

调查地点：益乐村 21 号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徐瑞光

1937 年冬，我当时 8 岁，我爸张栋臣在上海学徒，因打仗回到南京，全家从太平巷躲到龙都。有一天我爸和叔叔伯伯到七桥瓮找逃难时埋在地里的衣服，一群日本鬼子找花姑娘，路过看见他们就开枪。我爸爸跳到河里游走，躲在草里，被日本人抓住一刀把头砍了下来，其他叔叔伯伯五六人全被杀了，只有最小的叔叔被日本人抓住，日本鬼子叫他扛了 5 支枪，才没有杀他，逃了回来。

9. 张桂英口述

张桂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益乐村 18 号 401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林钧

1937 年，我 10 岁，家住水西门牙坊巷 3 号，父母是做服装的。日本人来了，生意就做不成了，全家跑到上海路阴阳营难民区，该难民区是美国养蚕的地方（二层楼），有美国国旗。日本人冬月十一夜里进城，打排炮三天三夜。家中姐姐年龄 13 岁，难民营不收，被送到上海路女子大学，校长是美国华小姐，当时女子大学有上千人在华小姐的帮助下逃过一劫。父亲的师傅一家全被日本人杀了，怀孕的儿媳因抗暴被杀，小儿子被日本兵抓差送货到中华路酒店，后因其要回家被日本人杀了，女儿逃难到六合后被日本人强暴而死，其丈夫精神失常。

10. 张秀仁口述

张秀仁，男，75 岁

调查地点:棉鞋营8号14—1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9日
调 查 人:朱琳

1937年12月,我当时6岁,亲眼看见父亲被日本鬼子刺死,前胸3刀,后背4刀,当时家住鼓楼公园处,家中5斤米也被鬼子抢走。

(五)止马营街道调查

11. 刘学孝口述

刘学孝,男,80岁
调查地点:白下区罗廊西村14号3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 查 人:郑嫱、许立华

1937年,我才10岁,住华侨路里难民区。日本人进城后,在慈悲社看见一个40岁左右过路男人,日本人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就走了,流了很多血。我和门口一个卖稀饭的发现后,还送饭给他吃,两天后他就死了。还有一次,日本人给我们开会,问大家还当过兵,或者干过其他什么事,如果干过什么事就还给干什么事,并把手举起来。然后就把所有举手的人用卡车拖到凤凰西街,推进万人坑,用机枪活活扫死。

12. 杨明贞口述

杨明贞,女,1931年2月生
调查地点:罗廊巷16号202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4日
调 查 人:郑嫱、张志同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打入南京，当时我们家住大中桥，开篾匠店，没有离城。来了6个日本人，到我家后脱我裤子。我当时只有虚8岁，我父亲护着我说："孩子太小。"这时一个日本人打了我父亲膀子一枪，鲜血直流，我妈护我，给日本人踢了好几脚。一个日本人把我抓住扒光衣服用手抠我下身，我哭着叫爸爸，我爸求他们直说"她小她小"，日本人又用刀砍我爸几刀，我爸死了，我妈抱着我哭着说："你哭你喊，把你爸哭喊的叫日本人杀死了。"14号，日本人又到我家，抢走了我家的被子和家中的几个大洋钱，日本人对我腿上刺了一刀，头上划了几刀，现在还有伤疤。

13. 汪昌海口述

汪昌海，男，83岁

调查地点：南京大辉复巷1号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8日

调 查 人：徐田明

1937年阴历12月，当时我13岁，全家贫穷，住在世界剧院（现延安剧场）。一天，我到华侨路杂货市场带哥哥买酒，在回家路上见到3个日本兵。看到酒日本兵就吼吓我，当时失手酒被打碎，其中一个日本兵上前用刺刀向我戳来，戳到我嘴角上当场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时，牙齿掉半颗，嘴角留下1寸多长的疤痕，使我终身难忘。

五、秦淮区调查

1. 祝再强口述

祝再强，男，1932 年 10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长乐路 174 号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祝再强（左）

我叫祝再强，男，1932 年 10 月 17 日出生。解放前这里地名叫染坊巷 4—6 号，以后改为长乐路 172—3 号，拆迁后改为现地址。我们一直居住在这里。

1937 年秋，日军入侵南京时，我们随父母逃难到淳化，投靠亲戚。考虑不安全，因父亲是教书谋生，又逃难到浦口星甸赵家湾的学生家，借住

在牛棚里，认为距离南京较远，又隔长江，是比较安全的，就在这里安置了。谁知一天下午，突然有人叫喊“鬼子进村了”，随即就听到远处的枪声，烧村庄住房的火光一片。顿时村庄乱成一片，父母得知后简单收拾一下，拉着我们兄弟，向安徽逃难。

以后隔了一段时期后，听讲南京局势略有好转，父母把我带回南京。在棉花堤到江东门一线，田里路边都是百姓尸体，由于田低埂高，有时只有踏着死尸往上爬，记得有一条渠正好横断了公路的通行，用被害的尸体填满了，这个缺口上面铺了一块木板，作为临时小桥，人车在上面通行时，血水染红了河水，场面真是太惨了。到了三山街，沿途都是被烧得断墙残壁，烧焦的屋檐和横七竖八的尸体，一片狼藉。

当时我家是二进半房子，共有 9 间。另外爷爷住在大党家巷 4 号，这些房子都被烧毁了，我们无房居住，只好露宿街头。时值隆冬，我们被寒风吹得直抖，后来躲在大庙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才搭起草棚，勉强度日。

2. 徐廷梁口述

徐廷梁，男，1923 年 9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仓顶 19 号 5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2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南京沦陷前夕，警察和士兵挨户动员所有居民一律迁往“安全区”。我家落脚在鼓楼二条巷尾左转弯处的两间平房内，共有八九户，四五十口人，无法睡觉。熬到天亮，我们和胡汉臣、李公银、徐娘娘四家搬到二条巷靠近十字路口一幢西式两层楼房的楼上，同样的楼房共三幢呈“品”字形，我们是当中一幢。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上午，晴空多云，远方时有零星炮声、机枪声，爆炸声断断续续。人们以为日军已被击退。9 时左右，大批逃难的人群从各个巷口进入难民区，不少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警察夹在人群当中。我意识到南京已经沦陷。当晚依然机枪哒哒，火光闪闪，四处燃烧，南京

处于火海之中。

徐廷梁(左)

第二天上午,两名日军身背三八式步枪,骑着高头大马,从二条巷十字路口经过。老百姓从未见过日本兵,出于好奇,纷纷出门观望。两名日军向着围观人群点头狞笑。人们以为仗打完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惨无人道的灾难。

第三天下午,十字路口站满了日军,来往行人都被拦下捆绑着带走。事后才知道,日军灭绝人性,对手无寸铁的居民集体屠杀。傍晚,机枪声哒哒哒,有远有近此起彼伏。正巧这天一早父亲去探望我的姑夫母,天黑了仍不见回来,母亲以为父亲也被抓去,啜泣不止。深夜一点多钟,父亲匆匆回来。他说:午饭就往回走了,中途看见几处十字路口都有日本兵抓人,只好躲进树林等到深夜。从此,路上行人绝迹。

其后,日军开始三三两两继而大批日军从早到晚进入难民区,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掠夺财物、寻找姑娘。一天上午,忽听楼下 9 岁女孩声嘶力竭地哭喊,我连忙下楼,一会只见两名日军(军曹、伍长)淫笑着从楼下出来扬长而去。女孩已被两个禽兽蹂躏得不能站立!又一天下午,两名日军在楼下将一名 20 多岁少妇轮奸,她羞愤万分无脸见人,其夫百般劝慰。一天傍晚,两名日军在楼上将徐娘娘搜寻出来奸污了,徐娘娘痛不欲生。此后,女孩都剪去长发改为男装,妇女脸上涂满锅烟碳到处躲藏。一天夜晚,妇女、女孩统统逃到金陵女子大学去了。

一天上午10时左右，一个瘦黑长脸日军，20多岁，身穿咖啡色连衣裤（坦克兵装束），右手摇转着一支中国式驳壳枪，进大门朝我们几个小孩看看，就摇着手枪往左边门进去向后面二层楼走去。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人人惊诧不已，只见黑长脸依然摇着手枪若无其事地从后楼出来走出大门。我跑到后楼一看，一位年轻人已倒在地下死去，遍地是血。当时，李如怀伯伯蹲在地上扇煤炉准备煮午饭，青年站在旁边观望，黑长脸进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对准青年“叭”的一枪，尸体从李伯伯后背翻过，李伯伯蹲在地上惊得不能起立。黑长脸打死人后掉头转身就走。

又一天将近中午，我和小舅舅在大门外右边打井水，过来两名日军都是20多岁，一个是三角脸，上宽下窄，面色黄白，手持三八步枪；一个是长脸，面色红黑，下颌一胡须，手提大小两只皮箱。长脸喊我：“小孩”，立即将小皮箱塞到我右手，“你的跑跑的，死啦死啦”。随手拔出刺刀朝我试试。舅舅要替我去，我说：“你不能去，快回家。”我被迫提着皮箱跟在日军后面，在巷内挨户翻找财物。出门后，右转十字路口，两人叽咕几句朝着金陵女大方向走去。路上我看到路边两侧相距十多米就有一具尸体，仰、趴、侧着形状各不相同，都是单衣单裤，无一穿棉衣的，年纪都是20多岁。往前走左边菜地后面有一幢西式平房，进门一看，老百姓都站立两旁，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在我斜对面。三角脸看了姑娘一眼，回头与长脸叽咕几句后进入房内。我立即对姑娘说：“快躲起来。”她转身向后院平房跑去。一会，日军出来了，东张西望，不见姑娘，问我：“小孩，花姑娘的？”我摇摇头。两人像疯子一样，跑前跑后，四处寻找。三角脸终于在后面平房的床后将姑娘拖出来拽进房内奸污，长脸持枪守在门外。三角脸发泄兽欲后与长脸出门往原路回走，不时回头看看我，防我逃跑。

走过二条巷进入三条巷，只见路左边一前一后相隔三四米躺着两具尸体，一仰卧光着上身弯曲着腿；一侧卧着单衣裤，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路右边是平房大院，两人走进大门，只见老百姓也是站立两旁，门边站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抱着幼儿吃奶。长脸日军露出淫笑，伸手拖着女的往房内走，女的不肯走，长脸拔出刺刀顶着她强行拽进房内，男的满面怒容抱过幼儿，三角脸持枪守立房外。日军从平房大院出来，向右朝云南路方向走，我提着皮箱紧跟在后，故意慢慢拉开距离，估计要回头

看我了，立即跑步跟上。如此重复已走到三条巷口，向右是大方巷中山北路。两人朝我看看，相互叽咕几句，长脸向右边平房门前晒太阳的两位老人招手，老人立即过来，长脸从我手里拿过小箱交给老人，说："小孩，你的开路开路。"我掉头转身就走。路上来来往往全是日军，无一行人，不时听到哒哒机枪声和一两响步枪声，一声枪响就是一条性命。

胡汉臣伯伯和我们同住二楼，一天傍晚，两名日军在楼上翻找财物一无所获，看见胡伯伯身材高大结实，额头较白，就问："你的，中国兵？"胡伯伯摇摇头。一日军拔出刺刀朝他头上砍下，只听咣啷一声巨响，灯泡灯罩被砍得粉碎，挡住了刺刀的落下。另一日军立即将刺刀拿过来插在枪上，我站在旁边以为日军要用步枪刺杀，不料两日军互相叽咕几句立即转身下楼，胡伯伯幸免于难！

这是我在难民区鼓楼二、三条巷两条街上亲眼所见日军的暴行。希望后人牢记历史教训，勿忘"12.13"！

3. 魏桂如口述

魏桂如，女，1926 年 4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仓顶 21 号 6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2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魏桂如

我叫魏桂如，当时住在太平闾。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入侵南京时，我们都逃难，先在沙洲圩农民家里避难，一个多月后，又到上海路附近金陵女子大学避难，住在柴房里，父亲在粥厂为难民煮粥。在此躲了几个月，直到第二年春天“安民”后，才敢回家。

我是赵家的三儿媳妇，逃难时太婆和老婆婆在家看门。日军闯入到我家问婆婆要花姑娘。老婆婆给吓得跑掉了，日军见到太婆后，用日军大刀把她当场杀死了。婶婆当时 40 岁，为躲抓“花姑娘”，在太平闾家里，被炮弹炸死。叔公带着儿子回家看母亲，在路上也被日军枪杀了。我家共死了四人。

4. 刘正祥口述

刘正祥，男，1913 年 4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太平苑 2 号 1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2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刘正祥

日本军入侵南京后，我逃过两劫。

一次，逃到新街口慈悲社难民区。在外出寻找食物时，迎面见到几

刘正祥(左)

个拿枪的日本兵,还没躲开就被抓了,要我给他们挑东西。到了驻地后,又让我和他们去找柴、米烧饭,在途中日本兵到百姓家中抢东西时,我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另一次,我在中华门给一家粮行做工,日本兵给中国居民发放良民证。把居民集中在一个空场子上,在发放的过程中,只要发现青年人头上有戴帽沿印的和手上有老茧的,就当是中国兵,要抓走给他们做劳工或杀害。我就是其中之一,被抓后,姑妈陈刘氏发现后,反复向日军求饶,跪下说好话,才又一次逃过一劫,领回了我,保住生命。

5. 刘桂珍口述

刘桂珍,女,1920 年 6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玉带园 45 号 3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4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1937 年 12 月左右,我们住在六合新集西街,父母做生意,当时我已 16 岁左右。日军入侵南京后不久,就攻打到六合,这可慌了大家,找藏身的地方。我们躲到苇埂里,见到鬼子到村里后,先烧房屋后杀人,村里的草房被烧得一片火光。那时我身边还带着一个弟弟,也怕被鬼子抓到,

刘桂珍(左)

跟随村里年青人一道逃跑。

18 岁时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一名 17 岁姓汪的青年,住升州路做小生意,认为有了生活依靠。经一段时间生活后才知道,丈夫在日军轰炸南京时,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患有精神分裂症。情绪时好时坏,一听到机器轰鸣声,情绪就有异常。真是无可奈何,生活中带来许多麻烦。丈夫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病经常发作,生活难以料理。我一人拖三个孩子,还要照顾病人,真是困难之极。日本侵略军给我们全家带来极大的伤害。

6. 蒋树德口述

蒋树德,男,1927 年 3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秦状元巷 4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4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1937 年农历 8 月 15 日左右,我刚 11 岁,在莲子营小学读书。日军轰炸南京,我们多次跑反。一次跑到农村双闸,在躲避日军扫荡时,子弹不时从头顶和身边飞过。一天我婆婆、母亲、妹妹、兄弟和我在一位不相识的农民家时,日军闯入家中,身带“中岛部队”胸牌。问我们要鸡蛋。说“没有”,他们在家里搜到 310 多个鸡蛋,凶狠的日军举枪要杀我们。

蒋树德

经反复求饶，看我们都是小孩，十分瘦小，就放了我们。

又一次我亲眼看到，日军带着两名百姓，当着村民面很随便地将这两名青年人给枪杀了。以后又没走多远，见到田埂上有村民在干活，就给当成活靶子，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了那两个村民，日军扬长而去。

大概隔一个多星期，我们跑回城里，住小心桥 24 号。由于年轻，也不知害怕，到处乱跑。沿途到中华门，只见被烧毁的房屋建筑一片狼藉，死尸堆放在人行道上，足有一米多高，时间长了，发出阵阵气味。红十字会的人在清理死尸，把他们放在板车上，往城外拖，大概是集中埋葬，场面十分凄惨。

7. 马庭宝、马庭禄口述

马庭宝，男，1936 年 3 月生；马庭禄，男，1934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璇子巷 5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5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我叫马庭禄，1934 年 3 月 4 日生，马庭宝是我弟弟，1936 年 3 月 28 日生，我们是回族，祖籍南京。1937 年日军侵占南京时，家住七家湾大辉复巷 29 号。

日本兵进城时，因为家里穷，不能逃到外地，祖母、伯父、父母亲、舅公温志学、二姑爹杨守林和我，都逃进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避难。父亲马玉泉是茶行帮工，那年才二十五六岁。

马庭宝

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搜捕青壮年，进行大屠杀。他们闯进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到处抓人。那时我才 4 岁，祖母抱着我，我的父亲马玉泉、舅公温志学和二姑爹杨守林，被日军用绳子捆绑着押上大卡车。一同被抓的还有很多人，装了几卡车拉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都拉到江边用机枪屠杀了。一同被抓的有个叫薛代强的青年，是我大辉复巷 29 号的邻居，他趁日本兵不注意拼死跑出来，躲在大方巷附近的尼姑庵里，日本兵追到里面，看见臭马桶，没有找到他，才得以幸存。当时，伯父因为眼睛有病，一半失明，日本兵才没有抓他，因此幸免于难。父亲被杀后，母亲改嫁给了伯父，后又生了三个弟妹。

我还有个大姑爹姓冯，在剪子巷做炒货生意的。日本兵来的时候，他和姑妈以及一些邻居难民躲在中华门内一个简易防空洞里，有个小孩子哭起来，为了防止日本兵发现，他家人就用床单捂住小孩的嘴，结果小孩被捂死了，后来日本兵还是发现了他们。大姑爹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戳死了，姑妈和一些妇女被日本兵糟蹋了。

8. 金同和口述

金同和，男，1929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璇子巷 7 栋 42 号 2 楼 209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5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1937 年，我家住在中华门，西双塘井家苑 11 号。

12 月 12 日上午，我们全家躲进了阴阳营美国大使馆内难民区。

16 日，父亲和我到豆菜桥，回来的路上，父亲被日本兵抓住，我看见用铁丝捆住手臂，跪在地上。到了中午，日军押着父亲和其他人，往中山北路方向走去，我们苦苦等待一个多月，我常到外面打听，杳无音讯，从此再也没有回音，后听说被拉到长江边集体屠杀了。

金同和

1938 年 2 月，我在金陵大学附近看见红十字会收埋难民尸体，挖的大坑：3 米×2 米×40 米，大约有 100 多人，尸体几乎填平了大坑。

3 月间，我们从难民区回到家，家中的东西全被抢烧光了，父亲也不在了，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只好改嫁了，我随母亲到继父家生活，艰难度日。继父虽待我很好，但我时时想念生父，那种感情是难以言表的。

9. 萧中煌口述

萧中煌，男，1931 年 11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小思古巷 13 号 4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8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1937 年 8 月份日军先打上海,飞机轰炸南京,老百姓就挖地洞、找藏身之地,我们躲在万竹园城墙边。1937 年八月节左右,父亲带我们到江宁殷巷跑反,那时我才 6 岁。日军入侵南京,我家住钓鱼台孝顺里,以后从下浮桥出城,到上新河找房子住下,沿路几乎没有人。我记得日军入侵后,棉花堤向城区看烧得空中通红。

萧中煌

我们住的地方,日军经常来敲门,找女人和青年人。每次我母亲、娘娘、两个双胞胎都找床下、楼梯肚、锅灶后面躲起来,吓得发抖。

三舅舅当时约 16 岁,在广货店学徒,跟上新河的一个木匠进城时,碰到日本鬼子,当时就把木匠打死了,三舅因人瘦体弱,逃过一劫,从此精神恍惚。

父亲住在孝顺里 30 号,到难民区看我们,路上遇到日军,父亲他是个胖子,被抓去养马,后偷偷跑出来了,被日本鬼子折磨得骨瘦如柴,浑身是伤,老来常发腰腿病。

10. 张秀英口述

张秀英,女,1923 年 12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桑树园 4 号—8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8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张秀英

张秀英背上留下的刺刀伤痕至今还清晰可见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入侵南京时，我才 14 岁，家住中华门外北山门。

当日军攻入中华门后三天，日军突然闯入我家进行抄家。因为家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见到我母亲、哥哥、两个妹妹，就开枪把他们当场杀害了。向我刺了一刀，由于天冷，穿的棉衣较厚，没有送命。至今背上还

遗留着刀伤的疤痕。刀伤伴随我一生，从此我也不能干重活，每逢阴天刮风下雨，我疼得直不起腰。我一摸到伤疤，就想起当年的情景，真是恨得直咬牙，它妨碍我一辈子的正常生活。

日军攻入中华门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时时听到枪声，和百姓被害的惨叫声。一次我亲眼见到一小孩被日军用长长的刺刀刺杀后挑在刀上，还哈哈大笑，简直太狠心了。

有夫妻两人带着一个小孩，被日军抓了后，把小孩给杀害了，并把这男子关在房里，连房带人放火烧死了，又把这妇女抓走了，一直未归。日军入侵南京真是罪行太大。

以后我搬到桑树园4号—8至今，靠大家的帮助拾柴火、卖干子过日子。

11. 林玉红口述

林玉红，女，1927年10月10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西街238号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9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林玉红

1937年冬，日本人进攻南京时，我父亲50多岁，大姐宝珠19岁，二哥16岁，三哥13岁，我才10岁，当时家住在沙洲圩。有一天我母亲和姐到外面办事，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一个鬼子兵，那鬼子见着是两名中国妇女，就高喊要“花姑娘”。母亲见此状，就拉着姐姐跑，哪知那鬼子紧追不放，嘴里直喊“停下、停下”。跑了约一百米，那鬼子举起枪，只听枪一响，我母亲倒下了。姐姐吓得抱着母亲大哭。那鬼子跑过来抓住

我姐姐问打死的是什么人，姐姐哭着讲是母亲。鬼子打死母亲后，本想拉走姐姐的，因姐姐抱着母亲死活不放，这时姐夫听到消息也跑来了，求日本兵放下姐姐。那日本兵见路人越来越多，加上死了人，就丢下姐姐溜了。母亲死后不久，父亲又被日军拉去做挑夫，一直未归。我们姐弟三人成了孤儿，靠姐姐、姐夫在外干苦力生活，我和哥哥在外面要饭过日子。

12. 李桂琴口述

李桂琴，女，1933 年 3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土城头 53 号 2 栋 110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9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李桂琴背上被刺刀刺了两刀的伤疤

1937 年冬，我 4 岁，哥哥 14 岁，大姐李桂兰 10 岁，二姐李桂英 8 岁。全家住在朝天宫 9 号，父母亲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日军攻进南京后，到处烧杀抢夺，我们的小生意也无法做了。一天，我哥哥提篮在外卖鸡蛋，一个鬼子非要用他的香烟换哥哥手里的鸡蛋，哥哥不肯，就拉着我跑，那个鬼子在后面追。没跑几米，我和哥哥一起跌倒了，我趴在哥哥身

上，那日本鬼子追上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刺刀就刺，正好戳在我背上，当时幸亏我棉衣穿得多，没有致命，但背后被刺了两刀，至今还有疤痕。每当阴天，我腰就直不起来，使我一辈子都无法干体力活。

在躲日本鬼子跑反时，出中华门外，我两个未成年的姐姐，被日本兵抓去强奸了，奸后还用刺刀将她们戳死，实在太惨了。如今只剩我们兄妹两人了。我时时想起惨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的两位亲人。

13. 周湘萍口述

周湘萍，女，1929 年 12 月 22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节制闸路 9 号 3 栋 206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9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周湘萍

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鬼子打进南京。这天早上，我父亲周在贵带我叔叔和哥哥准备去上厕所，刚走没多远，我们就听到枪声。我们这时开门，就看到我父亲、叔叔、哥哥被日本人围着朝回赶，奶奶、妈妈、爷爷、姐姐和我一起出来跪地求鬼子，说我们是老百姓，求他放人，最后他们把我叔叔、哥哥放了，但把我父亲带走了，我们苦苦在家里焦急等待，到下午 4 点多钟父亲还没回来，我爷爷就去找，谁知父亲没找到，爷爷也被害了。奶奶、妈妈、叔叔带着姐姐和我东躲西藏，我姐姐周湘莲当时 13 岁，那天晚上被三个日本鬼子强行带走（没有躲过去），把她带到王府里 9 号的空房子里进行轮

奸。姐姐被那些畜生糟蹋得连路都走不动，隔了一天又来两个鬼子把她拖到那里空房子轮奸。自从那次后，姐姐精神失常，留下终身残疾。

14. 吴秀兰口述

吴秀兰，女，1915 年 2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贡院街 18 号 4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2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吴秀兰左腿被日军炸掉，右腿被弹片炸伤

1937 年阴历 8 月 16 日，当时我已 24 岁了。日军在攻打南京时，向中华门这一带进行狂轰乱炸。那时我们住在中华门西长干巷 242 号，我带着三个女儿，大女儿也只有 8 岁左右。见到这种情景，我们都吓呆了，女儿们紧紧围在我身边。

一次，见外面情况平静，我和往常一样带着三个女儿去离我家不远的西长干巷河边去淘米、洗菜，突然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了，一遍遍扔炸弹。我们在河边，也没有隐蔽物，正好一枚炸弹在我们母女四人不远处

落下爆炸。我当场不省人事，昏迷过去，被人送到南京市立医院抢救。醒来后才得知，当时我的左腿被炸飞了，右大腿被弹片削了一块肉，至今还留着深深的伤疤。大女儿下半身都被炸没了，当场死亡；二女儿（现住南湖小区）的腿也被炸伤，仍是残疾；三女儿也被炸死了。

以后为了治伤卖掉了二亩地，除了在南京市立医院抢救，又转到芜湖意气山医院治疗。

我现在只有靠政府救济，整天无法行走，只有与轮椅相伴，左腿伤疤有时还会发炎。这是日军入侵南京时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15. 朱秀珍口述

朱秀珍，女，1926 年 12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南名府 6 栋 105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我叫朱秀珍，生于 1926 年 12 月，从南京塑料三厂退休。

从我祖父朱连江开始，前后有 6 代人居住南京秦淮区蔡家苑 13 号（界于磊功巷与马道街之间的一条东西方向的小巷，现已拆迁），现本人户口仍在蔡家苑 13 号—1。

南京大屠杀本人亲身经历，直系亲属多人惨死于日本的飞机、枪弹、刺刀，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1937 年 12 月前的一段时间，当时的地方政府、警察挨家挨户地动员："南京可能会失守，要求平民百姓暂时离开南京逃难。"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纷纷远到大后方重庆、桂林逃难。

当时，祖父朱连江有四个儿子，四个媳妇（长子早死），两个孙子，五个孙女（本人是二房二孙女），全家十几口人吃饭，祖父在长乐路开茶馆。考虑当时局势，祖父决定让四叔带队，三婶、四婶（孕妇）、堂哥、堂弟，加两个帮工带上家中金银细软（家中重男轻女，女孩子都没走），会同邻居共 28 人，通过熟人租了一条船到江北避难。次日深夜，家中大门响起急促敲门声，电灯不亮，不敢开门。外面越来越急的敲门声，终于电灯亮

了，门开后，来人报告：一船人全部被日本人飞机炸死于长江之中。清晨，家中雇人到江边用滚钩打捞两天终无结果。

本人当时 12 岁，就在家中，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朱秀珍

朱秀珍（左二）讲述家中 7 人被害经过

日本兵侵入南京时，我们全家会同邻居家属 28 人，共同居住在南京上海路的难民区内，一间大约 12 平米的房间，月租金是 17 担米，无法睡觉，也不敢睡觉，整天坐在那里，只有国际红十字会送点吃的东西。

当时，祖父朱连江没有与我们到难民区，祖父、祖母及二奶奶仍然在

蔡家苑老宅中。祖父说："我都70岁了，我不怕死，日本人能拿我怎么样？"

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开始。14号早晨，父亲朱奇会同三叔朱德华商量要到城南去看看，于是，父亲带着我去城南。为什么五个孙女要带我去呢？年龄不大不小，一个姐姐、一个堂姐年龄偏大，恐日本人"花姑娘"的干活；两个妹妹年龄偏小，从上海路走到城南吃不消。临走时，父亲反复交代遇到日本人腿弯一点，让日本人认为是小孩。

从上海路、五台山、朝天宫、评事街，到达长乐路琵琶巷，一路上都是尸体，有时尸体满路，不得不从尸体上跨过去。当时，怕、恨、仇全都没有，只知道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经过评事街时，在一户人家的门担子里（老户人家进正大门后，还有一隔间，再从侧门进入家中堂屋，此隔间南京人通称门担子），发现一个妇女在哭，父亲问起原因，才知刚刚被日本兵强奸。

到达琵琶巷，从东边过来几个日本兵，父亲赶快叫我腿弯一点。日本兵问："什么的干活？""回家看看的干活。"父亲答道。日本兵指指我，父亲拉拉我的手，示意腿再弯一点，回答："小孩，小姑娘。"日本兵拿出糖果，我不敢拿，父亲告诉我："你快拿，否则他们要打你。"我才急忙拿了糖。这时，从东边传来一阵声音，几个妇女从东边走来，我看到这几个妇女穿戴整齐，非平民百姓打扮，几个日本兵赶快跑过去了。

回到家中，看到祖父、祖母及二奶奶还好，老宅还在，也就放心。临走时，祖父送我们出门，我和父亲走在前，祖父走在后，老宅处在蔡家苑中段，有一个90度弯口。这时，从木匠营方向过来几个日本兵，端起枪，就给我祖父一枪，祖父当时被打跪下，惨死于门前一棵大柳树下，我亲眼目睹惨状。

国难当头，失去亲人没有知觉，没有收尸，没有眼泪。父亲赶快带我回到难民区，事后，祖父就埋葬蔡家苑。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兵放假三天，三天之内，日本兵烧杀奸淫无所不做，南京人蒙受极大耻辱。

父亲当时是营造商（即现在包工头），父亲的金手表、派克钢笔以及一个装有金银细软的皮箱，全部被日本兵抢走了。

我的大姐，婚后住在三条营，正在生小孩。有天，日本人发现大姐睡在床上，硬是要非礼，大姐家人告诉日本兵："正在生小孩，身上见红

(血)。"日本兵就是不相信,用刺刀将被子掀开,发现是事实就走了。可是,大姐被吓呆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17. 高家才口述

高家才,男,1926 年 11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红花街道春天家园迎春苑 25 号 2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30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我是 1926 年 11 月出生,当时住在黄家营,约 12 岁。日军是从板桥方向打过来的,跑反时我住在棉花堤,地里稻子都正收割,亲眼见到两个骑马的鬼子,用枪将两名中国人打死,见到江里有人也开枪,打死了不少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到黄家营。有一天,鬼子到村里对老百姓进行搜查,见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圈的,就拉出来进行审问。有两名年轻人被鬼子拖出,讲他们是中国军人,我亲眼见到鬼子用大洋刀将两个人头砍下来,场面惨不忍睹。村上郭富奎父亲被抓后,至今也不知下落,害得他家孤儿寡母的,生活十分艰难。

高家才

我家三间房屋被烧,全家没有地方住,只好在圩埂上搭个草棚度日。有一次日军到村上来,哥哥也曾被抓差,后来终于逃跑回来了。

18. 梁建兴口述

梁建兴，男，1930 年 7 月 18 日生

调查地点：红花街道春天家园社区东风机站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0 日

调 查 人：汤晓荣、薛勇兵

梁建兴

1937 年冬，日军入侵时，我只有七八岁，住在石婆婆庵黄家营，全家靠种田过日子。父母带我跑反到江心洲高旺，住了两天回来后，三间房屋（一间大七架的瓦房，两间草房大约 56 平米）都被烧毁了。我们无安身之处，只好躲在石婆婆庵里。我家中还损失了家具，如床、大橱、大柜也被烧了。生活用具也没有了，只好要饭。

在跑反回来的途中，路上到处是死尸，我家的一头骡子也被鬼子打死吃掉了。

后来住在华侨路难民区里，得知邻居姓郭的和顾玉钱老太被日本鬼子打死，村里顾玉堂、顾玉才、顾玉炳家的房子都被烧了。全村几乎一遍焦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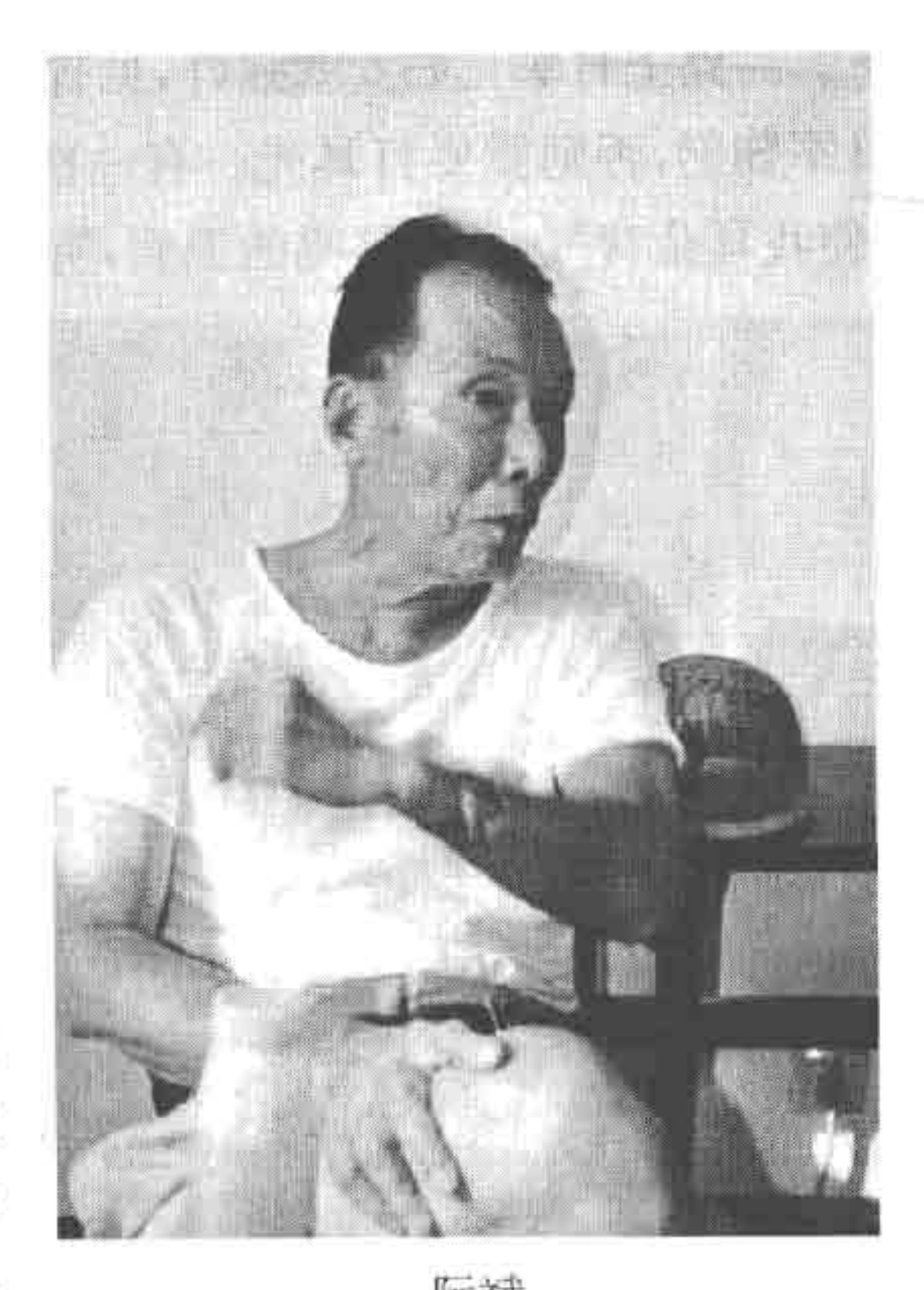
19. 阮斌口述

阮斌，男，1925 年 3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红花街道龙翔雅苑 12 栋 37 号 5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0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1937 年，日军入侵南京城时，我才 12 岁，我们住在信府河。阴历八月十五日，日军飞机轰炸，我亲眼见到维持会（现市立医院）、白酒坊、中华路菜场被炸，许多人被炸死，有的人身首分离，沿街的树上还挂有死人的手、脚、内脏，真是惨极了。我们吓得都不敢出门，后来我们全家跑反到上新河难民区。第二年春天，战事平息了许多，我们才敢回来。谁料，我们家房子全被日军烧毁了，家中的物件全没了，我们看见信府河一条巷子没有几家是完好的，左邻右舍房子全没了。


阮斌

20. 施家奎口述

施家奎，男，1918 年 2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龙翔雅苑 8 号 201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30 日
调 查 人：汤晓荣、宋成松

我是 1918 年 2 月出生的，今年 88 岁。日军进城时，我 20 岁，当时我在彩霞街一家商店当店员，我老家在仙鹤门林业大学附近。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时，我在城里，八府塘地区死了不少人。后来大家一起跑反，商店开不成了，老板全家逃到难民区，我一个人只好跑回老家。谁知我家三

间草房全被日军烧了，村上人全跑光了。我的亲人也不知去向。后来打听到他们跑到六合去了，我也往六合跑。有一天，在途中遇上一队日本兵，我们急忙东躲西藏，有一个小伙子躲在树上，被日军发现后一枪打死掉下。一路上日军见妇女就强奸，见青壮年男人就抓伕，每到城门口，要向日军鞠躬，否则就要打耳光。有一次我鞠躬慢了，日军连打我几个耳光，使我耳朵背气，留下耳鸣的毛病，听力一直不好

施家奎

施家奎(左三)讲述日军侵华时的所见所闻

21. 宫有来口述

宫有来，男，1928 年 12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红花乡下坞营 12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薛勇兵

宫有来

1937 年冬，日军进入南京时我才 10 岁，那时我们家住在宋驾村，全家有 4 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我们家是农民，靠种田维持生活，全家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条牛、两条驴子。牛是我们的主要生产工具，种田耕地全靠它；两条驴子是进城拖粪用的。日本鬼子进城后到处杀人，我们全家跑反到沙洲圩，见到沿途都是死尸，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有的尸体缺胳膊少腿，是被炮弹炸的，有的尸体肚子剖开，有的尸体连头都没有，真是害怕极了。在沙洲圩，见到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打仗，后来日军胜了，第二天日军进村烧房子，我们全家又跑到牛首山戴山寺躲藏，沿途全是死尸。在戴山寺里，日军还进寺抓人，强奸妇女。

1938 年春，我们跑反回村，三间瓦房被烧了，牛、驴全被日军抢走了，我们全家无法维持生活，爸爸只好为别人种地，妈妈帮人家做老妈子，艰难地哺养我们兄妹俩。

22. 王仕珍、王长发口述

王仕珍，女，1928 年 1 月 19 日生；王长发，男，1925 年 5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夹岗村长塘101号—2，103号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王仕珍

王长发

王仕珍（左）讲述1937年冬父亲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1937年冬，日军攻入南京城时，我只有十一二岁，跟随母亲和妹妹逃难到东牌楼一个难民区。由于家中有三间房和一些农具，父亲舍不得，

就留在家中，准备情况好转后继续生活。谁知没两天，日本鬼子闯到村里，烧、杀、抢，来到我家，见到门前一棵树上有一只鸽子，无法抓到，就把我父亲叫来，让他爬上树抓鸽子。虽然父亲满心不愿意，但父亲还是向树上爬，树一摇晃，鸽子飞了，日本鬼子恼怒，就向我父亲开了两枪，正好打到父亲下身，他从树上摔下，痛得他死去活来，当天夜里就死了。第二天鬼子又来我家，见他这副模样，说他装死，硬把遗体拖出房门，在一棵大树下给烧掉了。妈妈和我们要灭火抬遗体，鬼子硬是不肯，直到父亲烧焦了，他们才离开。我们将烧焦的遗体抬回家，也不敢多放，只好乘天黑，挖坑埋掉了。

23. 汤荣开口述

汤荣开，男，1933 年 10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汤家坝 8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宋成松、汤晓荣

汤荣开

1937 年，我当时 5 岁，我和父亲跑反，日军攻来后，把我叔叔家的 10 间草房用汽车拉倒了，叔叔回来后只好和我们挤在一块。

第二年春回来，在江宁县小翁河和离家不远的水塘里有许多死尸。一次在靠江宁县小焦马路边看到近一个连的国民党兵被日军用绳捆绑后，用机枪集体杀害了，以后尸体被拖到离我家约 150 米处，挖坑集体埋葬了。现这地点的旁边建公路，已把地基提高近 4～5 米。

汤荣开(左)讲述日军集体杀害国民党兵的埋尸点

1938年2月左右，日军驻在果园大队时，叫我表叔(小名腊鼻子)、邻居周开金、杨和尚三个帮他们拉板车，来回跑好几趟，中午也不给饭吃，又饿又累不能再跑了，日军讲他们三人装死，对抗“皇军”，便把他们三人拉到路边给枪杀了。

另有一次，亲眼见到一名百姓躲在路边苇子里，鬼子见了把他开枪打死了。

24. 李荣万口述

李荣万，男，1924年8月20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汤家坝100号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1937年，我是13岁，日军打来时，全家跑反到龙都去了。一直到第二年收割麦子时才回来。家里的生活用品和农具全部没有了，我们无法生活，只好外出讨饭，有一顿、无一顿的。在要饭时，看见鬼子赶快跑，生怕被他们抓到。那时候男的抓到被拉去做工，女的抓到十个有八个被他们强奸。有一次，我要饭到江东门附近，不远处有一个公路桥，当时被炸断了，日军用死尸填着当路基，上面铺着木板，车队和部队在上面来回通过。那些死人全是我

李荣万

们老百姓，大部分是逃难跑反的，日军在南京杀的人真是无数。

25. 张兴和口述

张兴和，男，1927 年 10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 118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张兴和

我是安徽人，1937 年前，刚到南京两年。日军来时我们又跑反到安徽，因为老家在山里，日军没有进去。住了四年后，才又回到南京，家中三间房子还在，但是屋里的家具用品全没有了。我们只好到外面拾

些破烂维持生活，和别人比起来要幸运多了，没有死人，逃过一劫。

26. 徐克炳口述

徐克炳，男，1936 年 3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广洋村赵史岗 19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徐克炳

1937 年，我才一岁多。那时的事我是记不清的，但听村里的老人讲：鬼子进村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们村里许多家房子被烧。村民唐一炳在七桥瓮遇见日本兵，因没有立正鞠躬，乡下人也不懂，被日军用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日军还要用刺刀戳他，吓得他跪在地上求饶才幸免一死。回家后一直睡在床上，半年才能下床。村民史炳才的母亲，当时 19 岁（已结婚），到河边洗衣服，正巧被两名日军看见了，他们以抓花姑娘为由，将他母亲在光天化日下强奸了，害得他母亲从此得了妇女病，失去了劳动能力。

27. 鲍业明口述

鲍业明，男，1931 年 8 月 26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广洋村鲍家场 33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1937年,我当时才7岁,侵华日军攻来时,村里许多人都跑反了,我没走,在广洋村挖地洞躲藏。

我亲眼见到:日军对青年男人见了就杀,一些妇女被围到圩下土地庙里进行强奸。村里小名叫"三保子"的夫妻俩,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刺死了,村里塘里漂着死尸,我们用绳子把他们拉上岸后给埋了。

鲍业明

村里鲍立银、鲍立功,在一次拖煤时,见日军来了吓得直跑,鬼子当场开枪把他们打倒,用刺刀把鲍立功刺死了,鲍立银腿被打断了,使他残疾终身,失去劳动能力,连自立的能力都没有。我大伯和两位叔叔,被日军五花大绑后,如没有村民们的再三求饶,也被杀了。

在陈家桥,一个小名叫"五团子"的也被日军枪杀了。

大概1938年春,一次日军叫我跟他走,在路上,亲眼见到日军把一名约30多岁的男人,捆在大树上,用竹竿将他刺死了。

28. 王宝珍口述

王宝珍,女,1926年6月18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广洋村上坊门1—3号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王宝珍

1937 年,我才 11 岁,日军来时,全家跑反到沙洲圩。以后日军打到沙洲圩,见人就杀。一位妇女约 20 岁左右,被日军抓了,脱光衣服,进行轮奸,下身被糟蹋的连路都无法行走,想自杀,被丈夫反复劝说,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在沙洲圩,村里两位青年,小名叫"大鸭子"和"二鸭子",约 20 岁左右,被日军抓了,讲他们是中国士兵,当着村上 100 多人的面,五花大绑,推倒在地,将两人的头颅用大刀砍下,场面太惨了。我母亲在躲鬼子时,被枪弹打破头顶,留下疤痕,一直不长头发,无法梳头,留下终生伤痕。

一年多回来,当时村里的房子基本都被烧光了。在机场翁家营,日军将村里一个叫"老人翁"的村民,约 50 多岁,让他趴在地上学狗爬,背上还背块砖头,砖头掉下就拳打脚踢,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浑身青紫,鬼子在一旁哈哈大笑取乐。

29. 洪玉发口述

洪玉发,男,1931 年 7 月 1 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广洋村罗家场 1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薛勇兵、汤晓荣

1937 年,我才 6 岁,日本鬼子打进南京时,我们全家跑反到江宁上岗

洪玉发

乡。沿途逃难的人成群，飞机不断在头顶上轰炸，路上死伤人无数。我们家总算没有死人，躲在乡下。一天，村上来了日本鬼子，我们跑不出去，只好躲在一个菜窖子里。邻居王老太已60多岁了，她见了鬼子吓得直抖，不敢躲在菜窖里，就向远处跑，哪知被鬼子看见了，一枪就把她打死了。

隔了两个月后，我们从上岗乡回来，一看我家五间草房都被日军烧掉了，家里所有东西全烧尽。我和家人只好在周围要饭，晚上借住在别人牛棚猪圈里。一年以后才在原地搭起三间草棚，勉强度日。

30. 高树香口述

高树香，男，1932年12月22日生

调查地点：秦淮区广洋村赵史岗17号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 查 人：汤晓荣、薛勇兵

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时，我才5岁，全家人为躲避鬼子，跑反到江宁陆郎乡，在乡里躲了近一年多。回来后，我们家的房子全部被日军烧掉了，我们只好在圩埂上搭两间草棚度日。那时村上的人不多，但日军还时常到村上来烧杀。有一次村民史万元家门口放一块铁皮，是用来挡门的，日军见了说铁皮是日军的，诬陷史万元是偷来的，强迫他将铁皮送回去。史万元不肯，日军拳打脚踢，用枪托子砸史万元的头，还放出大狼狗咬。史万元满地打滚，日军却在一边大笑，最后村上人前来求饶，

日军才把狼狗牵走。史万元只剩下一口气了，当天晚上就断气了。可怜剩下孤儿寡母，无法生活，不久就改嫁到别处了。

高树香

六、建邺区调查

1. 端广林口述

端广林，男，1927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端广林

1937 年我 10 岁，日本人当时下乡来打鸡啊，打猪啊，打了以后还要人给他们送夫子。我父亲端恩前（30 多岁）被日本人抓夫送鸡，第一

次给了张条子，放他回来了，没有条子不行，不然别的（日本）人会搞他。第二次他又被抓夫，就没给条子，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住，抬起来往地上掼，头脸都被掼到，当时就昏死过去。他在地上一动不动，日本人以为他死了才走，后来40多岁就去世了。狄志贵家父亲狄连柱（30多岁），被日本人送夫，在回来的路上，走路手一前一后摆动，被日本人一枪打断右手三根手指，变成残疾，后来40多岁就去世了。日本人拿人不当人，想打你就打你；妇女看到日本人都害怕，他（日本人）会污辱。双和那条路的房子都被烧了，大概有三户人家，七八间草房，我家的房子也被烧了个洞；日本人还在村里抢猪、鸡、鸭，还要老百姓给他们送过去。

2. 冯忠寿口述

冯忠寿，男，1935年7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和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5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冯忠寿

1937年时我2岁。日本人来时候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村里有一位叫

梅广昌(20—30 岁),我们住在一块是一个队的,是邻居。当时日本人拉差,后来把他拉到江东门集体屠杀,当时他那一批有几百人,日本人用绳子把他们拴住,连着的,先用机枪扫射,梅广昌正好倒在尸体中间没有被子弹打中,后来日本人用刺刀检查有没有活人,刺刀从上面尸体刺穿,把他的背上刺了个大洞,他忍住痛,后来逃回来,从此留下一个大疤,村里很多人都看过他身上的疤。梅广昌几年前死了。沙楼门那边的桥上被日本人杀了不少,听我的父亲讲,我们跑反都从那边经过,看到好多人都被打死,好多小孩也被杀。

日本人还烧老百姓的房子,我家的两三间草房也被烧了。

3. 贾荣成口述

贾荣成,男,1936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贾荣成

1937 年我当时 1 岁,我的父亲贾金宝,当时约 18 岁,在家里面被日本人抓丁,送粮食送草送柴,都是从老百姓那边抢的,村里面一共 6 个人去的,送到雨花台那边,有 2 个人再也没有回来,被留那了,肯定死了,其中一

人姓庄。我的父亲是晚上 12 点偷偷逃出来的，在雨花台的松家洼子躲避，当时下着大雪，因为小行那边还有日本人，不敢回来，就躲在那，在那看到七八具被日本人杀死的尸体，就用破烂棉花盖着。开始我父亲还以为是活人，还跟他说话，发现是死人吓了一跳。日本人在西家湾子抓差，要本村张大斤的哥哥为他们送东西，他不肯，就回了一句，马上就被日本人一刺刀捅死。1938 或 1939 年(的一天)，张大斤的侄子，当时十七八岁，在塘里面洗澡，日本人经过，看到以后拿他好玩，就一枪把他打死在塘里。那时候我母亲整天也不像个人，脸上涂着锅灰，头发这里剪一点，那里剪一点，当时的女的都这样，不然日本人会污辱，村里面的庄棠和、阮幸章、蔡老太等妇女被日本人多次污辱过，她们现在都死了，要活到现在应该都 90 多岁了。猪、鸡、鹅啊，咸肉，日本人看到什么就抢什么。

4. 刘礼明口述

刘礼明，男，1935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刘礼明

1937 年我 2 岁，日本来时我父母带着我跑反，就用箩筐把我挑着，跑

到双闸赵家园子。当时小，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听家中老人讲，我们村子里面王国华家姐姐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就在河对面的山头上，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她嫁给赛虹桥小行村上河一队姜长兴，打死以后姓姜的呢又找了个女的，是梅山的，但是他们两家关系还是蛮好的。当时日本人要求从城门进出时都要脱帽敬礼，要不就打。

5. 刘世德口述

刘世德，男，191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刘世德

1937 年我 23 岁，日本人来了以后，年轻人都跑反，白天跑出去，晚上再回来，有一次我跑反到兴隆向阳村附近，远远地看到日本人把一个年轻人一枪打死，看到以后我马上就跑了。平安后（大约指 1938 年），本村陈忠宝家 6 间草房被烧，七桥那边杨福有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我家 2 间草房也被烧了。我还在沙洲圩的一个塘（当地人叫大方塘）里，看到有一个老百姓的尸体。我还听说西家湾子那边有很多妇女被日本人污辱。

6. 莫文龙口述

莫文龙，男，1927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5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莫文龙

1937 年时我 10 岁，冬月初五，3 个日本兵到村里来，叫陈福忠、陈福忠的妹夫莫启道(24—25 岁)带路。走出不到一百米，陈福忠弯腰整理绑腿，日本人就突然开枪将莫启道打死，将陈福忠打伤。莲花村那边，有陈福堂的兄弟、陈福根的兄弟，被日本人打成一死一伤。冬月初十，我的父亲莫启山(35 岁)、莫启宝(33 岁)、“小皮匠”(17—18 岁)、莫春生(18 岁)、吴春文(40 多岁)、周某等 14 人被抓差到安德门，一共杀死了 12 人，本村一共有 5 位被杀，有一位没有被杀的人跑回来告诉村里的人，在第二年二月份，才把尸体找回来。当时所有的尸体都被埋在安德门十字路口那里，一个坑里大约有 40—50 人。我四爷爷的儿子莫启雪(22—23 岁)冬月初八被日本人抓后也没回来，在西善桥开杂货店的莫老四与莫启雪在同一天被抓，也没回来。1938 年日本人还打死本村很多人，我知道的就有许德才的妈和莫达兴。1938 年 4 月份，我到上新河新河口，看到很多尸体，木行的木排上有好多尸体。听说江东桥被炸后，用尸体填

河在上面过汽车。江东门边上辎重营和工程营里面死的人很多，日本人把当兵的枪收了，关在院子里，日本兵站在院墙上往下扫射，杀了好多人。

我家的房子是冬月十八被日本人烧掉的，一共7间草房，家里的粮食、床、家具都没有了。同一天莲花村的汪长富家的房子也被烧，西善桥那边房子被烧得很多。在1938年时丁家埂有好多房子被烧，丁如钱家5间瓦房、3间草房被烧。日本人来抢猪、牛、驴，还要喊老百姓送，结果送过去就回不来，只有很少能回来的。西善桥莫老四家是开杂货店的，为了防抢把货物搬到我家旁边，结果还是全部被抢光了，有桂圆、蜜枣、糖等等东西。

日本人经常来污辱妇女，我的小婶婶（莫启宽的老婆），当时刚结婚，18岁，被带到西善桥污辱，第二天早晨才放回来。

7. 吴福松口述

吴福松，男，1924年10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1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吴福松

1937年时，我13岁。我看到李永泰的亲哥哥李老四(20多岁)，从圩里向上走，正好有2个日本兵从圩上往下走，叫住他，看他的手上是否有茧、额头上是否有帽痕，然后二话不讲用刺刀将他戳死。我的叔叔吴少宏被抓差送猪，就再也没回来。另一个叔叔吴少棠，有心脏病，日本人攻城打炮，一震就心脏病发死了。南京市百货公司的一个女的，跑反到此地，被3个日本兵发现，要对她污辱，她不肯，跳进塘里，结果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时我在放牛为亲眼所见。我的姑妈(30多岁)，住在工农村，被日本人打死。

陈迎风的老婆在河套塘，现在的沙洲中学门前的水塘那边被两个日本兵污辱；吴福荣的大妈、陈德荣的老婆、狄连锦的老婆也被污辱。

日本人随意掼摔、殴打中国人，中国人被打后摔在地上不敢动，当时老百姓非常害怕。在日本人进城后的两三天后，我放牛经过螺丝桥地区，看到日本兵俘虏了一个排的当兵的，当时他们把枪都缴了，中国兵以为能走，结果被关在一个草房里，全被烧死。路边上的尸体很多，小行河上的桥被炸了，尸体在河上漂了一层，有时人过来过去都从尸体上走。江东门那边的尸体非常多，江东门河南大街那边有条河，日本人的车都是从尸体上开过。当时很多国民党兵都死在新河口附近。

我家前面的金善潮家的三间草房被烧了，河二队有家姓狄的一家房子也被烧了，其他还有很多人家房子被烧。日本人来找花姑娘，找不到就烧房子。许敬棠家和高德荣家分别养了一百多只鸭子，全被日本人抢了。我家的猪和鸡都被抢走，日本人把我放的牛一枪打死，砍下牛腿就走。邓府山那边，我丈母娘家养的三头猪、一头驴、鸡都被抢走。

8. 肖兴荣口述

肖兴荣，男，1929年11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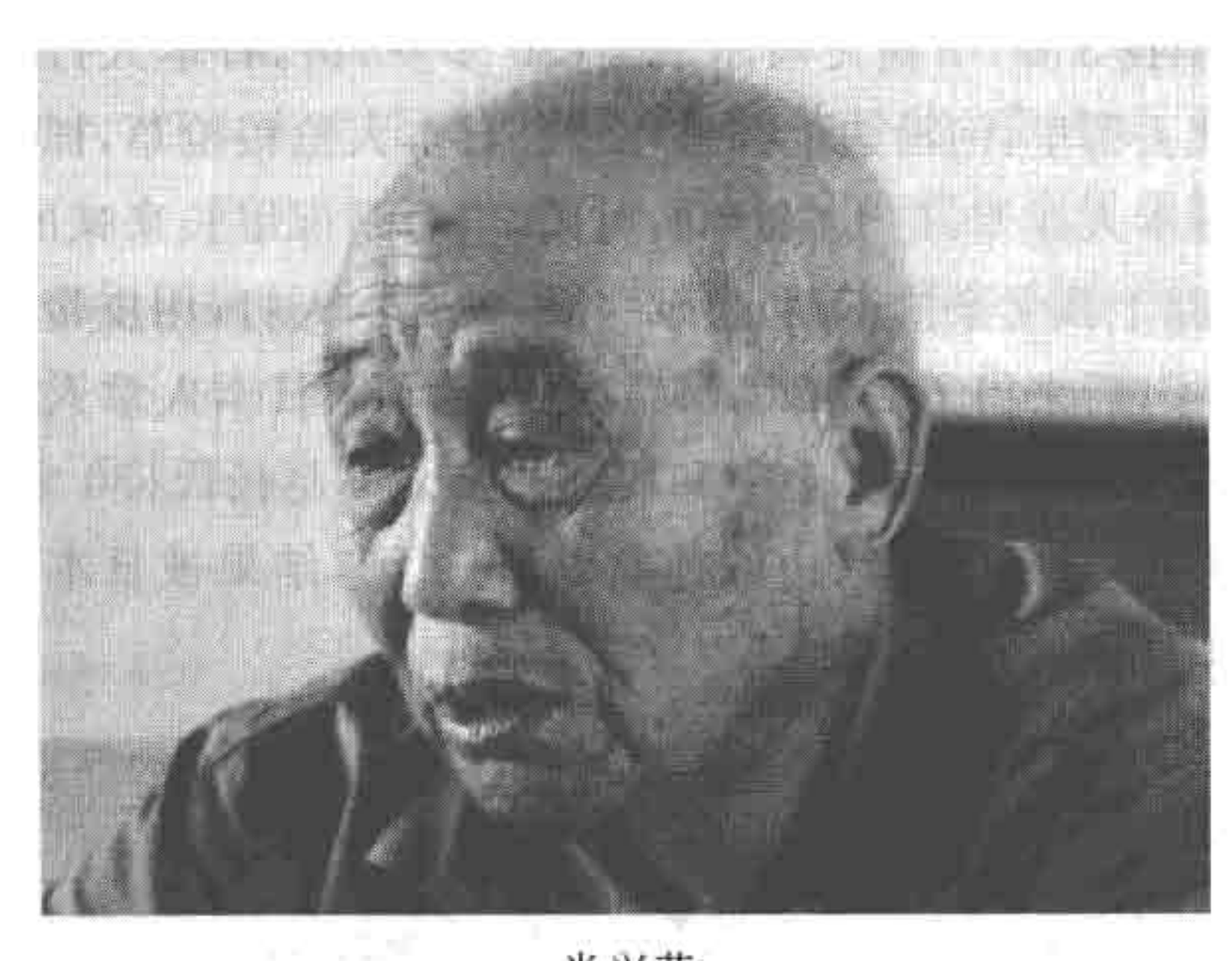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双和村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8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1937年时，当时我8岁，我看到本村的“小鸽子”(约17—18岁)，躲

到地洞里，听到日本人抓鸡，探出头看了一下，被日本人一刀把头砍掉了。肖兴发(20多岁)，当时躲在树根那边，被日本人发现，隔着一里多远用枪打死。肖兆云(20多岁)，日本人要拉他做事，他不肯，被一枪打死。肖老五(30多岁)，他有一条船，日本人要把他的船拖走，他舍不得船，就跟着日本人，被用刀砍死。本村一位颜姓男子(40多岁)，被日本人拉夫，他不肯，被枪打死。当时村里有个招来的女婿，被拖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侯中福的父亲侯老四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后，尸体还被踢进塘里。村里有一妇女卓X氏，被日本人霸占，有一天日本人把她捆起来，要杀她，她跑，结果被一枪打中胳膊。沙楼门桥那边很多跑反的老百姓被打死。



肖兴荣

我家有三四间草房被烧，当时我们肖姓一门就有20—30户房子被烧。日本人当时抢鸡、鸭、猪，我家的一头猪也被抢走了。

我家叔房姐姐当时13岁，个子长得很高，被日本人看中污辱了，后来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有一位城里来跑反的姑娘，因为手很白，被日本人污辱得直叫，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我的姑妈也被污辱了。

我父亲(20多岁)挑盐到城里去卖，在中华门城门被日本人毒打了一顿，以后腰一直直不起来，40多岁就去世了。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到我家抢了一袋糯米，放在我家门口，结果被另外一个日本兵拿走，第一个日本兵就诬陷是我偷的，要杀我，在我奶奶的求情下，才没有杀我。

殷山矶子那边是个万人坑，在中和一队对面，在那边挖了个坑，平安后把尸体都往那边填，谁埋的我不清楚，当地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万人坑。

9. 谢长明口述

谢长明，男，1934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沙洲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1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1937 年我 3 岁，听我父亲谢荣金（30 多岁）讲，日本人打死中国人，哪里打死就丢哪里，河沿边上都是死尸。日本人抢粮抢草，抓差叫人送，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差，是 1938 年的时候，当时是保甲长来喊的。送粮草到花神庙，路上我父亲挑不动，想歇一歇，被日本人打，用皮带抽，枪杆子捣，被打伤了，后来得了伤寒病，35 岁就去世了。日本人拿人不当人，要打你就打你，要你死就死。小中和村赵德义老婆赵杨氏（30 多岁），见日本人来就害怕，当时躲在河边的莲盆里，想过河，结果被日本人发现，端起枪一枪把她打死，她是我的表大妈。

谢长明

10. 杨长金口述

杨长金，男，1931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25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我今年 75 岁，1937 年时我 6 岁。当时我家门口有两个人被杀，一个叫戚福海（30 多岁），一个叫戚福洲（40 多岁），他们是弟兄两个，就死在友谊桥那边，那里过去是个荒地，后来就埋在那，具体是为什么被杀的我不是很清楚。日本人来就不讲理，走过来就杀人。我的父亲杨如华（30 岁），正月初六，日本人来抓差到安德门，要他带路、喂马，后来被日本人一刺刀砍在头上，他逃回来后，在正月初十，就带着我们兄弟姐妹跑反到江宁，用一个担子挑着我们姊妹三个。我一直记得我父亲头上有条白色长疤，他活到 73 岁才死。我家岳父也被日本人杀了，在梅山那边，我爱人 5 岁就没了父亲。

杨长金

那时候村子里房子被烧的多呢，被烧了十几家，戚福洲家、戚福海家、杨长明家、姓周的家等等，当时人家里面一般一家三间草房，过去叫“鸭屁股房”，中间一个正的，两头是尾巴，叫披子。

受糟蹋的妇女也有，当时戚福洲、戚福海的老婆都被污辱了。

在友谊桥那边戚家坟院，有一个大堆子，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四面八方来的人都埋在那，据讲有几十号人，都是当时日本人杀的，还有毛家坟，在油坊桥那边。

11. 赵福有口述

赵福有，男，1921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建邺区沙洲街道双和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8 日

调 查 人：郑翔、马莉

1937 年时我 16 岁，看到邻居家有一位哑巴姑娘（14—15 岁），看见日本人害怕躲起来，被日本人发现后，要拖她出来，她不肯，被枪打死。我大伯（赵金贵）的老婆，躲在莲盆里，被日本人发现，被一枪打死。我大伯赵金贵（40 多岁）被日本人抓差送鸡，送去以后就没给他回来。（有一次）日本人把刀掉进河里，就叫一个路过的人下去捡，当时冬天，天寒地冻，那人不肯，日本人就用枪逼他下去捡。我在江东门附近看到死了很多人，河里都是血。

赵福有

日本人来后把村里的鸡、鸭、猪全部抢走，还要村里的人送，不送不行，我当时也被抓差送东西，到很晚了才被放回来。当时村里死了几十个人，基本家家房子都被烧，我家当时三间草房也被烧了。

日本人还污辱很多妇女。村子前面有一个大土堆，里面埋了很多（被）日本人屠杀的尸体，当地人都把那里叫“大坟”。

七、下关区调查

向远松口述

向远松，男，192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名士埂 105 号 1—301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5 月

调 查 人：曹荣强、张兴中、范宇容

日本人进南京城时，我 9 岁。我们一家住在宝塔桥董家巷 392 号。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小姐姐躲到宝塔桥的观音庙里。小姐姐长得瘦小，脸上涂上黑灰，装扮成男孩。因为动乱没有吃的，庙里一天还有碗稀饭。哥哥向远高已经工作，在公交汽车公司上班。哥哥有文化，家里有两盒子书（用旧时装肥皂的纸盒装的），他得过天花，是麻子脸。妈妈叫他也躲一躲，“年轻不要让日本人当作是国民兵给抓了”。哥哥说他自己是麻子，谁会把他当为兵，就没有躲到观音庙里。邻居告诉我妈，12 月 14 日看到哥哥在家门口小巷子被日本人抓走。妈妈听讲被抓的人都给关到煤炭港，一两天都杀了。16 日左右我和妈妈去找哥哥尸体，煤炭港铁路边全是尸体，哥哥当时穿的是蓝衣服，妈妈和我翻了很多尸体，我们没有找到。尽管我还小，从那以后我什么都不害怕了。听讲煤炭港原来是个仓库，日本人杀过人就在下面放火烧尸体，很惨。

叔叔和我们一起吃饭，住在和记洋行外厂旁边搭的草房子里。户口在不在一起我不知道。他 39 岁，以卖柴为生，日本人来时他逃到江边，准备过江被日本人追上杀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江边上到处都

向远松

是尸体，估计是顺江水漂走了。

八、栖霞区调查

（一）尧化街道调查

1. 李仁义口述

李仁义，男，192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青田雅居 15 幢 106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5 日

调 查 人：李桂宝

当时村中的房子被烧了一大部分，青壮年的大人们都逃到长江北面（六合县），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我和父母藏在村后小山上自挖的地洞里躲起来，晚上回门前看一看。一天早上大约 10 点钟，我父亲出洞想回家看看动静，被几个日本兵看到，开枪打死，当时我仅 14 岁。

据长辈们讲：骆家民是我们家前门对后门的邻居，他外出割牛草喂牛，被路过的中央军抓差，走到今天尧化镇与燕子矶交界处的太平山脚下的两山洼地中，遇到日本兵，相互打了起来，双方伤亡惨重，好几千人。这一仗，周边上岁数的老人都知道这一事件。听说有一些人还参加清扫战场。骆家民再也没有回来，也无人敢找。

再说吴老四，此人死得最惨，又年轻，才 23 岁。听说他住太平村，到南京来帮人家种菜，被日本兵抓了去，在中央门附近叫大树根的地方和

一些人一起被砍了头，他的头被砍下来时，一下子滚到一个阴沟洞下。

余福诚是我的大舅子，郭士荣、二呆子是邻村太平村的邻居。一开始，被日本人抓去，在我们村前沪宁铁路旁的一个叫丁家山的地方修筑防御工事，余福诚当炊事员，工程完了以后，带到了南京，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据知情人讲，是在南京下关一带被集体枪杀了。

2. 张少富口述

张力富，男，1926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尧化街道吴边社区西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调 查 人：张荣发

村民朱文康当时有 30 多岁，是个农民，家里有两个儿子，朱庭忠和朱庭发，妻子朱张氏，遇害时间是 1937 年 12 月，遇害地点就在栖霞尧化吴边社区（现新港开发区）。

当时有一个班的日本兵（12 人）住在乌龙山地区，巡逻的时候看到朱文康从地里扛着锄头往回家的路上走时，日本兵以为朱文康扛着的是枪，惊恐之下开枪将朱文康打死，由此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惨无人道，把农民当作士兵来枪杀。我当时和被害人住在一个村里，亲眼目睹了惨剧的发生，死者死后被埋在住地山中，现被新港开发区征用。

3. 洪德贵口述

洪德贵，男，1926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尧化街道吴边社红石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调 查 人：张荣发

龚冯氏被害时，她当时 60 多岁，有两个儿子：龚长春和龚光荣，两个孙子：龚明贵、龚明富，丈夫已故。娘家有个兄弟冯叫光复，遇害时间是 1937 年 12 月，被害地点就在六合区龙袍乡西码头村。当时江南（今南京

栖霞)被日军占领以后,江南大部人逃难到今六合区,龚冯氏也随家人逃难到六合娘家避难,在避难途中,被长江上的日本人巡逻军舰发现,被日军军舰炮弹炸死,死后被埋在娘家坟地,目前该地还存在。我当时也随逃难人群亲眼目睹惨剧的发生。龚冯氏的惨死,给家庭亲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同时也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更多的罪行。

赵立荣,当时40多岁,遇害时有一个女儿吴文英,妻子吴朱氏,遇害时间在1937年12月,是在栖霞尧化吴边社区,被日军杀害的。当时赵立荣是走在路上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据目击者说,当时住在乌龙村的一个班日本兵(12人)在一起起哄,看谁的枪法好,拿走在路上的赵立荣作靶子起哄,可见当时日本兵把中国人不当人看。随随便便就打死一名中国人,当时的日本兵是多么地残忍,死者被埋在居住地。

朱恩氏,男,当时60多岁,家里有两个儿子,朱家朝和朱家兴,妻子已故。被害时间是1937年12月。死在栖霞尧化吴边社区。当时有一个班的日本兵(12人)驻在乌龙山地区,到当地老百姓家要粮食。当日本兵到朱恩氏家中要粮食,朱恩氏说家中没有粮食,日本兵不信,后来搜到了粮食,就开枪将朱恩氏打死,由此看到当时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和日本兵的残暴,我和被害人住在一个村子,目睹惨剧的发生。朱恩氏死后被埋在居住地,即现被新港开发区征用。

4. 夏延珍口述

夏延珍,女,1917年12月16日生

调查地点:尧化街道土城头6号

调 查 人:吴桂霞

日本人进攻南京时,我当时21岁,大女儿沈如兰3岁,还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呆子,才1岁,丈夫沈炳森37岁,婆母沈杜氏63岁(属鸡)是个瘫子。

当时,我们一家住在城里肚带营14号王家。那年阴历八月十五航空演习,日军飞机过来了。丈夫沈炳森当时在南京电报局当门房,他跟着电报局的人走了。阴历八月十八,我带着婆母、儿女四人从肚带营搬

回娘家尧化门街(我父亲夏德森,母亲夏吴氏,兄弟夏延禄)。当时娘家有两处住房(前三后两)。我们祖孙三代住进东边一间屋里。

1937年冬天,日本人打南京。人们都跑了。我是先跟老表周易他们一家跑到汤山周易的岳父家。刚到那儿就看到汤山上升起了红球,听说日本兵打来了。我们立即又从汤山好不容易跑回了尧化门,到了家,尧化门街上人几乎都跑光了,我婆母因为是个瘫子,行走不便。在我们到汤山之前,把她背到吴家边我姨娘家里躲难的。回来后,我又把婆母背回尧化门。在尧化门我娘家,把我婆母安置在后面东边屋里。我婆母跪着对我说:"儿呀,你带着孩子们走吧。我是个瘫子,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不走了,你们快走吧,你无论如何也要为沈家留一个根。"我只好与我父母一起把婆母安顿在床上,怕她冷,还为她穿上了一件皮袍子,我的外婆住在吴家边,当时她说你们走了,我来给她送饭吃。当时,我就带着儿女三人离开了尧化门,那天是冬月初五,还是初六,我记不清了。先是到了太平门,城门关了,不让进城,我带着孩子跑到和平门,城门中的中央兵说:"日本人要的就是南京,现在城里人都往城外跑,你们还想往城里跑,不是送死呀,快过江,过了江就没事了。马上就要封江了,你们快走。"我只好又带着孩子连夜往黄鳝尾子跑。黄鳝尾子当时是渡口,到了那里还有好几个人也是要过江,摆船的说要一块钱一个人,我说我有,就给了他一块钱,他把我们送过了江。我们住在水里埂的一个孵小鸡小鸭的孵坊里,找到了我父母亲他们,当天夜里,江那边南京城烧起来了,烧红了半个天,好多人都在大埂上哭了起来。

我外婆在我们走后,第二天烧了饭,特意烧了些干饭,趁天未亮赶早到了尧化门给我婆母吃的。第二天我外婆又烧了饭,也是趁天没亮赶紧早送来时就找不到我婆母了,只是前进的房子烧了,后进的房子屋顶被掀掉了,前沿墙靠东边的那一间倒掉了,床也没有了,她找到天大亮了,她才在屋后的茅坑处,茅坑被一张席子盖着,掀开席子一角,只见我婆母被扔在茅坑里,浮在最上面,头上、身上都是血,当时是被日本兵在仙鹤山上架大炮轰尧化门时,炮弹把婆家后房子的顶揭掉了,房子的前沿墙炸掉了,把我婆母炸死在房子里,后被日军扔到茅坑里。隔了没两天,我父亲因受不了孵坑里的臭味,便和我母亲先跑回尧化门。到了家,只见

房子烧掉了，后进的两间房顶掀掉，前沿墙倒掉了。我婆母被扔在后面的茅坑里，头上、身上都是血，头发都粘在一起，当时这个茅坑里还被扔了九个中央兵，我婆母是扔在最上面的。我父母二人便在尧化门街上找了一块门板，把我婆母抬到土城头我娘家祖坟山边的皮匠老二葛有海住的房子边的二条战壕里埋了，那九个中央兵的尸体也被我父母二人捞起来抬到铁路边扔到铁路边的小沟里。每想起那个时期，我就非常伤心，日本子鬼真是太惨无人道了，打死了中国那么多人，就连这个瘫子老太也不放过，真是太残忍了。

（二）栖霞街道调查

5. 纪跃发口述

纪跃发，男，1917 年 11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街 107 号 2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4 日

调 查 人：孙长贵

纪跃发老人

纪跃发老人（左）与调查者在一起

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我已20岁。祖祖辈辈都住在栖霞街上。抗日中央军败下来时，日本人从上海方向追过来，一直追到了南京。他们有的乘船，有的乘飞机。那年冬天的一天中午，日本人的兵舰、飞机进驻南京。因栖霞街临近长江，日本人就住在栖霞街上。日本人到处查找中央军，见到中央军就杀，住过中央军的房子就要被烧掉。老百姓非常害怕，都到栖霞寺避难，我们全家也到了栖霞寺难民所。当时，我祖父已经60多岁了，老人舍不得老房子，就留在家里看房子。在我们家里住的20多个中央军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祖父因为年老体弱，满头白发才得以幸免。九乡河的水坝上100多名中央军也都被日本人打死了。苏姓一家两间楼房也被日本人烧了。听讲，当时有十几个青年(非军人)被日本人杀害了。在难民所里，我亲眼看到两名妇女被日本鬼子奸淫。日本鬼子还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比赛枪法，我亲眼看到一名妇女在逃跑时，被日本鬼子当活靶子打死。

日本人攻入南京时，将老百姓的房屋整片整片地全部烧掉，东山镇的一片竹林和房屋被烧时，一片火海，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竹子被烧时发出的“啪啪”声。日本兵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猪、羊、牛、鸡、鸭，他们用枪把老百姓的牲畜打死后，只要腿肉，其他的就不要了。

6. 王利民口述

王利民，男，1926年10月18日生

调查地点：红梅村中一组

调 查 人：孙长贵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6日

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我11岁。记得那年冬天，天很冷，听大人说日本人要打到南京了，我们都很害怕，外出时都格外小心。记得那天我和几个伙伴到外面玩，只见远处飞来6架飞机。在此之前，我们都没见过飞机，感到很好奇，也很害怕。正仰面看时，只听到几声轰隆隆巨响，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可能把栖霞寺的塔尖误以为是炮台了，就进行轰炸。从响声判断他们当时在栖霞寺附近丢了5颗炸弹。实际上他们一

王利民

共丢了 6 颗，炸了 5 颗，还有 1 颗没炸（哑弹）。这颗哑弹在靠近江南厂的栖霞山半山腰，解放后才被挖出来。

日本人杀中央军，后来杀红了眼，连老百姓也杀。他们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开始大屠杀的。我亲眼看到家住李家岗的刘正强躲到防空洞里还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上梅墓的竺冯氏为了躲日本人的强暴，被日本鬼子当作活靶子打死了。陈家三姑娘，当时 22 岁，遭到三个日本鬼子轮奸，后来又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从上梅墓、中梅墓到下梅墓所有的草房都被烧掉了，这些房屋被烧时就像一条火龙，火光冲天，老远都能看到。本村的刘

王利民老人（左）与调查者在一起

正龙和我一起躲在栖霞寺的难民区里，看到自己家被烧了，两个人都哭了。日本人那天晚上从我们村经过的，父亲王德祯被日本人抓去做夫子，挑东西，过了40天才冒死逃回来了。

江南厂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摄山建的水泥厂，设备是从德国和丹麦购买的，日本进中国时，设备款还没有付清。德国人出于保护本国在华利益的目的，在江南厂搞了难民保护区，也救了不少人。

7. 潘洪亮口述

王利民，男，1929年10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摄山星城观梅苑11—106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1日

调 查 人：孙长贵

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我9岁，有的事还不太懂。我家住在江南厂附近的沾墅村（解放后改为工农村，现更名为摄山村）。当时家里7口人，我在家里是老小，老摄山一带住着国民党的部队。1937年12月份，日本人就到了南京，日本人来时有的乘轮船，有的乘飞机，在栖霞山附近还投了几颗炸弹，他们害怕山上有炮台。日本人打抗日中央军，在漳桥电灌站附近，中央军死了有100多人，老百姓都逃到江南厂难民区里了。有一天，我和5个小伙伴跑出去玩，还拣了不少子弹。漳桥那边少了不少房子，摄山镇东部有一个小学的房子

潘洪亮（左）

全被日本人烧了。1938年春天，日本人在李家岗一次就杀死了20多个青年，当时有汉奸告密，说这些青年非法聚会。日本人把这些青年杀死后，还用刺刀捅，将尸体用刀挑到水塘里，整个水塘里的水都被染红了。在梅墓一带还打死了好多条牛，日本人将牛的腿肉拿走后，剩下的就不要了。我三舅家住在南京城里，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同族爷爷辈的潘明喜被日本人抓到龙潭采石站，被日本人用石头砸死了。日本人杀人、放火，见到妇女就强奸。叔伯嫂子潘郭氏遭到日本人强奸，漳桥的曹氏姑娘被8个日本人轮奸致死。李家岗姓李的一个人被日本人刺了七八刀没有死，逃跑后又被打了一枪，最终还是活下来了。日本鬼子每到一处，都要找花姑娘，连幼女、妇女都不放过。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强奸了一个妇女，当时我还小，还不太懂这些。如果哪个敢反抗或者不从，就要被刺刀活活刺死。邻村的一个12岁幼女也惨遭日本人的强奸。

唉，当时汉奸太多，就一个摄山镇就有十几个汉奸，帮助日本人到处抢老百姓的牲口、粮食等。

江南厂是中国人办的厂，后来德国人在江南厂搞了个难民区，救了不少人。平定下来以后，日本人也把江南厂霸占了。汪精卫是个大汉奸。汪伪政府帮日本人打新四军、八路军。当时我们把跟日本人做事的汉奸叫作二鬼子。国民党军队的营房在乌龙山，在乌龙山附近的老百姓死了不少。大一点的孩子都不敢出门，我最调皮，经常跑出去玩，亲眼看到漳桥那里一下子就死了100多号人，都是国民党兵。

（三）龙潭街道调查

8. 王潮钦口述

王潮钦，男，1922年9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龙潭街道宣闸村湾子组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6日

调 查 人：王义军、朱军

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当时我才16岁，我家住在马路边。当时我们这里不是侵略重点。日本军是从汤山过来的，占领龙潭车站，到我们村上来的日本人都是从龙潭车站、水泥厂方向过来的，三三两两的，过来要鸡，要猪，要花姑娘。当时龙潭有维持会，维护日本人的，会长叫朱文执。我看见日本军暴行正好是冬天，当时为了防止日本人过来，就到处放水，看不到路，一浪白，日本人来的时候要盆才能渡过来。当时地方上有个无赖，吃鸦片的，带着日本人到处要东西，我们村上的日本人是罗庄人用盆渡过来的。我们村前面是高家村，有两个南京人到高家村来避难的，一个是姑娘，一个是小妇女，躲在亲戚家中，从门缝中伸出头来望的，被日本人看到了，就到处在村里找大盆，先没有找到，日本人就打人，最后找到了一个大盆，划了过去，把两个姑娘给抓了过来。当时我家只有几间破草房，我三叔家也只有两间破草房，日本人就一个在我家，一个在我三叔叔家，把这两个姑娘给强奸了。两个女的被强奸后，跑出来，嚎啕大哭，日本人说你们两个再哭就打死你们，两个女的吓得不敢再哭了，捂着脸跑回亲戚家里去了。这几个日本人强奸那两个女的后，没有走，还满村找鸡、找鸭，因为当时穷，没有鸡和鸭，日本人找不到，最后看见一条狗，把狗给打死了，带跑了。因为我当时小，很害怕，当时特别是青少年被日本人抓到后，都要看一看是不是支那军。之后，我就躲到我姐姐家去了，我姐姐家住在花葛荡，来往都是用木盆和船。当时八段村的人用木盆把几个日本人渡过来的，我们当时躲在墙的夹缝里，当时村里有个大祠堂，有40多个人躲在里面，有男有女。日本人抓到其中两个女的，有一个女的还是乡长老婆，日本人当着大家的面就把她们强奸了。之后，几个日本人还比赛打鸭子，打了十几枪，就只打到一只鸭子。

9. 王道林口述

王道林，男，1920年12月15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龙潭街道宣闸村沟里组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6日

调 查 人：王义军、朱军

我今年87岁了，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是时候，我才19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日本人是从三江口和水泥厂两个方向来的。那时，我们这里没有水泥路、石子路，都是土路，而且到处都有水，根本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水，日本人骑着马就根本不敢走，就要求当地的老百姓用盆渡他们，一张盆就坐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撑盆的老百姓。日本人每次下来就是要找花姑娘和抢东西。我当时个子矮，像个小孩，而且又有病、很瘦，日本人就没对我怎样，只要求我们用木盆渡他们，面对这种情况，家里人都怕日本人杀害我，就让我听日本人的话，用盆把日本人渡过来。我当时是挺麻木的，不知道情况，就听从家人的话，用盆渡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叫王道茂的，家里兄弟三人，姊妹七个，是个裁缝，身穿驼绒袍子，他有个母亲，是个瞎子。日本人来的时候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他一边向日本人作揖，一边向后退，退到门槛的时候，日本人向他胸前开了一枪，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可怜王道茂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死在自己家门口，死得不明不白。王道茂死后是用门板搭走的，埋在烂泥中。另外，我还记得，还是那一天，高道生的两个妹妹，一个还是小姑娘，日本人见有花姑娘，哪能放过，就要去抓。当时中间隔着一个大水塘，日本人就命村上人找大木盆，先说没有，日本人就打人，后来找到了一个大盆渡过去，把两个姑娘给抓过来，就在两家人家里给强奸了。

10. 孙有和口述

孙有和，男，1915年6月17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龙潭街道三官村义东组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7日

调 查 人：王义军、朱军

日本人来中国的那年，我23岁，在南京下关做木匠，给日本人干活。那时给日本人做事很苦，吃的、睡的很差，还被日本人不当人待。一天，日本人发现工地上有人偷铁钉子，到工地上，就把我们一群人带上车盘问，问的时候，当时有个人慌了神，转身就跑，这一跑，身上偷的铁钉就全掉了下来，日本人一看，上去就一把抓住，举起枪托就没命地往死里打。

我当时一看，苗头不对，就拔腿跑，几个日本人见我跑就在后面追我，跑着跑着，我遇到了一条小河，我一下子跳下去，日本人对我开了一枪，子弹从我的胸前打过去，幸好没有打到我，我算命大，拣了一条命。过了河，我躲在日本人砌的厕所里，由于日本砌的厕所多，一大排，我就躲在其中一个里面，当时天又黑了，日本人来回找了几遍，始终没有找到我，就叽里哇啦地走了。后来，我一个人趁着天黑，偷偷地从工地上跑了出来，来到下关，找了个黄包车把我送回了家。回来以后大病一场，在家睡了三四个月，以后才慢慢好转。

11. 徐宝珍口述

徐宝珍，女，1925 年 6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龙潭街道宣闸八段村 50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6 日

调 查 人：王义军、朱军

我今年 83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 12 岁，还小，但有些事情还是能记得了。当年，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时，那是什么坏事都做绝了，我们是怕死日本人了。当时日本人是从汤山、下蜀方面过来的，他们先是在山里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做。而且还杀了一大批人。我们圩里人害怕日本军来，就早早放潮水进来，当时想用潮水阻止日本人，但是没有做到，日本人在山里抢完之后，就到我们圩里。圩上的人是用木盆把日本人送进来的。日本人进来之后，就是要鸡，要鸭，要花姑娘，要不到就打人、杀人。我有一个嫡亲表哥叫徐恒发，当时 30 多岁，日本人把他抓到了，让他跪在那里，要砍他的头。村里许多人去求情，求不下来，最后，还是被日本人一刀刺进胸口，给刺死了。我还亲自看到，在下蜀仓头，有一户人家叫杨二，父子三人开了一个小店。日本人来了，他们三人舍不得小店，就没有走，被日本人抓到了，问他们要花姑娘，他们说没有，日本人就叫他们自己先挖了一个大坑，挖好后，就把父子三人推进坑里给活埋了。当时真惨啊！还有一个孙庄的人，叫徐震山，他把村上的花姑娘都藏在墙的夹缝里，他被日本人抓到后，日本人还是问他要花姑娘，他说没有，

当场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本人头一次来是冬月二十六，我还记得，以后几年，日本人都是这样，直到投降。

（四）马群街道调查

12. 吴桂英口述

吴桂英女 1924 年 9 月 9 日生

调查地点：大庄社区大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杨书贵

1937 年 12 月的一天上午，天气特别寒冷，当时日本部队有 100 多个鬼子进入马群大庄村。鬼子还未到村头时，村上大多数的村民有的已提前转移到紫金山，有的向栖霞方向跑。这时，我家里就我和我的婆婆谭张氏俩人还在家里收拾棉衣、棉被和粮食，这时村上的狗叫着不停，还听到两声枪响，我的婆婆谭张氏说日本鬼子进村了，叫我赶快先跑，我讲一起走，她说来不及了，我跑比你快，说着给我一小包捆好的衣服，把我推出门。我跑了不到半里路，实在没有力气就靠在水沟草边，村子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知道村子的房子被烧。而我的婆婆没有来得及逃走，被鬼子用绳子捆着，押到栖霞已到中午时分，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事后到栖霞去料理我婆婆的后事，现场惨不忍睹，几十个人倒在了一起，有年轻的妇女一丝不挂倒在血泊中，还有吃奶的孩子与母亲死在一起，有好多家都无人来收尸。回忆起当时没有和婆婆一道逃走，我活着，她却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我今年 82 岁，一想起婆婆的死，在我一生中都无法抹去对小日本侵华的仇恨。

13. 吴金林口述

吴金林，男，1930 年 12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吴金林在狮子坝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1 日
调 查 人:吴云飞、胡金城、徐宁斌

1937 年 12 月份,当时是个雨雪天气,那是我才 8 岁,我看日本人在江宁麒麟镇泉水村屠杀村民悲惨的一幕。我的家就是现在居住的地方——马群街道狮子坝村,1937 年 12 月初,听说小日本就要快到马群了,狮子坝村所有人都在跑反,我家和邻居吴晓双两家带着衣服、粮食跑到江宁麒麟镇泉水村一房东家一间小房里居住,村上有的跑到江宁的青龙山脚下,有的到栖霞寺难民区。我们在江宁麒麟镇泉水村仅居住了三天,因消息不灵,日本兵就悄悄进攻到了泉水,并与中央军在一个山头打仗,中央军撤走后,日本鬼子就杀进了泉水村。村里的人来不及跑了,家家只有关门,我父亲吴广鑫用木棍撑着门,人都躲在家里。日本人到村里见不到村民,挨家砸门,挨家搜查,搜到年轻人就拖出去就枪毙。当时日本人搜到我家,就把我父亲吴广鑫、叔叔吴广发、吴广宏和邻居吴小双捆着拖到了田埂上,一共有 7 个年青人站成一排,被一个小日本用枪射击,穿了"糖葫芦"。我大叔吴广发、邻居吴小双当场死亡。二叔吴广宏听到枪响受惊吓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随后,小日本在他的大腿上砍了两刀,当时未死。我父亲被子弹打中了小肚子,未被小日本发现他还活着。日本人见 7 人全部倒下,掉过头就离开了现场。我家人把我父亲和二叔吴广宏抬至青龙山的一个和尚庙里养伤,家里人不知要对伤者禁食,我父亲在第三天就死在庙里。二叔吴广宏因腿上的刀伤极度腐烂、发烧,在无药医治的情况下一周后死亡。在料理完后事,我们回到泉水村,整个村庄房屋已被日本人全部烧毁,村庄无一人居住,又没有吃的,就到栖霞寺难民区住了下来,难民区有两三万人,一天有两顿稀饭供应。因难民人数太多,最后两顿稀饭的也供应不了,吃不饱。而且难民人人都得了皮肤病,还传染,经常死人,我们也得了皮肤病。直到 1939 年的春天回到马群的狮子坝村,这里的房子也是一堆废墟,无家可归,就在狮子坝丁家山砍松树搭棚子住了下来。

14. 黄明金口述

黄明金，男，1923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芝嘉花园 11 幢 1 单元 3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葛华勇、胡金城、徐宁斌

我家在 1937 年的冬季跑反，那年我已 15 岁，我家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一家四人，从家到栖霞滑子口又转到江北六合住的。没有其他吃的，以光麦面为主食。在六合时，我弟弟和妹妹出水痘，发高烧，小妹妹差一点死掉，有一个邻居用草药治好她的水痘。为感恩就将小妹妹给他家做童养媳。那家收养了 4 个月不到，说这孩子有病不收养了，我父亲又把小妹领回了。有一次小妹睡觉从床上掉下来，不知从哪儿来的硫酸在床肚下，被弄倒了泼在了自己头上，被硫酸活活地烧死了。在 12 月份，父亲带我和弟弟离开这伤心地方，跑到栖霞寺难民区住下来，打听我奶奶、叔叔、婶婶在什么地方。栖霞寺难民区有我们黄庄人，村上的人告诉我说："在阴历初八早上，日本人杀到黄庄，你的奶奶，二个叔叔，婶婶来不及走，4 个人全被杀害一堆。大约杀害的第十天，有人路过黄庄来报信，大家又找不到你们，村上回去两个人收的尸体，收尸时，尸体已开始腐烂不成样子，就在村边埋了。现在回去没有用了，村里所有的房子全部烧光。"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俩人回到黄庄埋葬我奶奶、二个叔叔、婶婶的地点，4 座新坟城一字排列，哪个坟属于哪个人的都不知道。后来在栖霞寺难民区又住了住了整 5 个月的时间，待马群这边稳定了才回到黄庄。

当时日本鬼子来到黄庄村烧杀抢掠，村民都逃走了，没来及逃走的村民张黄氏、黄文宝、黄文书被枪击致死，黄明和的妻子被火烧致死，村民周马氏被殴打致死。

15. 张石林口述

张石林，男，1923 年 5 月 22 日生

调查地点：张石林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葛华勇、胡金城、徐宁斌

1937 年 12 月份的阴历初八晚上,是个雨雪天气,我家当时正在吃晚饭,听到枪声不断,全家人都出来了,全村的人都集中到村中央,看到玄武门方向火光冲天,接着玄武门街上的人跑到我村说,不好了,日本人和中央军打起来了,可能马上要打到这里,赶快跑! 各人都回家准备要带的东西,我喊爷爷奶奶赶快走,怎么劝说死活也不肯,还说我们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土生土长的不能死在外头。实在没办法,只好把邻居年龄大的老人喊来劝说,到后来老人都不肯走,最后商量把不肯走的老人集中在一起相互照应。我们连夜走到栖霞的东阳,在东阳的第二天有人报信,大庄的老人死了不少,赶快收尸。我和村上死者家属 7 个人回到村上,看到所有的草房全部烧光,仅有二间瓦房存在,走到村中央一棵老桦树跟前惊呆了,没有走的老人全部被枪杀在一起。收尸时,有我的爷爷张前松、奶奶张孙氏、大爷爷的妻子张张氏、邻居马黄氏、张前兴,还有张石荣的爷爷(名字记不清)一共 6 个老人。死去的老人中,最大的 72 岁,最小的 54 岁。料理完后事,后来我们在东阳住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因无吃的,就到了栖霞寺难民区又住了整两个月,待马群这边稳定后才回到大庄的。

16. 李广金口述

李广金,男,1922 年 2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李广金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1 日

调 查 人:李十香、胡金城、徐宁斌

记得在 1937 年 12 月份,天气很冷,当时,百水村只有 8 户人家,听说日本人快要到我们村了,村里所有人都在忙着跑反,8 户人家带着衣服、粮食跑到了江宁县的窦村和庄村两个村庄居住,我家和邻居杨九生两家住在窦村,在此,仅住 4 天,国民党的部队也到了这里。

每天日本的飞机在江宁一带上空找到目标就轰炸，有时一天，日本派出两三批七八架飞机对地面进行轰炸，无法安生。为了生存，在窦村住下去，村民们开挖地洞，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就躲到地洞里去。邻居杨九生有一天见到飞机没有来得及躲进地洞，被日本飞机丢下的炸弹炸死在窦村的村头。而姚王氏、黄袁氏两家住在庄村，有一天她俩（都是怀孕的妇女）回到百水桥村自己的家取点米和衣服，刚刚走到百水村村口就被日本人发现了，被鬼子枪杀，两人当场死亡。日军用汽油倒在了姚王氏、黄袁氏的尸体上进行焚烧，她两家的人回来收尸时，很难认出自家人的尸体。在窦村居住，由于国民党部队对日本飞机进行炮轰，日本飞机来的次数更多，轰炸的面积更大。无法在窦村呆下去了，我家从窦村搬到江宁的青龙山，山上没有房子，搭一个小棚子，挡不住风寒，晚上经常还有狼叫，没办法又搬到江宁麒麟镇泉水居住，日本兵又进攻到了泉水村。我无处可走，随后想回百水桥，但日本部队就住在百水桥。我不敢回家，实际上也无家可归，村里的房子全被日本人烧光了，只好借住在马群牛王庙亲戚家，在1939年的春天才回到现住地。

（五）迈皋桥街道调查

17. 张成和口述

张成和，男，1933年3月15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32号1幢207室

调查时间：2007年5月

调 查 人：郭智玲

我属鸡，1933年农历正月十七出生在南京北郊五班村。一个30余户的农村。我出生后数月，父亲便因贫病交加离开人世，不久，一个大姐也病亡。还有一个1924年生的二姐送给六班村的一户潘姓人家做童养

媳，一个 1926 年生的聋哑哥哥到娘舅家做童工“独立”生活。在丧夫亡女期间，妈妈一人实在无力抚养我时，窑上村姑妈领养我半年。作为无耕地、农具，又无主要劳动力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成为村上最贫困，最凄苦的人家。

我母亲 1896 年出生在联珠村上中农家庭。据我姑妈讲，我父亲有兄弟五人，两个姐妹。家庭不富裕，有的抽大烟蹲班房，有的做过门女婿出去了，只留下二房、三房两家。我父亲排行老三，最本份，在联珠村史家做帮工，被我母亲相中。起初家人反对，后来还是嫁到张家，改名为张史氏。

母亲信佛，特别相信命运。常说命不好，不与任何人争长论短。有了儿女后，认为是她的延续，是她的来生，要为他们修个好福祉。对一些传统习俗“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等信守不移。妈妈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常常教导我们：多想别人好处，少说他人不是。她还常说，敬人几分不吃亏，伸手不打笑脸人，有理也要让三分。企盼靠自己劳动吃饭，甚至说有病也不能白吃药。其诚善与随和得到村邻们的尊重。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很大影响。首先，她得到不少村邻的敬重，特别是同辈人都喜欢与她往来，农忙时愿找其帮工，我也跟着有顿饭吃；其次，姑妈回娘家，总落脚在我们这个穷家，而不去二房，并协助妈妈；第三，过年过节娘家总要资助些食品，帮我们捱过年关；第四，对我这个缺吃少穿孩童，妈妈常把亲邻送的衣服，洗补好让我穿，还念道：“笑脏不笑破。”特别是寒冬，就用破布绳带，把我捆得严严实实，以防受冻。到 1933 年初，我出生时母亲才 37 岁，为了儿女而挣扎在衣食无着的悲惨岁月里，以后还患过“黄病”不能食盐。我更是骨瘦如柴，被不少人称是长不大的“毛娃”。

1937 年 12 月，我还不到 6 岁，日寇铁蹄践踏到了古都金陵。在日军杀人不眨眼的日子里。母亲背着我，跟着部分老弱村民，躲进附近丘陵丛林中，逃过生死一劫。这期间，我曾伏在妈妈背上，偷偷回过村里几次，见到路旁、塘边、田头都有尸体横卧。村里瓦房、草房，大多被烧成废墟。好些房屋成了残垣断壁。景像十分恐惧，甚至狗听到枪声或有鬼子远远路过，也乖巧地躲藏在隐蔽处，不再狂叫。

1938 年春稍事平静后，逃难的村民陆续返回，收拾残垣断壁，种田种

菜谋生。我家草房早已被化成灰烬。在未正式返回"家"的不少妇孺老幼,就在村傍后山坡挖坑支锅度日。有一天上午,几个荷枪鬼子,巡逻到村后山坡处,拉了几位妇女,包括我母亲在内。妈妈抱着我被迫回到村里,在一个胡姓大房被烧后的破墙内,鬼子凶恶地用带刺刀的枪,顶着我们母子,让母亲必须把我放下。可怜妈妈无奈,只好把我丢在一边,我也害怕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更不敢哭。母亲还有其他几位同胞姐妹都被强暴了。鬼子走了,妈妈搂起我抽泣了许久。这不仅是妇女受辱,更是民族深仇大恨。另一次妈妈搂我痛哭,是在我 10 岁时,说我命苦,10 岁了,还没穿过新衣……

18. 杨潘氏口述

杨潘氏,女,1925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 212 号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洪玲

1937 年 12 月,日本人来南京的那时候,我当时还小,才 12 岁。我在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当时家里有丈夫的奶奶、老婆婆、老公公,住在渡江采石场对面的道埂上,现在属于燕子矶街道。日本人来时,我老婆婆、老公公带着我丈夫跑到江北,把我和奶奶留下来没有带走。

有一天听其他人讲,在上元门那里,有中央军驻扎过的地方丢下来不少生活物品,有衣服、被子、肥皂、袜子和火腿、面粉等,都是中央军和日本兵打仗时慌乱时留下的,我就一人跑去捡。当我走到上元门的一个小山洼时,看见有两队日本兵,我立刻躲在山洼里,看到日本兵把中央军用绳子拴起来,一个连一个地串成两排,每排有五六米长。然后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中央军的身上,点火烧,烧的时候我不敢看了,吓跑了,我就听见身后惨叫声一片,有人在拼命地喊救命。

虽然日本人在江边杀人的时候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我到江边发现有几十个人的尸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都是日本人用刀砍的,路边的壕沟里都是尸体,还有狗在吃尸体上肉,场面好惨啊。

我记得还有一次，日本人来的时候，两个中央军躲在我们村后，我们村上有一个修锅的想讨好日本人，就用手指指后面，告诉日本人中央军躲在后面，随后我就听见了有人喊救命，日本人开枪把那名中央军打死了，真是可怜啊。

我还记得还有一次，一个女中央军在逃跑的时候把我的一件棉衣拿走了，乔妆打扮成村民的模样出村。

19. 夏秀英口述

夏秀英，女，1925 年 3 月 24 日生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 29 号 3 栋 303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方华

日本人来南京时我当时 12 岁左右，家里有父母、弟弟。有一个哥哥已经淹死了，全家去安徽避难的时候母亲还生了个妹妹。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迈皋桥街上，战乱爆发后我们跑到了安徽河洲去避难，父亲由于舍不得房子没有走，日本人来时他躲在地洞里，但还是被日本人抓到了。鬼子当时正缺劳工，看见我父亲满手老茧，就把父亲抓走做劳工了。父亲被抓前把衣服和一些钱留下来，本来准备交给邻居武大妈带给我母亲的，但是被当地的土匪抢走了。我记得我父亲 45 岁左右，眼睛不大好，开豆腐店的，别人都叫他夏毛子。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我父亲。

在安徽住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听说父亲被抓走了，便带着我们很快从安徽回来了。为了维持生活，母亲在迈皋桥街上也开始磨起了豆腐。本想能过上平静的生活，谁料到不幸很快降临到我们头上。有一天早晨，日本兵又闯到了迈皋桥街上，我弟弟小马在门口吃早饭，旁边还有另外两个人，日本兵冲过来就开了枪，可怜我那弟弟小马，当即被打中头部身亡，另两人被打中膀子跑了。我和母亲躲在墙的夹层里大气也不敢出，我那可怜的弟弟小马不过才 9 岁，就惨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这些日本人真是禽兽不如，连孩子也不放过。我和母亲把弟弟的尸体掩埋在我们

住的附近，后来坟也找不到了。从此以后我和母亲就相依为命，在露天卖起了豆腐，每当想起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们还是悲痛欲绝。

20. 曹洪炳口述

曹洪炳，男，191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进取村 153 号 4 幢 103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9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卢红兵

日本人入侵南京的时候，我已经 24 岁，家里有父母、爷爷、奶奶、三个伯伯及大妈，当时全家住在亲爱村中庄那个地方（即现在的奋斗五队）。

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到六合的小百渡（音）避难去了，在逃难途中，我亲眼看见了日本人残害我叔叔曹启河的全过程。那天我叔叔曹启河先跑，遇到了一队日本兵，日本兵示意让他们回去，等他们掉头走的时候，日本兵竟然残忍地开了枪，我叔叔曹启河和那些可怜的村民当即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和家人躲在旁边，看见这幕惨剧，吓得飞快地跑了，连尸体也不敢去收。我还有个叔叔叫曹启寿，那年 40 多岁，是个先天性失明的盲人。他还有个儿子当时在城里学机织，我叔叔不愿意逃跑避难，他认为日本人不会杀害一个瞎子。后来听我父母说，日本人攻进村子后，把没有逃跑的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弱病残都抓了起来，然后带到了尧化小学的操场上（现在的烷基苯厂宿舍区那里），日本人残忍地用大刀把抓来的中国人全都砍死了。等日本人走后，有人报信给我父亲说我叔叔死了，我父亲就从江北偷偷地回来和邻居去收尸，发现日本人把我叔叔的头都砍了下来。于是用木板将我叔叔的尸体抬走，掩埋在尖山那一带，后迁坟到老山（兴卫公墓东面）。

我们在六合一户叫杨五兔的人家里生活了约半年后，我们全家从六合回来了。后来我在尧化街上学了理发，东躲西藏地拎个包到处给人理发，才得以幸存下来。当时日本人投降后，我还在小岗下给日本人理过发。

21. 夏文华口述

夏文华，男，1925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兴卫村 16—2 号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徐正斌

日本人攻入南京的时候，我刚满 5 岁，家里有父母、6 个兄弟姐妹，我父亲名叫夏永兴，当时 40 岁左右，我们全家住在合作村（现兴都花园的对面）的两间茅草房里。

日本人一来，我们全家都跑到了六合沙家桥的码头附近去避难，住在别人的家里，一家人挤了半间屋子，都睡在地上。有一天晚上，听见有人喊“日本人来了”，我们家人和所有的村民都往房子后面的竹园里躲。日本人来了，用机关枪往竹园里扫，我父亲的左臂中了枪，日本人走了后，我们才敢出来。父亲就在伤口上敷了草药，用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用来止血，但当时子弹头没有取出来。

在六合生活了一个多月我们全家回来了，从燕子矶一直走到兴卫，一路上看见许多死尸，大多数房子都被日本人烧了，还剩下曾经当过保长的徐明旺和王连成家的瓦房没被烧。后来我们全家在兴卫重新生活，父亲做了厨师生意，在燕子矶那里通过一个姓王的熟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住在蒋王庙那里名叫蒋道全的医生，蒋医生帮我父亲把残留在左膀内的子弹硬是给挖出来了。但是我父亲膀子每逢阴雨天都疼痛难忍，所有的苦难都是让日本人给害的。

22. 范朝臣口述

范朝臣，男，1930 年 11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 5 号 1 幢 407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1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曹祥梅

日本人入侵南京时，我们全家跑到江北沙洲桥去避难，在那里靠打

鱼为生。

日本人进村后，实行“三光”政策，真是无恶不作。我隔壁家有个姓周的老太太当时留下来看门没有走，那天日本人正准备开饭，周老太独自一人倒马桶去，日本人对周老太吆喝她也听不懂，日本人见周老太不理他们，上前就用刺刀把周老太刺死了。

还听说日本人在下关上元门那里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在江边上，日本人让好多中央军和老百姓站成几排，然后用机枪开始对着人群扫射，还有的日本人在江面上开着汽艇巡逻，架着机枪对岸上的中国人进行扫射，那时候尸体堆得很高，真的好凄惨啊！

我们在江北住了一年多回来了，发现原来的两间草房被烧光了，就暂时住在了亲戚家。有一次我在河的对面看见两个日本人在追一个30多岁的妇女，那名妇女用锅灰把脸抹黑了，妇女直往家跑，两个日本人追进去之后把那名妇女强奸了。

在回来半年后的秋天，我在河的对面看见日本人抓住了一个用黑布条蒙住眼睛的中国人，听说被抓的中国人叫汪明生，是个地下党，日本人调查出来之后把他抓走了。汪明生之后再也没回来过，他的妻子后来无依无靠，先是住在燕子矶二台洞，后来去了燕子矶观音阁出家当尼姑了，到现在还在世。

23. 黄秀凤口述

黄秀凤，女，1935年2月13日生；黄永成，男，1937年5月19日生

调查时间：2006年6月9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曹祥梅

日本鬼子入侵南京那一年，我才3岁，家里有奶奶、父母、两个姐姐，弟弟，全家住在现在的晓庄一带。

日本人快打来的时候，我父母把我送到了傅家桥的外公、外婆家。父母带着二姐和弟弟避难去了六合，奶奶黄郎氏和大姐黄腊红没有走，留下来看门。日本鬼子进村之后，杀人不眨眼，我奶奶遇到日本兵后，扭头就跑，没跑多远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我大姐黄腊红当时才8岁，她当

时吓得哭了起来，日本鬼子毫无人性，对着我那幼小的大姐也开了枪。日本鬼子也去了傅家桥，当时我和外公、外婆在村里悄悄地躲了起来，他们就放火把我们住的三间草房给烧了。

后来我们邻居跑到六合把噩耗告诉了我家里，我父亲很快赶回来收尸，用一个木质的衣橱把奶奶和大姐的尸体放在一起，掩埋在回子山，后迁坟到铁石岗(燕子矶一带)。

24. 樊兆洪口述

樊兆洪，男，1929 年 11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 2—1 号 1 幢 504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曹祥梅

日本人入侵南京时我已经快 10 岁了，当时家里有爷爷、父母，还有一个大伯。我们全家住在白下路 74 号，父亲在内桥七里街(靠中华路)那里开了一间豆腐店。祖上留了两间瓦房，我们和大伯家各一间。我是樊家带过来养的，我本是姓潘。

日本人进城后，我们全家就去江北避难了。两个多月之后回来了，我们的房子让大伯卖了，我们就在模范马路那里租了一间房子继续开豆腐店。回来后发现日本人还在伤天害理，无恶不作。有一次，我和父亲在下关惠民桥那里卖豆腐时，看见一伙日本兵在追一名 20 多岁的中国妇女，强行把那名妇女拖到一间房子里轮奸了，之后竟用刺刀将妇女残忍地刺死了，真是惨无人道。

还有一次，我本家的哥哥潘民权，当时才二十几岁，他在鱼市街的老同仁菜场做豆腐生意的时候，一伙日本兵横行霸道，把我哥哥和另外的几个老百姓给强行抓差走了去给日本人做豆腐，听说是抓到了江西九江。哥哥在九江安家落户了，后来和我哥哥通过信，哥哥告诉我同去的好几个人都被鬼子打死了。

25. 曹慧萍口述

曹慧萍，女，1922 年 11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 2—1 号 1 幢 106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0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曹祥梅

日本鬼子来南京那年我已经 13 岁了，家里有父母、哥哥、嫂子、姐姐。我们全家住在七里街红花地，有三间草房。

日本人一进城，我们全家就去了丹徒十九里湖避难，当时我有个大伯叫叶首富也跟我们一块走的。过了个把月我们回来了，我还是打扮成一个男孩的样子才敢回来。回来后听说大伯有个 30 岁不到的儿子没跑掉，被日本人强行抓差走了，到现在也杳无音信。最可怜的是我的婶婶曹陈氏，她被一伙日本兵轮奸了，当时虽然没有死，但是很快就得病去世了。

我还记得我还有一个姓穆的 13 岁的小姐妹，她当时躲在中华门外沙家圩，躲时间长了就出来玩，不小心给日本人抓住了，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竟然把她强奸之后又用刺刀刺死了，真是惨无人道啊！

26. 李志高口述

李志高，男，192? 年 7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 30 号——153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郭智玲

当时我住在王府巷，日本鬼子来了后，三间草房被烧，日本鬼子把人往火里推，家里跑反到江浦桥林后又到葫芦泉。

27. 曹素兰口述

曹素兰，女，1932 年 8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 32 号 1 幢 310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郭智玲

我家损失了一头大肥猪,两只鸡,一床被里子,四五百斤米。当时全家人都到江北跑反,家中财物在日本鬼子进村后被洗劫一空。

28. 贾成铎口述

贾成铎,女,1932 年 8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 32 号 1 幢 310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郭智玲

当时父亲贾德和为下关码头工人,住在汉西门桃李王巷 2 号,父亲在日本鬼子来后死于三汊河,后弟弟前去收尸,回来埋掉。

29. 陈广山口述

陈广山,男,1930 年 8 月 28 日生

调查地点:东井村 50 号 406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胡婷婷、周鹏

日本人来南京的时候,当时我刚好 7 岁,家里有父母、哥哥、嫂子、侄子,还有一个 11 岁的姐姐,我父母都是农民。当时我全家住在东井村梅家庄的一处茅草房,就是现在的北银桥市场对面。

日本人一进入城里,我们全家都跑到了七里洲(现八卦洲)我表哥宋炳荣家里避难。

过了一段时间,听从我们那里逃到七里洲的人说,当时有很多人没跑掉,被日本人杀了,日本人把我们村上绝大多数的房子都烧光了,只剩下盘龙山上面的庙(现送变电公司那里)还留着。

我哥哥和一些胆子较大的老百姓摇着小船回家去看看房子,有好几天没有回来,家里人就托人打听,后来听说已经被日本人杀了。随后我

父亲一个人回来，在梅家庄那里发现了我哥哥的尸体，是被日本人枪杀的，一枪打在头上。我父亲带信给七里洲的亲戚，夜里过来和我父亲一起给哥哥收尸。他们用草席把哥哥尸体盖上，埋在现在的七三四厂那里，后来迁坟迁到七三四厂北门外，以前那里也全是山。听我父母说，我哥哥死的那年才25岁。我哥哥死后，留下一个5岁的孩子，但因为生病8岁就死了，我的嫂子后来也改嫁了，嫁到了燕子矶，也早就去世了。

过了三个多月，我们全家回到东井村，在沈阳村那里发现一处空房子，没有被日本人烧掉，房主早跑了，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随后的生活中，我经常看见日本兵，他们拿着枪，插着刺刀，上面还插有太阳旗，戴着鬼子帽。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日本兵追一名中国妇女，妇女跑到山上去了，日本兵没追到，就气得放火烧山，山上全是柴火堆，把整个山都烧了。

（六）燕子矶街道调查

30. 何兆宝口述

何兆宝，男，1952年11月29日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胜利村6—3号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1日

调 查 人：舒馨

大伯何军在1937年冬天被日本鬼子用枪杀害在现在的燕子矶8路车站附近，自己的父亲躲在家中的灶台下，也被鬼子搜了出来，被鬼子用枪、刺刀架着脖子带走先。关了几天，后来还是被拉到刑场被枪决，但幸运的是，鬼子没有子弹了，看父亲的确不是当兵的，打了一顿才放了回来。据母亲说，南摩厂附近的水塘有29个中央军被杀害，就埋在那里。乌龙山村的2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国民党处挑白铁，中途在柳塘一带塘中采藕吃，被三个日本兵枪杀。二伯是卖猪肉的，家中正准备出售一头猪被鬼子抢去，还有家中一些下蛋的鸡。隔壁邻居（叔辈）李永华

被日本鬼子押往城南后，一直了无音讯，后来打听，押往城南后就被杀害了。联珠村娄林家房子被烧，飞机轰炸掉一间瓦房。

31. 王国民口述

王国民，男，1928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1 日

调 查 人：苑美云

1937 年 12 月逃到江北避难，1938 年春天回到燕子矶杨梅塘村。南京沦陷后，日军在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一带，不仅野蛮地击毙、刺杀所遇到的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还杀害普通百姓。躲藏在东关头涵洞里的数百名中国同胞，全遭日本军杀害，许多市民都没有逃出来，到处横躺着普通市民的尸体。在城内的大街小巷，日本军不断骚扰，打门的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如果开门稍迟，就立即以刀枪相向，在街上，日本军遇到抄手走路的人，就一枪打死，如果看见日本军就跑，也一样会被打死。隔壁邻居王安帮 1937 年 12 月在燕子矶杨梅塘村遇难。当日本人进入燕子矶杨梅塘村时，村里的房子全部被烧光，一些人先逃到江北避难，而没有逃离的人，还有老人、妇女及儿童全部都躲进村中的一座破庙之中，躲避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当日本鬼子看到王安帮时，就厉声喝住他："站住！"他根本就不敢再走半步，日军的残暴行径，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随后对他进行了搜身、盘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端起枪就对准他的腹部开了一枪，他应声倒下，但没有打中要害，肚皮却炸开了，肠子也流露出来，此时，他还没有失去知觉，也许是中弹的缘故，他感到非常的口渴，就强忍着剧痛，把肠子往肚子里塞，拼命地向村中破庙旁边的水沟爬去……终因伤势过重，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几天之后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买棺木，家人就用马槽把他安葬了。

32. 刘仁金口述

刘仁金，男，1926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1 日

调 查 人：苑美云

1937 年 12 月逃到江北避难，1938 年春天回到燕子矶贾家边村。1937 年 12 月，日本鬼子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了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难民 5 万多人，许多青壮年市民被当作士兵捕去，他们用绳子捆住这些青壮年，押赴水塘边或砖墙前，用机枪射杀或用火烧，南京“尸横遍地，惨绝人寰”。日本军进入燕子矶贾家边村时，老百姓看到日本鬼子就胆颤心惊，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为发泄兽欲，就连幼女、老妇、孕妇也不放过。有一位孕妇即将分娩，留居家中，也没能逃过日本军的蹂躏。当年在贾家边的田间，我曾亲眼看到：日本军让已解除武装的中央军的一排人，用绳子自己一个一个地缚起来，随后用机枪一阵猛烈的扫射。据他们说，日军见到中国人就要搜身、盘查，查到东西就收下，查不到东西就任由他们处置。同村李华新于 1937 年 12 月在逃离江北的江中心时遇难。当年他在乌龙山炮台当兵，乌龙山炮台是远近闻名要塞口，日本军的船舰从上海吴淞口出来，途经江阴，到达南京。南京沦陷后，李华新想逃到江北去避难，却没有逃过日军的巡查，在江中心被日军发现，逮住了他并抓上了船上，把他的四肢钉在一个门板上，使他动弹不得，日军丧尽天良地用狼狗活活地将他撕烂，随后扔进了长江之中……为了生计，城外的人不得不担些柴禾和蔬菜进城去卖，换些生活用品，可进出城门时都要进行搜身及盘查身份证。当时的米是不允许卖出城的，有的妇女把换回的一点米放进腰间围包起来，出城的时候，日本军就用刺刀乱戳，看看是否有米，一次，竟然把一位孕妇的肚子给挑开了，胎儿都露了出来，可见日军是何等的残暴，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33. 陈长有口述

陈长有，男，1927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2 日

调 查 人:苑美云

1937年日军侵略南京时,我才10岁,那年冬天我们一家逃到了江北,因为隔着一条江,所以还比较安全,到了1938年我们又回到了贾家边。有关遇害人王义坤的悲惨遭遇是听我们村子里的人说的。

1937他初到南京,在城里的白丝行做工。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城门时刻都有人把守,汉奸跟随日军每天对进出城门的老百姓进行搜身,而且必须凭良民证出入,没有良民证或良民证不对,他们就认为是坏人,就会将其杀害。1938年的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准备进城上班,就在日军查看他的证件时,发现他身上有两张良民证,日本鬼子立即把他逮住,拖到中广(位于现在的南京车站以东)把他活活给埋了,那年他才30岁左右,由于家里贫穷,还没有娶妻生子。

当时中广是日军专门埋人的地方,而窑厂(位于现在的中央门附近)和雨花台是他们刑场,专门杀害老百姓的地方。我家当时由于住在农村比较偏远的地方,日军很少去,所幸逃过了日军的杀害。

34. 李文轩口述

李文轩,男,1920年12月24日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电瓷社区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2日

调 查 人:宋夕英

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身强力壮的人都逃到江北一带去避难了,只留下一些年老的老人和小孩。我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血火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年南京城尸横街巷,火光冲天,日本兵天天杀人,长江水都变红了。当时七里洲孙晓昆有个姨妈差点被抓到,幸亏机灵,当时村里剩下的一些人都会躲在柴垛里,她幸好没有躲在柴垛里,鬼子进村无恶不作,对准柴垛就是一阵乱刺,一些人活活的就被刺死了,鲜血四溅,惨不忍睹。村北有一个姑娘在逃跑时被日本鬼子抓去,轮奸了,后来不堪承受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精神崩溃,疯掉了。1937年12月,日军进攻时,村

里好多人都跑掉了，我们家也是后来听说日本鬼子散了，我们才回来了。家里就像遭了劫，空荡荡的，扔的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鸡骨头。

35. 严正贵口述

严正贵，男，1925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奚金兰

我当时住在乌龙山炮台附近，旁边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国民党军用炮台打炮，让百姓能顺利过江。我当时还小，日本鬼子没来时，看见国民党军整天出操练习，有时我们也会跑去玩。当时乌龙山附近炮台大大小小，非常多，这些都是国民党修筑的。有一次我到炮台去玩，手摸了摸大炮，被一个国民党士兵训哭了，以后我只是远远地看不敢靠近。日本鬼子来了之后，没想到这炮台却成了救民的地方。记得有一天晚上，就听见外面轰轰的响，父亲从外面回来，拉着我对母亲，说一声："鬼子来了，快跑！"于是，我们就连衣服都没拿，立刻跑到外面。只看见炮台外好多人，炮台上国民党军来回不停。父亲说日本兵在和国民党军打仗，我们利用这个间隙坐小船到乡下去躲躲。在坐往去六合的船上，只看见炮台附近炮火不断，江中间有大浪兴起，我心里非常害怕，怕小船翻，也怕被炮火炸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到了六合一个小村子。父亲问村民借了一间草屋，一家人在那过了几个月。由于六合地处比较偏僻，日本人很少来扫荡。就这样躲了几个月，父亲便带我们回到了家乡，回家时，日本兵已撤离了，可是家里面的房屋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了，而且又害怕鬼子会再回来，所以只好带我们再回六合住一段间时，等局势稳定后又回乌龙山脚下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36. 郑鸿喜口述

郑鸿喜，男，1922 年 12 月 3 日生

调查地点：幕府山庄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舒馨

鬼子来的那年,我才 12 岁[1],那是冬月,我见过鬼子,穿着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鬼子穿的那种衣服。那时,家有几间草房,靠在坑坑洼洼的土路边。有四担粮种地,够自己家里生活的。家里有五口人。亲眼看到过鬼子杀国民党兵,躲在家里看到过的。就在家前面地里,一个国民党军官,可能营长或连长,穿军装可能还有枪,被鬼子用刺刀杀死。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日本鬼子一般六七个人来,带着狼狗,抢鸡抢狗,鸡用狼狗咬,狗用抢打。打死然后就拖着带走了,我家也被抢过鸡,而且只要穿军装就被杀掉。我见过公路边全是国民党兵的尸体,都死了很久的。我们那时都很害怕,为了逃命,我们全家都迁徙到了安徽偏僻的农村。抗战后第三年我们家从安徽回到了南京,后来我还听说过南京那个杀人比赛和浦口的战俘营,鬼子太残忍了,我很痛恨他们,到现在还痛恨鬼子。

37. 葛志英口述

葛志英,女,1923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社区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2 日
调 查 人:刘美兰

南京大屠杀时我才 14 岁,当时住在乌龙山脚下,父母每天外出种田,我家兄弟姐妹五人,三个哥哥一个妹妹,我是老四。日本人没有进驻南京时,我家是男孩帮助父母新做农活,女孩就在家帮母亲做家务。虽然家里人多,日子过得清苦,但是每到晚上吃饭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好,有说有笑的,兄妹之间互相打闹,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后来日本兵进驻南京后,生活开始变了,到处东躲西藏的,父母亲每天都是担惊受怕,害怕家人有什么不测。我们先是躲到山上,后来日本人来搜山,我们家又躲

---

① 口述人原表述如此,应为 15 岁。

到山沟里，后来父母放弃了原来的老房子，带着全家人一人抓着一个木头，利用夜间日本兵检查的不是很严的机会，偷偷漂过长江，到六合比较隐蔽的小村庄里躲藏。记得当时由于年纪小，不会游泳，过江时差点被江水给吞了，后来经过全家人的努力才到了六合的小村庄。刚开始时，没有日本兵来，过了半年，日本兵好像发现了这个地方，经常来扫荡。可是到这个村子的路比较难走，日本兵几次扫荡都没有找到东西，所以日本兵来了五六次就没有来了，我们的日子也算是安定下来了。

38. 李兰英口述

李兰英，女，1921 年 4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12 日

调 查 人：奚金兰

日本人是在我结婚后没过多久就到南京了，当时我住在六合县，离我家住的地方有一条大坝。日本人没有来时，村民们靠着大坝来为田地引水，防止干旱和发洪水。我记得刚从娘家嫁过来时，还天天到大坝这边来洗衣服。我的丈夫经常来挑水浇菜。我们家过着安定祥和的日子，我也感到非常幸福。可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日子变了。他们经常来扫荡，有时见到好看的姑娘会上来挑衅，为了躲避他们，很多姑娘出门前都在脸上涂得黑黑的，一听见日本人来了全村人就拼命地躲在大坝后面及大坝后面的长沟里。记得有一次日本兵来扫荡了，我丈夫拉着我向大坝边拼了命地跑，有些老人跑不动被日鬼子抓去了，打个半死，日本兵一点人性都没有。由于日本兵都是半夜来，所以当时我们睡觉都是穿着衣服，并且也不敢睡得很沉，怕日本兵来了不知道。每次日本兵来，村里人都会打钟，听到钟声，村里人就从家里跑出来到处躲藏。就这样一次二次不知道躲藏了几百次，这才幸存下来。

39. 彭春生口述、陶春英口述

彭春生，男，1925 年生；陶春英，女，1921 年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3 日
调 查 人:奚金兰、刘美兰

当时我们只有十一二岁,分别住在浦口、六合两个郊区。当时村子人不多,住得也非常分散,一家到另一家都要走得很远,而且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并且当时日本兵大多都聚集在城里面,乡下来得很少。当时我们只感觉在一段时间内,村里来了很多人搭盖草房。他们大多都是从城里偷偷的逃过来的,有的是抱着木头从长江漂过来的,有的是搭私人的小船过来的。听他们说,日本人在城里面到处设卡,到外扫荡。看到不喜欢的房子点起火把就烧,见到人就抓,有的被打个半死就放了,有的打个半死看不行了就一刀杀了,非常残忍。记得当时每个村头都有一个钟,一发现日本人来了就敲钟报警。记得有一次,彭春生睡得正熟时被父母接起来,拼命地向村里的柴堆方向跑,只见父亲迅速地把草堆搞个洞让全家人都躲进去了,只看见草堆外面很多火光,传来乱七八糟的声音,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母亲用手堵住我的嘴不让说话,还看见父母脸上非常严肃,也非常害怕。不一会听见"嚓、嚓"的声音,原来是日军刺刀插进草堆的声音。幸好插的位置不对,没有伤到我们。经过了几次躲藏,我们才得以幸存到现在,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恐慌、害怕。

40. 路远祥口述

路远祥,男,1922 年 11 月 28 日生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4 日
调 查 人:奚金兰、舒馨

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是一名国民党的炮兵,在乌龙山 14 号炮台,当时日本军在南京城里残忍地烧杀、抢、掠,实行他们的三光政策。很多房屋都被烧毁,当时可称得上是惨不忍睹,到处都能看见尸体,看见逃跑的老百姓。当时国民党兵在乌龙山一带有很多炮台,我是 14 号炮台的炮兵,由于当时日兵的火力装备非常强,几次交战都失败了。我们只能

与日本兵作短时间的游击战，掩护百姓过江，让他们到六合、江浦农村逃亡。我们也在隐蔽处进行训练，好日后有机会与日军作战。记得当时在乌龙山脚下一带民房全部被日军烧毁了，我们就在山沟里搭建临时住所，并进行训练，一来在深山里日军不容易发现，另一方面也容易躲藏。有一次在乌龙山脚下训练时，听见日军车子的声音，班长立刻让我们分散隐藏，有的躲藏在树上，有的躲藏在草丛中，不一会儿日军的车队从我们身边而过，可能是有任务，他们没有下来扫荡。1937 年冬天一天，日本人打过来了。当时天气很冷，我们每人都站在炮台边，只听见长官一声令下开炮，我便不停地向 144 号炮里装弹药，也不知道装了多少，就知道不停地向日本兵开火，发泄多年来的仇恨。过了很久，听见战友们说我们胜了，日本兵败了下去，我们放下手中的弹药和战友们一起欢呼，事后数了一下，我共装了 288 枚弹药。

41. 吴莲英口述

吴莲英，女，1922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下庙村佘冲 1 号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12 日

调 查 人：吴玉萍

当年日军对南京进行大屠杀时，我才 15 岁。有一天正在家里的时候，有人喊，日本人来了。当时我真的非常的害怕，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们到处烧、杀、抢、夺，强暴民女，搞得老百姓天天都担心受怕，当时我的母亲回来后，顾不上带东西，先用锅灰帮我把脸涂黑了，这样才能躲过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一见到女性，嘴里就喊："花姑娘的。"他们不但强暴民女，还残忍地把她们杀了，简直一点人性都没有，连小孩都不放过，看到了都被用刺刀刺死。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路往长江边跑去，在逃跑的路上，还是看到许多遇难的同胞的尸体。当时由于害怕，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跑起来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只顾拼命往前跑，都不敢回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跑到了江边。当时是冬天，天冷得我都发抖，为了逃命，我们也只有抱着木棍从冰冷的江水中漂到江那边去。由于燕子矶地处

长江边，还好过江逃到六合偏僻的农村躲一躲，最惨的要数离长江远的地方的同胞了，像马群、麒麟、城南一带的死了好多人，后来安民了，我们一家从六合回来了，但整个村上的房子基本上都被烧了，我家也被烧了6间房子，村里人家的家禽、牲口、值钱的东西也都被日本人抢走了。想起当年日本人种种的罪行，我到现在还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42. 戴增荣口述

戴增荣，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下庙社区佘冲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2日

调 查 人：吴玉萍

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侵犯南京时，我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血火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年南京城随处可见遇难同胞的尸体、火光冲天，日本兵天天杀人。日本兵打进南京时，见人就杀。许多人逃到长江边，日本兵惨无人道地用机枪扫射逃跑群众，江水很快就变红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亲眼看见同村的隔壁邻居吴霞洲在1937年冬天被日本鬼子推下河，活活淹死，遇难地点就在现在的燕子矶新合村新合鱼塘。我还听村里人说当时村里有一个水塘，日本兵用刺刀强迫几个中国人把一家5口塞进麻袋里，并让他们把几个麻袋口扎紧，用枪逼着这几个人把装入麻袋扛在肩上，向水塘中间走去，当水淹到他们胸口时，日本鬼子就向塘里扔手雷，一边扔一边大笑，麻袋里面的人和扛麻袋的人全部都被活活炸死了。日军称这种残忍的游戏为“炸活鱼”，日军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43. 李秀芳口述

李秀芳，女，1925年9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幕府山庄

调查时间：2006年6月13日

调 查 人：奚金兰

1937年在鬼子来前，我们家里种十几亩地，牛、家具什么的都有，粮菜自己种了自己吃，日子过得马马虎虎。鬼子进村后，我只有和家人趁夜里到江边逃到六合一带，虽然未与鬼子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是鬼子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鬼子不和老百姓讲理的，只要反抗，就没有好结果。邻居家有个姓蒋的，他会说几句日本话，鬼子敲门，他用鬼子话回了几句，就被鬼子用刺刀戳着到处游街，血到处流。还有一个邻居，被鬼子抓去不知道上了哪里，再也没回来。后来，老人听村上的人说，当年日本人残忍地将老百姓用绳子捆起来，估计有一万多，在作恶前竟然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抢、还是刺刀？"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很快，几个日本兵把遇难者按顺序排成行，第一排的人被带到一处空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日本兵突然举起刀，砍下了他们的头。很快，第二排，第三排人纷纷倒下……这场屠杀从早晨直到傍晚，没有停过，河边的死尸堆成了山。日本兵杀累了，把剩下的人集中在一起，开始用机关枪扫射。

（七）仙林街道调查

44. 金永奎、金正淦口述

金永奎，男，1918年7月10日生；金正淦，男，1927年6月21日生

调查地点：仙林新村28幢1单元202室

仙林新村27幢1单元301室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5日，2007年5月11日

调 查 人：蔡绍锦、于长龙

1937年12月，我（金永奎）当时20岁，日本鬼子到了我们东码头村。听说日本鬼子见人就杀，在日本兵进到村庄前，大部分人都跑了，我的亲伯父金长兴舍不得家里的东西，留在村子里面，没有跑，后来被日本兵发现，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叔伯父金长银，眼睛看不见，领着一个儿子一个

女儿，一双儿女都只是几岁的小孩，竟然都被日本鬼子打死在家里，日本兵居然连瞎子和小孩都不放过，真是太残忍了。

当时东码头全村 50 户左右，人口 200 余人，日本鬼子来时，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屋，大概有 150 多间。那时也没有车子，跑反时只能肩挑一点或背一点粮食，没有能带走的粮食，也全部被日本鬼子烧掉了，连村子里面的耕牛和鸡鸭，都被日本兵杀了吃了，现在来说，具体的数字也说不清楚了，反正等我们再回到家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当时生活真是太困难了。

村民宣红虎的曾祖父叫宣永喜，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行动也不便，留在家里看家，没有去逃难，结果被日本人杀死。金长华和金陆氏夫妇两个，留在家里没有走，后来也被日本人枪杀了，当时两个人都才 50 多岁。还有一个人叫宣永汉，当时 50 岁左右的样子，同样因为没有逃难被日本兵杀死。一个叫金永丰的人受到惊吓成了精神病。

45. 吕长荣口述

吕长荣，男，1926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仙林新村 7 幢 4 单元 110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

调 查 人：蔡绍锦、宣胜林

1937 年 12 月，我家住在吕家山村，全村大约有七八十户，有 200 多间房屋，日本鬼子杀到吕家山村之前，村里大部分人跑到江北和栖霞寺避难，没有逃掉的村民吕长德，当时 50 岁左右，被日本兵放火活活烧死，日本兵又打死他家的一头耕田水牛。

村子里有一个妇女，只知道她叫吕周氏，40 多岁的样子，日本兵进入村庄后，简直丧尽天良，竟然逼迫她的儿子强奸她，日本兵在旁边看，之后，日本兵又对吕周氏实施集体奸淫。

日本鬼子进入吕家山村后，不光杀人、强奸、抢东西，还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屋，200 多间民房，最后烧得只剩 5 间民房，只有一座祠堂没有被烧毁，其余的房子全部被烧掉了，所有没有能够带走的粮食也被日本兵

烧了，家禽家畜全部被杀光抢光。

46. 杨有荣口述

杨有荣，男，1928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仙林新村 2 幢 2 单元 204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5 日，2007 年 5 月 11 日

调 查 人：蔡绍锦、于长龙

日本兵 1937 年冬天杀进大塘村时，我只有 10 岁。我原是大塘村人，后来因为做上门女婿住在候井村。日本兵杀进来时，村民都逃难去了，吴金义的三伯父，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当时 20 多岁，逃难中失踪，后来一直没有消息。大塘村有 20 多户人家，70 多间民房，被日本人烧的只剩下 3 间。候井村村子里有 30 多户左右人家，120 多口人。我的大伯杨长金，在家里看家没有去逃难，被日本兵枪杀后扔到水塘里，死的时候才 50 多岁。大伯杨长金的儿媳妇杨周氏，当时 30 多岁，被日本人强奸。日本人在候井村杀死了 7 个壮丁，有可能是被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兵。日本兵进村后，就放火烧了村庄，只有一户人家 3 间房屋没有被烧掉。没有来得及带走的粮食，也说不清楚具体的数字了，反正全部被日本兵烧光抢光，没有留下一点，家禽、家畜以及耕牛都被日本兵杀光抢光。

47. 王家华口述

王家华，男，1925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仙林新村王家华家中

调查时间：2007 年 5 月 11 日，2007 年 6 月 21 日

调 查 人：蔡绍锦、于长龙

1937 年冬天的时候，我 13 岁，家住在门坡村。当时村子不大，二十七八户人家的样子，也就 200 多口人。我们兄弟姐妹 8 人，家里连同祖母有 12 口人。当时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到处杀人放火，村子里的人都逃到江北去了。我们家从农历 11 月 15 日跑到江北，只带了点基本的衣

被、生活用品和粮食、很多东西都丢在家里了，一直到第二年农历四月初八才回家。

那时候我们走后，留在村子里大约有 4 个人，有一个人叫吴义照，男的，30 多岁的样子，听说是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又用枪打，最后把尸体丢到了水塘里。另外一个男的也姓吴，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也被日本人杀死了。还有两个老太，一个姓杜，一个姓石，因为行动不便留在家里看家，也都被日本人枪杀。

村子里有 30 多间房屋被日本人烧掉，15 头牛被抢，我们逃难时没有带走的粮食，一部分被日本人抢走，剩下的都被烧掉了。我们家当时存在家里的大约有 1 万多斤的粮食，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家里的 6 间房子被烧掉了 5 间，剩下的一间倒塌掉了，才没有给烧掉。家里的一头耕牛也被日本人抢走了。当时买一头牛要用 5 担米。

还有，当时仙鹤门是国民党部队和日本兵打仗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国民党兵被日本鬼子杀死，死后铁丝还串在脖子上。据说，是日本兵把俘虏的国民党兵一个一个串起来，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死，尸体横七竖八一地都是，也没有人掩埋。

48. 宣芝林口述

宣芝林，男，1926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仙林新村 23 幢 106 室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21 日

调 查 人：蔡绍锦、沈燕

1937 年冬天的时候，那年我 12 岁，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全家逃难到江北，我们当时住在东码头村，村子里有十几个人被日本人打死。我爷爷那时候在家看家不愿意走，被日本人打死。有一个老人叫金永福，当时已经 70 多岁了，眼睛看不见，和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被日本人杀死。尸体在水塘中浮起来的时候，老人还一手抓着儿子，一手抓着女儿。还有一个老人叫宣永喜，年龄也比较大了，当时，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躲在自家后园的竹园子里。被日本兵发现后，包围起来，用石头把他活

活砸死了。

我们村子当时大约有150户人家，四五百口人。总共有十七八个老年人没有逃难在家里看家，被日本人打死。150户人家的房子最后就剩下5间，其余的都被日本兵烧掉了。我们家逃难的时候，只背走了一点粮食，剩下的粮食也都被烧掉了，村子里总共损失了好几万斤的粮食。日本鬼子连牲口也不放过，除了一头牛跑掉以外，其余的都被烧杀掉了，那些鸡啊猪啊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财产全部损失了。

我们回家后没有粮食吃，只能吃一些烧糊的稻谷，很难吃，但没有办法，为了活命只能吃。当时仙林这里就是战场，仙鹤门街上，国民党军队被日本兵集体枪杀，尸体都堆得一垛一垛的。

49. 邓启罗口述

邓启罗，男，1923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郭果园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18幢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6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猪，跑反时14岁。我们一家跑散了。我们是踩着许多死尸跑到栖霞的，怕去晚了人家不收。寺里老和尚天天煮粥，一日三顿。有不少中央军躲在寺后小山凹里，是三当家收留的。鬼子发现后把他们一手赶到江边，在石埠桥那里打死了推到江里。开春后我去看的，有人还去翻死尸，看绑带里有没有钱和戒指。我的家门婶婶也想去摸，可死人的手指涨得那么粗，那戒指退不下来。

鬼子是从龙潭下来的，先到宝华山，再到灵山，打小岗子，再到王家岗、唐家庄，一路上放火为号，到一村烧一村。后来又从木芦到甘家巷。中央军后来发的子弹是木头子子，打不死人的。仙鹤门那里有个“大楼”，是家医院，许多中央军在那里被鬼子烧死了。那里有个万人坑，现在盖小区了。我们以前住在那里的。

日本人攻下南京后又往回杀。在灵山南面，鬼子从营盘（营房）上来，走“二亩地”，在那里架了机枪，横山头也有一挺。老百姓在獾子洞那

里跪下来求，鬼子用机枪扫，一次就打死了 39 个人，有马家桥的、高井的，也有郭果园的。

我老表（大姨妈的儿子）徐老九躲在观音洞里，他咳嗽，被鬼子听到了。鬼子在洞口烧黄豆秸，他的脸都烧焦了。他就是“糊老九”。

郭果园的张金根，二十七八岁，才结婚。他老婆的是西流人，年纪差不多大，在獾子洞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去救，也挨了一枪，夫妻俩都打死了。去年拆迁时起他们的坟，他们看到那粒子弹还在她下巴骨头里，没有锈。日本人的子弹头是铜的，较细。后来，他们的坟迁到漳桥了。

郭果园还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李仪堂，另一个是李老九。有一天来了一头毛驴，李仪堂正在剥驴子，鬼子来了，他爬起来就跑，被一枪打中，肠子都出来了。回到家里，他一喝水就死了。李老九见了鬼子，吓跑了，跑到田埂上，被鬼子抓住了。鬼子一刀戳在他后脖，通心过，他就死了。当时他围着一条围巾，是很好的围巾。

唐家庄的马老三躲在死人堆里，被鬼子一枪打死，地点就在亮月塘的塘埂上。邓启云也躲在死人堆里，被鬼子一枪打在肚子上，打了一个洞，像牛鼻子一样。后来又被鬼子戳了一刀，他没动，就活下来了。李长涛身上没有中子弹，他把死尸盖在自己身上，鬼子戳了他一刀，他也没有动，也活下来了。

八月十五那天，日本飞机轰炸得最厉害。我数过的，鬼子的飞机一共有 96 架。有人打红球、绿球，给鬼子指目标。

西流、高井、马家桥一带，日本人的坦克最多，黑压压的。

【2005 年 11 月 14 日补充】观音洞进门蛮高，进去很深，一直通江嵊的。洞壁有一块石头像观音菩萨，所以叫观音洞。这块石头老滴水，那水能治眼病，一擦就好的，但后来就不滴水了。老和尚盖了四间瓦房，住在里面，拥有十几亩地。庙在“文化大革命”中拆掉了，洞还在。

用两张梯子接起来才能下去的那个洞叫天洞，不是观音洞。日本人屠杀的地方还在，下次我带你去看。

50. 陈茹美口述

陈茹美，女，1934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张库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23幢4单元3楼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14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陈茹美

我今年72岁，属狗，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二大队张库村。

听大人讲，跑反时我们跑到了江北的瓜埠街，安民后回来的。

听大人讲，跑反时我爷爷陈金坤躲在家门口的地洞里，被鬼子看到后拖出来打死了。我大大陈富喜、叔叔陈富云在长江边被鬼子追上了开枪打死，尸体抛在江里没找到。一起打死的有四五个人，都抛到江里了。

后来，家里人跑到江边去招魂，回来给他们做了假坟。

51. 吴如亮口述

吴如亮，男，1930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张库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16幢1单元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14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马，跑反时7岁。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江北六合刘家圩的瓜埠街，就在栖霞对面。鬼子

还没有来，我们就跑了。我和父母亲，3 个人跟着别人从栖霞石埠桥过江，我们没掏钱，人家替我们掏的。腊月二十四五，要回家拿米拿吃的，准备在外面过年了。我父亲吴学金和村上另外 8 个人从江北回到了家里。家里的房子都烧掉了，稻谷也烧糊了。9 个人急急忙忙砻谷碾米，我父亲排在最后。那 8 个人先走，我父亲在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烧了点吃的东西，比他们晚走。

早走的 8 个人里，有 2 个人把捞到的军用毛毯、手枪、子弹放在芝麻底下，准备带到江北去，结果在石埠桥那里被日本人发现了。鬼子叫 8 个人跪下，然后用机枪把他们打死。我父亲走得晚，到了江边，人家告诉他说，张库有 8 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我和我妈在江北等，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人回来，我妈就哭了。后来，看到我父亲一头挑着米一头挑着咸鸡咸鸭回来了，她就不哭了。

过完年，后来我们就回家了。仙鹤门那里全是打死的中央军，死人堆了一米来高，都冻僵了。我们是从死人身上爬过来的。

听别人讲，中央军发的子弹是木头子弹，打不死人的。

我们张库村被鬼子打死的 8 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吴如荣插话】

我今年 83 岁。我叔叔吴学江是在江边被鬼子打死的，我就知道他一个，别的不知道。当时，他大概 50 来岁。

52. 吴如贵口述

吴如贵，男，1921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张库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 16 幢 1 单元 20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4 月 23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陈小农

跑反时，我十七八岁。我和弟弟吴如旺跟了父母一起跑的。在栖霞石埠桥过江，跑到了瓜埠白庙，安民后才回来。

春节前，没吃的了，我们村的人就回家取粮。过江时，在江边被鬼子打死 8 个。女人小孩在江北等男人挑粮食过来，可怜，（男人）被鬼子打

死了。

鬼子是用刀刺的。刺的时候我没看到，后来去看时，被刺的人还在抽腿呢。

【吴如亮插话】

我父亲和他（吴如贵）父亲是亲兄弟，我们是本家兄弟。那时没米了，我们村从江北回去9个人拿粮食，其中有我父亲。回去后先碾米，他们几个厉害的排在前面碾。我父亲老实，排在后面。先碾好的那8个人半夜2点多就走了。我父亲碾完后睡了一觉，吃了早饭才走。

先走的8个人到了江边，鬼子检查他们装粮食的口袋。有一个人叫余有正，他捡了一把枪和一些子弹，放在装芝麻的口袋里，想拿到江北卖钱。鬼子拿枪一撸口袋，发现了。鬼子说："你们不是好人！"让他们跪在江边，把他们打死了。余有双、余有正是兄弟，都被打死了，那时大概40来岁。还有一个是陈如旺的父亲，那时50岁左右，也被打死了。要是我父亲跟他们一起走，肯定也被打死了。

我小时候被土匪绑票，左脚5个脚趾头全被砍掉了，右脚砍掉了一个。我看到一个小孩被土匪从头上劈下去，一劈两半，挂在门上，一边挂一半。

【吴如贵继续说】

张库村的房子全被日本人烧光了，跑反回来没地方住，就搭个小棚子住着。从江北回来，经仙鹤门过来时，我们是从国民党士兵的尸体上爬回来的。仙鹤门有的老百姓跑不及，被烧死在房子里头。

日本人过来时多凶啊，抢女人家。不但是姑娘，老太太也要，拖走就强奸。我们村上有老太太被日本人强奸的。

我们村上有个人叫余有和，那时60多岁，他没有跑反。鬼子刚来时从他家门口经过，他问："你们是什么兵？"日本人一句话都没说，"砰"的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张库打死的人最多，损失最多。郭果园、唐庄、灵山也打死不少人，是听说的，我们不清楚。从仙鹤门到西岗（指仙鹤门西面铁路边的西岗），一路上鬼子打死不少人，吓人呢。西岗的水塘里漂着好多死人（广东部队与鬼子打仗，死了几千人）。听我父亲讲，中央军用的是木头子

弹。中央军一个头头拿了日本人的钱，就给士兵发木头子弹。那子弹打起来就飘，中央军就打不过了。

【吴如亮插话】

鬼子投降的情况，我亲眼看到的。鬼子向老百姓讨山芋吃，用衣服和军毯跟老百姓换。投降的时候他们像孙子一样。

53. 吴如荣口述

吴如荣，男，1922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张库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 7 幢 1 单元 3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2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简显鹏

我今年 85 岁，属狗。我父亲叫吴学炳，19 岁就进城做生意，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后来日本人来了，南京蹲不住了，就回到张库。

跑反的时候我 16 岁，同父母从张库跑，在石埠桥坐小划子船过江。过江是要花钱的，花多少钱不记得。我们跑到刘家圩，住了 20 天就住不下了，因为有土匪。我们三人又跑到栖霞寺难民区，在庙旁边搭个小棚住。在难民区，我们都是自己烧饭，吃的是自带的米和菜。难民区据说是美国人搞的。我没看到鬼子打人，但看到过鬼子抓人。那时候石埠桥铁路边住着鬼子。有一次，鬼子叫我给他们把米抬到铁路边，父亲说我小，不让我去抬。但鬼子一定要叫我抬。我抬去了，鬼子还给我几颗糖吃。我们在那住的时间也不长，安民后回来，住在张库，我家的草房没烧。我后来一直在张库种田。

很多人讲石埠桥渡口杀人了，被打死的人尸体一个都没捞回来，不晓得怎么打死的。我叔叔当时 40 岁左右，也被打死了，尸体漂到江里了。他妻子、儿子就弄了空坟给他招魂。他的三个儿子都去世了，有孙子。

在仙鹤门南边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个坡，那里死人多。尸体堆在坑里，都堆满了。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当兵的多，他们穿灰衣。

54. 施明洲口述

施明洲，男，1919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大巷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 16 幢 1 单元 106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2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简显鹏

我今年 88 岁，属羊，读过 10 年私塾。跑反前，我在南京当学徒。日本人来了，店就倒闭了。我跑反时 19 岁，跑到江南水泥厂山上，到开春快下小秧时回来种田。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一间都没留。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搭个小棚子住。没有粮食，就向人家借点。

我们村上有 9 个人被鬼子打死了。鬼子刚来时，要花姑娘，没找到，就杀人。用刺刀把他们刺死了。还把尸体投到草里烧，烧得腿都没了。我们回来把他们埋了。一个是我叔叔施正亭，他当时 40 来岁。他回来挑米，在路上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就在陈家窑庙门口把他杀了。我没看到他的尸体。另一个是我哥哥施年红，他当时二十五六，属牛的。被刺死的还有黄石沐和他父亲黄清明、潘老太、黄老太、黄小二的老婆等人。他们的尸体都是我亲手埋的。

冬月里，鬼子在陈家窑杀死了百十来人，都没找到尸体。

中央军的尸体上有枪啊，钞票啊，那时候就有人到仙鹤门抬尸体，有人是发了财的。灵山煤矿的“胡儿”（土匪）看他们发财了，又去抢他们。

我也去仙鹤门抬过尸体的。现在的供销社下面，以前是挖的大坑，把尸体扔进去。

杀人多的是朝鲜人，他们长络腮胡子。听说以前薛仁贵征东，打朝鲜结下了仇，他们要报仇。日本人就利用朝鲜人来打中国。

【2006 年 10 月 4 日补充】

解放前，长林属长林乡。大巷、张库等 24 个村属北城乡。都归江宁县管。陈家窑是个小村，以前没有几家人。村前有个丝姑庙（即尼姑庙），一进三间的平房。鬼子是在冬月里杀人的，地点就在这个庙门前，在路南的田里。庙在路北。跑反时，我父亲去世了，母亲留在家里看门，我和我的哥哥、妹妹，三个人一起跑的。鬼子打到龙潭了，我们听到风声就跑的。栖霞寺里住满了人，我们没进去，就到了水泥厂。跑的时候就带了些被单、小锅、米，别的什么也没有带。第一次带的米不多，吃完了，晚上就回来拿，第二天天一亮就走。那天，我哥哥和我叔叔一起从水泥厂回家拿米，要经过陈家窑的，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陈家窑那里又打死了许多人，我就到陈家窑去看。那地上躺满了人，是机枪扫死的，不敢看，更不敢去找（他们的尸体），吓死了，跑回来了。我哥哥和我叔叔的尸体都没有看到。那里被打死的人估计有一百来人

那时，家里穷，我哥哥没有成家。他没有后代。我叔叔有儿子的，一个儿子比我大一岁，叫施明荣，现在住在尧化门太平山青田雅居。他当过裁缝，一个人过，我也是一个人过，我们常来往的。

江南水泥厂是丹麦人和德国人办的，他们在房顶上画了一面大旗子，日本飞机就不来炸了，人也不敢来了。

合南的吴广煜，跑反开始时跑到灵山，见日本人来了，就跳进了水塘，后来被日本人一枪打死。解放后，他家被评为大地主，他的兄弟吴广英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55. 平德高口述

平德高，男，1925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徐瑾头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 6 幢 1 单元 102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2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简显鹏

我今年82岁，属牛，跑反时13岁。当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跟了母亲、叔叔、哥哥（当时19岁）、嫂子，和弟弟、妹妹一起跑的。一路上经过大巷、陡山根、上泉、湛墅，在湛墅歇了一晚，再到江南水泥厂。

在水泥厂，我没见过丹麦人，但听说过。厂门口有人站岗。

我母亲会用土办法给人看病，不要钱，湛墅的人就给我们送粮食。我们吃的粮食都是湛墅人送的。湛墅人叫我母亲不要走，我们就在水泥厂住了一年半。我们住在厂里头北区的工房里，铺稻草，睡地铺。身上虱子多，还害疮，皮肤都烂了。

我们村大部分的人都过江了，过江的没有被打死。也有到栖霞寺的，只有两户到水泥厂。水泥厂比栖霞寺好，在栖霞寺鬼子来了还害怕。

跑反时我们村上有40来户人家，鬼子在我们村上打死了三个人。鬼子刚来，从灵山下来的。这三人去欢迎他们，喊“洋先生”，被鬼子打死了。有的是被鬼子用东洋刀从脖子那里砍下去砍死的，有的是被鬼子用枪打死的。那三个人，一个叫平起春，是我家门的叔伯爷爷，当时50来岁。另一个姓徐，当时50多岁。他妻子是瘫子，他们的儿子（徐永兴、徐永海，现在都去世了）把她抬到栖霞寺。他留在家里看竹园，就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一个人是住在徐盖头的，不是当坊人（当地人），姓名不知道。

我们跑反过后回到徐盖头，看到只有三家房子没烧，其他的全烧光了。那三家房子因为门板厚，没烧起来（日本人放火是用小片片贴在门板上，使其燃烧，继而烧毁整间房子）。我家和我叔叔的两间瓦房都烧了，草房也烧了，牛也打死了，农具也烧了，什么都没有了，回家后就用麦秸铺地睡觉。

西岗打了一仗。我们跑反回来时尸体还在，只剩下骨头，肉都没了。堆得像小山。有人把尸体弄到大坑里，弄点纸钱烧烧。尸体都是广东兵。

吕家山有一个毛竹搭的营房，鬼子把那里的兵都打死了，把房子全烧掉了。跑反回来后，我上山放牛，晚上8点多钟，还能听到里面传出来“一、二、一”的出操声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用车子拖了好多纸钱，在

那里烧，化了冤魂，后来就听不到那声音了。

吕家山营房后面的山是空的，放了好多弹药。听说中央军打仗发的是木头子弹，打不死人的。

56. 樊令美口述

樊令美，女，1914 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岗下自然村

调查地点：栖霞五福家园柳苑 19 栋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4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樊令美是王志友的母亲，她身体健康，记忆力较好。）

我今年 93 岁，属虎，跑反时 23 岁，当时没有小孩。丈夫被鬼子拖去了，后来才回来。我跟了我侄女跑到栖霞寺，后来又过江，住在江边。叫什么地方，不知道。那里打死了一个鬼子兵，鬼子来报复，我们就搬走了。平安后又回到江边，过年，住在人家养鸭子的地方。后来回到家里，3 间草房烧掉了，就住到漳桥娘家。

鬼子把人抓到陈家窑东边，叫他们跪在田里。被打死的人堆成一堆，像劈柴一样。我没有到那里去看过，是人家告诉我的。没有人去收尸。近的有人收，远的没人收。我们岗下村有 5 个人在那里被打死：

施仁喜，他有后代的，有一个孙子现在在南京；

施仁喜的侄子“小顺子”；

王立顺；

王××和王××，他们是家门兄弟，名字想不起来了。还有几个人被鬼子捞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徐老五

王智忠

王智胜

任××，他有一个侄子，现在就住在我们这个楼的 5 楼。

这 4 个人没有回来。有一个人叫王智坤，他被鬼子捞去了，后来在长江里捞了一根木头，逃回来了。我们村上大多数人都姓王。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三个孙女。以前吃了那么多苦，没想到现在能过上好日子。

现在给小孩讲（跑反的事），他们嫌烦，不爱听。

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呢？没得用了。

鬼子在陈家窑杀人，那是在冬月里（语气很肯定）。

【旁边一男的插话】

在栖霞南街那里，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被 2 个喝醉了酒的日本兵缴了枪，打死了，许多老人都这样说。

【另一男的插话】

五福家园住的都是搬迁户，有大山口的，长林的，钱家渡的，衡阳的，还有一部分栖霞的。大山口后来并到长林了。

【有人提供线索说】

枫苑 1 栋的孟金洲是长林徐岗头的，今年 80 多岁了，他知道陈家边杀人的事。他现在住在尧化门尧林仙居碧水苑 3 栋 603，一楼，他大儿子家。你可以去找他。

九、雨花台区调查

（一）西善桥街道调查

1. 史大友口述

史大友，男，1926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古遗井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史金梅

那年大约在 12 月份，几个日本兵来到我们这片庄子，叽里呱啦声称要找花姑娘，正巧碰到我婶婶史段氏（45 岁左右）及其女儿（23 岁左右），日本兵就追她们。他俩逃到小圩河边，慌不择路跳入河中想过河，无奈，极度惊恐的她们俩就在河中被淹死，几名日本兵见状漠然转身离去。大伯及家人为他们俩办了后事。

2. 杨秀珍口述

杨秀珍，女，1930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黄胜勇

杨先之是我的父亲，我们当时一家 8 口人，靠做田为生，日本人进入南京后，我们没有逃跑，继续住在当地，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逃走。有一次，日本铁道兵巡查时，随即进了村子刚好来到我家，当时我们在邻居家，只有父亲正在家中，日本人在我家里搜东西抢劫财物，我父亲看到这种形势，趁日本人不注意逃离现场，走了好远过了一条河，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开枪打中我父亲，当时肠子露了出来。日本人走后，我们把父亲抬回家，并找到给巢湖炮台日本人烧水干活的丁长炎，托他找医生为父亲治疗，到晚上父亲因伤势过重死亡。一家人失声痛哭，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事后我们含泪把父亲尸体放进棺材，埋在塘埂边。父亲过世后我们一家靠做田艰难地维持生活。

3. 陈长山口述

陈长山，男，1928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古遗井组陈长山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周大宝

日本鬼子进入南京后，有一天突然去我们生产队去拉差，进村的时候把我们队里的男女老少吓得东奔西跑。在逃路的路途中，把我们队里杨德义的弟弟和周德清的兄弟带走，有十几个日本鬼子拿着枪，样子十分可怕。

日本鬼子把他们带走后，至今没有消息，当时他们兄弟俩都没有结婚成家，那时候我还小，他们俩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清。

4. 周桂兰口述

周桂兰，女，1934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黄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黄胜勇

周德良、周张氏，是我的父母亲，我是家中的老小，因家境贫困父母把我两个姐姐送给人家领养了，我们3口人靠做田为生，日本人进入南京后，我们未能及时逃走，后来想逃却逃走不了了。有一天日本人到村里，当时我们都在家中，日本人来到我家门前开始焚烧房屋，我父亲见到这种情形，和日本人说了两句，并企图阻止日本人，日本人被激怒用刺刀连刺父亲9刀。我们当时在场却不敢阻止，我家三间半房屋被烧毁，(村里周兴海家被烧了，还烧了另外好几家)，日本人走后母亲把父亲抬到姐姐家中，我们找不到医生为父亲医治，过了一星期父亲死亡。我们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我们把父亲埋在家门口，让他守望着自己的家。父亲死后我们日子更为艰难，靠母亲砍柴卖柴过日子。

5. 梅寿芳口述

梅寿芳，男，1933年3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盛家岗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 查 人：陈兴红

日本人到了西善桥乡梅山村梅家洼时，我们家人大部分先跑到沙洲圩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日本鬼子到了沙洲圩放枪，吓得我们一家大小经赵家园往回赶，有的人把鞋子都跑掉了。我们到家不到二个小时，来了两个日本鬼“长官”，骑了两匹马到我们村庄来看房子准备宿营，看过后走了，不到半小时日军大队人马又到了，叫我们排队站好，大人和个子大的站前排，女人和小孩子站后排，都把手举起来，当时每个人都害怕得直抖。在梅家洼和余家洼各住一部分鬼子。鬼子把我们家男人们都叫去干活。我家农具、木制品都被砸毁了，烧着了烤火。并用手榴弹到我村上头一个鱼塘炸鱼，鱼炸得漂到水面上来，就叫我家二叔梅福松把棉衣脱掉，下塘捉鱼。那是天寒的冬天，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捞鱼上来，身上皮肤都冻坏了，简直是野兽，惨无人道。

到了晚上把我家女人们关在一个房间，挤在一起。过一会儿两个鬼子进房间来，打电筒照，看比较漂亮的女人拖出去强奸，女人们大多数都

受到他们的糟蹋，到了天快亮而不亮时，趁日本鬼站岗兵打瞌睡时，关在房间的妇女们带着孩子们都逃跑出去了，逃到山里面去逃荒。鬼子天亮后起床，看到房间里的女人们都跑了，就气愤起来，发男人的火，把我家男人全部赶到村上面头一块田里，用一匹蓝布撕成条子，把男人们膀子连膀子捆绑在一起，站成一个圆圈，对中间扔了几个手榴弹，人炸倒了，没死的又用刀补捅杀。我叔父梅福康那时只有16岁，补捅了三刀，他的寿命长没有死掉；我的哥哥叫梅寿明，那时14岁，被炸伤后被日本兵又用刀捅死。死的有我祖父梅长春，二叔梅福松，堂叔梅福源、梅福财、梅福全、梅福华，太祖母梅周氏，还有两个鬼子拉差带来的，共11人，死亡了10人，其中我家亲人8个，1个暂时未死受重伤，(鬼子)临走时放火把房屋烧掉。对过村子余家洼，只有我父亲梅福鑫和黄老四两个人在村子里，日本鬼子没有带走，他们没有死掉。看见梅家洼房子被火烧掉也没有办法。又看到村上边田里人死一大堆，哭得死去活来，我三叔梅福康听见哥哥大哭声，就喊哥哥啊，我还没死，我要喝水，我父亲又找水瓢舀水给他喝，并把他背到对过村子疗养。把身穿的棉衣脱了下来扔进一个水塘里，血把塘里的水都染红了。

那时余家洼村子的人都跑光了，梅家洼和余家洼两个村子靠得很近，相隔二三百米，到第三天上午，我母亲和婶婶们带着孩子回来一看，房子已烧掉，人死一大堆。儿子和很多亲人被打死了，瓦房10间、草房3间也都被烧掉，我母亲睡在地上哭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也被打死，打死这么多亲人很伤心，痛恨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太惨无人道。此后，我全家妇女们带着孩子娃娃大小共有20多人，到外面躲避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不但我一家遭遇，还有很多地方遭遇。我的堂婶(梅寿芬的妈)一人带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刚出生不久，没办法带走，急得就把亲生的孩子扔在陈家村前一个长塘子里，扔后伤心地走一路哭一路。那时我母亲也带着3个孩子，背着我，抱着我妹，拖着我姐姐，我是幸存者。埋尸体就埋了好多天，有的尸体埋时下面一块板，还有的没有用板，挖坑用土埋了，想到这里非常痛心，这些事实情况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6. 许秀英口述

许秀英，女，1930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许家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0 日

调 查 人：许蓉

五叔叔许家和和许圣富兄弟在鬼子进入南京后找食物时被发现，五叔叔被鬼子刺死，许圣富兄弟被枪杀。家人不敢移动尸体。所以尸体没有被埋掉。

7. 刘玉德、刘义才口述

刘玉德，男，1937 年 12 月生；刘义才，男，1927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刘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刘连海

1937 年，日本鬼子进入刘家村前，共有 12 户人家。鬼子进村后有 11 户被鬼子用火烧了，共烧了 70 多间房屋。其中只有刘有宝的瓦房没有被烧。房子烧了后，大家都逃到山上生活，平时就用野果子充饥。最后刘如秀、刘如堂兄弟两人因下山找食物被鬼子发现抓到油坊村刺死，尸体被扔到油坊村万人坑里。

8. 朱跃洪、刘荣生口述

朱跃洪，男，1931 年 7 月生；刘荣生，男，1932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郑家队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段要弟

大约在 1937 年或 1938 年，日本鬼子到郑家，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只要是值钱的有用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具体多少东西想不起来

了。当时郑家村的村民苦不堪言，都躲在山洞、米缸里。当时有 4 名战士被鬼子发现，就在郑家窑刘荣生家门口被枪杀，当场死亡。尸体没有被埋葬，因为怕被鬼子发现，没有人敢处理尸体。

9. 张成才口述

张成才，男，1928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寺门口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司锡友

一个小名叫小厨子的原来一直靠种田生活，20 岁左右。在鬼子来了之后的一天走在路上正好碰到鬼子，当场被鬼子打死了，尸体没人敢运走，就一直放在被枪杀的地方。

10. 陈秀英口述

陈秀英，女，1931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束家洼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段声红

张礼军靠种田为生。鬼子来了之后一直躲在自家的地窖里，后来粮食吃完了实在是饿，就出来找东西吃，结果在路上被鬼子发现，用枪打死。后来他儿子出来找他，发现他的尸体就运到束家洼山上埋了。

11. 陈芳英口述

陈芳英，女，1924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束家洼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段声红

刘家官一家五口人，就靠他平时卖柴为生。一天他走在卖柴的必经之路一油坊村许家巷。被进村的鬼子发现了，用枪打死。尸体被同村人发现通知他的家人，后被家人埋在束家洼山上。

12. 孙仁才口述

孙仁才，男，72 岁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高莉

大约在 1938 年，当时年仅 16 岁左右的孙仁荣在古遗井建宁地里干农活时被路过的鬼子乱枪打死。

13. 陈正源口述

陈正源，男，1927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贲家井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高莉

在 1937 年时，50 岁左右的陈道发一直以种田为生，一天他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池塘边时被鬼子发现，用枪打死，尸体当场掉进池塘里。到了晚上他的家人才偷偷把他的尸体捞回来埋在姚村。

14. 贾德炎口述

贾德炎，男，1932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姚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吴玉霞

杨老二是西善村姚村人，一家三口靠种田生活，在日本人来了之后，

他带着全家逃到山上。在山上躲了两天后，发现自己家的房子被烧着了，就冲下山想救自己的房子，结果被鬼子发现，乱枪打死，他的尸体被家人埋在姚村山上。

15. 夏立州口述

夏立州，男，1926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胡家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9 日

调 查 人：赵来香

周腊生大约 30 岁，在 1938 年 11 月的一天，他去卖柴，走到油坊村许家巷时被鬼子用刀刺死。尸体被埋在胡家庄萝卜山。

（二）赛虹桥街道调查

16. 陈家泰口述

陈家泰，男，191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调 查 人：夏凤琴

鬼子进入南京后，我们就住到沙洲去了。有一次，鬼子把我抓去，给他们烧水打杂，还写了个牌子给我：大日本使用人。当时我经常跟他们的车子去搬东西。有一次在汉中门（以前叫汉西门），鬼子杀了有几百个人，小行桥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跑到五台山。因为没有东西吃，就偷偷地跑出来找东西吃，结果又被鬼子抓到。带到了上海路靠儿童医院边上的一个大坑旁，鬼子让我站在第一排，还有 200 多个穿警服的人，鬼子从后面开枪，枪一响我就倒下了，被站在后面的人压在下面，捡了一条命。

17.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1926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调 查 人：刘芳龄

日本人来南京时，我只有 11 岁，家住在柿古冲（现叫凤凰村）。鬼子来后，烧杀抢掠，放火烧了村里 40 多户人家，姜光宝、姜平旺被日本人用枪杀死，汪素桂也被日本人打死。我嫂子娘家住在火葬场边上，一家 8 口被鬼子杀了 7 个，连大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也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出来。全家人只剩下一个老奶奶。

18. 张明泉口述

张明泉，男，1937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调 查 人：夏凤琴

1937 年日本鬼子进入南京，当时我家住在南京双桥门铁路边上，家中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以及伯父一家。鬼子来时全家都跑，只有奶奶没有跑掉，被鬼子用竹刷扎进下身。我们家六间房子被鬼子点火后，把奶奶扔到火里活活烧死。

19. 娄秀英口述

娄秀英，女，1932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调 查 人：夏凤琴

日本鬼子进入南京时，我外公家住在黄岩村（现劳教队附近）。鬼子来时外公全家都跑到沙洲。因为没有吃的，外公带舅舅回黄岩村拿粮食，出门后被鬼子看到，一枪把舅舅打死。外公看到舅舅死后，大哭起来，鬼子又一枪把外公打死。舅舅死时只有十多岁。

20. 朱跃景口述

朱跃景，女，1913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调 查 人：刘双凤

我 20 岁不到嫁到丁树村，当时村里有三家大户人家。日本鬼子进入南京后，死伤很多人。我自己的老公公徐明贵、老婆婆徐王氏都被日本人打死。本村庄程学贤的父亲陈老三被日本人打死，还有丁宪林的父亲也被日本人打死。

（三）雨花台经济开发区调查

21. 叶德广口述

叶德广，男，1915 年 3 月 31 日生

调查地点：雨花开发区落星社区陈叶柏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叶显红

当三个骑马的日本人看到叶德地穿着国民党军服，追上前去连刺三刀，负伤的叶德地拼命逃跑，逃至荷花塘边上，无路可走，跳入水中，后又上岸求饶，日本兵仍不轻饶，在叶的后背又刺三刀，叶随即倒地，可能刺至心脏，倒地死亡。当时有其他老人求情，日军也未同意。

22. 曹明发、莫启福口述

莫启福，男，1929 年 12 月 16 日生；曹明发：男，1919 年 7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雨花开发区金叶花园 25 幢 103 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严宏

当时日本人住安德门锅炉厂，开汽车下来，抢鸡、鸭、猪、牛、驴子，曹明发家一头牛被抢走。陈村 10 多家房子被烧掉，板桥小坟村烧了四五家。

1937 年日本人第一天到板桥时，就把范村赵四玉杀害。这是听奶奶回家来说的，奶奶当时上街回来看到的。

205 国道边，在现在四圩村村部日本兵杀了 20 多个当兵的。

在天梦宫（现在四圩王村），日本兵用机关枪扫中国兵，100 多人全死了。

在板桥火车站，日本人用机枪杀死中国士兵三四百人，全扔进池塘里了。

小福子躲在草堆里，被日本兵发现后用刀刺死。

23. 朱谋贵口述

朱谋贵，男，1914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开发区天后村金胜三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徐海燕

日本人进驻南京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我 24 岁，有几次，我就差点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次日本兵抓到我，说我是中国兵，把我带走，半路上要杀我，这时来了个日本兵（可能是朝鲜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把我放了。有次日本兵抢抓妇女，逼我背日本兵到河对岸找，并问我有没有妇女，我回答没有，而这时正好有个妇女头伸了出来，但日本兵没看见，否则我就没命了。还有一次日本兵将我和另一人抓去当民夫挑东西，不知什么原因将那人杀了，把我吓得半死，但过后却将我放了。

日本兵来时到处作恶，有一天两个日兵在大胜关看到一个妇女，将其强奸，并扬言第二天还要来。这个女子回家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且自己有枪。当第二天两个日本兵再次来到时，她的丈夫在半路上就将这两个日本兵用枪给毙了，

杀死后又将这两个日本兵绑上石头沉入长江中。日本人在得知两个士兵失踪后，连续几天对这一带进行疯狂扫荡，几次过来，这一带的人几乎全部跑光了，只留下了两名老人。日本人来后，老人告诉日本兵说：那两个日本兵被江北人带走了。日本人听说后烧掉了三间大瓦房，经过几次扫荡也没什么结果后，日本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24. 刘春富、赵发清口述

刘春富，男，1922 年 11 月生；赵发清，男，1931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开发区天后村中梗一组、二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徐海燕

在日本宪兵驻扎在炮楼（现天后一组位置）时，日本兵俘虏中国士兵后，集中在此进行集体枪杀，具体人数不知道。刘寿子家住现天后五组这个地方，被日本人抓走后，至今下落不明。日本人经常下乡到处抓、抢妇女。

25. 江文泓、盛文锦口述

江文泓，男，1931 年 7 月生；盛文锦，女，1928 年 5 月生

调查地点：开发区天后村大胜关二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徐海燕

大胜关原来是个小集镇，住有三十多户人家，有小茶馆，报关台等场所。日本人来时，在大胜关江边有一战壕，日本人在别处抓来人时，经常在这里枪杀，杀完后尸体就遗弃在战壕，开始由附近的居民募捐安葬。死难者不计其数，有士兵、有民夫等。这一带经常有日本人以马队、车队、汽艇等方式来此掠夺，主要是以食物抢夺为主，还到处抢妇女。

26. 蒋明达口述

蒋明达，男，1924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开发区天后村天后一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徐海燕

日本人来的时候，从我们这里向水西门进攻的，在江东门附近抓了一百多名中央兵，由 2 个日本兵押着，带到这边的宪兵楼（当时有 4 间平房、2 间附房）后，叫中国士兵互相绑起来，到房子那边讲话，可进了房子后他们就把房子锁起来，用机枪疯狂扫射，全部杀死了。过两天，日本人在附近的一个庙宇中发现 2 名中国士兵和一名要饭的后，立即用刺刀对三人进行刺杀，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个后来被对岸的老百姓救走。日本回来时发现少了一具尸体，就到处搜索，因为没查到就放火将附近老百姓的房子给烧了，烧完后，又将我叔叔和另一个姓孙的两个一起给带走了。他们挑着抢夺来的物资到水西门附近住下来。没过两天姓孙的那个人想逃走，被发现后，抓回后当场将其肚子剖开、杀死。我叔叔没敢逃，直到半个月后，与日本人熟悉后，乘他们没注意也逃了回来。

（四）梅山街道调查

27. 郑荣发口述

郑荣发，男，1928 年 9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中兴路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杨加伟

1940 年 10 月左右，在新奄村（现新建村）朝阳道口和加油站附近，有三座小山，东面的叫草山，西面的叫蓬埂山，北面的叫高埂山，在这

三座小山里面有一个小塘和十几亩地。那天，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开了好多卡车，具体有多少我记不清了，反正押了300多国民党士兵，把他们赶到山凹里面，在山上架起机枪把他们打死了，当时塘里面和田里面都是尸体，那真是叫惨不忍睹。后来，有一个老太叫三猴子的和李巡庄的姓石的老头收了尸体，在收尸时有一个老兵没被打死，跑到了三山草方生产队的一座小庙躲了起来，当时村民们都给他送饭吃，过了几天，这个老兵过江逃走了。解放后，大概在1971年，我在新建作书记，在草山平埂土地种植蚕树，结果挖出来的全是尸骨，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据后来得知，那些被日本人杀害的大部分是四川当兵的。

28. 叶清泉口述

叶清泉，男，1930年1月8日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中兴路居委会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1日

调 查 人：杨加纬

1937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在11月份派兵到三山附近，在犊儿矶的地方把我家给烧了，把我祖父叶陶基和祖父好友王子红打死。我父亲为逃命跳到长江里，结果双腿致残。

我祖父康学陶村人，在当时的救生局当文书，我5岁时就已上学读书，事发当年已8岁，所以，对日本人杀害祖父这件事是刻骨铭心地恨。

（五）铁心桥街道调查

29. 陈元康口述

陈元康，男，1929年3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凤翔组
调查时间:2007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陈国景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全城一片恐慌,到处可见携家老小四处逃散的人们,我们全家也向城南方向(今东善桥地区)逃逸。当年我还小,但已开始记事,在逃离途中,曾遇到过日本人,我和父亲躲在草垛中,亲眼见到了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当街奸淫、轮奸妇女,以此为乐,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听祖辈们说,当时日本鬼子大屠杀何止 30 万人,枉死的人不计其数,有的被活活埋了,有的带到江边站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再一个一个地用刺刀刺杀,看看到底有没有被扫死,真是一个都不放过,最后再将尸首抛入江中。有些没抛到江中的,就浇上汽油,当场焚烧。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恨得咬牙切齿,一定要将日本鬼子的暴行公布于世。

30. 张兴昶口述

张兴昶,男,1936 年 9 月 14 日生
调查地点:春江新城饮溪坊 10 幢 3 单元 101 室
调 查 人:陈国景

当时年少不曾记事,但日后从祖辈的口中对日军的暴行也略知一二。据母亲说,在日军屠城之前一家人靠农耕、种植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虽贫穷,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倒也过得安逸。自从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家眷逃逸,妻离子散,南京城中一片狼藉。为了躲避日军的残暴屠杀,我的父亲、母亲分成两组各带老小逃向安全地带,父亲和村中的一部分人向城西(现赛虹桥、沙洲圩地区)逃逸,母亲带着我和奶奶、哥哥、姐姐往城南方向(现东善桥地区)逃逸,我和母亲等人幸免于难,但父亲却一直杳无音讯,在奶奶的回忆下(临行前在父亲左腿裤脚处别了两根绣花针),最后在一片芦苇荡中找到了父亲的衣物,才知父亲已遇难。可恨的是连尸首都难以寻觅,只得将衣物带回,进行安葬。日军屠城期间,城中尸横

遍野，随处可见，在中华门长干桥下的内秦淮河内更是漂满了同胞们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

（六）宁南街道调查

31. 芮声茂口述

芮声茂：男，1930 年 7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宁南街道花神庙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2 日

调 查 人：孙乃宝

南京沦陷后，我堂叔芮芳陵全家四口（妻及两个儿子）被日军抓走。局势好转后只有婶婶带着两个儿子回来，堂叔从此失去消息。

（七）板桥街道调查

32. 缪大兴口述

缪大兴，男，1930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王宏香

我是柿子树村汪庄队村民，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小，但已经懂事。印象最深的两个字叫“跑反”，即一听到“鬼子来了”，就跟着大人使劲往山里跑了躲起来。我们队靠山边，没有被烧掉，隔壁的山后队有十几户人家被日本鬼子烧了尽光。“跑反”回来后，四五十人无家可归，惨不人

睹。有一次，鬼子是晚上来的，我们队有两个人没来得及躲起来，一个叫缪旺友的被鬼子用刀把头砍掉了，一个叫夏照生的被鬼子用刺刀戳了十几个口子，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有一次，鬼子来了，带走几个人强制为他们做劳工，并强奸了我们村的两名妇女。

33. 韩正斌口述

韩正斌，男，192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7 日

调 查 人：王宏香

我们队就在道路旁边，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全队人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回来时，房子全被鬼子烧光了，前面的中山中学也被烧掉了，无家可归。有一次，前面村子有三个人在地里劳动，几个鬼子骑着马路过，就把他们当靶子，用枪给活活打死了。

34. 胡加民口述

胡加民，男，1936 年 3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板桥永安村钟家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陈光源

1937 年，我村钟家自然村村民胡文英，男，19 岁，被日军枪杀死亡。胡文英是木匠，家里有父母、哥嫂、弟弟、侄女，日本人来的时候，村里大多数人都躲到山里了，两个日本鬼子准备从钟家往刘家圩走的时候，遇到胡文英，怀疑他是新四军，由于当时家里人求情，一个日本鬼子心软放了他。他刚走到墉对面，后面一个鬼子对准他开枪，当场死亡。家人把尸体埋在刘家后头的山上，全家逃到谷里公塘别人家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受尽磨难。

35. 吴正信口述

吴正信，男，1931 年 3 月 13 日生

调查地点：板桥永安村陶家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陈光源

日本鬼子来时我父亲当时 35 岁，腿部有残疾，家里有一头耕牛，家中主要靠这头耕牛为生。有一天鬼子进村后，把我父亲养的这头耕牛抢走。后来父亲多次到鬼子住的地方去要耕牛，鬼子不仅没有还牛，后来烦了，一枪打死了我父亲，使我家生活再次陷入绝境。

36. 孙正喜口述

孙正喜，男，1921 年 5 月 28 日生

调查地点：板桥孙家村孙四组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孙光杏

1937 年 11 月份，日本鬼子来我村后，村上的人基本上都逃到江北（现在的江浦区）去了，孙家财当时没有出逃，被鬼子抓到，让他带路一户一户找人，他不从被当场用枪打死。孙家厚当时也被日本人抓去，据说被带回南京城里，后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当时，日本鬼子进村后，大多数人已逃走，有两位胡姓老太太因年岁大了，没来得及逃走，藏在自家的地窖里，被日本人发现，叫她们出来，她们害怕不肯出来，被日本人放火用烟熏死。

37. 吴易申口述

吴易申，男，1925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古雄华兴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戎真喜

日军来华兴村之前，华兴村约有 60 户人家，主要靠养蚕、种田为生，日军来之后，华兴农业公司的养蚕设施及蚕纸等遭到破坏，所剩无几，公司养蚕的房屋约 1200 平方米还有 200 多亩的桑树林被全部砍伐，村民纷纷逃往安徽和县、巢湖，广东开平、台山等地，有的逃往国外。

38. 戎锡成口述

戎锡成，男，1933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古雄河下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戎真喜

日军来河下村之前，河下村有约 13 户人家，70 多人，日军来之后，看到什么想要的东西就抢，还滥伐树木，河下村约 2 亩地的树木林，被日军砍伐运走。当时，河下村一位叫戎为忠的村民一天早上拾树枝回家，中午正在家烧饭，日军硬是找到他家，用锯子将其膀子锯伤，鲜血直流。

39. 陈兴龙口述

陈兴龙，男，1927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三山村三山营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贲秀凤

1937 年冬至 1938 年春天，日本人驻扎在江宁镇火车站，经常到三山村三山营江边渡船到江浦。当地妇女看到日本人来，立即躲到地洞里，有一天部分妇女没地方躲，村民张家福把妇女送上船，把船往江中开，日本兵站在岸上朝张家福开枪，张家福腿被打伤。1937 年冬天，日本人在三山何家场打死胡车哥哥，在三山严家坝打死一个外地人。

40. 戎锡珍口述

戎锡珍，男，1922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古雄村河下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戎真喜

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从江宁谷里方向进入板桥,当时河下村一名叫郭小二的村民在桑树园(现板桥中学对面)赶猪被日本兵当场用抢打死。日本军队进来之后,开始烧杀抢,烧毁板桥一带房屋几百间,一名叫邓小二的村民在十多天后被日军用枪打死,一名姓陈的河下村民被日军强制做劳工,一直没有回来过。

41. 冯秀兰、徐梅福口述

冯秀兰,女,1927 年 9 月生;徐梅福,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板桥街 3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岳开领、李寿保

1937 年底日军入侵板桥,当时我们全部逃亡到圩区。一个月以后我们回家过年,看到沿路很多人遭遇杀害,其中还看见一具小孩的尸体。板桥地区古雄火车站荷花塘枪杀了几十人,西来村杀害了一百多人,近华山处杀害了五六百人。板桥农民李某因醉酒被杀害,桥北头的农民白某眉头被砍一刀,现在已过世了。回家时发现,逃亡时没带走的衣服、粮食被烧、被抢,桥北片烧了 10 多间房屋。

42. 王大珍口述

王大珍,女,1934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新建村断山洼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1 日

调 查 人:魏素琴

1938 年 1 月,日本人来到新建村断山洼,全部村民均逃走。但村民

王正基在听说家中房屋被日本兵烧毁后，回村看望时被日本兵发现，开枪射伤其腿部，后躲在草堆里，被日本兵发现连射三枪，当场死亡。

43. 朱成富口述

朱成富，男，1932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板桥柿子树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8 日

调 查 人：王宏香，韩福宝

日本鬼子来时，中国军队大概有四五百人在村子前面进行抵抗，撤退后日本鬼子烧杀抢，全村房屋被烧，一切东西都被烧掉了，中国军队死亡有大半，估计有 300 多人死亡，尸体成片，损失惨重。陆庄小坟两村都被烧掉，村里被打死了四个人：陈福荣，朱应祯，朱林旺，朱成云，打伤了一人，几十人无家可归，没吃没穿。

十、六合区调查

（一）雄州镇调查

1. 杜文洲口述

杜文洲，男，1929 年 7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雄州镇公园路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10 日

调 查 人：卢存钱、张玉仙

杜文洲

鬼子来的时候，我家住在延安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哥哥、弟弟和我 6 口人，当时我有七八岁，家里靠种粮食和蔬菜为生。一天，我在公园路的南端看到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一男人，还打死一头老母猪弄回去吃了。我们家人到新篁乡躲避一年后才回来，回来时已经有了维持会，还发了良民证，我们家仍靠种田维持家庭生活。日本人走后没多久，解放军又来了，我们这里就解放了，我们家继续种田。后来我有了 6 个子女、2 个

孙子。

（二）葛塘街道调查

2. 宗庆有口述

宗庆有，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葛塘街道

调查时间：1983 年 10 月 28 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事情发生在 1938 年农历三月十六，葛塘逢集，上午 8 点左右打起来的，日本人是住在盘城的，他们平时每天都开汽车来大卞庄一带捉鸡子或奸污妇女。这天是大卞庄的卞克扬结婚，妻子是王正华妹妹。当时，日本人开来两辆汽车到大卞庄，国民党住六合的保安队也来了一个连，是一个姓贺的连长带来的，预伏在葛塘北头，鬼子一来就打起来了。日本兵的两辆汽车被打坏了一辆，另一辆汽车跑掉了。

大约过两小时左右，日本人又调人来报复，把葛塘集都围了起来，放火烧房子，见人就开枪，被打死的有施家德、王正华的母亲、开饭店的芦长发，蒋老太是被烧死的，卞老五的右手被打坏了。事后听说被打死的有百余人，因为是逢集，还打死了一些赶集的外地人。被烧的房子估计有 200 多间。

国民党的那个贺连长也被日本鬼子的暗枪打死在坝沟边子，听说还有一个号兵。有一个日本鬼子躲在李定奎锅屋里自杀了。

3. 李定奎口述

李定奎，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葛塘街道

调查时间：1983 年 10 月 28 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我今年64岁,日本鬼子烧葛塘集是1938年古历三月十六,具体时间是上午8点左右,集上已上人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天大卞庄卞克扬结婚,因为是喜事,吹吹打打比较热闹。日本人横行霸道,污辱妇女,那天他们从盘城开来两车子人,先到大卞庄,哪知住六合的国民党保安队的贺连长已带人在葛塘部署好了,拦在葛塘集打起来,听说一个汽车被打坏了,另一个汽车跑掉了。没过2个小时,日本鬼子又调兵来打复仗,结果国民党的一个贺连长被日本人暗枪打死了,可能还有一个司号兵。

在打的时候,一个日本鬼子冲进我家大门,追到我家后锅屋里,当天我家躲有16个人,有男有女,这个日本人冲进来时是端着长枪,见人多,就脱下鞋袜上床睡下,用被子盖起来抱着枪。街上的徐新柱和陈书元端着枪来找,问我说:"你家有日本鬼子?"这个日本鬼子却在被窝里用脚踩扳机将自己打死了,鬼子的枪被徐、陈二人拿走了。

那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死伤多少不太清楚,打死老百姓有50~60人,我知道的有戴春林、王正华的母亲、刘宝华等人,还有一些过路和赶集的,不认识。被烧的房子满条街都有,以后晓得的有唐正祥家10间、周宝林家12间、郭宗胜家12间、贾玉明家2间、贾玉才家3间、王在山家5间、刘守府家3间,还有小庵也被烧掉了。

4. 高必升口述

高必升,男,1913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葛塘街道

调查时间:1983年10月28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事情是1938年农历三月十六,逢集,街上来了日本鬼子,本来老百姓就害怕,当时我家开高润记南货店。有2个日本人从我家大门进来,一个在店堂里翻东西吃,一个跑到我房里来了,我妻子彭淑英看事不对,就跑了,躲在我家后油坊屋里,我母亲带着我的大小孩拦着那个日本人,

边拦边纠缠，日本鬼子也追到了油坊屋，因为屋里躲了许多妇女，用草盖着的，刚好屋里有一部旧自行车，被日本鬼子翻出来了。就在这时，国民党的贺连长带一个号兵在街后坝沟边指挥战斗，这个鬼子见了就跑掉了。那个贺连长出街头不远，在坝沟边子被日本人冷枪打死了。还有一个日本鬼子在李定奎家的床上自杀了。

这一天，日本鬼子是到大卞庄来的，当天卞克扬结婚，吹吹打打比较热闹，日本人就下车了，找青年妇女，吓得很多妇女躲到地洞里，又被鬼子找出来了。国民党与鬼子一打，鬼子就跑，结果有一辆车未拦住，跑掉了。过一会，鬼子又调来 100 多人，把葛塘街道全部围起来了，机枪乱扫，烧房子。据我知道的，东边从范义顺、蒋建明两家开始，至现在的生资收购站约有几十户，房子有 20 多间；胡宗彬家至南头西巷子约有 20 户，30 多间房子；南头约 5～6 户，40 多间房子，中街和北头不太清楚。

这次死伤群众约有 50 多人，据我所知，医生小叶先是被日本人用刀砍死的，从六合到王金波家探亲的一个亲戚是被枪打死的，殷铁匠也是被打死的，我家的一个宁波房客从南京跑反过来，也被打死了，陈麻子是被打死的，做菜食的史文府弟弟被砍了一刀。

5. 汤承禧口述

汤承禧，男，1916 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葛塘街道

调查时间：1983 年 10 月 28 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事情发生是 1938 年古历三月十六，逢集，早上 10 点前，日本人从盘城开汽车到永利铵厂，不晓得国民党有人在这边。大卞庄的卞克扬结婚，吹打热闹，日本人即停车下来找妇女闹起来了，国民党就过去打起来了。鬼子害怕，就开汽车跑，有一辆车被打坏了。国民党的贺连长从街上带人向大卞庄追去，跑到坝沟边子被日军躲在周宝林家厕所里用暗枪打死了。中饭后，日本人开来 11 汽车人，把葛塘集全部围起来，顺葛塘街后一路放火烧房子，谁跑就倒霉。结果烧去房子三分之二，具体户和

房子间数估计有 100 多间，街西烧得比较多。

烧死和打死的人有 52 人，一个和尚，手拿一个吹的笙，日本人以为是武器，就将他打死了；日军在医生叶义忠身上被搜出一个小折子，记的是种牛痘小孩的名单，日本人以为是游击队名单，结果被一刀砍死。

（三）竹镇镇调查

6. 何仲伍口述

何仲伍，又名何吉贞，男，1926 年 11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正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日本鬼子来前，我们竹镇在当地是比较富有的，经济比较发达，还有发电厂，几十里外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当时，我们竹镇被称为“小上海”。日本鬼子来后，在竹镇狂轰滥炸几个月，竹镇正街、西街后除了几家有封火墙的人家外，全无幸免，大约有 200 多户人家，600～700 间房屋

何仲武

全被炸光、烧光，真的是地坦土平，财产全无。日本鬼子还打死了好多人，我家对面的谈国祥跑到西大跳被鬼子发现打死了；还有刘正汉的家被烧光了，他本人是被炸死的；我二哥何顺员（伯川）被炸伤，三哥何乾员（何可人）也被炸成重伤；王瑞生是被鬼子砍了一刀后装死才逃生。日军飞机扔下的硫磺弹带有细菌，十有八九的群众染上后都害大疮害死了。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对群众实行奴化教育，听到了都害怕。日本鬼子在中国的犯罪就是四个字：罄竹难书。

7. 窦文华口述

窦文华，女，1931 年 9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西外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竹镇遭日军飞机轰炸那年，我才七八岁，刚有点懂事。当时很惨，据我所见所知，被炸死的人很多，有西街的汪喜、厉小黑子、杨二木匠、王老太公、郑四老太；街里边的韩士道姑父孙大、封雪松老太、韩承玉姑母、经二财神老两口、娄二两口、陆德顺家的一个学徒、春茂祥的学徒、开茶食店的叶明德的父亲和三弟、药店张老板两口子，还有丁秀珍。被鬼子打

窦文华（右）

死的有张国柱、张宝，还有费定煌的妈中了硫磺弹后害疮害死了；还有一个王老太是在小桥口被炸死的，手里抱着的洋钱撒了一地。街上还有很多房子被炸烧了，那些天，街上整天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每次飞机来一炸，街上的房子就要烧几天，也没有人敢去救，只能让它烧，真是太惨了。后来，多少人都跑到乡下去了，有些胆大的就晚上回来做生意糊口，天不亮再躲到乡下去。后来日本鬼子晚上也来轰炸，搞得人们生意都做不成了。

8. 吗相才口述

吗相才，男，1922 年 10 月 5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新竹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日本飞机轰炸时，我家住在十字街，那时我已经 17 岁了，看到飞机一来，街上的老百姓就吓得到处躲，几架飞机同时飞来，丢下一些炸弹后就飞走了，有时还向人群中打机枪，飞机过后，满街上死的死、伤的伤，到处一片火海。我在东大街看到被炸死的就有吕开修、陈颜帮的母亲、吗升、徐夕候的老婆、摆小摊的满雨，在杜巷口还炸死了一个不知姓名的

吗相才

人。王子久店里(武定祥家)也炸死一个老太,当时王子久租武定祥的房子开店,还有李传宝的父亲李善祥是在跑飞机时跑到南头菜园被炸死的。鬼子不但用炸弹,还用硫磺燃烧弹,炸得是血肉横飞,烧得是火光冲天,乌烟瘴气。在我们住的十字街至少烧掉几十户,400 多间房子,家具、财产全无,店面、商家精光。

9. 胡守成口述

胡守成,男,1922 年 12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北后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我家住在竹镇西后街,日军飞机轰炸时我已经 17 岁,记得那天飞机在竹镇上空盘旋,首先在中街丢下燃烧弹,开始还有人喊救火,街道被炸成一片火海,爆炸声四起,人们这时才醒悟,四处躲藏,争相逃命。可叹那时大家不懂如何躲飞机,只知道向外没命地奔跑,正好给鬼子当了目标,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机枪打死。当时,我家西边几十米远处是汪家坟地,有些遮挡,人们争相去躲藏,可能是被鬼子发现了,飞机就狠命地往那里丢炸弹,还用机枪扫,炸死打伤好多人,我记清楚的有开肉案子的陈秀文、吹吹子的阮宝云(我就住在北后街)、孙德彪老太,严张氏还没跑到

胡守成

坟地，就在田埂上被打死了。由于鬼子使用了硫磺燃烧弹，还带有细菌，街上的居民有的虽然没被炸死，却十有八九不同程度的染上病菌，害大疮，我的老母亲就是中了硫磺弹后害大疮害死的。我们永远忘不了日本鬼子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欠下的血债。

10. 杜廉、王林口述

杜廉，男，1924 年 9 月 8 日生；王林，男，1922 年 5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民主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5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竹镇地处江苏省六合县与安徽省来安县和天长县的交界处，算得上是边远地区，但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又较近，因此，南京被日本鬼子占领后，很多人从城里跑鬼子来到竹镇，我们东桥外民主街（当时称回回街）是回民聚居地，小小街道也很繁华，有好几家商贾及武家粮行，当时从南京跑鬼子来竹镇的戴阿訇一家四口就住在武道祥家。戴阿訇在清真寺做阿訇，戴夫人在清真女学做师娘，还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孩子在家，好不容易找了个安身之所。（戴阿訇儿子戴明德后来参加革

杜 廉

命，现在上海工作。）就在日本鬼子轰炸竹镇时，武道祥家被炸得很惨，一大片 40 间房子被炸后烧得精光，戴阿訇一家被炸死三口。当时，还有周风仙家也被烧掉 8 间房子，所有的家财都烧完了。当天被炸死在东桥外的还有回民“万盛斋”老板王一伯的老婆王老太；还有在桥口住的棚户人家（大多是河南逃荒来的回民）被炸被烧的财物不计其数，日本鬼子欠下我们穆斯林的血债不胜枚举。

王　林

11. 夏光明口述

夏光明，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下月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1938 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是竹镇人最苦难的日子，日军飞机轰炸竹镇，使用了硫磺燃烧弹，竹镇街上一片火海，九架飞机轮番轰炸，真是惨绝人寰。我们中街王祖兴二叔信奉佛教，飞机轰炸时还在家中祷告，祈求菩萨保佑，大火却吞噬了他家的房屋，王二先生被大火活活烧死，几间房屋化为灰烬。据我知道，“净康祥”是竹镇颇有名气的商号，几十年的积蓄在日机轰炸中都付之一炬，店老板杨竹父子也被炸死在店中。正街

大绅家“李二皇帝”家的李善长在家中被炸死，我的同学蒋贤质在“三圣堂”上学，也被炸死在十字街，悲惨至极。我还看见高河坎子上有上十人被炸死，汪家坟上也炸死 20 多人；曾老太、谢守府的侄子都是在自己家中被炸死的。我们正街、南街被炸成一片瓦砾，几百间房屋和不计其数的财产荡然无存，日本侵略者在竹镇犯下了滔天罪行。

夏光明

12. 满书华口述

满书华，女，1920 年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东后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1938 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机轰炸竹镇时，我已经出嫁，住在东北头未受其难，后来听大人们说，日本鬼子飞机没炸那里是因为街北头有个美国基督教堂，上面挂着美国国旗，所以在教堂周边都幸免。可我舅舅高杰一家就悲惨万分，他家住在南头十字街，那是竹镇最繁华的地方，因此也被炸得最惨，一个重磅炸弹将街心炸成一个几丈深的大坑。我舅他家住在十字街西首，开药店，当时还在家里忙着做药，轰炸时，全家忙往后院夹墙地洞里躲，可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在洞口，全家 7 口全部被炸

死，其中有高徐氏、高史氏、高文华、高二夫人、姚之、叶桂明、陈维修。可怜的一家人中，还有个快要出生的孩子，后来亲戚朋友把他们分装七口棺材一同出殡，其情景惨不忍睹，多少人泣不成声。我舅父开药店，一生济世救人，却遭如此厄运，全都是日本鬼子的罪过。

满书华

13. 侯忠山口述

侯忠山，男，1926 年 11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市府街

调查时间：2006 年 8 月 6 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1938 年日军轰炸时，我 13 岁，正在“三圣堂”读小学，亲身经历了那个悲惨的时刻，亲眼目睹了那个惨绝人寰的情景，终身难忘。农历四月十七那天，9 架飞机在竹镇上空轮番轰炸，我在学校听说炸死了 107 人，

伤者无数。我看到，整个竹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家住在十字街高家后面，亲眼见到高家有7个人被炸死了。飞机走后，整个竹镇街上遍地瓦砾，百姓哭爹喊娘，哀声一片。人们为了生存，晚上回来收拾有用和值钱的东西，做些小生意，可是日本鬼子的飞机不但白天来轰炸，晚上也来，有时还是下半夜来，今天炸东片，明天炸西片，最后也到乡下去炸，有小上海之称的竹镇被炸得地坦土平，面目全非。

14. 叶鑫等口述

叶　鑫，男，1923年生；武国祯，男，生日不详；吴王氏，女，1916年生；郑国瑞，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竹镇镇北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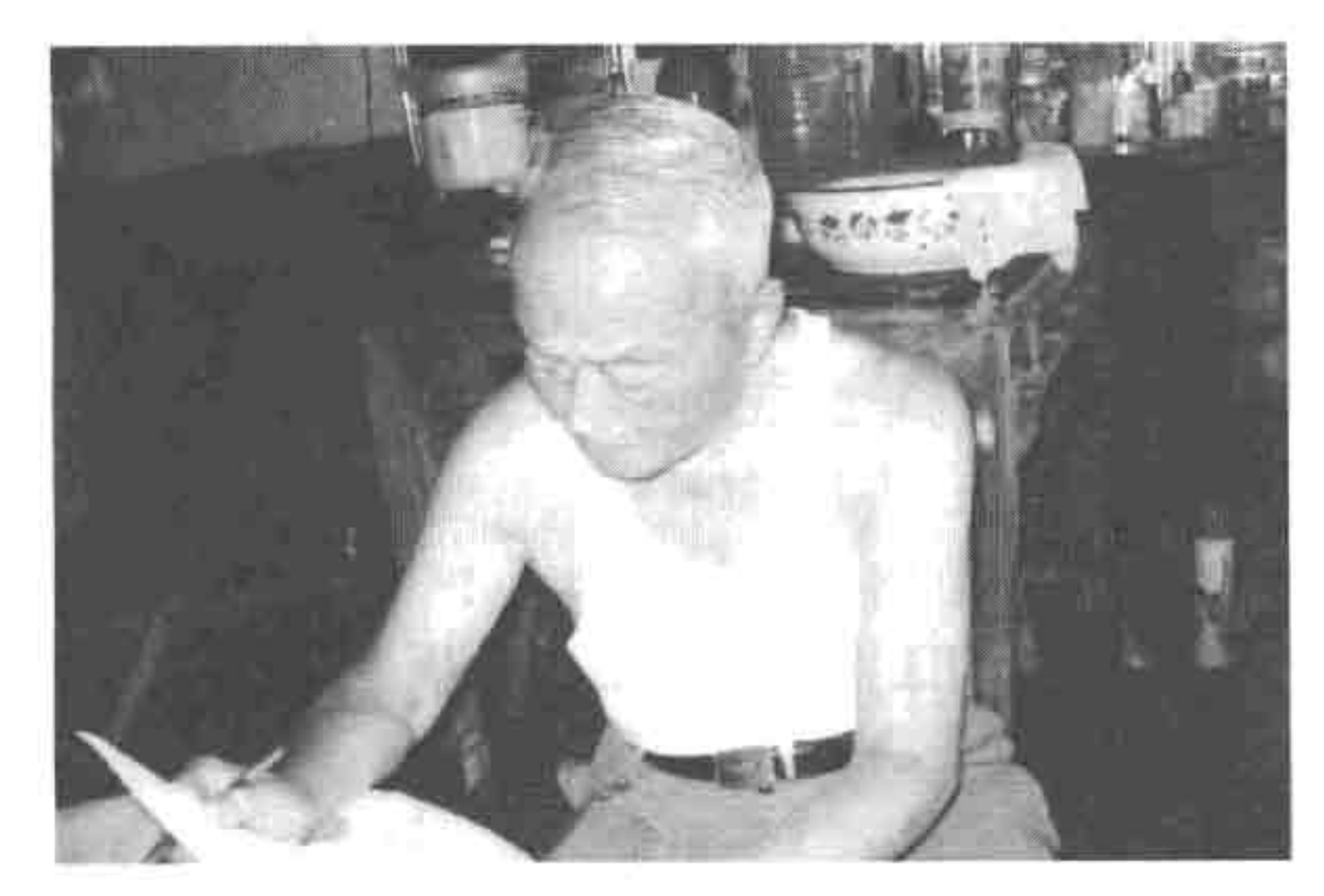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6年8月6日

调 查 人：丁开山、李科、魏伟

1938年竹镇遭日军飞机轰炸，街道上一片狼藉，上街的人死伤无数，住在北大街的叶钟就是跑飞机时跑到西街后被炸死的。我们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飞机丢下燃烧弹，把正街烧成一片火海，叶长庚老太被炸死在家中，让火烧得面目全非；当时还有人喊救火，也还真有人去救火，人们不知道硫磺燃烧弹的厉害，不仅火烧得凶，还有很呛人气味

叶　鑫

的。正街除有封火墙的人家，无一幸免，一个小男孩被烧死在马德贵门前。现在讲起来我们惊慌肉跳，眼前还经常出现王金他妈被炸死余家茅厕边的情景，当时王老太死时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孩。还记得在东后街的郑记粮行里的8个人就有7个被炸死，这些人都不知道姓名，是来店里买粮食回家渡命的，粮食没买回家，人却死在了外头，家人都不知道。



武国祯

吴王氏

郑国瑞

（四）长芦街道调查

15. 葛德林口述

葛德林，男，1915 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长芦公社湾北大队

调查时间：1983 年 10 月 29 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日本人烧长芦街是 1938 年 6 月 15 日夜零点左右。是汉奸管万利带来的，300～400 人从永利铔厂来长芦的，到大路朱时兵分三路，一路从长芦寺来，一路从长芦街的后山，一路从湾的街北，东边有河。

日军把水家湾包围起来以后，就放信号弹，接着就点火烧房子，当时长芦街即成一片火海，鬼子借着火光开机枪乱扫，马洪如看牛时带着孙子睡，房子被烧，爹孙二人活活被烧死。查玉祥见房子被烧，与日本人争吵时被迎头一刀劈开；其弟查老四见事前来救哥，也被日本鬼子一刀将耳朵和半边脸削掉了。街上的马二先儿子马华刚结婚不久，见房子被

烧，夫妻二人奔跑逃命，跑到云持地被乱枪打死，在第二天收尸时，夫妻二人还手抓着手，抓得很紧，后用热水温后才分开。王家银夫妻二人奔跑时，吓得将小孩丢在床上未带，想起后又回去抱，跑到水家湾西头小桥被乱枪打死，三岁的小德凯脚趾头被打掉了。陈老七女儿二珠子和李老巴子住在一起，被鬼子用刺刀把两个小孩的肚子挑开，肠子全部流出，两个小姑娘当时只有17～18岁。蔡生堂是被鬼子用刀活活砍死的。帮工在沈义新家的一个呆子也被打死了，还有庄长贵、朱大驼子的二儿子，还有记不得了，那夜被打死的有30人左右。

被奸污的妇女难说出口了。至天亮时，还捉去73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押到九里埂，用装猪的船装到永利铔厂，下船后每人被扣在电线杆上，遭大雨淋至上午10点左右，开始逐人过堂审问，并在地上给每人画个石灰圈站在里面不准乱动，否则就要开枪打死。还用粉笔在每个人背后写上号码，并按号码提出7个人留下，其他人均花钱具保放回。被留下的人有陈文秀、黄风藻、朱长清、朱尚生、王顺喜、万金文，还有一个记不清了。结果，朱长清被带到长江边一刀将头砍掉，尸体摔下江，被江水冲到潘家营，被人发现才收回尸体。黄风藻和陈文秀两人被日本人用木板钉成十字架，拿大洋钉将手、脚钉在木板上，在永利铔厂门口示众至第二天才死。其余的朱尚生、王顺喜、万金文等4人被日本人挖好坑活活埋在坑里。

当天晚上来长芦街的日本头子有中山、横山两人，管万利是翻译，后来长芦街上的沈长开当上了维持会长，66人具保的钱全都落在他们手中。被打死的还有黄长石的父亲。

16. 戴从银口述

戴从银，男，1909年生

调查地点：长芦九里埂

调查时间：1983年10月28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事情发生是1938年古历五月二十七夜。我是在十八早上天刚蒙亮

被日本人抓去的，当时被抓的有70多人，我能回忆出名字的有万金文、朱长清、黄文藻、朱尚金、陈文秀、王顺喜等。日本人把我们从水家湾带到九里埂时，已有七八点钟了，被抓时我和王顺喜两个人是捆绑在一根绳子上的，我动动搞搞把绳子脱掉了，因九里埂一带地形我比较熟悉，加上沟塘里长有很深的蒲草秸子，我弄掉绳子以后就顺着蒲草秸子里游跑，日本人追我未追到，就开枪打我打了三枪，没打到，我跑掉了，王顺喜未跑掉被，日本人在屁股上戳了一刀。

到江边时我看到有两个兵舰停在江中心，两三个小汽油划子靠岸在九里埂的双陡门，以后把抓去的人装到卸甲甸去，其他人以后放回来了，没有放回来的人我晓得的有：王顺喜、万金文、朱长清、朱尚金、黄文藻、陈文秀，还有不知是哪两个人记忆不清了。

被日本人当夜打死的还有蔡生堂、一个小和尚、陈在海的妹妹，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17. 蒋恒九口述

蒋恒九，男，1920年生

地点：原大厂区长芦公社水家湾街道

时间：1983年10月28日

调 查 人：杨如立

1938年古历五月十八，日本人来水家湾烧房子、打死人、抓走了70多人，我是被抓的人之一，还有六合城里的夏大纯和万金文、朱长清、黄文藻、朱尚金、陈文秀、王顺喜等人。抓后带到九里埂，是用船装到卸甲甸去的，有几个人没有放回来，有万金文、黄文藻、陈文秀、王顺喜、朱长清、朱尚金，事后只知道朱长清死尸从长江里漂起来被收回，头被日本人砍掉了。

被打死的人有马华及妻子曾氏、陈在湖姐姐二珠子、水荣宗、铜匠张挺干（原籍南京）、大路朱的查老三被砍死，黄文藻被日本人带到永利铵厂用洋钉钉在木板上死的。被烧的房子，马英家8间，叶光生家6间，常福禄家5间，蒋恒九家5间，黄文藻家3间，高其全家8间，王有维家3

间，葛德林家5间，马洪如家3间，胡朝喜家3间，黄体子家3间，朱家义家3间，陈德友家3间。

18. 朱永山述

朱永山，男，1922年9月5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今年已经85岁了，现在儿孙满堂，二个儿子、三个女儿个个都成家立业了，人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家用电器样样齐全。1968年我从长芦供销社退休，每月1000多元退休金，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人家都说我家是小康家庭。但是一想起70年前的日本鬼子到水家湾的事，我就不由得要伤心落泪，那个年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家住在水家湾中街，父亲守着祖宗丢下的小饭店经营，马马虎虎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自从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后，就没有一天安宁过，尤其是第二年我全家遭了大难。那是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那天正是我结婚的日子，父母忙着为我办喜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天还没亮，日本鬼子兵分两路，包抄了我们水家湾，只听外面一片枪声，我们吓得一个也不敢出

朱永山

来。天亮时，鬼子抓走了我父亲朱长清等73人，用绳子捆绑着，一个链着一个，从九里埂上船带到大厂，当时叫永利铔厂。我在乱葬岗上看到，马二先生的儿子马华和他的媳妇曾氏被鬼子用枪打死，当时曾氏已有几个月的身孕；被打死的还有陈在湖的姐姐陈二珠子、倪家老巴子、水宗荣、胥克家夫妻两个、宋月翠的二哥、朱大驼子，还有一个呆子。被带到大厂的73人中，在第三天有7人遇害，他们是朱尚生、王顺喜、万金文、徐二子、黄凤藻、陈秀文和我父亲，我父亲是被日本鬼子用刀砍死的。鬼子还将叶长禄家的3间草房烧掉，家具也烧了，真惨啦。

19. 徐自立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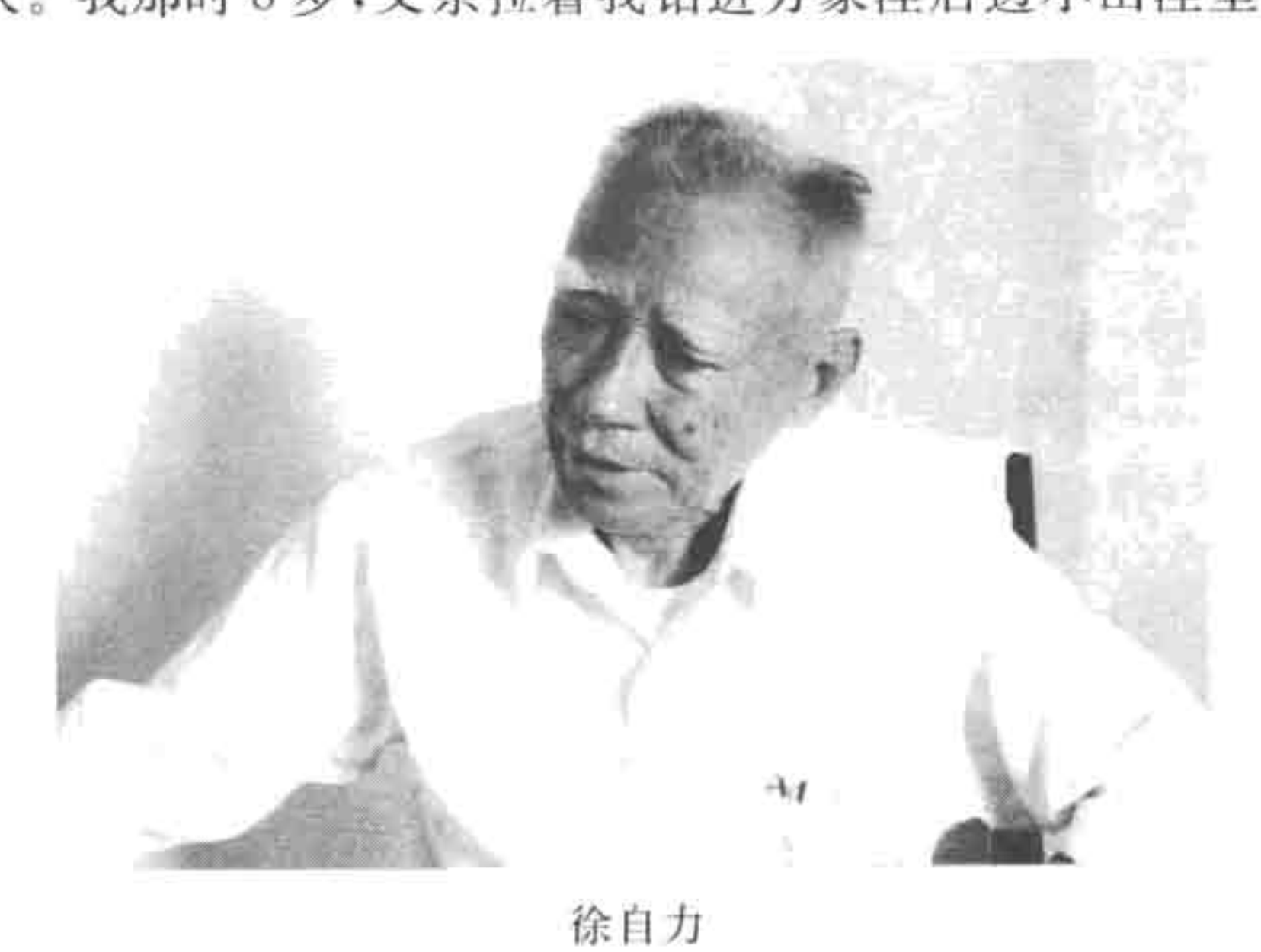
徐自立，男，1931年10月5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3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日本鬼子到我们长芦水家湾祸害的时间是1938年6月15日，半夜里夜深人静，一队日本鬼子由汉奸管万利带着，兵分三路，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了水家湾。在村口鬼子架起了机关枪，300多日本鬼子上街到处放火。我那时8岁，父亲拉着我钻进方家洼后边小山洼里躲起来，



徐自力

只听见哒哒哒一串串机关枪声，等到天亮，鬼子才从水家湾绑走了朱长清、朱尚生、万金文、徐二子、黄凤藻、陈文秀、戴从银等一共70多个人。戴从银半路上趁鬼子不在意，跳入水中逃脱后，鬼子不问青红皂白，把人带到九里埂上船，我岳父王顺喜也被带走了。第二天，我岳父被狗杂种们用大洋钉钉在门板上，活活丢入大江，朱长清被砍掉脑袋，朱尚生、万金文、徐二子、陈文秀四个人被活埋。日本鬼子太惨无人道了。

20. 朱加根口述

朱加根，男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年8月2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70多年前，我家住在水家湾之西的方家洼破山口，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六口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茅草棚里，夏天全家就睡在门前露天里。

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那天夜里，我和我父亲朱尚生睡在大门的门板上。半夜里，日本鬼子到了水家湾，我家没有后门跑不了。鬼子用绳子把我父亲捆起来带走了，天亮时从九里埂上洋船带到南厂门。由于我家锅吊二梁（穷得没粮食做饭，要锅已没用了的意思），没有钱去赎人，鬼子把我父亲当作“黑头”（抗日的地方武装人员）活埋了，那一年他才36岁。日本鬼子还烧了詹实秋家的8间草房，打死高维忠家的一头老母猪。我父亲死后，全

朱加根

家失去了主心骨，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个到处讨饭，一直到来了共产党，全家才有了出头的日子，现在我一家七口人住上了两栋大楼房，可惜我父亲看不到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了。

21. 王桂珍口述

王桂珍，女，1934 年 2 月 25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水家湾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今年 73 岁了，在 4 岁那年，日本鬼子到水家湾杀人放火，我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是我亲爹王顺喜，一个是我的家门舅舅黄凤藻。那年我还不记事，后来我妈妈告诉我，1938 年农历五月十八，驻扎在西厂门的鬼子兵听人告密说水家湾有“黑头”（抗日的地方武装人员），鬼子翻译官管万利半夜里带着鬼子兵闯入水家湾，鬼子兵像一群疯狗，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民房被烧毁上百间，枪杀马华、王家言、陈二珠子、倪家老巴子等 30 多条人命，天亮了还从水家湾带走我舅舅黄凤洲、黄凤藻等几十个人。鬼子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串一个，像串鱼一样向江边带。哪知走到横海逼妻桥下，其中一个叫戴从银的脱掉绳子跳下水游到芦柴洲逃了一命。鬼子见少了一个人，到了九里埂气急败坏地把我父亲王顺喜抓去“顶窝”，父亲被带上鬼子船。第二天听人说鬼子在南厂门把我父亲手和脚钉在门板上，丢进了长江，

王桂珍

那年他 39 岁，是属鼠的。舅舅黄凤藻被钉在门上示众，直到第三天才被折磨死去。

22. 高维华口述

高维华，男，1929 年 11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水家湾社区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5 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叫高维华，今年快 80 岁了，属兔子的，小名就叫小兔子，1938 年我已经 10 岁了。6 月 15 日发生的事，我永远难忘。那一天深夜水家湾像炸开了锅，日本鬼子深更半夜包围了水家湾，三挺机关枪分别架在水家湾的东、南、西三个方向，300 多个鬼子兵闯进街道。

高维华

我父亲不肯离家，躲在后沿沟边的柳树下，我妈妈没命地拖着我向北边牟尼峰跑，我妈带我向北跑，要是向南跑就没命了。在山上找地方躲起来，一直到晓知鬼子走了，我们才回家，第二天到水家湾一看不得啦，30 多个人被鬼子杀死，也没人收尸。其中油条店的双宝子兄弟两个是外地逃难到水家湾的，靠买油条为生，死时才十二三岁，都被打死了。倪家老巴子和陈二珠子死时更是目不忍睹，被剖腹剜心，五腹六脏全流

出来；南头庄的马华刚结婚不久，夫妻手拉手逃命，被鬼子用机枪打死，死时两人手还紧紧拉在一起。家住水家湾北头的王家银夫妻俩逃跑时，慌乱中将两岁的儿子王德凯丢在床上，夫妻俩立即奔回家抱小孩，鬼子听到小孩的哭声，就向王家银夫妻俩开枪，子弹穿过王家银的肚子，打掉王德凯的脚趾，现在还留着残指，可怜夫妻死在鬼子枪下。马步洲家的房子被烧了，叶巴子家的3间草房被烧了，接着又有100多间房子被烧，水家湾一片火红的，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哭喊声。日本鬼子在水家湾的罪行罄竹难书。人们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从1940年起，每年七月初七都要举办芋兰会，把37个人的名字写在荷花船上放在河里任其漂荡，以此来纪念亡灵。水家湾的人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个血海深仇。

23. 王德凯口述

王德凯，男，1936年4月4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已经是71岁的人啦，老家住在水家湾的北头，现在住在六合区园

王德凯

林东路小区 2 栋 203 室，退休在家，儿子和儿媳在长芦开旅社，现在的日子是过去做梦也想不起来的。但是一看到右脚少掉一个趾头就引起我辛酸的回忆。那是 1938 年农历五月十八，鬼子闯到水家湾烧、杀、抢、掠。那天夜里大概一点左右，驻西厂门的日海军陆战队 300 百多人，在汉奸管万利的带领下，分水陆两路袭击长芦水家湾街道。到处杀人放火，那夜全镇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水家湾被杀死 37 人。我父母也是这次受难的。深夜父母被惊醒后，本能地跟着逃难的人群往牟尼峰跑，到了山下，妈妈才想起我还睡在床上，连忙拉着父亲往家跑，父亲王家银抱起我，拉着妈妈往外跑，我的哭声让鬼子听见了，日本鬼子就向我们开枪，罪恶的子弹打进我父亲的肚子，肠子被打出来，又打掉了我的右脚趾，妈妈也中弹倒地，父亲死时 27 岁，妈妈 25 岁。血海深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4. 王宝余口述

王宝余，男，1936 年 10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 年 7 月 27 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王保余

我叫王宝余，现龄71岁，住在水家湾利民路35号，解放后我做过教师，当过干部，现退休在家，老两口开个小卖部，儿孙都上班。可是我的父亲却没有这样的好福气，1990年去世时他的右腿里还留有日本鬼子的枪弹。那是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水家湾遭到日本鬼子血洗之后，还经常到水家湾来“扫荡”。没过几天，到水家湾的日本鬼子要奸污王家义的妹妹(当时13岁)，我父亲王灯洲把她藏起来，鬼子找不到，就把我父亲抓去，让他跪在地上，鬼子从后面开枪，第一枪，子弹从我父亲头顶擦过；鬼子看没打中，又打第二枪，子弹从耳边擦过；见还是没打中，鬼子上前看了看，转身准备再打第三枪，我父亲趁鬼子不注意拔腿就跑，鬼子立即开枪，打中了我父亲的大腿，从此，我父亲成了残废。

25. 朱桂英口述

朱桂英，女，1931年10月28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水家湾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1日

调 查 人：吴光华、何光晨

日本鬼子来时，我才6岁，住在水家湾西头大路朱，当时我家人口多，靠种田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吃了上顿无下顿，冬天还光着屁股。生活过得苦，日子不太平。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还招来一场横祸。父亲朱尚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那天家里割麦子，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晚上露宿在门口。一队日本鬼子从永利铔厂出来，路过我家就把我父亲带走了，硬说他是“黑头”。妈妈和我们姐妹四个拖着父亲，妈妈被鬼子一枪托打昏过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被鬼子用皮鞋踢在一边。父亲被带走后第二天才听人说被鬼子钉在木板上投进大江，同时遭到杀害的还有朱长清、王顺喜、万金文、徐二子、黄凤藻、陈秀文一共7个人。父亲死后，我们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埋在我心中的只有悲伤和仇恨。

26. 杨万里口述

杨万里，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城南分院

调查时间:2006 年 3 月 18 日下午

调 查 人:姜良芹、屈胜飞、董为民

杨万里(左)

1938 年我 11 岁,正在上小学,我家在六合县竹镇街上开了一家叫晋康祥的货栈,在这一带还很有名气。农历 4 月 27 日那天的早上,我正在学校上学,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共 9 架,先是在空中盘旋侦察,然后就丢炸弹。听见日本飞机来了,大家就一起奔跑,我也躲起来了,但手臂被炸到了,断了。后来我还向六合方向跑了几里路。我读书的学校被烧得一塌糊涂,我家里也被炸了,烧得光光的。当时家里有十几口人,好几个被炸死,其中我父亲叫杨竹君,就当场被炸死。我大哥叫杨万福,也被炸伤,当时看起来伤得还没有我重,但受了内伤,5 月 20 日就死了,那时他才结婚没多少天。

27. 杨万选口述

杨万选,男,84 岁(属狗,1922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中央门外五塘新村 10 栋 203 室

调查时间:2005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调 查 人:姜良芹、殷昭鲁、屈胜飞

我的家住在六合县,我父亲杨竹君在竹镇集的集镇上开店做生意。在1938年的时候我们在六合的全家都到竹镇去了,那时候听说日本人要来了,这样子就到了竹镇集,我们在竹镇集中街有个店,店名是"晋康祥京广杂百货店"。我大哥杨万福那个时候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在我们自家开的店里管账。

记得1938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钟左右,突然有日本人飞机到了。我们听到飞机声知道飞机会丢炸弹。那个时候我们在竹镇集,竹镇集这个地方是个要害地方,在乡下有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起不到什么大作用。日本人飞机来了,我们已经听到了炸弹声音,听到炸弹声音,那个时候心里没得底,也没得经历,炸弹有什么威力也不知道。听到炸弹声音,但炸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是大约两三个炸弹以后,我们一家人和店里的同事都开始躲,但究竟怎么样躲,哪个时候躲啊自己糊里糊涂的,没得一个规划。这个时候主要是我家父亲组织,他是主人。我父亲跟我母亲站在一起,想维护我母亲,就躲在房子里头。我家房子前面是店,后面是楼房,店里什么东西都卖,有南北货、五金、五洋,南北货就是秋油、酱、红枣、蜜枣、桂圆、麻绳、针头线脑、日用百货,五洋就是洋烟、洋火、洋油、洋胰子、洋蜡烛。货物有时候从六合城里批,有时到外地批货。家里有六条牲口,就是运货的。头天去六合城批货,第二天回来,回来后要歇两三天。店里有同事十多个,同事就是工人。前面是三间店面,墙是砖砌的,很厚,大门是铁的,石库门面,墙上有枪眼,是防土匪的,有四五条枪;后面是木结构的楼房,还有瓦房,有几进屋子范围。院子里头有做酱用的酱缸,那个时候做生意是自己做酱,这个酱缸有十几缸,都是大缸,酱缸旁边的屋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我家里人都分散躲藏了。这个躲藏也没得一定规律,也没得一定地方。这个时候丢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正好从这个房檐口掉下来,估计这个情况呢,掉到酱缸里头了,这个爆炸力还要受到影响。酱缸里头盛的是酱,这个爆炸力可能要小些。但是炸弹不像手榴弹,也不像以后的炸弹,不像现在的炸弹。这个从房檐口掉下来的炸弹一爆炸正好

靠近我的父母亲躲的这个地方。炸弹一掉下来，一股硫磺气味直冲人的鼻子，人的眼睛睁不开，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房子被炸塌了。我家父亲当时就受到炸弹袭击，弹片正好从右胁进去了，人当时就倒下了。当时我父亲保护了我母亲，把我母亲遮住了，我母亲没有受伤，我母亲坐在里面，我父亲站在外面，他受伤死了。听舅舅说，我父亲死得很惨，肠子都炸出来了。

讲到我哥哥杨万福当时躲在屋里，和我父母亲隔着一个木结构的墙，上面是窗户，他受到了炸弹袭击，身上伤处不是一处，很多，是没有大范围的，是小碎片子，腿上有，肚子上也有，浑身是伤。这就是死了一个，伤了一个。我哥哥当时没有死，二十多天后才去世的。同事躲在什么地方呢？自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小弟弟，大概只有三四岁，叫杨万钟，是我四弟，被我家一个表姐抱在身上，躲在桌子底下。表姐把他抱在身上不知道他受伤了，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受到弹片袭击了，不然不会死啊，抱在身上当时没有发现什么，身上流血什么的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后来这个过程嘛，我表姐抱着我弟弟往外跑了，走在路上我弟弟就不行了。

日本人飞机来的时候，我和二姐杨慧芳一头躲进厨房里头了。厨房中间是大锅，那种烧柴火的大锅。当时我思想动了，一抬头心里头就想：哎呀，这个地方，炸弹掉在远处震动了，这个房屋会不会倒？房屋一倒，我们怎么出来？心里就这一想，顷刻之间我掉头就跑出去了。我姐姐坐在小板凳上，我也没有来得及喊她，也不容得想。我跨到院子里，顾身不顾头躲在墙边。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来了，把墙炸倒了，但楼房没倒，木板和砖头压在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头脑清楚了，心里想：这个炸弹掉下来，我究竟处在什么地方？我死没死？我心里头有个怀疑：人死了还有魂魄，我现在怎么还清楚呢？心里想我大概没死。我上头是木板，自己活动不起来。那个时候心里有个求生的欲望，生出无穷的力量。那个时候我 17 岁，还是一个小孩子呢，我伸出一只手来，把木板和砖头一块块拿开。这个时候有人来了，是本店同事工人谢大个子，是店里赶驴的，把我扶起来，带着我走了。我没觉得身上怎么样，没有受到弹片袭击，我还能走呢。只是我的耳朵受到了影响，导致我以后耳朵时好时坏，以致最

终全聋了。当时的情况是糊里糊涂，不晓得，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我还有一个姐姐在里头，这个时候我要提出来，抢救还来得及，我想不起来了，至今想起来我就很内疚。后来房子烧起来了，我姐姐被烧死在里面，头都烧焦了。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又来了，我们就往乡下空地跑，在路上躲在哪呢？路上有土造的墙，就躲在墙根下。我站不起来了，谢大个子，当时他有三十多岁，现在不在了，他就背着我往空地跑。跑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都是坟茔，都是坟墓，到了这个地方歇歇脚。这时我情况发现了，我受了内伤，想喝水。我依靠在谢大个子身上，想喝水，发烧，渴啊。这个时候旁边有很多人，都是躲炸弹的。旁边有位老太太说："不能喝水，你喝水就没得命了。"离我几尺远的地方有个水沟，水沟是臭水、污水，还在淌流。我当时想只要有水喝死我也愿意。我想喝那污水，但不能动身子，动一下也不能移动。谢大个子在地上拾了一个破瓦碴，尿了一泡尿给我喝，喝下去后，我眼前一黑就失去知觉，昏过去了。这就是我个人的过程。自己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到了晚上，家里人怎么碰到的，心里没得数，也想不起来这些事情。后来我们到了离竹镇二三里的熟人家里，这个时候我家里有什么人呢？我家母亲，我大姐，我三弟，我家还有两个妹妹，当时在六合我舅舅家，躲过了这一劫。我三弟杨万里在这次轰炸中，虽然保住了生命，但落下了残废，至今仍然是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我三弟现在还在，住在雨花区。

我们全家是死的死，伤的伤，房子倒了、烧了，货物没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日本人丢的燃烧弹把我家房子都烧了，没人救。店里的货物洋油、洋火、红糖、白糖等都没了。店里的保险箱外面是铁的，中间是黄沙，要用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里面放着饼干听子盛钱，钱都被烤煳了、烤焦了，不能用了。同事怎么样也不晓得。当时可谓是家破人亡。第一个没得主人了，父亲一死就没主人了，没得人领导了。政府没有问过这些事情，我们也没人谈。现在像我 80 多岁的人不好找了，像我们年龄相当的人也没得了。

当时在集镇上都是做生意的，店铺很多，左边有，右边有，前边有，后边也有。商店用的货币还是法币，那个时候日本人和伪政府的钞票还没发行。当时我家的店铺在竹镇是大的，是批发兼零售，进货都是整船地

进，周围集镇和乡下店铺都是到我家来批发。这场轰炸，我家是家毁人亡，房子、店铺烧了、倒了，货物没了。当时店里的货物值多少钱，我虽然没有管账，但是我看到我家有一间屋子里装了几折子黄豆，足有几万斤，这个黄豆不是做酱的，是哪来的呢？是乡下人来买东西和进货先记账，收成了，同事的再赶着牲口、拿着捎带，到乡下收黄豆、收粮食，然后我们再买。我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在竹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六合也是名声很大，很受人尊敬，人称杨竹或是杨四太爷。土匪放话说，如果能绑到杨四太爷开价十万大洋，绑到我们兄弟五万大洋。当时大洋和法币是等价的。我家那时候有四个老妈做事，我们穿的汗衫是“天鹅”牌的，袜子是“狗头”牌的，是当时最好的，是 200 支纱纺的，衣服的料子是麻纱的、哔叽的、绸缎的。被炸后，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生活十分困难，家里这么多人生活没有来源，靠着城外几间房子的房租和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我母亲由于受到了惊吓，几年后也去世了。在日本人来以前我在六合一家店里做学徒，那个时候学徒是在别人店里，没有工钱。日本人飞机轰炸过之后，我仍回那里学徒。我 1942 年结婚，1956 年来南京，现在住在南京市中央门外五塘新村。

杨万选（右二）

十一、溧水县调查

（一）溧水经济开发区调查

1. 焦玉英、陈泽方、陆长福、端礼怀、陆长富口述

焦玉英，女，1912 年 12 月 1 日生；陈泽方，男，1930 年 5 月 30 日生；陆长福，男，1933 年 3 月 26 日生；端礼怀，男，1932 年 1 月 9 日生；陆长富，男，1926 年 11 月 8 日生

调查地点：溧水经济开发区大路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0 日

调 查 人：端礼胜、张康龙

我胜水大路村靠公路边，1937 年冬的一天早上，从南京方向来了一队日军，进村就烧、抢，烧了 13 间草房，其中端利民家 7 间，端利广家 3 间，陆成林家 3 间，端利民是我的姑妈家。抢走粮食 100 多担，耕牛 3 条，吃的、用的、穿的，损失至少有十几万元。

日军杀人、放火，还强奸妇女，1938 年春的一天中午，几个日军闯进我村，看到 30 多岁的妇女端王氏就强奸，事后没几天，可怜的端王氏就含恨而去。

2. 端礼金口述

端礼金，男，74 岁

调查地点：溧水经济开发区荷花南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

调 查 人：端礼胜、张康龙

小日本鬼子太残忍了，1938 年 1 月 14 日，一队日本兵闯进我南山村，见房就烧，140 间民房（草房）被烧光，财产损失 70 多万元。当时我母亲快要生养了，跑不动，被日军杀害。我母亲端高氏死时，我只有 5 岁，就成了孤儿。

3. 施勤福、端礼喜、施勤金、王景云口述

施勤福，男，74 岁；端礼喜，男，79 岁；施勤金，男，80 岁；王景云，男，86 岁

调查地点：溧水经济开发区荷花南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

调 查 人：端礼胜、张康龙

日本鬼子入侵我村时犯下的罪行太多了。1938 年 1 月 14 日上午，溧水县城方向过来的日军一进我村见房就烧，140 间草房被烧一光，财产损失有 70 多万元。村民见日本人就跑。我村端礼金的母亲快要生养了，跑不动，被杀害了，可怜他母亲端高氏死得真惨。

4. 吴志顺、周久兰、杨秀英口述

吴志顺，男，1930 年 5 月 31 日生；周久兰，女，1927 年 4 月 4 日生；杨秀英，女，1925 年 5 月 30 日生

调查地点：溧水经济开发区荷花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端礼胜、张康龙

日本鬼子真坏，1938 年 1 月 12 日上午从溧水方向来的日本兵见人就杀，村民四处逃跑，来不及逃跑的 50 多岁的老人谢金泰、60 多岁的钟章氏老太、60 多岁的吴谢氏老太三人被杀害，三位老人死得真惨。

5. 彭德基、徐孝兰、彭德龙、谈立根、彭贵臣口述

彭德基，男，1930 年 6 月 13 日生；徐孝兰，女，1921 年腊月初六生；彭德龙，男，1928 年 8 月 31 日生；谈立根，女，1932 年 5 月 30 日生；彭贵臣，男，1926 年 3 月 27 日生

调查地点：溧水经济开发区胜水彭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2 日

调 查 人：端礼胜、张康龙

我胜水彭家村在公路边上，1937 年 12 月份的一天上午，从南京方向来的日本鬼子一进村就烧、杀、抢，我村被烧毁的房屋有 60 多间，砖墙瓦木结构的小楼房，其中家具、衣物全被烧毁，财产损失八十几万。

还有，1937 年 12 月份日军入侵我村时，我村富裕大户彭贵友、彭贵喜俩兄弟受害惨重，全家金银财宝被抢光，14 间砖木结构小楼房被烧，衣服家具、龙骨车六部、300 多担稻谷全毁，估计财产损失 50 多万。另外，彭贵友、彭贵喜的母亲彭章氏，他俩的妻子彭端氏、彭章氏三人被日本鬼子追到郁家竹园里被强奸、杀害。

我胜水彭家村紧靠公路边上，日军那时经常来烧、杀、抢、奸。1938 年秋收时，一天中午，日军气势汹汹地进了村，见了我村贵华的妹妹、年仅 18 岁的彭贵英就追，无路可逃的她跳入金银塘中，日军一边鸣枪，一边将她拖上岸，在我村彭贵玲家中实施了轮奸。

还有，1938 年中秋节那天上午日军突然闯入我村，把村民彭伟、彭贵谱两人抓到胜水柴山村严刑拷打，并抢走 100 多担稻谷，价值 3 000 多元。来不及逃走的柴山村民端乐荣也被抓毒打。

6. 甘葛氏口述

甘葛氏，女，97 岁，原章家村人

调查地点:溧水开发区章家庄四冲中心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应红艳、薛春花

记得当时日本鬼子要鸡蛋、粮食,6 间草房被日本人烧掉。当时家里老婆婆、公公、弟媳妇、夫妻俩、4 个小孩子,共十几口人无家可归。在乡亲的帮忙下把房子修修补补,才得以住人。日本鬼子把被子都抢走了,我家外甥(黄家宝)家 3 间房子也被烧掉了。

当时有一个瞎子、一个木匠,还有两个记不起来了,被日本鬼子一个个杀掉了。一个老妇女被日本人捆起来,用大酒瓶塞进下身。日本人太凶,太可怕了。老公公帮人家盖草房、打灶、吹喇叭,挣钱养活全家。苦,日子苦得晚上也要起来干活,只有萝卜、青菜、豆子充饥。日本人到处追女人,奸污女人。

7. 蒋学仁口述

蒋学仁,男,79 岁,原老章家庄人
调查地点:溧水开发区章家庄四冲中心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应红艳、薛春花

当时 10 岁,好多事还能记得。当时被日本人杀了 4 个人,一个老奶奶受伤。日本人从溧水小路到南京,一路放火,烧房子为主。那时苦,我父亲弟兄 5 个人,每家 2 间草房,都被日本人烧了。死了的人被埋在后面山上,今年还帮他们迁了坟。

8. 章学文口述

章学文,男,85 岁,原老章家庄人
调查地点:溧水开发区章家庄四冲中心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应红艳、薛春花

记得日本大部队过溧水时杀了一头猪。有一天来了一个日本人，骑一匹马，把虎墩那头猪的猪肉拿走。这时有两个人看猪头没人拿，就把猪头扛回去烧了吃。当时有5个人，日本人来人，一个个叫出来，叫出一个杀一个。剩下一个老妇女，日本人坏，用洋酒瓶子，能装3斤多酒的瓶子塞进老妇女下身。当时死的那几个人一个叫老张、老仁、老怀、石匠，晚上才被埋起来。当时章家庄有十几户人，日本人把房子都烧光了。后来大家都住在蒋介石盖的洋房里。

（二）柘塘镇调查

9. 缪安富口述

缪安富，男，1920年8月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秦淮村庙头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年9月21日

调 查 人：赵承元

（日本人到庙头村）那时我已十七八岁了，当时我们庙头14户人家，日本人到我村后放火烧了八九户人家，家里东西包括粮食全烧光了。日本人来时还杀了我们村上的人，名字叫韩家连，还有韩天寿和谭世强被日本鬼子打伤，是胳膊上中的一枪。

10. 张才寿、张长生、鲁长松、孙桂华、马升英、周光凤口述

张才寿，男，90岁；张长生，男，82岁；鲁长松，男，82岁；孙桂华，女，86岁；马升英，女，86岁；周光凤，女84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红星村

调查时间：2006年9月26日

调 查 人：卞桂林、张映功、翟良友

我村在1937年冬月初四被日本鬼子枪杀了一人。姓名为张严星，

是村民张庆家的爷爷。性别为男性，职业为农民，文化程度为初小，遇难时住址为徐母塘村西边，遇难时间 1937 年冬月初四，遇难者年龄为 38 岁，遇难方式被枪打死。掩埋地点徐母塘团山，掩埋时间 1937 年冬月初六。遇难时家庭人口为 7 人，没有亲属遇难。伤者张才宏，男性，年龄 29 岁；伤者端礼寿，男性，年龄 21 岁。当时村里没有房子被烧，日本军进村之后，村里人四处逃荒。

11. 彭秀英、吕秀英、毛树英、杨松根、王治财口述

彭秀英，女，87 岁；吕秀英，女，70 岁；毛树英，女，80 岁；杨松根，男，72 岁；王治财，男，89 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红星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卞桂林、翟良友、韩天兵

我村在 1937 年冬月初四被日本侵略军用枪打死 3 人，姓名为王保生、大个子、王大。王保生是我村村民王治财的外公，职业为农民，文化程度文盲，遇难时住地红星村元家甫自然村，遇难时间 1937 年冬月初四，遇难时年龄 31 岁。遇难地点，元家甫磨塘头。遇难方式，被枪打死，是日本部队。掩埋地点，小鬼锅里，遇难时家有 5 口人，没有亲属遇难。

大个子是我村村民王治财的亲属，男性，职业为农民，文化程度为小学，遇难时住地为红星村元家甫自然村，遇难时间 1937 年冬月初四，遇难时年龄 34 岁。遇难地点，元家甫磨塘头。遇难方式，被枪打死，是日本部队。掩埋地点，小鬼锅里，遇难时家有 3 人，没有亲属遇难。

王大，是我村村民王治财的亲属，性别为男性，职业为农民，文化程度为小学，遇难时住地为红星村元家甫自然村，遇难时间 1937 年冬月初四，遇难时年龄 34 岁。遇难地点，元家甫磨塘头。遇难方式，被枪打死，是日本部队。掩埋地点，小鬼锅里，遇难时家有 6 人，没有亲属遇难。

抗战时期，有 21 间草房被烧，3000 多斤稻谷被烧光，主要是烧的我村梁风财家和王治财家。

12. 章壮沂口述

章壮沂，男，75 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福田村秧田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

调 查 人：端□龙

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当时我母亲 40 岁左右，遇害时我只有 5 岁。我母亲叫章葛氏。大约在 1937 年冬，村民听说日军要到乌山集镇（老街）处烧房子和粮食，大家准备挑一些粮食回来，我母亲也去了。到了乌山集镇，有日军从南京方向过来，有汽车。大家就跑，我母亲跑慢了，被日军用刺刀在腹部刺了四五刀，手指被刺断，肠子也流到外面，当场死亡。晚上我二哥章壮荣从水塘里把我母亲背回来，随后掩埋。我母亲被刺杀的地点，就是现在乌山变电所处。日军把乌山集镇处的房子全部烧光了。

13. 吴显柱、范礼友、章壮胜口述

吴显柱，男，83 岁；范礼友，男，85 岁；章壮胜，男，87 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吴家、章家、小范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8 日

调 查 人：袁德爱

1937 年冬月日军侵入柘塘吴家、章家、小范家、山头村实施杀人放火，当时打死 4 人，抓夫 1 人（失踪），烧毁民房 60 多间。打死吴先强，男，32 岁；章壮□，男，13 岁（扔到水塘溺死）；章壮禄，男，41 岁，章臣，男，51 岁。抓夫：范真顺，男，41 岁（失踪）。烧毁民房：吴先发等人 12 间，范仁顺 4 间，范祀胜 3 间，范仁生等人 18 间。

14. 张大根口述

张大根，男，87 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共和村小陈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袁德爱

民国 26 年冬月某日下午,日军侵入小陈村,实施杀人、放火,当时打死 1 人(陶正忠,45 岁),烧毁民房 100 多间。当时小城村住户有 30 多户,除陶家福 5 间房和陶正维 3 间房未烧毁外,其余民房都被烧毁。

15. 陈永金口述

陈永金,男,81 岁

调查地点:溧水柘塘镇共和村大陈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袁德爱

民国 26 年冬月初三下午 3 时左右,日军侵入大陈村,实施杀人、放火,打死 1 人,抓夫 2 人(其中 1 人失踪),奸淫妇女 2 人,烧毁民房 60 间左右。具体情况如下:打死陈广华,男,60 岁;抓夫陈大根,男,40 岁(失踪),陈永健,男,21 岁。奸陈炳康妻,30 岁,陈大奎妻,20 岁。烧陈大福房 2 间,陈大炳房 2 间,陈大财房 3 间,陈大贵房 3 间,陈广志房 2 间,陈大友房 5 间,陶老四房 4 间,陈大发房 3 间,陶义松房 3 间,刘义财楼房 1 间,陶义元楼房 10 间 4 陆另 5 间下房,陈永河房 3 间,陈永金房 1 间。

(三)永阳镇调查

16. 许宗奎口述

许宗奎,男,1917 年生

调查地点:溧水永阳镇西苑小区 145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8 日

调 查 人:赵德生

我今年90岁，叫许宗奎。我亲眼看到日寇在1938年4月中旬，在县城庙山沟、八字门广场、荷花塘、大西门外等几处杀人。日军在这几处几年中杀的人就有100多人。成了鬼子屠杀我同胞的杀人场。真是惨无人道。日本鬼子没有人性，光轰炸溧水县城就炸死了我同胞1500多人，惨啊！我目击日机轰炸溧水县城后，五六天日军大队人马由洪蓝方向沿公路从南门进城，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污。日军引人受骗，用活人为射击的靶子，进行枪杀。一天中就有10多人被打死。惨不忍睹。日军侵占溧水城后，不仅血腥屠杀百姓，还四处侮辱、强奸妇女，在县城设立了两处"慰安所"。从各地抓来的良家妇女40余名，强迫她们做"慰安妇"，专供日本鬼子发泄兽欲取乐，导致大多数妇女染上性病，丧尽天良。

17. 曹树明、万安兰、冯明山口述

曹树明，女，81岁；万安兰，女89岁；冯明山，男，93岁

调查地点：溧水永阳镇工农兵村王家冲曹树明家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9日

调 查 人：程文彬、张锐

曹树明：日本鬼子喝完酒后，用酒瓶砸人，不少人被砸伤。

万安兰：日本鬼子的枪法很准，看见人就是一枪，一路都有死人。在任家庄、洋房村烧抢，房子烧了精光。

冯明山：鬼子来后，在村里放火，在陈家村、曾家塘放火、杀人，我的兄弟冯明春，16岁那年被鬼子抓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还有端武春的儿子大顺子也是这样。陈素珍的母亲被鬼子逼到塘子活活淹死；那一次淹死了3个。日本鬼子还强奸妇女，妇女不敢出门，就是出门，也是用锅底灰把脸涂得黑乎乎的。这些都是发生在民国26年的事情。

18. 程利亲口述

程利亲，男，82岁

调查地点:溧水永阳镇程家队程利亲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19 日
调 查 人:程文彬、张锐

民国 26 年 10 月 26 日,日本鬼子飞机轰炸。那年冬月日本鬼子从河西烧起,一路烧到溧水县城,一片火海。近 10 个队,100 多户被烧。烧了房屋无法计算。记得我当时开农坊(机米),烧掉我家稻子几万担。从那年下半年开始烧,一直烧到第二年 6 月没有熄。日本鬼子在我村杀死王驼子、侉奶奶两人。王驼子是鬼子用刺刀从嘴里捣进去的,侉奶奶也是这么死的。大牲畜全部被鬼子牵走了,有的也烧了。鬼子在我村是烧杀淫掠。我的前妻和山头许有礼的老婆均被鬼子强奸,奸后,我的老婆疯了。

(四)晶桥镇调查

19. 章臣和口述

章臣和,男,88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3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章水根是我堂哥,小时候在南京外婆家读过书,1937 年 11 月被鬼子在邰村抓去送夫,被抓时 24 岁。

1937 年日本鬼子进攻南京,路过邰村,在邰村杀人、放火,抓人送夫,我堂哥也被鬼子抓去送夫,他小时候在南京外婆家读过书,后来回邰村老家,被鬼子抓去后,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写过信回家,据说在南京被杀。

20. 章兴宝口述

章兴宝，男，80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章臣根，邰村下街人，是我的伯父，1937 年 11 月被鬼子抓走至今未归，听说被鬼子在南京秣陵关附近杀害，被抓时 36 岁。

1937 年，日本鬼子到邰村，到处抓人送夫（为他们运送物资），我和伯父一起躲在村西二里之外的地洞里，还被鬼子找到了，当时我年龄还小，鬼子就把我的伯父抓走，强迫他挑着很重的东西往南京方向送。就这样一走至今未归，听说是被鬼子在南京秣陵关附近杀害了。

21. 潘生彪口述

潘生彪，男，87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潘时来是我的祖父，生前在邰村开小店，1937 年 11 月被鬼子抓去送夫，至今未归，听说被鬼子杀害于南京附近，被抓时 36 岁。

1937 年，日本鬼子到邰村，村里的人都四处逃难，而我爷爷因开了小店，他要在家照应，鬼子一来杀人放火、抓人送夫，我爷爷就在家里被鬼子抓走了，一走就未和家里联系过，后来听说被鬼子在南京附近杀害。

22. 洪家义口述

洪家义，男，79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洪泰云是我的伯父，1937 年 11 月被鬼子杀害于南京铁心桥，时年 37 年。1937 年，日本鬼子到邰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到处抓人送夫。我伯父跑到村外，躲在田埂旁，还被鬼子抓走，挑着东西随鬼子走到南京铁心桥，眼看一阵被抓来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他也越走越害怕。于是就和安兴的一个伙伴商议，决定一起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因脚穿布鞋，跑不快，被鬼子发现用枪打死，而安兴的同伴因跑在前面，没被鬼子打到。他逃回来的时候，没有回家就跑到邰村把我伯父被打死的消息及遇难地点告诉了我伯父的家属。后来我家去了三人到铁心桥附近找了几天也未找到我伯父的尸体。

23. 洪家义口述

洪家义，男，84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洪国品是我爷爷，1937 年 11 月被日本鬼子杀害，时年 65 岁。

1937 年，日本鬼子进攻南京，路过邰村，当时村上的人得到情报后，能跑的人都跑到村外躲起来了，我爷爷因年老多病没有跑出去。鬼子进村后到处抓人送夫（为鬼子运送物资），我爷爷被鬼子抓到了，强迫他挑着很重的东西跟鬼子走。走到渔歌马家庙时，我爷爷因气管炎发作，实在走不动了，想把东西扔下来歇歇，鬼子发现后就用军刀把我爷爷活活戳死。后来家里人到马家庙把他的尸体抬了回来。

24. 司徒位珍口述

司徒位珍，男，78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3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司徒唐水是我的伯父，1937 年 11 月被日军抓夫至今未归，听说在南京附近被日本鬼子杀害。

1937 年，日本鬼子由邰村南边进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伯父在家未及外逃，鬼子来了，他假装外出大便，结果还是被鬼子抓去送夫，有人看他送到南京，后来就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很可能在南京被鬼子杀害。

我伯父被抓时 36 岁，家里有 6 个人，他没有上过学。

25. 邰祖锦口述

邰祖锦，男，73 岁

调查地点：溧水邰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我伯父邰绳富 1937 年 11 月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于邰村上街，当时年仅 26 岁。

1937 年，进攻南京的日军，从安兴来到邰村，到处杀人放火。当时我伯父途经邰村上街，看到一家酱品店被烧得浓烟滚滚，他就帮着把店里的东西向外搬。刚出大门就遇到抓夫的日军，硬把装满物品的布袋往他肩上压，他几次反抗不成，反被后面来的一个骑马的日军一刀砍死。他头已被砍掉，身躯仍未倒下，又被日军一脚踢倒，鲜血喷溅，惨不忍睹。

26. 赵来顺口述

赵来顺，男，72 岁

调查地点：溧水晶桥镇孙平林家中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我爷爷叫赵建南，当时家中有老有小共 11 口人。日本鬼子那天在我云鹤山村大肆烧杀，我爷爷在慌忙逃跑中被两个日寇刀砍杀于村中，

胸中连中 5 刀，肚肠流出死亡，其状惨不忍睹，令人痛首切恨！

27. 杨光银口述

杨光银，男，86 岁

调查地点：晶桥杨光银家中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9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杨光玉是我哥哥，1937 年十一月份，日军到南京进行大屠杀，经我镇邰村荷塘村时，我哥年值 18 岁，刚结婚满月，日军便抓他做夫。我哥哥不从，便挣脱而跑，日军就开枪射击，我哥被打中肚子，肚肠流出，血染家门口。那年家中共有 7 口人，后嫂子被迫出嫁，家境十分贫穷，至今想来，仍感万分气愤，望政府能给我们老百姓讨回个公道！

28. 耿白英口述

耿白英，女，78 岁

调查地点：晶桥耿白英家中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9 日

调 查 人：章壮玉、司徒德金

周岱风是我丈夫的父亲，1937 年，他正值 35 岁，家中有 9 口人，日军进攻南京，途径我村，欲抓他做挑夫。我公公不从，便遭到日军抓捕，并带上村祠堂旁，开枪镇压，身中 5 枪而亡，血溅墙头，倒于血泊之中。

29. 张彦华口述

张彦华，男，84 岁

调查地点：晶桥张彦华家中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章壮玉、司徒德金

我父亲张文洪是1937年12月19日在高淳龙墩头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的，当年48岁，全家大小6人。

我父亲在家开染坊，给人家染布，1937年12月19日到高淳龙墩头收布来染，正好遇到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我父亲不幸被鬼子开枪打死。后来家里派人去龙墩头收尸，回老家（陈里杭周家）安葬。

30. 司徒有冬口述

司徒有冬，男，82岁

调查地点：晶桥司徒有冬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10月8日

调 查 人：章壮玉、司徒德金

藏鼎和尚系溧阳市人，遇害时住在邰村上山庵祠庙中，1937年旧历十一月间，深夜时分突闯进两日本特务要挟他带路侦探，藏鼎不肯，便回复一句说："我就是不带你们，你们有本事就咬我的下身。"两特务二话没说，便打马回去，不久便带来一大队日本兵，把寺庙围了起来，抓了他从山上押解到邰村上堡祠堂旁西一片坟地之中，用刺刀乱刺，使他身中数十刀而亡，尔后又把他的头用刀割下，为了报复他说的那句话，日寇便把藏鼎和尚的头颅放在和尚自己的下身处，做咬的状姿，这种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做法，令村人发现痛恨切齿！

31. 李君善口述

李君善，男，83岁

调查地点：溧水芝山

调查时间：2006年10月4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我爷爷李景银是在1938年5月被日军杀害的，当时他51岁。

1938年5月，日军到芝山扫荡，有几个日军到我爷爷家抢掠财物，连门口桃树上的桃子也难免遭劫，我爷爷出面反抗，骂日军是畜牲，不许他

们抢掠财物，制止他们采摘桃子，经过一番周旋当时日军暂时离开了，但仍怀恨在心，当日下午几个日军闯进他家，把他抓走，带到芝山秧塘口用刺刀戳死，然后还把他的头砍下。用刺刀戳杀时，他痛苦万分，拼命挣扎，地上的杂草泥土都被他扒起很多。

32. 李君康口述

李君康，男，84 岁

调查地点：溧水芝山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4 日

调 查 人：司徒德金、章壮玉

1938 年 5 月日军到芝山扫荡，邻村甘戴人甘宝头，正好到芝山探亲，在芝山扫荡的日军，认为他是新四军的探子。就把他抓起来带到芝山秧塘口和芝山李景银一起被杀害，当时甘宝头 52 岁。

33. 郑生英口述

郑生英，女，85 岁

调查地点：扬柳塘郑立泽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8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郑生英（女），今年 85 岁，日本鬼子在新桥杀人有些晓得。

我大哥郑生根（小名根保），在溧水做木匠，死时 20 多岁，没有 30 岁，未婚，鬼子轰炸溧水，被鬼子炸死了。

另外，同村三麻子是木匠，姓曹（家无后）被鬼子抓到用刺刀刺死了，牙齿都被绞掉了，他家四个儿子全无后。新桥丁有炳，西夏四美头都鬼子扫荡弄死了，四美头是在陈西埂上杀死的，新桥地区死了好多人，房子也烧光了。

孙家岗上（靠大塘点），驼子家儿子，大概叫小伢，姓什么不清楚了，在溧水被鬼子轰炸炸死了，家里也无人了。

34. 贾存根口述

贾存根，男，88 岁

调查地点：新桥巴金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2 日

调 查 人：陈太保、朱万承

我今年 88 岁，日本鬼子轰炸新桥我有 20 岁了。老观山死伤较多，老圩家于有亮（于尤亮）被炸死，一共有 30 多人炸死伤。房子炸得差不多，农具也被炸毁，最少有 200 多间房子被炸毁（桥两边加起来有 100 多家），另外还有很多商店（有 3 家大店，2 家布店，3 家槽坊，另外很多小店），一共烧了 3 次。西夏村夏传喜父亲被日军鬼子杀死，陶村曹昌仁父亲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戳死。

35. 魏氏、孙红顺口述

魏氏，女，90 岁；孙红顺，男，89 岁

调查地点：观前头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2 日

调 查 人：陈太保、朱万胜

我姓魏，是魏氏（徐维双娘），今年 90 岁，出生于 1917 年 2 月 18 日。日本鬼子来新桥扫荡，21 岁时丈夫过世（生病），我带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日本鬼子机关枪扫得哒哒响。徐宝英（家里大爷）被日本鬼子用刀捅死，在王家祠堂处，芮獐伢（小名獐子伢），结巴老刘也是那天被日本鬼子杀死。芮广前老婆被日本鬼子枪击身亡（子弹打在肚子上），新桥皮匠瓢塘处被日本鬼子打死（5 月份打死的）。老圩家于有（尤）亮在新桥当铺拐上被日本鬼子炸弹炸死。

我姓孙，叫孙红顺，今年 89 岁，日本鬼子把我抓去送夫，抓去 8 天给日本鬼子送东西去镇江，抓去 3 人，推车送食品，另外两个人被打，陈家陈明林在观前村头山上被枪打死。

日本鬼子轰炸新桥，来新桥扫荡，街上房子烧得差不多，老百姓跑反

是经常的事。

36. 李双才口述

李双才，男，73 岁

调查地点：新桥李双才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李双才，今年 73 岁，鬼子来轰炸新桥以及扫荡，我年龄还小，但也知道一些情况。

轰炸新桥，就是炸死了老于家于有亮。

后来鬼子来扫荡，进行烧杀抢。我村李世洪父亲是被鬼子在新桥河上的桥上打死的，先打了一枪，李栽到河里，后来鬼子又补上一枪，被打死。另一个人郑生理家大哥郑根保，听说跑反未跑，被鬼子用枪打死了，还知道一个是曹大昆家四儿子曹老四在于巷跑反躲在獐茅丛里，把身子伸出来探望，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了。丁其林父亲丁有炳被鬼子打死，丁其林后来搬迁到洪兰。陶村李有根丈人跑反时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腿被打断了。新桥在鬼子时期，曾被烧过，街上房子基本烧光，我家房子先后被烧过两次。

37. 张士英口述

张士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新桥张士英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4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张士英（女），今年 77 岁，日本鬼子轰炸新桥及扫荡，有印象，我们女孩子一般在家，外面情况了解不多，只知道死伤不少人，房子烧掉很多。

于巷姚先才被鬼子轰炸，腿炸断了，这个情况我知道，新桥曹忠仁母

亲黄家老被鬼子强奸死了，这我知道，曹大昆家老四躲在獐茅丛里被鬼子打死了，这我也知道，大昆家老四亲弟弟叫九瞎子，还在，可找他了解，日本鬼子轰炸，于有亮被炸死，我也知道，扫荡时的其他情况不太晓得了。

38. 陶华贵口述

陶华贵，86 岁，家住晶桥镇陶村

调查地点：陶村陶华贵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鬼子轰炸扫荡，已过去 70 年了，因不是自家的事，过去的事也很多记不起来了。

新桥轰炸，炸死了老于家于有亮。

后来鬼子扫荡，我记得在新桥王家祠堂边上及附近杀了一些人，有几个人知道，有结巴老刘，獐子伢，夏地保等。陶村有一个人在西夏村被杀，本来他放出来了，后又被抓去杀掉，叫三麻子，是曹昌仁父亲，好像是万村人，住在陶村，现家中已无人。

鬼子扫荡，新桥、西夏、陶家等几个村几乎被烧光，烧了好几回。西夏村大概有 20 多户。

碧山里有一个人在新桥十字街上被鬼子杀掉，后来被鬼子放出来了，在街上拿根芝麻糖在吃，后被鬼子抓去杀掉。

39. 朱发荣口述

朱发荣，男，86 岁

调查地点：新桥新村朱发芳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陈太保、朱万胜

鬼子在新桥轰炸扫荡，有些事情现在还记得。

日本轰炸溧水是阴历十月里，第二年6月里在新桥杀了几个人，观前徐宝燕、西夏四挂嘴（春字辈），这两个是被刀砍死的，头滚多远，结巴老刘在西夏看山，被枪打死。

日本人炸新桥是下午3点钟左右，于有亮和姚先才一道，先才炸了腿，于有亮炸死了，老百姓听是飞机响，往西夏跑，如炸在人多的地方，死人更多。轰炸新桥第二年鬼子来新桥扫荡，新桥、西夏、观前、陶家等房子烧了很多，我家烧了10间，三大商号还有很多小店都烧了，烧了好几次。厚生家上代刘大正家烧了几十间，新桥街上大概烧了有200间左右。

鬼子来新桥好多次，陶村三木匠（叫三麻子），有四五十岁，万村人住陶村，抓到西夏被打死，新桥李荣生（李世洪）父亲李光建被鬼子抓到西夏家田冲里，被鬼子用刀捅死。曹老四是躲在獐茅丛里被鬼子打死，躲在魏来宝家现在住的地方。

40. 刘月珍口述

刘月珍，女，74岁

调查地点：新桥巴金家

调查时间：2006年9月22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今年74岁，我父亲刘玉成，解放前开木匠店，开在新桥。日本第一次轰炸，木匠店全部被炸毁。盖起来歇了一百多天，日本鬼子来新桥，我家木匠铺又被日本鬼子烧掉了，一共烧了两回。丁其林家也被烧掉，后来搬洪兰。丁其林之父被鬼子杀掉，曹大昆家老四被鬼子杀掉，老五住洪兰，现在可证明。孙家学老婆被鬼子强奸。

41. 夏茂盛口述

夏茂盛，男，79岁

调查地点：西夏村夏木顺家

调查时间：2006年9月23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夏茂盛,小名叫夏木顺,今年 79 岁,晶桥镇新桥西夏村人。日本鬼子 39 年到新桥,我们村上死了三个人,我家二正婆是个老太,当时已 80 多岁,鬼子抄家抢东西,老太不肯,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另外还有一个房门爷爷,小名叫四挂嘴,老实农民,在陈西埂上桑树田里被鬼子用刺刀戳死,捅了两刀,死时才 22 岁,现家中无人,兄弟夏胥和也已去世,还有一个就是夏地保,村上农民,跑路时拖条扁担,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弟弟叫夏建发,现在还在,67 岁。

邻村观前,我知道有三个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一个是子伢,第二个是宝英,第三个是结巴老刘,老刘给人家帮工种田,很苦,住在陈西埂山边上茅棚里,被鬼子用刀戳死,他有个儿子叫水根,后来住邻村老于家,也已过世,家中无后。

另外,陈家(邻村)有一人跑反时往山上跑,在狮子山被鬼子打死。我村房子先后被烧过两次,连茅厕也被烧掉,我村当时有 20 多户人家。

42. 陈太前口述

陈太前,男,76 岁

调查地点:陈家陈太前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3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陈太前,今年 76 岁。

民国 26 年轰炸新桥,记得有二架飞机飞到我村上空。新桥丢了几个炸弹。民国 26 年炸过后,民国 29 年来新桥扫荡,新桥、西夏、陈家、观前几个村被烧,基本上被烧光,我村只剩下一个祠堂,一个庙,一个碾屋,我村当时有 30 多户。跑反时,我村陈明林跑到狮子山(离村不到一里),他把头伸出来看,被鬼子发现,就是一枪,被打伤未死,后来鬼子跑到面前,见未死,就用刀戳死。

另外,我知道那年观前的子伢、宝英、结巴子老刘被鬼子打死,芮广

前家老婆被鬼子打在肚子上，后来死在门口塘里。

西夏村四美头（四挂嘴），长得漂漂亮亮一个小伙子，在陈西埂上被鬼子用刀捅死，四美头弟弟叫夏春和，现在是否健在不清楚。

43. 王庆柏口述

王庆柏，现年 77 岁，原新桥人，现住粮管所

调查地点：粮管所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鬼子来时，我已躲到啥家圩，后到枣树关，具体杀人放火已不太晓得。但我家解放前做生意，是做杂货生意，商号叫王之泰，是新桥三大商号之一，我知道家里二三十间房子，烧了三次，被烧光了，新桥街上的房子基本上烧得差不多。

44. 尹宣财口述

尹宣财，男，76 岁

调查地点：新桥尹和娣小店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今年 76 岁，日本鬼子来时 7 岁左右，我有些事情记得，有些事情已不记得了。

日本鬼子轰炸，炸死于有亮我记得，他是于兰人，来新桥玩，他大儿子于先荣还在，有 70 多岁了。

日本鬼子扫荡，李荣生（李世洪）父亲走路好象有点不便，来弄日本人鸡鸭下水，被鬼子用刀捅死了。山南刘承恩父亲被鬼子杀死，记得他穿件大胸襟褂子，说他不像老百姓，他儿子刘承恩还在，可去调查。

45. 陈大诗口述

陈大诗，男，77 岁

调查地点：陈大诗小儿子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陈大诗，今年 77 岁。

鬼子轰炸是正月十五，要山上会场，老百姓去烧香，下午 3 点多钟，日本鬼子扔了几个炸弹，一个在王家祠堂处爆炸，另一颗在桥北头，于有亮来新桥打麻将被炸死，姚先才被炸伤，腿炸断了。当时我躲在家里土墙边上（鬼子来时我 8 岁）。鬼子扫荡，我记得结巴子老刘被打死，他大概是来新桥拣日本人杀的鸡、鸭等下水。新桥丁有炳被鬼子打死，丁其林父亲后来搬洪兰。观前獐子伢被鬼子打死。西夏四挂嘴被鬼子用刀捅死，这是听大人说的。

新桥房子鬼子扫荡被烧过好几次，房子烧得差不多。

46. 孙大金口述

孙大金，男，82 岁

调查地点：新桥孙大金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孙大金，今年 82 岁，鬼子来有些事情还记得。具体哪一年不记得了，是轰炸新桥以后的事。湖家边有一姓常的，三十多家，小名叫聋巴子，鬼子来时跑到我村后面的山上，鬼子追上他，用刺刀刺在肚子上，被鬼子杀死了。另外我家房门大娘，姓常，湖家边嫁到我们孙家，跑反时，鬼子一枪打在她腿上，当时 40 岁左右，没有死。鬼子从我村走山南到新桥，到山南村时，四杠子（姓刘）躲在外面田里，他把头伸出来看，鬼子把他抓到庙上村杀掉了，接着鬼子跑到新桥放火杀人。

47. 刘承恩口述

刘承恩，男，73 岁

调查地点：山南村刘承恩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刘承恩，今年 73 岁，日本鬼子来扫荡我那时还小，我父亲叫刘贤行（大概是这名字，墓碑上有），小名叫四杠子，被鬼子打死时大概 30 多岁，他躲在田里（可能是辣椒田），他把头伸出来看，被鬼子看见，抓到庙上场上，用枪打死的。

48. 张明口述

张明，男，94 岁

调查地点：环步岗张泰喜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8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张明，今年 94 岁。日本鬼子来我村（环步岗），我村死了三个人。

一个是下头人（马家庙哪地方人），人家喊他老四，20 多岁，已结婚，没有养小孩，在环步岗打工（做田），住在环步岗村前头，搭了个小棚子，住在小棚子里。大概是烧饭时间，五六月份，穿单衣服，有 20 多个鬼子从环步岗经过，老四说鬼子来了，划船过河，趴在河边上，被鬼子发现，对他一枪，子弹从头上进去，背上出来，打死了。

另一个人是陈传大（陈召炳大爷），50 岁左右。鬼子从郎溪打了败仗过来，在环步岗村中间休息，坐在他家后门口草垛上，传大躲在草垛里，吓得发抖，被鬼子抓出来，没有打他，结果他吓得生病了，半个月后死了，时间大概是八九月份。

49. 丁生伢口述

丁生伢，男，71 岁

调查地点：溧水洪兰丁生伢家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上午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丁生伢，今年 71 岁，解放前及解放后的 50 年代我家住在新桥，50 年代末搬到洪兰。我爷爷叫丁有炳，鬼子来扫荡，我爷爷跑反时未跑，他主要是舍不得家里东西，结果被鬼子抓到，听大人讲，爷爷被扔到河里，在岸上开枪打，鬼子看到我爷爷在河里挣扎，鬼子在岸上哈哈大笑，后来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是 55 年出去当兵，在东北，当兵以后，我父亲丁其禄就举家搬到洪兰住了。

50. 曹光喜口述

曹光喜，男，76 岁

调查地点：盛金置业公司传达室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9 日

调 查 人：朱万胜、陈太保

我叫曹光喜，小名九瞎子，今年 76 岁。

我有四个哥哥，四个姐姐，我最小，老九。

我四哥叫曹光道，人称老四，日本鬼子来新桥，我哥当时 16 岁，我 7 岁左右，我家住新桥老甘山，四哥当时在门背后砌鸡笼，鬼子从尹家过来，骑了马。听人说鬼子来了，老四就开了后门往外跑，躲到门后面獐茅丛里，被鬼子发现，就是一枪，子弹从背上海子骨进去，胸口出来。他捂住胸口，只好往家走，到了家往竹床上一睡，血就往外冒，到了夜里就死了。我哥真可怜，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难过得不得了。

（五）和凤镇调查

51. 张昌来口述

张昌来，男，现年 88 岁，住和凤镇张家村，第七村民小组

调查地点：溧水和凤镇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那是 1937 年腊月十六日（本村张品先结婚拜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张品先的父母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他父亲叫张昌敏，当时有 60 多岁，他母亲姓甘，是甘村的娘家，也有 60 多岁。

当时被杀的大人小孩有近 40 人。被杀的有以下人：张念淦，70 多岁。张念淦哥哥张念伦的儿子被一刀劈在胳膊上，流血痛死的，叫张太亮，当时 40 多岁。还有张念淦的老婆，当时有 70 多岁。

有一个盲人（瞎子）小孩被烧死在家中，当时有十几岁，他的父亲叫庆耷子（人家称青耷子）。

李老太被刺刀戳死在村边水沟边上，60 多岁。她是本村李家的，（斋妈妈，他吃斋，姓诸，诸家人）。

张得宝（小名），男，在山上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当时 20 多岁，老妈妈还健在。

张昌盛，男，70 岁，在大门口被刺刀戳死的。

张先其，男，70 多岁，在村边草堆边被刺刀戳死，后来草垛着火，又被烧了一塌糊涂。

犟怪麻子（张昌喜）夫妻俩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在大山坳里，当时有 70 岁左右，不知道他的字辈。

姓张小孩，10 岁左右，跟大人跑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又名小狗子），大名叫张绪汉。

姓张的男人，30 多岁，被日本兵开枪打死，死在当时的村边。

我就记得这些了，其他的问别人。

西张家基本都被烧光，有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几间房子。当天还烧了罗山头。

52. 张昌富口述

张昌富，男，93 岁，住张家自然村第一村民小组

调查地点：溧水和凤镇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大约是民国 26 年(1937 年冬腊月里)，日军放火、杀人，杀死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记不清了，反正不少。第一个就被杀的张先其。我被吓跑了，具体情况弄不清楚了，我记不清了。

53. 张绪坤口述

张绪坤，男，现年 87 岁

调查地点：溧水和凤镇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7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我叫张绪坤，男，现年 87 岁，住张家自然村第五村民小组。民国 26 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村上有个叫张品先结婚那个时候。日本人到我们张家村，放火、杀人。大约被杀了三十几个人，整个村被烧得差不多，只剩七八家人家，当时村里有一百多家人家。当时第一家被烧的是双门塘的张绪金家。我记不清了，岁数大了。

54. 张绪凤口述

张绪凤，男，现年 80 岁，住张家自然村第三村民小组

调查地点：溧水和凤镇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10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我记得还有个叫张绪金,在双门宕被刺刀刺死。他痛了爬到一个草垛边,鬼子又放火烧草垛,张绪金被烧着。

55. 张馨先、张召启口述

张馨先,男,88 岁,住张家自然村第三村民小组

调查地点:溧水和凤镇张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10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日本人从北埂(石臼湖)上来到村里,在瓜山上(张先民现在造房子处)来,先用机枪扫射,放火。

当时大约死了 37 人,有的是外村人,躲到我们村上来的,当时认为我们村上安全。比如:土山铺有个叫姓陈,是张昌信的外甥,当时被打死的。

张召启:张先明的奶奶生的一个女儿,当时只有两岁,被烧死在床上。

56. 李木英口述

李木英,女,87 岁

调查地点:和凤镇中杨村周家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9 日

调 查 人:王白美、章爱萍

那年我大概十五六岁,听讲日本鬼子要进村了,我父母马上将我嫁到了周家,后来日本鬼子真的来了,我婆婆要我将脸用灰抹黑。有个铁匠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拖到边上强奸了,我才躲过这一回,我本人没有被强奸。

57. 周时仁口述

周时仁，男，79 岁，住和凤镇周家自然村

调查地点：和凤镇中杨村周家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8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当时我有 10 岁了，我村有个人叫周时玉，在破坝边被日本人开枪打在大腿根，从那里一直爬到家中，当时周时玉有 30 多岁，这个人到 70 年代初去世。

58. 陈大美口述

陈大美，女，现年 94 岁，家住魏家垅村

调查地点：和凤镇魏家垅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被日本人杀了的年纪最大的是我的公公叫杨光生，70 岁，以及杨光生的长子杨大和尚（小名），大名叫杨（记不清），30 多岁，杨大和尚的儿子杨神保（杨承保），当时只有 11 岁。

当时他们躲在门口的麦田里，是阴历三月里的辰光，他们祖孙三代都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戳死。当时他们脸上、身上到处是鲜血，我打了一桶水将他们的脸上血洗掉，一天出了 3 口棺材。

当天还牵走了一头驴，杀死了一条母猪，损失有 30 多银元。

59. 梅清大口述

梅清大，男，现年 83 岁，家住溧水县和凤镇大梅村

调查地点：和凤镇大梅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上午

调 查 人：周德胜

我 14 岁的时候日本人到我们这里。日本鬼子一到我村就是放火、烧杀抢。我们大梅家当时二十八九户人家，一个村基本上被烧光了，只有七八户没有被烧，大约被烧了 60 多间房子，还有第二次被烧的。

我村被枪杀 2 人，抓了不少夫子，其中有 2 人下落不明。被杀的人叫梅六狗子(小名)，大名记不清了，就是梅清财的伯父。被枪打死的叫梅华海，他后代叫梅国园。

被抓走夫子当中 2 人下落不明，至今没有回来，可能死在南京，因为这些夫子是为日本人向南京运物资。这两个人叫梅国宽、梅国树。梅国宽的儿子叫梅裕军，现在还健在，今年 83 岁。梅国树的孙子叫梅清木。

很多事记不清了，反正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干尽了坏事，老百姓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

60. 许阿美口述

许阿美，女，84 岁，住溧水县和凤镇大梅村

调查地点：和凤镇大梅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上午

调 查 人：周德胜

我 14 岁的时候日本人的汽油船开进了石臼湖，我是湖边上许家的人，日本人来了我们村(许家)的人都跑了，家里人没有办法将我就送到了婆家。当年(1937 年)冬天，日本人来到了我们大梅家，杀人、放火、抓夫。我家的房子被烧了两次，第一次 3 间草房被烧，后来搭了小房子，不久也被日本人烧了。日本人在孔镇设了警备队，一天早上我丈夫(钱正财)去高淳买铁锅，刚出门就被日本人抓去了，每天给日本人抬军用物资，从洪蓝埠挑到孔镇，经常受到日本兵打骂虐待。

我记不清了，反正一个村被烧了差不多，不剩什么房子了。你们可以问问村上的其他老人。

61. 杨开富、秦其和、万汝根口述

杨开富，男，现年 88 岁，住孔镇行政村孔镇集镇；秦其和，男，现年 72 岁，住孔镇行政村孔镇集镇；万汝根，男，现年 77 岁，住孔镇集镇

调查地点：和凤镇孔镇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周德胜

孔镇一共被日本人杀了三个人，伤了一个人。开始杀了的是万福喜的爷爷，他叫万应凤，他的祖籍是安徽泾县人，他是 1937 年阳历 11 月里，当时抓夫，他不愿去，在铺头谢家钱粮桥被日本兵推到河中开枪打死的，当时大约 40 多岁。

大约 1939 年上半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当时中杨村唱戏，第二天吃晚饭后，日本人放火烧房子，从上街一直烧到下街，有 80 多户人家，大约有一百六七十年间。我家有三间两舍，当时我家开银匠店。

杨建炳：

1938 年上半年，在孔镇西边木鱼墩塘边被日本人用刺刀，死的是叫大三子，他是苏北人，做银匠，当时死的时候只有 47－48 岁这个样子。是当地人安葬的。

另外一个被杀的人是孔锁木头，在孔镇北面的小柴塘附近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大约有 40 多岁。时间大约是 1938 年上半年，农历三月里，麦已经秀齐，麦田里麦被孔爬倒了不少，后来就死了。

一个被刀刺伤的叫鲍兆钰，大约是 50 多岁，在孔镇街下街大塘边。

秦其和：

——（当时埋葬一个人）最多的一个要花 30 多块银元，一般人家要花 20 块银元。

万汝根：

不仅是烧房子，家中的一切都被烧光，农具、田具等都被烧光，损失无法计算。

（六）石湫镇调查

62. 陈广珠口述

陈广珠，女，80 岁

调查地点：石湫镇社东村山口自然村

调查时间：2006 年 9 月 21 日

调 查 人：魏晋铣、许家兴

在日本鬼子轰炸溧水县城的第二年，即 1938 年春的一天，驻扎在县城的鬼子下乡扫荡，这天下午十几个鬼子来到小茅山南面的山口村实施“三光”政策，无恶不作。当时村里的 20 多户老百姓为了避难，纷纷外出躲藏，村里只有少数的老人、小孩和妇女来不及逃脱。其中年仅 17 岁的陈根娣为了照顾年迈的瞎子奶奶，留在家中未能逃走。进村后的鬼子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当搜到陈根娣家时，发现年轻的陈根娣，时有四五个鬼子先后扑向陈根娣，其中有个鬼子一把抱住她不放，将她按倒在地实施强奸，随后其他几个鬼子对陈进行了轮奸。鬼子的残忍暴行致使陈根娣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终身留下了后遗症。

十二、句容市[1]调查

1. 王敬芳口述

王敬芳，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前进村王家边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4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简显鹏、黄瑞翔

我今年 82 岁，解放前读到小学四年级，算有点文化。1951 年参加工作，搞过土改。我 59 岁那年因有高血压而病退，退下来之前是句容县法院副院长。我弟兄三个，哥哥、嫂嫂都去世了。

我们王家边是发生过一次大屠杀的，是 1938 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注：即 1938 年 4 月 24 日），就在村东竹园的院框里，被屠杀的总人数不清楚。这事以前没有人来调查过。

跑反那年我 14 岁，在苏州当学徒，没有在村上亲眼看到屠杀后的场面。我父亲王德伟（当时 55 岁）、伯父王德伦（当时 58 岁）就是在那场大屠杀中被鬼子杀死的。据说是有人打死了一个鬼子，鬼子兵把许多村上的人抓起来，关在我们村“五间房”的楼下。这“五间房”是我们村一个姓王的大地主家的。他家的房子很大，有三道门，正门是八字门，还有东门和北门。从正门进来，有好几进，“五间房”在后面，有阁楼，当时鬼子兵就住在阁楼上。竹园在东门外，很大，竹园北面有个水塘，村里的人都喝这口塘里的水。竹园东面有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有一人来深，丈把宽。

---

① 句容市今属镇江，当时为日军主要进攻路径。

这条壕沟从村东经过，再向西拐，是日本人为保护自己而挖的。后来，这里的鬼子搬到了天王寺的大庙里住了。大庙早就拆掉了，原来是很有名的，有三进三间，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观音菩萨都有的。

跑反时，我母亲带了我小弟弟跑到南边的山里去了，我父亲和伯父留在家里看门。鬼子把抓来的人关在“五间房”的楼下，一个个地拖到竹园里杀，最后壕沟里都血流成河了。我父亲和伯父被杀死后，村上人去把他拖过来，头对头并排在一起，躺在那里。跑反回来后，他们的尸体都腐烂了，才正式安葬。当时没有立碑，后来建高速公路，他们的坟墓又迁了一次。

鬼子在王家边杀的人很多，我们村上就我父亲和伯父两个。许家边的任祥龙（他是老大）和他家老三（可能叫任祥明），还有朱巷的陆顺喜（大冬子的父亲）也是在那次被鬼子杀死的。听说鬼子在朱巷杀的人多，是架了机枪扫的，你们可以到磨盘镇去问问。我们村的老队长韩鹤顺，他比我小几岁，但他当时在村上，知道的事多，等会我去叫他来讲讲。许家边还有一个人叫陈明才，身上被鬼子刺了 23 刀，到处冒泡泡，他没有死，活了好长时间，去世了没几年。临去世前，他像疯子一样到处跑。

【王敬芳之子王致林 2005 年 11 月 12 日补充】1993 年左右，我和几个家门兄弟迁爷爷的坟，在他头骨附近发现了一颗子弹。所以他遇害时不但被刺刀刺过，而且被子弹打过。这颗子弹后来没保留下来。

2. 韩鹤顺口述

韩鹤顺，男，1928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前进村王家边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4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简显鹏、黄瑞翔

我同后山沟的刘勇是同年的，属龙，跑反时 10 岁，跟了母亲跑到了后白的葛郎头，下半年才回来。那年三月二十四鬼子杀人的场面我没有看到，回来看到的是杀过以后的场面。

我在 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打鬼子，报仇，都写了血书的，但部队没

有入朝，留在镇江了。1952 年，我回到了家里，生产待命。我在部队里当了 11 个月的兵，当机枪手、副班长。

鬼子在王家边杀人不是用刀杀的，他们用刀一样的锯子锯的。那锯子很锋利，能锯木门的。有个小孩叫万道义，他亲眼看到鬼子用锯子锯的。他现在 75 岁，就住在（天王镇）街上。但身体不行了，不能讲话了。我姑爷就是那次被鬼子杀死的，后来用养蚕的破匾包包，埋了。许家边的任老三一开始没有死，拼命地喊叫。他家老大去给他解绳子，被鬼子看到后一枪打死。鬼子回过头来又给老三补刺了几刀，把他刺死了。陈明才身上被刺了 23 刀，他没有作声，后来又补了一刀，他还是没有作声。他活下来了，爬走了。后来，他家里人把他抬到茅西的一座庙里，我母亲带了我去看的，一个个刀口在咕噜咕噜地冒气。当时也没有医生给他治，他自己慢慢好的。

万道义的老子万德山个头很高。他被鬼子带到了“五间房”，双手被绑了起来。他一点一点地把绳子退了下来，准备跑。他问关在一起的人：“你们跑吗？你们要跑，我就把你们的绳子也解下来。”可他们说：“我们不跑。”他就一个人跑掉了。那些没有跑的人后来全被鬼子拖到竹园里杀掉了。我记性好，这些事到死都忘不了的。

我父亲叫韩宝元，他亲眼看到鬼子在竹园旁的水塘洗刀，他马上就跑掉了，回去就告诉我们。我们村上被鬼子杀死的人就两个，后山沟和朱巷的人多。他们那里的人被鬼子杀死后，有的没有来收尸，有的来收尸了，头不要了，拖了个身段就走。现在那壕沟里还能挖出人头来呢。

3. 王开顺口述

王开顺，男，1931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前进窑上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29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

我今年 75 岁，属羊，跑反时 7 岁。刚跑反时，我祖父王本和在村西头为了保护本村的一名孕妇免受鬼子欺负，被鬼子砍了一刀，头被劈成

两半。那名孕妇没有死，我祖父被劈死了，当时 60 来岁。

（王开顺老人口吃，一个词有时要说七八次。）

4. 谈德祥口述

谈德祥，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前进窑上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29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

我今年 79 岁，属兔，跑反时 10 岁。

鬼子进村烧杀淫掠，那是肯定的。但他们杀王本和时我不在场，不知道他是被枪打死的还是被刀杀死的。当时我住在蔡巷下面，解放后才搬来的。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溧水，躲在山上。回来过了年，再跑出去，农历四月才回来种田。

听说在王家边的水沟边，鬼子把一张板凳倒过来放，把老百姓的手脚绑在凳上，用锯子拉，慢慢地割头，割一会，跑去休息一下，弄死了许多人。

5. 彭国清口述

彭国清，男，1931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蔡巷西庄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29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黄瑞翔

我今年 75 岁，属羊。我家原来在西庄，后来我父亲赌博把田输光了，就搬到蔡巷。日本人过来时，我们在蔡巷。安民后，我们又回到了西庄。

我本家的大伯彭典源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大概是鬼子过来后两年，白阳村的新四军同鬼子开火，鬼子杀人放火，用东洋刀割我大伯的头，没割断，颈后还搭着点皮。他那时大概是 50 来岁，是普通农民，在村

里被抓走的。那时，别人都跑光了，跑到白阳村南面的蚂蚁岗。他没跑，说："我年纪大了，不要紧。"他是在谷城的小庙里被鬼子打死的。后来，人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村西桑树园。鬼子正在打枪，不安全，他把尸体一撂就跑了。

跑反时，我背着两只咸鹅跟父母跑到了红土山。那里有碉堡，鬼子建的。我们跑到哪家吃那家，不带米，哪里还背得动啊！后来又跑到蚂蚁岗，没回家。第二年三四月份，安民了，发了良民证，我们就回来了。日本鬼子怕山，见到山不敢去，到山边就不敢爬。

后来陈毅部队过来，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五月初二，新四军与鬼子开火，鬼子把西庄上的房子烧了，只剩下十来间瓦房，草房基本上烧光了。在王家边，鬼子抓了老百姓，用粗铁丝穿过锁胛骨，一个穿一个，跑不掉了。朱巷东南面有个马场，鬼子在那里用机枪一下子扫死了83个人。有个人没打死，别人的尸体倒在他身上，子弹没打中他。后来鬼子翻尸体，每个人再捅上一刀，他也没有捅死。"忆苦思甜"的时候，他给我们作报告。那个人姓吴，住在磨盘公社胡家寨，现在死掉了。在王家边被杀的人是哪个村的？我搞不清楚，鬼子抓的是五湖四海的人。

跟你们讲这些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能当亡国奴！你们的前途很大，以后国家就靠你们了，还靠你们培养下一代！毛主席不是说了吗："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我哥哥也知道那时候的事，但他不在家。他是阴阳先生（风水先生），很忙。

6. 任光寿口述

任光寿，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蔡巷西庄

调查时间：2005年10月29日，11月12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吴瑜、李翚、席庆童等

我今年86岁，跑反时17岁。鬼子是冬月初一过来的，我们叫他们东洋人。我们跑反跑到了马山、老人山。那时，我编了一首歌：

紧开口，慢开言，老老少少听根源。

听根源，讲根源，听我讲那1937年。

37年，鬼子进中原，他把老蒋撵跑了。

撵到四川峨眉山，广大人民多受苦，儿女百姓多受苦。

日本鬼子他有多坏，烧杀奸掳四指都俱全。

看见男的开枪打，女的跑得五里不见烟。

一跑跑到哪里去，一跑跑到老人山，到了老人山。

望山下，大家砍了茅草搭棚子，一住住了几十天。

大冬天，三九天，大风大雨大雪在外面。

大孩子冻得连声喊，小孩子冻得哭连天，老奶奶冻得糠糠打颤。

山崖边，柴火烧火烤，大家对我有意见。

外面烧火不能烧，外面烧火直冒烟，只怕鬼子看到了。

男人白天不敢回家望，夜晚三更慢慢往回探，找人舂米找人看。

走到半路上，跨个田缺口，跌了一跟斗。

爬起来，望着膝盖开了口（伤口），两个眼睛泪汪汪。

爬起来，人家好手好脚挑着往前走，我跌得瘸瘸跛跛把老米挑上肩。

挑到第二天，才到老人山。

那么咱（那时候）多困难，没火柴，有钱无市买不到。

那么咱吃咸盐，多困难，一人一天吃不到二钱盐。

有的人，在家带点咸菜去蘸蘸，

有的人，只能顿顿吃白饭，无油无盐在外面。

夜晚听见大山上狼巴子叫，大人小娃睡觉睡不安。

第二天，又放谣风造谣言：鬼子明天要来抄老人山。

那一天，那一晚，大家都做了早夜饭。

吃了早夜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连夜连夜离开老人山。

吃了早夜饭，妇女只把小孩背，大的还在手上牵。

男的挑锅瓢碗盏和被单，老头子老奶奶把小棍拄，还有点老米老头子背上捐。

老奶奶还把耕牛牵，连夜翻过老人山。

老人山，那东边，还有一个青龙洞，我们到青龙洞里躲几天。

刚刚走出山东边，金坛老百姓也上了山。

他们问我上哪里去，我说鬼子明天来抄老人山，我想到青龙洞去躲几天。

金坛的老百姓开了言：

“青龙洞，不能去，明天薛埠的鬼子来抄青龙洞这边的山。

我们吓得往西跑，你们还往东边跑？

我们两县的老百姓坐下来，歇个畔，大家动动脑筋想想看。

四方有三方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再往哪里跑？”

歇个畔，想半天，南边还有个野鸡山，半山坡里尽是毛竹园。

大家到毛竹园里躲几天，鬼子抄山顺路走，他们不会进毛竹园。

鬼子假使要进毛竹园，我们就跟鬼子顺山转。

只等鬼子抄山过去了，你们回你的青龙洞，我们再回老人山。

青年妇女开了言：“往年过年家中过，今年过年恐怕恐怕在外边。”

老头子老奶奶开了言：“什么过年不过年，只把大家性命逃出来了。

今年不过润一年，今年不过还有明年。”

第二年，二三月间，农民种田种不安。

有一天，我回家去，带条耕牛耕板田。

我把犁和耕牛弄到田里去，我把耕犁架上了肩。

架上肩，刚刚耕了五六转，听到柏岗窑上枪一响。

随时（马上）把耕犁卸下肩。

我把耕牛打到塘里去，望埂坎树桩上拴。

爬起来，望着望着鬼子就来了，我两条小腿泼命（拼命）往东跑。

往东跑，往东钻，我村上东边有个小河湾。

我一直跑到河湾里，我爬到最高的大坎子，

伸了个小头朝上望，望鬼子今天从哪儿走，望鬼子今天到哪儿拴，

只等鬼子过去了，我再好回家耕板田。

三月二十一那一天，天王寺有六个鬼子下乡来扰乱，

长枪机枪肩上背，东洋刀手上掂。

这个村找到那个村上去，一个一个人都看不见。

“那些老百姓真是活神仙，晓得我们今天来，早已早已跑上了山。

我们今天挺了胸脯往前找，一直找到白阳去。”
白阳又到徐家边，一个人毛看不见。
随时随时翻过徐家边，李塔村上去看看，
一直跑到李塔去，李塔男女老少半夜三更上了山。
李塔东南拐，还有大鲤山。
白阳村，有一个许维贵，还有一个许维新。
弟兄二人为人民，弟兄二人成立了独立营，手下还有几十人。
同志们弟兄们，小鬼子又来了，专门欺压我们中国人。
同志们弟兄们，一个口号开枪打。
一排子枪打下去，六个鬼子打死两个人。
还有四个没打死，睡（躺）在地下装死人。
同志们弟兄们，指望六个鬼子都打死了，
一个冲锋跑下去，把鬼子长枪机枪东洋刀掂到手，胜利属于是我们。
哪想鬼子他有鬼门精，没死装死睡在地下，
机枪一响打坏独立营，打坏打伤十几人。
独立营营长下命令，同志们，弟兄们，
赶紧朝后退一步，后面有个小松林。
我们大家退到小松林，再跟鬼子作战争。
鬼子瞧到独立营退到小松林，爬起来，搬了机枪往东打。
四把机枪一梭子都打完了，背了机枪往西行，一直跑到李塔村。
独立营营长随时随时又下命令：
同志们弟兄们，那几个鬼子逃跑了，我们赶紧摆一个羊叉阵。
南边从李塔小山林跑，北边从大凹行，我们赶紧超前包围李塔村。
直把四个鬼子抓住了，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叫他一条小命活不成。
谁知鬼子到李塔没有停，一直翻过徐家边。
独立营包围李塔村，找来找去找不到鬼子一个人。
徐家边西边拐里也有一个小松林，鬼子跑进小松林，
小弟兄说我们开枪打，小班长说那不行，野山一带尽是新四军。
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赶紧逃性命。
一直跑回天王寺，随时报告老太君。

老太君、老太君，我们今天早晨六个皇军出门去放哨，
哪晓得野山一带全是新四军，把皇军打死两个人。
老太君一听搞火了，随时无线电台挂电话。
电话一打句容城，句容城，无线电话随时随时转南京。
第二天早晨天没亮，南京句容大部队就来了，马路上登（站）了一片兵。

老太君说这些大部队都来了，我还有几件事情讲把（讲给）大部队听。

从天王到唐陵、石巷拉条长战线，（这一）仗（能）打赢。
马路一边你们不要管，溧武路南边全是新四军。
逮一个，杀一个，逮两名，杀两名，一天一夜逮了73个老农民。
送到马场高头去，荒田埂挨个挨个来排好，机枪一响倒了一片民。
还有两个没打死，活人也要装死人，死人里头逃性命。
一挺机枪就打了，鬼子临走不放心，回头个个身上刺刀刺一刀。
刺在死人身上他死了，刺在活人身上该多疼。
一点不敢动半毫分，假使要动半毫分，一条小命活不成。

现在党中央来领导，全国人民都太平。
想上哪儿去那儿，想到哪玩去那玩，晚黑睡觉不插门。
小偷小摸来教育，大的错误判徒刑，杀人放火就枪决。
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太平。

（按：歇畔，句容方言，休息。歇个畔，休息一会。田缺口：田埂上的缺口。老米：大米。抄山：搜山，有的地方也叫“洗山”。摆羊叉阵：就是分两路包抄过去。羊叉，叉稻草的铁叉。溧武路：溧水到武进的公路。马场：小地名，在天王镇磨盘张巷东南处。1938年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军在马场屠杀了71位跑反的村民。马场高头：马场那里。）

7. 万开基口述

万开基，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天王镇白阳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12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席庆童

我今年 86 岁。鬼子来之前，我住在南京卫岗，后来跑回来了。鬼子打到天王寺，我们刚好也跑到天王寺。后来跑反，没跑多远，就跑到了马山、大山口。

有 3 个鬼子在白阳村被老百姓打死了。那时候老百姓有枪的，许维贵的自卫团有枪。鬼子的枪卡住了，没响，大刀会的人说鬼子没有子弹了，不要紧，就上去砍头了。朱有德和老康（一个在村里帮工的外地人）两人打死了一个，曹应龙用刀砍死了一个。那次一共打死 3 个鬼子，尸体埋在地下，上面盖着草，别人看不出来。村里的老百姓怕报复，绝大部分都跑了。（农历）三月二十六，鬼子来抓人了，把村里的房子全烧光，只剩下 3 家没烧掉。郑新财的母亲有病，躺在家里，鬼子一看，就在门上写“不卫生”三个字，别的鬼子就不进去了，他家的房子就没烧掉。朱财宝家和王志军家的大门撑得死死的，鬼子打不开，他们两家的房子也没烧掉。

那时候小麦出齐了（长高了），许多人都躲在麦田里。鬼子拉了绳子捞，绳子中间挂着石头，绳子拉过去，麦子倒下来，躲在田里的人就显出来了。鬼子一共捞了 72 个人，其中许多是磨盘时巷的人。他们被抓到马场那里，死了 71 个，有一个活下来了。他枪没响就倒下来了，鬼子补刺一刀，一刀刺在他胸部，他不敢动，就活下来了。解放后开大会，他讲给我们听的。他是时巷人，姓名不知道。马场那里没有打死白阳村的人。

时巷在长岭东边，离长岭不远。

鬼子在白阳村打死了 3 个老百姓。一个叫王茂贵，他没有跑掉，在村里被鬼子逮住了。他 50 多岁，曾在常州当过管账的，会讲几句日本话。他和鬼子讲了讲，把埋尸体的地方告诉了他们，找到了尸体，挖出来了。他以为不要紧了，可鬼子还是把他的头割了，只连着一点点皮。另外两个是村里的老奶奶。

许维贵又叫许德良，他是老二，许维新是老三，他们是兄弟俩。许维新在新四军里干的，陈毅把他收去了，封他为许营长。后来，他在老人山那里被手下的卫士杀死了。这个卫士跑到王庄鬼子那里，后来也被杀了。许维新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许维贵是国民党部队的，他有儿子。

8. 王永政口述

王永政，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宝华镇下鲍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6 日、12 月 29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77 岁，属马，跑反时才 8 岁。我父亲叫王贞祥，是骆墅乡的乡长，那年 38 岁。母亲张氏，和他同年。家中还有个小弟弟，那时才 3 岁，小名叫“小胖子”。

冬月初五，我和我叔叔王贞财躲在村前的防空洞里，我父亲要给老百姓开难民条，他和我母亲、我弟弟留在家里了。那天，来了 6 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老百姓以为他们是中国的宪兵。他们一来就要强奸我母亲，我父亲跪下来求，鬼子就用刺刀戳，连戳了几刀，肠子拖出来好长好长。我母亲被他们强奸后也被杀死了，我弟弟也被他们开枪打死了。这些情况都是我叔叔回去看到的，我没有看到。后来，在冬月初七的后半夜，我家的瓦房又被鬼子浇上汽油烧掉了。当时枪炮声响个不停，我叔叔趴在山上看到的。后来，我跟了我叔叔跑到了宝华山隆昌寺，在那里躲了 20 来天。

初五那天就来了 6 个鬼子，可能是侦察兵。那天还打死了另外 3 个人。一个是我的家门叔叔王贞景，他比我父亲小两三岁，在村头骑了一头小毛驴，被鬼子一枪打中，滚了下来。他的子女现在都去世了，我给他们的孙子辈讲过，他们好像不怎么关心。还有一个也姓王，小名叫来成，当时十一二岁。那天下午他在放牛，被鬼子一枪打中，从牛背上滚了下来。再一个就是在我家帮工的伙计，叫振兴，姓啥不知道，是邻村的。他

也是开枪打死的。

隔了个把月，日本兵不怎么杀人了，但天天下乡来找花姑娘，打狗抓鸡，老百姓打着红亮月疤疤旗子去欢迎他们大日本，有的鬼子还朝着笑笑。腊月二十三，鬼子又来了，老百姓还是打着旗子去欢迎，以为没事的。可这一回不行了，鬼子把他们统统拉到乌龟桥，叫他们排成一排，跪下，然后就用机枪扫，一共打死 18 个，都是我们下鲍亭的男人。我记得的有这么几个：

王利东（我的二爷）

王利正（我的家门爷爷）

王贞福

王贞林

孙信福

夏长道

夏长元

任生安

丁道兴

丁正财

丁老巴子（小名）

我当时没有跑去看，是听躲在附近的大人讲的。听说日本人的一辆汽车在孟塘被新四军（调查者注：此处有误，当时还没有新四军）烧掉了，人家讲是小张家岗的人烧的，日本人就跑到鲍亭来杀人了。经过这次屠杀，我们村年轻力壮的男人就不多了，大概只剩下五六个。小张家岗靠着山，鬼子不敢去。隆昌寺在山上，鬼子也不敢去。

还有两个人在鬼子刚打来的时候被他们用东洋刀砍了。这两个人是在同一天同一时辰被鬼子砍的，一个叫刘长春，一个叫江世如。江世如的一刀斜砍在后脑勺上，伤口有这么深（用手比划，5 厘米）。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装死，醒来一看，见刘长春也没有死，两个人爬起来就跑了。后来，人家用米汤喂他们，他们都活下来了。江世如的伤口留下的伤疤有这么深（用手比划，2 厘米）。他们两个早去世了，刘长春没有后代，江世如有子女的，他的子女也去世了。

我父母被打死后没有立即下葬，第二年正月底才葬的，坟在和平那边，后来又迁了几次。他坟前没有立碑，我们每年清明都去扫墓的。

下鲍亭打死了这么多人，从来没有人来调查过。忆苦思甜时可能讲过，那时候我在龙潭工作，不在家，不清楚。农村里的人没有文化，写不起来，忆苦会上讲过就就算了，可能没有写下来。

日本兵打过来时，中国军队在丁山头（即丁家山）同鬼子打了三天三夜，枪炮声歇都没歇过。日本人的3架飞机过来炸，我们在洞里听到的，没敢出来看。丁山头上的弹壳堆了寸把厚，还有炮弹筒，有这么粗（10厘米），还有手榴弹，过了七八年还能找到。山上山下打死了许多中国兵。后来要种田了，就把躺在田里的尸体埋了。埋的时候全发黑了，腐烂了，出蛆了，那蛆有这么长（5厘米）。大人把木板放在死尸旁边，用钉耙把尸体扒到板上抬走，前前后后埋了个把月。那臭味真是难闻死了，我叔叔是用棉花塞住了鼻孔干的。

丁山头上的国民党部队有一部分人最后投降了。日本人在山上山下把他们全烧死，烧的时候他们的惨叫声听得清清楚楚。一共烧死多少人？不清楚，没有数。丁山头上全是死尸，骨头一层，过了好多年还能看到许多骷髅头。

在丁山头打仗的中国兵穿黄衣服的多，穿灰衣服的少。穿灰衣服的都是过兵。那时候马路上过兵很多，在马路上走了三四天呢。广东兵穿着裤头挨冻，受不了，我们都看到的。

丁山头上有棵老松树，长得像颗钉子。鬼子投降后，国民党的宣传部队把这棵老松树砍掉了。鸡笼山山顶上有一个炮台，解放前就被老百姓放炮炸掉了，他们要炸里面的钢筋。

跑反时我们住在隆昌寺的裁缝楼，一起住的有20来人，全是下鲍亭的。庙里和尚很多，没有跑掉。鬼子到庙里去过一次，但没有去裁缝楼，没有伤人。隆昌寺没有烧掉，一处都没有烧。我们在里面一天吃三顿，中午一顿吃干的。里面有4口大锅，一次能煮20担米的饭。锅底都用铁柱子撑着，锅铲是老长老长的。里面的难民不多，大多数人都跑到北圩去了。我们下鲍亭的房子全被鬼子烧掉了，只剩下两间瓦房没烧掉。跑反回来，就在宝华山上砍点树，搭小棚子住。我们这里都是宝华山的

佃户，种的田都是宝华山的。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补充】冬月初五下午，满村都是中国兵。当时来了 6 个日本侦察兵，也是穿的黄衣服，混在一起，认不出来，不知道日本兵来了，结果，中国兵被打死了不少。到了晚上，日本人的大部队到了，我们小孩就躲进洞里了。地洞就在对过山上。当晚，到了下半夜，我父母亲还没有进洞，我叔叔就回家看看，看到我父母亲和我弟弟都被打死了。叔叔当时已经结婚了，但还没有分家。鬼子打人的时候，我家对门一个姓宗的老太婆亲眼看到的，我母亲喊“救命”，我父亲被戳了 7 刀，我母亲也是被刀戳死的。小弟弟哭着喊着要妈妈，鬼子开枪把他打死了。

9. 储志震口述

储志震，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宝华镇上鲍亭

调查时间：2006 年 6 月 7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鼠。我 13 岁时修（汤龙）公路，14 岁时跑反。跑反时，我父亲不在了，我和妹妹跟了我妈一起跑的。我妈当时 40 多岁，一双小脚，跑不快的。我们翻过宝华山跑到了山北面的罗家庄。我有个同年在那里，我们在他家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鬼子没有到那里去过。

回到家里，就种田了。我家的 3 间 2 厢瓦房没有被鬼子烧掉。上鲍亭没有人被鬼子打死。下鲍亭有，在乌龟桥东面的空地上，一次就被鬼子打死十几个人。我那时还小，记不得是哪一天，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王永政的父亲是当乡长的，鬼子一来就要强奸他老婆，他就去护，鬼子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他老婆也被杀死了。

鲍亭包括上鲍亭、下鲍亭、黄村、罗岗头、张家岗、王家宕 6 个村，当时属骆墅乡。那时候上鲍亭只有 10 来家，杂姓多，下鲍亭有 30 来户，姓王的多。

鬼子投降后住在曹家边，有几百个人呢，住在帐篷里。老百姓用西

瓜皮砸他们，他们也不还手了。听人说，他们在龙潭上船时，有条船翻了，淹死了许多。

【储志震的妻子补充】我娘家在张家岗。张家岗没有人被鬼子打死。夏长元是我娘娘的儿子，当时20来岁。丁家山的山凹里打死了许多人，听说都是广东兵，穿灰衣服的。

10. 丁广炬口述

丁广炬，男，1932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宝华镇下鲍亭

调查时间：2006年6月7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属猴。跑反前，我父母亲在宝华山（隆昌寺）帮人烧饭，每天都要上山，下山时带点锅巴、剩饭回来，养活全家。跑反时，我才6岁。父母亲、2个姐姐和我都留在村里，躲在村前山脚下的一个地洞里。地洞离我家很近，就隔一块田。

我祖父叫陈永山，从仪征陈家营迁过来的。后来，我父亲招到一个老太家，做她的儿子，改姓丁。跑反期间，有一天早上，我们都躲在洞里，就我祖父一个人在家，当时约50来岁。他被鬼子一枪打中，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鬼子又上去踢了三脚，把他踢死了。后来，他埋在亭子头，靠大队部，当时没立碑。大跃进时整田平土，他的坟迁到了张家坝，坟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的名字是陈永山。

【丁广炬之妻许恒英补充】鬼子刚打来时，他们是从汤山过来的。中央军在丁家山和鸡笼山守。丁家山没有炮台，鸡笼山有一个炮台。那枪声劈哩啪啦地响，子弹像下雨一样掉在水塘里。我在塘边淘米，子弹倒没有落在我身上。中央军没有回头，丁家山上的死尸多得不得了。下巴庵有两个人被鬼子砍了头，没砍死，活下来了。他们装死，没动，要动一下就没命了。一个叫刘长春，一个叫江世如。刘长春没有后代。我母亲姓徐，住在下鲍亭。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有个鬼子端了我家的一大缸酱，要拿走。我母亲拦住他说："先生，我们自己要吃的，你不能拿。"鬼子朝

她踢了三脚，把她踢死了。她那时 30 多岁，怀了双胞胎，一男一女，都流出来了，是我埋的。

听人说，在下鲍亭马路边活埋了一个当兵的，不知道他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

11. 袁福珍口述

袁福珍，女，1929 年生，现住句容石狮唐家大队乌塘村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泉西路 2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4 月 21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78 岁，属蛇，跑反那年 9 岁，住在上峰葛家边。13 岁嫁到句容石狮乡唐家大队乌塘村。我的老公公叫夏桃京，兄弟 3 个，有 2 个被日本人杀掉了。一个是他的哥哥夏桃根，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夏老三。听人讲，日本人在村里抓壮丁，抓了 7 个人，都是男的，要他们去找花姑娘。6 个人不听话，被杀掉了。有一个人夏银浩，他听话，带了鬼子去找花姑娘，当时没有杀。那 6 个人被鬼子抓到土桥街的北街，2 个人一捆，2 个人一捆，开枪打死了，其中有夏桃根和夏老三。

后来，鬼子要枪毙夏银浩。他一个猛子跳进河里，在水底下游，从水库那头抬头望望，逃出来了。他去世才两三年。

我 9 岁那年跑反，那时我弟弟才 3 岁，我带他。鬼子进了村，叫我父亲去喂马，把我和弟弟带到外头，给我们吃冰糖和饼干，剩下我妈一个人在家里，鬼子就把她侮辱了。这件事就我一个人清楚。

12. 陈文和口述

陈文和，男，1936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市宝华乡叶庵

调查时间：2007 年 5 月 31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属鼠，跑反那年才1岁。父母是从仪征逃荒过来的，跑反时我们就住在宝华山上。

听大人讲，跑反时，鬼子在叶庵前面用机枪扫死了7个人，另外有一个人顺着洼地跑掉了，没有打死。就在前面那间房子那里（在现场用手指点房子位置，约在叶庵庙门正南150米）。后来，鬼子放火把叶庵烧了，只剩下北面7间没烧掉。有3个和尚烧死在里面了。后来，我们家一直住在叶庵没烧掉的房子里，解放后分到了房子才搬出来。再后来，叶庵的房子就全拆掉了。

听大人讲，跑反时，鬼子原来准备烧隆昌寺的，山门两边已经堆好了木柴，浇上了汽油。后来，有个鬼子到庙里看了看，看到了一只日本造的铜钟，就没有烧庙。鬼子把当家和尚叫出来，让他拿着名单一个个地点名，喊"到"的就放过。后来喊到一个哑巴和尚，他没有喊"到"。鬼子就把剩下的30来个和尚一个个绑起来，用削尖的毛竹戳死了。

那只铜钟现在还在庙里。当家和尚叫任元，他有时在镇江，有时在宝华山，80多岁了，可能知道当时的情况。

十三、其他零散调查

1. 张宝生口述

张宝生，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灵谷寺西洼子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3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牛。我们是世世代代住在西洼子的，不是外地人。鬼子打来前，我们村里有 40 来户，二三百人。现在，我们村要拆迁了，要搬到白水桥石坝去了。

我告诉你啊，我们一家跑反跑了 18 处，始终没有散。父母亲、祖母（当时 60 来岁）、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一起跑的。祖母是小脚，没人扶她。父亲要挑被子、米、锅，哪有人去扶她呢？

鬼子还没来，我们就跑了。先到南京的难民区，住在一个家门亲戚那里，后来又到了水西门、上新河。母亲和祖母怕坐船，不肯过江。在上新河住了天把，就到了沙洲圩，先在北圩，后到中圩。这个时候鬼子打过来了，子弹啪啪啪地响，像放鞭炮，河里的鸭子都打死了不少。我母亲用白被单把我护了起来。后来，中国兵打败了，鬼子就过来了，把我父亲和叔叔拉去当民工，给他们搬东西。被拉去的人可多了，谁走在后面，鬼子就用棍子敲。我叔叔平时走路都气喘，棍子一打，更喘不过气来了。

鬼子天天来找花姑娘，我们就从中圩跑到南圩，住在人家屋檐下，一家人还在一起，没分开。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出圩，绕来绕去走了一夜，没有路，还得从鬼子把守的桥上过。这时来了个老头，当过保长的，胆子

大。他说："从桥上过！"鬼子一个一个地搜身，让我们走了，我们就跑到了铁心桥，躲在一个山洼子里。没想到，跑来跑去，结果还是跑到鬼子窝里了，那里全是鬼子。鬼子来了，我们就全跪下。保长的儿子是个白面书生，长得漂亮，鬼子说他是中央军。我们说，他不是中央军，是难民。他儿子倒不怕，不慌不忙的。鬼子把枪对准了他，但没开枪。后来，我们跑到了顾吕村，躲在延祥庙里。快断米了，就想回家，我天天爬到庙顶上看紫金山。我祖母和几个老太太先回来探路，到西洼子看了看。接着，我们全家都跑回来了，一路上全是鬼子。

回到了西洼子，还是不安全。鬼子天天来找花姑娘，夜里也来。有一天，鬼子抓住了我们村的张汉和，要他去找花姑娘。他躺在地上，鬼子一只脚踩住他，手里拿着长长的刀，对准了他胸口，问："花姑娘有没有？"他说："有，有。"鬼子就让他起来。他领了鬼子三转两转的，最后跑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鬼子拿的刀是长长的，不是装在枪上的刺刀。

我们村没有人被鬼子杀死，东洼子有的。我姑爷殷有清是东洼子的，他们一家跑到了南京难民区，鬼子把年轻人抓到汽车上，准备拉走，他也被拉上去了。我表姐表妹拉住他哭，不让他走，鬼子就让他下来了。另外一个东洼子人，姓名不晓得，他被汽车拉走了，再也没回来。

中央军在柳营那里同鬼子打了一仗，一个冲锋下去，打死了不少鬼子，鬼子就退到麒麟门。第二天，鬼子又冲上来了。中央军打开子弹箱一看，里面全是木头子弹，一个个都哭了。他们投降后被拖到大坟那里，就是体育学院北面一点的地方，全被杀死了。听人讲，木头子弹是中央军的唐生智搞的。唐生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2. 殷新龙口述

殷新龙，男，1928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灵谷寺东洼子

调查时间：2006 年 5 月 3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80 岁，属龙，跑反时跑到了沧波门、窦村、茅屋，在茅屋住了

几天，又跑到了孟墓东边的百合村，春节后才挑了担子回来。到了家里，还不太平，又跑到了江北。

在清明后排山芋的时候，我叔叔殷寿江去塘里挑水浇山芋（调查者注：指育山芋秧的山芋），鬼子不让他挑，在我们村南面宁杭公路上双手抱住他的腰，一次一次地掼，把他活活掼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们村看到的人多呢。他当时 20 多岁，还没成家。他的坟现在不知道迁到哪里了。

听人讲，仙鹤门那里被日本人打死的中央军有一个团呢。中央军用的是木头子弹，日本人扑过来，他们打不过。有一个连的中央军投降后被鬼子关在一间白铁房里，叫老百姓看着。后来，2 个鬼子把他们拉到了马群北面的陶家营，就在青马西面一点点，用机枪统统打死了。100 多个人，太老实了，一个都不反抗。跑反时，我路过那里的，看到许多死人。

听说仙鹤门的和广舒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中央军的一个军官，带着他逃到了江北，救了他一命。这个军官原来是住在仙鹤门西边的朱庄营盘里的，过了江就逃出去了。抗战胜利后，他当上了新六军的军长，到仙鹤门来找和广舒，给他送了一块匾，还把南京城里的一家粮食行送给他，让他做生意。这个军长抗战时到过印度、缅甸。军长的名字不知道，那块匾上有的。（按：此军官是廖耀湘，抗战胜利后，任新六军军长。）

3. 唐杜氏口述

唐杜氏，女，1910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孝陵卫五百户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3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96 岁，属狗。跑反那年，鬼子没来我们就跑了。冬月初一晚上我在徐家山生了个男孩，冬月初二鬼子就过来了。我舍不得摔小孩，背着他跑到了龙都。龙都大庙里住满了（难民），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那里有条大河，很宽，鬼子不敢过去。后来，我们又跑到了南京，在难民区里住了个把月，安民后才回来。那个男孩回来后就死掉了。

我父亲唐德林跑反中间回来看看房子，弄点菜，在余粮庄桥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一起打死的有5个，那4个是三百户的。还有一个余粮庄人被鬼子推在河里，他没死。

【村民唐正贵(77岁，属蛇)补充】鬼子来了几天，我叔叔唐忠坤、家门叔叔唐忠良回家来看看，见房子烧掉了，就背了点大白菜从沧波门往徐家山去，在路上被打死了，鬼子一枪打死了他们两个。唐忠良的父亲被鬼子推到茅厕里，爬起来后朝徐家山走去，还没到徐家山，鬼子一枪把他打死在马路边。收尸时，他已经化了。和他一起躺在地上的有好几个，他没有牙，就认出来了。我叔叔的尸体也是过了好久才去收的，他的肉都发腻了。

五百户当时有20几家，房子全烧光，只剩下五六间。

4. 周凤英口述

周凤英，女，1924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沧波门前街109号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鼠，跑反时13岁。娘家在麒麟门丁家村。一个姐姐出嫁了，有4个兄弟。

在谢塘后巷(注：今王后村)的小学里，有24个人被鬼子扦死(戳死)了。只去了2个鬼子，叫他们把衣裳脱了。那些人老实，叫脱就脱。鬼子一个一个地扦，都扦死了。有一个丁家村的，叫周正益，他醒过来了，爬起来就奔，跑到了青龙山后头，我听他讲的。

后巷杀人后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躲在青龙山的人叫我们几个小女孩带米到后巷去烧饭。那时候我又矮又小，没有发育呢，饭是会烧的。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后巷，在一家人家里烧好后，装在桶里拎到山上，给家里人吃。有个老太是上海人，在小学的死人堆里翻她的儿子，我趴在窗户上看了看。一个老头，双手反绑了，歪在那里，就在死人堆旁边。我看了一下就拎着桶上山了。那学校里的死尸过了好长时间都没人去收。

跑反时，我奶奶在家看门。有个鬼子对她说："老太婆，去找花姑娘！"她知道许多人躲在山上地洞里，不敢去找。有个女的，已经发育了，成大姑娘了。她从地洞里跑出来，在外头扎裤子，被鬼子看到了。她吓死了，直往"灵塘"奔，跳进了塘里，只伸出一个头。鬼子叫人去勾她。几个老百姓把她勾上来了，给她换衣服，给她烘火。烘好了，鬼子就把她强奸了，给了她几个钱。

后来，我们到了栖霞，那里有美国人，不让日本人进去，保险。栖霞有个大学校，我们住在里头。有一天，把门的不在，一个鬼子进去找花姑娘，要把她拖走，我哥哥就大声喊。美国的通司去了，把门一踢，鬼子吓得就投降了。美国人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子，那女的连连磕头。

后来，我们又到了南京城里，住在女子大学里头，那里吃稀饭不要钱。日本人骑着马朝里面望望，不敢进去。有个日本人进去了，美国人一到，他马上就立正。

我隔壁一家姓贾，大女儿嫁到城里了，小女儿招了个女婿叫扣生，是泉水村的。跑反时，老太留在家里看门，扣生回来拿东西，被鬼子看到了。鬼子看他长得白白的，人很漂亮，就说他是中央军，把他绑在柱子上用刺刀扦死了。我那时还没有嫁过来，扣生的一个姨娘嫁到丁家村，是我的家门嫂子，我听她讲的。

我姐夫叫黄成银，是仙鹤门老官队的，在南京一家厂里当机器匠，很有本事的。鬼子打南京时，他把一些东西搬上船。后来，鬼子一炮把船打沉了，他也沉到了江里，再也没有回来。他妈妈哭死了，天天在家想儿子哭儿子。

我的舅奶奶住在丁家村西头，跑反时，她要到后巷去。走到丁家村前头不远的水塘那里，被鬼子远远一枪打死了，滚在塘里。我们跑反回来，她还在塘里漂着。

沧波门一个人，也是招女婿招来的。跑反时在沧波门卢家塘被鬼子一枪打死了。他有个女儿叫王华秀，你可以去问问她。

有一个卖布的，仙鹤门人，不晓得姓啥，当时二三十岁，常常扛了个大包到丁家村来卖布，我们认识他。听人家讲，跑反时，他们 26 个人在麒麟门往北去一点的地方排成一排，全被鬼子的机枪打死了。

安民后，老百姓也学乖了。在过兵桥那里，在沧波门西南不远的一条河里，几个老百姓把一个鬼子压在水里闷死了。在戴家边，有个女的长得漂亮，鬼子天天到她家去强奸她。她男人约了几个人，趁鬼子进房间把他扼死了。丁家村有个叔叔，招到仙鹤门徐庄做事。有个鬼子跑到坟框那里，我叔叔和另外几个人一开始装着和鬼子玩，后来就把鬼子按倒，用锄头敲死了。

5. 刘张氏口述

刘张氏，女，1917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孝陵卫五百户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6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张乐、夏蓉

我今年 89 岁，属蛇。娘家在灵谷寺西洼子，18 岁嫁过来，22 岁跟了娘家人一起跑反，有我的父母亲和一个姐姐，4 个人一起跑到了南边的龙山（龙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和其他跑反的人一起睡在地上，稻草上睡的人多了，都烂了。我老伴跟了国民党兵跑了，平安了才回来。我老公公老婆婆待我很好，他们没有跑。过了几天，我回来把我老婆婆接出去了。老公公舍不得家，不肯走，后来被鬼子杀了。跑反回来，自家的房子也被烧了，我们就搭了个窝棚睡里面。

听人家讲，我们这边被鬼子杀了 30 几个，到处都有尸体，走路都得跨着尸体过去。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了 2 个，是开枪打死的。他们上了年纪了，没有跑出去，就被打死了。安民后回来收尸的。

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人人恨。

【补记：老奶奶现在身体很好，还下地干活。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 67 岁，儿子是村长，今年 60 岁。】

6. 季陈氏口述

季陈氏，女，1914 年 9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孝陵卫五百户五组（三百户）

调查时间:2005 年 11 月 26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张乐、夏蓉

我今年 92 岁,属虎的。娘家在高桥门,21 岁嫁到三百户,24 岁跑反。那时候,妇女看见鬼子就跑。她们怕被鬼子强奸,把脸抹得黑乎乎的。当时,我儿子(季长发)生下来才 3 个月,他老哭,我没有摔他。我丈夫的哥哥(季有坤)一头挑着他的儿子,一头挑着我的儿子,带着我们跟着人家跑,跑到了龙都,住在老百姓家里。那里是圩区,没东西吃,就吃野菜,我们常吃苜蓿头。我丈夫的哥哥有时偷偷回家取点儿粮食。

我老公公叫季广金,那时候 60 多岁,留在家里没跑。鬼子刚来时,地里收上来的稻子还堆在稻场上,没有脱粒。鬼子点火烧这些稻子,他挑了一粪桶担的水去救火,鬼子见了,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我丈夫的哥哥从龙都连夜回来,给他盖了一层土。安民后,我们从龙都回来,把我的金戒指卖了,买了口棺材把他埋了。埋的时候,都有味儿了(尸体开始腐烂了)。

当时家里什么都烧光了,我们搭了草棚住。后来听说我们村上一共打死了 8 个人,都是没有走的老头老太。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有一个姓蔡,还有两个姓李。

跑反前,我丈夫季有燮在公家做事,跟了公家的人跑到了四川、湖南、贵州,他弟弟(季有潮)跟他一起跑的。

7. 杨翠珍口述

杨翠珍,女,1933 年生,原住南京卫岗 7 号大院
调查地点:汤山镇温泉路 1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2 月 3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

我今年 74 岁,属鸡,娘家在宿迁县杨庄,19 岁嫁到南京卫岗。

听我嫂子乔素珍和她母亲讲,乔素珍的姐姐乔素兰在雨花台那里被日本人杀死了,后来,南京同仁堂(注:一个慈善组织)的人去收尸,把她

摔在万人坑里了。他们说，真正的日本人还好一点，大胡子的朝鲜人厉害，杀的人多。

我嫂子和我同年，她姐姐当时年纪也不大，还是个小孩。她妈妈领了她们姐妹两个逃荒逃到南京。鬼子一来，一刺刀下去，她姐姐就死了。

8. 郗天祥口述

郗天祥，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土桥茶岗后郑家边 86 号

调查时间：2006 年 10 月 11 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刘斌、肖维、邰新军

我今年 82 岁，属牛。跑反时 13 岁，跑到南圩，躲了几天就回来了。

跑反时，鬼子住在花坯、姚下，常常到我们村里来要鸡，要花姑娘。村里人出了点钱，叫郗昌聚出面接待鬼子，应付鬼子。一天，来了一个鬼子，他喝了点酒，带着纸和笔，写："有花姑娘没有？"郗昌聚站在鬼子前面，我在鬼子后面。郗昌聚看了看，说："没有。"鬼子拔出枪来就打，把郗昌聚打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郗昌聚当时 60 多岁。我们看到他被打死了，再也不敢呆在家里了，就跑到青龙山、插花（地名）那里，一早跑出去，晚上再回来，天天这样。

跑反时，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有好几个。一个是谢正荣，六七十岁了，一个人钻在石窝子里。日本人看到了，老远就开枪，把他打死了。有一次，鬼子把好几个人弄在一起，打死 2 个，打伤 1 个。打死的 2 个人是邰相文和邰贤堂。

鬼子来了好几年了，南京被鬼子打下来了，住在花坯、姚下的鬼子也撤走了。那年稻子割完了，都穿棉衣了，有一天，从淳化来了一个鬼子，在我们村里抓了一头猪，拉了两个差，又拉了一个妇女，被大刀会的人打跑了。第二天，从淳化来了一队鬼子，同大刀会的人在"吊死娘娘墩"打了一仗。有一个老师，就是教大刀会的人，他被打死了，就埋在我们村上。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村的周忠宝，当时 40 来岁，是大刀会的学生，也被鬼子打死了。白合村也有大刀会的

人被打死的。

打完仗以后，鬼子到我们村，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菜园子里，死了，就在村里放火，把100多间房子烧掉了。当时我们村就100来户人家，村前有一个木头搭的戏台，非常好。出了南京城门，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也被日本人烧掉了。

“吊死娘娘墩”在公路收费站过去一点，在路东，有条小路的，是蛮出名的一个地方。皇帝有个娘娘，不知为什么在那里上吊死了。记不清是哪个朝代的。墩子不高，在野外，不在村里。在那里被鬼子打死的大刀会的人很多，我没有去看过。一听说鬼子要来报复，村里人就全跑光了。我们在亲戚躲了一个多月呢，回来后没有去看过。

9. 梅启英口述

梅启英，女，1928年生

调查地点：龙潭四段圩长林村

调查时间：2007年2月19日

调 查 人：费仲兴、周伟、费之茵

我今年80岁，属龙，跑反那年，我9岁，姐姐18岁，弟弟6岁，父母亲49岁，他们是同年的。

我娘家在宝华上鲍亭，后来嫁到龙潭。

跑反那年，冬月初五，上鲍亭来了许多日本兵。我父亲（梅春发）吃过午饭去领难民本，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对准他喉咙刺了一刀，当时没死。我妈和姐被日本兵逼着站在那里，不让动，一直站到天快黑了。后来，我妈碰了她一下，叫她快走，她就跑到我和弟弟躲的洞里来了。过了一会，我妈也到洞里来了。日本兵就在我们地洞顶上架了机枪打，洞里震得很响，我们吓得一动也不动。幸好日本兵没有发现这个洞，要不我们就没命了。

第二天我们就往龙潭跑。先到东阳，东阳还有不少中央军，穿着灰大衣，对我们喊：“你们快跑，我们打不过日本人。日本人来了要杀人的！”我们跑到龙潭陈家圩，住在我姐夫的舅舅家。过了9天，我妈从陈

家圩回到上鲍亭，一看，我父亲躺在地上，死了。

上鲍亭还有许多人被鬼子杀死了。在孟塘扒灰桥那里，日本兵丢了许多枪。有人说是小张家岗的人偷的，其实是大张家岗的人偷的。日本人把许多年轻人抓到扒灰桥，一共打死25个，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表哥。

冬月初五下午，400多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打宝华山，那亮晃晃的刺刀和钢盔在太阳底下看起来特别刺眼。

龙潭这里打死了许多中央军，我母亲从陈家圩回上鲍亭时是从死人身上爬过去的。

黄须子是龙潭陈家圩的大地主，早就死了。他的名字怎么写啊？我不知道，我不识字。陈家圩拆迁了，他们村的人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10. 和允龙口述[1]

和允龙，男，汉族，85虚岁，属狗，1922年生，文化程度为小学肄业

周荣珍（和允龙之妻），87虚岁，1920年生，退休工人；和再宁（和允龙儿子），59虚岁，1948年4月24日生，公司职员

调查地点：南京市白下区和允龙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14日

我家原住仙鹤门村，以前仙鹤门有半条街都姓和。和姓祖先是从外地逃兵荒，逃到仙鹤门的。

我家曾经很困难。祖父母的破草房失火，我差点被烧死，现在身上还有伤疤。祖父母的破草房烧掉以后，父亲借钱重盖的房子。

大伯和广莫，我都没见过，我出生前他就死了。除我父亲外，伯伯、

---

① 此调查由《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戴袁支先生历时多年完成，其主要内容关系南京大屠杀期间国民党高级军官廖耀湘、黄植楠的脱险经过，弥足珍贵。此调查同时为为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研究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南04任字06号）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4LSB009）“沦陷初期南京栖霞两座难民营研究”的成果。

叔叔都没有成家，靠我父母养活。

父亲和广舒(1886年12月15日—1970年11月25日)，8到10岁还没有裤子穿。母亲吴玉修，娘家是仙鹤门村门坡下人，家里也很穷。他们成家时，什么也没有，借亲戚的马房结的婚。岔路口胡家织云锦，父母亲到胡家做帮工，缫丝，不过父亲是缫大车。等我母亲要生养时，父母从胡家回来磨豆腐，开豆腐店，父亲挑担子卖豆腐和油炸干。开过豆腐店，又做粮食行。

父亲没读过书，但是讲道理，知人情，结交朋友，对家人朋友好，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他。他不嫌贫爱富，有同情心，肯帮助人。用现在的话说，穷则思变，生活逼得他敢于创业。他讲信用，会理财，借钱置产，听到人家要卖田，借钱也把田买下。到1945年我家进城时，已有瓦房20间，田近50亩，开有“盛兴粮食行”。

我3岁害眼病，左眼失明，念到小学6年级，但是没毕业。父亲开粮行时，我帮跑外勤。解放后，我进了工厂，因工伤左手一个手指少了一截，大概是1981—1982年退休的。

我有6个兄弟姐妹。姐姐最大，姐夫杨金贵，是招女婿。大哥和允湘、二哥和允涛、我、四弟和允璧、妹妹和允英、五弟和允斌。1937年，我已经16(虚)岁，和父亲都属狗，他大我“三轮”；我五弟才5岁。大哥开肉店，二哥开杂货店。

日本军队打南京，已经临战，父亲把全家送到江北六合县划子口谢传业家避难，有母亲，大姐一家(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小孩)，大哥一家，二哥，我，还有妹妹等，总共近20口人。家中共有四条驴子、一条黄牛，牵了两条驴子到江北。住了不长时间，又在江北六合县白庙乡老兴圩租了史永发家的房子住下。白庙位于瓜埠、东沟两镇之间。

父亲送我们到江北，又回到江南家中。没有一个礼拜，日本兵就打到仙鹤门了。日军来之前，二伯伯和广扬催我父亲走。父亲这才牵着一头黄牛和另外两条驴子，到岗下村一个好友曹老二家躲一躲。曹老二，我们叫他曹伯伯。

没多长时间，天把天，遇到日本兵抓夫，父亲被抓差，是从曹家被抓走的。他被迫替日本兵扛东西到南京下关。一路上，日本兵逮到中国人

都要看看头和手。日本兵中也有懂几句中国话的，遇到有中国人被日本兵怀疑，父亲就对日本兵说，他们是老百姓，是好人，这样救了不少中国人。

到下关后，日本兵看我父亲年纪比较大，就给他开了路条。父亲被放回来后说，日本兵不讲理，抓到中国人就打、就杀。从下关回到岗下，让他意外的是牛、驴子等还在曹家。

这时从草堆里出来一个人，穿老百姓的衣服，对我父亲说："老太爷，是我替你看的牛和驴子的。有人来牵牛和驴子，我说，这是我朋友的。"

这人求我父亲救救他，说他叫徐贵生，在南京开湖南饭店，全家人跑散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光复后，"徐贵生"曾对我父亲说："曹老先生那里，我就不去看他了。当时我的七八百块钱，都掏给他，给他拿走了。"据"徐贵生"说，曹老先生收了他的钱，对他说，你把牛和驴子看好，以后就跟它们的主人走。

父亲出于同情，交代他说，我牵着驴子，在前面走，你牵牛跟着，万一遇到日本兵，我来讲话。交代过后，我父亲就带着他去栖霞寺。

（和再宁插话：听我爷爷说，他带这个人去栖霞寺前，对他说，路上遇到日本兵，你千万不要讲话，我就说你是我哑巴干儿子。）

从岗下村到栖霞寺只有四五里地，两人在路上没有遇到日本兵。我父亲领他到栖霞寺后，就和那里的难民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吃寺庙里放的粥，而是吃我父亲带去的粮食。

到栖霞寺没几天，徐贵生对我父亲说，我碰到堂兄弟"徐学田"了，他是我饭店的佣人，在饭店前堂搞招待，知人待客的。在庙里，他打不到粥。老太爷你好人做到底，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我父亲说，带我去看看。一看，一个穿老百姓衣服、胖胖的人，看来是饿坏了，排队领寺里放的粥时拥挤，被和尚罚站，站在排队打粥的难民队列旁边。

我父亲说，不管了，不管了，跟我走吧。黄就不再打粥了。

我父亲也曾半信半疑，既是堂兄弟，怎么一个是"贵"字辈，一个是"学"字辈，而且口音也不同（徐学田是广东口音）；既是老佣人，怎么胖胖的？但是，父亲还是让他跟自己、徐贵生一起吃住。跟徐贵生一样，徐学

田也是身无分文。

当时，连我父亲都不知道徐贵生、徐学田的真实身份。

听我父亲回来说，他们躲在栖霞寺时，日本兵常来作恶——从庙里拖姑娘走，还牵走牲口，有时就在牛屁股上活剐一块肉，和尚也只能对日本兵敷衍敷衍。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把头发披着，用锅灰糊在脸上。我父亲带了牛和驴子，日本兵来了就躲开。他们没去江南水泥厂。

在栖霞寺大约住了半个月左右，到了当年（1937 年）阳历年底，徐贵生对我父亲说，日本兵三天两头来，躲在这里不是办法。马上要过年了，可能日本人忙过年，要松一点。江边你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找到船？想办法把我们送过江，我们想到上海。

父亲也考虑在栖霞寺牛和驴子不安全。他开粮行，平时运粮有熟人，找到熟人后（是哪个熟人记不得了），就在夜里带着这两个人、三头牲口和百十斤粮食，从石埠桥以东的小兴庄（现在南京炼油厂附近）偷偷过江，到了对岸划子口以西的黄家圩。船钱是我父亲付的。快到北岸时，天已经亮了，被停在江中的日本军舰发现，日本兵开了枪，但是距离远，没打着。在江北划子口以西，大家上了岸，就顺着圩埂跑。

家人见到父亲回来很高兴，但是奇怪怎么是三个人，父亲就说了这一段情况。

徐贵生见我们住在圩子里，对我父亲说：老太爷，这个地方太好了，四周都是水。

徐贵生瘦瘦的，带一副眼镜，个子不算高，但也不太矮，穿老百姓的衣服。他说他属猴，和我姐夫同龄。徐学田比徐贵生矮，胖胖的，身上有红痣。他穿的棉 dèng 子（棉袄）和南京人的不一样，大襟子扣子往左边扣，南京人叫这是侉 dèng 子。

徐贵生叫我父亲“老太爷”，叫我“三弟”。全家人外出逃难，没有多余的衣服，只腾出件把给他们换换。晚上睡稻草铺的地铺，通铺，全家睡在一起，他们两人睡在靠门口的地方。当时，他们都生了臭虫、长了虱子。

（和允龙老伴周荣珍插话：我比我老头大两岁，是和家的童养媳，当时我也在。徐学田戴个老头帽，拉下来可以遮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收

上去可以把脸全露出来的那种。他们两个吃饭时，拿筷子夹菜都夹不起来。我心想：这么大人了，拿筷子都不会。我还给他们捉过虱子。两人还“梦哭”。）

在江北，夜里我偷偷回过一两次仙鹤门，看到家里的房子被烧了。从长江南岸到仙鹤门，沿途见到不少尸体。

两个姓徐的在我家住了一个半月，从来没见过他们身上有枪。我父亲也猜他们是中央军，曾问过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徐贵生强调他是开饭店的，说徐学田是他店里招待顾客的。父亲觉得都是中国人，能搭救当然搭救。无论在栖霞寺还是到了江北，父亲都没有和他们深谈。

后来回想起来，他们也不是一点没露马脚。一次，我表哥到了江北，当着这两个人的面对我父亲说：“三姑爹，也不知他们是哪路人，你既花粮食，又担风险。把供这两个闲人吃的粮食，匀一点给我们也好。”表哥走后，徐贵生问我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内侄，我家眷弟弟的儿子。”徐贵生说：“如果今后我能回来的话，一定让他充三年军。”当时我们也没深究，他到底有什么权力，竟能发配我表哥去充军。

徐贵生还经常捡废旧报纸看。

他们两人整天跟着我父亲。在江北，我父亲也有熟人，他常常到东沟、瓜埠朋友家玩，还带着两个姓徐的，他们在一旁都不吱声。

有一天，徐贵生对我父亲说，如果老太爷有熟人，找到船的话，我们想到上海，那里有亲戚，到那儿我们就有办法了。我父亲做粮食生意，有时也找船运粮到无锡去卖。因此，徐贵生、徐学田提出要到上海后，我父亲基本已经把去上海的船找好了。

正在此时，父亲带他们同划子口朋友谢传业一起吃饭。谢是开猪行的，我大哥开肉店，都买他家的猪。我家吃粮没上街买过，都是谢传业和他的耳朵有点聋、口齿不清的儿子送来。谢与我父亲聊天拉呱时，扯到以后怎么办，怎么做生意，又扯到（农历）三、六、九赶集的六合瓜埠镇上有中国军队的告示。

从茶馆出来，徐贵生就对我父亲说，老太爷，刚才在茶馆里你们讲什么我都听到了——六合有中央军，告示都贴到瓜埠了。明天请哥哥、姐夫陪我们到瓜埠，看看是不是有这回事。如果真有告示上墙的话，明天

我们就走，中央军里我有熟人。

第二天，我姐夫、二哥就跟他们去了瓜埠。四个人走后，大哥说，他们玩，我也去玩。这样，我大姐夫、大哥、二哥陪着他们去瓜埠，就像一家人一起外出赶集一样。一路上越打听越是，在瓜埠果真见到了告示。他们两人商量了一下，让大哥回来报个平安，说，请老太爷放心，他们就不回来了，怕回来会走漏风声。有了事情，不但走不掉，还会拖累你们全家。让姐夫、二哥陪他们一同到六合，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中央军。如果真有，再请老太爷来送他们。

当晚，四个人没有回来；到第二天，还没有回来。

四个人走一路，问一路，问到六合。到六合后，见到中国军队的岗哨，跟岗哨讲了。岗哨派人把他们送到六合驻军司令部，当晚洗澡、换衣服，门岗也加强了。当时顾祝同部队的总部在蒋坝，军队派人送一路，前面一路就有人来接，一直接送到蒋坝，我姐夫和二哥跟着。

到蒋坝后，徐贵生对我姐夫和二哥讲："姐夫、二哥，我们身上分文没有，在你们家住了那么长时间，日后我们一定报答老太爷的恩情。我们带二哥走，培养他当兵或者读书，感老太爷的恩。非常对不起老太爷，我们没有对他说真话，我是廖耀湘，他是六十六军副军长黄植楠。"黄植南的"南"恐怕还有个木字旁。

这时他才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前无论是在岗下村曹老二家，还是在栖霞寺难民所，还是过江住在我家避难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暴露过。当时他们躲都来躲不及，所以直到蒋坝他们才自报家门。在栖霞寺，廖耀湘、黄植楠没有找过和尚。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生前说，廖耀湘在庙里小便，被老和尚看到了，还剋了他一顿。）

然后，他们派便衣护送我姐夫从蒋坝回来。姐夫回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被说成"饭店伙计"的黄植楠，比自称是"饭店老板"的廖耀湘的官阶还要高。听说后来廖耀湘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蒋派他到一〇二师当副师长，黄可能回到广州。

我姐夫还带回一个条子，说请我们帮助打听六十六军叶军长的下落（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父亲就到栖霞山、龙潭、宝华山一带打听。我有

个本家叔叔叫和广升，在马群开豆腐店，他说我这儿躲着一个叫云震中的广东小军官。我父亲没找到叶军长，却找到云震中。是和广升同我一起，把云震中送到六合的，这次部队没给钱。当时时局紧张，路上不太平，部队没把我带走。日本投降后，云震中没有再跟我们联系过。

我二哥跟廖耀湘、黄植楠走了，在廖的部队里当兵，当到相当于连长一级的干部，部队驻在湖南。因为他不是行武出身，一年不到，就到广东找到黄植楠。战前，我父亲让我们兄弟念到小学，说能认字、会算账就行了。黄植楠有个姐姐在广东曲江植中中学当校长，我二哥就到她那儿念书，不到一年，不幸染上传染病，死在那里。他生前曾有信寄回家，最后一封信是黄家寄来的报丧信，信都没保存下来。黄植楠兄弟姐妹 8 个。日本投降，我家机米厂在珠江路开业后，黄的弟弟还到我家住过。

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当时 3 至 5 块钱买一担米，150 市斤为一担。因为廖耀湘、黄植楠在我家过了两个月（栖霞寺半个月，江北一个半月）一分钱没花，到蒋坝后，军队给了我家 500 元。廖和黄说，这些天我们吃喝都是老太爷供给的，这是伙食钱。我姐夫回来说，老二跟他们走了，带走 300 块钱做路费，剩 200 块钱。

我父亲就把这钱藏到鹅棚顶的芦柴里。有一天，我父亲上街回来，快到家时看见鹅棚没有了。原来是房东与他的亲戚发生矛盾，把鹅棚拆了。我父亲说，这里面有 200 块钱，拆的人说“没看见”，双方还闹到六合县，但是对方高低不承认。父亲说，这是命！

日本投降后，廖耀湘知道这事，问我父亲“需要什么”？父亲说，一概不需要。

这时，拆鹅棚的史永发到南京找我父亲了，承认拆棚时见到 200 块钱。我父亲说，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不但没有问他要钱，还留他们玩了几天。

“安民”以后，1938 年春天，大概三四月份，穿夹衣的时候，我们一家从江北回到仙鹤门。家中 3 间房子被烧，东西全没有了。村上尸体东一具、西一具，有的地方尸体成堆。我家房子前面是稻场，附近两个池塘边是刘家的几亩地，就有一堆尸体。

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用扁担挑着畚箕、担

子，将一处处尸骨收拢，挖坑、掩埋，把表面看到的尸骨都埋了。这些尸骨，有穿军衣的，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就埋在仙鹤门小乌龟山、庵缺子一带。

我四叔叔和广发，在上海挑高箩，收旧。日本打上海，他就没了音信。日本打南京，我家中有一两百担粮食，堆在3间瓦房里，二伯伯看家，结果粮食和房子都给日本兵烧了，连二伯伯的尸体也没找到，只得做一个小棺材，招魂后埋在西岗小王庄。当时我外婆（名字和娘家姓什么都记不得了）80多岁，死得很惨，是不是被糟蹋了不知道，但是发现她拄的拐杖戳在她的阴道里。舅母吴杜氏被日本兵枪杀。我舅舅吴兆云、舅母还有后人——我表侄子、表侄女，现在还在。

日本打中国，我家没了4个人（还不包括病死在广东的二哥）。外婆、舅母找到尸体，二伯伯、四叔叔连尸体在哪都不知道。

现在，我右边屁股上还有个疤。那是“安民”以后，穿单衣的时候，从土城头、麒麟门开来几车子日本兵，下车就把我们仙鹤门村包围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听说是日本兵来“抓土匪”），家家都逃，我也跟着逃，跑到隔壁中庵堂后面，那里草长得很高，我就躲在草丛里面。日本兵发现有人，“吆”的一声，就摔来一块不小的石头。我向前爬到街边，抬头一看，日本兵就站在我面前，用手枪对着我，问我：“你的，多大？”我说：“我的，十五”，并把手翻了三番（做手势）。他把手枪插到腰间枪套里，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胳膊拧到腰后（做手势），用脚一蹬，蹬得我睡在地上不敢动，然后他拔出马刀，在我屁股上戳了一个洞。他走了以后，我起来见裤子湿了，以为尿被吓出来了，一摸，一看，是血。当时村上一个妇女看见我说，你屁股上有血！就给了我一条裤子。我跑了二里路，跑到小王庄，睡在牙枣树下，中午就吃的牙枣。

当天，仙鹤门地区被日本兵抓走3个人：刘二胖，开茶社的；湖底村孙家龙；还有一个姓褚的，我们叫他褚伯伯，开中药店，也给人看病。这三人没经任何审判，再也没有回来。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回南京接收。当时一个美式装备的连，押着四五十个（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就住在仙鹤门我家。连长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和老先生？在大

会上我们听讲过，南京仙鹤门和老先生是我们军长的救命恩人。当时，我正在挑稻子。

我们也从报纸上知道廖耀湘回南京了。第二天，我们正在收稻子，廖的副官李万福开了一辆吉普车，军队的人把仙鹤门南北街都站满了，他们把我父亲接到南京黄埔路军官学校内的陆军总部。我父亲又喜欢，又悲伤。

（和再宁插话：记得爷爷说过，当时他还应邀参加过庆典，王耀武、郑洞国这些人，他都见过。）

当时（抗战胜利后不出一年），还出了小人书《军长蒙难记》。我家住中山门或太平门外，但被误写成“住中华门外”。

廖耀湘问我父亲，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父亲回说，做粮食生意。廖又问，在老地方，还是在城里？父亲不想进城，回来跟我商量。我说，进城。因为仙鹤门也有人在城里把生意做得很好；再说，家里有田地房产，如果我们进城生意做得不好，还可以回来。

父亲听我的意见进了城，住进珠江路珍珠桥、浮桥附近的一座坐北朝南的楼房。日本占领时期，这座楼房是日本人的“南京华东矿业公司”。廖耀湘对我父亲说，这是敌伪资产，你可以住，但是不能买。我家每月花一担粮食租下来，开了“盛兴机米厂”。

廖耀湘派李万福送了一块“匾”，上款有没有“开张志喜”，记不得了；中间四个大字是“惠我四方”；落款是“中国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说是“匾”，其实是长三到四尺，宽一尺多，红布、黑字、黄穗（的锦旗）。当时有些兵很邪，还有地痞、流氓、青红帮。这“匾”一挂，他们就不敢胡来或敲诈了。“三反五反”的时候，害怕惹祸，这“匾”被我家烧了。

廖耀湘还送了400块钱（约值近一百担米），我家就拿它做生意钱。兄弟几个，不用外人，采购的采购，管账的管账，父亲对外，生意做得还可以。

廖还嘱咐我家：不要做军粮生意。因此，我家一两军粮生意都没做过。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说，当时廖耀湘还说过，今后在军队不好干，等全国平定了，老太爷，我跟你一起做生意，我做你的外勤。）

我们准备廖耀湘到我家来，还杀了鸡，买了肉，但是他没有来。廖夫人黄伯溶曾把我母亲接到上海住过。我母亲回来说，床，软乎乎的(笑)。实际就是现在的席梦思。李万福的老婆则住在我家。

(周荣珍插话：廖夫人个子不高，瘦瘦的。)

廖也给栖霞寺送了一块匾额，上写“栖霞古寺”，挂在栖霞寺门头上。

日本投降后，我没见过廖耀湘。(和再宁插话：当时廖派人来接，都是爷爷一人去；有廖太太时，奶奶也去，其他的人很少参与。)现在珠江路80岁的老居民都知道，我父亲是廖耀湘的干爹，是他的救命恩人。

(和再宁插话：辽沈战役后，有的传说廖耀湘死了，有的传说他被俘了。当时廖夫人黄伯溶讲：不知廖耀湘能不能再遇到像和老先生那样的救命恩人了。)

1948年下半年，南京抢米风潮中，我家机米厂的米也被抢了。后来楼房交给原房主后宰门李家了，筑现在太平北路的时候它被炸掉，因为它就矗在(设计的)道路中间，就是现在珠江路和太平北路交叉口处。

因为救廖耀湘的事，我父亲虽没有受过大的冲击，但也受了点委屈。廖耀湘被特赦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死了，那时他夫人在香港。听说廖死了，我父亲很悲伤，1968年以后他身体就渐渐不行了，但是一听到小汽车声音，还说：小汽车来了，廖耀湘来接我了。我父亲留有照片，他是1970年85(虚)岁时去世的。现在他的墓还在南京东郊白龙山思亲陵，墓碑上有他的照片。

廖耀湘死后，我儿子出差到北京，问过廖耀湘的骨灰盒在不在了？可能是廖的儿子还是亲属，已把骨灰盒领走，葬在湖南。如果没有领走的话，我们准备把他葬在南京。

(和再宁插话：粉碎“四人帮”后，开了廖耀湘等人的追悼会。消息见报后，我家人围着一张桌子看了报道。我到北京出差时，去过八宝山公墓，想把廖的骨灰领回来，葬在南京。八宝山的人查了一下说，他的骨灰原来是放在这儿的，全国政协开来介绍信，已经被他亲属领走了。)

廖的儿子可能与我大哥同龄；现在我和两个弟弟都住在南京，我还希望两家的后人能有往来。(据悉，廖耀湘的儿子廖定一已去世。)

事情过去将近70年了，从来没人向我调查过这件事，而且还问得这

么细。

附：王楚英的回忆

姓名：王楚英，1923 年 10 月 15 日生，原新六军抗战老兵、南京市政协专员

时间：2006 年 7 月 14 日

地点：南京清凉门附近王楚英家中

（王楚英曾是廖耀湘的老部下，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担任过警卫组组长。）

在缅北，我曾好奇地问过廖耀湘，他当年脱险的情况。廖耀湘说，在太平门外他藏在一个老百姓家，躲过日军搜查。过后，有老百姓将他从栖霞送到江北，一直引了很远的路，对他很负责任，主要因为廖耀湘眼睛不好，又是湖南口音，防止路上遇到汉奸和日本兵。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到南京找到这个人，送了一点钱给他开店。当时我 22 岁，还见过这个人。那是在太平路杨公井的一个小巷（不是太平巷）附近，临街有一幢房子，给新六军做军官俱乐部，廖耀湘曾在那里把这个老百姓和他的儿子介绍给大家，说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事新六军的人都晓得。

附：和允龙弟弟们的回忆

时间：2006 年 11 月上旬

地点：和允龙家

姓名：和允璧，1928 年生，大专毕业，兽医专业，已退休，现住南京水西门

我是和广舒的四儿子。土改时划成份，父亲是“工商兼地主”。土改前，我家就交田契。政府说，你们先拿回去，到土改时再说。土改时开会斗地主，别的地主都是跪着，我父亲是坐在凳子上讲的。

1937 年，我 10 虚岁。跑反时，住在江北圩子里，草房，四周都是水。光靠谢传业伯伯家的粮食不行，加之也不放心家里的亲人、财产和粮食，

父亲回过仙鹤门。

岗下的曹老二是做猪生意的。曹把人家的钱拿了不少，对人家说：日本人来了，不要跟我们家蹲一块，你是当兵的。曹家对我父亲说，你要过江，你把他带走，跟他要钱。曹老二对我父亲讲：这人身上有钱，问他要钱。我父亲说，国难时期，怎么能要钱？能带走带走。廖耀湘非常感激，好话说了很多：一定要带我走，救我，以后有好报。

在栖霞寺，难民胸前有红布条，上写“好良民”。一人发一个，你去要，和尚会给。黄植楠身上就有。

日本人“回杀”，一千多人跪在田冲子那里。一日本兵骑马，把一难民胸前的红布条扯下来给他上司。上司一看，就把机枪撤了，人们也一起散了。

日本人到岗下村“围兜”（包围），四十几个人，被包围起来，用机枪杀了。在栖霞寺听到枪响。仙鹤门村施仁礼，与我姨表亲，他老婆的前夫，在那次被杀了。

在西岗和家大塘，日本兵打炮，西岗村铁路边坡坡，死的人很多，田冲里的死尸都没有埋。

在栖霞寺，日本人牵走一头大骡子的那次，当时廖耀湘躲在草堆里。

在栖霞寺半个月，是1938年元旦当天或前一天过江的。过江，一个人5块钱，平时1毛钱。我父亲说：“要多少钱就多少钱，明天一早过去。”在日本的兵船上来前过去。过江先要到小金庄。天快黑，迎面来了三个日本兵，黄植楠和廖耀湘都很紧张。我父亲说，你们不要讲话。如果日本兵问话，我来回答。但是，日本人转弯到江边去了。

到江北后，两人心情平静了。他们一起晒太阳，抓虱子，商量问题。我牵驴，他们不讲话。

我老表吴满荣曾对我父亲说，养兵干什么？我看他们就是兵，不是兵是什么？到蒋坝时，廖说，那个人讲话多狠！如果不是你家亲戚，至少充军三年。在蒋坝，我姐夫睡着了，他们把他摇醒说，明天，我们就要分手了。

脱险后，黄植楠说，仙鹤门死的广东人，你们做点好事，把尸骨收一下。

二哥和允涛跟黄植楠、廖耀湘走后，既读过书，也当过兵。廖耀湘对我二哥要求很严，一次在湖南邵阳街上，他见到我二哥口袋里装着桔子，就批评他：军人不像个军人！廖耀湘夫人黄伯溶对我二哥很疼爱，给过他5块钱。在黄植楠家，我二哥也受到特别待遇。我二哥不是病死，而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是阵亡。当时来信，怕我家悲伤，说是病死。1945年秋天，廖夫人和儿子在我家三楼说，和允涛的坟墓，被保护得好好的。一个姓何的，湖南人，是老二同事，1947年来我家时讲：和允涛是日机空袭时遇难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军法处彭处长，为我妹妹上学开的证明上说：烈士妹妹和允英送中华女中。后来，我妹妹毕业于明德中学，现住泰州。

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回南京，曾请我父亲、哥哥在太平洋饭店吃饭，一些大官作陪。军长胸前佩戴勋章，车前挂小旗子。饭后，把我父亲他们送回仙鹤门。廖耀湘说我大姐没有变，还是这样，然后去了栖霞山。老百姓说：和老三做了好事，见到效果了。廖耀湘未见曹老二，但是也托人给了他一点钱；还问过，现在谢传业怎样？我父亲说，很好。廖耀湘说，那我放心了。

廖耀湘副官李万福的老婆，看到了《军长蒙难记》，就递给李万福。李万福请廖耀湘有空的时候看看。廖在飞机上看，看后没吱声，闷笑。这本小书说，廖耀湘给了和家“一把银子”，那是没有的事。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说，廖耀湘去东北前，曾来我家告别，说，现在不安宁；等安宁后，我和你一起做生意。）廖耀湘离开南京时，跟警方等打了招呼。

据说，解放后刘伯承在南京摧毁了（大汉奸）褚民谊（为栖霞寺写）的一块碑，对廖耀湘写的“栖霞古寺”木匾却没毁，这木匾毁于“文革”。

姓名：和允斌，1933年生人，和广舒的五儿子，退休前是工厂厂医，现住南京白下区

时间、地点：同上

我听父亲讲过，岗下曹老二对我父亲说：你一个人牵牲口、驮粮食不

方便，不如把他（指廖耀湘）带上，叫他帮助你。栖霞寺人多，就到那儿歇脚。就说他是你的伙计，带过来的。

在栖霞寺，廖耀湘小便，给和尚发现了，和尚用棍子敲了他。

父亲曾化装到句容宝华山一带打听过叶军长的下落。他还带人在田坎、屋前屋后捡尸骨，埋在仙鹤门小乌龟山等处。当时共起了三个大坟堆。